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子部第三七冊目次

## 新鐫註解武經十四卷(二)

〔明〕沈應明撰  
明崇禎九年經世堂刻本

一

## 書法彙三卷

〔清〕魯之裕撰  
清鈔本

一四七

## 守官漫錄五卷

〔明〕劉萬春撰  
明萬曆四十八年劉氏澹然居刻本

一七一

## 五雜組十六卷

〔明〕謝肇淛撰  
明刻本

三四七



新鐫註解武經十四卷(二)

〔明〕沈應明撰

明崇禎九年經世堂刻本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始而厥終者也。尚書克典曰：宅朔方，平在朔易。蔡註：朔者，始也。如月之晦而後明也。易者，改易之意。除舊布新，北方終其陰而東方始其陽，既成今歲之休，又啓來歲之始也。故十二月建丑，正月建寅，太歲春牛義取於丑，迨自東郊，善取於寅，以至一日十二時，玄門家以子為一陽，丑二陽，寅三陽，至巳六陽，為陽極而當退，陰符岐黃家五運六氣一之氣為太陽，寒水而在北，二之氣為厥陰，厥木而在東，律呂家之五音六律，黃鍾陽也，順行而始於子，大呂陰也，逆行而始於丑，角家凡東北風謂之牛筋風，亦曰海淫風，主傷禾稼，多風雨，海濱滄溟大抵皆自下起，元制浸相承之意，是以洪武十四年，特命中山王修築東北諸關隘，如山海關、喜峯口、古北口、潮河川等處，極其堅固，而山海關盤詰查勘，比諸鎮尤嚴。夫太祖立知天機，又有劉誠、張鐵冠、金碧峯諸人，開通其於知乘推背，必洞若觀火，故建文帝雖生為太孫，而度牒僧具於相授也，則東北關隘之堅固，為知

不有早見乎。況  
太祖開國在甲戌運之戊申年，得闕卦之三爻，大順震艮之交也。往運遙起自艮而南，運於震，可為寒心。即子不云乎：地氣自北而南，則天下治；反是則亂。今東南諸物長安一之有之，非地氣自南而北之一驗歟。又聞天地氣運五十年為一甲子，五十年為一辰，自太祖戊申至今，二百六十九年，太平至盛，從古未有。夫泰危陰陽，望臺日中，是在廟堂之上，加之意耳。

新書

卷之九

後世

戰守論

今之議東事者，揔不出戰與守。然戰有戰之第一着，守有守之第一着。其志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連延起於極北極寒之地，即勝國時奴見于之地，流徙罪人之所居也。故其堅在弓馬射獵，長驅馳驟，其瑕在舟師水戰，跳坎陷坑，近薦紳章奏，有謂其法水如平地者。有謂其渡河不用舟料者。有謂其煎水陸之長者。此矮人觀場之見也。又聞其於烏龍江，造戰船，教水戰，此乃奴酋設此詭計，以恐嚇中國耳。何可輕信？正當將計就計，可也。試以往事証之：元末故韓世忠，困於江南，見海舟往來如虎，駭然曰：南人使船如使馬，奈何？劉鈞順昌之捷，使人謂兀朮法必不敢渡河，吾當造浮橋以濟法，粘沒喝幹離不過大河，笑曰：南人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吾當得渡。完顏亮南侵，見宋人用踏輪舟，飛繞金山，伴曰：必紙船耳，此可見女直之不習水矣。然猶曰：此外處耳，魏喜正臨江，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魏雖有武騎千群，何所用之？此可見北人之

禦虜論

卷之九

經世堂

不習水矣。然猶曰：此往代耳。目今北人商賈於南者，過水登舟，則寢食不安，頭目暈眩，蓋北之不習南，猶南之不習北，使南人而欲馬上為生，挽強射獵，自無氣索而色變，此情也。亦勢也。亦風氣使然也。或曰：閩浙遼遼，教習已久，奈何？曰：此不過幾人耳。安能人，教習之，且安能如南人之精熟也？況南人之習水，必在童稚之年，輕熟使捷者能之，若年盛體重，則易于沉溺矣。又必在湖澤之鄉，見開狎習者能之，若高原城市，則駭於創見矣。此則建奴之瑕，而我當棄之者也。夫其瑕在舟師水戰，則當自天津登萊以舟師直搗其巢穴。其瑕在越坎陷坑，則當於京師東北南三方七八百里之地，多開溝塹，以阻其奔突。此或戰與守之第一着乎？况海戰既熟，不惟建酋無穴自存，又可漸以規復海清之舊，溝塹既開，不惟胡馬不敢南牧，又可所以備舉屯田之法，但今廣寧失矣，虜馬直逼山海關矣。則守口扼險尤為今日緊要務。故又臨而言之。

禦虜論

卷之九

經世堂

宇關論

山海關素號天險。周麻城論。所謂使塞。我不能往。我塞彼不能來。固也。但建道多智善美。必不直攻此處。蓋關北則有陸路隘口。關南則有水路海口。欲先言北而及於南。自山海關以北。隘口無慮百。而西至宣府。邊牆共八百餘里。牆外即桑顏三衛之地。為長昂。董紙程。俾免兀魯思。罕男。撒計。阿只卜。額魯伯戶。夷婦。爾只克。錫毛克。哈亥男。滿都卜。額奇。百餘枝。部落住牧。雖未必肯假道於奴酋。然此輩皆陽順陰逆。挾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之以要求於我。即如正統己巳之變。亦三衛陰為嚮導。然猶曰自大同入。與三衛分地無與也。嘉靖二十年。九年。康成大前。吉囊。俺答。入紀。京師。乃自古北口入。自古北口正三衛分地。豈非由其引。我前鑒不遠。故自山海關而北。而西。極衝去。康如一片石。門路大毛山。城子谷。平頂谷。義院口。關臺。領營。中桑堡。羅漢洞。東勝寨。徐流口。喜峯口。河流口。關冷水口。關石門子。自古北口。潮河川等處。皆當嚴備。然計其要害。之處。大畧有四。以海水口為一路。自山海關抵太平

而以遼昌營為遼中之地。以古北口為一路。自馬蘭谷抵石領塘。而以密雲為遼中之地。以昌平為一路。自潮河所抵鎮邊城。即以昌平為遼中之地。以紫荆關為一路。自沿河口抵故關。而以易州為遼中之地。顧此關隘。古北口尤緊要。蓋冷水馬蘭谷。重崗疊障。以為天險。紫荆關。有雲中上谷。以為外。藩。惟古北口一帶。乃勝關。時元主宰上。離庭界之道。涉冰水湯。平夷曠。幾萬馬馳驟。甚難防禦。然。各自黃榆川而來。則必由潮河川。自磚梁子而來。則必由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黃家寨。自黑谷關而來。則必由三箇嶺。此兩處皆兩山夾峙。易於堅守。過此便入平泉。則欲戰不能。欲守不固矣。元人進金史表文云。勤率搗屠。此附其背。大軍出紫荆。南扼其吭。此兩言也。豈非都燕而有秋。患者之明鑑哉。雖然。古語云。一人當關。萬夫莫敵。諸隘口。雖與虜為隣。然能固守。亦可無恐。所可慮者。惟山海關南數里。即為汪洋大海。向余所歛用之以攻。其瑕者。今似收反在我。而奴或用之以攻我耳。何也。關之西。瀕海者。約五百餘里。護奴以舟而來。則如秦

五島牛頭崖金山嘴。洋河口。漂河口。清河口。要沙口。  
等極衝去。盡皆可登。崖近徑往那圪塔。此數處建議。  
秋。其城開河。增軍。馬。此志守口之第一義也。

開鑿論

自古中夷狄之患。宋為甚。唐次之。漢又次之。三代  
則無狄患。有之。自周末始。則以井田廢。而胡馬南馳。  
也。故秦趙燕三國。皆築長城以禦胡。蓋可睹矣。為今  
之計。井田固不必言。惟于宋師四面之地。縱橫曲直。  
多開溝壑。以阻之。左氏晉之邀狄。曰。必盡東其畝。正  
以為戎車之利耳。玉海十道山川考曰。蘭州。德陽。有  
平虜。平。穿渠障水。以禦契丹。乃却洛川。刺史姜師度  
野開。後周。契丹。屢寇。河北。無溝。臨。後。行。無。禁。官  
事。將。將。渡。集。是。間。有。新。磨。河。橫。潤。數。里。可。渡。之。以。限。其  
奔。突。詔。王。彥。超。渡。之。築。城。李。晏。口。以。張。威。英。為。巡。檢  
使。百姓始得休息。  
宋史。載。雄州。東。至。海。多。積。水。戎。人。患。之。不。敢。由。此。入。  
寇。惟。順。安。軍。至。北。平。三。地。平。曠。胡。騎。由。此。而。入。環。着  
謂。宜。浚。溝。洫。樹。五。穀。以。限。戎。馬。而。寬。邊。儲。遂。遣。陳。恕  
經。畧。之。五。倫。書。載。宋。太。宗。時。契。丹。侵。遼。滄。州。節。度。使  
何。承。矩。請。于。順。安。營。兩。開。易。河。浦。口。以。注。于。海。東。西  
三。百。餘。里。南。北。七。十。餘。里。以。遏。奔。狄。嘉。平。紹。遠。諸。軍

州注塘水者止伯城守軍士不須修兵廣成矣於予  
 天水軍作止網以阻金騎即今邊牆外懸坵坎土  
 人呼曰品級坑乃朴臣威總光所始至今賴之今虜  
 騎充斥藩屏卑薄一牆之外即為胡穴宜于京師北  
 東西三面因地形量水勢多集夫役設官不替畧做  
 古井田之法隨高逐下移東補西回縱五橫或四或  
 直或大或小或淺或深或方或圓開鑿溝壑它徑地  
 塘可回者田之可居者居之可溝者溝之可河者河  
 之可積水為湖澤者湖之為之廣胡馬將截胡阻而  
 不致咆哮于畿輔乎

水道論

乃水道者何水有發源有分派有積滙發源者宜不  
 之分派者宜導之積滙者宜浚而導之以至橫溫者  
 宜隄而防之潰決者宜障而塞之按荊州志曰水經  
 晉劉琦以嘉平二年於高梁河開車渠梁業元卒可  
 更置水門水流乘車廟渠自荊西北比經昌平東盡漢  
 陽却縣舊志該車廟渠在今荊州不知高梁河經昌  
 平入都城至通州南會于白河即今潞上河是也  
 在薊城之北又謂東盡漢陽谷方漢陽城在今永寧  
 縣屬  
 西南又周顯德六年夏周主以北鄙未平下詔詔  
 親軍都虞候韓通等將水陵先發四月通自滄州沿  
 水道入契丹境柵于乾寧軍南補壞防關海口三十  
 六處遂通瀛莫車駕至滄州直趨敵境趙匡胤為水  
 陸都部署而周主自御龍舟沿河而北舳舻相連數  
 十里至獨流口沂流而西至臨津關又元文至正二  
 十八年郭守敬言水利欲築昌平州白浮村神山水  
 過双峪橋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灌于積水澤東  
 折而西入蓟河帝善之命守敬領部水監事于是自

二、通年乃成，所沒之處，多古時礮不碍石，人始眼  
 字彰之，鐵精水潭，即今西海子，人易州志，雄縣並  
 載每年至角魚，夏月由山西河東順流至雄縣大湖  
 中，七月後逆流而歸，白溝河安，於河至涑水成郡入  
 廣昌河，入海河之水，發源沙漠，注舊北河，為與州東  
 高行至舊大寨，即元之上都也，潛水東行，入馬河，再  
 東南行通舊會州，又東通舊富峪，又東行通舊寬河，  
 乃入中國，經永平府之遵化縣，而行通舊州，又南行  
 通舊縣，入海，易水源出保定府易州之西山，行經  
 州境二百餘里，首受濡水，涑水注之，水始大，出清苑  
 東三十里，至安州，涑水及清苑之水注之，水益大，有  
 蛇車白洋諸澮注之，白洋澮接任丘，又東至高陽西  
 南，塘沙澮三河注之，亦會于白洋澮，自白洋澮東北  
 為雄縣，白溝河之水注之，至雄縣西南，清苑河之水  
 自五官澮注之，又東至清苑西，桑乾之水自西北來  
 注之，又東北清苑水注之，自介州角澮注之，三角  
 澮視諸澮最巨，即亦原也，自此東出，注于

五注，入于海，又桑乾河之水，發源山西之渾源，則縣  
 保安之境，自懷安夾山而下，至蘆溝橋，狼窩地方，積  
 溢為患，直涉至新義門，合而現之，燕河，富師東北之  
 水，也，高粱河，車廟渠，白溝村，神山水，京師西北之水  
 也，易水，清沁，桑乾，河水，白溝，河水，又皆發源于西，而  
 不敷于京師之南者也，操之治水之道，上流不可溢，  
 下流不可壅，上流溢則有淤漫之患，而下流壅則下  
 流壅，則有潰決之患，而上流淤漫，此水道之所以不  
 可不議也。



工役論

夫予所言開整引水營民定基藉民無所利何樂為此否即辱其傾值利亦有限焉今之計惟米也田之實為黎庶之計則百姓皆以避害而獲利工役不勞而自集矣今之謀也田者或以為取諸召募或以責諸僑寓或以驅其游惰或以當徒南方耕種水田之大戶也者悉皆未得其肯綮也何也召募者召募南方之人也夫天下大勢南富給而北貧困南使樂而北苦者今使去富給而就貧困舍佚樂而趨勞苦人

樂府詩集

卷之七

至世堂

工役急則債事寬則潛去耳此傷寓之不可用也游惰者即遊手遊食之徒也此輩或自幼養成嬌脆或青梁不知稼穡嘗見蘇杭杭杭之人一遇山荒僻首自縊彼豈不欲勤勞自食哉自幼不習故也則欲驅游惰而從事工役能乎此游惰之不足用也徒即國豪傑大戶漢武帝及我太祖成祖守舊行之即今蘇城伊氏乃太祖徙之金陵故學使盧公兵塞山泉公皆以上元籍舉進士對門內韓氏乃成祖徙之北平故襄毅公以宛平籍舉進士是也然國

樂府詩集

卷之九

十六

至世堂

初戒積案決令嚴而徙者奉行惟謹今日憲度使使費重而徙者慈苦不勝是徙亦不可行也然則知之何而可余以莫若專責于土著土著者生于斯長于斯老死于斯父母妻子于斯祖宗墳墓于斯即律書所載人戶以籍為定者是也孟氏曰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余見南方小民被倭寇淘賣水旱盜賊之患者患至則逃而避患息則逃而歸何也無倫富家巨室即貧窶方苦之輩亦有樹藝在田亦有素儲在家係戀而不肯棄去正所謂有恒產者有

恒心之北方小民空如懸磬朝不謀夕居無完壁自  
無完衣是以胡馬一鳴不逞驍悍亦則半棄子孫隊  
耳往時遠在硬竹正坐此故然三朝之地未必能勝  
于遠方也則屯田之法正所謂制其田里救其樹畜  
還其妻子養其老弱禦其災害者也余故以為責成  
土著便以上著世為塞下之民彼方懷與利大害之  
心而吾速有以中其所欲故也然土著雖有可援而  
不洋師長以教習之不可則請倣周官農師之條及  
漢世力田之科考選南人之精深農稼者主為農師  
給以官率史以品級每縣一人或二人或三人創一  
農法仍以先聖後獲為主聲通邑之人而教以屯田  
之法凡農器牛具穀種之類悉聽其校辦置遠按季  
開報于府州縣之長隨即親行閱視其勤惰以行勸  
懲若各公曾巡行阡陌孟子亦稱入其疆土地開闢  
野治則有慶而土地荒蕪者則有讓是也即今南人  
之習武者亦必願倩北人為師而兩京皆設京衛武  
學以典屯田之當另設一社者其意正同然雖用南  
人教習而非得官長以勸勉之不可昔張全義于宋

不為河南尹正當喪亂之後白骨蔽野荆棘斑斑  
居民不滿百戶全義勞來撫集趨者如市而政治寬  
簡出見田疇美者即下馬率僚佐共觀之且勞田主  
以酒食有桑麥善牧者親至其家呼出老幼賜以茶  
綠衣物民間言張公性惡殺伐見之未嘗笑獨見佳  
美良桑則笑有田荒蕪者集眾杖之或折以乏人牛  
則召隣估責其不借助由是眾皆競勸此戶有績在  
洛四十餘年遂成富庶夫全義一武夫且然況今之  
濟多士乎荒亂後且然況今之太平全盛乎嗟乎  
嗟乎今日特患不得全義耳使遇全義數人而命之  
則目前之閒整引水必有子來趨事之勤而胡兒豈  
敢南牧日後之安居樂業自有樂利之威而吳  
僕不待專美矣是故論經界則載之周官易曰東西  
為阡南北為陌其廣可以馳其高可以隱百里之地  
為澮者凡則連于澮連于澮連于澮連于澮連于澮  
則澮又許連澮二尺澮澮四尺澮澮八尺澮澮二仞  
故曰阡陌皆高原也原許所謂紫陌紅塵是也曰  
溝曰澮皆澮池也孟子所謂溝澮皆盈是也皆所謂

至唐于大明也。論勸賞則詳之。文。易。泰。定。中。虞  
集。上。言。能。以。萬。夫。明。者。授。以。萬。夫。之。田。即。為。萬。夫。之  
長。千。夫。百。夫。皆。如。之。情。者。易。之。三。年。後。視。其。成。以。漸  
稅。之。五。年。有。著。績。合。以。官。給。以。祿。十。年。不。廢。世。祿。論  
工。貨。則。行。之。元。末。易。至。正。十。三。年。丞。相。脫。言。京。東  
地。募。南。人。耕。種。于。是。周。右。丞。悟。良。哈。台。左。丞。烏。古。孫  
良。損。萬。大。司。農。卿。而。脫。認。其。事。主。法。佃。種。給。鈔。五  
百。萬。錠。以。供。工。價。牛。價。農。器。穀。種。之。價。募。至。二。三。千  
人。擇。主。農。師。降。空。名。勅。牒。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  
者。授。正。八。品。三。百。人。者。授。七。品。每。名。給。鈔。十。錠。由。是。大  
檢。然。此。皆。注。代。也。我。明。立。文。莊。王。文。恪。霍。文。敏。陸。文  
淵。東。莞。陳。氏。皆。言。之。而。世。廟。中。給。事。中。陳。整。請。依。漢  
法。力。田。典。考。第。四。科。歲。有。升。擢。以。徇。農。師。之。還。萬。厝  
切。檢。給。陳。氏。明。文。請。上。者。如。納。粟。待。銓。次。者。授。散。職  
下。者。補。吏。胥。而。後。于。官。言。賄。罪。有。條。聚。富。而。有。力  
者。則。以。受。賄。而。贖。其。罪。家。貧。而。有。勇。者。則。以。身。治  
而。免。其。配。是。皆。石。檢。之。可。行。者。也。

開整總論  
夫果如予言。整遂可開。而唐騎遂免于衝突。萬姓通  
可。凡。能。緩。乎。循。禾。也。蓋。地。形。核。矣。然。畿。輔。膏。沃。之。地。  
多。為。貴。勢。所。占。此。華。城。孤。社。風。非。有。大。力。量。者。不。能  
擇。而。清。之。即。如。江。南。水。田。言。者。必。以。三。江。為。先。然。就  
今日。而。論。不。惟。婁。江。東。江。變。為。平。陸。即。吳。淞。江。宋。時  
猶。闊。二。三。十。里。今。則。一。二。里。矣。蓋。兩。岸。淤。泥。肥。膏。勢  
故。牽。據。故。耳。然。則。京。輔。之。地。其。不。當。開。墾。之。要。道。者。  
固。可。相。安。于。無。事。設。有。利。于。此。而。不。利。于。彼。利。于。私  
而。不。利。于。國。家。者。不。得。不。為。經。正。當。是。時。必。也。不  
致。強。禦。不。避。權。貴。如。笑。比。河。清。之。包。拯。冷。面。寒。鐵。之  
同。期。開。射。狼。不。問。狐。狸。之。張。網。然。後。可。而。今。果。有。其  
人。乎。即。有。之。又。惡。正。直。之。難。合。而。罪。徒。之。不。免。耳。此  
地。形。難。也。水。道。明。矣。然。導。水。之。法。欲。治。其。委。先。清。其  
源。之。者。流。微。而。易。制。委。者。勢。悍。而。難。禦。故。也。今。畿。輔  
各。處。之。水。皆。下。流。也。其。後。源。或。在。塞。外。或。在。山。西。或  
在。真。保。等。府。譬。如。三。吳。之。水。自。吳。區。其。區。之。水。又  
來自。宣。歙。湖。常。等。府。是。也。而。不。輔。以。源。地。形。乎。錯。工

卷之七

作幸於物情浮雲人心如面東野則者或為西野富  
 甲所可者或為乙所否是必合屢要而通治酌學指  
 以施行然後可以奏功而底績此水道難也至于工  
 役之難則又不可以一言盡者是故大禹聖人而荒  
 度土工且有八年之久是功不可以旦夕計也仲尼  
 曰禹禪躬稼而諸葛亦得其肘乎服也股無股股無  
 毛是使不可以貴備免也使者人所難也而利能勢  
 之力者人所新也而利能竭之故費時當費即百萬  
 捐之一期任所常任即可為付之一人是用不可以出  
 納之宋淳化中臨津令黃恕上書請也而何承矩  
 力贊之乃以承矩為使恕克判官孫諸州兵民二萬  
 千募雄霸等州與雄六百餘里置斗門引汶水灌淤  
 初時阻者甚衆武臣耻于營耕不樂然據益基上不  
 為動既而大登議乃息是謀不可以卒衆謀之夢溪  
 筆譚曰元陽開與運為傳素無間阻六宅使何承矩  
 謀諸水馬寨故自相視恐其謀泄司會僚左近舟置  
 酒肴聚花作夢花咏數十篇傳至京師人莫喻其意  
 自此始盟諸流大厠中湯懷誠流經為之廢曆中又

卷之八

開徐林柳庄等濠皆以徐池沙塘等河叫候雞五  
 眼等渠為源東合濟沱津易洪白等水于是自保州  
 西北沈遠濠東盡徐州幾八百里悉為濬濟開運有  
 六七十里者恃為藩籬悉變斥鹵為良田魚蒲之利  
 人共賴之是濠不可以堙塞則也書曰率作事孔子  
 論為政在先勞郭子儀因河中之食乃自開河將佐  
 以是為左于是士卒皆不約而排軍食甚元世祖  
 開濬新河至飲其成又不忍役細民初四孫薛其  
 後宣徽使月赤察兒字華家屬孫泰孫其者如宣通  
 年成帝見之大悅且曰是渠非月赤察兒身率其眾  
 成不速也厚賜之快薛中國所謂元勳即伯顏不華  
 給之房是勞必當以大臣先也泰地切皆屬不毛  
 鄭國一為開渠而秦遂富強蜀之灌繁乃窮取絕微  
 文翁引水灌之而田成數萬頃瞻沱渠中即今甘涼  
 之地為後引洩水種統稻而秋遠並塞之民得以樂  
 樂是地不可以底脫素也北人之偷安怠惰者向來  
 皆以水稻宜南旱稻宜北為辭且以地之性質不同  
 人之嗜好亦異故雖克為之而即棄矣而從而不服

日來此方水田之說。屢奏請而屢廢格者。坐此不知。  
 孟子曰。夫新玉。雖不生。惟養生之。前者。遂成沙漠之  
 地。今此方。皆不種水稻。豈莊稼。徐充。實。皆。為。麥。類。  
 乎。豈。風。有。七。月。之。詩。孟。氏。亦。稱。七。八。月。早。則。苗。穉。而  
 則。苗。興。夫。周。七。八。月。即。夏。之。五。六。月。今。南。人。水。田。正  
 在。五。月。播。種。六。月。耘。耨。則。孟。氏。所。云。苗。者。非。即。水。稻。  
 之。苗。乎。且。水。稻。早。稻。其。實。之。美。惡。精。粗。迥。乎。倍。蓰。而  
 五。亦。懸。殊。豈。後。稷。諸。聖。人。以。其。粗。惡。而。賤。者。播。種。于  
 中。華。文。物。之。地。以。其。精。細。而。貴。者。加。厚。于。南。蠻。鴟。舌  
 之。地。乎。其。故。起。于。晉。之。東。披。唐。之。陳。亮。宋。之。南。近。中  
 原。多。為。腥。膻。所。擾。故。亦。從。其。嗜。慾。而。失。方。反。為。流。寓  
 耳。此。故。尚。苗。其。樹。範。耳。此。積。習。之。不。可。不。破。也。宋。何  
 承。矩。在。河。北。與。也。田。初。年。霜。早。不。成。次。年。方。熟。是。東  
 作。不。可。不。早。也。嘉。靖。中。懷。慶。紀。宇。同。冊。泌。交。流。疏。渠  
 成。田。民。得。其。利。紀。去。而。田。亦。隨。廢。是。責。任。不。可。不。大  
 也。近。真。定。陽。中。正。綠。水。墾。田。歲。入。甚。饒。及。薄。沱。旁。溢  
 嘉。田。之。愛。惜。與。間。是。上。流。不。可。不。治。也。此。皆。工。役  
 之所。當。議。者。提。之。又。在。澤。其。人。而。善。用。之。益。用。得。其

人則難者易矣。用不得其人。則易者難矣。故曰。有治  
 人。無治法。



山海關至鴉鵲關共二千三百餘里。出鴉鵲關至凌  
州又七八百里。共計三千餘里。而我師登岸則為陸  
登。每則為水。器械無從。陸債接濟有增無減。有進無  
退。以待待勞。以飽待饑。彼且疲於奔命。之不暇。如此  
三年而還不能還。建不能掃者。未之有也。

徵道論

夫欲戰者。當明戰道。自周秦以來。史冊所載海道。  
更僕未易數。但海運之法。屢行之而屢不効。是以禁  
口道海之事。不知其自有故也。康國時。朱清張瑄輩。  
不開海道有三。其在一。至元二十一年。者。命長興羅璧  
造平底船。自太倉出海。轉北。經過通州。黃運。沙頭。沿山  
隄。竹月。餘。至淮河口。過之。累山。礮山。穿山。轉成山。而  
行。過劉公島。沙門島。約兩月餘。抵直沽。至二十九年。  
漢與長興李福四。又開一道。自楊子江開洋。落潮。東  
北行。離長離至白水。綠水。黑水。大洋。東。延真島。轉成  
山。而行。入沙門島。開萊州大洋。共月餘。抵直沽。三十  
年。千戶張瑄。又開一道。自劉家河出海。過崇明三  
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徑取成山。轉西。過劉公  
島。至登州。沙門島。過萊州大洋。入直沽。不過半月。夫  
此三道。雖有遲速。然計其里經。約有一萬四五千  
里。經歷許多險惡。守候許多日子。蛟龍蛇虺之變。現  
猶於此。恐之。神。倭。於登岸。羊角之風。吞天浴日之浪。長  
亞百里之海。缺四面統統之艱。母。令人胆喪神飛。且

難舟重而大難於轉移。易於沉溺。然終元之世有利  
 無害。元史食貨志以海運為一代良法。丘文莊公亦  
 云。作元史者。當國初史臣。必習見海運之利。故筆之  
 於史。如此文莊斯言。夫亦謂海運之當復乎。差  
 太祖都金陵。則海運不必復行。成祖遷北平。則海  
 運必不可廢。故也。若戰道。則或自登萊。或自天津。風  
 順一航。可抵。即今軍門塘報。商賈販鬻。日夜往來。不  
 能望比海運。自太倉揚子。口開洋之難。難哉。或曰。元  
 世祖命范文虎將舟師十萬伐日本。而盡焚魚鹽。此  
 亦不可不慮。曰。此因信砲。太早驚起蛟龍之故。非海  
 能隔人也。故今之下海。皆於五六月。而卒猶不敢  
 用。缺亦俱有龍安耳。

戰艦論

嘉靖十一年。給事中陳瓚行人高澄使琉球。二使受  
 命。至福建造船。陳行已具奏上聞矣。然使舟名雖新  
 造。而造船官吏。苟且侵剋。寔不可行。二使不知也。臨  
 行。兩公同年。相餞告之。二使大驚。然期已迫。計無所  
 出。因召耆長年視之。驗不得已。推為乾。之以行。至  
 中流。舟舫。幾不枝。幸天妃示現。得上紫雲山。以達其  
 境。萬曆初。命給事中蕭崇業往。蕭德知前。請各  
 官吏役。等一二同。舟姓元生。共之。返安。平月。成  
 命詳其使琉球志中。後憂黃門子陽。如之。今欲造  
 戰艦。亦當效其遺意。萬曆丁酉秋。臨朐縣一縣。聚  
 材。役。裝。批。領。銀。三。萬。造。如。一。百。隻。操。並。一。萬。完。造。起  
 成。二。萬。如。此。裝。實。上。官。豈。能。知。之。若。用。前。蕭。黃。門。之  
 跡。此。輩。自。不。能。容。其。奸。矣。



渡士論

曰詐可使會可使愚可使又曰因可舉唐可舉蓋  
可舉斯舉可舉是故同一朱清張瑄也未降則為海  
洋大盜既降則為賊江南東海國家同一李茂也存  
之則珠價平而群盜息殺之則珠價貴而盜賊同  
一薛四也未死則盜通而小民利死則盜絕而小  
民病明乎此而戰海兵將不求而自足矣今之  
捕黃魚販私鹽有粵潭泉溫召寧知縣統兵常與  
嚴歡商賈逐利之人或起使通番之輩及窮民初累  
推埋鼓鑄殺人報仇等類又如五羊珠崖崇慶有鯨  
戶發戶黑番鬼白番鬼之屬虬髯深目狀類鯨類  
者駭懼番舶來商亦必重價預情能洄水而新絞鯨  
鹽土色而知方通而稍取得其道但謀賊作使者但  
當發明文立賞格赦其罪過許其自誦陰以龍袍寬  
其衣袋棄我收服降我尊重過延納曲加撫慰勿  
以二節而素干滅勿以微青而我將士如此多方  
募又何患無千里之樂其國也

太祖以日本是年他不以

祖訓是以海禁甚嚴寸板入洋者斬即有燕於海道  
老於風波者終疑畏不敢前若能寬海禁之禁豈惟  
戰士多人而成功亦易於及掌矣然戰士固貴於居  
募而主帥又貴於得人是故李唐崇於騎射趙克國  
崇於材官謝青靈去病舉于奴僕郭子儀舉于部伍  
李晟舉于神策休青舉於義勇岳飛舉於小校韓世  
忠舉於應募當能成大功稱名將今也拘世累重資  
格凡時賄重鑄求橫印趙括六佩金印無前略無繼  
求昔印雖信終老淮陰可嘆矣

海戰編

海戰編又必召募登萊天津等處浮海至旅順  
口鴨綠江者使之西島其本仔細全備然後兵命精  
細幹健之士按高覆樓務要詳查確實其處深其處  
淺其處陰其處無險其處可泊其處不可泊或固島  
形或視土色揀標記認高西明如海島遠近則必召  
募久于近海者詢其制度或華處或夷處或平底或  
尖底或雙桅或單桅或大或小或淺或深以至升行  
天文風色之占驗思神曲明之禱和物用器與二種  
能廣編又之凡  
舟同到倫是而造舡必在江南地而用材不釘成麻  
油之類南便而北不便故也戰士募吳又必多方教  
習令其精熟便利近長恒李大司馬平搗金書所言  
練兵當先練胆夫胆何處練武藝高強即是胆矣六  
十年前倭援東南蘇街鎮撫陳留後以擒倭功建特  
揮世能常言世廟中海警日急欲預策倭之必來又  
預策倭倭必用長鎗時有北人楊大胞者善之遂迎  
之來家月夕教演然夏月尤妙以無衣誦率短如力  
竭氣乏即盤則片時能進前舟再起再習彼此各去

鐵頭唯有石匠鑿查看底盤多少以分賞罰當相  
角時死生都置之度外故能精熟至于器械南倭北  
廣亦自迥別倭之刀最精利長六尺兩手兩刀共長一  
丈八尺雖左刀以木假之然其右之真者亦是以較  
人故中國畏倭者畏刀也而制刀之策一切紀規矩  
無俱不濟事必用丈八長鎗若刀能傷人不難自衛  
唯長鎗可以乘其破綻而入之故倭倭以長鎗為上  
其次則用狼筈等器固刀雖快利一有破綻便不稱  
手昔年任其塞鐵倭于某門外陸路功出依兵二約  
禦廣編又之凡  
刀手則以兵憲密喝諸軍以先破之說于是皆用青  
布水清之倭倭相近撒去倭刀粘滯不便揮使而鈞  
刀手急自地滾去鈞斷其足先鋒既死餘衆群易是  
日殺倭三千皆用計以刺其刀也至于北虜所長在  
弓馬馳騁禦之必用水戰若倭亂時河北號將宗懷  
少林僧月空皆以馬步不便宋死子見林月空死子  
薛女門外故自來雖與北虜者皆云當收南方浚溝  
漁植榆柳故曰井田庶心胡馬南馳也今以舟師制  
之是亦薄漁之遺意乎其決則莫若大器大器中發

孫大最利害。乃永樂中安南大將鄧明迎降。獻此  
製法。成祖賜名震天火雷。敵神机大將軍而我  
朝。而此用兵。多月之以取勝。如于蕭懸之樂也。洗胡  
宗憲之樂徐海。所以此勝嘉靖庚戌吉。妻德容入冠  
京師。戒嚴。不兵丁汝愛伴。近巡撫楊守謙。項到京者。  
然諸臣皆計無所出。惟用徐績。數枝。屠家死者。與并  
徐。引。泰。今當預備。身拼。數。演。戰士。千。五。六。七。月。西  
而風多之時。直搗建業。斯亦出奇勝之一策乎。但建  
奴窟穴。畫而難多。不過寫其山。陵。城。邑。而。再。折。其。屋  
傑。廣。論。卷之九  
未見有明白曉暢者。昔孔明七擒孟獲。不惟至洞之  
形勢。而主之長技。洞悉胸中。且并制敵机。械。無不全  
備。然則今日之建州。莫可不加意探偵也。至于器械  
必要十分精利。昔赫連勃勃之造函矢。入画斬画  
人。不入斬天人。近戚總光榮。漁陽諸城堡。雖可入者  
鼓無救。目今大患。正在寬。即有嚴。亦惟行于下  
而不行于上。嗟夫。澤必下。運法必上行。此聖王取世  
之要机也。

建是戰守餘論  
問之君也。相也。將也。氣脉一貫。如身之使臂。之使  
指也。是故撫輯而思順。統君之明也。不告而逆。韓信  
相之賢也。故孔昭魚水投歡。閔張生死同誓。必言  
莫即磨之。憲文諸君。不遇庸主。而郭子儀。李嗣  
度。李泌。李晟。李德裕。皆以君臣相得。行。和。故能  
討安史。清河朔。破土蕃。平淮蔡。而分界。皆如。是。乎。戰  
士。易。戰。將。難。故。結。軍。能。比。轉。二。帝。而。不。能。不。遠。避。宗  
宗。元。不。能。連。陷。四。京。而。不。能。不。忙。破。武。衛。是。以。同。一  
戰。守。卷之九  
近年也。廣願將之則勝。趙括將之則敗。同一六國之  
兵也。六國將之則敗。信陵君將之則勝。以至樂毅之  
與盼初。王剪之與李信。皆當另有一番兵士哉。將殊  
而勝負判矣。今果有廣願信陵樂毅王剪其將乎。凡  
將隨衆出。趙易當鋒。陷陣難。李光弼臨陣。必置短刀  
于靴曰。吾大將。不可以辱敵人之劍。岳武穆臨戰。必  
先誡其子雲曰。不勝。先斬汝。近任。兵憲。崇倭。內外黨  
眼。皆用本道。閱防。印記。江陰錢大尹。以縣印。記。賂  
休。手。足。皆。近。意。預。以。屍。分。埋。碎。自。失。也。故。能。身。先。士

率衆皆欲注效元優叙稱兵爲任操命見即遠遁  
而今之文武大吏果能如是乎戰詭道也兵陰謀也  
世廟十六年安南叛欲討之而未發也南畿卿試策  
問及之世廟大怒主考童承叙江汝璧皆違問今則  
形之奏章策之場屋是軍情大事預洩也不虞缺聞  
之而備我乎又不虞其反借之以算我乎洪趙多仇  
慨之士自古記之三代而下五伯七雄漢末之三國  
晉魏南北朝之十六國唐之各藩鎮五代之諸國皆  
就所據之地選將抽兵亦能却敵致勝未嘗干境外  
事之尤  
召募今以堂天朝養兵二百餘年而今日某人某  
處募兵明日某人某處募兵奔走萬里騷動天下而  
所募者又皆市井無賴徒費供億在通則猶悍雖則  
臨陣則俯首就刃且不肯者反借之以爲奸利是可  
聞之哉國乎國初九邊軍儲以賑政富屯田國屯田  
足兵餉誠古今邊遠良策孝廟時葉淇創謀商以銀  
輸部以銀輸邊却清乾凌其銀而邊遠珠玉其粒  
日今則邊儲無計極矣坐視則馬枵腹之戰如賊則  
馬渴澤之淚又何可以策之乎古云白而書生雅與

計事此在小事且然況其机乎我朝以征戰取士  
臨疆之意不過借之以登其後勇入仕後則以治行  
缺最而黜陟之二百年來猶稍以不悖國初立法之  
意進來則民僞日惡奸獎業生其法則是其寬則非  
上官又喜年少而憎老成重佔樞而輕博洽故所拔  
之士皆白面書生提之臨戎不知戰機者即有枕  
廷義義者又皆近腐廟落譬之玉石之銀不當于用  
可以儀風表儀而不可以決勝運籌注者東事之敗  
正坐此輩而之又將何以善其後乎目今事休而官  
則庸論  
而盡守且不足況敢言戰弘治中比虜倡亂孝皇錄  
然震怒欲捷伐之本兵劉大夏力言不可孝皇曰祖  
宗朝亦嘗行之大夏曰祖宗朝何等兵何等食何等  
掄今日三者安在臣決不敢奉詔孝皇遂止至于今  
日視弘治又不啻徑庭而欲亟浪言戰豈非以宗社  
生靈爲戲乎況自古聖君賢相之定天下必先定  
國是如漢武欲徵捷匈奴則專任衛霍漢宣欲綜核  
名實則信用丙紀唐宣欲平河北則責成李寶皇晉  
武欲平吳則密計于裴華杜預三秦之定淮陰定于

登壇教語六國之封子房破之前着一籌當是時群謀紛紜斷以獨見衆信接持之愈堅謗言盈庭姑俟其成況言載違姑觀其後以乃所謂國是之定也而今果如是乎武曲將軍傑然不明矣是中國尚無將也一旦有警何以待之南宋之不競責國忘君者無論即李綱張浚後世猶有遺言謂其泥道學之說執迂闊之譚也今國家有言事之臣無任事之臣有計功之臣無成功之臣則空言亦何用乎自古中國之待夷狄莫尊于我朝然亦莫難于我朝以漢唐

策之九

卷之九

之強猶有和親之使甥舅之稱我朝則奉貢稱臣之不暇尊矣然亦藉二祖之兵威耳今已二百六十餘年矣餘威漸替賊勢方張抑又難矣是可無所以保其尊嚴其雖乎嗟乎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目今氣象較之聲容威武格氣諒論多成功少者將無同乎差文皇徙都長安本以天子自為守夫以天子自守則將不可一日不選兵不可一日不練食不可一日不裕也乃今則民窮財盡虛心怨怒思亂而遠敵為甚近有虞于邊者似弱似強而心尺草寇名耳什不

能五而戈旗伐鼓者多應戰懽懽衣不掩胫而力不能穿鼻繩又何以折衝千里哉大司農金錢罄致塞上者百萬計然半輸要津而半歸幕府耳千夫則索百夫之例謀甲則侵行伍之需稍不款且執而老奉飽矣蹙蹙不字錦雲成虛故陳之弊禍胡而之腥風無不困詰欲絕戰士甫見虜即鳥獸散收散不能馳者則延頸待白刃而漢漢蕭蕭臣節盡也凡其端微其老弱疲病者而捷書通于甘泉任子為郎者索之矣夫以言乃得之自擊而非是者人安能保邊揚之

策之九

卷之九

無事也昔石虎擊涼州涼州司馬張軌曰國之存亡在兵上之勝負在將今舉將多推宿將夫韓信非舊有才之所堪則授以事而已遂舉主簿謝艾上陳方畧請七千人大破石虎上嘆曰吾以九州之衆困于枹罪一主簿遂降而今果有謝艾其人乎又果有如張軌之舉謝艾者乎陽羨周孝侯庾亮新校射虎令人至今景仰然其受命征奪萬言也第言聞之曰周府君有文武才吾等斷而前決不可與爭鋒或受制于人此成擒耳後果為司馬所制祇掌刀戟而死故

河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難今果能一  
其勢乎雖然拘率可破也套例可革也積習可變也  
孫臏可振也群舌可塞也迂緩可掃也下情可採也  
將才可擢也兵卒可練也糧餉可廣也善乎諸葛孔  
明之精幼主也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且曰  
有能勸攻吾之短者吾所深願而尊礼之至其遺表  
曰臣死之日不使府有餘帛庫有餘財以負陛下  
文王公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武  
侯廣曰大臣不受財武臣不惜死于前啓公曰齊威  
王曰朝天子免得問問謀短長嗚呼國家純得各人  
何愛勾私哉

倭寇議

允為將者必先審己量力自知其足以任矣然後受之入須斟酌事宜具列課狀請以完日月一勿得以自由有如不敵願伏斧鑕既得請矣然後則新席葉替不與賊並生入忌其家出忌其身卒殲奮費天地可格而金石可破也則三軍之志練矣然後申明號令堅定誓約收其不用命者罪之於度又取其甚者懸賞於門以全三軍有士從中出奇撫劍躍而出焉則賞不踰時有士從外提戈斬級躍而入焉亦賞不踰時則三軍之氣橫海上而日無勁敵矣功安得不成哉一曰議持將者折衝於上者也而守令者保障於下者也使守兵能用其民則民隨厥將兵也能率其民以禦敵則賊所至皆敗也李廣守北平而匈奴偷窺邊境尚守雲中而虜不敢犯魏遼為渤海而盜賊不敢至樂安而渠帥降已然之效也其法莫如使部使者察東南諸守令之能而用之又使天下部使者察其可為東南者而用之如賊小至則各以其地與大至則固守其地以待能固守者耳

戰勝者同賞玩寇者與戰敗者同罰則守令與將同心而郡邑與幕府一體尚何賊之不滅哉故二曰議守令夫用事之秋不能練兵而數款調兵若山東兵常調矣檄廣兵再調矣番士兵又調矣不惟無救於賊而害益滋多故民苦調矣與被賊害也夫平原賊野如群鹿抗犂以多者勝道狹險要則如兩翼調以勇善勝我軍千人並進而賊以數人斃刀橫前則後皆反走千人與廣矣故兵而有制則誰陰以市人勝流水兵而無制則符堅以四十萬敗淮淝然其有利也莫若練習士兵然始練不可以應急而調兵不可以持久必稍減其調而俟其練調簡則愈簡練久則愈習精則士兵可以益奮習則調兵可以益戒此互相輔而修相者也故三曰議兵止將當坐因之計兵多害之耳穢者不以兵多為憂而以財乏為憂此所謂練也昔先零之伐耿中丞羅四十萬散而不足趙充國罷騎兵般師不費斗粟而底蕩平人皆知其屯田之利而不知其省費之功也故調兵一而當練兵之費有養調兵一而當士兵之費十調蓋簡

其蓋省以其所普者練士何非與也以其所省者  
 其費何弗賜也故四曰謀財本秋博勝不能敵吳則  
 說之極公不能恤小財說之漢右集之從兩衛吳同  
 不朝鮮凡危宜約曰賊攻西則東出說師擊其右賊  
 事之如之賊攻南則北出說師擊其後賊北之如之  
 賊攻中則左右前後各出說師四面而起非其地而  
 名者至者有異皆坐視勝國而不肯救者有重荷花  
 心腹背受敵而我多樹兵矣勝可待也故立曰謀援  
 然行援莫先於守而謂守者非徒閉關東于之謂宜  
 其法如回境險甚者與失賊同罪則人自為我地自  
 為守賊勢困矣故六曰識守雖然制係於內抗若防  
 倭於海士卒入海數萬莫一也洪鍾巨艦收勢易  
 陵二也毒藥火器且戰且焚三也賊我水而我不  
 能開久待賊回也賊能守馬諸山以控其守大俱  
 諸山以衛穩守陳銳諸島不測往來之衝與擊必  
 三道將時賊不足防矣故七曰議防海

閩寇議  
 閩也負海諸華不足之徒倚為窟穴昨一日矣今之  
 藉賊臣為雄者至大群攻掠之慘陰行招納之秘數  
 萬聲應一方騷駭較世廟之季曹一本許恩華  
 挾倭為難猖厥倍甚沿海之民無堅刻可倚托夫此  
 海上公府不過市井無賴呼群作惡非君大吏之長  
 弓良馬不可備述也即今臨城之賊亦由我不意匪  
 有東賊長驅之勢也而當事者豈以剿之失利輒欲  
 議撫乎知此賊嘯聚海隅雖以自即扶條自大業  
 已利於作逆豈肯俯首就我鎮索即就我一不淨  
 志限逐狂逞如故是撫之明教已彰一暗矣觀為今  
 之計洵藉一當出外剿然剿亦未易言也在昔閩之  
 為海患者賊耳與賊為仇者民也驅除賊患若兵也  
 乃今避倭逃技之民幾以海為壑而巡邏海上之師  
 雖半為賊黨與之商賈之接濟漁艇之出沒絲可  
 稽察以為賊則皆民也無名商賈也漁人也以為民  
 兵商賈漁人則實皆賊也且通跡井間行伍之閒  
 植遊汪洋存肉之上我以此奇貨此輩人以賊為



奇係司分關之寄而荷捕剿之任者亦各因而奇貨之賊乃得出其劫掠之餘以誘此無良之衆遂令沿海郡邑驚然走死地如驚走若爲此若爲彼前後宵彼奸兇聲息互相呼應在生計者方設一策自爲奇謀秘計兇神莫測而海上已不然而傳彼且鼓鬣揚聲先據上游以待衆風舉火而我所以禦之又動無成笑蔑有聞志數十百艘之後師如之何不妄受其建耶故謂今日剿賊易而剿盜之民難剿明日張略之賊易而剿威形區影不可定詰之賊難在吾

漢策之安海全在平定安此不可裁於今日若虞湖之平朔歌即收賊作開以誘賊又借遣善健若儲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入市者吏輒擒之而賊無所逃遁矣法用開出其不意多方誤之大率類此爲今之計無如通下招撫之令曉諭檣樞以散無知身從之黨最實緊者申朋保甲嚴飭漁商接濟私通大船之禁著令鄉老甲長旬月供結一家從賊一即連生殺一樓濟賺殺百賊矣而因家漁人之習水性者入海伺賊以規進止令鄉兵之自爲守者互相

奸賊以壯聲援有一闌出殺衆硝磺鐵炮煙炮變換巨艦者誅無赦明知爲賊踪跡有據不即首捕者與賊同律而復重懸賞格俟能人擒出萬全有餘無患或先去定賞以剪其翼或急除渠魁以招其餘剿在必行而妙用於撫澄清可計日俟也若歌如表揚故事待以不死彼且嘗試而竊笑焉署號修衣之無不可進而上之又何底止版虛換局之未終而剿局之伊始海宇風波何時息是惟當事者圖之

剿介擊我龜索於今尤極寄語分關捕作諸人萬勿以奇貨視之

海寇議

天下之事未有受其利而不與其害者也。九州畫境，各食土之毛，而沿海之民，皆以海為外府。夫其禁波，鯨泉飛霜，素則斥鹵，可化為膏金矣。網罟漁梁，連綿舟航，則洪濤可覓為園田矣。通百波胡，搜奇鯨室，則島嶼可資為玄圃矣。挽拾仰取，化腐而倍，視中土之民，賸餘餘於耕墾，爭尺寸於刀鉏者，烏可同日道哉。頃既享其利，不得不善其害。為夷之患，者莫如倭。扶桑析木之境，既全據而有之，而綿亘之遠，自碣石抵東嶺，幾與東南半緯度長，架短乃要害之地。無過閩浙而閩又遠，與浙異，浙之內地，耕桑足以自給，而閩則險隘磽确，地不足以食其民，勢不得不仰給於海。浙先時通商市，逐年漫起，閩則首遭所經，市舶所集，即於彼處，而不可得，故閩之手，海有不通之勢。而民神於海，則耕種官和子民，亦得仰海民之利。而防衛於官和民而防盜，故海警發事，內焉招而外焉，以首為各以寇為利，視我有備，則陳其方物，而得實惠，則查其武裝，而為寇。故

商舶之出海也，澳艇之被洋也，官不可不知其數也。其內而走浙五淮揚也，外而走占城暹羅呂宋諸國也，官不可不知其地也。自頃近洋利薄，則越販日本，以牟大利，往往聲言於此，潛出于彼，連橫巨艦，滿載而出，貿遷既畢，併船售之，以資鼓入，日積月累，既得我貨賄之利，又得我舟楫之利，不獨此也，自稅使希，關隘重復，即內地商賈，尋常刀布，往往開道于海，習之既久，視長風巨浪，若衣帶耳，而海島諸夷，若其則則則也。海禁之弛，至今日而已極，而倭海將士，義寧縣官金錢，無所事，則倭膠水之激，舟失風之零，寇乘其半，以備視聽，其突備之有無，當在掩獲。我條約，即修歲十獲無益也，且獲而賊之，網之仁，我條約，即修歲十獲無益也，且獲而賊之，虎藏彼報復之志，夫條約為條約，非不為倭，乃足條約，亦惟不為倭，而所條約，乃不止於倭，天下郡國有軍伍，而不中討者乎？有官守而不責成者乎？有地利而不守，有奸宄而不誅，有強暴而不戒者乎？有舍境內之民，不用而緩急於人者乎？凡條約者，亦若

是而已矣。且閩地重山疊嶂，險阨回複，探丸之盜，馬而此鄰，衛處多饑，盜南界南，轉多流賊，如住計餘茂七之自建昌流也。葉宗留之自虔州奔也。劉帝溫留生之自上杭竄也。得福成之自尤溪起也。唐師富之自履溪聚也。皆虔劉人民殘破，城郭轉展，剽劫或資四省夾攻之力，或賴中朝推轂之車，經歲月始就鯨鯢，故夫閩非無事之國也。俗其外，所以固其內，則尤在任事者所留意。

無名氏

卷之十

七

海寇議

海寇之患，殆未可以輕視也。夫東南居財賦之半，鎮江乃江淮之咽喉，留都之向服，儀真瓜州乃漕運之門戶，朝貢之通衢，各賊有屯，志內則犯海，而北走繁榮，由兩則越以而南，趨閩廣，江海相連，變且不測，寧可不熟為慮也。昔張仁惠棄受降城，而胡人不散，南越結江，立沿海諸衛，人海上百年無事，今宜于兩海要害之郡，增宿重兵，擅閱臨，器械萬一有警，則檄海上諸軍犄角而進，庶幾急可無虞乎。古者卿有長關，有正，靈有所，故什伍相防，而民用輯睦。今宜倣此法，伴平居則互相訊察，交相守望，奸宄無所容，而良善寧庶幾萌可逆折乎。語曰：鑄金百鍊，盜匪不傳，有所畏也。今沿海奸賊，詭詐諸利，潛通島夷，恣為謀府，無乃法極而易犯，與宜懸金購賞，募致青衿之奸，勒兵指港，巡緝入海之徒，將羽與既驚，而伐勢日張，語曰：馬窮則執，人窮則盜，有所迫也。今之為盜者，何至以不肖之身，自陷於不赦之罪，意必有大不得已者，尊之與宜開生息之途，匿樂生之彌，使民重犯，咸

而威長死。亡。今海洋不逞之徒。既不可勝誅。其  
自新之路。是蓋歐之為倭奴。敢死力矣。不若隨才顯  
舉。使之試其素。舉於職事。而耗其雄心。于利祿。疾用  
才。稱奸之道。為兩得乎。今之介而升者。類皆純樸膏  
粱之子。今之掛名保符者。不過市井游手之徒。以此  
而當一面。固有未見。故而此耳。是宜詳覈功能。嚴加  
肅。開。啟。報。效。之。實。錄。清。行。匪。之。虛。名。庶。免。俊。擢。致。之  
。為。有。賴。耳。此。大。策。者。若。潤。略。無。當。而。清。亮。之。術。端  
不外此也。若士無之。練。後。殿。良。民。為。盜。也。海。船。之。利。  
與。非。謀。卷之十 無世掌  
徒與狂賊為貨也。市舶之謁。則前宋之和議也。皆非  
愚所知也。

流寇錄

嘗攷周禮大司馬以九伐正邦國。士師掌八成。服什  
伍。比。追。胥。司。厲。辨。盜。物。司。審。詔。夜。禁。以。至。拜。庭。修。閭  
之。設。所以。悍。禦。不。成。而。遏。民。狂。謀。者。也。夫。先。王。非。特  
其。有。固。義。之。法。而。特。其。有。積。姦。之。法。非。特。其。民。之。必  
相。戒。不。行。吾。鄉。而。特。其。民。無。患。難。之。心。蓋。深。憂。天。下  
而。預。為。之。防。也。後。世。不。講。於。先。王。沙。微。之。意。而。獨。詳  
於。先。王。救。敗。之。法。故。趙。廣。漢。之。治。京。兆。以。鈞。鉅。王。溫  
舒。之。治。閭。中。以。投。鉏。張。敞。之。治。長。安。以。致。辱。卿。尹。荀  
。與。非。謀。卷之十 無世掌  
歸。之。治。扶。風。以。知。主。名。警。遠。之。治。渤海。以。解。龍。他。虞  
謂。之。治。朝。歌。以。殺。三。梓。張。制。之。治。廣。陵。以。擊。單。車。非  
不足。以。傳。威。名。於。一。時。而。快。雄。心。於。小。割。然。車。不。旋  
勢。坐。不。散。席。而。為。鉅。已。交。於。境。內。矣。何。也。恃。其。勝。之  
之。術。以。為。己。之。術。故。也。善。乎。秦。觀。之。言。曰。盜。賊。者。  
平。之。非。難。危。之。為。難。今。欲。危。盜。其。唯。郝。趙。情。定。後。制  
乎。夫。今。之。四。民。非。古。之。四。民。也。古。之。為。士。者。學。聚。而  
州。廢。燕。閒。則。服。仁。義。稱。先。生。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  
孝。今。士。作。無。用。之。文。以。謀。祿。利。勢。寵。而。炫。筆。矣。古。之

為二者無制劑之技磨砮之機相材審時處機而已  
 今工制盡五色金墾玉尊雕文彫漆銀口黃耳箕子  
 之機始在土上今在匹夫與古之商者察其四時而  
 監貨知價率車牛以遊四方今商賈難得之貨刻山  
 法辦以市異物矣古者常衣麻葛而不服華服  
 牢樸以致用車足以自載馬足以代步酒取合歡而  
 不湛樂取聖心而不浮行即肩輿止即錫杖養生遠  
 而不奔送死哀而不華今民間有膏粱雕樸飛標步  
 櫛被服僥麗觀好玄黃金爵錦綉文標畫幣物之  
 食虞夏之禁并死難家遺女論富者歎富者歎  
 及富者宜藏貧者窮息矣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夫是  
 數者則謂之盜夸何也彼其所以靡麗舒張者富是  
 以生民心而荒淫佚樂之機又未有不齊而為盜者  
 故欲令盜賊不興莫若得其本請取天下之民不係  
 南越者一切絕之以法非已嘗仕者不得華服美食  
 昨成卒不得帶劍非元亨不許舉樂非飲射積法  
 事鮮備于城市宮室器用與馬之物婦嬰喪葬之  
 子園曲不得丁給越賈子有言天下有

現政修此平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民樂而  
 民愈苦使民智而民愈愚使民勤而民愈惰此李氏  
 而民益富不民衣而民益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  
 惡而益不雅於惡則夫雖文刻錄之勤煩多而誠德  
 苦察之俗日變民素完整而貌巧服宜一日而作  
 今十日不能成可用一歲者今半歲而數不耕而食  
 度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不平  
 民之大貧以本平民大富其數不可不知也故每  
 曰世世無強者是也治世無強者均也化世無強者  
 均也然防磨之世比屋可封爵總百松登孫作士而  
 窮賊奸究之命存不忘聖人豈以平世忘戎備哉  
 天下之患不在於有形而在於無形於不足畏之中  
 而藏深可畏之端彼其推牛揚家鑄山煮海行貨勢  
 于鄉里而使一方為之下者皆畏人也惟免奔之世  
 何嘗無之而堯舜能使其帖然以終身故晉用問會  
 而盜奔無子大叙用子產之言而獲符之降不久楊  
 夫道何足憂哉君子憂其大者而已矣

樂學議

蓋臣本學產請為言學事夫學非久安長治之國也  
唐太思恩士司錯則半與黑接寇在藩雖然獨雖未  
中於學而策則唐也兼爽性標悍易寵堂無型照前  
為先赫而特照首為進主者學英難甚哉於然而突  
德學也乃今無敵不相離相殺往有動殺矣賴  
國初處置宜

願咸重久無萬無意而或心臣謝設有若侯人向  
春猛軍伺隙獨獨則將何以制之非韓策教王文成  
之沉謀遠慮能莫難而底定乎其道策固具在請能  
言之以為

廟堂預防之計  
夫幾之所伏  
在曆火未然之時而突為燎原不可撲救之漸愚者  
之所昧急者之所喻而故微知者所為萬目而昧  
心者也照學之事不卒額是夫學之慶太思恩半與  
照樓懷安前之變也兵微餉五年討之而未就修賊  
師老財匱安九震勝之恐已成則唐之禍論者參之  
抑此憂在外者也學實天下脈受累擊不勝受命士

恒飽饑馬恒飽易將思死國卒思死將則金力足以  
自固而餘力足以援然亦何憂之與有而無奈海饑  
之後民鮮蓋歲可空想督餉糧餉而餉不充額也乎  
成之士象人而立日不習班謀耳不聞金鼓屢機無  
而兵竟不可戰也彼錯列之上司各破地而專兵營  
國獲障密著設懸窟穴未易窮而窺者習輕錄長戰  
利錄據城未易櫻而禦相盤枝結黨州縣醜類未  
易勝而解足疾馳挺身敢死饋悍未易投而餉能  
各聚突實繁有徒獨其善惡好學不領禮義相聘相

移走無寧發居則幸安苗之戒以為之倦而賊則特  
安苗之機以為之義假息游兔計不反顧所為廢置  
之策將安出耶計莫若以夷制夷而不全恃中國之  
兵以備一旦之勝惟廣用開謀棄機觀變而制其死  
命而已若侯大狗之叛修仁葛蒲其羽翼也而先  
之以索其胆大藤尤案其腹心也而疾馳之以傷其  
虛解其腹之不審歲月而功成案如者扼其會也本  
猛之亂池仲容雄視控潮頭則伴係擊忌之盧阿以  
致其來廣冠連連於八寨則先敵天就降之王受以

子 37-40

傾其穴。王文成之不絕一絃而處方畧定者得其實也。今求蘭歸順猶見告矣。傾其性驚懼未可信以爲終不反側也。倘或他望端動。止以爲合用。而之外。終業已。凡夷利心相謀禍不相顧。勢固不能容連雞也。但止於。而。以其中之患。順者今偵彼動靜有助。逆者。而。則之。害者計而破之。則所謂剪其羽翼。獨其腹心者。此也。士司稱泗城。而州狼狂驍悍。而田州如期入。戊。輸誠。惟。證。素。爲。諸。夷。所。畏。及。茲。極。力。撫。化。或。物。鼓。舞。或。今。倚。交。以。誘。其。出。或。今。頭。發。以。揭。其。

對則所謂倖倖。先降王受者。此也。提之夷以傾夷。則向背。順逆之情。莫能遁矣。夷以攻夷。則山川險阻之形。悉周知矣。無事。隣封。借調之煩。閭閻供億之擾。而粵之不必患土夷。併不必患。然。商者。道。弗。外。是此。或。倒。夷。之。要。畧。也。然。有。要。之。要。焉。夷。膚。毛。也。內。地。腹。心。也。今。貧。民。之。半。菽。不。飽。并。日。而。食。者。何。以。拊。循。之。使。人。皆。樂。利。戎。卒。之。湖。格。爲。戈。我。同。先。職。者。何。以。訓。鍊。之。使。士。皆。精。銳。若。治。病。者。首。序。其。元。氣。而。調。和。其。腹。心。其。何。膚。毛。之。足。虞。而。又。宣。諭。

國家之恩信。限防  
 聖之威靈。行見波恬塵清。南北尉戾。久安民治。與天  
 地俱無極矣。

黔寇議上

夫貴南負不賓之逆而糧不討之日自古然矣滇南之說非此不達以漢武之雄名譽之南嶺之西盡衣冠叛教化而不能化洽於蒼蒼以唐玄之全盛室之將散二萬之眾假便正務深入而不免喪師而詔則以貴為之禍也貴固可輕視乎哉我太祖神武開天明德懷遠至為齊晉之故為馬輝以羅氏始除赤水為羅氏主執楊輝以還蜀然猶其地也至永樂初曰琛日昇兵交思州思南

香廬山之陡絕江水之深險故龍日蓋漲至大泉湖川播州百陽兵蓋以所募土兵竭力進剿乃聽撫令至嘉靖而曆尔山苗叛其山在湖背之開各土官相轄有戶籍稍輸賦土官務不能制而有司復以逮欠督之過亟急然叛矣湖貴諸守臣討之久無功至集諸路漢土兵不討之乃定執符往牒泰委今規或以郡邑困弱夫於學服而生心或以計智疎虞失於撫戢而掉臂或他兵給餉天下發然而後收蕩平之功或積日累時動以數年計而猶以匪眾之險穩之以逆無統馭之患夷憑恃其險阻以蕞尔一路之弱藩離制其死以故少可有乘則彼大豕豕彼且鳴張而諸衛之道受其梗一謀入劍則彼且鳥獸披且家突而剽粵之阻窺其隙頃者五開蕩平諸夷奪統第大羊異類不能保其不嘯聚則所為振情勢以圖治安者正在此時請詳言之大夷種突繁然離處無版籍姓氏可紀徒就其某夷某命平其族類誠究詰而非夷然無統者也如先年湖廣鎮守二司以叛聽撫俱各任土官為主莫免諸殺又如竿子坪之苗



天。

亦請其土官田與爵至案願立署以還舊治此已寧  
 也倘擇首長為將決牌服者馴其封豕長蛇之性而  
 收其牛溲馬渤之用令藉其人以登之版冊或別生  
 分額請而予之姓氏而交通為客之禁絕不少假脫  
 或地方有事責在酋長諸夷以有可歸而不故為  
 非酋長以有所責成而不放睢比其賞罰唯  
 子命庶幾真餉不煩而邊疆受以夷利失之利矣故  
 固信地責大酋以控諸夷使漢與貴原自唇齒而利  
 害共之乃西魯可以通海至今商賈紛紜坐視道蕪  
 不治何以資一報之器受漢南珠金貴石之據使咽  
 喉重地夷人得以藪澤其中後則殘貴急則窺每堂  
 貴之利乎猶未也萬一填有患則貴不能獨存貴有  
 阻則漢無路可達識者皆以為西南隱憂獨以地聯  
 三省創始惟難遂條謀條罷若權於利害之間則利  
 百而害一蓋一舉可以分數省之疲累杜諸夷之觀  
 望且貽漢黔以輜車之安故開粵以通滇使  
 王者家視六合子視諸藩而然其疲弱之季子也  
 國者豈其惜此金權不以益然第冀其力不前耳

愚以為薩父之於弱子固將憐而思以振之性點有  
 故輒借力於川湖雲三省觀者即以征兵餉士之力  
 為其建邦啟土之力久之與其自振而無所事借乎  
 况播近黔而遠蜀也蜀強而黔弱也昔播之叛以遠  
 而強者不及制近而弱者不能制釀患至此由斯而談  
 毋論毫不以屬川不損半以屬貴不大益且所關  
 封豕利害尤不小豈不權於遠近強弱利害之間則  
 牙然點土坐受僱務之病無以得夷苗之胆恐非  
 王泥一之規模也故以全播美弱貴使夜郎崇岡巨  
 齊即無督亢膏腴比於內地而萬山輪望雖與為主  
 以種刀耕什不及一使使地有遠利而恣其非心非  
 完其也即間有苗民輸餉者有司不善輯治督責太  
 苛動以逋欠責之見戶以逃亡責之土官即如往年  
 平頭長官掣印以進而二司巡民殆盡其明驗也脫  
 分隸於省長仍專官勸課而恣其情竅窮其餘力可  
 乎嘗考薏城狼牙百餘已附諸塞蕩平之後業以建  
 設宣威等營屯兵其上矣彼廢枕山帶溪頗稱形勝  
 而廣所膏沃賦入足當一州今且不敢別為議倘告

不可棄。則然之矣。必不可已。默之矣。不可已。則然之。  
餉必不可減。而後等子耳。使其東。那西。移之。不應乎。  
朝三暮四之。不濟。後。不若。饒。發。於。一朝。大。以。河。潤。  
使。士。馬。飽。勝。奮。其。精。強。念。無。他。傾。并。心。一。力。滅。此。朝。  
食。夷。其。地。而。柳。羅。之。可。省。南。方。歲。冰。之。額。可。罷。五。兵。  
調。任。之。苦。可。發。舒。天。朝。旁。之。威。靈。此。可。一。  
勞。永。逸。一。費。永。利。中。外。策。應。之。第。一。也。

行風錄

卷之十

點寇議下

陰事之病。不在無師武臣。而在無兵餉。又不獨在無  
兵餉。而在撫剿兩特。而費兵餉。夫安箇世受  
天朝戎索。一旦詭謀連年毒禍。此天討所必加者。且  
雖九一。不啻中國一大郡。而恃者前有六廣六統。  
鴨池黃沙。民家諸溪。若江則辟以絕其險。後有烏蒙  
都落諸司。以捕其衝。中溪箐洞。以營其穴耳。其勢力  
固易竭。獨其信心。吾臣。我之兵力。方奮擊。彼降心  
以誑我。而擄掠隨其後。彼之兵力。正莫支。乃早詳以  
請我。而更請諸苗。亂其中。則今日撫之一字。斷非久  
安之長算矣。第此時欲剿之。彼為潛窟之虎。又逸以  
待我也。欲撫之。彼成負隅之虎。將扶以要我也。然則  
俟其畏威自款。與而匪也。愚以撫可也。必剿而後撫。  
可行。剿可也。必撫而後剿。可待。何也。苗之性。最悍。疎  
至勢。力迫。則不可撫。苗之類。甚繁。必欲皆從。盡俘。  
則不可。剿。惟我今日戰守。勿分。為兩事。吾有兵。而得  
兵之寃。老弱。若去。耗盡者。去。不使士卒。冒偏裨。偏裨  
冒大將。而兵之用。精。吾有餉。而得餉之用。虛。隘者。清。

點寇議

卷一

廿四

經世堂



粵寇錄

教事患桂柳諸郡之群偷左右兩江之割馬而業策以治盜誦誠綢繆補戮之至計而順於威嚴之極思也生敢不據所知以對夫粵地處烟毒露之侵弄茂嘉深菁之蒙密又益之易急為密父者即如胡族記公崇小能耳而敢逆命吏之頑仆動師旋之騷動幸康威者以奇計促而殲之則粵之近事有足徵者乃所恃以防之者僅一僅哨之戍卒耳頑也聖雲布發甲星稀幾於空籍鉛刀莫刺蓬矢難射近于後

卷十

世聲

手間有一二荷戈而馳者衣不蔽體不望腹骨主於餉錢之賊潮氣索於貪弁之謀亦驅之格捕則五官無主而若元灰往一開金鼓而脫乘臨矢石而先潰安在弄兵者不能為擊於大邦也鈞輒若通衢李玖相向鮮鏡子夜法區公行維橋捕之令非不廢申而蛇寇之事終未革而致壯夫或戍于鋒刃老弱奔匿於山公生以為民惟邦本固邦寧本先埋机邦何而恃哉至其精獲入籍而禁使作時食之窠入革士紳豪右之買項優等耕直而後從前饋康之故

粵寇錄

卷十

世聲

類絕武弁僥勝之漁取使習卒伍而使表甲器械之犀利步伐擊刺之閱習策盜者類詳言之而終非本論也夫盜也人也顧身家而惡妻子其性同也喜安利而惡危蓄其情同也今不難自棄而之盜者改猛於虎雖剝肉而不憐室懸於壁卒向隅而莫問欲觀天而天不可呼欲照日而日不可近徒令色菜一時誰其汲黯之粟烟果萬井莫能齊侯之闕拔規死于餓死於法爭死耳與其指磨道上耗為原野之燐孰若偷息釜中暫作葉幕之燕同迫於不濟已也茲將解網以寬之將驕子益護生啼而泣不可玩將峻法以督之彼困獸猶能死關而盜不勝謀夫亦與之可生之路鼓其改弦之思乎聖將開以隸四民之業課農桑以濟衣食之源勤撫循以解困窮之忱敦教化以興仁讓之俗為釋尊無為孔虎為保障無為爾熊如是而佩犢佩牛盜賊不化為良民未之有也內既順治外名威嚴臣土首折蠻使之矣雖然此為凡盜為也乃盜抑有異焉有恃氣自豪瞋目語難慕邪解之烈使高舉連之解故而托之以收人心者有步

以擊情、可與設伏、固不致矣、故曰、其有作之、自戎者、氣足也。

卷十

經世

蘭寇議

蜀於古為梁州、以西南夷界其肘腋、自唐蒙持節於夜郎、相如傳、散不補、皆郡始稱、奉漢官約、來然、叛服不常、利不補、皆郡始稱、奉漢官約、來宋以還、尤僅稱臣、服耳、明與威德、多致、聲靈起、休備、德結之族、錯壤於楚、蜀、黔、粵、閩、者、慮剪而屬之、版圖乃設、土司而授之官、俾世守之、又郡衛其要地、編伍其民、人歸、歸介以壯、黨易、蜀、龍、以寧、服、奉、征、權、而聽、調、募、者、半、夷、不、置、辭、然、而、炯、數、紅、崖、之、陰、尤、自、憑、也、丹、表、酥、食、刻、木、吹、龜、之、俗、猶、自、習、也、德、禁、越、瘴、喜、人、怒、歡、之、性、猶、自、悲、肆、羅、剔、也、累、葉、以、來、不、侵、不、叛、之、臣、屬、一、旦、逆、顏、行、而、稱、戎、首、聖、天、子、則、然、獨、有、肝、慮、詔、四、省、會、討、之、安、師、中、有、長、子、之、貞、關、外、無、多、賊、之、律、一、時、諸、臣、群、然、向、風、故、得、破、重、圍、衆、諸、大、吏、索、朋、父、子、不、整、推、車、者、如、僚、耳、方、其、為、封、豕、長、蛇、薦、食、上、國、何、雲、稽、天、燎、原、而、我、尤、能、扼、其、脅、隔、制、其、快、陰、使、龍、頑、脅、息、望、風、投、策、今、既、為、遊、釜、之、魚、兵、懸、賞、格、焉、購、募、一、力、士、能、誅、之、何、歲、月、清、更、迄、無、聲、跡、是、詎

為通主。豈向者換忠助順之情。今願為歲奸納叛。  
 之數。柳人有言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今之軍民。  
 宣撫。長官招討諸司。會玉帛而長子孫者。特假天子  
 之威靈。以爭相雄長。時又或自相仇。惟我左右而輕  
 重焉。故其屈辱受事。奮臂宣勞者。名義也。法制也。非  
 有親類之親。德之淪浹也。其分背而相屬。安類  
 而相虛者。其末也。嫁妯也。且輔車之與依。唇齒之與  
 比者也。我勢方張。即有葛藟之志。尤如棄屏息。相率  
 為叛。使倘其可棄。援可結。向所臨蓄而情望者。誰  
 能見其。卷之十  
 愚思。應。應。之。思。我。今。蜀。之。事。勢。何。如。也。蘭。土。界。  
 居。黔。蜀。間。川。蒙。雄。嶺。嶺。與。夫。平。谷。居。石。門。陽。六。番。  
 之。屬。如。大。牙。之。錯。處。我。一。旦。犁。其。地。而。郡。邑。之。斬。  
 命。吏。岸。然。表。異。子。屏。郭。中。放。既。秋。盛。子。旅。鬼。之。師。而  
 漫。林。迫。於。制。冰。之。憂。有。不。糾。連。綿。結。思。掣。我。肘。而。臨  
 我。腹。者。非。情。也。故。土。司。之。要。領。不。得。則。簡。集。未。可。安  
 寧。也。廣。蘭。之。控。制。不。詳。則。全。蜀。未。可。高。枕。也。夫。諸。司  
 之。真。談。實。商。者。既。有。兵。端。然。夷。性。之。不。久。合。如。連。鳥  
 之。不。能。止。於。機。急。之。則。於。集。其。勢。援。之。則。各。顧。其。

從而折楊顛倒之。不難分就。我範圍而互聯其情。是  
 且今之功。戎行而奏膚功者。成績其在。小則諸路文  
 符。優獎不吝。大亦超遷。世功在。必酬。彼將陽蓋於  
 頭。陰解于厚。寔。必殫心盡瘁。以圖報稱。如是而後  
 區。夷落我。雖我理。莫之或梗耳。守孔。明。初。至。滇。池。  
 平。四。郡。成。其。地。即。用。其。地。之。人。也。其。野。即。食。其。野。之  
 粟。戰。馬。耕。牛。一。因。其。爾。自。出。無。客。兵。之。憂。與。新。乾。之  
 勢。故。而。南。之。功。千。古。無。僥。焉。今。未。獲。之。終。且。暮。不。忘  
 孤。首。而。水。西。之。信。者。必。換。我。罪。人。恢。其。巢。穴。我。勢  
 豈。能。撤。兵。如。資。外。募。之。然。而。需。疲。蜀。之。饒。何。異。委。操  
 在。於。裔。子。莫。徒。坎。於。巧。婦。子。終。未。折。而。入。於。夷。耳。今  
 誠。做。忠。武。通。事。力。行。之。毋。遽。絕。之。以。漢。法。而。調。其  
 微。情。毋。驅。臨。之。以。威。嚴。而。順。遠。其。甘。苦。毋。煩。易。其。班  
 行。卸。落。而。順。集。夫。臨。後。運。掉。之。勢。毋。虐。委。其。而。野。物  
 力。而。轉。因。其。充。寔。堅。固。之。資。則。何。蘭。之。土。非。吾。財。何  
 蘭。之。民。非。吾。用。何。幽。崖。家。等。之。不。為。吾。輸。而。割。多。毒  
 矢。之。不。為。吾。長。技。乎。且。蘭。雖。僻。在。偏。隅。子。蜀。襟。帶。外  
 黔。明。侯。於。楚。粵。亦。戶。牖。我。既。因。民。之。欲。任。土。之。宜。

六嶽雄鎮控四會之區而砥重成於萬山之谷而南  
鮮不逞之慮庶幾可弭耳

卷之十

豫寇議

平盜賊與懷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  
矢石如雨牛羊囊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  
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遠戰以折其氣盜賊則  
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  
法制相虞敗則獸逃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  
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  
群起也連戰以折其氣勿逼以傷其心今夫虎之為  
物蒲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  
擊則宜  
卷之十  
可也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旁置網罟捷以利戰  
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  
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殺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  
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怒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  
者以其急則穴而已故捕之術必環其穴而俟之薰  
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蠲可以割  
其命矣狄者虎也盜賊蛇鼠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  
難絕之為難平而不可絕矣在招降與窮法而已凡盜  
賊之起必有泉桀而難治者進討之官素無奇畧不

計之所出。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死也。則曰與其僥倖而下氣以甘饒。寧也。故曰。患莫大于招降。九盜賊之首。既伏其辜。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應却。預簡命而陳目使。富支堂而治之。民見被污者必不免也。將曰。與其嬰銅金木束乎。受斃。孰若逃。逃山海。脫身以求生。是驅民為亂也。故曰。獨莫慢于窮治。

卷之二

天之二

經世堂

屠寇議

我國案以神武造邦。威靈柱方外。山海遼遠。旅起旅珍。惟西北。點屠。點悍無制。而勢沒蔓延。殆無寧日。緣者以為自古。災伏。聖人以會數畜之。不說征伐。則我沿邊備禦。其勢甚不相當。與戰不使。惟乘隙作。保為計之。得平。夫以愚觀之。屠猶猛獸也。猛獸得人。非一重擊之。必索無厭。莫若先謀戰。而後用守。守之守合。者。寇日夜謀窺其空。而欲奪之。索然吾獨束手。閑然坐以自固。久之寇且踰垣而入。即欲與之。閉而無及矣。愚故以為先戰之便。夫所謂謀戰者。非不計利。純恃然而從之也。屠雖點點。有可畜也。則必有隙可乘也。吾將索其情而謀所以乘其隙耳。屠入吾地。延利無擇。婦女畜牧資財之掠。即累重半。願自不必誘之。而後可致也。且其往來分合。散亂而無紀。勝不相讓。敗不相救。上下不相救。前後不相應。多致為害。遠或為近。往。紛然自亂。而以我之利乘屠之亂。是不亦可取乎。屠性尤慘。驚嗜殺。而好逞鳴。銷原野。戾劉人。民暴骨僂仆。相望于境。係婦束子。為群。屠者。橫肩

經世堂



不接連。又不待連間而陰謀之也。吾之邊民與吾所養之士卒皆古燕趙秦晉之所產。必有慷慨驍健可戰而使者。而又施破格之賞。惠非常之爵。重購而顯錄之。則不傷勇夫思奮。即虜中役貳亦或有顧效其力者。我以其所食加其所越。是不亦可鼓乎。諒是而審察其情偽之端。以佐吾外籌。使吾常自居于不可居。虜常自居于安。而居虜於危。常自居于不可勝。而居勝於可勝。以古人之所已試者。吾欲而行之。莫不勝矣。秦虜千里而趨利。日夜不休。卒近旬日而後。出塞觀渴之所。同戰間之所。扼加以員重自累。人馬乏絀。其氣得無惰且歸乎。吾以輕兵乘隙躡而絕之。彼之將無死心。人無鬪志。此義真所以建威於王國也。且以近塞荒林翳木。限山斯湖之地。盤屈險。城隘阨之所。虜即用鄉。未必盡張。且素輕恣不復為戒。吾密伺其動。迷攖其所之。陰伏其處以爲之備。或瞰其休而襲之。使擾或適其中而突之。使絕。養力索巧。險爲恃。此吾人所以得志於金人也。然而伏我之師。彼堅之士。率未有能用是法者。則其故可得而

言矣。語有之。頃歲以來。每虜及秋。必屬士馬而南向。吾塞徵之士。俯首帖伏。莫敢抗拒。是以虜將則必靡。功則必破。慘哉陳淵。惟其兩存。俾而得聚。以偷安於目前。衆肯相慶。故有言戰者。幾難然。在平之戰。趙卒死者四十萬人。虜頗從合餘衆。保固而作其氣。猶可以北摧東腹。而却強秦。今以中國之出。不啻百倍于趙。而三軍之氣。定遠廢弛。不可復振耶。夫里巷。臨。爭開戰矣。卒然之間。或至於無人。而無悔。無他。氣。恨不平之氣。前所作于中而能也。即有戰。無悍之兵。還隊。氣。既奪。莫敢回首而反視。故作其氣。則快可使勇。不作其氣。則無勇。不快。鼓勇之方。在平作之而已。一人作之。百人隨之。一戰作之。百戰繼之。使人人畜其銳鋒。而忘其畏縮。保吾之氣。常盈而不可挫。然後足輕險阻。予易範。聰明足以察機。鼓之節。強猛之以犯死傷之地。其視鼓也。常以爲不足。息。而其自視又常有所自恃。而無恐。於是驅而用之。戰如風。戰如河。守如山。恃。惟吾之所指使。而固或不可。可以怒。可以。可與用。解。可與亂。可

能扛鼎謀能籠衆。楚李廣之不封。詭馬唐之難遇。而  
乘之以甘不肖者。有林名白蓮。登壇說法。如張角之  
召風。稱福童之彌勒。而殛之以惑愚俗者。有蒲智一  
卿。偽毛千金。同季倫之豪華。若張儉之亡命。而挺之  
以老死地者。有桂名文綱。志稱仇學。擢家令之智囊。  
快利生之質首。而藉之以送報復者。此其人尤奸人  
之雄。而足為盜之嚆矢者。有一於此。恐當事者不浮  
去視。則也。故因論其事而併及之。

卷之十

卷之十

地形論

夫欲開溝塹。則當明地形。孟軻氏曰。為高必因丘陵。  
為下必因川澤。此後世為高下者之定美也。宋真宗  
時。陳貫上書。謂國家既失幽燕之險。然自威虜城東。  
距海三百餘里。涇津繞嶺。由威虜西極狼山。地干廣  
利。馳突。此必爭之地。霸州志載。宋何承矩曰。自陶河  
至泥沽口。九百餘里。天設險阻。此皆幽燕地形。義之  
簡冊者。我明如丘文莊。華各有論。若而袖庸初徐給  
諫。貞明私議。尤為詳盡。其言曰。京東諸州縣。泉旋地  
一決。而通水。與四平一疏。而至自西歷東。如密雲  
縣之燕樂。在平谷縣之水峪。手及龍家莊。庄三河縣  
之唐會庄。順慶地。前城北則黃崖。營西則白馬泉。鎮  
國庄東則馬伸橋。夾林河而下。南則別山舖。及夾陰  
流河而下。至陰流。迤邐皆可疏鑿。遷化西南平安城。夾  
運河而下。及沁河舖。又鐵廠。浮味河以下。至蘆菜溝。  
上素河。下素河。皆可開浚。還安縣北徐侃營山下。湧  
出五泉。合流入杜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出。梁河。又  
香姑廟湧泉。或河與梁河相接。皆可分疏。疏通。盧龍

縣燕河營湯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湯湯四出至張家  
 莊豐潤縣西則大壩及制輪屯史家庄文王庄之地  
 東則榛子鎮西則魏英橋夾河五十里皆可開掘玉  
 田縣前在遠河水可築堤河庄開水可疏三里也及  
 大泉小泉水可築堤於湯河地方有水達沽園黑  
 蘆子乘起至開平衛向宋家營東西百餘里南北二  
 百餘里其地皆屬豐潤與具起關海之地相等尤宜  
 開墾惟關海之間如元城滹羅家溝窪郝家庄窪高  
 橋鋪窪車家橋窪皆連河黑壤廣為水澤則以受下  
 游黑澤等九河之水昔人所謂善治水者非棄地數  
 百里不可此之謂也又麻城周氏河自安順東至任  
 丘川壑溝溝常泉縱橫地類天字又東北至雄縣三  
 十里又東至霸州七十里又東抵海口營田圩岸集  
 水淤海地類天福又自順安至安肅約五十里菰蒲  
 蕰藻地類天羅正當棄之以受水者過此則為天津  
 矣自天津海口而南又為小沽河小聖廟洋杞溝徐  
 宋溝小居河大居河沙頭河奇兒河海口柘油河新  
 開口故港河塘頭巡司新河望河小清河宋河裡陽

河之流河堤口裡遊河魚兒鋪柳墅口北淮河口海  
 合口至此南接膠萊河又名新河之北界矣地屬山  
 東萊州轉而東則為登州海中則有沙門島崑崙陰  
 惡又東為不夜城故自天津至登萊皆今日所當預  
 備者

富強

無兵之名而有兵之用者上也有兵之用而無兵之費者次也有兵之費而無兵之用者下也成周時井田主田穡設無人不農即無人不兵所謂無兵之名有兵之用者也漢之兵京師有南北軍郡國有材官軍騎時調諸衆而國不費唐之府兵無事則力耕不惟足以自給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故曰兵雖有將而府寔空將雖有名而權寔去所謂有兵之用無兵之費者也宋之兵時聚于京師又屯戍郡縣不耕而食

張時英

卷之一

紅世堂

六國者發還止六國蓋一勝再勝將長勝之勢不可當一敗再敗思敗軍之氣不可復振是可為寒心乎為今之計勒止庸謀矣而以善吾約者何在試畧言之夫人皆病守之說矣恐宋之派兩款也若以守為戰何不可者人皆庸餉之乏矣夫以今全盛之時而用兵之初何至憂之且古不有國糧于敵者乎不有特三日糧示士卒必死者乎是不得不望之于將庸將懦特勿論即勇將亦無取蓋一身之死誰可贖其辱國之罪乎則非謀將勇戰焉又不得不望于

張時英

卷之一

紅世堂

夫天下事無大與小莫不有妙用微權函伏於端倪杳忽之間躍露於外至胥來之會宜緩而急者儻事激變為覆水之難收宜急而緩者喪時失勢如養痲之特濟雖智者其心靈變其機淵沉其力量又乏以傳托陰陽撐撐字宇宙即而說之鏡花水月隱現於有無成沒之間待以常之巨應驚鴻難擬其混漾飄忽之勢故機未至也則為導虎為伏勢以養其爪牙獨顯之用不為露也露則氣泄神散而無救亦敗成機得時又

本之一

既得也則為離絃枋為脫樊兔以妙其技經肯綮之審不少忌也忌則時移局換而徒貽夫悔恨先奔之去鴻溝幾何而充已曰如神奔已曰溥哲矣故曰儲且善弋宿沙善漁射虎中行善辨智故也然蒲且不龍弋於藪宿必不能漁於山射虎中行氏之流不能動無疑之主有機存乎其間彼不智而輕試國家之事無機而妄冀心手之相應立官徒具若石田之不可耕七靈勿靈辟壘艱之無所用天下才人易而智士難上下千百年可覆按也

卷之十一

七

主  
 今天下事亦大可慮矣  
 上孤危邊疆震盪玄黃之戰中於士心者幾隨天運  
 以俱長而水火之形加於朝紳者候見迅雷之疊震  
 題將練兵既解實效守經破格均屬虛文蓋  
 今天下之意在持有一體面而無骨力其廢常也有情  
 分而無精神乃更有一相尋之脉絡互傳授而不顧  
 利害之所然則有一獨便之腸胃陰消磨而非藥石  
 之可愈生陰伏照暗竊親位署間況一慙一悅一慙  
 慙其低頭後視之態筋弛肉緩之形似牢固潔淨而  
 濤駭身  
 其也  
 不可拔即歎之以伊口之事業韓范之勲名亦似從  
 你追趕甘隸於後來之秀者止訪不知其解也汲心  
 識微之士將操何道以養之昔有問天於長人長人  
 曰吾不知也曰爾去天近於我也問事當問近者  
 國朝典故如  
 祖訓聖政  
 語會典及憲章吾學大政諸書平時謀求似覺無用  
 忙時證據得力不淺故一在政典車徒乘承以東厥  
 功乞封邀

其口夫煥馬可師里巷婦如鏡有者師宿儒之識不  
可棄也故一在廣見開海魚有吐黑水上庇其身而  
遊者人目黑而憊之夫也也不知母子相生則不知  
東來青清之何以異虞模麻處之何以同而尚子  
然就於人曰我能辨字可乎故在杜於陸長江大  
澤扁舟不得巨腹之帆峻坂廉莊駕馬並馳龍黃之  
路何事不可盡哉業何人不可謀功名斯而魏所以  
相謂而房壯固之並濟矣故一在忘懷懷若子曰習  
濟時變  
秋員而行秋方員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遠淵泉而不  
竭也方者直立而不挽素白而不污窮不易遠不  
肆志也爵祿名譽之念輕則氣清朋而聖慈之念出  
故一在化像惡而進此則又本之誠矣嘗觀智者所  
欲有為惡者每起而爭之乘機者所思圖事機業敗  
成者奪起而阻抗之掣肘之善吏者振美精華布子  
從容勝固欣然敗亦可喜當觀之人雖時遇其忠告  
恐未及盡善也從入宮之妬嫉金之口斷送多  
以英雄敗壞多少成業自非有一片真實為國之心

是朕不計身家不恤易能于尋常耳目外運款揭補  
流之手又蜀能於呼吸倉處開禍福除憊之路又  
蜀能於同床共寢中神其寐入亦出之推而運其不  
見不開之妙故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又曰稽誠  
格金石可貫誠使大臣各以其聞說布公集思廣益  
者然以通  
上之精神而百司庶府悉各明其職業相習於清恬  
衣點帶負勿望前途而躍冶水客石出毋拉後功以  
交鋒大破藩籬一秉忠直而  
天子辨人才省議論及時圖之率作肯綮以倡之教  
然獨斷以行之其人果才氣可使也則為之界以事  
權寬以文法毋疑投符而反懷臂之心其人果沈倫  
可托也則為之寄以心膺委以軍國毋令羞同早而  
抱積薪之嘆其人果操術可藉也則為之解其為結  
銷其異同毋令極越俎而甘首鼠之議如此則天下  
之智士出已

任將

天下事，與其潰而思防，無而求能，賢者純樸而不足，何如從容定計，神閑而柄由己，倍收其利而簡用其力。大抵其畧而愈忘其功乎。故無事懷有事之心，則先事為後事之備。後事得先事之備，即有事還無事之憂。若居恒恤之，曰：何事足煩吾料理，何人足當吾委任，一切玩易而嚴薄之，嗚呼！天下大害，從此生，大難從此伏矣。始有人不用，既欲用無人，即有之束手寄無人，古名將居國重，所向敵忘，今有兵人乎。任將

卷十一

我國家校未嘗不廣，待未嘗不厚，而報效者寥。何也？或者用不得其人，無當於用耶？用不盡其人，人不完其用耶？請言其概。四海豪傑，具有雄心猛氣，投武科龍之令，盡為我用也。乃入校中而半級未敷，以徒步綠者，猶曰：鄉薦廣不勝用耳。至羣省立士，登之大司馬，拔其尤，次第授以官制也。奈何前茅收而後，藉藉世藏，越而寒酸淹，致使穿楊之技，以性至奇，請纓之志，以錯刺秦，上不得比於汗馬之冒，下不得同于沐猴之冠。又安用此三年一舉為耶？如某杜名

任將

色之器用，削如削之職銜，盡以處失需次者，何患不疎通哉。武試騎射，兼論策，舊矣。試者曰：案何以無益。文墨困武人乎，然則僅以孤矢微技，馳騁粗材，遂可當制閭之寄乎哉。鷹揚豹韜之略，必不以禮樂詩書揀，拙禮樂詩書之用，要三軍於實勇，舜智之夫，幾何不以國饒倖哉。宜於武科三試，兩枚者，更會官考選，別為三科。臂力絕人與精技藝，是傳攻擊者，為武科。習地勢，曉機兵機，長占候，望氣及能道古今，是備參謀者，為文科。此皆偏裨以下任耳。惟夫一劍之帶，學萬人敵，閭闔在心，經權在手，介如石，重如山，轉如環，應如響，勇而不以勇名，行而不以智見，則居上將科。君子聽鼓聲則思將帥之臣，若不逆武科中懷，選而倉卒推轂，或循資陞秩，學之文，度以報流，任平輩可乎。當二祖戡定天下，諸有大勳勞者，雖無世授微倖，固亦謂由在桑鼎，子若孫宜食報無窮。獨不曰：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乎。彼克承弓冶者，慮不之為忠貞，以服勞王家，乃有席寵怙侈，志溺騰御之器，神靡歌舞之場，而戲投壘，或有長技，而半石弓不能

卷十一

經世堂

滿尚餘馳驅塞上。決勝千里耶。夫勛臣功在社稷。非  
若他可削奪者比。然無以載而使之不可。是必聽極  
部品賢否。而臺者歲舉。總部覆。上請行勳。懲不  
才者。僕僕以旅。勿勿用。賢者即任以事。資俸不必序  
也。勢助既彰。有警則令。免兵出塞。如此而思過非常。  
報初當亦非常矣。兩京暨各省要害。舊實衛西。紫守  
數八百餘衛。官未易數計。廣廣。亦未易數計。諸  
開國靖難汗馬功。無復謀已。如景泰正統。從宦監  
軍。實錄者。何可勝計。汰矣。猶有未盡者。獲功一而小  
任將

卷十一

經世堂

敵與大舉。殊論。陸論。何無別也。陣亡一而敗北。與  
當先。懸。懸。懸。何不分也。他如乞靈。焚。藉。手。孤  
旅。則首。勝。非。真。於陣傷之殘。手。掠。奔。後。之。施。倪。首。勝。  
真。而。斬。敵。非。真。將。帥。擄。部。卒。功。首。勝。真。而。斬。敵。之。人。  
非。真。獲。功。於。一。日。一。度。而。報。功。則。異。斬。敵。之。人。真。而  
獲。功。之。時。地。又。非。真。獲。功。者。亦。如。所。報。而。上。之。不。致  
恐。難。乎。真。者。敘。則。美。售。其。厲。矣。每。首。功。一。級。賞。不。過  
五十金。捐五十金。帶一級。冒。盜。之。獎。諸。衛。皆。然。而。京  
衛。違。衛。為。甚。錦。衣。尤。甚。最。可。恨。者。藉。不。獲。卒。憑。城。皆

壯。須。通。統。之。旗。按。警。侍。衛。緝。捕。之。技。陛。之。再。雅。傑  
然。與。絳。紳。抗。禮。此。類。不。可。言。矣。他。弁。多。病。假。部。錦。衣  
獨。病。恣。肆。於。所。轄。養。恩。養。賄。則。冒。濫。陪。之。矣。養。百。無  
用。之。官。不。如。養。一。有。用。之。卒。君子。小。人。澤。上。五。世。諸  
世。職。必。報。既。久。不。當。稍。減。之。乎。然。此。猶。憑。先。人。功  
者。若。成。既。何。功。哉。思。以。親。及。亦。以。世。說。有。初。宗。定  
制。在。武。職。全。部。皆。都。指。揮。極。矣。例。許。世。不。許。襲。紫。綬  
且。惜。後。傳。猶。論。況。官。手。乞。而。不。應。乞。為。罔。上。予。所。不  
應。予。為。督。倖。無。功。濫。予。何。以。待。有。功。而。今。人。勸。哉。軍  
任將

卷十一

經世堂

敗。五。年。一。舉。以。彌。世。唐。純。也。屢。請。招。行。以。悠。期。非。制  
矣。既。最。其。應。號。者。列。名。以。開。發。不。報。極。臣。無。催。廷。臣  
合。辭。以。催。俱。不。報。若。而。人。者。公。論。皆。曰。不。肖。豈。入  
主。獨。曰。賢。耶。倘。以。私。庇。揀。公。非。謂。成。憲。何。謂。大。典  
何。文。吏。掛。計。典。不。少。假。借。獨。完。此。筆。以。何。名。本。兵。彈  
壓。不。行。悍。弁。驕。視。無。忌。其。不。聽。張。跋。扈。為。腹。心。憂。幸  
矣。安。望。有。熊。羆。武。勇。必。死。力。爾。鯁。急。哉。不。辜。惟。是。治  
邊。鄙。也。諸。長。吏。守。壘。藉。馬。亦。必。違。其。可。者。果。結。民  
心。休。養。物。力。聯。什。伍。為。訓練。城。堡。修。葺。城。寨。號。令。嚴



奸惡哉。四境安堵無他虞。不居然一金湯哉。建酋之  
 衆不足當。中國一大縣以全盛之勢。何至受侮。迺  
 爾。毋亦逞強諸臣受其愚籠而忘其始辱。固其彼情  
 而宣其甘言。彼之情形全秘。我之虛實盡輸。我信彼  
 以腹心。彼美我於腹掌。無有一備。卒然旁復。有驅人  
 於死耳。彼計無復之者。我斃於教鋒。與自斃也。事不  
 同。而同為憤敗。斃于敵者猶得死所。自斃者猶不敢  
 觀生路。若負罪倖免。彼雖覩然無生氣。其若法紀何。  
 夫無兵猶可調募。無餉猶可搜括。無人則有兵同無  
 任將。  
 兵有能同無餉。無法紀則效尤于冒功脫罪。而有人  
 同無人。究失事之因。即可得善後之策。毋以誤成誤  
 而不悔也。

卷十一

上

經世堂

以下原缺

當宁府解。詭屬行邊之都護。實鄧上馬者。名奴於燕  
 而職方萬日。難覓師員之大人。是醫治虛聾之士。而  
 求濟於實用也。難矣。夫將陰氣也。殺機也。天地一機  
 成劉。察保之材。每乘陰陽。實。日。月。盈。虛。之。會。通。露  
 以。出。是。在。今。日。矣。

譚昨文

卷二十一

上

經世堂

五圍營

往等俱以庸劣，叨膺重寄，聚兵衆方，既歷歷，各營見操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圍操，以傷也。戰，每二萬人為一營，每隊五十名，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領隊官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每三五千人又立把總都指揮官一員，其管隊把總大小提兵官，各量其才器高下，謀勇如何，而選用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下教場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隊，或三隊五隊，點閱，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官領本隊軍士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名，或二五人，令管隊把總官識認，是何姓名，衛而却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寫姓名，衛而年貌查對，若有所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情責罰，乃比較弓箭牌刀長鎗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為獎勵，生疎者，一依懲治，使常軍者知士卒之強弱，為兵者知將領之強令，休就相維，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雖于調遣，大意前項圍操軍士十萬，合則為一營，分則為五營，為一戰寇侵犯，賊多則各營俱動，賊少則分調一二營，或調

詳昨文

卷之十一

經世堂

一萬或三五千，随机應敵，其平日選定大小營頭目已定，則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少用則少調，上調該營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既久，同整之人，易以期會，營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向日混同操練，不辨強弱，不知歸合，將各營之人，逐漸磨合者不同，庶幾可以成功，取勝，又賊之所恃者，弓馬衝突而已，賊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免受其裝避，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連獲持滿以待，賊若來緊，堅陣不動，先以弓箭對敵，神紀未發，先以火藥爆竹詐之，賊必謂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我軍以銃火砲，飛鎗火箭，弓矢齊發，各賊勢不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待賊勢動，分調精銳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砍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賊陣，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且并以身率先衝冒矢石，獎勵士卒，悍無退縮，如有退縮者，以軍法治之，如外則人馬強，脈武藝精熟，除圍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圍營軍威，每日演習弓馬

詳昨文

卷之十一

十六

經世堂

武藝之外。仍令馬步官軍兼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以為戰開之勢。使之耳目慣熟。步驟輕捷。能知進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措。至于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師城垣堅固。又有戰車廣利器具。賊雖勢衆。可以固守無虞矣。

京營戎政

從古王者受命。宰割土宇。臨制萬國。必宿重兵京師。以壯根本。示居重馭輕之勢。蓋嘗戚以為昭德之計。大權也。無事而為有事之防。大慮也。如漢南土軍。宋廟兵。悉皆在此。我高皇以衛兵分諸五府。而五軍營之名始立。暨文皇帝聚兵北伐。日討軍旅而訓之。更設三千營。司寶車駕神機營。司神鎗火器。并旧五軍營為三。又調三輔近衛歲更入操。當是時。軍木雖戰爭。所提督皆名家宿將。以故卒服習而士有餘勁。至正統景泰間。營務不修。于是分十營以訓練之。名曰團營。已又分為十二營。然不外團營意也。及嘉靖李年。北虜彌入。肅皇帝赫然為振旅之策。凡東西官廳兵盡歸五軍。以復高皇之舊。因神机為神機。改三千為神樞。以增文皇之規。而三營盡復矣。然營改十團營之法。合十萬之精兵。分五營之團操。以一營隊率五十人。以一營領率二隊。千人則統以把總。三五千則帥以都把總。常以二萬為一營。合營可以並戰。分營可以速戰。平時較整。司其管隊而

謀隊之兵至。時其把總而謀督領至。謀隊之兵精而謀將受其責。謀隊之兵弱而謀將蒙其罰。人精其技。將督其卒。則臂指相習之勢也。有聽聽調款多則五營俱動。款少則量動。第調某都把總而謀把總自隨。第調某領隊而謀士卒自隨。某宜于戰。某宜于防守。才技相當。兵將相衛。則首尾相應之機也。此國營所以為變之善也。又嘗效三大營之法。有正兵有偏兵。且二十二萬有奇。總之為一總督一協理。以盡其大分之為二巡視。回副將。三十二營四百餘員千總。以盡其詳。論其區畫之明。則一營中有戰兵。有車兵。有城守有備兵。循名可以責實。按籍可以勾稽。分數明而當事無可詭匿也。論其提挈之形。總督協理。總其權以出令于上。副將參遊。分其權以聽令于下。士卒不習以責部曲。部曲不任以問主帥。督責易而失事無可推諉也。此三大營所以為復之善也。延至于今。耗敝日甚。班軍身不習甲冑。即脫役入伍。與無軍同。操軍目不經行陳。即春秋訓練。與不練同。昔人謂追孫如群兒。蔡陽今占役者多。求其蔡陽者無幾。昔

人謂世胄為統穆子。今恭遊多以倖進。求其不為統穆者亦鮮矣。天下事無事耳。如為社稷計。為世之策。不知當何振飭也。

京營禁旅

嘗攷周規千里以為畿。即侯服吾圻固更耳。故軍雖有六軍三軍二軍之異其制。而提之國都之環衛也。有冢宰夏官司寇之分其統而提之宮禁之防閑也。下此而漢之南北軍。唐之南北衙。宋之皇城殿前。看上京師。長屯畿甸。彷彿周官遺意。奈何一壞于元符。一壞于開元。而東劍凌北。創夏奄。弱宇氣力不支。而皇城殿前之師不留行矣。則亦後之不善變而非初制之甚失也。國家廢大賁于百戰。恢神器于

時策

卷之十一

十一

經世堂

計不必議軍而議人。不必議法而議權。指義之軍別諸道。長平之旅。陰山。此得人之說也。愛姬新而隊伍蕭。寵臣戮而三軍。處此付權之說也。今誠擇愛傑之有擔當者而任之。不使貪壬得以廁其選。營其間之可因卑者而聽之。不使諛論得以制其臆。以汰其增而汰之。稍從寬。以核為練。而練之必以實。毋過張皇。毋過玩愒。毋過紛更。亦毋過因循。即不能上追周人。兵制萬一而堂。盛世。豈共遠出唐宋下也。

時策

卷之十一

十一

經世堂

尚都守禦

國初肇基金陵固儼然重地也。營衛甚設防汎加嚴。其後北轅既改。南兵不復控制。但漸落。雖以海汎潢池之墊。時謀增添。而承平既久。法紀易玩。汰老弱為選鋒。非不獲十得五。而資緣隙占之墊愈滋。挑選鋒為標營。非不一可當十。而因循遁逃之故轉甚。蓋廩稍差厚。則衆爭奔走。供役填屬。則交稱爲厲。而上之人。又第順指使之。不復求以嚴憲。恤其急私。警至豫增者。事更任耗。遂于今經制雜存。亂形已具。沿

濟時策

卷之十一

下

經世堂

用而始積。則用恐無及。其先後又有分矣。論者曰。東南形勝與區。邊戡即多故。未易及也。夫運宗營謀。妖黨煽亂。都城之內。淮海之間。亦岌岌乎迫已。即幸豈可常繼。而防胡可不預。論者又曰。東南固輦轂地。民有白首未見兵革者。雜陳師鞠旅。猶之呼市人耳。所謂積無用以待用也。嗟夫。安有去無用而得有用者乎。故人第知朝餐而暮食。操提而肘見。不足于精之為道。而不知射無的之矢。曜無改之戈。前無得失。而後無誅賞。不足于法之為置。威也。則精神宜

濟時策

卷之十一

下

經世堂

一矣。死徒占優。固未易蔽。而其藉在也。按索勾捕。荷  
 戈其蔭。乎。何謂寔旅以飽。祖制軍月米一石。  
 後復增以塩菜值。而今嘆一飽之無時矣。劉求漢制。  
 梁指沸鼎。將食其寔。而軍有其名也。嚴禁優餉。彼糾  
 糾者。庶有起色乎。何謂除戎以器。固初陞甲利兵。  
 取之武庫。或給值于軍。督令自制。人與器務相習也。  
 今則朽化空卷。文相諉棄。予卒之謂何。惟按器除戎。  
 有軍必能盡一器之用。庶有一器。即可濟一器之用。  
 乎。何謂鼓士以法。國初大將統偏裨。偏裨統卒伍。  
 濟時策 卷之十一 經世堂

簡練休番。不肅也。今則抱鼓不親。鞭責罔聞。嚴在  
 法耳。惟執法純士。使坐作進退。居平無不畏將之矣。  
 廣臨陣披堅。臨敵有寡旗死綏之士。而要之獨漫  
 也。喫緊則在選將。夫將者三軍之司命。將智則士突  
 將勇則士敢。將忠則士奮。未有將非其將。而軍能其  
 軍者也。乃今之建高牙。列大纛者。既非選舉。鮮藝  
 望。上者以情面。而卑者直以阿堵進耳。安得如熊如  
 貔。光被推轂。以斯耳目而破積習哉。喫緊又在樞密。  
 不墮左右之雲霧。不索債帥之苞苴。一味登明選公。

勿云使貪使詐。則用悅禮敦詩。輕裘緩帶之流。以護  
 其恭素。皆衛振拊無資。則用乘風破浪。快發沒醪之  
 雄。以定其紛拏。而弟無邪豪侈驕張。逆舉士大夫之  
 徒。以為嚆矢。則將得人而三軍望之。胡然而天胡然而  
 帝。而神氣自王。由是以出奇制勝。團圍消萌。而國  
 有強形。制無終竊也。晉吳馬類矣。

兵食

國家尺籍蟬此所不足者豈兵也哉。符節一下而材  
官錄聚之士群集而思奮彼端。馬憂無兵者。歟見  
也。國家物力充切。而不足者豈餉也哉。我羽檄一飛而  
虞斷少府之積。粹至而立辭。彼生。馬虞無餉者。未  
計也。且兵莫必運數十萬之衆也。不曰有以寡擊衆  
者乎。謝玄淝水之戰。待堅百萬而玄八萬。宇文泰沙  
苑之戰。高歡四十萬而泰三萬。或以多敗。或以少勝。  
兵豈論多寡也。餉莫必責盈於度支之費也。不曰有  
濟時策 卷之十一 孫世雲

饒之流。諸懷懷縮。姑無論。間有以猛犂解者。用以  
陳。輟借仲。則虎而翼。用以緝。婦要津。則狼而媚。用以  
雅。陷鋒。不則鼠而伏。用以粉飾功伐。則雞而冠。此輩  
安足恃。緩急乎。故所稱慎簡大帥者。莫要于合。終界  
提督之柄。而責成之。則節制之任。宜專也。寬其文。個  
假其使。宜毋操。秘畫於中。樞而後成。議于外。開。毋交  
兵。戈於衆野。而守方畧。於鈴惟。則軍府之體。宜重也。  
重臣建牙。諸大將以下。皆屏氣奉約。東無。凡軍中  
奏報。一。與成算於督。且。毋令吹。殆。索。藏之。夫。輕。掛  
濟時策 卷之十一 孫世雲

因糧於敵者乎。曹操官渡之戰。操棄。棄。而袁紹  
則端重。鉅萬也。質若救。湘州之戰。救糧。援已絕。而侯  
瑒則。饒。運。方。富也。或以食少。賂。或以食多。賂。餉豈論  
多寡也。跡方制。救之。奇求。今。堅。腐之策。不患。兵。而  
患。無。鼓。憤。士。卒。之。人。不。患。無。餉。而。患。無。調。度。兵。食。之  
人。通者。深。遠。失。守。數。百。萬。之。精。銳。沒。於。大。羊。之。群。豈  
兵。豈。論。數。百。萬。之。衆。易。矣。於。操。胡。之。手。豈。餉。歟。子。夫  
亦。經。畧。提。督。之。臣。非。其。任。也。為。今。借。者。莫。若。慎。簡。大  
帥。而。責。成。之。所。謂。大。帥。非。武。弁。統。緒。之。流。也。武。弁。統

之臣。真能裂臂指髮。尺組可以繫南越。寸劍可以斬  
樓蘭。勿令守戰守為宜。談。擲。獲。場。若。孤。注。則。幕。下。之  
偏。裨。宜。勵。也。嚴。諭。隊。伍。肅。振。軍。心。守。者。九。泥。可。以。塞  
壘。山。大。壘。可。以。雲。膚。使。戰。者。軒。騰。盡。驅。於。榻。外。烽。煙  
新。降。於。漢。陽。毋。使。觀。望。毋。失。事。機。則。首。功。之。奏。宜。實  
也。遠。臣。怯。於。對。壘。勇。于。敵。功。世。蔭。可。繼。或。後。十。為。百  
計。符。可。真。或。幾。十。為。千。甚。之。假。堂。初。覽。之。魂。藉。手。張  
行。之。旅。冤。鬼。方。號。於。夜。月。捷。書。已。徹。於。天。關。開。者。寒



心見之戰。莫是。其曉示大帥。痛與更新。而朝廷又信之以賞罰。嚴之以功罪。清之以是非。精之以點險。將見人。效命。破浪之才。畢收。拊解之思。可憊。由此戰可也。守可也。兵多可也。兵少亦可也。餉足可也。餉不足亦可也。堂。天銅金。無缺。河求不得。而恨一說。虜哉。

論時策

卷之十一

示

恒世堂

食餉

當人之為官室也。必先鳩工。幾何。庀材。幾何。役庸。幾何。以某人之。極美。以某人之。主藏。而極美。主藏者。必以實心。為之。計。食。指。謀。功。能。賦。庸。直。使。其。用。不。拙。而。工。有。成。今。以。天。下。之。大。九。野。九。山。之。富。號。兵。州。營。伍。空。呼。餉。則。困。幣。獨。集。舍。于。通。而。聚。議。于。狼。丘。湖。造。舟。渴。掘。井。亦。天。下。之。窮。愚。矣。此。無。異。故。云。天。下。盡。胃。也。士。胃。逐。逐。其。糲。腹。枯。腸。曾。不。寔。古。今。一。字。大。夫。胃。貂。鮮。其。昏。迷。顛。倒。曾。不。若。鄉。曲。自。好。之。士。擢。升。而。胃。將。膏。婦。人。也。荷。戈。與。受。而。胃。其。寔。悔。旋。游。馬。也。凡。若。此。者。實。無。而。胃。有。車。轉。而。輓。也。軸。隨。翼。而。滑。也。苞。莖。繫。而。走。於。途。也。民。運。京。運。本。邑。折。色。輸。於。邊。而。約。放。幣。也。無。何。而。錢。化。為。蝶。飛。去。矣。白。金。有。藏。紐。之。矣。黃金。變。為。赤。蛇。入。穴。矣。凡。若。此。者。實。有。而。胃。無。嗚。呼。廉。餉。則。有。兵。投。甲。則。無。兵。餉。率。則。無。餉。則。民。則。有。餉。群。天。下。寄。其。口。牙。胸。腹。於。短。後。之。藉。以。食。民。之。膏。而。曹。莫。之。省。憂。即。主。兵。者。終。日。而。議。清。勾。議。存。募。議。訓。練。而。無。兵。也。曷。以。無。兵。議。兵。者。有。胃。兵。者。也。不。然。亦。

論時策

卷之十一

示

恒世堂

胃議也。玉馬金丹。不可以濟。而南箕北斗。不可  
以揚。酌也。議者終日而議。與也。議開。鑄中。盛中。  
衆而無餉也。胃以無議。餉者有胃。餉者也不然。六。  
胃議者也。鬼無燕。空有衣。食之名。而於青。說梁。終。  
無飽人之功也。生故曰。蓋胃也。何以除胃。曰。穀。何以。  
穀曰。求極。其主藏。實心任事之人。意此根本之計也。  
左之數。可立。清也。

清時美

卷二十一

十一

世是也

兵法

方今寓內。操衣之士。拊掌頓頭。時不談兵法。裁顧法。  
有述有神。是不可不精。鑒而妙運之也。夫形殊彼已。  
勢辦主客。用刑攻守。技分奇正。此非法之迹乎。彼已。  
互更。主客坐易。攻守異劑。奇正相生。此非法之神乎。  
迹則有象。可循。神則無方。可執。是故善用兵者。察其。  
時。宜。應。以。方。累。机。伏。利。微。則。勝。而。弗。露。形。見。微。隱。則。  
敗。而。弗。留。不。廢。法。亦。不。滯。法。能。用。法。尤。能。變。法。化。而。  
裁。之。神。而。明。之。誰。異。純。樸。出。分。鍾。並。馳。皆。能。助。祈。  
外。中。之。天。之。一。一。  
常。無。名。於。帝。在。虛。庸。依。派。錯。所。能。測。識。其。萬。一。者。耶。  
孰。是。而。善。兵。器。詳。先。指。而。應。哉。我。可。得。其。仿。佛。矣。柳。  
蒲。有。未。盡。者。焉。天。兵。亦。至。難。言。矣。兩。軍。相。持。見。鐵。為。  
伍。變。態。橫。生。應。務。波。委。九。天。九。國。偕。動。萬。一。呼。一。  
吸。成。敗。頓。殊。此。而。無。法。兒。戲。已。耳。胡。以。明。紀。律。而。肅。  
士。心。此。而。泥。法。株。守。已。耳。胡。以。應。急。平。而。行。危。通。故。  
款。有。速。而。可。破。者。倘。少。緩。其。期。則。重。喪。喪。功。矣。款。有。  
遲。而。乃。下。者。倘。輕。櫻。其。鋒。則。蹙。進。與。戶。矣。款。有。先。避。  
銳。而。後。擊。虛。者。倘。稍。失。其。机。則。覆。軍。擒。將。矣。由。斯。以。

謀焉可無法。又焉可泥法也。是故說權樂而敦詩書。右仁義而在節制。答趙象荀卿所稱。所謂將有定法。非耶行兵。顧方畧何如。不至學古兵法。答霍諝。將所稱。所謂法不可泥。非耶之三子者。古今所稱。諱兵標。準而其議論。若彼。則用兵大較。畧可睹已。試以往事。鏡焉。樂教之代。燕報齊也。四國連衡。兵歸入郭。齊王遁而走莒。珠玉財寶。盡收入于莒。壯雪先主之功。高五伯。誠終助矣。通彈丸而城。而三載不下者。豈不聞師老財盡。教棄其後。法所禁耶。彼蓋曰。兵戰為下。心戰為上。欲持久。以服齊人之心。耳。執意田平。肆其騎。代得。大牛既解。燕壘頓空。此燕惠不能專任。致然。豈曰決勝之鮮然耶。趙奢之為趙揀練也。遠近陰懷。孤軍深入。且秦人操悍善戰。其鋒不可當。堅壁不前。拒諫弗納。似無策矣。及先據杜山。而秦師遂破者。豈不聞百里趙利。必蹙上將。法所忌耶。彼蓋曰。開穴中將能者勝。且虛懷以納許。愿之諫耳。至于白起用謀。趙成易師。長平釀禍。趙杜成讎。此趙括不善讀父書。使然。夫豈而服貽謀之弗減耶。句如紀塞。李牧下令。

孫子集

卷之十一

經世堂

收保正。法所云。蓄銳并力。以待其斃也。卒之新獲。無其妻士于虜。是未諳先。拙後伸。欲取必于。過餌。設之上策也。飯令句。叔開入。遂與之角。毋論勝負未卜。即律而獲焉。遠邇自此無寧日矣。小捷不著大創。不誠然與。秦兵圍趙。唐頗固守勿戰。正法所云。堅壁清野。以避其銳也。奈何主帥輕易。而趙卒驕。肯就枕。其事不有彼婦乎。而諫者稱短其不敢于楚。是未知臣主未國將。卒未習。非建業之良謀也。使楚王明而繫于許。能重其機。毋論壇上可柅。即徑下小試。亦不至滅城無聞矣。此賢而彼不肖。豈無故與。以是知伸縮自已。遇合在人。操縱由我。成敗聽天。彼四君子者。能未必其能神于用法。而要亦不詭于法者也。過其孰勝孰負。若此其迥庭者。其授繫亦自可鑒矣。若以同事而彼此異形。一人而始終殊效。遂謂其弗能遵法所召。是豈通方之論耶。結是而漢若耿東光之燧。廢耀武請郡修文。誠中與碩輔也。彼其堅守不動。以當赤眉之夜攻。而終彼剪除之績者。非兵家靜能制動之

卷之十一

下

經世堂

法乎。自是而唐若郭代國之極境彰成也。而足食信。其邊備吏也。彼其偃臥不起。以街彼第之襲擊。而迄成歸款之化者。非兵家誠能破疑之法乎。又備茲而宋若曹武衛之功茂不伐。岳武瑤之初如老將。世濟或吳代享令名。豈惟卓冠本朝。抑也超軼前代者也。通達兼而下。而黃香告天。秋毫無犯。是法所載王者之師。保民為急。樹得之矣。而位既提。而後行誘教。俾敵萬計。是法所載破膚之術。出其不意。瑞有之矣。夫尚春秋以迄于宋。若數君子考。孰不彪然當年。附矣。

卷之十一

世

發機固形與之化。隨時與之移。所向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故之所易吾誘而實之。故之所畏吾弱而隨之。故之所疑吾顯而致之。故之所趨吾開而卻之。故之所緩則引而薄之。故之所急則絆而擊之。故知我弱則毋務以柔喻之。故知我強則毋務以剛脅之。我有弱實而敵我強則陽示以強而陰護其短。我有強實而敵我弱則外露其弱而裏養其剛。藏于無象。折其加矣。于敵也。猶萬腐肉于利刃上。也。接鋒必無。

卷之十一

世

事矣。嗟夫。用兵以法。備易古也。運法以神。未易言也。必明鑒玄解。沉幾先物者。斯能燭照數計。而勿眩于理。載必通才。狂猷當機立斷者。斯能運籌騁譽。而勿縶于組。于因循其先事而計也。若飛衛臨機。越人規桓。見標本而洞表裡。一何察也。其計定而發也。若容成布策。造父攬轡。緊刻合而曲中節。又何符也。時而輕舉。緩帶雅歌。投壺鈴柝不嚴。刀斗不靜。而人莫測其為怯。時而叱咤生風。指揮五色金湯可摧。山岳可撼。而人莫測其為勇。遇所稱神于法者哉。即伯仲樂道比。

以下原缺

有頗牧。超漢唐宋諸子而上之。其誰曰不宜。而今之世無其人者。豈誠趨維新之士。世不一出。而燕趙劉劭伯烈之風。稍劣于古耶。抑亦求之未至。而取之未博也。葉公画龍。真龍入室。謂人帝帝。駿馬三至。上以是求。而下不以是應者。無之也。是故武安持重。呂國伐謀。馬服從諫。信平護嚴。耿彥出奇。郭公示信。武惠謹恭。武穆神遠。愚生敢聞命矣。若夫程材品。寬文法。重事權。俾為將者。得展舒其志氣。專一其精神。以自致于尺寸。得為將者。以神運法者之末。則作當事

兵制

昔高帝由百戰之餘。其規摹兵制。甚詳且悉。內設錦衣衛十二衛。以衛宮禁。即漢南軍之制也。設營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即漢北軍之制也。外設都指揮使司。列於各省。直要害之處。凡十六司。而為什都司者。四皆府提兵籍。而不與調發。兵部與調發。而不治兵事。即唐府兵之制也。

成祖因五軍之舊。益之以三千神機。曰三營。後分而為十營。增而為十二。又合而為東西官廳。為政府。總皆五軍遺意。雖時分時合。時聚時散。然使常傾軔。萬戰繼於京師。猶可調膠根本。屹恃金湯。無崇其為。東軒之鶴也。為衛人棘刺之母。雉也。為南郭虞士之竿。齊王好一。聽之則適也。夫今所辦為營兵。非重由敵貴子。爭如漢時羽林綠騎之選也。又非三輔中應募俠飛射士。力扛鼎而射穿角者。也不過尺籍之徒。存占役之相繼。或四方疏寓。而竄籍其中。便擲為世業。或衙門廝養。而影射於此。可資為月糧。身不獲戰陣焉。知鼓鍾鈺鐻之節。目不識編裨堂通手足臂。

指之情。無論老寡不能授甲。即歸挑選亦張半石手。而東款既為識者明知其無用。而猶為之說曰。不如是則不足容奸究也。不如是則不足鎮海情也。夫以國家養稔兇之費。豈可外斗求活。且天子承牙親軍。而可為作奸犯法者。調藪耶。是京兵之弱。莫甚于今日也。今所謂為外兵。冰盡其恨。下邊卒可衝鋒陷陣者也。又非其適將素所稱。能赴湯蹈火而不顧者。也不過撫按行之道府。道府行之州縣。按轄而抽取。提門以稽查。然有力者已計勝矣。應募者非弱不能

衛京師。寧得以舍己耘人。藉口耶。是外兵之弱。亦莫甚於今日也。愚謂京師非小弱也。凡獨守虎賁天策等衛。額具在也。間有中貴影冒。豈真河南。一傷不可問耶。或以承平既久。逃亡日多。而燕趙古悲歌慷慨之地。獨不可移尺一以募之耶。或以勢不佳。兵而鳴鏑飛騎。探赤白丸。於長安市者。比。是也。獨不可蒐而後之耶。各邊鎮省直之編員。兼職於昔也。國初設額衛。則以五千計。而則或以千計。或以百計者。具在也。又有城守之兵。如精兵常兵。戡兵之統於州縣者。有事變。調集之。如塞兵遊兵之帥於恭遊者。有增無減也。間有將領侵漁。然豈真將軍貴倖。不可以枉凌忠文。碑治之耶。或以相承既久。曠冒自多。然中原豪傑。河朔精銳。以致三吳亡命。蜀楚奇材。刺客。獨不可廣門路。以收之耶。或慮無投快應者。然方今草澤奸雄。肅羣於海島。狐嘯聞者。寔煩有徒。獨不可誘而致之耶。誠在京則提之於司馬。背之於勳臣。巡視之於臺省。在外則提之於撫鎮。隸之於道府。分布之於諸帥。厚其廩給。時其較閱。法在李抱真之守澤州也。

澤潞當戰爭之機。軍伍彫弊。抱真三丁。一俾曹偶。  
 習射。不三年。得戍卒二萬。稱昭義步兵。而諸軍冠法。  
 在李德裕之帥。緬南也。蜀自南詔入寇。民失職。無聊。  
 德裕請甲人杜安定。弓人杜河中。弩人杜忻。西由是。  
 器械皆犀利。謂之雄邊子。南詔不敢侵。而又在重。  
 將材。天下不患無兵。患無將。如精遠出他。則得貴焉。  
 之。冀威寧提師。則朱永為之位。忠肅總權。則孫鏐揚。  
 佚為之驅。文襄持制。則仇誠為之奮。關外無司。旗鼓。  
 者。而欲以輕裘緩帶之儒。臣違制。其進退必無幸矣。  
 濟時策 卷之十一 經世堂

亦至。隨身。今我兵不幸。萬有兵禁。擁腫之病。尚侵淫。  
 四肢。而狂易之症。又先見矣。欲盡法。則恐隴上戍卒。  
 皆瘵。廣也。稍寬假之。又恐以國無紀綱。為高歡所窺。  
 破壁以。高祖。  
 成皇。而溝求之。兵制。而決裂生。是。  
 濟時策 卷之十一 經世堂

募兵

古之為將者，皆其人與士習，去與將習，通其飲食衣服，而察其便安之意，與之坐作馳驟，而知其勇怯之情，其為士者，亦皆化開之相，聯袂相恤，夜戰相聞，晝戰相見，是以士無餒疲委頓之形，而將有身手指臂之益，而今也，去古遠矣，朝募之者，一人，耗領之者，又一人也，調而募之，則出于文臣，說而領之者，則界之武將，餉餉務粟，皆不出於其手，戰守進退，仍無成於文吏，又其活使之入，皆下將弁，貪夫債帥相連也。

齊時文 卷之十一 經世堂

腹削之歟，吳之士忽然為散，則輒謬以榮寵之氣，反戾之事，張皇抵塞，士既亡矣，而誰與為墳，而身誰與為訟也，蓋方調募之時，則當有其法，既調募之後，則當得其術，領兵之人，則當重其權，而察其才，不善領兵之人，則當正其罪，而嚴其法，夫兵在將也，將在將，若也，若見以為子孫，若見以為父兄，馬散之而不失矣，若見以為洋合馬，若見以為蚊蟻，馬呼之而益逃矣，愚生有感于嘉靖之世也，戚繼光臨戰，手們士，自按其腕，定以到前後，士重傷者，至其卧覆而

口問之，俞大猷見士賭戲，則大喜，曰：「是其財盡，又將為我殺虜掠財，是皆有倖倖將戲之意。」今如此將者，幾何人？翁公萬達得一胡兒，待如愛子，倚任王千斤，若其手足，胡公宗憲鼓舞，顛倒人盡死，力引入王激，與同卧起，今如此將者，若幾何人？至其常時，士大夫如唐公順之，舞擲啗，枕悅無有，後之志如趙公時春，方時士大夫特盃酒相辭，呼語及胡兒，飲裂毗，攬臂擊不與之俱生，今之士大夫如此，慷慨憤憤者，幾何人？戚繼光之為將也，汪公道昆奉之如師，俞大猷之為將也，譚公綸知之如友，今有將矣，而有士大夫如此為之主持，將揚者幾何人？抑聞之兵多累贅，不如用少輕捷，今也若以募五百之費，而養五十人，則一兵健矣，若以募五百之費，而養五十人，則五十人健矣，而必使之饑，為不振，僅名為兵，而數十萬也，則何為也？夫千里餽糧，士有饑色，而況數千里而求之，餽穀其自齎也，衣械其自將也，卒以徒衆，限以程途，索何不之且困也，遠矣，不如近募也，樂鼓用燕，庶頗用趙宋韓范之經略，西鄙皆土人也，大抵遠道募兵，至

齊時策 卷之十一 經世堂



之方時磨入無時也近其募而少其費以其遠募之費甚近募之人此所以示不逃之本而併應敵之利者也貴人募不如本士募也僕人重徙吏且為國家惜送故迎新之費何況貴人遠來而募士何如本土之有司何如本土之將領也募其人不如修其器明其法也威繼先以狼先勝以恭脾勝俞大猷以棍勝以制法勝而國初又嘗得安南黎澄之神鏡其器尚在

府此皆有以禦其來而制其鋒不徒取輕身向前而濟時策表之十一

己而今之調募之兵皆不見持此，猶命人作壽不與之佳紙筆墨村學童隨人進取其作文之法物不經，師口授一入試場茫然亂矣募兵不如求將也文臣焦吻心一片肝胆而已禦敵之方必須武將若文臣而可授武則武亦可作文矣今世青衿將未知名者不少州縣之間各有其人此其人尤包藏不測無事待用有事且自為之耳則又安可不旁求而委任之也

陣法

奇學諸家陣法以為古今一極奇耳昔者軒轅氏始為五井因以制軍井分四道八家廢之開方有九馬故虛其中大將居之圍其外布為八陣四隅為正四方為奇乘之則為陣者六十四合之則為軍者九故又謂之九軍之陣世傳周後經奇經特信所注公孫和所演者是已而兵家祖焉五行陣或稱黃帝或稱太公三才陣亦稱太公其說曰敵起于五而陷于八五行運於中央四隅以習軍廣其前後左右四方以濟時策表之一

立表西北象水西南象火東北象木東南象金中央象土是為五行三才者前後左右各出一軍以突戰前一軍象天後一軍象地左方一軍象人是為三才故五者九軍之正而三者九軍之奇也此以見五行三才一提奇也周禮大司馬四時發士為書其春振旅平列陣如戰之陣夏合秋治兵如振旅之陣冬大閱陳車徒如戰之陳法以萬二千五百人為三百五十隊什三布中要為奇什七布外營為正外營者八合中軍而九其數與周公丘乘黃帝九軍合益

周禮夏官之法非孫氏之法也戰國孫吳二家善談兵孫子八陣為首九卷既述而不傳乃其兵勢屬有正合奇勝然紆渾沌之說吳子治兵篇有方員左右鼓合旗舉之說其說在漢禮儀志也後立扶龜制鋒孫吳六十四名曰乘之蓋以八之相乘為六十四其數亦與黃帝九軍合則非孫吳氏之法乃黃帝之法此以見後世孫吳一振奇也漢諸葛武侯因振奇而寓之以為八陣其洞當中黃等名雖異大要步兵六十四陣縱橫皆八為四正四奇騎兵二十四陣齊序長

卷之十一

橫列其後為四衛四正居隅四奇居加而衛騎配焉本合中軍而九其數出斜谷以兵少有其二而七故九軍者全數也七軍者省數也其定一也唐衛公尉六陣而變之以為六花形雖異大要內十六陣仍為二重中軍居馬外四十八陣分簇為六花前後後軍左右衛左右虞侯列馬車四駐隊步四戰隊為正居前騎回戰隊曰跳蕩隊為奇居後本合中軍而七又兩其六為大黑大赤等應十二辰而十二又別其五為方員曲直銳應五行而五故十二軍者營法

也五軍者教法也其定一也此以見八陣六花一握奇也他若裴緒陳元規亦各有論著握之皆本原曰法而綴飾以己意自相發明然緒之新令亦列為八陣加揚奇各伏四軍揚前以視戰奇左右以刺人傷伏時後而待敵此奇兵之別名耳其陣八面方勝員負勝托一勝壯也壯勝衛方衛方勝車輪車輪勝表且也表置隊厲行屬行復勝衛方也還相為勝此地勢之變態耳元龍十二將兵法四正八奇四首八尾未卒靖十二將陣也其方員曲直因地制形本五軍

卷之十一

八陣之有中中下本三才又有內外八陣有前後八陣皆非取物象本無虞鶴鶴則諸家之緒餘古法也蓋然耳謂之談樞奇則可謂之知樞奇則不可也何也樞奇形生用之生變故以形與用書變故也未變可畫乎且兵猶水也水因地制流兵因敵制變變則不可以形測不可以用拘前可為後後可為前正可為奇奇可為正能而示之不能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而示之近攻而不知所守而不知所攻車戰也或毀以崇卒或棄以任步鼓進也或反

以飲退註止也。或反以環進。誰令可說。旌旗可易。懸度而高。執方而說。學膠柱之瑟。誰能調之。故曰稱極奇者。非謂極其奇。蓋言將所自出。而變無窮也。其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詭設物象。皆不具論。乃若衡抗于外。軸布于內。風揚于天。雲垂于地。形也。用在其中矣。前衝而虎翼。後衝為龍。龍為蛇。蛇為鳥。鳥翔用也。變在其中矣。聲不過五。聲之變。不可勝數也。色不過五。色之變。不可勝數也。兵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數也。自提奇以來。諸律法。另當不具奇正之形。而妙變通之用。哉。必欲豫說。而先傳焉。謂可以盡其則。況矣。司馬法之二百五十隊。不必同于提奇。孫吳之六十陣。不必同于司馬法。武侯之逆后。勢如率然。又益以游騎。形如却月。不必同于孫吳。衛公始為六花。前正後奇。再變為十二將。前奇後正。三變為十二辰。奇藏于正之中。不必同于武侯。要之皆善用提奇者也。不泥其形與用。而得其變也。誠得其變。則十二軍亦可。五軍亦可。七軍亦可。九軍亦可。不按古法。而自出己意。亦可。斯古人之精意。提奇。呀。不。能。傳。

濟時策

卷之十一

四九

經世堂

武侯衛公。所不能盡。而況裴緒陳元。觀我上將。知變。偏將用明。末將守形。夫不假陣法。而自得者。上將也。下此。未有舍陣。而可與語變者。也。故裴衛之學。甘繩也。雖視先于懸覽之。勝。比其操觚。則左支右。不可廢也。造父之學。秦且也。雖抱先于立木之。比其執策。則左旋右抽。不可廢也。奈何。必以神視巧。絕律天下也。李廣行。無部伍。而居。而地為軍。陳。將。張。左右。翼則部伍在。馬。霍去病。不學兵法。而位方。將。將。常。遂則兵。法。在。馬。張。延。用。兵。未。嘗。效。古。法。而。使。兵。將。相。習。濟時策。卷之十一。五十九。經世堂。

壯計一舉而兩利。服皆是物也。今內自京營外及諸  
郡國。所奉秋而肆。揆鼓而趨者。非八陣六花之遺乎。  
然猶多觀表。虎左而左。虎右而右。進旅退旅。環列數  
周。軍吏振旅。直兒戲耳。有能制折諸家之法。而貫通  
乎握奇者乎。有能舉銜銜之名。察奇正之義者乎。有  
能使指堅執銳之士。聞紀律。隨後擊。而環視中野。以  
貫餘勇者乎。有能平履易地。鐵騎突至。譬如風雨。無  
辟易亂行者乎。深溪峻坂。資林窳穽。絕而成隊。散而  
成度。陰而不著者乎。難濟則成。餘雖歸火。應旌旗之  
齊。行變。又之。  
魔。齊金鼓之節。而不亂者乎。此則形與用之未嘗又  
何求之足云。

遠也

自古聖君賢相。所經畧謀求者。惟也政焉。政。顧其  
間。或舉或廢。或利或害。非壞地不同。則政之得失異  
也。高皇帝開海內之叛。詔群臣議也。田法。用宋訥  
所言守遠策。立法分屯。布列遠近。遠近相望。首尾相  
應。制如此其周也。遠境既寧。據守關士卒。僅。備  
訖。塞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山西沁州民若  
千戶。願應募受屯。皆以鈔錠。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  
民。召募如此其廣也。令屯士并樹去棗。掃果。隨地所  
宜。土雖不足。而足于桑棗柿栗等。地利如此其盡也。  
文皇帝納黃桶之請。官為市牛鑄器。至欲廣屯于遠  
陽。而遣人徵牛于朝鮮。耕具如此其給也。招募荒屯  
宜上。不拘主客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恩澤  
如此其厚也。謂將領能時。勞問屯士。所苦。誰不敢  
奮動力於恤如。與其段也。以寧夏積谷獨多。降勅獎  
諭。據兵何禍。激勸如此其明也。仁宗念所司以伯  
像從優之。令毋種役妨農。愛養如此其至也。宣宗  
初大同提兵鄭亨上屯田千粒數。多遣人勘定賞之。

論功如此其核也。提督必選老成。更令風憲官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慎也。毛久歲豐。邊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于是令戶部准輸買雜。多至二三十萬石。亦不少十萬積貯如此其豫也。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谷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疋。修築城堡七千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蓋其立法周。故人便。任人當。故法舉。與士優。故士奮。取利緩。故利集。即所謂澶中得賸涼州振武之事。不啻過之。乃其禁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為私田。宜闢之區。咸歸邊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賈所論者矣。有墩堡不修。夷虜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耕。士卒疲憊。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能耕。如農材所陳者矣。有耕種之際。南芥冰裂。收貯之後。侵蝕傷用。以膏毛為職者。優遊城市。不見阡陌之巡。以典祀而末者。憑信簿書。不較倉庫之完。如劉定之所議者矣。則有優之以弗請。待之以太急。今日農地。明日毀通。雖起正德中寧夏之責。卒令荒地儲滿。邊民凋瘵。且級誤而入胡。如王鐸所陳者矣。怡熙既久。因

新時策 卷之十一 經世書

循弛廢。日復一日。邊境蕭條。沃壤盡棄。安粟不繼。士馬不肥。挽運例艱。所費不貲。而度支亦告匱矣。謀者或欲令各邊撫臣。巡廉轄吏。開荒蕪。募粟。強覈乾沒。修亭障。遠斥候。每歲終。以聞。部臣分別上請。明示勸戒。或欲召募開墾。及令軍民自種。量徵其稅。而又明詔有能開種者。悉與為業。毋有所問。或以為自墾法折納。商不赴邊。而屯政遂與俱壞。欲復屯政。盡令商輸粟于邊。耕者有所資。積者有所散。而塞下自寔。蓋諸議之指。大都任人廣募。薄稅緩取。而墾法與屯田。漸時策 卷之十一 經世書

相為維持。墾法之復。不可以不急也。夫欲令農狎其野。穡人成功。積豐于垣。士鑒于伍。內有已費之利。而外有守禦之備。以振成生氣。制戎捷焉。其惟屯政哉。



邊計

今之治兵者動言其不足然主客有微增矣召募勾  
 捕有歲增矣是兵將安往耶此非獨影射虧之占校  
 銷之抑也輕功喜事者耗之為尾聲為鼓勇為梅果  
 一切欺隱夫何獨非此兵也蓋兵者不用其器氣而  
 已不能不輕言戰而銳常蓄則三可當五兵然不足  
 也同餉者動言餉不足然歲餉十萬以前不當三  
 倍矣較三十年以前不當十倍矣是餉將安用耶此  
 非獨債帥數之漏卮渡之抑也虛冒浮寄者偏之為  
 濟時策 卷之一 十七

老弱為遊手為操你遊客一切詭倖夫何獨非此餉  
 手晨餉者所以勸士而已有不任吾戰而食即歌弗  
 與則死子以鍾致句而餉何不可足也且古今足邊  
 之策亦大畧備矣持運而弗行而與運等耳如屯  
 種宜亟也先匡余子後行之去既昭然者且耕且戰  
 棲祖皆戈鉞而偶侶為耕作久之而京運不可漸減  
 乎如開中置渡也先良霍韜圖為上中二策亦既確  
 然者徒棄寔塞土砲之疲斯舒  
 國輸之費漸損且守望不可相助乎師取地水之象

游時集

什伍旅兩需意深遠故以兵耐民親若使民自為  
 家自為戰也綏之開固有左券矣則士善宜練  
 運皆古帝王之都井田什伍於是乎在故以南供北  
 何不為開井渠廣播種也又開植榆栗而寇來不能  
 馳逐左天津有明驗矣則水利宜講也淺收暢義武  
 獨獨輪運有足之城駕不飼之馬匈奴之時不龍當  
 也則車陣宜精也雁煇炸燄列陣乘庫故去不遠通  
 而我退河所界皆唐有盟城而下注者則炸燄宜密  
 也士有必得之利則爭敵命有必死之法則不畏  
 游時集 卷之十一

故功過不相貸亦不相殺功罪不相假及相信也則  
 賞罰宜嚴也故有必輸之情而捷於鬼神我有坦示  
 之迹而交于山川故自千里之遠真戮之間無不可  
 而知也則開謀宜審也是八者舉國言之於歲行之  
 而堂上聚訟道旁集會者何也抑亦有本此惟任人  
 以責定而已欲任人以責定則豈非督撫諸臣與將  
 帥之責耶唯智勇之帥能以嬰兒慈心率以臂指運  
 三軍雅精忠之大臣視疆場為門戶視共事為同舟  
 救養兵不如養將養將不如慎選勇士十八得百人





為謀難。今為謀不難也。夫塞城矣。不可以不乘。不乘是棄塞也。塞棄矣。不可以不久。久是棄乘也。更錢則習。請戍不可也。今年春乘塞。集丁男若干。歷夏入秋而免。明年復然。今年夏乘塞。集兵若干。歷秋入冬而免。明年復然。乘者至。則役者當往。役者還。則乘者就道。募月引數旬于里。而已室家之棄。曠生理之。感乏形。之。獨。路。開。心。之。辭。沮。恐。非。所。以。圖。久。也。夫乘塞。非。古。也。而。亦。不。可。廢。也。古。之。乘。塞。者。列。營。障。而。已。今。則。長。羅。千。里。無。不。受。陣。者。矣。古。之。乘。塞。者。通。烽。

卷之十一

經世堂

火而已。今則執旗據險。日與之戰矣。然塞已成矣。秋歲防矣。禾稼極。恃之以無恐矣。婦子喜。饒。恃之以固。成。即。廢。之。不。乘。則。畜。牧。驅。遠。之。失。農。耕。殺。戮。之。慘。士。女。虜。過。之。耻。禾。稼。蹂。踐。之。費。無。所。于。惜。也。故。曰。乘塞。非。古。而。亦。不。可。廢。也。嘗。為。之。畫。曰。塞。城。矣。其。地。平而。地。不。便。而。受。敵。者。宜。更。也。更。矣。而。無。堡。在。近。者。宜增。也。成。城。非。引。絕。急。之。而。不。斷。到。堡。如。布。棋。錯。之。而。不。離。堡。去。城。不。三。里。其。相。去。不。三。十。里。堡。為。房。舍。僦。器。用。鑿。井。增。灶。旬。森。列。櫓。人。有。所。栖。馬。有。所。秣。使。至。

者如婦。寓者如家。每堡五六百人。則人受一廛。飽之以一校。則校為一廛。步卒動。瞭。望。晝夜為二番。馬卒。遞。遞。徹。後。此。為。信。驗。無。事。則。著。上。者。倚。以。干。城。而。著。下。者。休。遞。徹。者。連。宵。于。途。而。堡。居。者。習。技。藝。有。警。則。著。上。者。為。趨。遞。者。先。登。堡。居。者。繼。登。而。著。下。者。為。登。則。役。有。著。而。不。疲。事。有。經。而。可。守。矣。行。之。一。年。人。皆。便。之。未。歲。徵。集。則。令。于。軍。曰。乘。塞。而。欲。據。塞。者。聽。增。給。養。以。半。口。北。歸。令。于。軍。曰。室。至。而。欲。向。者。聽。增。給。溫。絮。且。移。額。原。既。而。復。令。于。軍。曰。欲。恒。居。此。而。校。

卷之十一

經世堂

回者聽。且給牛種。夫人情之不能絕者。嗜欲而其甚。趨者利也。募月不數旬于里。有不顧攜室者乎。其婦不數旬復往。有不顧留此者乎。既增室養。復給冬絮。復原以為資。有曰以為虛。有不顧恒居者乎。夫為國家。非財用之急。無威兵之急。非無威兵之急。無違兵之急。非無違兵之急。無執戟登陴結髮與匈奴戰者。兵之急也。之財用。搏節馬爾之兵。清補馬爾之邊兵。清補邊兵。馬爾已。之執戟登陴結髮與匈奴戰者。兵。則強之怨生。廢之守感。為治者所深憂也。不強之以。

生怨不廢之以威守播邊兵于中土援塞于邊兵一轉手間耳夫秦一役與諸戎並行而致亂各工役已息而成以情誘之吳于秦可知也借為漢謀秦遠道之人吾即募塞下之人遠不出百里與于錯可知也故曰審其異知其不難則塞可來城可久也而又在察其机要究其紀極焉故以乘塞視要客之塞下田盡壅禾盡入轉輸可省也小舉莫能至大舉必歷時烽火易明也外阻于高牆內限以重閑久攻而暫入既入而虞竭幾輔不震搖也是之謂三便以其記

卷之十一

經世堂

畧夫居庸倒馬紫荆京師之內戶宣大京師之外門又宣大之士結髮從戰閩南之人解任兵單敵彼外門嵩恃內戶忽結髮從戰之士倚不任兵單之人其能支手二辨也三曰兵有奇正勢有倚伏過之于境上不若藏之于既疲夫奇正相生倚伏取利謂我能得士之免力且洞測敵人之虛實也今部曲之衆屢北而胆寒大羊之詐百出而莫測邊之境上稽彼師期弱彼馬力尚能為患縱之境內則搜探四獲騰槽起衆矣而能藏其廢乎三辨也四曰長羅統塞不第散守內堡夫堡宜守在盡規制且各城團丁壯民自為之耳兵民百年所養也無事食其力有事庇其生分也而乃今之入堡與民雜授陣乎且使虜人入也野無與戰則勢必攻堡旁無可擊則勢必久留堡不傷兵亦勢必即破而會食既食而復攻得不久駐之心豈攻城之漸乎此四辨也五曰馬兵自宜選壯但今步兵守堡夫邊兵兵器器械諸旗鼓者馬兵耳步兵則撤營之烽煙站進之送迎衛所之雜役而已散之堡內與民何殊又步兵不堪乘塞而曰足堪守堡

卷之十一

經世堂

馬兵不能援塞而曰可用遊擊。其已安矣。此五辨也。  
六曰連歲來塞。兵時駐邊。虜一潰退。則外寔而中虛。  
夫中外皆定。首尾聯絡。固兵家之勢。然宣大之馬兵。  
不數營。而塞外之虜。幾至千里。分列于塞下。且猶不  
走。何得餘兵布之腹。且後者未塞之時。難兵數  
萬。但尾虜後。來尾之去。尾之去。何嘗不內虛邪。其  
塞又烏有矣。此六辨也。然小來塞無可虞乎。曰何無  
虞也。受陣既久。玩愒乃生。故無敵國之功。行伍解  
開。擊之志。忘戰一也。始馬原役。尚皆軍解。雖有顧差。  
濟時策 卷之十一 經世堂

石甯彝欲以孤垣仰首拒擊。辟之牛債。承上應者。罷  
矣。是二者城之失也。而諸將臣分地已定。軍今甚嚴。  
無一人慮及。請移易改築者。不亦戩乎。曰。有。何。曰。哨  
探之不相聯絡。兵之無番休。派撥之有隱射。烽燧之  
無識別也。夫塞之可守。習技巧于暇時。奮勇卒有警。  
與夫緩急得宜。耳目不惑也。今來塞之時。既非本地  
官。而本地長短哨兵。復不聽其參謀。又其所部。卷已  
數丁受陣。出塞規望。不得專之私人。則何以豫知虜  
情。不惟豫知虜情。勢必晝夜荷戈。疑目直視。又何以  
濟時策 卷之十一 經世堂

半成遊。食。解。塞二也。一處潰防。千里震動。人情洶懼。  
不能而存。旬糧三也。又况千里之城。應役塞下之民。  
意外不可以不防。萬口之食。你給塞下之粟。蹂踐不  
可以不護。而况版築正殷。有衝突之患。虜馬一入。得  
伺隙之資耶。然則今時之所當移易。而申明之者何。  
曰城二。乘之四。二者何。曰堵口。不便于援兵。山麓不  
支于下。擊也。夫塞之可守。請以遠待勞。自上臨下也。  
今堵口之塞。旗幟隔目。金鼓隔耳。獨以一隊直當虜  
鋒。辟之氣。聞穴。聞。勇者。勝矣。山麓之塞。遠失而墜。潰

者。休其。衆。當。養。貌。氣。習。試。技。巧。耶。分。陣。主。將。所。對。薄  
書。以。付。軍。吏。陰。僻。者。察。坦。衝。者。疎。有。以。資。賂。損。軍。震  
者。矣。峰。蟻。諸。將。宜。各。為。辦。以。付。糧。卒。一。隅。有。警。四。方  
不。舉。有。以。廢。聲。沮。軍。心。者。矣。是。四。者。衆。之。者。失。也。故  
欲。塞。之。足。城。須。更。不。任。之。垣。欲。兵。之。番。休。須。有。顧。心  
之。間。欲。軍。震。之。不。損。須。正。分。兵。之。薄。欲。軍。心。之。不。沮  
須。明。諸。將。之。嫌。所。云。當。移。易。而。申。明。者。此。馬。已。耳。

戰史

今邊臣懼，以不能勝戰為懼，不能守為憂。此邊事之大危者也。故前魏梁目迫我內地，兵力日強，志目大，而我之邊備則日虛。樓臺委去，戍堡棄若，慎戾義，新漢，苦清難為，而說者乃曰劉廣卒，憚西虜使之障，奴是驅虎之絕于原，而卷狼之馴于室，幾何而不弱宋轍也。愚生肉食者也，奚知兵乎。但愚以為必可守而後能用戰，必不浪戰而後能用守。戰之具曰將曰兵曰食而已。當事者倘然憂邊無將，無兵，無食，濟時策，卷之十一，經世堂。

而之虜，虜為府，九遠之士自滅以奉帥，聲而之要津也。而要津為府，靖遠之吏皆斯臣，荷戈之士俱居民也。重以邊功之中報多虛，賞罰之提衡不確，迎其來而飽之，而以為堵截，尾其後而送之，而以為血戰。諸邊監司之心，志不靜，必急而彼不肯援，朝是遠制之，謀論太苛，欲勝而先辱，其敗邊政如此。而欲浪事戰，是委虎口也。按議守是為守，肯也。為今計，惟使兵有定餉，有定兵，專閫外之權，明功罪之案，又以其官託虜所侵入之路，嚴為之條，乃可徐焉操其戰也。濟時策，卷之十一，經世堂。

○建夷

夫建州者古女直也。於宋最强。于

哈恭順于永樂。蓋山被誅于成化。閩直且襲破以述

功。于撫且大滅其賞物。似亦不足畏矣。即萬曆二年

王果逞逆。我師撫剿。果亦隨俘閩下。則又易矣。後叔

何遜散駐中國也。則中國之過也。蓋奴酋之大以從

北關。卜塞而其勢遂大也。既又殺南關。我師有南

關。及賊毛憐海西諸夷。而其勢又大也。夫既皆我

屬夷矣。殺北關不問。取南關及諸夷又不問。

濟時策 卷之十一 經世堂

賁皆不問。是助之強而導之逆也。迨通年監界彈

被北關未矣。不惟是也。有市易之振興。邊徼日弛。又

在市相與往來。若親識。其利者鮮不以我情告

之。即如撫順之變。且有棄軒而往者。他可知也。今撫

順已矣。建夷方安。在陽火中。乃皇上世。國中

賊賊國中。中外臣亦復然。又安必手板之不復還

也。說者借龍前之見。謂有地。小不敵當中國一大

跡。雖強不敵當中國大表。噫。天下事。亦何常之有

哉。豈大于吳。寇吳者久。遂至沼吳。秦豈強于六國。知

是東南之民。身任四五兵矣。復繼之以倩帥。繼之以

墨吏。繼之以中官之橫行。民為不貧。民貧而君不告

遣手。若與民困。而邊計獨饒乎。故大同蒙束手告遣

曰。移曰。借者。幾年于茲矣。夫國家欲有變。用有武

一事。始有一事之費。一歲止供一歲之需。此事關後

之彼事。彼事關。又將移之何事。日積而移之。地

窮。此歲窮。供之未歲。未歲窮。必將疲之何歲。逆往

而供之。日窮。長此安之乎。則藩綠日增。芻餉日重

工役煩興。就愚耳目所知。固多可異者。官不能定常

濟時策 卷之十一 經世堂

買矣。乃更為加額。益廣而費與之俱且倍。不虞。聖

多也。又為加額。益廣而費與之俱且倍。不虞。聖

開手。統將之將。疲瘁之卒。不當汰而易之。精銳手。游

民奸惰。誰敢聚飲。珠玉錦繡。不當撤而稍佐軍興乎。

近兵未練。又募之遠夫。食糈中之兵不足。而又食遠

救之兵。與臨陣之食不足。而又與在道之食。費不貲

倍手。而且鬻爵耶。則費不為德。賄罪耶。則法不為威

成何休。成何風。習此無倫。不足以比成周之世。且

依稀有宋中葉矣。然則管商雷強之術。安知非今日



遼書

萬惡生至今日。而決奴之必可滅。遼東而之滿。必可復集。而木葉兵山之上。必可勒功。而刻銘也。言將無當乎曰。秦而無當。蓋我有三勝。已據其二。奴有三敗。實備其三。何謂三敗。奴世受我氣。慶乃戾割我民。人而據我地。一敗。聖人既出。滿青叛賊。相顧撲兵。而備阻兵安患。不思勒順。二敗。遼年有寧遠之捷。雖而有寧錦而捷。風鶴之說。漸以鎮定。而奴賊連軍。艱食。天不祐之。三敗。何謂三勝。主聖一勝。僞

時表

卷之十一

運已除。視軍容盡撤。內寧。二勝。其三勝。則執事所云。相賢將能。求無形之勝。以復此我疆而已。奴有三敗。我先得二勝。生故曰。奴必可滅。鴈雁必可集。而長山木葉之間。必可勒功。而著銘也。雖然。今日之恢復。無言易也。奴新舊寨。四面斗絕。數十年來。忽喇忽武。干骨所。以拉鵝諸寨。奴寔盡之。南北關。魚皮元刺諸地。奴寔盡之。今且擾開原之險區。飲金海之腹壤。生聚訓練。其志未嘗不致一勝。我開門。虎首既與。為除陽。復多費金帛。結好東卜音英。倘復再逞。則必懲前

時表

卷之十一

攻城之。奴鼓行而西。直走開門。我山海一片地。既與敵人共。而喜峰古北諸口。無不可為東馬義種之地。嗟乎。甚危矣。且年來復遼五城。皆非攬諸奴手而還之。奴以遼河以西。為養鳥雀。野波瀾之地。委以喫我伴。我築城指隄。方有即次。使出師以援之。使我力竭而士罷。乃可以逞。彼且棄之為度。萬之關。而我運說之。為豐岐之故。亦已過矣。夫山海不守。則陵京無安枕。廣寧不復。則山海無堅壁。遼陽不復。則廣寧亦決無完壁。昔有通西域六詔。以朔匈奴吐蕃。今遼左之于陵京。直胸腹之疾。非臂足之痛。而可悠。于七八年。徒借恢復二字。為島上飴蜜。我然。則何以籌其一勝者。生請及之。曰。顧戰心。戰氣。戰和。戰交。戰形。勝。五戰而後至于兵。夫自之季。墨臣柳比。遼民丁男困催科。婦人苦織絍。人心既潰。而土地隨之。故哈赤初發難。每語人曰。吾救遼何用士馬。但須數十女子往諭之。彼窮民自來。婦耳。喜李廣曰。河隴之陷。非吐蕃來陷之。皆將臣蓄暴。其種落日益東徙。自壽之平。然則亡遼者。非遼邪。諸人

而從來貪墨之吏也。今天子新政，謂宜加贖，蕩  
恩惠與中國，以及遠域，俾知故土可戀，故君可懷，然  
後整鼓從之。是曰戰心。當廣寧之敗，初未有叔前一  
人一騎來感之，聞叔東萊為人，削木為劍，揚旗曳盾，  
于數百里之外，而經撫臣即青馬黃衣，抱項空城，三  
目而叔人始至，是遠之師武臣，皆崇木之所敗也。遠  
之疆土，皆崇木之所收也。將士曰：天生我，是何用我。  
手經撫臣曰：天子我，是何用我。士氣至此，言之汗  
背。昔孫武子試兵三令五申，不率者拘，據豈期日中  
薄時矣。

卷之十一

經世堂

莊賈後至，遂新以狗令偏裨，縮士卒進，而主者  
不問，士不見威，何氣能厲。李牧守代軍，市租皆用饗  
士，親尚守雲中，出私養錢，饗客馬，燧討曰：悅約，勝則  
傾家賞之。今之武吏，皆營債于文吏，而假侵剋償  
之士，不見德，何氣能厲。威之德之，是曰戰氣。注者一  
官于遠，嫌反唇相情，文與武不和，經與撫不和，中與  
外不和，當其不和，或有幸遠之欺，以快厥憤，遠者是  
故不紅旗督師，則不亡張將軍，不馬上推兵，則不亡  
劉桂將軍，不入諍言，不更局，則不亡遠以東，不亡奸

人不經撫騰書相言，則不亡遠以西。古大匠上殿，相  
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今相爭如仇者，慮無不私，名  
私利自為耳。乃至兵難逾度，百聞不如一見，而論者  
捕風繫影，輒短長之，令人畏首尾而不敢自効。趙充  
國曰：諸君皆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朕頗請錢  
五十四億，以藏東羌，張真謂羌不可畫，使上聽其言，  
百八十載之功，不奉矣。陸贄曰：銓籍定于原野，而決  
策于九重之中，機會交于斯頃，而定計于千里之外，  
是以用舍相碍，否臧皆凶，願自今起族方命，慎自  
濟時策。

卷之十一

經世堂

用之人，慎簡之，勿令渡司，閱外，而冠惠文者，字彛，  
冠論，驚鳴，備勝擊，驢吏之肘，而敗其事也。是謂戰和。  
趙充國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  
擊，勢不一也。後羌與匈奴通，先零平，開諸豪，乃解仇  
作約，遂叛矣。班勇今車師王，手斬于先，以結車師，  
匈奴之黨，今我不能開諸虜於穴中，令自相為難，而  
坐聽其結好往來，則邊臣之計失矣。夫大見肯則群  
起相牙，能若岳武穆陽責，操者以得劉豫元術，若種  
世衡，龜東祭版以開野利天都，則東兩虜必相噬而



或操其勝。是乃戰交。夫與人闘。不操其術。耐其存。未  
能勝也。固基上者。張置既遠。多得遊而為勝。中者。從  
相絕。要應以爭便利。下則守邊。我作鼻。向止于小地  
耳。遂左之。轉。聞為首。求江為尾。而海。其四州。為其  
手。寧四戰之地。無險可恃。叔時我四州。而不宜以重  
兵。以天所以資我也。昔范仲淹請兵。以統宿。經要  
山。其後。韓德士。作環。元弟。終日。以。為山  
也。起則。乃進。曰。今欲保。止在。今州  
了。珍。之。勇。以全。之。蓋。是。亦。之。有合  
也。但。者。移。求江之師。恐。未。必。聽。而。分。寧。遂。則  
。這。生。以。為。求江一師。恐。現。于。烟。波。海。島。之。間  
。以。慶。百。萬。倘。不。能。移。沒。安。所。藉。之。如。其。聽。移。則。我  
。操。心。之。亦。而。操。其。道。供。此。遂。求。而。可。以。臂。指。使。而。首  
。是。是。曰。戰。形。勝。五。戰。也。其。乃。可。操。簡。練。肯。項。梁。陰  
。以。兵。法。邪。動。實。容。子。弟。遂。得。精。兵。八。千。司。馬。師。除。養  
。兵。士。三。千。散。在。人。間。一。呼。即。集。今。兵。家。不。能。受。甲。者  
。先。伍。而。家。丁。常。名。尺。籍。誰。為。清。籍。而。習。之。以。叔。后。起  
。之。能。也。乃。可。以。操。續。時。夫。當。然。之。外。也。蓋。推。之。乃

據。不。門。種。而。改。折。則。監。政。策。也。不。子。粒。而。折。色。則。也  
。政。地。自。古。無。治。法。有。治。人。殺。仲。之。官。山。海。計。及。諸。君  
。吾。子。錢。刀。執。邦。而。劉。晏。馬。上。一。鞭。箕。翳。江。淮。今。以。天  
。下。之。大。豈。無。其。人。乃。可。以。操。攻。守。昔。李。綱。請。造。戰。車  
。吳。璠。乃。報。疊。陳。而。我。先。臣。成。繼。先。亦。遂。營。營。障。郭。登  
。作。挽。地。龍。飛。天。綱。皆。攻。法。也。其。遺。制。具。在。不。可。求。乎  
。著。章。孝。寬。守。玉。壁。以。布。楊。抵。攻。車。以。長。鉤。斷。火。牛。羊  
。保。守。臺。城。作。雉。尾。炬。以。焚。水。陸。掘。地。道。以。傾。土。山。此  
。時。守。法。亦。可。師。也。五。戰。具。三。諫。策。是。為。目。下。之。一。勝  
。時。策。卷。之。一。二。八。經。世。堂  
。合。以。聖。天。子。之。二。勝。是。為。三。勝。以。就。三。勝。當。奴  
。三。敗。不。埃。豎。尾。數。矣。而。勝。固。在。我。矣。生。故。曰。遂。決。可  
。賦。長。山。木。葉。之。間。決。可。勒。功。而。著。銘。也。

虜勢機

國初以至於今虜勢強弱之不同，而其為中國害亦屢變矣。夫自安惟既奔，受敵再寬，而祖香三駕之虞，吾台遂軍門之執，虜真脅眉屏息，潛伏窮策矣。而東勝之守不嚴，關平之餉難繼，驍場出入，胡騎數臨，馬直興元，血又屢見，虜蓋寢強焉。又英皇旋軫，將協謀宣大之長城，始解脫之，而後數入虜亦貪逐財物，希圖內犯矣。而大節之部漸著，大節之詐屢售，成遠肆侮，信敗謀，應領夫初，張修賈首，則

卷之十一

二

經世堂

濟時農

卷之十一

經世堂

而今則威兵入塞，旬結長圍，方數十里，莫測音耗，鐵騎外馳，較執營壘，步兵內集，而薄悍晚，所過無不盡之鄉，所攻無不破之堡。又一變也。其始掠騎者，得粟不知炊而食也，繼則入鄉必剽害，得粟必囊往，今乃入秋操，未既操，春米吳漸知粒食也。又其始掠婦女，過男子多視其衣而緹之，繼則要難必掠，丁壯必戮，今乃婦女老醜者亦戮，丁壯有藝能者亦掠，是漸知集衆也。又其始掠布帛，繼則取器取釜，既今乃接戰奪甲，得車焚輪，是漸知貴鐵也。又其始獲丁口，重役之故，不堪役者多謀歸正，繼則妻之，遺之，若今乃援盡力者，校之，部曲使將，是漸知用長也。又其始恃馬力，聞砲聲奔，見鎗避，繼則以數騎誘我矢在，伺之，乃更進，今乃有門闔，抗木牌，突來薄陣矣，是漸知避火器也。又其始以攻墩忍墩卒，求緩降，繼則有文銳，今乃易買擲具，是漸知廣奸細也。又其始未嘗用步兵，今則步騎雜至，未嘗用我人戰，今則驅破堡之丁，攻不下之堡，或約古開門，時大有變易也。又其重者則招也，志遠塞，今則每聲京師諸關廟故

曰虜之為害。屢遷變易而不一也。夫虜勢始弱而今強。強之有宜。而加。為害變易而不一。則夫相抗。則應以為勝。累者。固不可膠于故轍也。夫過無不火之堡矣。而舊堡大不數。雖高不數。伐者莫之易。攻無不破之堡矣。而新堡故臺不加。角臺不制者。莫之舉。虜知粒食矣。將無食焉之耗。而我馬日削。虜知用其矣。當有意外之防。而邊人頽日困。虜知費錢矣。而我不求。于短兵薄及之外。虜知集眾矣。而我求。于離友間好之策。虜之避火器矣。而我火器愈不精。虜知濟時策。卷之十一。經世堂

廣奸細矣。而我奸細愈不詰。以至虜用步而衆。我用騎而寡。虜非我攻我。而逐我。絕彼通貢而勢。彼志山西真保。四關廟以擾動我。而我勤燕然。擣賀蘭。曾不一置諸口。莫可哉。故曰。知虜之所以為害。而我之思慮預防者有遺也。抑又有說焉。天下之事。楊子未兆者。為力易。已兆者。為力難。高子始作者。其機淺。已成者。其機深。虜之所以屢遷變易而不一者。大半中國人為之謀也。大同之捕殺尚存。惡懷鄉貨。掠口之恩。養口厚。純念音丘。是故石天爵之奉使。求貢。王三之

濟時策

卷之十一

八一

經世堂

糾虜犯邊。利比西成。紫同畫錦。于是餽虜以肥甘。衣虜以輕便。而虜一中之嗜。慕愛悅。以從其言。而逞其欲。曰。數舉則數舉。曰。深入則深入。堡可攻則攻。堡陣可陷則陷。陣。嗚呼。其幸而志。擣掠也。幸而惡。鄉。賄。貴布帛。子玄也。若他。有志焉。則將如之何。

遼軍

建州一彈九地耳當

成祖招集諸夷為衛三百

二十有八其大者泰寧朵顏福餘宣力勤勤

大呈以舊大率舊遼陽貴之此時河西北地廣而人衆

建夷不堪作奴自七姓難作

憲皇始分建州左

衛置右衛使猛可鐵木兒子弟分領之王衆不道鐵

我驕吏卒成累因他失為鄉導遼東王果于素衛他

失者叫場之子果孫婿也籍其反戈而彼不一覺成

梁之莫得矣以果之餘衆昇他失使為建州左衛指

濟時策

卷之十一

三

經世堂

探亦既酬其勞矣宜夷性難馴狼貪不潔緩時關入

塞都有冠擾成累乘其醉而殲之此時建州殘破而

海西橫毛憐勒海西為虐而遠不交跳梁于西寧遠

勢不能東西奔命乃欲復建州以殺海西毛憐之勢

他失子奴兒哈赤速兒哈赤同為俘虜給事李達伯

家奴乃伴誣其身以自媚寧遠忽其易與須以他失

殘衆昇奴且加為龍虎將軍耶而翼之庶幾以還毛

憐海西方張之勢豈奴乞歲禍心因中國參貂之

利挾寧遠內助之威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勝其詭譎

混同諸部日戈錄之而查則奴已坐大矣及其伏女

戎于猛骨則毛憐併而海西孤固老女之黨以擄海

西則款虐之形已露此時不能集十萬之師一鼓滅

之尚養虎癰疽而欲俸功于宰賽則經吏之計誤也

計之不密奴得其間以洩之于宰賽而宰賽傾心于

奴矣奴既合東西之勢圍一孤注之海西金帛不在

奴掌股之中乎三路之師不守而戰遼瀋之役不戰

而守何其易于興尸而忽左次之戒耶至如也先倭

恭則非其倫矣也先為脫王不掉之尾初無意于

濟時策

卷之十一

經世堂

中國土木之役非其所望且一試不効不復妄想矣

俺答控弦數十萬羽獵為樂亦無意于中國而哉

全教之小入小利大入大利世宗神武莫斷一

震怒而武備已肅俺答亦一試不効不復妄想矣奴

酋出入寧遠定見天朝之富饒而覘其虛飲句

踐之隱恨而無其藉寧遠之羽翼養其羽毛俾由

而食愚故以為也先俺答非其倫也謀人都長安以

涼州為肩背固守涼州關中四塞獨東方而以制中

夏故終漢世而金甌無缺唐人都長安以河隴為肩

計乃為河壯掣其肘。遂斷一臂以予吐番。終唐之世  
河北不能渡。則四鵲吐番之掣其臂也。斯非得失大  
鑒哉耶。我國家建都于燕。仰清東南。以天津為咽喉。  
天津以旅順登萊為門戶。冠據我門戶而凌樹我  
之背矣。薄伐之事。未可易言也。蓋今日之兵微之不  
求招之不至。求矣至矣。望開門如牽羊就屠肆。尚望  
其荷戈而立乎。今日之將。以別籍為封拜。以丘首為  
登壇。即予之以通侯之印。如牽牛就索鐘。尚望其謀  
定而戰乎。夫己己之亥也。先入居庸而說。乘當以  
濟時策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竊勦耳。不知吉火二首。此于賀蘭近關內地空虛  
而窮磨乾養。且任收于寧夏近郊。驅之條去條來。  
者漸增漸逼。恐非帖耳俛首之意也。竊妻民反。奔涎  
其舊穴。零星寇掠。歲闌入蘆塘。而邊垣半薄。且崩頽。  
為大羊孔道。集之隨葉隨杞。者歲銘歲載。恐非已  
羊顧犬之思也。青海之火首。則鶴伏之難。彼羽翼已  
成。難保其不飛颺而去。求耶卜之諸子。則鷹化之鳩。  
彼風塵一起。難保其不搏擊而來。延綏零星之寇抄。  
已為既濟之癰。高懸甘國之養癰。且有決計死之。日  
濟時策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智者見事于未然。况其已然乎。良以內地之精銳已  
委三韓。而鞭長不及馬腹。終不能以新餉補我舊遁  
軍無見糧。士不風能。見在之軍。且枵腹而荷戈。又安  
能新募以補抽調之缺。竊恐他日之西火。未必不為  
今日之東奴。當奴之未養。牙牙未張。千萬人可以  
得志。何至今日。燎原不可斷迹。十八萬銳師。一朝掃  
地。我願當事者為鑒。則之故。而更為微土之謀。計之  
于審也。

戰守

遼左之役十有餘年矣。老奴智深而勇沉。我攻無攻。守無守也。年來提軍距錦。稍悍半壁。然可謀三路。未與之前。不可謀兩河。既沒之後。虜可用金甌。無缺之日。不可用胡笳。滿塞之秋。小奴力促而氣喘。我愈怠。將恥必愈長。新仇勢不可溪。師不可晉。盟。今日計。廟莫遑籌。決止一戰耳。奴情騎我以車格之。奴恃計我以火擊之。奴恃其突入。爰出。我以其間通。繼之。奴恃其條束。條去。我以其隱。蛇裂之。而我必先葉。濟野策。卷之十一。經世堂

戰。不若以往遼陽為決戰。近榆關者。以遼人防遼。使如子弟護父兄。近岔河者。以西虜制虜。使如指臂擁頸面。粟則供先國之金城。而運則來孔明之流馬。鴨綠旅順。樓檻如雲。而棘陽醫巫。傾拔如雨。長則震其故寨。短則迫其代。巢。托以奇兵。鎮以正兵。誘以伏兵。衛以疾兵。全遼恢拓。在此一舉矣。雖然。有相必有將。從古未有不相和。調而能收安撫之功者。我皇上勵精求治。志在擴清鼓舞之下。草澤必有響應者。然而內外不無掣肘。而舉動每成掣舍。何我將相不調故也。故誠欲議戰于今日。愚請以守之說進。而誠欲設守于今日。愚請以和之說進。天子守在四夷。以東顧為急。則一日不可忘山海軍。執守在櫺祖。以左掖為急。則一日不可忘。宗師。樞臣守在廟堂。以門庭為重。則一日不可忘。前鎮。督臣守在邊陲。以腹心為重。則一日不可忘。凌寢。君臣惕勵。將相同心。所謂以守為戰。而戰則必克。且有不必要戰者矣。和也者。師濟之盛。而于羽之格也。朝廷無吳越。而疆場有夷虜。我中國無戈矛。而外牆有羽檄。我

屯田

三代而上，量人授田，量地制賦，量入為出，以充用度。法至穆也。後世井田廢，遺儲空，昆侖始議募民耕塞。下而屯政肇興，及武帝時，敦煌、鹽澤之間，皆設田卒。置校尉，不特充國之田，十二便宜，至今為可舉也。其他若任峻、臧孫、屯許下、諸葛亮屯斜谷、司馬懿屯淮南、羊祜杜預屯襄陽、屯唐鄉，遺跡尤有存者。唐開軍府，總天下之心，九百九十有二，宋太宗加意營田，而陳恕奏復其事，雖淳化中，猶一營於又為泉口所

時策

卷之十一

屯田

懸其首於西市，而又慮遠地，痛瘠，榛莽難耕，為後其輸粟之期，早潦不時，地利未盡，為寬其株桑柿粟之制，荷鋤者，不俟南畝，典屯者，不歷溝塍，為訂其五月報屯，卷七月報結案，十月報子粒，法密而意厚，故北平一都司，歲收禾麥八十餘萬，而各邊可知也。文皇帝曰：吾以獵田家，見所食麋糲，每覓常也，管屯官何不如是，故徵牛種于朝鮮，嚴考設法，以從其福，以勵其餘，設樣田以課其最，增校察，以從其細，而又嚴諭戶書，要原告曰：在屯軍士，不許擅

時策

卷之十一

屯田

醉時策

卷之十一

韓愈

秦越一世。雖督課有武弁分。隸有郡縣。網紀有監司。巡視有直指。大率皆從無短長。已家個妻子而已。昔何中。鐵軍之食。郭子儀自耕一畝。于是野無曠土。軍有餘糧。之惡。愈整者。能如以身先士卒。否。誤全義。秀河南。修也。坎見田疇美者。呂田主勞以酒食。或賜以恭緣衣物。今之我撫循者。能如以勞來鼓舞否。葉盛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之法。聖而益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戰馬。其先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今之建牙開府者。能如此。寔心任事否。若宗時北邊糧草缺。今劉大夏。往理其事。大夏既至。召遊父老。日夕講求。遂得要領。不兩月而公有餘積。今之司庖庖者。能如此。虛心謀求否。夫南陽之查。猶可問也。飛詭之指。猶可清也。祖宗之制。猶可復也。雖平曠跡漫百不一流。斥鹵渴洞百不一稻。然水兩陸海。猶可耕也。誠能緣塞為城。緣城為埧。緣埧為墩。有斥候。城有旗。諸野有屯戍。一虎落也。一鹿帶也。一凡封百壘。中卷之一。小九之一。而又整郵渠以通雲。明烽火以戢邊。廢則溝血之制。因以為阻。義祖之暇。聊以為兵。此固

後解羌虜之一奇手。



河漕

禹貢冀州為帝都，東西南三面，惟河也。州貢賦皆以  
度河為止者，達於京也。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  
以脩中都，歲不過數十萬石。隋文帝以倉庫尚虛，而  
振為水旱之餘，於滄陝等十三州募米，丁運之，而又  
各置倉儲之，轉相運注，以給京師。運丁得以番休，而  
不久勞漕，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而漕之粟，亦得  
以隨宜措置，以時轉輸，法至便也。唐太宗時，劉晏主  
漕事，其時陸運斗米費錢十九，晏令糴米而載以船，

減錢十五。江船不入汴，船不入河，船不入漕。江

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滑口。滑  
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至宗  
歲，漕東南米麥六百萬斛，漕運以積貯為本，故置轉  
搬倉于真、楚、泗三州，以發運官董之。江南之船，輸米  
至倉者，即載官鹽以歸，毋違其郡。卒還其家，汴船詣  
轉搬倉，漕米輸京師。三倉有數年之儲，按京人以東  
南六路之粟，載于轉搬之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  
留滯也。汴船之出至此而終，無覆溺也。江船不入汴，

汴船不入江，豈非良法歟？當以宋人都汴，漕運比漢  
為便易。乃前代所運之夫，皆為民丁，今則以軍運矣。  
前代所運之粟，皆屬通轉，今則皆長運矣。唐宗之船，  
江不入汴，汴不入河，不入滑，今江河之船，各遠自  
前，北湖南，直達京師矣。唐宗之漕卒，有番休，今歲  
不易矣。宋人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  
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  
險，洪腫之停泊，軸輻之衝激，陰雨則慮泥濘淺澁，則  
費推移，暗途為將領之科率，上倉為官糧之阻留，及  
其歸也，席未暇暖，而文移又催，以完糧矣。運糧士卒  
其勞苦萬狀，有如此者，若非行宋人轉搬我鹽之法，  
以少寬士卒，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矣。況其所賜，豈  
特一分而已哉？  
說及漕卒之苦，是令見者酸鼻，當事者其何以濟  
之？

得清海運

國家定鼎出燕歲需清粟四百萬石而皆仰給江南由會通河而入京師茲軸輻輳若山棲柁若雲馬惟是金斗呂梁之區馮夷恐人所恃以不揚波者非必有蒼水之符龍鬚支非而制其命也又非必有李冰之獅熊投洪濟而殺其流也則聖天子之鑒焉寔代聖之頃自故通弗順黃涿泆法費大司農金錢無美時行河使者趾相望于家塢王口之間日夜策所以治河者而未有成算也無已則舍河就海乎而海運

時又 卷之十一 五

者又天下之大則大害也夫一復而令飢子無穀米殊無諱于計甚便然安知海運之果丁復也異時者半天下之力降也纖駁而卒無奈何今運能距精衛而鞭陽侯我倘謀之不減斯之不果以無窮之費填巨浪以千萬之人餌魚龍則又不若就河矣此兩策者計將安出愚以為謂海運之難復是也而謂其終不可復非也蓋天下事必相其故審其勢固其机而後可以從事夫海運勝國實行之師陳友定間道入貢亦由海以進今國家全盛之力十倍勝國一

時借著張米之士百倍勝國之謀臣故撥之于故而海運可復也即如閩粵僻處海濱四方之以市易至者結縻並轡無校廢之警豈其以聖天子威靈復一海運而慮熙母為崇哉故酌之于勢而海運可復也最立文莊王中丞旋議旋眾如匪行邁與眾為終耳今臣上有同舟之心廟堂無矛盾之謀此而言可決且豈異人任也故審之于机而海運可復也然今之治河者皆如鸛鵲故夫也今之議河者皆如燕人爭年也其勢亦甚難已以利冒害則難以害掩利則

時又 卷之十一 五

難我國言之而未必所言之皆當我國行之而未必所行之久長則又難見在于分處不予人已就之功計在于慮終不結人未成之局則又難身在事中袖手而營三窟之謀身在事外貸口而役三至之行則又難夫但言河但言海陳盡其而傍塵蓋非計也急言急海言河特而揣而守模稜尤非計也勢為謀而

塞垣丁任

本朝之徐急與秦漢異秦漢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  
為終我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夏綏也秦漢急西  
北故秦靈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縱東北也故誘匈奴  
入則于馬邑開樂浪玄菟當時非之我朝反是然則  
我朝長城應始東北乎蓋神宗在燕大寧渝失  
天壽與異域為隣宜府與遼東隔絕汲國營以資  
腹背猶恐後也故今所急在城宣大也宣大既城戰  
守斯勝遂哨望于登陲伏精銳于半道非恒則失石  
源時莫

卷之十一

經世資

絡施以為守入塞則左右遊擊以為戢此之為宣大  
計也然有謂長城無益者何曰非也夫塞下田不塞  
下人有也為虜壑也一騎長驅耕夫晨寃耕具牛畜  
舉為其有矣塞下丁不塞下人有也為息虜也朝取  
數人馬殺而安諸寨泰取數人馬驅而入之虜夫塞  
田不塞則粟念貴非惟居者不可而兵廩且不勝  
轉輸之困矣塞丁不息則地愈孤非惟伍失者無從  
補而虜藁且愈增其類矣夫當長城之未城也塞下  
果有斗數錢者乎塞下人有舍而居而顧視居此者

如之

乎塞兵有一非坐食官廩給地自養為官戡守者乎  
一遇伍缺清勾拘拘如逮罪人有招募一呼千百  
集者乎芻金至重也犂輪有過掠倉巡察使軍且也  
行部有過害者赴簿計如探虎穴轉商賈如臨重壘  
洪蔚內地已虜至境而烟烽不聞朔州開府也虜入  
塞而聲聞未隔今時亦有之乎故曰謀長城之無益  
者非也然則長城足防虜終不能入塞乎曰非也長  
城之利烽燧明而野易清也攻拒久而兵易集也果  
入多也生息繁也小崇之莫能仇也大崇之易于調

卷之十一

經世資

伏為應援突擊也虜慮歸之難而不欲深入也嗟夫  
守不密則入言必不入則宜廢守矣既入則有戰言  
必不入則宜廢戰矣古今有廢戰守為國者乎故謹  
詰遠之令以嚴衆塞之時精固練之兵以待農隙之  
入申侵塞之約以盡清野之完固京衛之防以居萬  
衆之重可戰可守斯固策之中也雖然城塞非難乘  
之難也乘之非難公之難也夫集兵壯以事嚴禁恤  
之有方役之有漸斯塞城矣而欲難敵賊稍要子集  
于亭障陣阮之間不腹怨不力疲稱于奮戈教恤爭

海府

卷之十一

世世

他者一馬可任原野。隊將十人。得千人。故者一馬可  
 任大將。故之以八觀。而御之以二法。任之極其忱。而  
 則之。其戰則功名之士。必有由死力以報者矣。近  
 如歐陽光。余大猷者。而山海之長城。安銀堡之車戰。  
 可奏效也。今幕府中。宰樂無若屬者乎。故罪士不如  
 養才。養才不如專局。司馬之屬。以能經武者。誰馬效  
 則任達通監司馬。以從撫院之代。又效則特報馬。以  
 侯提督之代。授之以代格之近期。之以超帶之業。杜  
 提邪之口。開廣益之門。則俊偉之士。必有匪躬。以自

借帥唐自大層以本馬度使多出禁軍大將皆以信  
 由統政至政則重然  
 以備那至期之備也

蒐才

卷之十一

世世

每自先岳氣分人材。如面結絕代。降載藉處林宇宙  
 間。精靈之茲。其勳業於人者。約有二種。馬正氣鍾完  
 人。間氣鍾時士。抱全才者。據正局。何嘗乏補天浴日  
 之奇。負異指者。尚偏鋒。亦能具海主山飛之胆。蓋拔  
 之不測。如神龍。而此則足駕奔蹶。或致千里。正不當  
 就皮毛物色者也。必欲獎異材。而然馬士。識處開奸  
 雅理治之門。倘突出倉皇。機爭呼吸。則絕趨規步之  
 輩。或不如高視闊步之情矣。况乎師濟既飽。而縣謂  
 無端。

野無遺賢。是忌才。妬能之口也。每慨秦不師古。沈儒  
 逐客。殺慘豪傑。自大風歌作。扶善禁除。猛士奇能。始  
 覺吐氣。其于人材也。漢有舉茂材異奇。及猛勇。知兵  
 法之誥。唐有哲人。奇士。隱淪屠釣之科。宋有請兩制  
 大臣。密求忠勇。有謀。及邊塞武臣。隱求壯勇。出羣之  
 聽其。憐才之意。何殷也。其求其羅豪傑。以壯武功。稱  
 脛股。而漫文物。率雄。向應號。有如我  
 高皇帝時。為盛者。則  
 成祖躬操義師。為好儒。深重以

列聖留心培養。惟志懷羅網。宜麟閣頻頒。免置載咏。  
左史聞而輟誦。韓起見而駭觀矣。邇邇來兵。往東西  
未見。熙熙之主。應席左右。常苦敬懼之無窮。將謂  
科目不足。檢材耶。則文士中。寧無定上。未遂藩之吏。  
遷龍川。乍補之。數者耶。然有之。亦革當從。指斥之  
任耳。堂盡能上馬。擊賊下草。露布耶。堂盡能搗。擊  
狼胡。賦詩退燕。虜耶。試觀劇。益供閑。洛陽條侯。得之  
儼若獲一。救國朱克融。各馳河北。劉超薦而不用。卒  
致禍結。幽并。則拳勇秀出之流。伏飛抗。狼之侶。卒可  
集衆。云

卷之十一

以資格。抑耶。是以從來受時之碩彥。與悼洽之關人。  
猛擊而致陳。如富弼。則請招京東。狂謀。恃以草莽。遺  
遺之禮。弼武則請揮河北。沉鷲勇悍之夫。為吏秦觀  
則謂成才不易。而奇才尤難得。鄭劉中則謂宜錄頻  
海諸豪。以資捍守。王質則欲康好民。以爵祿而收攬  
利權。此乃招捕遺集。創客第一暴也。奈何敵亞且之  
梅吳。竟坐疲於奔命。致命戾之亡虜。終挫銳於平賊。  
也耶。若定者。匪誦豪流。快客長儒也。世有林容。碩輔  
從衛入魏。將唐且為老吏。絳高典客。魯仲連奉常侯。

龍恭謙朱家護軍郭解免材官莫不隨方器使斷不  
令輒繪吹簫恨負村之不偶題詩曳石爰結網之太  
隸也非好奇也遂折其雄心而順收其死力則雖飛  
如虎貪如狼狡如兔固不難牙陷鉅掌敗馳驅斯亦  
危難得力之全湯也所以使叱奇而歸正也不然要  
男子治離間之餘豈便思橫王發堵而偉丈夫懷袖  
裏之陰符反致遺珠沉海彼不能為戴淵周處則不  
為吳吳張元北走胡而南走越亂豈淺有勇馬者嗟  
嗟方

禦寇議

卷之十一

任世堂

今邊事之壞也甚矣我不能取一由余而反失一趙  
信我不能殺天都黠利而反亡帝哉中行說加之文  
墨吏美刁羊操短長雄腹有鼓然起而請饒枚輩如  
新樓蘭屠郵支焚鹿蟲其人者故為

今日奮武許莫如

聖釋於科貢外取駿明行修賢良方正之意另設一  
絕智異能之科自非舞文行罔之甚者皆羅入士位  
中一俸叙用果有超然見奇者始待以不次之擢將  
見功名之速一開則偉人杰士率思掀然抵掌以起

聖帝之求何暇離紙先毫作書而構機史且錄載之  
事有主則片簡寸函悉經筆揮兼採共奏  
太平之慶又何暇撥冗刺水把袖劈魚競怒馬解蹄  
之雄興凌風颺起之想執提之以正人君子為  
中朝之泰盛而鼓刀舞劍亦若冊砂赫太乙餘獲  
將日觀之奇踪以六經諧吏為正學之滄溪而小品  
微言亦若文統孕瓊瓊蚌含珠泰奎章之光依庶之

聖天子繹武經文少助臂力耳  
然其義

榮奪江花藻漢謝草玉堂侍應而多譽而罷  
而少歸若此雖爾離奇應堪超集百代

馬政

竊惟古之馬。惟養於官。而其養之于民者。官初無所  
與。司馬法。甸出。兵。鼓。牛。馬。及。所。謂。萬。乘。千。乘。百。乘。此  
時。寓。兵。于。農。有。事。則。賦。調。而。官。不。與。知。也。惟。其。養。于  
官。者。如。周。禮。校。人。牧。圉。之。屬。與。月。令。所。載。其。養。之  
法。備。盡。此。則。官。之。所。自。養。也。夫。周。之。時。既。養。馬。矣。而  
民。之。為。官。有。不。與。是。以。民。各。自。以。其。力。養。己。之。馬。而  
無。所。不。盡。其。心。故。有。事。徵。發。而。車。與。馬。無。不。雜。也。漢  
之。苑。官。印。校。人。之。王。馬。而。民。間。私。牧。官。無。所。與。而。皆  
得。以。自。養。是。故。街。巷。有。馬。而。播。挑。以。致。馬。千。匹。逮。武  
帝。伐。胡。馬。少。而。始。有。假。馬。竭。息。之。令。亦。兵。非。一。切。之  
制。非。必。用。也。秦。漢。以。來。唐。馬。竄。滅。時。天。子。所。自。置。監  
牧。其。擾。不。及。于。民。而。馬。之。盛。如。此。我。國。家。苑。馬。之  
設。即。其。遺。意。然。又。于。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乃  
又。無。宋。人。保。甲。之。法。春。不。獨。養。于。官。而。又。養。于。民。也。  
今。監。牧。之。馬。未。見。著。息。民。間。牧。馬。又。自。以。稅。且。以。今  
之。郭。之。養。馬。官。之。夫。馬。既。係。于。官。而。民。以。為。非。民。之  
馬。于。民。而。官。以。為。非。官。之。所。養。馬。為。得。而

論時策

卷之十一

經世堂

不弊。自其立法之初，已知其弊必至于今日者也。且天下有治人無治法，苟能如其故而得人以求寬効，亦未嘗不可以藉其用也。今保馬既不可變，而于其間又不能守其旧，往者數為台吏，猶其末派而不寬其本始，愈更而愈弊，必至于不可復為而後已。此今日天下之事皆然，而非獨馬政然也。嘗攷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孳牧，江南十一戶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馬一匹，以丁多之家為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格例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群頭群

論時策

卷之十一

經世堂

以資之馬戶。于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輸子粒為意矣。養馬者謀其駒可也，乃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係。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買係為急矣。夫折色之謀，本因江南膏腴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移之于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微其草料，原今度者之意，亦欲資民之輸銀，而非資民之養馬也。官既無事于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恐為奸偽，而為利己之為，有駒不報，而工于欺隱，不肯以駒係用，而獨願以銀買係，至或戕其孕字，絕其存胎，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今之謀者又方日出新意，以交賣馬之半為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微解，愚人不思，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為太息也。夫河北之人號健，良馬冀之所產，昔人所以謂此地王不得無一王，伯不得無以伯者也。今舉冀之良產，盡棄之于一旦，國家有事而遠之馬，可得以供畿內用乎。今欲講明馬政，必盡復洪武永樂之旧，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閒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懲可徵也，而管馬官

群長歎臂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爲子馬矣。又修金碑之制。通開五市。必待好馬。別賦之民。以爲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洪武永樂之間。猶可頌也。蓋修養馬而涇注之產至矣。弛草地而細牧之息繁矣。邇遼戶慙。窮牧而鳥保橋挑之富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神京。防後患者。豈淺哉。我柳古之初。衛郡路皆有馬監。即皆今之

漢書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養馬地也。如使盡數官民所耕佃牧馬草場。盡出之與夫群不墾者。皆立埽堆。以爲監牧之地。而盡歸于苑馬。則宋人戶馬保馬之法。雅罪之可也。何必規其然。沿其末派。而日事紛更乎。

國初馬有餘剩。地未盡開。故可而籌慮。今禁漸生。民有編著之害。有工役之害。有交兌之害。有印路之害。有賄償之害。往計丁出錢。每馬一匹。費錢十金。而後可免養馬之勞。此折邑之說。而由起也。國家安得牧馬之用。

### 馬政

臣聞馬之資于戰陣尚矣。中國未嘗無善馬。而不能領馬軍士之殘折。嘗見京城三大營巡捕營所領關馬。皆民間竭力買養以輸官者。是誘賂牝矣。一經軍領。未一歲而肥。每一歲而瘠。三四歲而斃。問之馬。獨食糟而不得飽。一歲一斃。一斃一斃。月餼又尅料。及至馬倒。僅償肉膜。軍何憚而不飽。民之所養。不足以供軍之所權。此內地馬耗之由也。沿邊之馬。頗饒水草。第所領料良。未必盡充條爲之用。從軍俱

漢書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故成之以趨征。臨陣帶傷。輒棄之以餌賊。或上被後。涉或向冬。圍獵而馬玄黃。或被虜擄掠。或被盜偷竊。而馬虧失。此邊地馬耗之由也。若內責營官。外責將官。令其嚴督軍人。一意飼養。倒折多者。并官罰治。馬尚有不容息乎。奚必苛待胡馬也。則虜情狡猾。其所市馬。非盡未歲。度不能活。則盡近二十歲。率一待斃。其有羊馬稍壯者。則必餓之數日。飲以泥沙。或暗傷其筋骨。甫入廐而倒死者。相籍矣。數萬之金錢。曾未得匹馬之用。徒借市名。以覈廉耳。軍士間有彩易者。



尚堪馳逐。然存零虜所竊不甚多。且中國未嘗無馬也。每歲有河州茶易。有平涼監牧。有民間草產。均以市馬者易馬。亦更相當。何必借騎于胡。示彼以弱哉。虜馬上下山阪。出入溪澗。至捷也。即當風而飛。旁視渴不困。至健也。取彼長技。先我騎操。陰令潛耗。明收寔效。此老成籌邊至慮。終不可罪。惟在外修布欽之規。內審攻禦之畧。可收則納之。不可收則讎之。毋狗虜欲。毋長虜端。繫繫牢籠。惟我運用。庶虜不得窺我而市也。不知忘條。則亦可也。

河州茶

卷之十一

經世

### 舟車

夫步騎之用久矣。舟車何昉哉。吳子曰。車堅管轄。舟利樓櫓。是謂力機。言舟車要也。湯之時。奇眩之國。善為飛車。頓風而翔。日取千里。太公曰。濟大水。則有天潢。龍江。遂波上源。則有浮江絕海。是故夏有鉤車。周有浮兜。所自來矣。河山之閒。兵歲合而時以車。秦晉齊楚之諸侯。是也。為春秋始者也。江淮之閒。年歲合而時以舟。吳越之諸侯。是也。為春秋終者也。迄漢北驅虜。南規兩越。故大將軍懸騎將軍歲出塞。安時無前。遮絕漢。進止部署。惟輕捷是利。而揚僕落博。總諸人下。賴樓船。分出雲桂。夜即叩竿。陰度群將。是以車攻之言。寔自漢亡。舟師之利。亦以漢威嗣。是若馬隆之療角偏廟。轉關千里。王濬之蒙衝連舫。直抵江陵。西破群卑。南平孫皓。亦其著焉。乃唐構西北。開出車師。宋事日益南。而稀聞舟楫。其非權用舛乎。夫易地主車。為主也。前茅後勁。十五相比。中原衝列。欲莫得而窺之。肇之役。韓厥從齊侯。鄆陵之役。卻至。遇楚子。則中權之制失也。水泉舟楫。舟利涉也。大翼

卷之十一

經世

遠行欲指畢條輕舸便不踰時而讓利焉魏武已  
累亂流焉超備食野掠劉宇之方絕肥水符堅不掩  
上流則度地數之乘也陳清之與房瑄以牛車翼而  
卒開隊中密隊亦一法也偏伍相懷衛胃必入豈有  
控縱不調人畜內動而敵不乘之常以十萬衆去  
國遠關水陸相比亦一法也袖短銜尾勝敗為牽亦  
豈有彌野連樹三軍內置而能久規敵乎則過而用  
之不如舍之得也過而舍之不如陽舍而陰用之  
猶為得也晉人習車崇卒則砥何也曰形敵也或控  
衛時策 卷之十一 經世堂

俞勝見卒則疑則視亂太公曰旌旗亂人馬數動  
則擊之用車之奇者也吳人習水去舟則勝何也曰  
紀利也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退無返顧則夫致紀焉  
孫子曰知必紀則勇無所之則固用舟之奇功也揚  
慶道固之舍軍近寨引騎為方陣一鼓而破震厥王  
鎮惡固之從船急派矢士卒殊死戰一舉而克長安  
夫亦有所授之豈意之而可乎蓋古人所以利車者  
勝之具也而有用之以守李光弼之典史思明魏武  
之與柔然也且以戰且以守徐忽恩愛馬槌之與田

悅也古人所以利舟者捷之具也而有用之以持孽  
世忠之于黃天蕩陸秀夫之于瓊州海上是也時以  
據時以持李靖之于文士洪也今使軍相比也討其  
軍寔先軫居中申息君子介而從事晉楚亦惟天所  
援舟相比也合三萬衆公瑕在行龍驤之師蔽江而  
下主客則必有分矣至于水壘潛渡而魏豹橋是以  
舟之飛江橋六軍于安邑積草上涇而揚天破是又  
以車之拂地襲水塞于荆黃法備照移机用錯出故  
六轡調變卒伍彌縫不必餘艚之見也萬舸軒繞島  
嶼飛突不必執矛之列也則法可密也中舟之士率  
以八百而攻車一乘卒七十五人十乘之卒合之一  
舟之積也平地車一乘當八十一人一舟之卒散之十  
車之數也則用可權也或軍制中遊偏縱旋盤控行  
間則陸地之樓紅飛航也逆風絕汜渡江伏水出沒  
凌亂則水上之遊遊伏卒也則權可乘也陳疑擊半  
固舟捷而車遲鑿鑿持堅亦車整而舟亂二角一犄  
是為賄法結步為賄合騎為車各車為舟不易器而  
易法不易法而易用法用交得權變獨御是謂神明

頃者騎馳入深，各乘所產而放海鯨，肆願切震，則車舟之用亟，則亦嘗聞光武之塞上車，孝武之青薜樓，紅幕定朝鮮，諸邑者，即乃俞通海以小船深入，蹂僞漢十萬衆，彭蠡之曲，而子俊大猷，雖用廣角武，別之制，大斥虜騎于雲中，亦近事之師矣。夫醫關養，謀千里，用車其宜，旅順衣帶一審，惟舟是恃，乃與衛之關目講，而不知寄木牛之運于兵車，枕櫓之制日勝，而不知寄戈船之寄于海舶，何固也。車與八又與四，而掩地則馳行如舞，而山阪丁上，指顧趨利，則瞬濟時策。

卷之十一

經世堂

而不可通也。有小戰，車馬平拔外張，矢及四出，登高逐遠，縱橫深入，先後相隨，次第繼發，夜壁則合，成墩堡，無恐動之虞。風馳則行，成步伐，有騰蹶之捷。車之所以吉，騎之所以瑕也。舟泊四車，二四輪擊水，則逆行如馳，而勾廉陰寂，披瀝見慮，則膠而不可往也。有小飛舟馬，檣桿外翼，旋突迅速，懸派激流，動伏錯置，風汛不常，出沒累變，會哨則營伍星羅，有臂指之聯。爭奇則水陸分張，掉首尾之勢，敵之所以殛，我之所以長也。夫然而登於截海千舸，雲發直埽胡穴，則護

集之雄必發。聞寧刺河，千里電舉，橫過荆楚，則乘城之決中矣。夫然而分步夾軋，板劬四布，西扶遼虜，解之北，北謀山精，皆岫擊應，東激屬國，旌鼓遼東，春谷鳴梅，疾如兔脫，合行止，如出九地而行九天，故曰其寔欲舉其名欲詭，則今日舟車之議是也。

讓款

壯皇帝寔決策愛之而謀則自

壯虜款貢。先是虜款塞督臣史道簡萬達上其事謀未定而邊人再殺其使為首功虜患而寇澤路寇宜大已遂深入薄都城上書求通貢有詔勿許明年大將軍為用事主貢市虜以疊謀輕邊臣小不如意則闢而起寇誅復嚴通虜之禁邊臣不敢復謀而時私與之市陰以漢物中之大約章旦夕無事以贖鎮荒整而已至隆慶中虜以孽孫故執我款人以款邊氓二十年不被兵而頃歲乃渝盟以為難于西隣此市事之大畧也蓋帝絕而論之嘉靖中諸臣拙于戰而巧于款隆慶以來巧於受款而拙于用款夫既開關以損虜又不稍為脩且斬其使以挑之彼愈我怠乘釁蹈瑕二十年間求一戰勝之功不可得宜不謂拙然和我之謀邊臣不能得之廷臣廷臣不能得之于上數謀而見格稍示之利而輒止虜之求款也如孺子之視鵝為購然余待可獲也而卒不可獲夫人情當其兩不能獲則其滋求益

讓款

壯皇帝

壯皇帝

壯皇帝

堅而一旦得之則久持而不忍釋然則前之失策乃

後之便計也故曰拙于戰巧于款也虜既稽首待滿百我撫而愛之其事順其休養而歲所省輸將之費以數萬數歲生息塞下生靈以百萬豈不謂巧然其緣固曰可以固戰可以固守今國之二十年而數守無一可恃今日增市明日增費已如例矣而又求之例外予之則又以為例如奉賄予有所索不得則啼畏其啼報予益數啼益不止然則前日之便計異日之隱憂也故曰巧于受款拙于用款也夫款者邊士之大利大害也智者用之以原虜而愚者用之以媚虜智者用之以修脩而愚者用之以弛弛智者用之貽數十年之利而愚者用之貽數百年之害何者智者能用款而愚者為款用也請先言虜情虜未得款則求款我既得款則厚求于我不得則微以不款要我既得利于款而欲兼得利于掠則借端番以假道既假之道則乘不備而侵我已侵矣則揚為罰服以誅我矣兵力弱則違志于我矣兵稍集則又為護詞以緩我既得志于掠而不能忘情于款乃招遷延

讓款

壯皇帝

壯皇帝

壯皇帝

而去。將以復辱求于我。虜之謀已狡矣。一時廷臣爭  
扼腕談虜事。而未有所定。夫戰兩相害也。而時有利  
歟。兩相利也。而大有害也。守無大利亦無大害。而要  
之。虜不利則固已害矣。我不敗則固已賊矣。故守常  
道也。而戰與歟。皆可用之。以為權蓋聖人必有所出  
有所伸者。所取有所予。而後能用天下之權。我將急  
之。而固緩之。後廢之。而急修之。我誠雖令明。士卒奮  
平。權修守。修設。虜宜不敢桀。即桀亦有以制之。而後  
可罷也。能必急。必冠。武八而收保。內憑城。外國  
濟時矣。  
卷之十一  
經世堂

其歟。皆有所用之。以為權。雖然。用策已耳。而用人難  
今天下武備疎。文。國家選調頗責成。謀事者。任  
事者。以。當事者。輕。曩事者。重。無事則以苟容為賢。盡  
邪為愚。有事則以輕銳為勇。詳密為怯。譬之病者。病  
小則聽庸醫。病劇則聽噪醫。效而可以為功。不則  
奪之。將而已。符醫効而可以為德。不則旁立而視之  
耳。此于醫無所不利。而獨主人愛其病。即所稱三者  
能。日用乎。夫誠得天下才臣而用之。才臣又盡以其  
才為適用。則夫三策者。無而用之可也。  
濟時矣。  
卷之十一  
經世堂

齊兵

今天下名存而實亡者，武臣也。海內重而不可逆者，左武臣而右文臣也。故世之有武臣者，而亦有文臣之名，雖有智者亦莫之何矣。人之言而世操之家，鮮克由之。日乘監其肥，履絲曳綈，而敵令操矢居，犯霜露，踐不可測之險，是不然。諸武臣者，其歟。然忠義，家聲未泯也，孤子之持，攻守之累，四方之事，平日既曉，三宮也，禽鹿能，創蔡明為人用，衛主傷爵，固原家世，也，疾，無言，思，有乎，而京師守，也。

卷之十一

經世堂

時顯貴，周條虞，蘇中郎趙，常平年虎臣，皆以將種起，為世聞人。即初林孤兒，先世固甚微細，得與所應募，伙飛射士，競騎驟，張西破，美而北，遂匈奴。古今人豈終不相及哉！何大謬不然也。蓋其終有二，而其所以終有八衛所者，非兵所從出乎。高皇帝初，旬京師，連郡縣，皆主衛所，五千六百人為衛，千百二十人為千戶，百十二人為百戶。所按圖索之，為衛四百九十有奇，為衛千戶三百一十有奇，衛衛郡故魯，魯土司，不其為，約可精兵三百三十餘萬，而今有

之乎。此蓋畫水旱征伐，移徙絕域，武衛所官，賤之也。官世其爵，軍世其子，官視為奇貨，然勛苦其身，授半其財，而英敢言其計，而無耶之至。則散之四方，已移徙而絕域也。請行請句，者至奪其資斧，而變其去，不則斷之。民以清軍為援，而彼以通軍為市，問其尺籍伍符，如絲枲，莫敢解，冠至必借兵于外，于是有新軍有鄉兵，而故額十不得二三。至使國無兵，其弊一也。國朝念諸軍從征苦，擇上肢，因以為屯，俾為世業，富商大賈，猶增墾其餘畝，以墾易，塞上之

經世堂

腹索，而世則不之歲矣。法犯，若曾蒙其間，私相貿易，民曰與之，渾淆漫漶，故老所傳，綠水魚鱗，固耕業已化為烏有，無可考鏡。好吏為狀，即巧屠，莫能得，而清屯者，至視為不可控揣之物，屯有定數，官無常員，增一官，割一屯，官屯日益，軍屯日削，歲入無以充常餉，師行則千里累糧，不足則需民運，又不足則屯周，農而費且十百餘屯之所出矣。然軍食不敷，名一食不給，人二種者，猶聚也。夫使兵無食，善矣一也。夫武臣之禁如斯，易山思將，以累之手，愚以為開國

以下原錄

矣其食全操如故也。手不執事。年不開他角。日不  
應班朝。人而僵行者耳。日。將。妻。娶。公。家。之。聚。而。或。  
唐。用。其。下。人。不。不。降。我。諸。不。中。試。一。不。如。期。者。所。司。  
當。更。嚴。其。科。禁。毋。使。得。脫。已。乃。簡。嚴。而。法。除。之。準。不。  
合。食。操。者。斯。自。其。歲。始。悉。奪。入。官。提。提。奸。冒。法。不。應。  
爾。耶。又。懲。教。之。典。當。寬。也。何。也。五。年。而。還。軍。政。能。者。  
鋒。否。者。猶。一。而。得。食。其。操。又。何。病。焉。文。吏。一。不。殊。任。  
則。就。其。職。而。家。食。存。賄。者。以。杜。後。患。文。祥。治。之。東。而。  
諸。吏。然。猶。其。之。止。也。今。諸。武。臣。居。下。者。或。受。金。錢。  
有。左。驗。矣。或。胃。乳。為。營。役。倭。有。奸。扶。矣。或。豪。橫。而。橫。  
使。辱。曠。林。之。戈。矣。或。上。虧。溫。養。反。唇。而。詬。詈。矣。是。四。  
者。以。而。誣。耶。奈何。入。人。以。難。忍。之。過。也。以。而。寬。耶。不。  
宜。置。不。問。也。按。部。使。者。書。其。事。而。或。傷。之。微。至。則。委。  
諸。度。關。十。何。戒。也。一。受。戒。則。處。所。或。者。皆。其。人。耳。何。  
傷。也。彼。其。親。上。之。替。遇。曾。無。毫。髮。損。而。何。以。為。辱。頑。  
頑。詐。援。當。處。刑。然。世。塵。家。而。助。街。談。巷。議。之。口。定。  
有。如。萬。一。能。改。行。日。新。者。為。誰。從。而。明。之。今。甲。曰。  
武。臣。有。犯。必。以。上。聞。願。整。軍。嚴。懲。而。武。臣。遂。輕。犯。法。

犯者衆。法臣以為是將不勝其枚効。而時執法以侵  
事。文吏即以下得逮問。比假其制。自某官以下。等為  
今。其。軍。政。以。不。任。然。者。必。奪。其。稱。歲。計。吏。有。如。四。事。  
廣。得。寬。者。必。置。于。理。或。者。其。重。犯。法。乎。愚。又。以。為。勞。  
逸。之。任。當。均。也。何。也。遠。方。腹。裡。分。而。勞。者。日。并。命。于。  
荒。微。鵠。晨。或。不。充。果。然。之。腹。遠。者。不。識。行。陣。為。何。物。  
靡。衣。粉。食。以。終。其。身。彼。其。先。人。所。茹。荼。蓼。累。同。而。子。  
孫。受。茅。何。懸。殊。也。今。制。京。營。兵。得。更。出。戍。重。鎮。誠。微。  
其。意。而。行。之。內。也。村。官。簡。其。最。俊。赴。塞。上。使。習。知。地。  
理。阮。案。明。請。令。部。署。戰。關。之。事。無。驕。而。情。懷。其。久。暴。  
露。行。間。者。以。時。養。休。無。使。缺。望。語。曰。巧。者。不。過。伏。習。  
者。之。門。宜。惟。節。勞。遠。其。六。慣。習。之。乎。又。教。肄。之。術。當。  
豫。也。兵法曰。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教也。今以不知者。  
者。而。推。教。之。何。異。驅。市。人。而。使。之。戰。耶。法。有。切。學。既。  
範。於。文。具。耳。當。如。博。士。弟子。故事。群。皆。將。家。子。與。研。  
謂。民。立。武。立。者。特。主。官。師。監。以。憲。司。廣。勵。功。令。布。在。  
學。官。執。不。合。程。度。者。罪。其。師。比。試。入。京。師。第。不。第。者。  
大。司。馬。以。多。案。為。破。家。論。次。而。行。賞。罰。法。不。得。比。

試者按部使者歲程督而行責罰焉格蘇則竹符利  
蘇隊則圭璧朔安知無枉二數顯者出乎又武科之  
制當廣也何也武科所取時射論策耳古有不將焉  
不軍札而稱名將者有乎不知書而任大員劉孟  
米克融猶足為一時輕重燕齊江淮之間無若人  
乎宋蘇軾清淮傳河社五路之民沉鷁勇悍以試  
吏而重身校之選其說固可采也甘迺壽校后超非  
絕于著倫超喻羽林亭樓以試弁為期門學劉開象  
彈九連弩風角占虞之技兵家亦何所不用哉是不  
當各為一科而執叙之乎又屬叙之休當優也何也  
文吏以口舌勝耳出第有一生之計以為國擇闈非  
武臣誰可與者天下無事武臣無所用而文吏出其  
右故所苛吏今皆不得方駕而以陪從來為休寵重  
臣受重書專制一方武臣不受職得先責問文  
吏交相為効而休雖日長文固日衰晉鮮而楊晉之  
矣鮮胡而休繼之甚且銅之銀給矣無論上當下石  
之吏有事于其境却行虜義惟所播使矣猶終廣既  
訪且隨之矣識大体者昧不假顏色寬文法彼態于

將據而溺于積俗莫之改也武臣既歎昂感慨一言  
百耳安用此握齟苛礼為哉自今有以非礼事其上  
上以非礼責望者舉而劾之夫非作士氣之一通哉  
斯八者武臣之所以救也雖然按其小者也世祿之  
耗莫甚于宗藩嘉靖末為之餘例者其秩係矣然  
未盡限其封爵而廣開其四民之業世官之濫莫甚  
于錦衣嘉靖初嘗甚於矣然多行乎彫宰之重而未  
盡其計開宗祧則言有所不敢盡其秩連則  
法有所不可用將遂已乎明天子在上帝惟帝然  
下德音令在廷諸臣發計其便而力行之



論策畧

將謀亡於治粟都尉高帝素未之奇關漢中片語  
旋即登壇破命稱爲北道主人世祖思寵之久待床  
中款語乃與假印遲速不同矣然一則諒何輕許不  
俟見其謀而任之以舉觀聽一則知余足任大事必  
見其謀而任之以服偏裨異材柄用當如是也楚成  
珠子玉于一篋以謝申息之老秦將甯孟明于再期  
以故西戎之伯操縱殊科矣然一則以達命債而不  
陳玉何以多賄一則以勞師遠戡我窳尸之孟明  
論策畧 卷一 二

待之不同宋祖皆享之以誠以鼓其壯氣之勇耳李  
廣程不識同于也邊也或士卒大樂其門或軍吏  
珠皆其煩擾而用之不二者漢武皆察其意是以收  
折衝之效耳陸贄曰克敵之要在乎得將其人取兵  
之方在乎操得其術兵法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夫  
陸贄之所謂取者駕馭之謂也可以御可以無御而  
中將御馬是在善將之者耳  
維師善父時惟鷹揚將惟其武者用之則善戰無前  
者失時之養和氣遠引去者或目之爲鷹或而不  
不可用也詩書禮樂惟節較可亦惟其文者用之則  
作文賦者有河橋之敗貞時名者有陳濟之奔文而  
無實不可用也無已則老而諄諄者是求又思其不  
皆賢雖窮而或伏不下如廉連野料者在也無已  
則少而英果者是求又思其不皆陰險少年而或有  
徒讀父書如應侯所開者在也地產可求得如辛璜  
者斯善矣然不有按圖索駿之謂開望可求得如王  
謝者斯善矣然不有肉食者節之謂福將之說與則  
無以爲家者忘矣安得絕其說而使素餐者無出位

之烈。債帥之遠。改則愛國奉公者阻。要得還其道。而  
 使介餐者無外之請。將欲捐爵賞。如漢高。恐他日  
 功高之難處。將欲客使相如宋祖。恐其時武事之不  
 競。將重其任以委之。又恐于滿鎮之跋扈。將分其權  
 以任之。又有大子荀林父之與尸。然則如何而可。必  
 也。廣以牧之。如范希文欲于諸班中搜羅智勇。而試  
 以武莠。如歐陽文忠欲于伍軍中較其技勇。而推為  
 大將。如蘇子瞻請重武舉。而試以治軍可也。又必精  
 以探之。如張益州所謂資久任以現能。效如王岩叟  
 所贊。其  
 又一二  
 所謂勿輕加進退而重謹之。如胡仲所請信賞必罰  
 而虛文之悉去可也。雖然有箭何而後成。韓信之功  
 有魏相而後用。克國之議。李愬淮西之捷。裴度主之  
 伏青嶺南之勝。厥緒替之。則任相又在于得相矣。  
 古之善用兵者。有增竄以示其強。有城寬以示其  
 弱。強弱之機異也。有築營固壘以守其攻。有  
 塞井夷寬以攻其守。晉即攻守之機異也。有代國  
 必六十萬。有擒虜必用三千。李用多用少勢不可  
 也。有七縱七擒以示揮前。有援幟囊沙以破勍敵。

奇用正勢相反也。有堅臥不動以阻敵氣。有連發  
 三矢以定天山。仁或持重或挑戰。相其機耳。有破先  
 寒必待于屯。有破敵車不俟于再舉。或  
 持久或示遠。隨其勢耳。  
 古者戰國。雖安必常擇將。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  
 不以詐而疎。不以罪而廢。故管仲之射鈞。孟明之三  
 敗。吳起之驚旅。張儀之游蕩。與救之疎。賈武之危  
 合。白起之世。舊韓信之儒怯。韓布之殘。韓衡青人奴  
 去。病假子諸葛不親。或眼杜預不便。韓馬謝父以表  
 論其。其  
 又一二  
 軍推石屠鄧尚以文學拔漢室。李靖用于罪累。李勣  
 技於降附。豈以形貌圖計其間哉。  
 是墜龍出而敗侯景。大雪凜風而取元濟。時也。而危  
 燕者。以往亡日起兵河也。背水破趙。依山挫虜。利也。  
 而滅商者。以背濟水向山。阪何也。王蒙以六十萬伐  
 然而郭全公以數十旗軍回紇三十萬。孫贖以滅壯  
 見弱而虞翻謂壯示強。孫謂人謀者。又安愚也。故口  
 兵無常勝。水無常形。  
 夫求將亦難言矣。必以世子。明。李靖父書者。何以不



然鮮明不可置之不用而使其黯淡無光也八曰恤  
將領將非養死士不能立功非蓄財不能養死士宋  
祖於虛將家偏在京者撫之甚厚一即植棠之利悉  
與之悉其易易免其私進蓋此意也今將領之財  
或而出制裁而入欲有財以養士難矣九曰策報  
高崇文屯長城練士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即行  
械更松一無所關劉嗣備練本州暇必披甲枕戈而  
臥曰我以此登責任不可背宋十曰責不校六卿和  
而貴其大將而漢興從征責而望其南之安祥侯將  
而操斷海之險苟成功而冒功操功而據功竟無關  
者注陽而食脆粟肥者取印黑號夜月捷奏天庭達  
廉指而就諫陰平綬而索錢則有登孤先登而反射  
馬首是瞻而欲東者矣十一曰教士亦長大有力者  
教以銳狼牙短小精悍者教以刀矛藤牌心思細膩  
者教以弩矢鳥銃種種世衛以良錢為的中即先育是  
也十二曰示招徠蘇軾守徐州開賊欲知利國監沂  
人程秉家富有胆其弟孟生配樂欲為洗雪執意其  
可快許為奏免果獲賊賊執言徐沂人驚勇不收便

摘眇即作戰請叙用是也  
寧封戍突獲楚囚而伯華上下其手遂使子園蒙功  
王潘突平吳國而劉頌奉命校功竟以王潘居右然  
圍稅共角逐而渾亦當數相持今臨敵斬首者姓名  
不必上聞而空持議論者豈崇身履什伍者不免  
寒而憑城往往以遊說者滿案白骨未收死事之  
世而廝養奔走者冠蓋名者得以榮恩旁觀者因  
而色動矣李烈雪夜擒吳元濟而儒者歸功于裴  
晉公之志度精忠謂其功在社稷誰曰不然而以  
論元勝為其功豈不私矣  
國家之用武臣力於戰誠難賴非出於資寵之子弟即  
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歲有保舉將材例又但視其見  
有官職之人其間往往狗名而不實突挽強引重奇  
日為勇旅談說縱橫者目為謀家及垂以重兵臨以  
大敵憤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求將之意難勞而選  
將之路太狹也昔唐增置武舉視進士科遂得裴  
服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詳定武舉視制科遂得  
為志寧全振振卒餽料元吳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

有可法也

操兵之道必使其氣性活潑而不至於摧詳散野或  
逸而冗之或勞而息之又必須收其放心使之祇畏  
親業而不主懈怠不振為將而欲使人樂死而惡生  
是辨人之情矣蓋必有生道在乎其間令人惡之而  
不至於死也所謂恩賞者不獨金帛之謂雖一言一  
動亦可以為恩所謂威罰者不獨刑杖之謂雖一語  
一怒亦可以為威兵之深負者氣也氣無常靈勝則  
凌敗則辱能治氣則常勝矣雖大敗中亦有必賞之  
法東二

世世堂

士惟大勝中不無行刑之人在乎明斷而已  
我朝鄧陽之戰傷漢乘高順流彼強我弱法不曰強  
而勝之乎腐永忠等以六舟繞出敵後卒殲強敵何  
也兵之所戰者氣也以小書之則故疑以士溪入則  
死聞我氣倍而敵氣奪亦豈不以敗曹軍也然非死  
忠之勇戰於廣澤之害秦軍矣諸全之圍偏吳水陸  
並進彼表我塞法不曰以明進之乎李文忠以編師  
赴聞敵衆太廣卒保孤城何也先人所以奪人而及  
其未定而折之彼勇不及開智不及謀開與所以不

秦軍也然非文忠之捷哉於難勝之抗令敵矣德廓  
收兵乘勝進薄燕京中山弗敵而直抵太原出其不  
意也然揭之不下我於劉鄩之難晉陽矣明昇以精  
兵固守金牛調國弗攻而直趨階文趨其不意也  
然使其有備幾於吳兵之趨西北矣北伐之師靡根  
而至通州乃郭英高壘自固設伏誘之以三千兵破  
虜萬衆故曰攻人之國而非攻也然使彼堅壁不出  
則幾于即墨之老燕師矣滇南之役進取曲靖我師  
已疲沐英仍驅程進兵直過其軍不遇清敵曰毀  
人東二

世世堂

人之國而非攻也然使彼嚴兵設伏則幾於連左之  
憂唐兵矣是其奇正判於毫厘可易言乎  
將門將權世亞稱之周室時召虎平淮皇父平徐則  
康公南仲矣而倚矣嗣是傑侯之靖七國管平之降  
諸蠻亦懋收功於雪夜瑤琛無忝其內來雖其才智  
然非其家學素也我朝沐默國郭定襄陳宇陽諸  
人破安南禦北虜得閩冠可謂肉食者皆郭耶蓋世  
當廷及則無他心發墨家學則非嘗試彼出而習焉  
其心必為較技步平潭者事軍功倍矣

今繼人傑士一廟是弓馬報曰此短後無賴者也雖  
衡胃白刃藉有虜功吏議一不當三尺隨之是詳解  
驅之是而望其追風逐電也且委任平忤則或行舟  
於陸而登駕於河功罪實係則或駕在於陸而排羅  
於羅薪標稍照則或索繫于市而遺珠於淵彼免特  
者皆庫可登奴虜可任二罪無矣而頗可沮抑至此  
乎大夫功宗吳越為封侯耳彼獎獨較馬聞力而拘  
諸原而虎符鵠印不能盡得之上命勅護動經數年  
往後惠文平詳詩能其後封爵六爵住高金多而寢

論其果

卷十二

七

臣也堂

兇之士不名一錢志士所為不顧而世也  
古之名將若陳湯發溫宿涉康居誅郅支頭懸塞衝  
之即功至烈也而自晉無部不為州里所稱亦今之  
然指不主者耳班超從於閭焉者個定連之印以  
指揮五十餘國之君長業至巨也而家居勤勞不耻  
勞辱亦今之儔書庸生耳郭震討通泉掠賣部中口  
千餘此堂嚴司三尺所能容耶而柱欽陵之口服姿  
為之心進封代國將相益寶印昔之任侯畫綽者也  
鄧艾不謂作將佐榮守常此非有司平腐暗不識

者即而著濟河之命度陰平之險開廣漢渠倭納降  
附印昔之發騎無能者也余珍落泥無行殺人亡命  
此非一介晉康而得反接者耶而獨趙葵於淮南板  
典建於淮也手挈全蜀以還本朝即今之諸生無賴  
者也暴獨倭之士浪浪無賴則為汲山之賊未有匪  
者亦前發投法之能蛇類皆無也夫珍摩高陳湯之  
才定遠昭會肉之相元振見奇于武后發艾投誠于  
司馬余珣察才于一戰而駿骨而良馬玉梅怒姓而  
勇士事戎使斯衣健兒化為脫騎之眾少化為材

論其果

卷十二

七

當其無事固可匿制其雄心而勇猛其從羽即或  
有事亦不至同銷兵而強勝矣然昔以資敵矣洛云  
屠火精薪有時焚燎竹頭木屑有時致用索珠於江  
洋淘金於沙碛是在預為計耳昔韓公刺義勇於陝  
西而蘇軾當熙寧之際亦謀之以倡勇敢為言識為  
此也蓋斯木揭竿者嬰尺寸之組而懷心一利百萬  
者與編校之選而卒業是羅材之舉國即析奸之萌  
也乎  
今人輒扼腕曰吾不謂李牧充國飭邊乎儀視師仲

淹頌鎮耳脫有之汾陽不以窮奢極恣掛彈章乎文以諫見逐將無罪荐者乎李牧收保將無卷乳乎後將軍達衆獨任將無右議吳懷款議媚虜乎馮唐有言雖有蕭頌李牧不能用者此也

一、  
二、  
三、

— 434 —

經世堂

儒曰士之勇怯我又不屬。曰必不稍失。主將固以司旗鼓爲職。然身不獲前行。則賊壘之勢。不可恃。衆人之氣不肯墜。前行之士得以欺避。難而莫可办。然身無精藝。已膽不充。又且學習則能办。花法無壘之藝。而教師不得安爲低昂。况爲將之通當身先士卒。非猶臨陣當先件。要同勞苦。要同滋味。即有凡技藝。必主將習之。則偏裨以下。不以爲恥。從將者。宜新與舊。宜恭儉。行陣與熟。輜鈴並用。務求以此生風之志。以倡勇衆。或於孤遠偏裨。草澤仕族。

及王甫竊流之輩尤有奇智異能統屬氣者物色真確特拔一人爲主將而不極其位役之進取徐後以參副而時命其功使知孫奮既無驕倨坐坐之虞亦無甲帳爲建官次不相下之患而其用之得力視起朽廢之將奚啻倍蓰何則矣事治其氣彼衆變難豫定爲募氣而此則朝氣方銳也兵事担其技彼奔急謀而莫繼是爲懸技而此則前鋒方騁也兵事變若飛騰彼飽稍梁而拳首是爲隱飛而此則勁翾

卷之六

卷之六

海  
二  
五

有謝安石之破符者。人多以鑿符稱之。不妄生  
之。所以破秦者。在指授將帥。各當其任。常謝玄入問  
計。而第曰。已別有旨。則其命駕出山。業已遊數之壘  
而徒以鎮空稱之。可乎。寇平仲之鑿契丹也。人多以  
整暇稱之。不知平仲之所以禦契丹者。在鼓師命將  
蘭曉銳。扼要害。當危急。奮五至。而曰。此不過五日。則  
其博塞欲飲。不啻欲餬兒之血。而徒以整暇稱之。可  
乎。

論雖朱見之衆聞不見不一輪而洞屬已遠矣不習其神不得將也或梁麗者點藉相應獨力舉之不官不嬉不色變者此其神勇矣不試其胆不得將也搏虎於端生談改容穿林越嶺風甫而吃如不動手格之有餘矣不盡其器不得將也行水囊砂不試即歟失牛逐雞物無成局變化之妙固存乎其人哉不疎其節目不得將也尺璧有考鴻莫有能惟人亦然王可假策可擬二卵不可矣使會使詐英雄通阻非文墨所及東矣不專其責或不許將也應變緩急權

卷十二

世宗

無預設中山之慮不投息壤之盟無閒而犁庭搗穴之奇亦可寬然奏績矣以此擇將焉知無奇偉特出者登壇而定象乎  
斷嚴之權前肩端憑險韓義教不嘗被蒙茸新荆棘生擒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磨崖石記歲月而還乎固原之溝四阻石城而嚴吾師項裏殺不啻離其心腹至刮刀與斧遂生擒白馬將而火攻青山洞乎西川之保軍江津諸盜橫行秦楚開林司寇與彭司馬不肯尾轉戰數年終定亂器淳尸較箭

下深村密佈皆腥紅草浸乎島奴換市舶之奇  
以計縋之卒首葉銜板不得片輒歸手倦吞以索  
愛孫焉名奉女薄雲中王褒教不常謀之於新鄭且  
或且終身與使老前將首帖耳為數十年利乎至  
於上忠肅治罪嚴整按行途寒起樹開抵開原峰壤  
相望間由塞補唐新職以千計使建酋李滿住上番  
素乞留公勿去馬端甫定海而三衛之免始以恩信  
於之不可制嚴陣設伏以創之計書惟係計命獲外  
於矣  
卷十二  
世宗

卷十二

世宗

無成周宿衛之制居有宮正宮伯之衛行有虎賁之  
衛僕從之衛掌於司隸當是時虎賁綴衣無非吉士  
侍衛僕從固非正人執劉戟而操戈刃者皆用冠冕  
之士夫居虎門而詔王璽者乃率西夷之賤隸宮正  
官伯統於太宰虎賁掌於司馬司隸掌於司冠而宮  
聽命於太宰馬漢之南軍衛尉主之景帝時表奏武  
帝時東方朔皆以儒生即官後乃用宦者將禁兵唐  
命宦官視軍容於外何況宮衛故南司日趨北司日



重而橫不可制。宋太宗當危逼之秋，尚不欲親兵用戰，而柳宜官致不得宣徽使，以死。後重寶出，掌六師，宜官肆機，然親兵反，始宿衛日少矣。國朝神宗十二衛皆以世卒，爪牙之任也。數辭皆以功臣子孫腹心之托也。

府兵之制，始於兩魏。國子周隋為大，洵於唐氏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無常勞也。三時耕稼，一時講武，無常難也。六家而賦一兵，不窮其力。六家而供一兵，不盡其財。宿衛者十月而更，戍兵者二年而代。所以役民又

甚。郡置府六百有奇，而居閭中者三百六十。舉天下

不教閭中，所以明輕重之勢。兵靜於府，將歸於朝，而無姓兵之重。所以杜禍亂之原。一兵之器，甲衣發給於六家之民，國無費也。李泌所謂盡得宜杜牧所謂法術最長者也。

古者十六井為一社，社一牛，三朝子產子牛馬之外，別賦其粟，名曰社賦。晉人已謗其多矣。晉成公時作丘甲，蓋蓋兵也。晉之內兵，家五人，而長勾之職。桓公自謂帶兵十萬，車千乘，故句亦謂宰君有甲車。

千乘，蓋兵以漸增也。其後楚為東廣，魏為武士，奉為我卒，古制蓋亡矣。漢制平也，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侯國之兵，屬之郡。王國之兵，天子祇有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南軍調之郡國，衛尉主之，以衛宮城也。北軍調之三輔，中尉主之，以護京城也。

高帝時，南北軍相制，故太尉誅呂，入北軍而不得南軍，犹不敢篡。蓋兵軍俱不出私，有事以羽檄召郡國之兵，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事，已則罷武帝更太尉為大司馬，以中尉材官出擊南粵，於此分北軍為人

校以中量領之，又恐其私太重，故於南軍增羽林期

門之兵，以相制。人校以習知胡越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家世為之，則長役始此。於是吳有養兵之費，而京師之兵制壞。元狩以後，兵革數動，民多買復，黃及摘徒，伍符不整，而郡國之兵制壞。昭宣後，軍益遠而南北軍出矣。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國有征伐，終藉京師。至永初間，募入錢谷，得羽林虎賁後驍營士而京兵衰，召及邊戍而邊兵益固。永建間，令郡舉五人教習戰法，又募為臨陣為積射為義從，大抵

非召各良法矣。秦之兵所以興秦亦以亡秦。恰郡縣者一月而更調之更卒恰中郡者一歲而更調之正卒。迨邊者為屯軍臨陣者為戍卒。長城之卒四十餘萬。嶺表之卒五十萬。鹽山之卒數十萬。阿房之卒數十萬。廢後廢廣起於卒。劉項起於使殺守令者卒。屠城者卒。而秦滅矣。漢之兵所以強漢亦以弱漢。南軍有東明南屯。公卒。朔平。朱雀。玄武。蒼龍。北屯。凡八司馬。北軍有銳騎。按。長水。射聲。屯騎。胡騎。虎賁。中堅。凡八校尉。內兵。衛軍。老十一。三十一。之盛可知。蜀三河。潁川有步卒。隴西天水安平有騎士。西北之地多車騎。東南之地多樓船。臨淄則有弩手。荆楚則有劍客。外兵之盛可知。厥後耿泰將北軍五校。擊羌。鄧鴻將北軍五校。擊胡。外兵不足禦愛內。兵疲於奔命。而漢遂不支矣。唐之府兵共六百三十。而關中三百六十一所。是居重挾輕也。農隙散關。則折衝掌其節度。有事調發。則即府驗其符。兵行兵。則甲冑自備。裝粮自備。無養兵之費。罷兵則將歸于朝。無散於府。無糧兵之重。奈開元而後。府兵之精缺。

而不稱折衝之將。以而不遣一變為強。歸於於強。則關內有常屯之兵。而番上之制始廢。再變為方鎮。始於林甫。則邊塞有長征之兵。而番戍之制始廢。驍騎廢而有禁軍。方鎮強而劫天子。而唐遂亡矣。宋收藩鎮之權。天下兵悉外歸家。然有禁兵之極。無極兵之重。京師兵。提平三衛。然有提兵之重。無提兵之柄。卒不明於取將。其而將於營兵。追係甲造於照寧。而民援義勇。刺於治平。而民怨亦起。不詳于制兵。其而謀於制教。康定之期。元吳陸梁。而兵疲于西堂。宣之。合兵。老十一。本一。二。季女真犯京。而兵歸于北。京遂遷矣。漢制兵二十三為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六十五。而免人選為卒。一月一更為卒。更替者受直代充為踐更。天下人皆直邊三日。惟丞相子亦在調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曰過更。光武之罷都試。因而漢韓延壽試士。借擬以不道。錄而罷之。討暴李通之助漢。皆秉秋試。日起兵也。外兵既弱。故安帝則營順帝置場。恐為無救。桓帝滅羽林虎賁。不任事者半。祿而京兵愈弱。至興竟豫之凌。

平學象林李固亦嘗爭之矣陳寶欽誅宦官此舉不  
以是胡之義從入京師而祚移矣

唐武德貞觀以來邊防之制之大體當已而要曰大

都督進退一惟制命永徽初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

之節度使然其末以官名也景雲二年始以賀拔延

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然其末重其權也至李

林甫欲杜邊將入相之路奏言文臣怯弱請用胡人

京中驍騎長仁而募類皆市人于是內勢日輕而節

度之權愈重安史之亂李郭奇節度討平列為侯王

其勢日熾子儀請解罷節度以收兵權代宗不從懷

恩養寇自封而薛嵩李寶臣之徒分帥河北朝廷因

循綏之竟以貽禍德宗欲一創之不能致有奉天之

幸憲宗能起積弊盡平淮蔡及于河朔之歸余威尚

在務宗溺於宴安而蕭悅段文昌通請銷兵至軍士

逐將為盜以助朱克融之亂而衛情成德合逆方命

者又起及梁晉爭衡而唐祚移矣  
宗太祖懲累世藩鎮跋扈三收天下勁兵到營京處

其分營於外者曰銳旅本京師兵而使廩食於外者  
還防要郡須兵屯守亦遣自京師謝瑛之兵亦皆成

更其額有四曰禁兵天子衛兵也自龍衛而下皆番

成諸路有李即征討曰廂兵諸州之鎮兵也壯勇者

都送京師以補禁衛餘留在城戍或然軍收閱數多

給使而已曰鄉兵選自戶籍或土民能募者在國給

訓練以為防卒曰蕃守塞下以屬諸部蕃回結以為

藩籬之兵也京兵既多供億日浩太祖常欲選都夫

兒兵晉王陵止太宗時契丹橫不可制召募日廣

供饋日增蓋宋都大崇武形勢恃倚為險招刺太多

將驍卒情徒耗國用王安石為神宗謀銷兵之術教

諸路保甲至四十五萬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民既

有養正兵之費又復自充保甲之兵蓋漢告國元佑

罷而漫行徽宗時保甲之數愈多不能披甲荷戈女

直南牧兵才萬余莫有教者王業偏安江左驍兵資

卒聚為盜矣  
漢制材官騎士皆家人子起曰中者為之就有用農  
為兵之意唐李抱真守懷州三丁籍一蠲其權役給

以弓矢官無廉價各精技射名曰律儀漢兵而勇敢  
為諸道最李德裕守西川率戶二丁取一後則震急  
則戰名曰雅邊子弟而南詔不敢犯邊急恒謀降他  
若晉齊王之武定軍宋慶曆之保毅軍宣毅軍景德  
之廣銳軍治平之義勇兵皆兵之出於民而號之州  
縣者轉餉既易無棟情殷有父兄室家之念祖宗立  
院之思心固與客兵異矣乃今之兵曰保甲為守  
鄉也有司編冊僅充張導耳曰弓兵為防險也追呼  
走鄉聚之難豚耳曰樓兵為戍城也守令閱視環中  
論策家  
卷十二  
世世堂

為歲平  
天下有不忘戰之臣多慮而有倏恐天下有變而已  
無全業有好戰之臣貪進而寡憂恐天下無變而已  
無殊功故白起商鞅范雎之功日積而秦之社稷日  
蹙謝青李廣霍去病之功日高而漢之海內益耗傳  
衆不足以致亡降城不足以致賜遠物不足以償餉  
亦何功之有  
允沈謀秘器出於人上者可使佐謀巧辭善說能移  
人意者可使遊說歷聘四方知風俗人情之隱者可

使佐術游教人門虛請謁之情者可使為開知山  
川險易形勢利害并衆弱收遠近進退者可使通軍  
巧思出入能鏖金刻木為器械者可使佐攻材力善  
從能依勝龍擊踰溝越壘來往無逆者可使容規能  
占風候氣視月觀星操籌轉式達於休咎者可使佐  
議  
兵至今而勢微見矣尺籍徒存勾稽鮮效占役借工  
之相仍逃亡流移之衆則其弱在耗麗黥之組練  
之容儲皆象始石之積或半石可而款段馬或衣見  
論策家  
卷十二  
世世堂

肘而戈無刃則其弱在懸六花九軍之法教者不必  
知鼓鐃鏡鑊之節習者不必辨印荷戈角抵僅同見  
戲則其弱在偏肉食為聲未戰而期于敗鶴列成行  
見敵而莫為堅即號稱挑選語全亦解不色動者則  
其弱在怯責以投石超距若不勝縮胸而至作奸杆  
間又不勝誇幻本敗衄而割發平者有矣無得獲而  
掩平民者有矣則其弱在點惟怯懦之狀必不能  
奮于敵仇屬橫行之氣獨敢以施于國軍寔少淺脫  
中而呼軍政少急操臂而仍則其弱又在驕

古者民與軍合而為一後期門羽林良家子材官驍  
張府兵驍騎即今之軍也與民為二民與兵又分  
為二國家有相軍有召募乃兵之中有軍官操練之  
兵又有守令操練之兵何多岐也今大操練之兵尤  
以兵名守令優奪之使壯健者既過平矣至于守  
令詳繁之兵若馬快若健步若民壯若精兵若常兵  
則止以供運送應勾得自霜降一操外我不知甲兵  
為何物矣夫諫尺指者日多則像南敵者日少而不  
知所歸者非所用乎食於公者日以繁則耗于私者

卷十二

經世堂

日以鉅而不知夫食我者非其衛我者乎  
法曰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故越澤歲而吳敗秦夫  
歲而漢興乃宋高以往亡克厲國後觀以甲子破燕  
密何法不曰苟便於人事不以忌諱為疑乎法曰以  
飽待飢者勝故漢豫教舍而勝楚孔明以糧直引通  
乃明持三日糧破銀鹿王鎮惡矣兵難免長安何法  
不曰死地示之不活乎歸師勿遏法也張備之過孟  
德敗棄之追呂弘皆用此敗若楚漢之鴻溝雖已解  
矣而一日能敵不數養虎為患乎項下之覺法所

孽其脩歸也能而示以不能法也魏贖之射馬陵車  
於之圍白登皆用此法若韓信下趙能已見矣秦所  
長于燕能不從風靡乎左軍之計法不稱不戰而屈  
人兵也復置之新莊曾魏降之殺楊干君命有所不  
受也而懿之表請決魏豈以用兵而從中制哉知彼  
知己而托君命以戰衆心耳秦彭之援罪陽宣王之  
伐上庸謂關樞速不聞巧之久也而充國之圍上方  
審豈以老師失捷計哉魏權而動而藉也而以伺隙  
云耳法有使敵自至者故李牧縱畜以逸旬奴楊喜

卷十三

經世堂

設軍以誘突厥而馬邑之伏王恢卒以無功則不  
於用間之計也輕謀勿洩教且楚之笑法有軍齊可  
擊之者故淮陰囊沙以折龍且龍均中流以破建德  
而泜水之渡符堅卒以失利則不詳於庭舍之法也  
失次而當敵且棄之矣  
有賢學之士不須教以下位有智者之人不必試以  
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必薄其資賤惟能以非常之禮  
待人亦將以非常之教報國  
兵多利分不知分則有赤壁白帝之戰兵以利合不

能令則有固陵漢水之禍故攻成得地而有不守者  
 其勢分也置副分部而時調養者其勢合也操能由  
 己令令如意則服而不戰雖敗不亡  
 今寇揚之事樞臣為政旗鼓之開登壇者主之一上  
 而下而鐵帛之書波于諸臣金吾之叔監於機樞則  
 雖在肩功藉冠纓而虎冠如故喪即辱國而鵠印  
 化賜即有神羊願之獲有杜鼠獲之則牧在獲置  
 開武之禮代相沿踵太始成寧有宣武堂之閣武德  
 有同宮之閣貞觀有咸而之閣顯慶有漢水之閣開  
 元有新定之閣建隆有金明之閣他如甘泉上苑長  
 楊五柞校獵射熊觀嘉穀不遇俱一時之造典後  
 千古也惟心而已

國朝設兵左府所屬者留守等八衛右府所屬者虎  
 奇等五衛前府所屬者天策等六衛後府所屬者橫  
 海等六衛中府所屬者神策等六衛恭極盛矣近來  
 或調外兵以衛內則厥遠戍之驕或調內兵以防邊  
 則失居重之休宜做富兵于農之意寧撫三輔之民  
 選其丁壯名禁于官旬耕於野農隙則訓練之以武

戶養一兵民不知困而兵不告痛總然成金湯之勢  
 矣

漢建武中罷都肄省尉候而兵始弱永初延光間入  
 錢得為羽林提騎而兵益弱唐天寶中李林甫請停  
 上下魚書而兵始弱長慶中蕭悅段文昌奏請銷兵  
 而兵益弱宋天禧中入主嚴兵而兵始弱宣和豐  
 亨豫大之說進而兵益弱漢之弱嘗更置西園軍矣  
 置積射義從矣增營到鳩過天下矣而弱日甚唐之  
 弱嘗更置神策射生矣已又更龍武神威矣塞上往  
 往置神策行營矣而弱日甚宋之弱嘗置義勇軍矣  
 已又更保捷護義矣保甲行而隸籍者七百萬無矣  
 而弱日甚

今中都河南三東歲有班操名曰更卒延錄案長閣  
 畿內衛名曰縣成選左有抽添軍名曰役兵交廣有  
 招集軍名曰召募然更卒役兵于道強而各神雜戰  
 縣成日應募身家而遠將為廢役兵不招其餘夫而  
 招及家尸召募多無賴子而寔名神府亦何能衛我  
 京師也

太祖五軍之制有六善焉一軍有變四軍足制一也  
徒御既寡訓練易施二也人自為將各愛士卒三也  
彼此相形必爭果勵四也分數畫一行伍不亂五也  
彼此互援聲勢相倚六也  
國制以郡邑治編民以衛所統軍伍以田給之者為  
屯兵月以餉餉之者為義兵簡士民之壯者日操而  
俗之心民兵家地方之禁若緩急用之曰客兵夫田  
為家便則屯罷兵為客後則藉虛兵將手無執則  
僱傭兵然就不若客兵之患為尤劇也查食旅處患  
南策高 卷十二  
一思聖章禍患二就居為奸患三倚悍難使患四去  
家遠成彼望太厚患五服食無利我視太輕患六思  
家易滿恃健易動患七  
國家咸平添增一二萬兵戶兵二部皆有難色南宗  
偏安一隅且當金人括盡金幣之後倉庫貧窘里巷  
蕭條然史傳嘗言兵將兵幾十萬其廢兵又幾十萬  
兵多而餉不支何也南渡之後巨寇倖起呼集惡少  
以為兵剽奪成邑以為餉其中寔有草澤英雄在焉  
宗澤平湖東賊王善得銀七十萬平渡角牛賊湯洪

得兵三十萬平王再與李貴王大帥等又得兵三萬  
韓世忠平銀青李渡賊堂得兵餘萬平廣西曹成得  
兵幾萬平白面山賊劉忠六得兵萬餘岳飛平武陵  
賊孔彥舟襄漢賊魏角江淮賊李成筠州賊馬進得  
兵幾萬平蕪湖賊曹成得兵十餘萬平古賊得數千平  
湖賊楊立得兵十萬餘也如二張劉錡皆稱成今蓋  
得而用之蓋之兵即我兵盜之餉即我餉也宋與播  
夏宋師不守詔天下小則團結大則勤王奸雄借資  
當賊縱橫此輩善招諭之則為我用不善招諭之則  
為敵用久有不在我中者中立視望者佳二鈔  
村墟梗絕道路宗韓岳諸公未及與金人戰先收盡  
賊則百萬之兵餉皆不煩往營措置矣然後鼓動其  
豪傑之壯心撥轉其忠義之正義摧鋒陷陣所向無  
前此諸公苦心之極也漢董卓黃巾之變二袁孫亦  
起兵虐黃巢之變朱李起兵皆以勤王為名是故無  
大寇不可輕許團結無大寇不可輕招勤王團結聚  
而難散勤王來而難去宋南渡之後廣之東湖之南  
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無不動王而賊之借名者亦不

少使非韓岳諸公招諭誅討。安知無溫操復生其間也。  
遜兵者或專取豐偉。或取力大。或取武藝。或取伶俐。  
不思苟無膽氣。豈倖不使疾趨。武藝或至倉皇。伶俐  
或至規趨。力大者足欲眼花。呼之不聞。推之不動。而  
膽氣之盛。蓄必有精神遠靈。而相法尤忌死山之形。  
重福氣之相。以上  
文武將之名。起於戰國。相之名。起於秦。蓋古之制官。  
無偏重也。故入而平土。德懷出而誓師。祖位將可建。  
看宋高  
權樂之客相。可建腐楊之烈。至春秋。齊以王子戚父  
為司馬。晉以先軫將下軍。然桓以仲為政。文以紀為  
政。彼王子戚父與先軫。不過為二子者。馳驅耳。蓋齊  
之軍。今寄於內政。未高子農。晉作三軍。寔亦寓于農。  
故二子皆以卿。魚相。漢七國。匈奴之難。亞夫衛青以  
將軍典振機。唐安史之亂。子儀光弼以節度兼使相。  
宋有契丹西夏之擾。而秋音王德用以大帥兼樞密。  
矣。我高祖之防。中山大將也。而鎮中書。寧河東。既  
我。而燕中丞。宋公德慶偏率也。而掌庫事。李公之

忠烈侯也。而署關子。自後分文武兩途矣。然王清遠  
王威寧王新建于忠肅項襄毅楊文襄胡司馬皆以  
文臣寄兵。推精遠出。總則將青為之。望威寧提師。則  
保國為之。任忠肅提師。則孫鏗衛顯為之。任文襄持  
制。則孫鏗為之。司馬開府。則俞大猷為之。便是經  
略。文臣入取將之場也。  
夫文與武一道也。相與將一途也。不學空流者。孔子  
却兼兵將亦孔子亦兼義。者周公破斧於析薪者亦  
周公。文武之不可分也。久矣。漢唐以系。宋嘗分不  
必相。不必將。而運籌於將相者。子房也。以相才具將  
心。而妙用其將相者。狄果也。後為相。又為將。而顯施  
于將相者。寇萊公也。郭汾陽也。相不受將不受。而左  
右于將相者。李長源也。  
文固不患其不重。策無以成其重。文公不患其不  
輕。政當有以挽其輕。今之天下。何如哉。專關之設。方  
推廟堂之舌。已戰至捕風捉影。有不濟一指手者。夫  
疆場之事。一彼一此。但為店中之調度。毋為域外之  
奇製。則塵中之美宜集也。大將之號。南登秦越之視。



逸急至謀守謀我。有絲。自推其說者。夫萬全之策。何人何我。但為謀斷之相資。毋為玄黃之墨戰。則和衷之美宜集也。尚方之劍一賜。合沙之射愈張。至負命定謀之事業。毋命虛糜之爵祿。則坦衷之美宜集也。若此者。皆半文臣之沉練。以開武臣之英雄。而武成其重。亦化文臣之攝氣。以厲武臣之容納。而文卒不。以上文武畧。

卷十二

卷十二

卷十二

兵食平權之法。固平於漢隋。以後者勿論。即我太祖積穀各制之法。甚簡約。可行何至今不修也。此非法之弊也。夫吏分粟一方。即未必盡勝城之肝腦。而稱撫字旁。而權糾拙者。然堂無赤心。初國與恭元。爭一旦之命者。無奈文具多而吏意少。課藝多而責成少。何以言之。其人甫雖吟嘯。一聞錢穀會計之。莫便如負居之聽鐘鼓。若非操心審見事易者。無不吏胥提挈之矣。而況簿書是牽。逢迎是習。其國于上官。如是而上官復然。則開取引修。夫吾是矣。安望以

卷十二

憂心務國也。家晉之治門以內也。蓋歲以時蓄積。必俾知任之在己。無可化。而家乘之力作者。亦不敢。護主人而雲錦于旦夕。今吏三年課最。暮趙朝秦。果吏之多寡。最入之豐歉。第為作舍之謀耳。局外之隙。滿前人任之局中之獎。後人當之。若是而期常平之朽積。義倉之陳腐。必不待之歎已。

兵食之獎。德之曰胃。秋胃之獎。在於穀之而已。穀與非穀。汰之也。京營之胃。在平。邊營之胃。在將。胃在平者。法在分練諸營。而最之分。則輪轄各司。得按若勝。

腐養不得止。病者不得盡。身而名乙。藉存而  
人亡者。不得能法矣。胃在持者。法在合。練大將而  
之。合則能聚。聚也。志才奏功。功說不得。匿為和謀。善  
疾不得。驅以乘。刺南隊以山。南隊以入。而什伍。置虛  
不得。偽增而偽。武矣。最食非。聚載之也。京餉之胃。常  
亂。違餉之胃。常縮。胃在盈者。其數實。而利有所散也。  
法在盈其。實而虛之。陽具其數。而陰收其名者。熙。教  
區其力。而公藉其實者。凡一切。組徐之。好。統。務之。胃  
不得。群而虛。穴其中。而贏者。無所散也。胃在縮者。其  
數虛。而利有所聚也。法在盈其。虛而實之。突則。饑寒  
勞苦。若。燭。照。然。養。頭。虛。見。不得。買。閒。而。輸。月。錢。壯。丁  
銳。士。不得。權。衡。而。守。空。索。一切。首。功。之。賞。冬。夏。之。養  
不得。語。而。漁。獵。其中。而。縮。者。無。所。聚。長。  
無。事。則。脫。中。諸。難。故。聚。群。退。常。患。兵。之。多。有。事。則。股  
栗。色。變。我。聞。左。以。代。戰。而。卒。不。得。効。一。解。之。用。又。患  
兵。之。少。在。民。則。懸。懸。供。邊。海。內。若。常。苦。食。之。增。而  
在。軍。則。剝。膚。奪。胔。枕。空。戈。以。待。旦。而。卒。未。得。享。一。飽  
之。樂。又。苦。食。之。減。談。兵。足。者。無。不。讓。清。勾。請。召。募。謀

訓練。失。千里。補。成。如。赴。湯。火。烏。合。市。人。散。如。飄。風。春  
秋。訓。練。以。趨。鶴。為。具。穴。即。不。用。命。能。于。觀。實。外。一。以  
宮。嬪。法。大。刻。之。乎。誤。是。食。者。無。不  
與。心。誤。開。荒。議。中。粟。災。皆。充。沃。衍。之。也。優。于。素。資。既  
脫。地。經。致。承。平。田。其。中。誰。能。積。德。益。紳。而。莫。升。斗。之  
獲。耶。燕。趙。誰。楚。隔。南。水。漆。秦。蒼。無。烟。非。有。力。者。安  
得。負。土。功。而。服。錢。傳。乎。大。東。南。十。餘。不。當。塞。下。半。石  
如。下。開。中。之。令。則。保。伍。散。落。肝。陌。為。墟。頃。安。所。得。谷  
高。賈。不。通。離。政。內。應。非。徒。病。高。而。且。病。國。  
今。接。藉。而。數。兵。非。汰。也。然。兵。愈。多。而。適。苦。于。飭。持。弄  
而。計。食。非。簡。也。然。食。適。多。而。適。苦。於。餒。養。有。兵。之。害  
而。無。兵。之。利。有。食。之。費。而。無。食。之。用。兵。非。以。於。昔。也  
鐵。然。實。也。持。戈。矛。而。屬。秦。鞭。者。非。乏。人。也。然。而。尺。伍  
空。懸。軍。名。偶。到。說。市。井。以。竄。籍。而。靡。履。殺。糧。半。入。統  
衛。之。手。掠。精。銳。以。自。衛。而。鳴。鼓。擊。斗。反。駭。羸。弱。之。徒  
等。魚。鹿。於。見。戲。望。狼。烟。而。鼠。奔。是。兵。以。多。而。益。弱。食  
非。少。于。昔。也。陸。稅。水。輸。壅。紲。藏。而。御。袖。雖。者。非。乏。食  
也。然。策。載。而。出。刺。戴。而。入。乞。公。子。之。力。于。長。安。則。玄

黃鰭陳而挽戈溪甲者不完鵜估之衣將曹兵之口  
於油幕則索裝銀皆而填山聖谷者不登二駟之事  
將愈肆其鯨吞士徒成其鴟主是食以多而蓋餘兵  
勢則食耗於浮衆是中虛也食匱則兵疲于枵腹是  
坐稿也以上兵備畧

卷十二  
經世堂

七改西北故稱沃壤乃今一望荏苒若石田之無用  
望土膏碩與古殊哉蓋有五利焉特患水利不興而  
民無所蓄洩耳水利興而旱潦有備可使荏苒之場  
盡為康康利一國家都燕北獨仰東南為命饑  
急或未可恃水利興而西北皆與巨辟之富室所謂  
負郭常稔田也去庄之遠者不啻履矣利二東南之  
漕艘率數石致一石是西北一石之入當東南數石  
固是可漸省漕艘以紓東南利三虜故利於駢不利  
於步舉遼池而盡溝洫之令虜騎不得長驅是開井  
之界皆金湯也利四塞上之卒主著者必遠募則餉  
費不恰班戍則命變勾稽則多逃亡間閭徒困而伍  
涯自若田墾而人萃兵且取諸土著而自可漸罷一  
切以便民利五昔史起灌漳于鄴封鄭國既也于涇  
渠白公增灌于谷口馬援設利于沱漢古之興水利  
者皆西北也何于今而獨曰不可且夫地曠水夷疏  
引易通東南之地不與也淋雨在憂相趾靡頌東南  
之時不與也遼海青徐有海之饒無潮之患東南之  
勢不與也而議者不可吾不解也第墾田之用至夥

卷十二  
經世堂

也。許尸役之。則民怨。作捐金募之。少。則民不感。募多。直則兩弊。運動民。自為之。則民或感。或不應。計其若。遣使者。按行郡縣。計其水可溉田。可墾者。蠶桑而磨。諸部。乃下令曰。有能墾田百畝者。拜何爵。能墾千畝者。拜何爵。又下令曰。除大伴不賄外。其他有非常成者。魁田若干。見當徒者。墾田若干。見。又下令曰。連將能以其半。墾田千畝者。賞若何。墾田萬畝者。賞若何。則墾田之用。無憂不足。而向所稱五利。可坐收矣。況今天下之地。如沮若蘆葦。郭艾之所營也。刺豪吞。

卷十二

恒世堂

鄧利。燕水。陸。羊。祐。杜。預。之。所。說。也。雲。州。代。北。迄。于。受。降。韓。重。華。之。所。田。也。京。東。碩。馱。之。區。荆。楚。山。澤。之。交。不。食。之。地。往。而。有。誠。能。立。之。經。界。編。之。籍。伍。重。繁。帝。藏。以。助。便。始。數。年。之。後。十。而。稅。一。比。于。編。戶。毋。憂。民。業。毋。失。土。宜。可。水。耕。者。墾。田。置。區。南。人。受。之。可。陸。耕。者。分。種。立。界。北。人。受。之。其。腴。于。荒。廢。者。設。立。亭。障。間。墾。溝。塹。為。烽。燧。以。瞭。望。之。水。陸。卒。以。巡。哨。之。家。自。為。守。人。自。為。戰。內。省。輸。稅。外。壯。備。禦。一。法。立。而。數。利。與。何。至。以。天。下。之。富。區。一。待。一。東。南。而。又。修。以。易。置。

林。山。推。海。之。吏。漸。成。脫。巾。揭。竿。之。勢。也。我國。朝。沿。遼。遼。關。屯。兵。到。成。率。資。遠。以。給。遼。關。中。以。是。遼。關。聚。固。難。而。輸。將。不。易。夫。自。古。善。計。國。者。恒。取。之。於。有。餘。之。地。力。而。不。敢。傷。易。失。之。民。心。此。也。營。之。田。而。由。起。也。今天。下。無。田。不。稅。而。吾。求。無。稅。之。地。而。耕。之。無。農。不。耕。而。吾。借。不。耕。之。人。而。役。之。無。兵。不。戰。而。吾。乘。不。戰。之。時。而。用。之。內。以。定。京。師。于。常。故。之外。以。寔。邊。儲。于。常。用。之。余。國。家。之。利。溥。矣。燕。地。水。沃。土。厚。肥。饒。可。田。但。其。間。有。富。莊。子。莊。魏。賜。田。典。夫。屯。地。草。場。燕。布。騎。踏。多。吞。食。民。田。而。巧。避。租。稅。者。渡。自。龍。井。莊。場。民。牧。之。間。則。經。界。不。可。以。不。正。富。者。好。姦。利。而。其。耕。資。者。無。資。以。耕。其。有。能。開。墾。者。又。朝。披。襟。襟。暮。憂。薪。薪。諸。指。募。流。移。與。以。牛。種。五。給。後。登。則。農。仰。於。野。矣。蘇。秦。曰。燕。雖。不。佃。作。而。桑。栗。之。實。足。富。于。民。是。樹。藝。又。不。可。不。度。也。兵。不。強。則。不。勝。不。富。則。不。強。不。屯。則。不。富。然。不。得。款。乃。可。滅。得。城。乃。可。田。得。田。乃。可。富。而。強。不。然。禽。虎。肉。息。既。不。可。與。赴。坂。難。臨。湯。火。以。以。焚。之。卒。當。令。力。之。

卷十二

恒世堂

唐曾無廢城堅壁之限。將耳休于鳴鑼。目饜于飛羽。瑕者或不可堅。而堅者或至于瑕。善清田而生口。可撫吾堅壁。而禾稼待蹂。甫田則膏米。擾之既田。則虜來踐之。壯疲于執戟。弱盡于力田。或實之餉。或借之畜。計非始出于款。不可。異時屯田於權宜。兵聚則偶耕。散則已無。任久計。我國家度所要害。則設軍衛固度其闕。曠而宜田。則募也。甚善。異時塞下則強。徙民以貫焉。程中徙者愁苦。縣官嚴為令。化中適亡。不能禁我國家則募民。所願者自擇便。又賦終身不賦。或量賦於三年後。此其恤人情甚善。異時餉穀。要以除爵免罪。則以虛名為德耳。我國家設焉。關中以果易引。以引易鹽。而轉取江淮間。此其廣招徠甚善。天下所遺當流戍者不少也。家既貧之。裝官渡。隸之。廉此為刑次死者耶。謂宜責之田。塞下富民巨弁。罪不及死者。當死疑不决者。此其力可以田。且得貧死。即田不苦也。謂宜責之田。塞下令武級。可以制輪。得矣。乃通而優用之。何也。謂宜先用之田。塞下田成而

卷十二

十一

世堂

以次擢馬。世官未得用者。用而隨廢者。彼故日夜希用也。謂宜盡用之田。塞下田成而。以次擢馬。是之謂以矣。人田矣。田以上也。田。聖政國家京營之政。近于周。疎于漢。而密于宋也。周制。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僅七萬五千人耳。今名為十二萬。尺籍半虛。其視周制。底幾近之。漢宮城門內。為南軍。宮衛屯兵。屬馬。京城門外。為北軍。京輔兵。卒隸馬。皆主于衛尉中尉。以待徵發。今羽林健騎。日廩大官。征調不及。操習不至。交戰之士。半養廢。廢諸營。自南而北。自東而西。奔走道途。何裨緩急。故曰疎也。宋家諸事皆然。而京兵尤甚。四廂萬勝。徒有其名。一有警聞。招募烏集。視今日之營。相比而伍相遜。迫不應也。故猶曰密也。噫。近者不足。能密者不足。恃而陳者。深可虞也。高皇之制。營中軍左右統。左右哨。名曰五軍。蓋百戰之精兵也。文皇以胡騎三千。靖難。名曰三千。征交南。得飛鎗火器。曰神機。景泰三年。于懋輝三大營。精銳騎兵十萬。分為十營。團操。以傳警。是為團營。餘亦騎

卷十二

世堂

仍歸三大營曰老家以供役。天順成化間再罷再置。且分為十二營。各營萬人。分而為三曰五軍神機三千如永樂初創神機習火器五軍三千皆從騎兵蓋十二國營所以肆三營而非改其舊也。較皇帝集九邊實騎數萬人於京師號威武營上自為大將軍江彬許太為副將軍而十二營如故嘉靖初散邊兵後虜報歲急國營兵少乃僅選三萬騎應征號曰東西二官廳各都督一人提之而國營所余皆老弱且為中資私備矣提督有三曰太監公侯尚書尚書或專設或部事兼理坐營明侯伯或都督營有太監一人庚戌虜人入京兵敗死於是後罷十二國營為三大營選永樂之舊成寧侯仇鸞請調邊軍號勇者數萬人與京兵雜選設總督戎政府名為轉弱為強寔種禍肘腋輔臣其奸專憂元益五府改為三營三營安為團營團營又變為戎政府也。文皇時三營數十萬景太僅得十二萬正德時僅三萬八籍如故冗食如故而選鋒無以異于老家至若奴僕將戈而冒狼虎情項帽而應點恐三萬人化羅

卷十二

任世堂

倭虜其在祖訓北虜宜勦南夷宜撫蓋北虜為世仇且晉宋時常據我土地倭在海島其志惟在于女玉帛。倭虜敢死善闘雅略相當乃邊與海之限則大異虜兵西北有高山峻嶺嚴城堅壁足為之限倭則沿海自廣及遼一萬四千里而遙率皆平曠野所無在而不可登虜秦有期入有路可規而知倭臨越海旬出放波濤隨風飄忽頃刻千里而難為待虜之長技不過弓馬我軍營聯結可以遏其衝倭之火器利刃與中國爭長而巨艦高樓倉卒難捱其制禦之術固難與虜並矣。虜之情形不同虜朝諸林而夕飲馬于長城之下夕假月而朝睡我於都閣之內如鳥獸焉飛翔奔突莫得而制而倭則限隔大海洪濤巨浸浴日稽天鯨鯢出沒颶風時作一不戒而盡為魚腹中物矣故夫虜之犯我易而倭難也然而虜之來也利則掠不利則去縱之則掠驅之則去我為主而彼為客終不能久留而倭一入我地無反顧之心奪其死以與我角壯

卷一

任世堂

而復振。散而復合。果我室廬。食我禾黍。後屬我人民。我為客而彼反為主。非飽其欲不去。故夫我之逐倭難而虜易也。乃今昔之倭虜。又有不同者。昔之虜大前為政。稱令歸。一其勢合。今之虜。諸部為政。彼此雄長。其勢分。昔之虜。服食起居尚與華同。今之虜。服食起居漸與華異。夫其勢分也。將人。有求於我。何以前應。其漸與華異也。將食漢物愈甚。而要索愈多。故夫昔之款虜易而今難也。昔之倭部治為政。志在振振其寇小。今之倭部治為政。志在廣食其寇大。昔之倭吳浙閩粵愛之。燕齊不及也。南北分。簡有強有不強。今之倭南倚中山為據。北營釜山為穴。其地盡直我中國。首尾合應。遂無不備。夫其寇大也。將必幸于一逞。其無所不備也。將我之力愈分。而奔命愈困。故夫今之禦倭難。而昔易也。

一酌選調以便餽取。蓋各需之強弱後精既不相同。各鎮之險易平險亦復有異。昔人謂客兵不如土兵。生謂客將亦不如土將。蓋客將雖或慣戰。然使去熟就生。毋論遠腹殊方。東西易局。即虜情狡詭未諳。軍

心向背未識。豈如本鎮將領。結髮從軍。形勢之險。某處可埋伏。某處可屯兵。聚正分奇。左右出入。靡不嫻然胸中。今後將領能。即于本鎮諸將中。或論才品。或論膽次。或聽本部推升。或憑督府咨揭。庶人地相宜。兵將相習。隨行家兵。素隆恩禮。親上反長。莫不順從。且調自本鎮。則緣路馳驅。可省千百之費。此於軍民兩便者也。一議更糧。以示策遠。蓋以夷攻夷。中國之利。實証亦言。長弓大箭。中國五不當一。較養五弱卒。不如養一騎。往往自收款之後。各夷既不敢臨邊。位性又不能交易營生。擄勒大創。飢寒投降者日衆。但更糧有限。既不能添議加增。而飛鳥依人。又無奈張口待哺。故降夷都無見糧。必待過山。軍頂補。有至一二月無缺出者。切恐飢虎或至出柙。窮猿不免思歸。謂宜於降投夷丁。將缺額軍糧。通融接次補之。如又不足。仍於額外為之酌量增添。務令不缺身口。不迫飢寒。然渡可得其生力。昔李毛弼為營州招奴。渾賊身出缺勒支部。今不敢望若而人。但招徠懷遠。亦國家威德也。一重撫獎。以取全勝。恭會典內載。換葉大

切與血戰同。又聞兵避實而擊虛。故攻無備出不意。是可以收萬全。今我款事不成。能保虜不犯搶。但虜之來勢重。則終必羸聚。銳不易當。勢寡則面去。風來。遠不可及。藉今堂上正。與之相持。幸而殺傷相當。又幸而薄有新誠。皆不足以屈其力。歸其心也。竊計虜額大平。所愛者妻子。所惜者牲畜。所畏者冬春之擄掠。彼其乞象叩關。而額款市者。恐擄兵津出耳。今茲秋高馬肥。我如堅壁清野。觀其接應何如。至則固之堅城。退則邀之狹隘。使無全客。亦無全利。計之者。

威聲銳少待冬春以鼓衝拔虜出則據衝夜  
據暗備而據東備而據陸備水橋欲苦于兵至之無  
時逃避之無地不得不乞氣求款如謂拉菓不得與  
捷伐同功則衝霍六出匈奴何莫非拉菓乎一葉落  
虜以孤救蓋兵患益敵謀貴伐交故充國之策先聲  
以為夷狄之勢分則中國之威振而元昊跳梁終不  
越關中一步者以角靡擊等族不附而掄其沒也今  
西北諸酋皆小王子苗裔大分三部控弦十萬環河  
套而居者古蒙也東西兩哨散牧宜大簡昌小西諸

鎮者，儉嗇也。勿都寧夏，統出賀蘭山後，北接大漢者，木那漢吉也。是三軍者，平居則分部而領各鎮之賞，有犯則易隊而乘各鎮之虛。詰責之則曰彼犯順之義，非我部也。減賞之則曰我恭順之夷，非彼部也。變幻如聚立之鬼，迭出似肆楚之吳。如往年孤山入犯，大半與舊虜不同，及細訪之，明是各鎮虜人助逆，此腔鄰之議。今不可不亟圖之也。一寬文法以責報效，益二卵無傷芻豢，三敗不掩孟明。凡以回輟池，惟人自奮，而棄瑕錄瑜，是愛惜人才之盛心也。我朝

敗軍夫守之律載在會典。不啻日星。誰敢能三尺狗  
之。但百勝之將。自古為難。三宥之餘。予今為重。如堵  
截之縮衲宜懲也。當論彼己之氣。寡應援之遲留。宜  
戮也。當論通路之遠近。出沒之蹤。橫宜坐也。當論捨  
探之多。少。前鋒雖挫。當觀其再鼓。凌敵可期。少寬其  
前事。曹沐查三北。以成功。李廣差六級。而自刎。寬  
嚴得失之故。略可見矣。今成戰而勝。自當照例全敘。不  
幸有少失亡。亦須權事之大小。情之輕重。虜之多寡。  
時之久籍。如果守備。不設。烽堠不明。監陣。怯當失石。



臨城莫效捍圍。自當如律究處。說事非重大。情有可  
原。宜仍令戴罪投賊以圖后效。俟事定之日。提衡  
總論。如罪浮于功。不妨并追既往之善。功掩其罪。自  
應薄賞目前之績。若功罪相當。則前案既已結明。後  
功不宜林發。賞罰不妨並用以示勸懲。如此則邊將  
對恩。自當捐軀以報矣。

說者謂叔之跋扈。在劉杜潰師之後。不知其跋扈。既  
錄來。不在遼鎮失守之年。而在三十四年絕貢之日。  
亦不在絕貢之日。而罷殺猛骨李羅之時。自猛骨既

卷十二

四九

熊世達

併北關亦折而吞于奴。賴重郭落。精兵驟騎。日增日  
廣。況今連剋我內地。蹂躪我人民。招納我商人。鴉  
戎謀伏。凡為尉陀。為中行氏者。皆我亡命無賴。且結  
連昂洪虎兒。惡喝朝鮮。令其東關廣寧。西塞山海。循  
長白而北。互開燕薊。又不款船。艘千里。浮鴨綠。遡渤  
海。竟敢奔。吾不知國家特何策以禦之也。夫京師  
至遼。一路自古北口及山海關。一路自永平入薊州  
抵懷輔。古北口一帶。沿途各有重兵分守。獨薊為漁  
陽大鎮。西障京北。障虜東。距海。南枕關。雖設官鎮之。

脫萬一疎失。肯人輕騎潛入。又誰可恃為緩急乎。  
當今薊遼彫弊。虜情巨測。所恃以為安者。款耳。雖然  
款不可不變也。而不可不虞其變也。款不變。可以無戰。  
而不可不求我之可以戰也。自受款以來。則云以市  
實為餌。以戢守為實。幸以其間寬我之力。以圖邊圉  
之守備。乃更三十年。而我之所謂戢守者。安在。邊圉  
頓圯。塘第餘矣。烽墩斥堠。不知燧燔烽火為何物矣。  
軍中聞謀。恃為耳目。今患化為廝與之卒矣。尺籍伍  
符故在也。核其伍無見兵。不給事將領。則雖而代債

卷十二

熊世達

神耕養廉之田耳。甲冑苦惡。器械朽鈍。業已不堪。今  
或苦惡朽鈍之物。併為烏有。其則奉而置諸虜中也。  
簡閱數練。用望耳目。金鼓旌旗。不識形名。遑無精銳  
之士。誰為奮擊。退無駐札之營。安能轉關。至於大小  
將領。用者未必才。二者未必用。精神技術。什九用於  
連迎。什一用於封殖。其能以簡稽練習為事者。百不  
一也。因循之極。漸為廢弛。養弛之極。流為卑弱。卑弱  
之極。化為追挽。怯懦。必然之勢耳。以故平時則後制  
以中。虜欲有款。則多方以避虜鋒。或闖入遼。俟其飽

而亦則遠隔之得其老弱一二級遺老教事。難張以爲功。上下相蒙也。邊事如此。安得不生戎心。所幸者虜尚貪我財物。亦請大商中。未有能以勢力侵屬諸部者。既有一禁虜生其間。合小攻大。并致一向我之憂。豈徒然不足恃而已。夫虜之勢固未至於此。爲我計者。則宜調練國防。克詰張皇。就令虜之勢一旦至於此。而吾可以無患。不無賤而圖之。豈有及也。虜俗以脫帽爲大辱。今每制詔下。必設香案脫帽。稽顙。其望闕獻表。賜宴。頒賞。羅市。謝去。皆然。是前代所

卷十二

經世堂

不能改者。今乃使首領命大烈也。亦大順也。北虜與秋中。稱並威。四夷親爲向背。北虜稱臣。諸夷皆望風屏息。雖所用市賞。不無靡費。較之緣邊歲。中虜其費糧餉甲之費。不啻懸矣。此大威也。亦大德也。今廷寧甘國。則處諸虜。多事。而宜大務。宴然謂非款之力哉。近者虜入執利。偶與法合耳。彼千里赴戰遠矣。然絕潤藉地。遂有其險。是奉我之近也。故日夜奔馳勞矣。然既入塞。結營如堵。晝掠夜騎。我軍救東則擊西。救

甲則擊乙。是奉我之遠也。彼不待報。勢飢矣。然一入我地。即食我。有困圍我軍。餽道轉絕。是奉我之飽也。然我之額垣壞。猝近敵而入。非所以待遠。成平候望。力孤勢弱。不得香休。不可謂待勞。月廬冬衣。踰時不給。不可謂待飢。倭奴之來。不能數百。而我師氣奪者。必利耳。然精銳皆產於閭閻。不可呼。廟之手航海之備。歲靡絲官金錢百千萬計。而臺吏竊穴其中。且如一戰艦耳。有舊造者。有市估者。有增修者。一火藥耳。有解驗者。有收

卷十二

經世堂

貯者。有藉以泥沙者。貪吏乾沒以潤私橐。亦吏固僞以肥胥。隸鐵脂膠解。飾以青紅。水添灰塗。僅如蠟竹一遇敵。則無鳥清耳。又安用之。海濤如山。令人自廢。惟生長水鄉之人。因海浪而家浮槎。仰天吳而觀風。得其精強。時其訓練。獨不可壯。戈船震蕩者之心乎。倭孫朝鮮。孫者。以朝鮮破則鴨綠之險。與彼共之。乃遣兵禦之。然禦倭于遠左。與禦倭于吳興。故其地人收希。皆聚少。非若閭閻蓄藏之。可以剽而奪也。平原

廣漠極望無際。非若蒼莽蘆蒲之可以鳥窠而鼠伏也。釜山之運險。能幾何時。客地無所掠。坐而待斃耳。非若江澤海濱。魚鮮禾稻之採可茹也。故南利于攻而北利于守。彼不得則固已收矣。我不失則我固以勝矣。

倭之入。有中國之人。為偽夷以導之。當于此辨之。持必先驅者。夷也。一先一後而工于自匿者。偽失也。見敗絮斗粟而自之趨者。夷也。其善操金帛而其精者。偽失也。其充而類執者。夷也。其充而發隱。類僭者。偽失也。立而孟跪而控拜而伏者。夷也。坐而觴者。偽失也。是偽夷為之主。而夷為之役也。故治偽夷為急。

中國之技長在船。倭之技長在步。倭造船必用大木。孔方相思。合縫不用鐵釘。惟置鐵片。不使麻筋桐油。惟以草塞滿而已。無風則不能轉。用力甚艱。最畏我廣紅福紅之衝犁。又如台州之蒼山船。便于追賊。崇明之沙紅。便於戕水戕風。虎紅便於哨探。二則紅。便於衝濤混戰。朝鮮龜紅布帆。以賊惟擊。風逆潮落亦可行。

今海中波濤澎湃。絕望極目。舟艇搖拽。動有傾覆。而倭之敢於深入也。誰誘之水道之迂迴。即我兵未能盡知。而倭傾得以乘訊而過。過實擊虛也。誰救之大都海上圻民。不憚以身為殉。而以我國家為國也。豈計自奴肯逆顏行以采師之。所至勢如破竹。我國家曾不能率銳師以圖振復。乃容之。世。假西書為奇貨。而望其合力以攻奴。此中國之失計也。夫虜以利動者也。搜括加於餉。餉苦不足。安取不貨之賞。以遺賊也。

春十二

厥其心耶。虜欲未厭。而莫其披整執。就為我代受矢石乎。此必不得已之計矣。況乍順乍逆。犬羊恒態。安知不陽以恭順為名。而陰懷不肉之心乎。又安知虎不不生狐兔之悲。而播入空之文乎。則西虜何可恃也。即恃而虜以勝奴。而堂。

天朝。借安我欲以成功。何以使九邊之虜。畏威懷德乎。計虜若以封虜之名。號待天下之豪杰。則權敵不以舉。取授職必簡干城。而出奇制勝有人矣。以結虜之金帛。募天下之健。則白徒不滋。戎行。拳勇自相

磨厲而折衝禦侮有賴矣。以水庸之金儲易穀輔之  
窮粟則荷甲不患。半辟度廩積為宗。應稅不煩。而  
富儲有資矣。然後選精定計。循名核實。奴分兵以薄  
山海。則堅守險關。固壘古地。出師蒞鎮。以挽其前。致  
伏開陽以擊其後。而用奇兵於鎮江。呂順之間。以牽  
其內顧。而我無不克矣。奴合兵以守廣寧。則增築有  
也。置戍寧遠。走開塔以偵虛實。撫流移以偈忠義。而  
率効旅於大凌。鎮武之關。以乘其敗。而攻無不取  
矣。

遼東

卷十二

紀世世

群盜民之所以為盜賊者其情不一或閭里愚少自  
負其氣推埋鼓鑄不復為平人或驕兵情卒窮苦  
無聊亡命傭聚或執左道轉相誑惑以為徒黨或同  
終饑寒逼于適負剽奪衣食以延一日之命或故吏  
善家子失計隨流輕舉妄動若此之類盜賊之大情  
耳其間曲折不可殫言不可殫言不可殫言大以登一  
之法師不可勝數之情而吏莫敢為輕重則宜殺而  
生宜生而殺者有之吏果于生殺而不察其宜則威  
患不得盜賊所以充斥也故古能吏有使民羅舉以  
盜賊為名

卷十二

平惡子鮮衣凶服之人急藉說之一旦捕約于虎穴  
中者尹賞之治長安也有明設購賞令相斬捕吏進  
捕有功而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張敞之治膠東也  
有耳目具知主名匿處窮里空舍坐語未訖捕吏已  
至者趙廣之治京兆也有擇錄豪傑用以為吏一旦  
窮窮則移書詭責取辦其人者朱博之治渤海也有  
置正五長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不得入界  
者韓延壽之治潁川也省違發之兵罷捕逐之令單  
車獨行務以德化撫之而安之者龔遂之治邯鄲也

為今計者莫若重郡守之托聽於法外處置盜賊可  
以清矣

盜賊之起小則蜂屯蟻聚猶掠里閭大則搜石號攻  
城邑取庫兵難免罪殺掠吏民然皆無足深慮可慮  
者其間有豪傑而已昔周亞夫得劇孟隱如一敵國  
云唐從朱克猷還盧龍遂失河南盜賊之間而有豪  
傑不可深慮然則銷弭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  
下之豪傑而已

警盜

卷十二

五

後世

之方職元之方圖珍起於征役之窮若者也漢之聚  
而宋之王則元之韓山童起於妖術之惑眾者也唐  
之三葉宋之張元吳美師密徐伯祥起於才能之  
遺落者也其治盜之能莫如輩逐之教化張敬之名  
望賈琮之清約不煩刑而自定他如虞翻之三科李  
崇之操鼓實儼之義李張諒之恩威皆是稱焉苟過  
于嚴則為漢之範品而沈命法起過于寬則為宋  
之王德思而縱故樊生茂有濟矣若夫置明郡之兵  
選捕盜之官明賞罰之法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

四事則歐陽修之策也廣開道遠之路則富弼蘇軾  
之策也而其本則不出詭祖焉所謂開衣食之原立

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他朴而已  
鯨鯢失路海波播颺而我民之無良者出入島嶼之  
間以為之鄉導而熾其竟於是有瀾海之盜師旅煩  
興征發騷擾墨吏乘機而剝屑庠序樂禍而吳兵  
於是而有內地之盜振元得客雄仇亡命之徒以武犯  
禁於是有鄉里之盜欲使負腫清明暴客良善在於  
防微不在於救敗

警盜

卷十二

五

後世

今之樂流寇者惟有撫與勦兩說耳然是寇也始而  
掠貨掠財既而攻城攻地始而尚視我為在山之虎  
今則以我為傷弓之鳥今遂以撫往則彼有所接  
之不已止贖子之啼也脫竟以勦往則彼必與我  
抗之不已是迫困獸之閉也惟然吾寧勦無撫  
宋章俊卿有言江淮手是也海口咽喉也京畿腹心  
也則防海之東海口為要害矣然土豪官軍不可離  
處養土豪辦練海道之險易又能使使船戶若誰以  
官軍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當于沿海要處分寨

以上豪為寨，至全隨其便，使士豪統放於舟楫之間。官軍扼敵於唇舌之口，策之上也。今驅海上集點之徒，扼倭于外，而海口乃扼之以官軍，而於所謂同根者，吾據而遏之，則彼能飛渡而登陸乎？以上拜並各射間之時，庫房之教有射賓客之事，有射祭祀以射而俸士賓興以射而興，隨弓矢之藝與禮樂之藝同列於學，干戈之舞與羽籥之舞並隸于教，是時侍人之盛如科，武夫公侯好仇矯，虎臣在泮，猷猷文武之途未有分也。漢之時武帝以良家立選，成帝以

卷十二

五九 莊世堂

其高下文學則以文宣王為先師，而習五經武學則以武威王為先師，而習七書我國國家武學皆祀宣尼，而正統間又令武學生于七書外兼讀論孟大小學，則其所習豈淺如蘇老泉所謂弓馬籠村富鄭公所謂庸妄澁鄙者哉？吾讀周禮及禮記而知先王立射之意匪輕也。其始也，飭之以礼，其終也和之以樂，礼樂之事非射弗明，世治則用之以習禮，世亂則用之以禦敵，文武之事非射弗工，有司以中而貢士王者以中而選士，選舉之法非射弗庸，射堂在微壁中的間，於獨佐夫為士者，日遊息於堂，泮水之間，并壁大燕浸不加者，射之一事，指為介冑之末技，而羞稱之，即有稍尚武畧者，又歎于挽強，報仇中的一旦有事，得無有聞金鼓之聲而掩耳，聞盜賊之警而胆落者乎？夫力何常，皆求射于弓矢間而不求之心，慕心也者，以負神為弓，以負遂為矢，以中正為的，以強毅為鏃，以強倫參伍之慮為係，以特立不撓之志為幹，以机之至小，而莫能禦者為燕角，以通之至久而莫能開者為楚助，以

卷十二

莊世堂

其屈伸之自然者為仰高舉下之道以其整齊之不  
養者為執銷原附之儀有行於心則道德仁義可得  
而兼載也其獲非特是雁首羅鸞之改也  
今者射國物為茲圍殺生不知決拾為何物即幸與  
計偕領民社丁人編謠曰是協偶也是故鼓譟而起  
耳誠使學宮復習射之令民將曰是不可從而廢明  
示天下以觀之擊而陰以奪小民無操之心此  
一策也今者六歲分軍又特長技以收民戰長吏  
擇民之壯者獲其身而訓習之以弓馬則民習為卒

卷十二

故待哺之軍必不反噬乎民此又一策也國家子武  
舉之科尤魚之策命而文士不開之弓矢是厚望武  
士以通才而薄待儒生以尺簡可乎是教射之策不  
當行也李抱真以二丁選一練民于津路遂成強鎮  
是練民之策又兩當行也以上射畧  
所半古舟師之道制若周之卷照吳之余皇漢之樓  
艦下傾觀之曠矚戰艦今時舟楫之制如淮之海雕  
閩之若兵之必具之烏尾所之虎今皆備矣所關之  
工輻輳漸直海兵以至沙戶漁戶無不具至今北人

亦習南技舳艫蔽空何難一島夷而不與之戰也  
福艭高大如城倭舟矮小故我艭得以壓之然吃水  
丈一二多膠淺無風不可使故又有海滄之說喫水  
七八尺然二項艭皆可犁沉賊舟不能撈取首級故  
又有發艭之說此捕獐者所用水上高不過五尺  
就加以木打棚架不過五尺賊舟與之相等不能  
冲擊若以短兵開力決非長策惟風小勢遂則最為  
便  
舟師之用多在江海而不可過大如漢之樓艭晉之  
艭師之用多在江海而不可過大如漢之樓艭晉之

卷十二

臣舟所費不貲而且轉動為難宜求古桴浮橫海之  
制如閩廣取置所謂百僚之名不必盡拘者也且今  
海濱衛所四十有一戰艭之設百二十有九四時分  
消上下番休不足稱有條然崇督造而無一日之  
停亦或積朽廢缺舟中器具頗有腐敗而軍渡不素  
練則當事者亦宜規畫及之  
漢有樓艭戈艭下瀨橫海桴西粵救東馳則用江淮  
會稽樓艭威朝鮮則用齊樓艭又聞此明池以習水  
戰凡遶江海之虞皆有舟師也唐獨不講然孝恭燕

說水陸以破蕭銳。王莽大治戰艦以討希烈。宋朝或以舡舡池為溝武池。或習水戰於水心。越江海要害。皆置水軍。習水戰。如曹彬敗南唐。燕進水陸。韓世忠扼兀木。全以海艦。效可親矣。然舟師之戰。如周瑜之東風。盡燒北舡。以破曹操。岳武穆之巨筏。大寒諸港。以破楊么。是我能破敵也。如金兀木。用或人之策。謂海舟無風不可動。以大箭射之。宋軍焚溺死者甚衆。是敵不能破我也。如是則亦未可輕歎否。

我感德光曰。小舟數往來者。謀議也。進而審預者。疑也。我欲進而復退者。探我也。既退而率進者。襲我也。鼓柔而天石不下者。無器也。却而預者。欲凌我也。先急而後緩者。整傷也。促鼓而不戰者。恨我也。泊而揚帆者。欲出不意也。既退而不逮者。謀也。大夜明而呼噪者。恐我襲波也。柳籠而即起者。欲掩其利也。未數明而無聲者。備器也。夜泊而趨于涯浹者。卸道也。往也促纜而不呼者。急欲進也。促纜及流懸燈于途者。夜過而續也。久而不動者。傷人也。鼓而無韻者。偽響也。近岬連村而登却者。怯也。不久困而清和復降。

者詐也。

制漢夏侯嬰破李由。從擊車。即威以兵車趣攻戰。衛青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李陵至浚稽山。件與虜遇。衆寡不敵。乃以大車為營。引士出營為陣。千弩俱發。虜乃引去。光武造樓櫓戰車。置臺上。以拒匈奴。迫于三國。孔明多用車戰。晉馬隆依八陣。作偏箱車。以討鮮卑。平涼州。宋武帝以車戰得志於天下。唐有後魏車。奇舒翰以之。收黃河九曲。馬燧以之。威振北方。宋世有兵。游方陣。車制郭固。有車戰法。章詒有陳脚兵。車營。懷信有萬金車。李嗣有車制。隋王大智有雷電擊車。魏勝有如意戰車。蓋不失西北二邊之險。而以平原曠野為趨。利用車戰也。

今日之邊。皆臨峻山。嶺。浮河。積石。大車決不可用。且我用車而敵不用車。彼以萬人之衆。穿地以為長溝。溝之上。積以起土。則吾之輸有阻。托馬有所制。而不得行。但用以番戰。或用以禦虜之衝突。斯可耳。車戰乃有脚之誠。無根之馬。古法也。用以整齊部伍。鎮定人心。莫良于此。若能以車戰火器連施。迭發。北



方制。虜最爲上策。若南方崎嶇多溝。難用。然南方以車輪。利于狹道。車前畫虎豹獅象之類。以驚馬。蓋車戰可以載衆。可以載械。可以遁力。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後。左右扶轅。相當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爲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快家子。守衣裝。廩養。餼汲者。以上身車家。

訂正成少保南塘射法

列女傳云怒氣開弓息氣放箭蓋怒氣開弓則力雄

而引滿息氣放箭則心定而慮周

量力調弓量弓制矢以爲至要也故荀子曰弓矢不

調羿不能以必中孟子謂羿之射射必至於鰐射家

要法

禮記曰持弓矢審固審者詳審固者把持堅固

凡打袖皆固把持不定

凡矢極而振皆固雖不上指也

射法

卷之十三

經世堂

凡馬上射把箭須以箭二枝連弓把把定又以一枝

中弦掛焉便其有以箭棒衣須內或插腰間俱不使

凡箭去穿高而過的慎勿低而不及也此人人之病

記之

凡場中射須要業恐不中決不可有自放意都如

無監射各官在上都如平日自射一般慢一技知

鐵過一枝一枝審過一枝如何不中

凡中的之前可取必者皆自從容開眼中能必之未

有忙忽而可取必者射至五矢猶未中的更要從容

審決不可因不中而自忙若忙則更無中理

九教射射箭法曰勢如追風目如流電滿開急放

箭目勿睥視身勿倚坐出弓如懷中吐月平箭如猿

上懸衡

凡射射箭法曰箭者殺人至百步之外者也射者必

量其弓量其力無動容作色和其肢體調其氣息

一其心志故曰莫患弓軟照當自遠莫患力疲引之

自伍但力賺其弓必先持滿射之先近而遠此不易

之法也天瑞還要學扯滿射遠及到然後自近求準

射法

卷之十三

經世堂

非如一人自未開弓便止射二三十步起也如此一

爲所局豈能遠耶

凡射或對賊對把結定觀把子或賊人不許看扣日

凡射或對賊對把結定觀把子或賊人不許看扣日

射前腿似搬後腿似癰隨箭改移只在後脚左肩尖

直對右脚尖丁字不成八字不就射右改左射左改

右改左此上中下之法也

射前手如握泰山後手如握虎尾一拳主定前後直

正慢開弓緊放箭射大存于小射小加於大存其

前手

務取水平。前手穩。後手絕。二句射之玄機。一機一絕。此

而臂伸。神氣則病。疾而此

九射。頭惡。傍引。頭惡。却垂。胸惡。前凸。背惡。後僂。之乃病

法也

九射法。箭搖頭。乃是右手大食扣弦太緊之故。其扣

弦太緊之故。是無名小指鬆開之故。學射者有此病

射時。用小指稍一寸。用無名指小指共恰。控手心箭

去。而草不墜。即箭不搖擺矣。

射法

卷之十三

三

經世

凡射。敵射。箭只是簡。膽大力。定勢。險節。短則無不中

人矣。此狀。形容不出。大端。將弓扯起。且勿盡滿。且勿

輕發。只是四平。架手立定。則勢自險矣。必待將近數

十步。約我一發。必能中。我必能殺。人至死。或急。將切

身。或為賊先。鋒一中。而收利十倍。則節自短矣。

凡馬上之戰。只當看大的射。不可射人。誘曰射人先

射馬。擒賊必擒頭是也。

凡馬。須要平日。遶飼養時。調度。躡蹠。令進止。簡物

不驚。馳道不削。前兩脚促。耳下齊出。後兩脚向前。信

之則疾且穩。而人可用器矣。故馬者。人之命。胡馬。鎮

鐵。數倍中國。居常調度之功也。

射法卷上

射法

卷之十三

四

經世

趙國公王瑤教射起

凡射。必中。席而坐。一膝正。當際。一膝橫。順席。執弓。必

中。在把之中。且欲當其弦心也。以弓當左。膝前。堅按

席稍。吐下。稍向前。縱令上。傾。向。右。然後取。前覆其手

微舉。令指。第二節。齊平。以三指。拾。箭。三分之一。加於

弓。亦三分之一。以左手。頭指。受之。則轉弓。令弦。稍離

身。就箭。即以右手。尋。箭。羽。下。至。開。以頭指。第二指。節

當。開。約。弦。徐。送。之。令。最。差。池。如。鳳。翻。使。當。於。心。又

全。當。開。羽。向。上。弓。弦。既。離。身。即。易。見。箭。之。高。下。取。其

平直然後捷。捷者，離席目視其物，按手順下引之，令滿其持弓手與控指及右臂肘平如水，准令其射可措杯水，故曰端身如餘，直臂如枝，直臂者，非初直也，架弦平，便引之，比及滿，使臂直是也。引弓不得急，則失威儀而不主皮，不得緩，則力難為而前去，遂惟善者能之。前與弓把齊為滿地，平之中為盈，背信及而折，難成。要令大指知鐵，至然後發箭，故曰鐵不止，指必無中。大指不知鐵，同于無目，試之至也。或以目現鐵為上，與暗中則率此為無術矣。故矢在弓右，視

射法 卷之十三 終世堂

所以射禽獸與敵也。凡弓患右，謂前惡其端，而後惡其引，頸惡其垂，胸惡其凸，背惡其偃，皆射之骨體病也。故身前疎為猛，武方勇，頸前臨為封兒，欲開出弓，稱為懷中，出月平前開為弦上，懸衡此皆有威容之稱也。

又曰：凡控弦有二法，無名指疊小指，中指疊大指，頭指當弦直豎，中國法也。疊大指，以頭指壓勾指，此胡法也。此外皆不入射，胡法力少，利馬上，漢法力多，利步用。然其持弦在頭指，開世人皆以其指末，誤按則致前傷，又傷臂。但令指面應弦直豎，即脫而易中。其致遠巧過常數十步，古人以為神而視之，胡法不使大指過頭指，亦為妙，爾其執弓欲使把前入，把把後當四指本節平，其大指來鐵却其頭指使不得則和，更有聲而後快也。射之道備矣。

弩古有黃連、百竹、入檐、雙弓之號。今有絞車弩，中七百步，攻城後要用之。弩張弩中三百步，戰用之。弩中二百步，馬戰用之。弩張遠，臨敵不過一二發，所以戰陣不便於弩。非弩不利於戰，而將用弩也。可不

射法 卷之十三 終世堂

雖於短兵。當別為隊。擯前。逆射。無立兵。對無橫陳。凌  
 以陣中。張陳外射。帶火輪迴。張而後出。射而後入。則  
 弩不代。弩。敵無薄我。矢置弩。必處其高。爭出奪水。守  
 正塞口。破號。陷果。非弩不勉。敵法。今曰。敵弩。丁字立。  
 當弩。八字立。高。握。手。屈。移。襟。左。手。下。握。右。當。心。看  
 敵。有。潤。缺。右。腔。右。膊。還。漫。當。心。安。箭。高。舉。肘。敵。還。  
 樓。弩。頭。敵。近。平。身。敵。在。左。右。迴。身。敵。在。高。上。弩。  
 即。放。箭。訖。喝。殺。却。擊。物。喝。尾。覆。弩。還。著。地。

射法

卷之十三

七

世堂

卷之十三

射法

法陣法始於黃帝，謂其明變為龍，八行李精。又雙馬六花陣，其為龍，謂其明變為龍，八行李精。曲以八陣，取其形而正之，亦取四行，其法其除又。有八陣，取其形而正之，亦取四行，其法其除又。外八陣，取其形而正之，亦取四行，其法其除又。多不及見，則取其意。

八陣見開對

起於軒轅，以天地風雲為四正，龍虎鳥蛇為四奇。一井字內分四道，外為八陣，中軍則大將握之，四面八。

面皆取在馬，陳落鈞連曲折相對，一名九軍陣，蘇氏。

所謂繁而曲，則外守者是也。

六花陣見開對

起於李靖，外六軍，一曰前鋒，一曰後軍，一曰左虛，一曰右虞，一曰左廟軍，一曰右廟軍，環而固之。六出花中軍為奇，外六軍為正，內分三道，其隅落鈞連曲折相對，與八陣同，但八陳方陣也，六花陣圓陣也。

率然陳見孫子及開對

率然者，常山之蛇也。率，速也。言其敵速，然相救，故名。為率然陣，諸葛亮於魚腹平澗之上，置石為文，縱橫。

孔明以蜀地險狹，故交九軍為六軍，其寔即八陣法。

魚麗陣見開對

鄭莊公從子元之請，以中軍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前鋒，十五乘為一偏，五人為一伍，蓋先用車而後以伍乘車之隙，而輪使其闕也。

五行陳見開對

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其陳則方圓曲直銳是也。方金也，圓水也，曲木也，直土也，銳火也。因形而變，故有五者之象。陳元規十二將兵，亦有方陣圓陣蛇行陣一字陳之類，亦是因地形而變者，其法蓋本於此。

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也。

地陳見六韜

五陵水泉，取其前後左右之利也。

人陣見六轉  
用車用馬用文用武也

四式衛陣 見六轉

武衛者選武勇之士為四陳衛教人之左右前後以取勝也。用兵之要當散臨陳必置衛陣使兵所處無後以車騎分為烏雲之陳此用兵之奇也。

烏雲陣 見六轉

烏雲者烏散而雲合陰陽奇備變化無常山澤之間宜用之。

解法

卷之十四

三

經世堂

附古陣變換之法

烏雲陣選成五方行營陣。五方行營陣變為逆衛陣。逆衛陣即變軍衛陣。軍衛陣變為驚鴻陣。驚鴻陣即變長蛇陣。長蛇陣變混元陣。混元陣變梅花陣。決變五行歸位陣。分截路歸信地。後成兩儀陣。

烏雲陣

雲鳥本於八陣。八陣本於周易。乃陣法之祖也。雖此則非制矣。師之初出隊伍前整乃宜安閑中需以疾捷。安則不亂。有雲舒之象。捷則不泥。有鳥轉之象。兵

所謂藏也。說免。並取於此。至於左右弛張。遇警變。極自有不言而喻者。

五方行陣

夫雲鳥盤旋。皆於嚴整。五方屹立。有隱然虎豹。彈蹠之勢。外明伺探。內蓄英雄。奇正相生。突接營於此。所謂陽陰搏激。而成雷天地。氣血而降。而以翕聚為茲。數理同然也。

疊冲陣

疊冲者五行之散布也。金木水火土。到柔交錯而運。

解法

卷之十四

經世堂

神氣。牌範。龍號。長短。英翼。而張神威。紛紅。雜遝。中一。進一。退一。息井。有紀。節制。于五行也。自三疊。以至百千萬。疊亦優知。是何。絲不。雜。何。故。不。先。故。變。疊冲。

四曜軍衛陣

夫軍衛者。以疊冲。內分。隊出奇。而取勝也。蓋因大戰之後。教人。或用。道兵。誘我。援我。倘。仍。以。全。軍。應之。是自。步也。故。變。四。曜。陣。以後。隊。出。前。隊。之前。軍。衛。應。敵。前。隊。嚴。整。不。動。或。又。從。前。右。前。左。各。一。隊。橫。勒。之。庶。

兵不勝而常勝之勢在哉

皆要甲

夫冲突之久。其氣易倦。即以驚奮甲固捍之。南靖威。少保謂此為未位第一法。辱戰辱勝。皆用乎此。所免。鎗刀各相牽制。互相救護。如手足之捍頭目。有不期。然而無者。究以救牌長鎗救短兵。救長鎗。牌手陣。亡位下兵通新一開。鼓聲有進無退。制勝之妙。倍矣。

長蛇陣

夫平原曠野。萬馬衝馳。非一隊一位之捍敵。所恃。及。

龍法

卷之十四

五

從北字

率然常山之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皆應。前後相顧。奇正相生。隨其所至。無不預應。首尾盤合。而旁無百倍矣。

混元陣

夫長蛇蟠遠勢不能禦。周旋百折。必窮其力。如轉石於萬仞之上。決流於百丈之堤。摧岳撼山。苟可底止。此其家全勝之機。有難備人者。

梅花陣

夫一氣混元。則五行復為分布理也。合合之中。有分。

分者在。聚五為梅花五。亦為梅花。雖百千萬億。之。以寡擊衆。若夫險阻山隘。草木稠密之要。更為安。勝。岳武穆公無敵之長技也。

陣法畧

夫要臨陣在。善休逸上。分一軍為數營。將我則食茅一替。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因即調發。第二替往。代第三替人。亦如之。只替如此。更替。則士常飽健。而不至困乏。

龍法

卷之十四

六

從北字

吳璘立疊陣法。每戰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強弓。次強弩。跪膝以候。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弩併發。次陣如。凡陣以拒馬為限。鉄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殺於前。陳成而騎逸。謂之疊陣。張常鎗。皆用更休之法。破敵。此法。大畧相似。但俟其傷而更代之。稍不同耳。

有天陣地陣人陣。以象三才。五陣。鏡陣。由陣。方陣。圓陣。以法五行。鳴一鼓。衆黑旗。則屈曲陣。鳴二鼓。衆赤。



旗則為銳陣。鳴三鼓舉青旗則為直陣。鳴四鼓舉白旗則為方陣。鳴五鼓舉黃旗則為員陣。此應敵之法也。凡牛一人居地廣從各二步。十人為列。十列為隊。廣從各二十步。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開容曲。此行列之法也。行必直。貴主必雁行。四軍轉陣以援為前。此教習之詳也。

古來陳法。過征戰亦未必用。所以最通用者。未嘗倣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臨機應變。方畧不同。只如地圓須布圓陣。地方須布方陣。又如八陣之法。每軍皆有天衛。地輔。龍虎。雲。風。雲。之數。方為一隊。有專長。戰。開。皆。有。得。于。射。突。者。又有像。能。之。者。亦。宜。容。藥。論。也。

古者立宿孤營。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編伍編。人陣也。愚謂不然。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為天陣。凡食約費。且斬且獲。得地之利。為地陣。聚三軍士。如子羊。送先。先。得人之和。為人陣。

立軍陣法。每五人為伍。必一人居中。執旗。以一人者。左。而。此。四。人。者。必。聽。中。一。人。所。使。中。一。人。立。

不。動。處。設。則。五。人。必。俱。中。一。人。使。四。人。者。相。輔。而。人。中。一。人。不。所。獨。生。由。五。人。為。二。十。五。人。為。一。隊。最。中。一。人。執。旗。前。大。以。令。其。四。面。如。前。五。人。之。法。人。修。而。成。五。則。為。一。百。二。十。五。人。其。修。而。成。二。百。五。十。人。為。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于。中。以。一。百。二。十。五。人。分。寄。四。隅。其。中。為。將。擊。出奇。而。正。共。一。百。二。十。五。人。駐。不。動。五。相。倚。賴。而。功。可。成。矣。人。以。五。營。如。前。法。分。布。之。則。正。共。一。千。二。百。五。十。人。更。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法。為。奇。兵。出。擊。其。後。二。千。五。百。人。為。一。師。相。援。調。遣。聽。於。中。軍。主。將。一。人。之。令。其。下。而。伍。而。隊。而。營。而。各。有。一。人。為。中。一。人。者。各。以。將。之。令。其。餘。人。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而。功。不。成。哉。

三。令。五。中。一。令。觀。敵。人。之。謀。視。通。路。之。便。使。知。主。之。地。二。令。聽。金。鼓。視。旌。旗。以。察。其。耳。目。三。令。舉。斧。鉞。以。宣。其。利。賞。一。申。賞。罰。以。一。其。心。二。申。視。分。合。以。一。其。途。三。申。畫。戰。視。旗。四。申。夜。戰。聽。鼓。火。五。申。聽。令。不。恭。視。之。以。斧。鉞。

兵法所謂且戰且卻者以我軍利為二重或前行拒  
敵勿動後行還半箭許而卻既定前行亦退出其  
後半箭許而卻九割定必作氣齊力以拒敵如此進  
敵則已退十餘里矣  
元領軍入賊境掠得冠帽以給軍食須于高阜擇淨  
地次之如曰然皆等大縱之令墜疑乃置縮其下或  
亦為詐以惑敵便

書法彀三卷

〔清〕魯之裕撰

清鈔本

上海圖書館藏



書法自秦漢而後漸趨簡易篆隸之變始有真行碩其體猶近古至羲獻父子一破前人藩籬縱橫變化雖衆妙筆臻而渾朴之意寢微矣然閱五代唐宋以來代有書家學者必以右軍為不祧之祖何也蓋緣筆陣圖說及蘭亭官奴表禽等帖寔集前人之大成開後世無限法門故也余髫年銳意學出於青門得石經一部愛其結構朴老沈而篆之教年益然莫知古人用筆之趣繼而稍取晉唐諸金石之文覽焉似有漢但可尋而臂腕手指間弗能追摹古人之妙則學書而不諳夫法猶射者之曰持弓挾矢而弗志於發安異其能射也今年戊戌僑寓白下居先夫憂筑，塊苦社門孤處於悲愁無聊之中間一披覽古今法書雖弗能遠而法則悉之因欲撫拾採輯歲之家塾俾子弟輩童而習之不致蹈余二十年學書不成之轍也然恨兄聞寡陋集選易適吾友東民來自皖江出所著需郊草廬書法三則以余曰此余數十年廣搜博覽心摹手追而得之者也吾子所見其有同然乎余受而卒讀躍然曰是足以教天下

之學書者矣然一得之愚竊顧附為乃相與參酌攷辨刪繁就簡經月而歲毋夫古之教射者曰內志正外體直學書者亦曰心正則筆正題之曰教此物此志也雖然此冊之所藏者古人成法耳學者苟神而明之則書雖藝也而可進乎道矣是所望於藝苑之能者

驍山劉麒瞻題並書

引言

兩大演藏六書啓秘上自朝廷下窮郊義宏綱織目  
咸藉乎書也而可苟乎哉雖然藝也非道也將於  
是以悅吾性焉可也況於是以喪吾性焉不可也或曰  
是成德者之云也而不可以造小子譬之射徒曰正  
爾志焉直尔體焉而弗彀之示安在其躍如也子曰  
其然乎爰振拾古今軼說而次第之間從而論之以  
質諸吾友劉君天石天石曰志毅者射之宰也由是  
而貫蠡與射石飲羽與抑六穿揚於百步之外與吾  
與子皆不敢期而所期者仍吾子所云游而已矣不  
然而玩焉而造其極則六適終於藝也斯已矣戊戌  
中魯之裕題於劉君之玉局洞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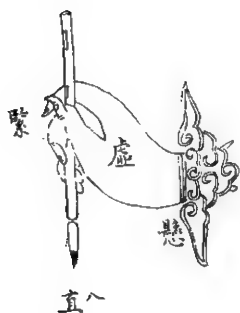
書法較工卷

三南魯之裕亮齋輯訂 男潯孟妨校字

執筆法

書法之妙因乎筆法未有筆無法而書有法者故  
執筆之法學者宜亟講也

執筆有虛懸真緊四訣即古所謂雙鉤懸腕實指虛  
拳是也蓋掌虛而後連揮輕靈腕懸而後縱橫適意  
管直則鋒正指緊則力適也



衛夫人筆陣圖曰：真一行二筆，三諒真書執筆去筆尖一扣，行書去二扣，草書去三扣也。

虞勇臨池詠：執筆有雙鉤草鈞二法。單鉤者，握管於指骨之首節也。雙鉤者，握管於指骨之末節也。單則壓指，小指而約筆，難入紙，不動作大書，必用雙鉤。使指間疑，而懸腕送筆，力不能透，通氣背。

運筆之法有三：曰肘，曰腕，曰指。小字可以用指，中字則宜用腕，大字非用肘不可。

運腕之法亦有三：曰枕，曰提，曰懸。枕者，書時以左手

枕於右腕之下也。提者，肘著案而腕不着也。懸者，肘腕皆憑虛而運也。

虞廉曰：運筆之妙，不在於加力，則筆死。故予所訂緊字訣，時不令指間鬆懈耳。若提腕轉揮為之，不重矣。善乎右軍之言曰：執知在手，不知運。運知在腕，不知執。用筆之三昧也。夫世又有操管法，機五指拈管，指然正宜就地作文書，與書壁可也。而或以施之，皆行謬矣。

撥鏡式



撥鏡之說，始於李後主，謂執筆指尖，使虎口虛活，如善御者之僅以足尖踏鏡也。或曰：非鏡也，鏡也，謂執筆之勢，鬚鬚指尖持物，以挑撥鏗心者然也。

撥者，大指提筆如拽也。壓者，食指重按與大指相持。此二指主用力者也。鉤者，中指約管內向，指者，名指承筆於小肉之交，而握筆以上起也。抵者，名指揭筆而中指節制之。若相拒然者，此二指主轉運者也。導送者，小指引名指往來左右一縱一收，小指主之矣。

骨法

○衛夫人曰初學先宜大書。○逸作小楷。○使小楷入手者。○以後作書。○皆無骨力。○蓋小楷之妙。○筆筆要有意。○有力。○時豈能遽到。○故宜先從徑外之字。○盡力達及。○使筆。○皆有準繩。○乃可以次收。○古人學書。○先於點畫偏旁研究。○學熟然後結字。○故無苟簡之病。○而骨韻自生。

○又曰。○以力運者多骨。○不以力者多肉。○骨勝者曰癯。○肉勝者曰墨。○夫骨非銳角峭厲之謂也。○謂貫其力於畫中。○欲其鋒於字裏。○則大小縱橫。○無或懈矣。○然要

惟執筆。○其緊者能之。○黃庭堅謂善書者之畫。○映日觀之。○其中隱有墨痕。○一絲非是不可以言骨也。

○嘗聞學書者。○輒曰多寫。○不知多寫。○僅能練熟。○而字已不能古。○而勁也。○又曰多臨摹。○大多臨摹。○亦僅得其間架結構。○形體而已。○於神骨希之達也。○凡此皆後日工夫。○而非入手機訣。○蓋思曰云熱而無骨。○如新婦嬌。○雖百般無媚。○全無清灑風度。○故立骨為學書者進步初階也。

內法

○字之內。○何以生。○生於毫與手耳。○然亦生於水墨。○為水濡。○則內散。○水盡。○則內枯。○墨濃。○則內凝。○墨淡。○則內瘠。○粗則內滯。○積則肉沉。○故古法云。○欲求體態之適。○均先審陰摩之有則然。○則磨墨亦須用意也。○其訣曰。○重按輕推。○遠行近折。○而負復。○蓋之曰。○旋磨。○旋用。○煙。○迄。○毫。○濡。○墨磨。○墨融。○即少停一刻。○俟烟浮水面。○乃蘸筆作書。○自妙。

○字如人。○為骨清而肉勻。○未有不尊榮安富者。○顏柳之書。○雄悍有餘。○而肉寬外促。○如人之豐其體。○而四肢短縮者。○然不耐觀也。○東坡則失之太肥。○故有婢作夫人之誦。○華亭字致佳。○而骨肉弗整。○無垂紳正笏氣象。○遂筆細檢。○僅於行書善牽縮而已。○凡皆未精於肉法。○故耳。○古人評書。○貴瘦硬有神。○瘦硬者。○骨也。○而有神則非癯瘠之所能肖矣。

筋法

○筋法有三。○生也。○度也。○留也。○生者何。○如一幅中行行相出一行中字。○相生一字。○中筆。○相生使。○預時有情氣脈。○流注。○乃無死板懈散之病。○渡者何。○一畫方。○即從

空際飛渡以成二畫之勢。筆之乃繁乃勁。所謂形現於未畫之先。神流於既畫之後也。留者何。筆機往矣。要必有以收之。筆鋒盡矣。要必有以延之。所以展不盡之情。蓄有餘之態也。宋元章曰。有往皆收。無索不縮。畫家生筋之訣。無逾於此。

大率生筋之法。必以中鋒為主。筆鋒中出。乃能由此起彼。若側鋒而起。則其勢不能暗迴飛渡。筆之皆須起頭矣。注十波云。作字如一道長繩。端為點畫。一筆由左而右。則筆列右盡處。畧一停頓。周迴到左。然後

轉出他筆。由上而下。則筆到下盡處。又須迴向上一去。一來。皆有兩到中邊始足。其無然畫處。亦宜如隱有隱索。轉折重疊。牽連其間。皆人論畫。謂山水木石。要皆以圓筆出之。神氣斯遠。畫之理一而已矣。

血法

字資於墨。墨資於水。墨者字之內。水者字之血也。筆尖受水。着筆即滲。妙在含水。墨於剛亮之內。薄之則血潤。臨之則血華。提之則血行。捺之則血貫。搶法所以生血。過法所以養血。取法所以足血也。是故疾行不

失之枯。徐行不病其滯。古語云。圓蹲直搶。偏蹲側搶。出鋒空搶。取則搖筆以散血。學書解此。神采煥然矣。血法不知。安能神采乎。

蹲搶之法。各有分數。不可不知也。蹲之用力約五分。駐約七分。提約三分。掠約九分。取約七分。搶約二分。過約一分。挑約四分。擊約六分。

凡作字。須使腕力。用到筆尖上去。如善用鎗者。雙臂之力。盡着鎗尖。不善者。倚鎗桿着力。則家矣。腕力達於筆尖。着紙自能滿行到底。然後畧一暗提。筆鋒仍

使回到起處。其字自有水色。可觀。水色者。血之謂也。

漢章帝十四法

玉葉法。首尾欲有情。中行徐用力。

寶蓋法。一點從空來。左右相顧時。

撇法。起筆便須雄重。不得行過一二分。乃出力擊之也。腕力宜送到筆尖。自有犀象牙之狀。捺法。三折筆臨去。更思回。起筆輕熟。已暗游。下筆



之先。其收束自緊。若從本筆方用。加則筆勢太緩。且筆畫而力未盡放之。則長而不攝。強收又拘攣。無致矣。

懸針法。起筆借勢徐。用力下行。仍縮鋒暗上。要仗尖鋒與次字起筆。緊相照應。

露法。亦宜借勢而起。藏鋒徐進。末乃微駐以凝神。

蹲 踞 挑 鋒向上曰起。橫出曰挑。即蟹爪法也。

戈法。昔人謂之老松挂壁。蓋稍直即失之拙。過灣又失之柔也。

挑法

鐵城法。其體窄方。其用宜圓。起筆相生。轉筆相顧。

提法

右法吾不知其果出於章帝否也。其說頗精。雖偏托焉。自足錄耳。

# 法八字永軍右王

側  
永  
勑 礫 礫 礫 起

顏真卿八法頌曰側踣而墜石勢緩縱以藏機勢  
鞠躬而若頽超峻起以如錐策依疎而似勒斜下  
以宜肥疎勝凌而迅進疎抑首以遲移  
柳公權頌曰側不厭傾惟患平勢一真則力敗越  
湏蹕而勢生策仰承而暗揭掠左出而鋒輕收倉皇  
以疾掩疎蹤以開撐

歐陽率更摘書家八病

一牛頭點一鼠尾擊一蜂窠一鴛鴦一枯木畫一  
扁擔畫一菱角轉一竹節豎

### 八生法

生筆

筆以湖州者為佳選尖齊圓健者蘸墨書數十  
字即置筆沐用時以溫水滌去宿墨蓋新筆有  
膠且毫端油氣未清既經墨染復加洗滌自揮  
灑如意矣

生硯

凡硯不下墨者固是石質不佳亦緣用久不洗  
油氣與墨膠浮結硯面是以不受水不發墨也  
日日滌之即石之次者亦差堪用而佳者益增  
其佳矣

生墨

生墨作書作畫皆不可用宿墨蓋墨宿則膠浮既滯  
筆又滯帝也所謂宿者非特隔夕之謂夏月清  
晨所磨之墨近午即不堪用矣餘三時或以事  
停筆日可也

生水

新汲之水磨墨施用停於器者久則水精散而  
塵亦翳之矣

生目

寢食之餘日精瑩微墨芒之間辨晰入微作書  
自與古人合趣

生手

書憑腕力而成手疲之際勉強臨池必不能中  
規協矩也手閒力裕自有生趣

生景

天朗氣清窓明几淨筆精硯良習次間先有一  
段活潑天機勃々欲發作者自能時出新意  
生神  
習無俗累神氣翕然則得手應心不期其妙而  
自妙非然未敢謂能超逸也

### 筆鋒

用筆有偏鋒正鋒搭鋒折鋒藏鋒迴鋒諸法鋒何以  
偏握管不直不緊聯偏耳偏則瘦必露骨肥必見肉  
不足觀矣惟握管緊直筆尖行于字畫之中既不輕

飽亦不懈。息山谷稱徐鼎臣書法。映日視之。有一縷濃墨。當畫中。非執筆緊。直回鋒沉著。能如是乎。至若搭鋒。宜用於橫。止點撇。而搭法。要如蜻蜓點水。一粘即起。乃妙。折鋒。宜於轉策挑趯。匪折也。何以能外圓而內方。且鋒惟藏而後無俗態。亦惟回而後有餘妍。然回有虛實之別。橫豎與點。利用實回。撇捺與勾。利用虛回。比之不可不辨也。未南宮有言曰。筆鋒有法。雖款斜倉卒。亦自生妍。不然。即着意端實。終成死相。

晉人落筆。其鋒刺入紙中。行到盡處。愈提得起。苟非提起。亦決不能轉到第二筆去。蓋右邊氣力常使色貫乎左。故妙也。後人用筆。全與晉反。此書之所以不逮也夫。

大凡筆一落紙。其鋒自然向上。宜先作一頓。使鋒藏在中。而以副毫包之。則一畫而兩邊俱潤矣。一筆既完。過至第二筆。則其鋒又向左矣。須於轉處提起。作暗圈。使鋒仍在中行。如一豎而鋒中矣。到末處勾趯時。又須將筆滿行欲頓。向左送去。以色全字之勢。不

可竟直上挑。今學書者。作一橫畫。猶覺有加至一豎。畫則鋒不弱者。即間有一二用力者。亦是倚筆重按。而下非腕力徐行送下者。古稱豎為鐵柱。撇為斜豎。繹名。可以得其意矣。

書弱紙用健筆。書強紙用柔筆。其鋒乃能滿志。

### 前人筆畫歌

下筆不離點。轉折貴圓靈。有垂遠欲縮。勾趯忌庸平。左豎宜垂露。右直利懸針。捺若金刀勢。撇如犀角形。橫行鋒務歛。縱出力須勻。毫髮無遺憾。何難步右軍。下筆不離點五字。最宜善會。蓋字以朝鋒入。亦為上乘。熟於搶駐者。雖點猶刻也。不然。竟以側法為起筆。其俗尚可醫乎。

### 王僧虔筆意贊

書之妙道。神彩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於古人。以斯言之。宜易多得。必使心忘於筆。手忘於書。心手調適。書華澤。是謂求之不得者之即影。乃謂筆意贊曰。制紙易墨。心圓管圓。漿深色濃。萬毫齊力。先臨告楷。後馮黃庭。骨豈肉潤。入妙通靈。譬如直槩。勃

若橫釘。開張鳳翼。降擢之矣。細不為重。細不為輕。纖微向背。毫髮死生。工之盡矣。可擅時名。

衛夫人書法名式

名式甚俗。而亦錄之者。為幼學兒童而習之。則因形得法。不待諄諄。提命而心會之矣。

瓜子點。通頭點。杏仁點。梅核點。玉案畫。

眠針畫。金刀捺。鳴背捺。新月撇。蘭葉撇。

鐮刀撇。魚花撇。緊勾。慢勾。綽勾。龍尾。

乙 浮驚。玉柱。懸針。垂露。玉短。折釘。

鑒釘。散水。聚水。鐵鈴。菱米。聯珠。懸鈎。

折撇。聯撇。三星點。牛角點。其脚點。單人旁。

雙入旁。金旁。木旁。水旁。火旁。土旁。

耳旁。日旁。言旁。阜旁。邑旁。月旁。

月旁。月旁。石旁。鳳翅。蝶翅。鳳嘴。鵝頭。

四馬齒。寶蓋。剪刀。草頭。山脚。雲頭。戲蝶。

口。鐵城。繞絲。交。雙入。衮頭。急頭。風柳。飛。

水旁。女旁。玉旁。竹頭。

書法教中奉

三南魯之裕亮僑韓訂 男澄仲繼校字

間架結構法

營室於基：廣狹而棟梁之尺寸同之。書之間架猶是也。棟梁具而戶牖之疎密稱之。書之結構猶是也。臨池而不留絹素。以定行酌行開以結字。解有不為者。昔人有言曰：分間布白。小大勻停。成竹在胸。自在而行。善夫。

前賢論間架。以有中畫之字為式。論結構。以無中畫之字為式。今同之。

間架全體式

崇

齋

崇齋二字分體式

山

中豎鐵柱式

出

實蓋式

崇

玉案式

亭

緊勾式

崇

杏仁式

崇

梅核式

側法如屋之有脊也。一玉案法如屋之梁也。緊

勾如屋之中柱也。刀。鉤掠二法如左棟梁。以啄磔緊

勾三法如右棟梁。一。綽勾如左柱。垂露如右柱。目

鐵城法如屋之有中門也。其脚點若門之有枕然

也。

結構全體式

慶

鼎

慶鼎二字分體式

側駐過。一玉案也。勒也。

一

廣

懸戈式。

廣

折釘。

座

寶蓋

座

古仁

座

眠戈式。

座

三星點

座

犀角掠掠也。

慶

金刀捺磔也。

目

鐵城。

目

鐵柱。

鼎

折釘。

鼎

鉤法鑒釘法趨法。

張敬子曰：作宜意在筆前。大字須連，小字宜拓，勿太平。勻有如布算，勿徒牽縮。有若鈎連，左旁小者，齊其上。右邊小者，齊其下。字畫疎者，不宜輕；字畫密者，不宜重。行間不宜過密，然亦不可太疎。形勿使長，長類光此挂掛，體勿使短，短有整扁，整扁勿以手熱而疾行，勿以字生而強奏。

張懷瓘間架十法

偃仰向背

鱗羽參差

映帶整斜

先後渾脫

隨方變化

間架摘體

左豎宜短

右豎宜長

三冊

畫重者宜露羽參差以化板

食君

古法字

亦馬

點複者宜偃仰向背以求

上下

直畫宜短

點皆近上

鳳

陰陽照應

真草嚴辨

遲速飛動

尺寸規矩

脫胎古體

金剪刀如尺，寸皆按規矩。是足，下字必宜中正，左撇橫掠而暗作牽縮，以成波。鳴呼，口字皆宜近上。和扣，口字近下，心、戈、斜、平、而、可、處，類此者仿之。宜主中點，中點須善取高勢，而第三點野，上下努與初點相顧，所謂陰陽照應者，此類是也。禾，法宜正對。橫長者，土字中豎與日橫畫斜，勿次章。十，橫長者，土字中豎與日橫畫斜，勿次章。直短者，字左豎正對。七，橫畫斜，勿次章。井，直短者，字左豎正對。宜轉而復回。

字體平矣，須展其一畫。棗，字畫重矣，須展其一畫。畫，九畫之字，不可板，縱則欹，宜善會映帶斜整邊。左，橫畫宜短，其撇宜斜直而長。右，撇宜從上作，遠飛動之意。搭鋒而完轉，以生長橫畫。大，橫畫微短，就勢上生，拳首目而直及下口字。下過橫，乃宛轉作捺，又就勢安行作波，而波首微露於橫畫之上，試取樂毅論中大字細玩之，自見。善書者一點一畫有三轉一波一拂有三折一擊一

豎有三變。凡一點必與畫應。兩點則兩相應。三點則一起一帶一應。四點則一起二帶三聯四應。餘畫依此類推。

孫過庭云。結構之法。隨地布形。長短廣狹。疎密勻停。或斜或正。如立如行。或下長而上短。或肩背而足伸。或一字三疊。或二字平衡。或以大而色小。或以少而附多。或稍空而增點。或減繁以生波。此讓彼起。手徐意疾。瘦不孑孤。肥還忌密。體之並者。勿豐。形之單者。戒贅。勢善取而姿橫。神惟清而品高。非結構之有方。豈易臨池而滿志。

### 結構摘體

宇宙定寧。天覆者凡畫皆冒於其下。

至聖蓋蓋。地載者有畫皆托於其上。

勒部幼即。讓左者左。右者低。

讀煉議續。讓右者右。左者縮。

喜吾妻安。橫擔者中。畫宜長。

甲平干午。直卓者中。豎宜正。

葡萄蜀葛。勾掣者身不宜曲。短。

勾勾勾勾。勾叙法其勢不可直長。

雖顧顧體。兩平者左右宜均。

御謝樹術。三合者中間務正。

鑾響需留。二段者上下平分。中微加饒減。

章意素累。三聯者頭尾伸縮間。仍要勻停。

此七也。斜勒者不宜平。平則失勢。

三云去丕。平勒者不宜倚。則無儀。

犬尺史又。縱捺之字。必要攢頭收尾。

武成或幾

縱戈之法最忌力舒身薄

思息必志

橫戈不嚴曲

勉旭魁抱

伸勾貴抱持

天父外文

承上之入正中為貴

鵠鳩輝頻

屈勾之勢退縮斯宜

鳥馬馬為

馬齒法其掌勾之鋒宜注肘四點之半

師明既野

上手之字宜齊首

朝故辰後

下手之字宜齊足

變談茶泰

重接者須有伸有縮

禁茂森懋

疊起者當或駐或挑

雲普皆齊

上占地步者聽其上寬

衆表萬禹

下占地步者任其下濶

施騰讓靖

右占者右不妨於獨重

敬獻飲劉

左占者左無嫌於偏大

弼辨衍仰

左右占者中宜遜

蕃筆銜擲

中間占者中獨雄

鸞鶯驚鸞

上下占者中小

冠冕冠宅

俯仰勾挑者俯勾縮而仰挑伸

鳳凰飛

龍脫宜曲勁而嬌鶴膝

先見元毛

橫腕貴圓雋而忌蜂腰

庭居尹底

縱收忌巢尾

友及反皮

聯擊忌排牙

參修須形

三點法以下掌首頂上撥之腹

洪治流海

下點提鋒宜與上點駐筆相應



馨聲繁繁。錯綜者貴迎讓穿揀而惡紛紜。

繼纖纏縷。絲毫者宜布置安排而嫌擠雜。

車申中巾。應懸針者而垂露馬則無韻。

卓犖單畢。當垂露者而懸針馬則無力。

易乃母力。體雖宜斜而字心必正。

正主本玉。形本自正而骨力必堅。

自目耳貝。字本瘦者其形勿短。

白工曰四。身本矮者用筆宜肥。

會合金命。蓋下之法。振捺宜均。

琴各各谷。赴下之勢。左右相稱。

土止山公。准宜肥而勿腫。

了寸卜才。雖宜瘦而勿癯。

上下千小。疎者量之。

言厩齋龜鼉。密者勻之。

品磊轟轟。堆疊者消納之。

變鬱靈糜。積累者清斲之。

口口田由。下畫宜微長以承右豎之末。

遠邊還逮。之遠中字宜於上畧大而下小。

莫矣矢契。畫長撇短者右不宜用捺。

作仰仲行。左豎不嫌短右豎不嫌長。

臣巨於佳。左豎不嫌長右豎不嫌短。

官空宥宰。寶蓋之勾宛如鳥之視背乃妙。

鴈赫闌鬻。排簪之畫必如工之鑄物乃佳。

以上六十二類。結構之法。庶乎備矣。

趙孟頫曰。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於天然。古今以為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

虞世南云。筆緩無筋。筆急無肉。管側則鈍。而肉多。管輕則枯。而骨露。不急不緩。不側不輕。自然中矩。蔡希綜云。書法品格貴古。氣骨清折。如鐵屈起。若鴻驚鮮花。比秀。垂紳擬容。一點未安。不啻美人而眇。

目。一畫失所。何殊壯士之折肱。

索靖云。大字之結構尚遒。小字之結構尚遒。

書勢由左而右。故往往起筆弱。而收筆強。古人學書。先作圓圖。左上右下。還然接擠。使腕力均平周到。不倚筆鋒為行止也。唐宋以後。書自一筆過至二筆。不復由左方暗轉而徑趨右盡。故左方精氣不貫。且筆勢右行。字身亦難端正矣。何以謂之楷書耶。前人謂作書如排八陣。戈矛森列。雖箭鏃不能入焉。乃為結構之固。

書法之妙筆。皆如從高空而下。則無論字之小大。密疎長短徐疾。而腕力皆平矣。腕力能平。則左右多寡。斯無畸輕畸重之病。如造屋者之戒磊石為山。而不病其高。鑿地為池。而不嫌其窪。則間架之道得矣。間架稱而結構亦即安詳矣。

作書與文一理。總期通緊為上。凡下一筆。若不預有第二筆者。以下迎機承接。而成一字。由一字以至通幅字。皆然。則滿紙靈機。豈不令人奪目。

書莫難于送滿。送滿不無圭角。然往、送時似滿。而

書就觀之。仍屬未到。此力滿之未易言也。惟熟則滿矣。熟亦可無圭角之露矣。蔡中郎曰。藏頭員筆。令毫鋒常在點畫中行。如此則滿矣。東坡云。字外出力中藏稜。元董內直云。左欲去吻。右欲去肩。如此則圭角可免矣。

書法發下卷

三南魯之格亮際輯訂 男瀨叔濤校字

臨摹變化法

學書者既嫻於執筆矣。復詣於間架結構矣。如是而臨摹之功。勿可已也。蓋臨而後得古人之筆意。摹而後得古人之位置。二者一之弗精。則無以節制其手。而書之為藝。猶未云能也。追能矣。而更神明乎規矩之中。變化於規矩之外。上下古今。絕橫莫測。則技也。進於道矣。右軍云乎哉。

臨摹古帖。貴識其長短而去取之。晉書至二王盡善矣。餘不必其可宗也。然要各有蕭散流逸之致。供人玩索。齊梁以至隋唐。明皆寬裕有餘。英俊不足。習永世南。較爲近古。歐書骨勝。楷書韻勝。尚能兼之。斯絕技矣。李北海氣豪風勁。書家之雄。顏柳雖曰魯纘。而筋骨自是絕倫。旭素書風。既而驟險。惟出群陸。徐則恭儉。而流於拘逼。度則綢繆。而病於密。宋之四家。各成其性之所近。蘇肥而韻。米輕以顛。黃之執筆。獨強蔡之舉止。故朱子學書。謂古趣自喜。至天水而惟

工於媚人矣。元鮮於父子。始雅秀。學力則未逮焉。有明一代。丰格殊高。惜多逞志自雄之習。董思白神致清圓。視文祝形。終不當仙凡之別。而妖妍太甚。不足重焉。降若陳黃曹。皆指不勝其屈矣。王孟津筋骨頗健。而怒目顰眉。縉紳之度不圖也。

瞿非態曰。學隸書形。不宜匾挑。拔平硬如折刀頭。方合漢法。

體括云。漢隸遺踪。方勁古拙。鰲尾蠶頭。蜂腰鴈膝。截鐵斬下。水滴水裂。爪常竊絲。春花秋月。

古文存者。石鼓殘刻而已。李斯泰山嶧山二碑。與嶧山頌德碑尚完。許慎所說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二文。爲篆法正體。若唐初碧落碑。說法變幻。不無脂摹。李陽冰工小篆。而其傳者。處州文廟記。黃帝祠宇。城皇廟記。李氏三清記。庶子泉銘。此篆之可宗者也。八分書。如蔡邕石經老子銘。魏梁詒受碑。鍾繇上尊銘表。堂邑令費君銘。淳于長夏承碑。華山廟碑。以八分之可宗者也。楷書可學者。鍾繇力命克捷。宣示三帖。右軍樂毅論。東方朔讚。黃庭經。瘞瘡文。霜寒附天令洛神賦。他如曹

城碑。羊叔子遺教經。乃六朝人書。失其姓名者也。瘞  
鶴銘。或以為右軍書。或以為陶弘景書。不可考矣。智  
永千字文。虞世南孔二廟多寶塔碑記。歐陽詢九成宮  
化度寺虞恭公等碑。柳公權陀羅金剛經。于敬宗先  
王碑。李北海嶽麓碑。若宋以後諸名家楷法。非不足  
觀。然學則日趨于時。惟以游目資其新意為可也。  
行書可學者。鍾太常兩舍吳人。蘇頌雪寒長風。右軍  
蘭亭聖教。極寒極熱。官奴快雪。朱禽春橋。大令歲終  
地黃魏軍授衣。阿城驚羣。夏日奉封。思德天寶。吳興

黃門山陰月內尊體諸帖。謝安八月五日帖。李邕沙  
羅寺法華寺雲庵將軍諸帖。張從申季靜先生碑。若  
宋以後諸名家帖。汗牛充棟。隨其意之所近學焉。是  
在能自得師者。

學草書宜從張伯英皇象帖。始以其體勢  
平正易入也。由是以參觀晉唐名帖。下逮元明。集其  
大成。要惟始條理之不偏而已。

董思白論草書。以風神為主。夫風神可易言耶。姜白  
石謂一須人品高。二須師範古。三須縱筆佳。四須險

勁。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得宜。八須時出新  
意。然後疎虞露風神。密處見老氣。

書稱鍾王。而鍾從於漢篆隸脫胎。故堅凝沉厚。不失  
古度。然而真多行少。未若右軍之備體也。蓋書法莫  
難於草。其為書也。縱筆所如。氣勢奔放。而實一絲不  
容越矩。以顏平原之博。大沉樞。而猶不免於出入。况  
其下焉者乎。

董思白銅龍館帖。乃其一生所臨。淳化帖中諸名家  
法書。視彼戲鴻堂帖。為謹嚴矣。

停雲館帖。看去若不連快雪堂者。然而古今之判。豈  
然矣。時下車氏螢照堂帖。高出前人學書者。不可不  
覽觀也。

真書神靜。行書神動。靜而挾飛舞之勢。動  
而餘淵穆之容。真行乃入三昧。

古人懸空書扇。雖小楷而肘不着案。故圓勁無懈。亦  
不拘學也。試取黃庭善本諦玩之。其法極為謹飭。而  
究以行草之神。流貫其中。作真書而實無曠焉。繩舉  
之。徒云端莊不足寶也。

篆法有轉無折。隸法有折無轉。八分兼之。工部嘗稱八分小篆。則八分猶篆體也。凡安國以隸法寫籀。謂之古隸。鄭樵以隸法作真書。而曰篆巧隸拙。篆通隸僻。今學書者。能會篆隸意。真行中。則不必規摹李北海。而自肖之矣。

晉人書無畫敵。斜總以求中鋒也。所以其書顧盼流逸。神采奕々。欲生。

字分雅俗。固由人品所致。亦由下筆時。傳思歛氣。赴之斯雅也。令人專在筆機。流利處。鳴其得意。焉如何能令不俗。

真書不佳。而遽學草者。終身不能真。其所謂草。亦無律之師而已矣。

事忙不及作草書。言我言乎。游雲渴驥。怒貌驚蛟。夫豈倉卒所能為者。試觀昔人贊草書曰。龍跳天門。虎卧鳳閣。又曰。春蛇入草。暮歸蘆。又曰。輕烟澹古松。山開萬仞。又曰。古木繞枯藤。霜筠抱勁節。能於此會心焉。草書之能事過半矣。

張伯英學書。臨池而水盡。黑鏤鏤學書。抱

橫山中。木石皆餘墨痕。右軍學至五十一歲。而書始成。智永棲居四十年。所遺草頭。盈五大麓。趙孟頫學右軍法。衣襟咸破於指畫。然則書雖藝也。學之可成。苟乎我。

書之為言。舒也。如也。言欲書者。必先舒暢其神氣。而後書如吾意也。語曰。字雖有象。妙出無形。又曰。由象識心。狗象表意。象不可着。心不可離。右軍曰。心不忘手。手不忘書。心機活潑。筆機自流。抑公權曰。心正則筆正。程子曰。非是要好。即此是學書之不可苟也。如是夫。

馬圖而卦畫。龜書而疇叙。鳥跡而字興。夫圖書與跡。中初何有卦疇文字哉。心領而神會。然也。學書無會心。恐於此終屬望洋。

張長史見擔夫爭道。公孫大娘舞劍器。而書法大進。黃魯直觀鵝鵝撥棹。而得其勢。懷素覽夏雲颺風。而悟草書之變。雷簡夫聞江瀑聲。而筆法流宕。文與可見蛇闘。而草書頓能飛動。趙子昂觀水中馬難。透牆得勾入之法。由是觀之。心得易。可少乎。我。

學書之初。但求平正。平正不失。乃追險絕。險絕既通。仍歸平正。平正之極。自然變化。至於變化。則人書俱老矣。

書者心畫也。心不清則手目曠官。書非心畫。是以敗筆多而神采索。惟心有主。官不忘動。斯能如吾意所欲出。

作書時。須言不出口。氣不盈息。神清意和。書無不適。

曹萍萬曰。真書以點畫成形。以轉折見性。草書以轉

折成形。以點畫見性。

許宸錫曰。草書下筆。前緩後急。畫取疎簡。而要以圓治為上。間有散筆。切勿增脩。字有點者。宜從空際飛落。若石墜高峰。斯為得勢。

吳定度曰。古人作草。其牽縮亦偶然耳。唐以前多獨單間。或二字連屬。後世乃鈎引至數十字。令人一見生厭。

李陽冰曰。學書者之得力。不徒在書也。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日月星辰。得昭回經緯之度。雲霞

草木。得蒼舒秀茁之態。衣冠文物。得周旋俯仰之容。眉目口耳。得喜怒哀樂之狀。蟲魚禽獸。得屈伸飛走之趣。齒牙骨節。得柔排分合之方。雷電風濤。得驚馳澎湃之勢。

馬非執曰。晉唐書家。咸有祖述。卒乃變其體。以成家。故凡守門戶。而不能自立者。皆庸才也。

董思白曰。往予以樂毅論書為法。人作榜署書。懸者無不見佳。因悟小楷。必可展為方丈者。乃盡勢也。呈顯文曰。作書以筋骨成形。以神情潤色。雖跡在塵

壤。而意超雲表。更宜時有攫拏虬豹之神。隱有蟠屈蛟螭之志。

白雲先生書訣曰。陽氣明則風生。至陰氣激則條怒。生力不勻。則勢不借。則死。筆峻而後神逸。志滿而後機圓。迎迎非近。背接非遠。或細下。以如針。忽飛而若鳥。於此得心。神乎技矣。

態備告曰。制字諒乎六書。不完其美。而徒繪其形。雖工弗貴也。古人作書。其長短肥瘦多寡大小。皆本其自然之體勢。而莊容正志以為之。初非刻意求工也。

而工之至焉。今則否矣。夫人而欲工於是。則六書之  
義。尚其究之於未書之先乎。主敬之學。尚其操之于  
臨書之際乎。

書學聽說序

書家之說不一。究之不過二端。曰筆法。章法是也。筆法者何。橫。豎。波。挑。點。鉤。戈。綿。是也。章法者何。長。短。偏。正。疎。密。大。小。位。置。安。頓。是也。雖然。天。高。地。下。嶽。峙。川。流。又。何。庸。位。置。安。頓。也。或。古。人。謂。東。字。不。能。使。其。短。而。字。不。能。使。其。長。則。字。不。能。使。其。正。筆。字。不。能。使。其。偏。亦。其。自。為。位。置。安。頓。而。已。矣。故。必。筆。法。而。後。知。之。精。彩。出。知。章。法。而。後。字。之。位。置。安。頓。二。者。不。可。偏。廢。亦。猶。天。高。地。下。位。置。自。有。其。宜。耳。而。上。下。位。置。之。中。使。無。星。辰。之。展。乎。天。微。清。之。載。乎。地。而。天。地。之。精。彩。又。何。以。著。哉。是。說。也。予。嘗。受。之。於。師。傳。之。於。友。攷。之。於。傳。記。據。說。百。家。之。言。證。之。以。碑。石。舊。刻。之。文。凡。二。十。年。然。後。偶。有。所。得。一。朝。興。而。嘆。曰。適。昔。自。然。真。不。余。欺。也。然。道。著。於。文。文。著。於。字。而。字。之。橫。豎。波。挑。點。鉤。戈。綿。位。置。安。頓。又。所。以。著。其。萬。物。之。象。則。一。著。乎。道。之。自。然。而。已。矣。於。是。取。所。謂。八。法。與。章。法。體。究。而。揣。摩。之。括。為。三。十。二。字。以。成。字。母。而。諸。法。皆。寓。乎。中。久。欲。問。世。而。不。敢。今。於。東。都。之。南。歸。也。書。而。進。之。東。邱。

以字學名家者也。此外必更有所得。而要之亦不離乎自然而已矣。

八法

八法相傳。始自右軍。松雪而後。稍非古法。豈失其傳耶。今雖說所載。尚有八法。教人之義。但取象設喻。仿佛依稀。今學者無下手處。今取而註之。詞不猥。但真下了。然於初學。不為無助云爾。

一書又曰。勒。通稱曰橫。急。按此筆。宜急。不宜緩。筆初着紙。審定。然後一縱。則便佳。乃有一種自然之姿。

角。凡提筆。貴緊。方有力。

二豎。又曰。竪。通稱曰直。宜緩。不宜急。收筆。稍提。則如懸針矣。起。忌釘頭。結。忌過銳。然十最忌。則筆。

三挑。俗曰。撇。宜緩。不宜急。與豎同義也。

四捺。俗曰。捺。下筆。宜緩。收筆。微昂。乃有勢。然忌縱筆。大拂。非藏鋒之謂矣。

五點。又曰。側。結。處。宜提。乃有姿。而生動。俗謂點如瓜子。陋矣。

六錯。又曰。趯。舊傳。今改此。取其勢差。難而有頓挫。



也。按此筆折處宜輕。臨鈎必停。則神全而勢足。然忌過猛。凡筆至轉折處。皆宜少停。又不獨此也。凡書下宜正。主橫之下。乃偏。右筆宜少。腕動而指不動。斯得之矣。

時應按此筆。點宜向內橫。宜平。折處亦少停。則勢到而不拖。如丁乙之類。做此。

字母

字母凡三十有二。斷四字為句。便於記誦。字形長短疎密不一。取其可以為例者。又中多連筆之法。故曰

字母。草州腫列。以俟高則。

子起筆少折。了字斷處。鋒宜對。而跡不發。連中畫少。排寧失於上。不可失於下。

及先人。次了。次又。中拂宜微收。而側左。以防雷同。之病。友反等字。做此。

少中。豎宜短。左點逼而欲直。右點繼而欲橫。拂宜舒而忌低。

也。筆法具載八法。然此等字。首皆忌過長。先人。次了。次又。一體斜而橫。則正形圓而勢

必

安

易

出

永

鄧

門

遠

家

欲張。先筆於此字最為留意。先人。次了。次又。其要在鈎曲而鈎縮。只宜小橫。宜長。人欲折而柔。欲曲而鈎。又欲透。橫之上。始為得之。乃欲圓而勢足。宜異勢。忌排牙。而不欲長。以虛中為法。點宜活。橫宜短。最忌波。排失于下。先人。次了。上欲闊而下欲斂。或有反之者。亦一法也。此字家重者。如口。宜灑下。斂了。宜生折。而不欲圓熟。古法也。先人。次了。次又。次了。次又。豎宜疾。而預亦有勢。左差小而短。忌相等也。林竹之類。做此。素忌闊。忌逼。結宜昂而微。繼與捺小。是。先人。次了。次又。次了。次又。中宜勻而潔。小類篆。點雖正而微左。虛中之義也。了宜徐。而曲。忌排牙。右旁。眾忌失于下。下宜削。宜直。而謹。豎旁。書家無定體。設不

論

風

先凡次三息能一喜婉而暢矣之工宜空結  
宜削點宜連向而有情

飛

先飛次一飛次三飛宜削下飛宜暢避雷  
同也

氣

未宜拘謹而勿過於一體無不善矣  
方不露骨圓不拗腫如舞畫沙如印印泥是為  
得之

非

先凡次三其要在第三畫入中心形斯固

無

先三畫四次三畫漸長而中虛四畫四正外  
斜四點仰而應之

惡

先一次三畫次二畫心虛平正而有肩心空  
在亦虛中義也

唐

先一次一畫次二畫三畫連筆與舊差別取得  
勢耳

龜

先以次一畫一畫次三畫字畫雖多而體  
勢平正所貴能緊密而已

齊

先頭次二畫凡此字最難余嘗窺古人之用意

馬

凡三層點不離橫一法也用了不用了二法也  
下二畫徐徐而過取其平正三法也  
先一畫三畫次一畫三畫欲勢到而力完點宜上  
不可下

鼠

先以次一畫凡次三畫宜上寬下削凡忌雷同  
忌深草

垂

先以次三畫宜平而忌銳垂千之類做此旁小  
宜微斜

有

先一畫一畫次三畫連筆與右同凡宜暢月工宜微  
空

成

先一畫一畫次三畫其要在中宜少短于口  
數畫長短不倫曰宜拘謹而收工

書

守官漫錄五卷

〔明〕劉萬春撰

明萬曆四十八年劉氏澹

然居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守官謬錄序

二庚戌余自閩督學使奉

書備兵淮南署在海陵則聞海

陵有文學劉君思直暨其子

孝廉延之以德行世其家虛

懷穎拔者久之言余謬學於

定書沙

子禮而

觀摩以

舉明

進上

內名承

較下司徒君特奉使南省手

一編過余曰此萬春守官謬

錄也余受而讀之篇分內外

而終不出勸戒庶幾三百篇

美刺之意焉夫人邪正之途

初念甚堅轉念亦甚易或始

見獨行惟是善之一路永經

改轉如出水清蓬淤泥不潔

無所為而為善者上也或相

觀相型出迷途而登之彼岸

亦傾軋在前芳軌引後有所

為而不為不善者次也上者

為聖人為君子鑒戒固可不用而止未嘗不用次者為善人為有恒非借朋鏡之力則不能自照非資砥礪之功則不能自落矣噫此三百篇之所為作而延之內外篇之既為詩也其維持世道之心甚盛矣然余與延之講脩身為本之學方不見是圖不聞上武司馬向無聲無臭上脩宗而是錄也又為特開此方便法門以待夫人之不可修上者學果有二

乎哉子雲氏曰夫道一而已矣國史歲時大聖人所不廢焉老微幾原交相徵勉此正堯舜禹執中受敎曰春秋盡性之書蓋直就其一德一職去言也不然孔子刪詩止存思无邪一言是矣三百篇仍為者然則延之是錄也寧直守過進於已公世法於人已耶即於尊聞行知為修身為本之實錄可也

萬曆己未夏孟月吉旦

古臺然尚文題



吳郡薛明益書



湯錄小引

學士家一離帖括非高譚名理  
即鏤刻風雲總之為鴛耳於  
身心世道何裨焉友人劉延之  
英敏蚤慧夙稱才子制舉業  
膾炙人口推為堅城唾手而取  
上第顧猶循赤子之衷也需  
次都下手丹鉛不置悉取古  
今書恣讀日摘其精粹及所  
行事可為勸戒者彙集成

帙一日扁舟過滄浪出以示不  
佞不佞莊誦終篇慨然歎其  
存心之虛而拯世之實也世  
人終身為二豪所驅憧憧  
轉入轉歧不有覺者猛引之  
繩曠何適倘於膠擾時取一  
則潛味之不啻出荆蓐而登康  
莊其滿志稱快何如也海陵心  
齋王先生之學為姚江頌  
閔延之橋梓淵源所自更得

正印故在紛華中其靈根炯  
炯如是而持以康濟天下綽然  
有餘彼說鈴枝葉之詞以視  
延之所錄劍首之吹而已玩是  
錄者應知延之之品之器寧  
獨洛陽經貴哉

易山友弟魏應嘉題



長洲馮夢桂書

守官漫錄小引

竊聞之自來達官貴卿文人  
墨士莫不立德立言立功以  
繪宇宙而蒸山川此皆聖賢  
豪傑得之天根者多故其垂  
世者遠也海陵

忠孚劉公以鈔齡甲天下士

天子簡為計部名臣奉

差過里門檢厥所集示余余

輒然曰嘻幸夫子之藝吾覆

也余甫下車即聆夫子面命開  
誠心布公道提而覺之如以寶  
筏渡迷津泰邑難治余雖不  
敏庶斯達矣今捧讀諸篇言  
言噴玉字字走珠真名臣名言  
垂世不朽者昔尼父刪六經而  
憲萬世公之立言亦允為萬  
世憲矣而立德立功重光社稷  
者庸可量乎且其家學淵源  
作述並美公即最賢善繼夫



子之道則

忠孚先生乃祖乃孫是父是  
子又其無憂之盛景也而所  
為立德立功立言者不以世  
世傳乎余辱通家誼愧不能  
文惜為小引云

古黃韋宗孔題



海陵後學李嘉賓書



劉延之守官漫錄序

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  
當有清風以爾不得韻中推  
衿送抱耳客居邗江九子地  
邑：樓窳高譚叢叢靡所  
與展每如戴晉吹劍首元亮  
拊無絃琴而已專愚既泐牒  
去之東秦唯海陵一衣帶水  
近之招車暫頓里中然盈  
脉：無若梁月何而道勝之  
風塵往寔歸者故可樂詠也  
忽雲墜一葉似我恒山寶符

蓋鄒魯之旨迦維之諦而治  
而液之離堅合異總制清衷  
檢鏡所歸人倫以表余讀之  
迥然迤之文心道心旁薄激  
眇仁義之言藹如於方迤之  
上第藥七香車看花紫陌

黃序

其國門縣書不經而走鷄林  
矣毫其翩連而述冉五欲  
甕中漬假而化迤迤之狡精  
閑闕手一編而吟吾猶粥粥  
霞子也探道好淵玄觀書鄙  
章句自匪可以弘獎風流標

益名教則言不妄作闇室猛炬  
苦海長年要皆其脩悟體證  
發抒所自有匪地為是咀藝  
脯酒譚釀而已然迤之還入畫  
省蔚為時棟方憑五衍而拯  
逝川闢八正而底交喪叔孫三

黃序

立便欲雙肘厭紐寧詎紐上  
鸞龍虜異日允昌嘗出示  
解醒小言霏碎金的礫今共  
迤之把臂笑客闕下粉米一  
代令婉兒品於落竟當誰飲  
五花簾但蒹葭烟水亦思

伊人一方者乎若以摩尼珠  
照我涿水源即懷寤也奚以  
感

年第五茸黃廷鵠題

吳郡陳元素書

黃序

守官湯錄敘

甄曹錢希言簡栖氏謨并書

著書蓋難言哉非其立志之難而逢  
時難也士方帷燈夜讀則片、帖括  
而不能著書既解褐為州縣勞人則  
碌、簿領而不能著書及其功成拂  
衣投閒田里則又契疏鞅掌思為枘  
聊遠條計而不能著書其可以不廢  
官守而從事緝柳編蒲之技獨有為  
郎時耳夫郎署蕭閒不涉津要其情  
適無靈案螢窗之苦其務簡寡薄書  
功令之煩其年力盛不至向風欲僵

背風欲仆之遲暮故得以退食餘閒  
剗攻研摩纂削而他止所於難之不  
者雖其人有著書之志而不進著書  
之時少奚妨業壯虞曠官老虞侵家  
秉非不可為則不得為非不得為則  
不及為時乎可輕棄哉故曰非立志

義不

之難而達時難也海陵劉延之使君  
風期高亮故是百尺樓中一流人始  
通籍為司農郎農曹視他尚書郎竄  
劇而中外所切責滋重使君持計往  
往務裁芻不務鈔更緩急次第之間  
胸中若有成算即老吏無以難焉及

義不

其驅馳王事不憚賢勞一問都宮  
陌之舊而還南方征調畢供水衡錢  
賴以不乏乃君起自淮南少而嗜玄  
入含香署中益喜折節讀書其所藏  
典索正墳短家雜說亦既山充海積  
飽涉而飲探之矣已而豁然曰吾聞  
荀慈明嘗集漢事成敗可為鑒戒者  
謂之漢語今其書不傳是大可恨事  
夫讀而弗著猶弗讀也著而無聞勸  
懲猶弗著也匪書癡獻嘲則木災貽  
咲耳吾將以讀者意逆作者旨緝成  
一家之言以醒薄俗雖蹈古人風流

罪過之譏而於世道人心不無維繫  
庶幾乎觀過知仁哉於是取古經史  
子稗中所有吉祥善事及嘉言懿行  
吉凶影響之說集而成書不令甲乙  
但編內外成敗具列美刺並陳其人  
自帝王聖賢以逮英雄仙釋無不載  
其事自天人王霸以極鴻纖幽顯無  
不採其書自聖篇靈文以該廟謨野  
乘無不收其世自周秦漢晉以訖唐  
宋元明無不倫隨見輒記隨紀輒寫  
因命其書之名曰守官謠錄為卷僅  
五為條已數百餘自使君此書出而

京輦江淮流傳幾遍上邈公卿大夫  
下至販商僮牧莫不家購戶誦詠歌  
讀揚思為忠貞孝義善良長者小人  
畏王彥方知君子畏左丘明恥足以  
代春秋之筆高月旦之稱矣雖然余  
疑謠錄當是戊己以前初官郎署時  
事使君資適逢世之始也而今豈其  
時哉狡夷黠虜爭跳梁東方用師登  
華表而呼庚癸者聲相和也大農仰  
屋竊歎日夕講尋利端曹郎中有子  
識如劉先生者且相與賢重引而共  
籌所以尺寸富國果爾則使君當幾

憤上書言夷虜利便條對軍興大計  
以佐 縣官危急真經醫巫閭邊疆  
非復如前日緩急次第而圖之時也  
即欲僱鈔長有著書之樂其可得乎  
今夫一斛之水必藏蛟龍十步之澤  
必生芳草海陵魚鹽之國孤城懸蜀  
偏中而產有奇逸博聞如延之其人  
非蛟龍與芳艸哉君既急一國家亦  
當為 國家所急勦旃擊楫共濟在  
此行矣即是錄豈足盡君第就而論  
之聊答其問序之意藉手訴揚子以

寫聞聲相思



劉延之守官湯錄序

延之以湛深茂粹之姿生平無  
它好唯好讀書既釋褐為郎  
畫省則益取遠近記載嘉言懿  
實足深切人者手筆錄之積久  
千卷曰吾博也乎哉吾以効吾官  
也吾學未知屆而官可有暇不替  
吾學不曠吾官也既為二三名公  
序之又以屬之吳門舊研席友蔣  
生蔣生躍然而興曰有是哉延之  
之於官也今之所謂官者大都大  
別若箕走人於庭避人於途冗

則篋篋簿書間則長吟清嘯林  
名養交計祿望遷而已復有如處  
子之斲、下帷采獲不休者哉又觀  
有理事雙研遊引旁叩鑿、不棄  
如是者執近之、為此錄也則其意  
固甚深也蓋嘗觀學仕、學之說  
自尼聖發、而至今日仕之學更重  
矣蓋士自燥髮帖、幾偉一仕  
者無非制舉執而已此即生花噴  
霧可用之實事否況世道江河人心  
如驚蒿日者方一求其實而文則  
尚虛求其順而文則尚逆貴其逆

朴而文則。然乃冀其恬靜而文  
則益縱橫若以臨文之心施之治幾  
如韓公子所謂五霸六反有必不相  
為者古之學而仕嘻其殆非此學也  
則夫菟茅敗之林而尋經濟之實  
不虛退食之委蛇而可展有位之積  
共者非仕之學安藉乎乃求仕者  
方沈於習束於時而不得學而既  
仕者又泰於優游終于聲利而不  
肯學則近之、用心可尚也今考其  
書首載盛德切名則不朽之大也而  
即切之以分定與示儉示忍示養

生焉至言行之師次畢具政事之法  
戒森列而且果報必書見聞隨紀  
凡鉅可經萬幾而細可按單赤頭  
可維百行而幽可愷四知者至而  
眉指掌至觀後人非鬼責斷之乎  
惟影響乃魚信延之醒世切而自  
律必不寬也言之與職娛利乘樞  
軸或專斷一方或宣猷萬里今日  
之錄非異口之改手則延之不聞今  
日之官即并不曠他日之官而謂延  
之守官以有茲錄也可謂延之即以  
茲錄守官也可延之與自此遠矣

豈與當世之視所為官者等乎  
哉

萬曆庚申七月初秋日長洲友

弟蔣秉銓頓首謹并書





守官漫錄序

余閱丙辰房稿識海陵劉忠孚先生丁巳春溫陵凌九張師初校士先生復從試牘中識余譬諸草木兩人則臭味也亡何尊公以明經選授邑廣文木鐸乍振羣蒙咸起余雖郡子弟得侍教門下私艾是幸一日出示余乃先生待銓暇畧畝輯守官漫錄也士當釋褐時悅已為容入門自媚不則流連詩酒放達為豪先生獨下幃京邸寓覽群籍

手批口吟校讐是亟其意有超焉者矣集中所載惟先言徃行及施於政事有闕行已大端猶懼覆轡莫懲流沫難鑒篇次內外義具勸戒而旁逮時務有關經濟實錄者彙以成書夫先生家學源長溫文天縱如渾金良璧奚事攻砭乃謙退抑不憚矜勵其意更有超焉者矣初豐城璽卿熊公講學海上先生以諸生受知道情契合罄於蘭茝已癸丑上公車不售遂宦迹毘

陵教授諸徒大為後進領袖先  
生之意殆繼往開來千秋自命  
與談勲業文章直鉅首一映耳  
余落魄傭經餬口無策走長干  
輒遭放逐學淺名微不聞里閭  
乃神爽交乎脛翼俱廢越數百  
里微導糠粃先生所以識余與  
余所以識先生者臭味當自有  
在非僅制舉義也即君韶年  
英妙才藻清華侗儻風流締納  
名勝真為先生玉樹時從王父  
讀書渡江歸省聊附數言質之

先生余將藉青雲聲施不朽矣  
延陵晚教弟莊有儀謹識

長洲通家晚學蔣宇榮書



守官傍錄自序

刻守官傍錄者何錄盛往  
以志惠迪也錄陰陽以志餘  
慶也錄分定以志義命也錄  
儉以示共也錄恐以求濟也  
錄養生以貴乎生也錄言  
行以明俸也錄政事以達用  
也錄冥果業振以見其面可  
也錄常聞習見以見其微  
可也錄然此傍錄也余素

喜汎濫法味居恒抄攬月  
旦遇事讀堪仰心景以若報  
辨香其人不啻畏壘不則如  
題題在側遠之惟恐不至也  
區區焉測徒愧望洋有天津  
筏未知何者乃吾入手處至  
如此其河澤何哉一日憶紫  
河氏勸學者曰名至子子  
性善求放心兩章著體察  
收拾吾要覺向來太支離

家反身以求正望自己用功未  
切耳至師乎至師乎戊午需  
次長安之二同志安相過從  
私心衡量引古為證書不厭  
備觀事不厭耳官文不厭掃  
比輒拈二則善者肉之惡者  
外之常者肉之愛者外之強  
史者肉之貝業者外之常而  
不離乎惡者肉之愛而  
有善於善者外之肉之間

豈按味然自循驗乎所之  
一主一動此後之酬答  
能留理而不滿亦是非否能  
宅而不搖於善惡否能操  
履而不介於悔吝否能精  
神而不蒙市智巧否未也嗜  
好金豔而能執損否器識  
金浮而能益鉢否未祿能  
隄防而不苟且否未治能  
振刷而不惰窳否如此宿

樊榭卷之五 予嘗從  
重卿熊先生游 陸先生論脩  
身者本之學 慨然慕之 今離先  
生數年 以而概乎 未有心也  
予愧五錄也已 會余奉  
使南省 手一編 質先生 謬相  
命 以與心脩之旨 相合 曰子昔  
苦沈湎 今業漸就 體察收拾  
矣 余應之曰 小子將藉以證  
性善 收放心已 尔迨歸 則益

取白之揚 推若嚴 加陶汰 丹  
鉛屬子 彙而成帙 不知習衣  
之交換也 而星詔已就 貽矣  
錄成 凡不卷 遂授之梓 人以  
問同志 以識歲月 焉如日彈  
射古今 以博擗 最之名 則予小  
子何敢

劉萬春近之甫題



守官漫錄總目

廣陵澹然居士劉萬春延之甫輯

卷之一

內編盛德之事 十八條

內編科第陰陽 二十八條

內編功名分定 七條

內編錢財分定 九條

內編作法於儉第一 十一條

作法於儉第二 十七條

澹然居

總目

內編忍克有濟 八條

內編養生得失 二十七條

卷之二

內編言行之師

前集古今言行 六十五條

語錄 一百十五條

後集古今言行 三十七條

外編言行之資 十條

卷之三

內編政事芳規 二十七條

外編政事覆轍 三十九條

附獄案 七條

卷之四

外編因果業報 四十三條

外編殺生之報 二十一條

外編殺牛之報 九條

卷之五

外編見聞隨筆第二 四十五條

澹然居

總目

見聞隨筆第二 詩五十二首

外編東事瑣言 十條

門人王化大、美甫校

守官漫錄總目 終

守官漫錄卷之一目錄

內編

盛德之事 計十八條

科第陰薦 計二十八條

功名分定 計七條

錢財分定 計九條

作法於儉第一 計十一條

作法於儉第二 計十七條

忍克有濟 計八條

養生得失 計二十七條

門人晉陵徐孺教叔遠 澄江徐應星星卿

金沙周 銓簡臣 周 鍾介臣

從子劉懋賞功懋 子劉懋賢愚公甫

全校

守官漫錄卷之一目錄終

守官漫錄卷之一

澹然居士劉萬春延之甫著

內編盛德之事 計十八條

吳郡功曹陳遺性至孝其母家居好食鍋底焦飯遺於官舍恒裝一囊貯錄焦飯於其中欲歸以奉母值五斗米賊孫恩來寇吳郡袁府君即日便征遺所貯焦飯數斗未展歸家遂挾之以從軍戰於淝濱軍潰或逃入山澤輒餓死獨遺以焦飯得活

澹然居士

卷之一

德化縣令鍾離權將以女嫁隣邑許令之子買一女爲媵女至背屏而泣詰之荅曰某父昔令于此不幸與母俱亡某方五歲育于吏室十年明公買媵吏以其應命耳追思吾父不覺涕零權詢吏果然誠家人易其衣食如已所生以書抵許令告緩婚期將撤嫁女之貲先嫁此女許曰古人耻獨爲君子請以前令之女便歸吾兒別擇婿以嫁君女權欣然從之君子曰權則義矣許令尤樂善焉

唐時劉弘敬好施不望報道逢善相者曰君二年間大期將至弘敬乃爲身後之計有女將嫁買女奴名蘭孫者丰姿不類賤輩詰之爲名家女遂焚券收爲甥以家財先其女嫁之是夜夢紫衣象笏者拜曰予蘭孫父也謝公嫁我女無以報今告天帝爲君請壽許延壽二紀富及三代後弘敬果享年八十子孫繼富

李約爲兵部員外郎嘗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忽病革邀約相見既至乃以三夜光遺約且以二女爲托女絕色明日胡死財寶數萬

一舟之人莫不窺覲約乃悉籍其數寄之于官二女立爲擇配乃殮當殮之時復以所得夜光舍之人無見者後胡屬來理財約請官發視夜光在焉時人莫不稱嘆約竟福祿延綿子孫貴顯

羅城使程彥賓攻遂寧城下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有姿色時公方醉惕然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手自封鎖置于一室及旦訪

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尉蚤建旄節彥賓曰旄節非敢望但得死時無病便好後官至觀察使年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爲顯官

曹侍中彬字國華靈壽人爲人仁愛多恕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彬計蜀初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開於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

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泊事罷訪其親以還之無者俱禮以嫁之彬兩總樞密五臨藩翰所居僅庇風雨敗簷踈牖人不堪其憂而彬處之自若宅帑無十日之蓄及升武帳止衣弋絮坐素木胡床而已

韓魏公琦在政府時以三十萬錢買女妓張氏姿色美麗券成張忽泫然琦問故張曰妾本借職郎郭守義之妻也前歲官湖南部使者挾私劾以敗官今秋高歲晚實恐盡室餓死京師願



沒身於人以活守義兒女琦惻然憫之遣張持錢還舍令語守義敗官果非辜可訴之朝事白汝卻歸我家張欣然而去郭後得辨雪且得調淮右見闕張來如約琦不使至前遣人謂曰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向者錢費用應盡取前日券包二十金助汝夫之官善視兒女張涕泗感激百拜而去琦之隱德如此公定策兩朝歷官州郡戎帥活飢民數百萬西賊寒膽朝廷倚以爲重乃其汪度尤務包荒久在中書每見文潯然居

卷之二

四

字有攻人隱惡處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迨仁慈衍慶子孫並顯其自成德移帥中山也沙河暴漲忽有神龍偃絕上流俟公既濟則波濤如山矣居民咸駭之

范忠宣公知慶州歲大飢無粟以賑公請發長平封樁粟麥郡官堅持之須奏乃可公曰人不食七日則死奏而後發豈能及事即日發之且曰諸君且勿預吾當自坐它如麥丹義田施德於鄉於族悉承文正公志而益闡之故范氏之

後最昌

蘇長公卜居陽羨以五百緡買一宅將入居之偶夜行聞有老婦哭者而哀公問其故姬言舊居相傳百年一旦移去所以泣也問其居何在正五百緡所買者即取屋券焚之不受原直而自陽羨還毘陵勿徙宅矣公文章節義炳耀史冊及其爲政所至有惠愛知徐州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滙浸城下公不避塗潦率吏卒大姓共操畚鍤築東南長堤城得無壞知杭州歲旱民疫公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度僧牒三百以救飢者又作饘粥藥劑分坊以治病百姓咸尸祝之紹興二年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獨留東坡白鶴故居并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毀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舊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吳氏歲寒堂及民居附近者悉賴以不毀

潯然居

卷之一

五

濟然居

卷之一

六

前揖問所以致此之由曰卽還財事也上帝命

主此山言訖不見

福州一農家子張生幼時父使持錢三千入山  
市斧柯遇村人爲逋負所迫欲自經者惻然盡  
以所贖贈之而親釋縛因坐石傍有人不相識  
者問飢渴乎曰然指路隅竹萌令食之堅不可  
咀徐傾小瓢水於掌以飲之生飲水頓覺精爽  
非常自此絕粒忽識字能爲詩頗言人未來事  
蓋所遇石傍人乃仙也

濟然居

卷之一

七

神如此

何澄以醫術著名同郡孫勉之久病不愈其妻  
俞氏召澄診脉乃引澄於密室語曰妾以良人  
久病典賣殆盡願以此身酬藥之直澄正色曰  
娘子何爲出此語但安心勿憂當爲療治苟以  
此相污不惟使澄永爲小人娘子亦失大節繼  
免人責天譴其可逃乎俞氏慙感而退澄一日  
假寐恍見一神引至公署主者曰汝醫藥有功  
且不於艱急中亂人男女奉上帝勅賜汝一官

錢五萬貫未幾東宮得疾詔訪澄一劑遂安贈  
官贈錢悉如其數

宋時郭淑和蘭溪富室平生樂善好施喜談風水一堪輿家密告曰爾祖墳旁有一真穴當亟圖之明日挈其土民而來以二十金買其地因往定穴夜夢紫袍象簡者曰下吾塚也三百餘年矣或前或後只讓我去餘汝家原可取富貴淑和併其地而不用反爲之築垣植樹囑墳下同祖塚守之子孫自是大顯

澹然居

卷之一

八

吉州城內徐宅遣婢送金釵於城外親戚家婢挿於頭中途墜地不知拾城卒李某見而拾之隨婢以行見婢入人家倉皇卽出至江近勢將投溺李卒呵而問故婢泣告曰我娘子性嚴急適令送釵還人中途墜失必痛打至死不如先投水死死卒舉還之婢大感謝後此婢適梅林渡村民見卒承公文將渡水力挽到家貰酒爲款聞渡所喧譟出視之舟覆皆溺獨卒得免此故陰德之報昭然可見當其舉釵還婢安知有救

溺之報乎

嘉善縣平政牌坊陸黃齋先生諱那祖某實主其役備極堅固人曰柰何不憚煩費耶曰我恐以此役累人也後黃齋先生仕爲都憲上司爲立牌坊縣令于業遂以都憲易平政是祖父爲乃孫計耳爲善之報不可測故若此

吳人項姓者買絲于汴時萬曆己丑大侵民貧不能活賣其婦得四金相別而哭項聞而哀之將已鬻絲之直返買婦者金貧民夫婦復完及

澹然居

卷之一

九

其歸也欲附船渡黃河適遺器物在邸登岸取之船不及待而先發湏臾颶風大作已覆矣項旣免於阨汴商畢賀乃遣從僕挾其貲先還僕病于途纔抵家而絕項復見夢于神亟行欲追及之亦以是日抵家凡所挾之貲並不散焉

內編科第陰騭 計二十八條

大司徒馬森之父封君某年四十而誕子甫四歲眉目如畫夫婦阿保若拱璧一日婢抱出門從高處失手跌下傷左額而死封君見之卽呼婢奔避去而自抱死兒入曰吾自誤跌死者婦驚痛撞封君倒地者數次索婢撻之無有也婢歸母家言其故並感泣日夕籲天願公蚤生貴子次年果生子左額宛然赤痕卽司徒也

曾魯公亮初以布衣遊京師有旁舍生與家人

悲泣詰之荅云私用官錢四十萬以女鬻商而償之故泣別耳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色衰愛弛棄若女爲溝中瘠矣我士人也孰若與我生曰甚幸然已付商鬻券納直四十萬安可追耶公曰我償其直商曷敢留券也約後二日事畢將女俟我於水門之外生如期往公發舟已三日矣女遂嫁士族舉家焚香祝公公位至宰相

鄭州牙校時某陽美人也年六十四妻四十尚

未有子當部綱入蜀妻適之金若干勸令置妾至是端麗叩其所從來曰父終雅州椽因貧樞不能歸故鬻妾以歸葬也時憫之送還其母不責原聘且便道護其喪還比至鄭州之明年妻有娠將產夢偉丈夫衣金紫導者九人皆披敗衲徑趨而入獨金紫者留堂中旣旦生子那美而堂後之犬生九子故那美小字十狗後舉進士官吏部尚書世傳馮商還妾而子京昌其後此再觀云

濟然居

劉留臺貧時至漳泉市中浴拾遺金一囊焉浴竟託疾而宿其旦有一商慟哭來者自言經營八載積金八十五片以囊盛之昨浴而遺於此行三十里始覺今不能活矣劉欣然擲還商分其半爲謝不受或笑劉拙於治生荅曰吾賦分合貧耳敢掩人物爲已有乎且商辛勤積之我坐享之不祥未幾劉登第累官西京留臺劉莊襄公璵有大父曰仲輔自少仁恕不踐蟲蟻與贈夫人初婚之夕家尚貧有一偷兒入室

公驚視之乃所識也公曰乃汝耶想以貧故爲此因檢夫人首飾數事給之令去曰我終不言其後夫人偕老問偷兒何人公曰已許不言矣何見問及公歿有一族子製衰服頭觸棺哭極哀人疑其爲偷兒而有善行蓋媿而改也公與夫人旣以孫貴累封誥後益甲第不絕

浮梁戴公珊家食時課業水次之小樓夜聞二鬼共語云明日有婦投水吾得代矣及旦伺之果有蓬首少婦向水而泣將自溺公下樓呼問

濟然居

卷之一

七

之訴曰兒里中某甲妻也某甲飲博罄我嫁資今貧逼我爲娼兒本良家子誓不肯從寧溺歟無貽父母羞公止之曰汝計左矣死者不可更生因令閨人留內茶湯頃之狂夫喘而呼其妻公正語責之曰汝何逼妻至此卽貧不聊生我有銀一笏資汝夫婦泣拜而去是夕聞二鬼嘆曰三年待得替身又被戴尚書救却後公爲都御史進尚書致仕

楊少師榮建寧府人也世以濟渡爲生久雨溪

漲橫流衝毀民居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貨物獨少師曾祖及祖惟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鄉人嗤其愚逮少師父生家漸裕有神人化爲道者語之曰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貴顯宜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而定之卽今白兔墳也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加曾祖祖父皆如其官子孫貴盛至今尚多賢者

濟然居

卷之一

七

歷城尹氏家貧無資賣糕以爲活一日息於道陰客有嚼糕者會天大暑解鞍飲馬脫衣而休已乃馳馬去之遺囊焉尹氏舉之弗勝知其白金也密徙而覆之暝不見人乃以錫缶裝金坎土埋之植柳爲表客故山西大駟也行價以萬計已乃稍稍折閱收其餘僅五六百金圖返其家業已失之不敢復見其父母妻子遂流丐于外越數年柳且拱矣客復過故處尹氏亦仍賣糕不復省識也客乃據地而慟尹氏曰何慟也客語之故益悲不自止尹氏訊其所遺之金數與其日數皆合謂客曰第無慟若第柳下起之

遂起柳而探之得金焉客乃復慟據地請曰柰何有是乎惟公所取之與我其餘矣尹氏不可曰中分之乎亦不可客不能強乃稽顙申謝而去尹氏夜夢神語之曰汝之陰德厚矣貽汝以貴子焉彌月而生子曼稍就塾師學慧爽超羣兒一日與羣兒遊於城隍之廟戲書神背曰決配千里神乃夜見夢于塾師曰救我曰何故曰若之徒譴我遠戍不得留行矣師曰孺子戲耳何足慮乎神曰不然此天官所判故不敢違也

濟然居

卷之三

十四

十五

塾師覺而怪晨往視焉則曼所爲也呼而詰之曰兒孺子柰何以神戲乎亟往除之然心竒其事不甚譴也已而果舉進士爲吏部侍郎者九年爲天官者九年

嚴家宰滇人父故能醫一日鄰有醫者死三日復甦語人云至一大第宅有穹碑主者令亟記碑上語傳示人間語曰醫生嚴用和施藥陰功多自壽添二紀養子登高科誦畢遂瞑已而冢宰生弱冠登甲辰第

會稽陶氏簪纓相繼爲望族其始著曰陶諧嘉靖初贈兵部尚書謚莊敏者也諧四世祖曰仕成者當正統時以富民供大璫阮某其後阮舍率被命入意不測密召成以私積六十金托之成持金歸投井中居數年阮竟死成出井金走白守吳某守曰金無知者爾金也孟取諸成固謝會歲飢悉散以賑鄉人以是稱陶長者後數十年卒有莊敏至今彌熾彌昌人以爲皆成所種云

濟然居

卷之三

十五

當湖陸氏見其堂中掛一軸文字乃其先世所代出粟賑飢而人贈之者文中歷敘古先濟飢之人子孫皆膺高位謂陸氏他日必有顯者今自東濱公而下三代皆爲九卿

鄧人楊自懲初爲縣吏存心仁厚守法公平時縣宰嚴肅偶撻一囚流血滿前而怒猶未息楊跪而寬解之宰曰曾柰此人越法悖理不由人不怒自懲叩首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喜且不可而況怒乎宰爲之霽顏

家甚貧餽遺二無所取遇囚人乏食多方以濟之一日有新囚數人待哺家又缺米給囚則家人無食自顧則囚又乏糧與其婦商之婦曰囚從何來曰自杭而來沿途忍飢菜色可掬因徹已之米煮粥以食囚後生二子長曰守陳次曰守世爲南北吏部侍郎長孫爲刑部侍郎次孫爲四川廉憲又俱爲名臣今楚亭德政亦其裔也

正統間鄧茂七倡亂于福建始于沙縣蔓延

濟然居

卷之二

十六

平等處士民從賊者甚衆朝廷起鄧縣張都憲楷南征以計禽賊後委布政司謝都事搜殺東路賊黨委都司張斷事搜殺西路賊黨謝求賊中黨附冊籍凡不附賊者密授以白布小旗約兵至日揮旗門首戒軍兵毋妄殺全活萬人張混殺甚多後謝之子遷中狀元爲宰輔孫丕復中探花同時又有江西人王某亦爲推官委查鄧籍原情申免死數千人夜夢神人語之曰爾子當與謝子皆中狀元後果聯科及第

景泰初年南昌王得仁任汀州推官值鄧茂七之亂山谷響應朝廷命將討之主帥欲濫殺脇從以爲功得仁力辨其枉遇係累於道者下車解其縛焚其簿籍所活千人汀民德之爲立生祠今入祀典名曰忠愛得仁生子一夔有俊才赴試之初謁鐵柱宮卜兆見靈湫中水忽湧起如一字爲第一名之兆天順庚辰廷試讀卷官定祁順卷第一司禮監與內閣言恐傳臚時音與御名相似乃置祁二甲而進一夔居首

濟然居

卷之三

十七

陳信敏公鑑之父孟玉素行愿慤嘗出行登廁見鑄底飯一片遺在廁旁拾取滌淨因食之其不欲暴殄每事皆然乃夢梓潼神告之曰翁好善不厭我將降生以大而門我在胥門線香橋民家樓上可迎歸也既覺訪至其家繪梓潼神像於樓因乞以歸尋生信敏以都御史建鉞西土著有勲績累贈父如其官

屠康僖公初爲刑部主事宿獄中細詢諸囚情罪得其無辜者若干人公不敢自以爲功密疏

其事以白堂官後朝審堂官摘其語以訊諸囚  
諸囚無不服者釋冤抑十餘人一時輦下咸頌  
尚書之明公復稟曰輦轂之下尚多冤民四海  
之廣兆民之衆豈無枉者宜五年差一減刑官  
嚴實其罪而平反之尚書爲奏凡其議時公亦  
差減刑之列夢一人告之曰汝命無子今減刑  
之議深合天心上帝賜汝三子皆衣紫腰金是  
夕夫人有娠後生應墳應坤及應坡皆顯官坡  
有文學存心尤厚居秋涇橋之許有一鄰人貧  
清然居

卷之一

一人

故每歲臘輒往學宮預支額餽從郡城往返凡  
四十里許聞途中有夫婦哭而甚哀者詰之則  
云爲母錢家所迫鬻妻以償公愴然感之計所  
負適與支餽合遂盡解以贖其婦伉儷獲全此  
歸歲且除無以爲炊公行吟橋上賴故人典藥  
糞給焉竟以癸酉登鄉薦明年舉進士第一人  
公生平篤行微時與友人某偕謁潯陽守守故  
公年家好也解珮贈之幾百緡一日某爲言其  
母老子單公吁嗟嘆曰君貧倍我何不併持去  
清然居

卷之一

一九

爲婚養計遂空篋抵家戒從者勿言其事相傳  
臬之四世祖拙菴公而下皆世有隱德云  
馮琢菴侍郎之父爲邑庠生隆冬蚤起赴學路  
逢一人倒臥雪中捫之半僵矣遂解已綿裘衣  
之且扶歸救甦慶神人告之曰汝救人一命出  
自誠心吾遣韓琦爲汝子及生琢菴遂名琦  
孫屢川尚書之祖爲人淳厚公直生平無一毫  
機械是曰是非曰非鄉人皆取平焉一日偶貨  
物得銀貳兩公持以示人則假銀也念此銀既



不可使用亦不可留以悞人至東湖之濱復從水中走數十步投之深處後生子登第爲副使孫卽蜃翁尚書

南陽李文達公之祖李翁故商也載棉花一大編抵湖湘發販有臨江客三人蘇金三百兩易得之貯邸舍中不戒於火盡焚訖三人大慟曰本竭歸不得矣非死則行乞耳李後至喟哭曰公等勿憂也貨之售不售僅一間耳我卽失價貧不至死安忍爲公禍乎卽以三百金與之而潘然居

自垂囊歸三人深德翁徧禱神祠時翁尚在途而家之親屬已夢二緋衣神稱翁陰德錫以玉童明年生文達公中癸丑進士天順末正位首揆

被火賴謝大詔出之於厄倫有詩寄太詔云曾同丙子看鄉榜丙戌春闈又在門南省再生真父母西湖歸老任乾坤成化丙戌倫與同邑劉忠赴京寓一暗室中方掃除忽梁上墜一軸模糊莫辨細拂去其塵圖有一枝梅上棲雙鵲欸書報狀元三字倫懷之揭榜二人皆第倫則狀元也

羅一峰計偕舟次姑蘇夢范文正來謁謂之曰來年狀元屬子矣羅謙讓不敢當范曰某年某樓之事誠動太清以此報子耳羅昔年曾拒一奔女于某樓中念此事人無知者此夢當不安及赴試果奪標焉嗟嗟夢寐卽白晝之爲暗室卽康衢之見此君子所以貴慎獨也

溫州周狀元施之父多子而貧其鄰人累貲甲一邑而無嗣與周交密因謀於妻有求種之意妻初難之旣而久不孕強從夫言富隣遂爲具遲夜召某酒半伴入睡令妻出陪委曲申欸因屏婢而告曰我夫以君子多男使賤妾冒耻求

種幸勿辭它日得男所積皆君子有也某愕然  
遽起而門已閉不得出遂以手指書空云欲傳  
種子術恐欺心上天夜漏將盡終不留聘妻  
復失意叱婢啟門放客與夫共悔恨之正統乙  
卯某子旋中鄉榜太守夢迎新狀元卽旋也而  
彩幡之上皆寫欲傳種子術二語莫測其故明  
年丙辰旋大魁報至太守往賀因詰所夢幡上  
之語某曰此老夫二十年前以手指書空者竟  
不泄隣事

澹然居

卷之一

二十一

太倉陸叅政容少美丰儀天順三年應試留都  
逆旅人有治女善吹簫夜奔公寢公給以疾與  
期後夜女退因自吟云風清月白夜窓虛有女  
來窺笑讀書欲借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  
如遲明遂移別寓公以是科領薦年甫二十  
楊希仲未第時在成都某氏賓館有小婦絕艷  
乘夜奔之拒不納其妻在鄉是夕夢神告曰汝  
夫勵操客齋當令魁多士以彰善報妻惘然不  
知何事也歲暮希仲歸始言其故明年舉蜀第

一人

林茂先宋時信州人才高過人已與鄉舉家極  
貧閉戶讀書隣家巨富婦厭其夫不學私慕茂  
先才名夜奔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禮法不  
容天地鬼神羅列森布何可以此污我婦慚而  
退茂先次年登第三子皆登第

支立之父爲刑房吏有囚無辜陷重辟意哀之  
欲求其生囚語其妻曰支公嘉意愧無以報明  
日延之下鄉汝以身事之彼或肯用意則我可

澹然居

卷之一

二十二

生也其妻泣而聽命及支至家妻自出勸酒具  
告以夫意支不聽卒爲盡力平反之囚出獄夫  
婦登門叩謝曰公如此厚德晚世所希今無子  
吾有弱女送爲箕箒妾此則理之可通者支爲  
備禮而納之生立弱冠中魁官至翰林孔目立  
生高高生祿皆貢爲學博祿生大綸登第

內編功名分定 計七條

王顯事唐文皇有子陵之舊方帝微時戲之云  
王顯王顯老不作爾既登大寶顯以間謁奏曰  
臣今日得作爾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  
皆授五品獨不及顯因諭之曰卿無貴相朕豈  
爲卿惜也顯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房玄齡勸帝  
曰陛下龍潛舊寵何不試與之遂授三品賜以  
金帶紫袍是夕卒

魏徵爲僕射寢於外閣有叅隨二典簾外閑評  
澹然居

卷之二

二十四

一人曰我等官職悉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  
上徵徵聞之遂作一書付言由老翁者送至銓  
部但云與此人一奸官其人不知也出門忽心  
痛乃倩言由天者送之銓部問其名明日引注  
補一近職而徵賜書之人則被放焉徵怪而問  
之具以實對益嘆由天之說不我欺也

李俊連舉進士不第貞元二年故人國子祭酒  
包佶通於主司將援成之舊例放榜前一日以  
各名呈執政其日五鼓俊往候佶侯里門闢而

入焉有一郗役小囊笠帽坐於賣饅者之側俊  
買饅食因分啖之此客甚喜附俊耳語云某冥  
吏也今賞進士送堂榜君欲看否俊看之未獲  
已名嚮客哀請客曰君之成名在十年外祿位  
甚盛若預求之當於本祿耗半且多屯厄止獲  
一郡耳俊曰足矣客又請陰錢三萬貫以賂牘  
吏必來日午時納之因以華授俊使易榜中同  
姓者自注其名榜首有太子少師李夷簡俊欲  
易之客曰此人祿重不可動也其下有李溫名

澹然居

卷之二

二十五

乃去溫字注俊字客遽卷而行俊既候佶佶至  
春官第探之春官曰某迫大權事不得遂奈何  
佶怒以言侵之春官乃出堂榜楷一姓李者名  
而注俊名一如其所自注云明日俊中榜酬應  
佶德忌客之約不覺已過午時遇客於路泣而  
示以背曰已爲君受杖矣加賂五萬緡尚可免  
追勘也俊依數而焚之仕終岳州刺史屢及於  
譴此事與所載諸葛一鳴畧同功名之不可速  
化如此

某紉匠夜夢神語之曰明日有一五品大夫倩汝作襦衫可往也匠明日都諸召者伺于家少選楊怙號丹泉者方入泮召作衫匠往卽陳其夢不數年楊舉進士且有才華殊不以夢爲意選爲某州知州入爲工副郎陞僉憲薦剡且疊上不已少參唾手得矣偶慢一貴公貴公入任吏部請知州仍入爲刑副至正郎竟卒終身不脫五品官祿俱前定神特以其顛倒不脫五品示靈異耳人亦何必以升沉置胸中也

潘然居

卷之十

二十六

歸安仰思忠精堪輿家術閭故方伯何公先爲湖州太守其壻六合尹林克正知思忠乃延之入園爲方伯公擇葬地而其姻某氏亦欲葬父因送過其家連日探幽涉險得一地甚佳方點穴間雨驟至遂下山約天晴再往是夜思忠夢一老者問曰今日之地佳乎曰佳曰此切勿與之此人爲考官賣三舉人當有陰禍若葬此地法當榮其子孫非天意矣遂覺明日思忠因問克正曰昨大尹公先爲何官其宦業何如曰先

爲某縣教諭轉此官不久遽卒他無所短長但聞爲考官時通關節得賄甚多鄉評以是少之思忠惕然內警遂托故辭歸越二三年遇其鄉人問某大尹葬何所其人曰因與勢家爭墳地致死人命官事牽纏至今未葬家業亦且凋落矣思忠每道此嘆異人之素行不可玷福地不易得而冥報之說不可不信

潘然居

卷之十一

二十七

太原府倉官王掾則聞父喪不及選復與偕歸而葉至衛河疾作死王與葉之子謀曰汝父死矣人無知者我僞作汝父持牒赴任所得賞貨分而有之不亦愈乎葉子喜遂同抵任旣三載滿秩得白金七百有奇均分如約王自以爲計得也服闋謁選適得前太原倉官因曾僞任不敢再往遂棄牒而歸鄉里知者莫不訝之寧波庠士李循模將貢之時有王錄者居其前用計攘之越次而貢王樸實人不較也循模旣就銓選黃緣嚴相國之門漸至親昵託求順天

司訓銓曹許之揚揚自得選榜未發忽縱步入  
順天府學登其堂窺其衙徘徊良久齋夫輩異  
其舉止呵之卽罵曰吾不數日當坐于此鼠輩  
敢無狀耶於是群譁不已頗聞之文選改爲廣  
西僻處循模缺望一任而沒明年王錄應貢恰  
選順天府學訓導云

內編錢財分定 計九條

隋末一生居太原苦於貧所居抵官庫因穴而  
見有錢數萬貫遂欲携挈見一金甲神人持戈  
曰汝要錢可取尉遲公帖來此尉遲公錢也書  
生訪求至鐵冶處有尉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頭  
煅煉生乃前拜之曰乞錢五百貫以濟貧困尉  
遲怒曰打鐵人安得錢乃侮我耳生曰足下他  
日富貴若能哀憫乞一帖公不得已令生執筆  
錢付某五百貫月日署名書生携去公與徒大  
笑爲笑也書生至庫見神人令繫於梁上取錢  
五百後敬德佐神堯立功勅賜錢一庫開庫  
欠五百貫欲罪主者乃於梁上得前帖遂求書

生具陳其事厚遣之

盧懷慎爲相清謹不營貴產既貴妻子不免饑  
寒常臥敝簣單席後病卒妻崔氏戒其子勿哭  
汝父清苦無餘貲必不死張說同相貨賂山積  
其人尚在奢儉之報豈虛也是夜公果復生左  
右以崔之言告懷慎曰冥司有三十爐日與張  
說鼓鑄橫財我無一焉言訖復絕近有頑福者  
日得市金亦冥司所畀也

蘇東坡少年在金山寺讀書治牀下土見一大  
甕白銀仍以土埋之語僧曰吾得官當修建寺

宇後數年舉進士令家人掘前銀修寺命僧計  
數留後爲驗十年東坡辭官歸家與僧較其數  
則與俸祿相同也

趙衛公雄微時最貧毋在無以卒歲夫婦對泣  
次日因掃地拾銀一錠重二十五兩因此稍活  
後登相位例賜銀百錠既受而缺其一將次日  
詰守藏吏夜夢左藏庫神曰某年月日相公先  
借用一錠覺而記之則獲年月日蓋拾銀之時

也

鄧守鄧繼曾嘗爲給事中四川資縣人也有一親戚官御史訓之以廉自言巡按雲南之日丙夜獨坐有緋衣人突前曰某爲公守錢神待公久矣予問金何在神指坐下視之果有白金布地數當千兩因語神曰御史豈得攜此爾能送我家否神曰不難但要鄉貫帖耳遂寫焚之神亦隱及復命時同年某託以保舉一官強納二百金歸而夜禱前事其神復至獲金八百兩問何以減二百曰某同年金是也悚然愧謝未嘗告人今年八旬爲君泄此以見定分有數法不得而私也鄧言時嘉靖戊戌年

大駟鄭氏初家貧甚偶獲錢一千詣市門以鬻蔬爲事海賈見其巧給俾操舟海上久之分母錢與之俾商林邑扶南間而中析其利又久之犀象玳瑁香藥金翠珠貝之屬充牣左右又久之富遂與海賈齊被花帽文繡衣置麗姬十人日夕撥管彈絲以爲樂又久之遂盡挈貨實東

鴻祭居

卷之一

鴻祭居

卷之一

二十七

歸將泊岸先登問家有無一夜颶風作舟盡覆無遺者鄧視纏腰者僅一千錢獨存鄧踴痛欲絕或往譬之曰汝向以千錢行今以千錢返無所失矣又何以痛爲汝以寶貨爲可恆有哉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使有牙將迂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變母鄭氏聞之山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軍中遂安先是家貧子幼寡母自爲師教子宅後牆陷得錢盈船毋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公餘慶矜其貧而賜之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何敢取命掩而築之其母之明如此

浙人鄒定四穿一土窖得伏鏹甚多頓爾侈靡美其輪奐落成之日偶一工匠與其子戲墜地而死訟於官官知其有藏也挾而索之殆盡訟乃獲解其堂宇新構者已爲它人有矣蘇公曰無故而得千金不有大福必有大禍鄒定四之謂也

夫人生非分之利可倖得乎哉蓋若有冥司主

之而不可強者余所聞說兩事皆以盜財匪金故官司所不能究詰而鬼神泄其靈異以明冤雪恨于昭昭者如射覆然少司空汪澄吾臬山東時親案其事者有某縣二人同賈各懷金半百以往二賈一點一愚黠者于海上給愚者醉之刺其腹攫其金撤其尸大洋中以為浮沉不知所向矣忽風狂返流仍置尸于沙土為土人所收黠賈歸埋所攫金于牀下給愚賈家云彼已遠涉天津販貨往矣一日黠者有弟婦某氏

澹然居

卷之一

三十二

素蠢不曉戶外一事忽為厲所憑口喃喃稱余某賈也為黠賈某毒殺攫余金置牀下稱冤稱苦聲傳閭里間不能掩愚賈之家來廉其狀婦復詳其說且泣且訴官司覺而勾鞠之具告如初令取原金而金宛然在遣沿江探尸而尸亦宛然在是婦直頂黠賈服罪成爰書後方蘇如大醉得醒竟不憶前所說何事也奇哉異哉又有潼川州某縣某孝廉與同縣某善貸其家廿金屢索而孝廉慳不償且出詈言抵觸某父子

呼天呪地已非旦夕孝廉乃抱病死孝廉驍近齋某家忽生一小犢膾下有近齋二字甚明白父子曰呼犢稱慶云是天生此畜以償我金也聲傳于孝廉之子某是子為某縉紳先生婿恨其以牛抵父為誣也訟之官官取犢親驗字畫明顯不能曲斷又上而訟之潼川守顧公公乃命人索此犢細視無差亦無能索某父子何不得已而歸其犢于縉紳先生以絕其詛呪訟乃已夫廿金小物耳不比殺人海外之慘即負之

澹然居

卷之一

三十三

何至冥司以犢相償海內負人金擄人財甚至陰操其上下手而陽奪其貨者纍纍無算冥司安得爾牛千萬以償此冤哉不知天神不過姑顯其靈于一二而使遠近聞者脇息不敢犯天固不能舉人間事而一一悉酬之也余並錄之以告世之射利傷人者無犯神鬼之怒毋甘獸畜之賤可也

內編作法於儉 計十一條

韓晉公滉有一關吏自言屬在冥司主三品以上食料且以公次日應食糕糜橘湯爲驗又言人間之食皆有定籍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有權位者旬支六品至於九品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故曰人無妖壽祿盡則亡

元時太學生二人同年月日時生後一授鄂州教授一授黃州教授未幾黃州者死鄂州者爲治後事祝曰我與公生年月日時同出處同公先捨我去使我今卽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靈宜托夢以告其夜果夢云公生於微寒未得享用故活我生富貴享用過當故死

東坡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亦自有足至今不易也鄭亨仲亦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羹鹽風味甚長久耳仇泰然守四明與

濟然居

卷之一

三十四

濟然居

卷之二

三十五

一幕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蚤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于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醺飽餽昏人神志若飢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而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悶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實蘇長公曰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卽藏去又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買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豫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



張文節公爲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溫公曰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

清然居

卷之一

三二

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

溫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

羞報棄去之年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唐肅宗爲太子上從割羊臠以饌飾刃徐噉之上喜曰福祿當如是借此李德裕載天寶十七事中語乃李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祿珠玉寶貝雄黃硃砂煎汁過三沸卽棄其滓公之侈汰如此何也崖州之行豈可專咎牛奇耶

清然居

卷之一

三二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向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厠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名臣而奢儉不同若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沒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也

人之口腹何常之有富貴之時窮極滋味暴殄過當一遇處困求藜藿充飢而不可得石虎食蒸餅必以乾棗胡桃瓢爲心使酥裂方食及爲冉閔所篡幽廢思其不裂者而無從致之唐東洛貴家子弟飲食必用煉炭所炊不爾便嫌烟氣及其亂離飢餓市脫粟飯食之不啻八珍此豈口腹貴於前而賤於後哉彼其當時所爲揀擇精好動以爲饕餮而不能下咽者皆其驕奢淫佚之性使然非天生而然也一種膏粱子弟

齋然居

卷之一

又三

一離襁褓必擇甘肫溫柔調以酥酪恐傷其胃而疾病亦自不少人生何常幸而處富貴有廢餘時時思及凍餒無令過分物無精粗美惡隨遇而安無有選擇於胸中此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子瞻兄弟南遷相遇梧蔭間市餅麤不可食黃門置筯而嘆子瞻已盡之矣二蘇之學力識見優劣於此可見

孫子佑一宴殺物千食李德裕一羹費至三萬蔡京嗜鰻子日以千計齊王好雞跖日進七十

江無畏日用鯽魚三百王黼庫積雀鮓三楹口腹之慾殘忍暴殄至此亦可戒也

作法於儉第二

計十七條

說苑知襄子爲室美士苗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臣意亦有懼也高山峻原不生草木土木勝人臣懼人不安室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晉桓玄欲以謝安宅爲營其孫謝琨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宅耶玄慙而止唐嗣曹王皋將市取張柬之襄陽園園馬爰諫曰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世共保

澹然居

卷之一

三十九

李何使其子孫驚乎彼石家金谷園其身不能守馬家玉杯池不復留身後今日諸如此者又何道焉魏徵第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其後嗣不能守白居易以爲言朝廷贖而賜之宋邵康節天津之居本官地熙寧初法當拆賣榜三月人不忍買司馬溫公諸人爲積錢買之然則身苟富德不必潤屋爲子孫計也

李德裕云以吾平泉一草一石與人者非子孫也余謂富貴之家脩飾園沼必竭其物力招致

四方之奇樹怪石窮極志願而後已其得之也既難則其臨終之時必然留連眷戀而懼子孫之不能守也豈知子孫之賢不肖志趣迥別卽千言萬語安能禁其不與人哉況富貴權力一旦屬之他人有欲不與人而不可得者其爲惑滋甚矣乃知無財可辦不費難得之物亦使他日易於勅斷不作愛想也

唐裴晉公湖園宏遠勝槩甲於天下司馬溫公獨樂園卑小不過十數椽然當其功成名遂快

澹然居

卷之一

三十九

然自適則晉公未始有餘而溫公未始不足也況以晉公之勲業當時文人已有破盡千家作一池之請而溫公之園亦儼然與洛中諸名園並列而無慙色乃知傳世之具在彼不在此苟可以自適而止矣不必更求贏餘也

郭從義之鎮河陽也治第於洛中極其弘敞亭軒池館綿亘數百餘步周設碾磴廡庫之屬靡不備具第成凡費白金五千錠次年被召還於洛都暮抵其第秉燭四覽尚未及徧竟以朝會

有期侵星而出既朝病於歸途已不起矣家人不能居獻之於朝廷以賜治王王既徙房陵因爲門館

裴晉公于東都立第集賢里築山穿池竹木叢萃有風亭水榭梯橋架閣島嶼迴環極都城之勝又於午橋創別墅花木萬株中起涼臺暑館名綠野堂視事之隙與詩人白居易劉禹錫酣宴其間後宋張文定之歸洛也得晉公午橋莊居亦日與親舊觴咏焉不知爾時花木臺館猶澹然居

卷之一

四

是晉公故物否名公勝地意當時必且鄭重之卽鬼神亦有呵護者故歷唐迄宋風景依然然此後寥寥不可問矣

郭汾陽治第謂工人曰好築此牆勿令不牢築者釋錘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牆皆是其所築今某死其其敗其絕人自改換牆固無恙令公聞之惕然動心卽日請老噫賢哉工人之言達哉令公之見也

趙韓王宅園謀畫伴于禁省韓王以太師歸第

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地亦以扁鑰爲常歲時惟廝養擁畚負鐮者於其間而已宋丞相陳秀公治第于潤州極爲闢壯池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惟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宋王君貺拜三司方二十七歲卽在洛起宅至八十歲而宅終不成子舍蚤世惟一孫居之不能十分之一富鄭公亦起大宅而無子族子紹定居之而紹定又無子二公皆宋名臣而不能勘破此關況今世哉

澹然居

卷之二

四

李文靖公不肯治第謂其弟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來稱足今市新宅湏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

范文正公在杭州時子弟以公有退志請治第洛陽以爲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吾屋也吾今年踰六十來日無幾乃

謀治第樹園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居固易得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得障我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也

黃山谷曰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抱被出宿于城南余所僦舍雖上兩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譁人不堪其憂余以爲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何不堪其憂耶

澹然居

卷之一

四十二

韓持國許昌私第涼堂深七丈每盛夏猶以爲不可居常類士適自郊居來因問郊居涼乎曰涼持國詰其故曰野人無修簷大廈旦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役胸中無他念露形挾扇投足木牀視木陰東推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耳語未畢持國亟止之曰汝勿言吾心亦涼矣

宋郭進造宅旣成以酒席犒工令子弟之席設于諸工之下指工人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屋者進死未幾果爲資政殿學士陳彥升所

得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啻每置產吝不與直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嘗置別墅與售者反覆甚苦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增少金吾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自是少悟噫如二公者旣知子之不肖而忍以薄德遺之可愧也已

宋乾道五年福建長溪大火有陳使君者火將逼其居鄉黨相率請避陳曰我平生未嘗有一毫之私今天降災必不及我乃堅執不移但焚

澹然居

卷之一

四十三

香于庭朝服而禱曰此屋皆清俸之餘所造天其鑒之須臾四向皆煨燼也惟陳一區獨存寧波張方伯某頗行貨賄致有豐橐及歸建第宅其隣陸司寇瑜妻人云陸文九今日蓋房司寇初未知族子有文九者詢之家人曰有之乃召文九至時甫八齡後方伯之子破產竟歸第宅於文九其價十不逮一也

朱希真東方智士說曰東方有人自號智士才多而狂凡古昔聖賢與當世公卿長者皆摘其

短闕而非之然地寒力薄終歲不免饒凍里有富人建第宅甲其國中車馬奴婢鐘鼓帷帳咸備一旦富人召智士語之曰吾將遠遊今以居第貸于凡室中金寶資生之具無乏暫聽子用還則歸我富人登車而出智士杖策而入僮僕奴妾羅拜堂下各效其所典簿籍以聽命智士曰假公智士因遍觀居第富寔偉麗過王者喜甚忽更衣東園仰視其舍卑狹俯閱其基濫監心鬱然不樂召綱紀讓之此地高廣而園不濶然居

卷之一

四下四

稱僕曰惟假公教智士因令徹舊營新狹者廣之庫者增之曰如此以當暑熱如此以救風雨既藻其稅又丹其楹至于聚籌積灰扇蠅攘蛆皆有法度事或未當朝移夕改必善必奇智士躬執斤帚與役夫雜作手足瘡繭頭蓬面垢晝夜廢眠食忉忉焉惟恐園之未美也不覺閏歲尚未落也忽聞者奔告曰阿郎至矣智士倉皇棄帚而趨迎富人于堂下富人勞之曰子居第樂乎智士恍然自失曰自君之出吾唯園是務

初不知堂中之溫密別館之虛涼北榭之風南樓之月西園花竹之勝吾未經目後房歌舞之妙吾未嘗舉觴蟲網琴瑟塵棲鐘鼎不知歲月之及子復歸而我當去也富人揖而出之智士還於故廬且歎悒悒而死

內編忍克有濟

計八條

王守和爲光祿卿未嘗與人爭嘗於几案間大書忍字至於幃幌之屬以繡書爲之明皇知其姓字不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則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爲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

富弼字彥國少有罵者如不聞人曰罵汝彥國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姓名而罵豈罵他人彥國曰天下無同姓名者乎告者大慙及爲相嘗語子孫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睦族處事尤爲先務若清儉之外更加一忍則何事不便

澹然居

卷之一

四十七

國朝夏忠靖原吉識量不減韓魏公人嘗問公量可學乎公曰何爲不可吾少時遇犯者必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之自熱殊無相校意即大事亦不動矣故聖人謂小不忍則亂大謀忍於小者所以成其大也

李某者星家爲談祿命某月日值難星當有奇禍盡慎諸李某心動至期閉堅靜息偶出戶遲

步過外氏纔隔城闌數廬耳忽有肩柴者從城闌突入急刺過而柴候釣李某鮮白衣且裂李某出不意殊怒欲訾齟之已而念日者言吾方晦迹避不測奈何以小觸暴動遽霽色舍之去肩柴者幸脫意甚德之歸語其室藉令逢異人吾柴不堪賠而背不堪筆矣時酷暑其人渴甚飲水過多暴下一夕死李某遂免于構世言忍過敵灾星觀李某良然

澹然居

卷之一

四十七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姓名之陳爲里監門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泚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能忍與不能忍也

楊宗橋清江散英同年進士任新鄉縣質峭直與人氣不能下時監臨者惡其不遜又同列間搆之危勢如騎虎不可收拾一日桂古山過之宗橋告以

故古山曰譬如對局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橋然謝之因告改教職古山桂文襄萼之兄也學行卓然爲鄉邦所尊文襄號見山

張公藝書忍字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姑家馭衆嘗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踐奴僕放縱而爲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況九世乎善平浦江鄭氏對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它惟不澹然居

聽婦人言耳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

牛弘有駕車牛弟醉射殺之牛弘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弟曰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言已知無所怪問既不喚弟亦不斥婦不驚不議令人意消如此

內編養生得失 計二十六條

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年八十矣神宗見其康強問卿攝生亦有道乎潞公對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卽止上以爲名言

明道先生語錄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

澹然居

卷之

劉元城安世嘗常未嘗服藥方南遷時其母必欲與俱百般懇罷官不許元城自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爲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慾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殆未嘗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瓘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絕慾是真絕慾心不動故公澹然公曰安世自絕慾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



有膏梁子受業胡安定先生門下有羸疾先生命讀素問一過其人憮然不敢恣疾漸瘳故知治病先治心保攝于無形非湯液針砭所能及易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心無妄則藥可勿試矣

漢郭玉爲太醫丞仁愛不矜雖貧賤者必盡心力而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卽瘳召玉詰狀玉曰醫者意也賡理至微隨氣用巧神存心手之間可得解而不可得言貴

濟然居

卷之一

五十一

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憚以承之其療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強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臣意猶且不盡何有于病哉此所以不愈也唐許胤宗人勸其著書以貽後世者答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脉病乃可識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速愈今之人不善爲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

兎廣絳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疎矣一藥偶得它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噫有哉二子之言其知道乎進於技矣後世貴人召醫十九蹈郭玉之言庸醫視病不可不思胤宗之旨也

蘇長公曰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適居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大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迺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爲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閒豈可復得也當及今爲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爲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得滿此期根本立矣

濟然居

卷之一

五十一

記蘇長公書端居靜念思五臟皆止一而腎獨二蓋萬物之所終始生之所出死之所入故也太玄罔直蒙會冥罔爲冬直爲春蒙爲夏會爲秋冥復爲冬則此理也人之四肢九竅凡兩者皆水屬也兩腎兩足兩外腎兩手兩目兩鼻孔

皆水之升降出入也手足兩腎舊說固與腎相表裏而鼻與目皆古未之言也豈亦有之而僕觀書少不見耶以理推之此兩者其液皆鹹非水而何僕以爲不得此理則內丹不成此又未易以筆墨究也古人作明目方皆先養腎水而以心火暖之以脾土固之脾氣盛則水不下泄心氣下則水上行水不下泄而上行目安得不明哉孫思邈用磁石爲主而以朱砂神麴佐之豈此理也夫安常博極羣書而善窮物理當爲

澹然居

卷之一

五

僕思之是否一報某書

蘇長公曰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棄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

筆之用以月計墨之用以歲計硯之用以世計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

動者夭乎於是得養生焉以鈍爲體以靜爲用唯其然的是以能永年此唐子西研銘也

凡欲靜坐須先息心日常隨事鍊習難忍處須忍難捨處須捨忍得一分便有一分受用捨得

一分便有一分安樂習之久工夫漸熟自然觸處有益日間有暇隨意靜坐一二時調和氣

息放下身心一切善惡都莫思量遊情禪念盡情拋捨潔潔淨淨常要完寂然不動之體纔覺

昏憤卽奮迅振發不容一毫懶散就昏憤處猛

澹然居

卷之一

五

自提撕修惺惺法以勝之惺不離寂寂不離惺

離惺而寂是謂頑空離寂而惺是謂狂慧但論對治之法散亂時須以寂治之昏沉時須以惺

治之然其惺也單提一念匪二匪三惺也而未嘗不寂其寂也惟滅妄心不滅照心寂也而未

始不惺大抵人生世間只有忙閒二境閒時吾不隨他閒以吾之惺而寂者主之忙時吾不隨

他忙以吾之寂而惺者應之忙閒之境既合則晝夜之故可通晝夜之故通而歟生順逆無不

一矣

楊康夫慕錢鏐訶殷有賢大夫黃髮眉兩白男  
女欲不絕飯食穀不辟四十九室家五十二嗣  
息豈走山澤癯嚙激煉精魄廣成至道本自然  
有人得之同壽域君不見孔子竊比我老彭老  
彭之壽稱以德詞末雖含諷意其實嘆譽之故  
康夫暮年致身黃老嬖竹枝柳枝桃花諸婢卒  
未壽考蓋御女採取之術猥嫖淫縱之行殺他  
人以欺天養自己而損彼有道德者不爲縱以

濟然居

卷之一

五十四

此得壽亦天地間偷生之賊也朱子感興詩有  
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  
詎能安大賢之言固自殊衆也

道家之教若徒以功行積滿白日昇天尚可以  
誘人爲善卽非柱下黃石宗旨吾不之責也彼  
熊經鳥伸鍊形住世已自是貪生業障無益於  
時而況於黃白龍虎之術房中采戰之方貪利  
無厭縱欲敗度以之求長生何異適燕而南向  
郢哉道家之首清淨無爲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況神仙乘雲御氣  
下視塵寰縱有大藥點化山河大地盡成黃金  
亦復何益於身心性命而況必無之事也然世  
間固有一種癡人妄想其受邪術所欺而崇奉  
惑溺至破家亡身而不顧者何也

人而無子天之慘民也然貧賤之家百無一二  
富貴之家此患不絕其故何也種有貴賤多寡  
自殊一也血氣未定多所斲喪二也嬖幸既衆  
功不專精三也藥石助長無益有害四也專求

濟然居

卷之一

五十二

美曼不擇福相五也嬰兒飽煖多生疾患六也  
要其究竟皆莫之爲而爲虞翻爲子娶婦遠求  
小姓足使生子蓋婦之驕妬淫佚多令後嗣天  
開也然而不盡然也

仲春之月雷始發聲夫婦有不戒其容止者生  
子不備大凡雷電晦冥日月薄蝕而交合者生  
子多缺蓋邪沴之氣所感也

郭尚賢嘗云服餌導引之餘有二事乃養生太  
要梳頭浴脚是也尚賢每夜先髮後脚方寢題

曰梳頭浴腳長生事臨臥之時小太平

夜讀書不可過子時蓋人當是時諸血歸心一不得睡則血耗而生病矣

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大醉一歲之忌暮無遠行終身之忌暮常護氣

道家云欲爲道者口常吐死氣入生氣從夜半至日中爲生氣自日中至夜半爲死氣初學行氣要在鼻中引氣而閉之以心數至一百二十

乃以口吐氣出之及引氣皆不欲令自耳聞其

濟然居

卷之一

五十六

氣出入之聲常令人多出少以鴻毛着鼻口之上吐氣而鴻毛不動爲度漸習漸增其心數久可至于千則老者更少日還一日矣又內傳習閉氣而吞之曰胎息習漱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抱朴子曰胎息者能以鼻口噓吸如在胞胎中也

養生家有取紅鉛之法擇十三四歲童女美麗端正者一切病患殘疾聲雄髮粗及實女無經者俱不用謹護起居候其天癸將至以羅帛盛

之或以金銀爲器入磁盆內澄如硃砂色用烏

梅水及井水河水攪澄七度曬乾合乳粉辰砂乳香秋石等藥爲末或用雞子抱或用火煉名

紅鉛丸專治五勞七傷虛憊羸弱諸症然亦勞

矣人受天地之生其本來精氣自足供一身之用少壯之時酒色喪耗宴安耽毒厚味戕其內

陰陽侵其外空餘皮骨不能自持而乃倚賴於腥臊穢濁之物以爲奪命返魂之至寶亦已愚

濟然居

卷之一

五十七

肆志縱欲之地往往利未得而害隨之不可勝數也滁陽有聶道人專市紅鉛丸廬州故太守某者時多內寵聞之甚喜以百金購十九一月間盡服之無何九竅流血而死可不戒哉

金石之丹皆有大毒卽鍾乳硃砂服久皆能殺人蓋其燥烈之性爲火所逼伏而不得發一入

腸胃如石灰投火烟焰立熾此必然之理也唐時諸帝如憲文敬懿之屬皆爲服丹所誤宋時張聖民林彥振等皆至發瘍潰腦不可救藥近

代張江陵末年服丹死時膚體燥裂如炙魚然  
夫鍊丹以求長生也今乃不能延齡而反以促  
壽人何苦爲所愚而恬不知戒哉蓋皆富貴之  
人志願已極惟有長生一途欲之而不可得故  
奸人邪術得以投其所好寧死而不悔耳亦可  
哀也

金石無論卽兎絲杜仲一切益陽之劑又服皆  
能成毒發疽老學庵所載可見至於紫河車人  
皆以爲至寶亦不宜常服醫家謂之混元毬取  
濟然居

卷之一

五十八

男胎首生者爲佳丹書云天地之先陰陽之祖  
乾坤之橐籥鉛汞之匡廓胚胎將兆九九數足  
我則乘而載之故謂之河車紫其色也此藥雖  
無毒而性亦大熱虛勞者服之恐長其火壯盛  
者服之徒增其燥夫天地生人清者爲氣濁者  
爲形父精母血凝合而成氣足而生至寶具矣  
胞衣者乃臭腐之胚胎血肉之渣滓故一旦瞥  
然脫胎下世猶神仙之委蛻也人生已棄之物  
寧復藉此而補助哉況聞胞衣爲人所烹者子

多不育故產蓐之家防之如仇惟有無賴乳媪  
貪人財賄乘間竊之以希厚直耳夫恐於天殤  
人子以自裨益仁者且不爲也而況未必其有  
功而徒以靈明高潔之府爲藏污納穢之地  
漢成帝爲趙昭儀作少嬪館寵之專席帝病怯  
弱得謹卹膠每一圓幸一夕昭儀醉進七圓帝  
夜居九成帳笑吃吃不絕抵明精流不禁死唐  
憲宗服柳泌藥日加燥渴起居舍人裴潯上言  
以爲凡伺候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奇技驚衆  
者皆不軌徇利之徒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耶  
日和劑以求延年猶曰不可況伐真氣以助強  
陽烏得不斃者乎

濟然居

卷之一

五十九

人之溺於嗜慾於智者猶有不免韓昌黎嘗勸  
人莫置侍姬莫餌煖藥而晚年雙絳桃柳枝服  
金石卒以自斃豈徒能言之而不能行之者耶  
抑亦明知其然而情有不能禁耶

大丹乃上僊神化之事非常人所能及鍾離雲  
房明戒人以勿爲今人每爲方士誑誘破家蕩

產亦可謂無識矣何也世之金銀皆地間財然尚有分限不可多得況神丹乎今以一庸常小人非有開國之勲農隸之勞輒欲煉丹點化使土礫沙石成金致富不貲天豈肯從之耶古人甚禍無故之獲蓋有掩地中之藏而不取者若此神物縱使得之豈能安享傳聞古今人有得藥而失官喪命或爲雷火所焚者蓋人罰不及而天罰隨之也修行之士宜痛戒此妄念以免

天罰

濬然居

卷之一

六十

淮海護軍李全舉既罷遭亂道梗未獲西歸僦居開元寺偶有小校引一道人云善鑪火之事全舉留與語道人初猶秘惜既累日益洽乃求一鐵鼎容五六升以上者用黃金二十餘兩煉爲丹母日給水銀藥物俟足火候而換之九轉點化全舉入其言出金帶一圍以付道人藥物既備按日守火初發視之黃金爛然更一轉煉道人忽遁去丹母已烏有矣乃責小校償其金之半

國朝有中貴劉瑯者歷鎮陝西河南取財貨無數乃又欲煉丹廣致黃白就私宅建玉皇閣延方士講爐火一方士狡甚每事託于神言索瑯貨物不貲瑯有玉縑環一枚價百鎰方士乃給令獻玉皇而卒自取之或爲詩嘲瑯云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裡得來空裡去玉皇原不繫縑環大治金鼎封閉一室既旬月方計火候以斬點化而道人已挈諸物遁矣門局如故不知何從而出瑯懊恨不已亦可爲事戒也

濬然居

卷之二

七

廣西僉臬沈公應魁字仲文常點縣人擢嘉靖庚戌進士僉臬有文名工書翰晚年結廬於虞山葛洪丹井之上好燒水銀爲黃金平生賞業費于炭值爲方士所誑惑鬱鬱不遂其志卒以貧死

守官漫錄卷之一終

守官漫錄卷之二目錄

內編言之師

前集古今言行

計六十五條

語錄

計一百十五條

後集古今言行

計三十八條

外編言之資

計十條

門人晉陵莊 遲馭之

唐振古耀先

金沙王元澤鼎如

激水李士選晉侯

從子劉懋賞功懋

子劉懋賢愚公甫

全校

守官漫錄卷之二目錄終

守官漫錄卷之二

澹然居士劉萬春延之甫著

內編言之師

計二百十八條

遽伯玉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轡轡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遽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情行遽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澹然居士卷之二

疏廣

疏廣既乞骸骨歸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夫人所勸說君置田宅老人卽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

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旣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 顧觀之

顧觀之家門雍睦爲州郡所重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責觀之禁不能止後爲吳郡謗出文券一大櫚委令焚之宣語遠近皆不須還

濟然居

卷之二

### 劉更生二條

劉更生條災異封事反覆以和氣乖氣治亂爲說不但理到而且可爲後世格言謹節其數語書于座右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正臣進者治之表也

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

劉更生條災異封事有云昔者共工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

濟然居

卷之二

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又云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至宋歐陽永叔遂以此數語之意變化作朋黨論可謂青於藍者古今雖盛稱其辭然不知其出於更生也因揭之以示同志

### 劉寬



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  
志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汚朝  
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  
乎其性度如此

### 狄仁傑呂蒙正

武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諸卿  
者欲知之乎仁傑謝曰陛下以爲過當改之以  
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  
呂蒙正初入朝堂有指而薄之者蒙正亦不欲  
澹然居

卷之二

四

知其姓名恐知之則終身不怠以二公之心游  
世卽世路險巇皆成夷境矣  
量最難得呂蒙正素稱雅量聞朝士訕已同列  
欲問其人呂公止之曰聞之則終身不怠以此  
觀之其能容人亦是強制中來

### 楊顥

楊顥爲漢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顥  
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以作家譬之  
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

重載馬涉遠行期崇無曠自可高枕一旦盡欲  
身親其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故丙吉不問道  
屍而憂牛喘陳平不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  
亮謝之

### 雲長公

史稱雲長公喜讀左傳而言語文字不少槩見  
惟今所傳對一聯云出雲長筆願天常生好人  
願人常行好事此二語有何其善與人同廣大  
若此哉夫惡人與常人俱置不論今世所患者  
澹然居

卷之二

五

在於君子要自做好人自行好事夫自做好人  
自行好事豈不是好因其有自做自行的意思  
率至取忌召蒙特已凌物終於無成大抵天下  
事不是一人做得的故曰願天常生好人要人  
人都好願人常行好事要事事都好人人都好  
事事都好不消我勞心費力去做天下自然好  
了豈不大可願哉此與夫子老者安之三句同  
是一樣見識宋朝王荊公方盛氣議天下事程  
明道曰天下事非一家事願公徐議之此如持

冷泉沃炎火欲不渾身通冷得乎

### 陶侃張詠

陶侃爲荊州刺史嘗出遊見一人持未熟稻一把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旣不田而戲戕人稻執而管之張詠爲崇陽令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歸者知其買於市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情耶管而遣之此等小事史何足書然百姓因此而知上之教勤於農殖家給人足二公之惠溥矣

### 柳子厚

柳子厚爲柳州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如于本相伴則沒爲奴婢子厚爲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備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免而歸者千人

### 李德裕

李德裕爲蜀時蜀人多鬻女爲人婢德裕爲著科約凡年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年及期則令還其父母

### 朱晦菴

朱晦菴先生熹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先生嘗帥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提舉浙東時歲大飢先生乞推行之初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湊日與僚屬鈎訪民隱至廢寢食分畫既定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一

### 蕭然居

切所需皆自齋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大抵措畫悉如江右時而用心尤苦猶以往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全活一道飢民自効焉

### 顏真卿

國家尊名節獎恬退雖一時未見其效然當患難倉卒之際終賴其用如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皆望風奔潰而抗節不撓者止一顏真卿

明皇初不識其人則所謂名節者亦未嘗不自  
恬退中得來也故獎恬退者乃所以屬名節

### 王沂公

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王沂公之門並不得見  
恐有人陰沮者乃叩向文簡公托以從容白其  
事一日方議知制誥沂公曰可惜張師德文簡  
曰何謂也曰累於上前說師德名家子有士行  
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  
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何如也文  
簡然居卷之二  
簡因以師德意白之沂公曰某處安得有諸人  
但師德後進待我似淺第緩之聊以儆薄俗耳  
師德聞之深自愧屈

### 古人善諷諫

古人善諷諫唐太宗築臺以望長孫后引魏徵  
登之徵佯不見太宗指示之徵曰臣以爲望獻  
陵若昭陵臣固見之矣太宗遂爲毀臺此出太  
宗英明之主猶不足異肅宗視李輔國却遷上  
皇於西內不能制又畏張后遷上皇一年猶不

敢朝山人李唐見上抱幼女曰朕念之卿勿怪  
也唐對曰太上皇思念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  
公主也肅宗爲泫然泣下始往一朝乃知犯顏  
死爭不若諷諫婉而切入主之深雖非英明之  
君聽之亦有所感而改也

### 劄子議事

古之宰相坐而論道遇事可否皆面折廷諍無  
敢劄章跪漢唐盛時猶有行者宋太祖時王溥  
輩以亡國之臣愧畏太祖始以劄子議事而宰  
相坐論之禮遂革然則古今遇相之禮壞于宋  
也凡治世君臣常得接見故每論事可行卽行  
可止卽止近習不得以干之亂世君臣常不相  
接止以章奏論事行止皆不由君相近習干之  
也爲人君者不常與賢士大夫相接而欲求治  
不可得也

### 言路二條

宋王素爲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  
廷愛惜程明道爲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

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  
國朝陳尚書壽性孤特不矯詒在諫垣指陳時  
政得失無隱然嘗曰吾父戒弗作刑官刑官枉  
人言官枉人尤甚顧可輕耶故公雖敢言而不  
搜士大夫之短長以沽直名羅豫章曰朝廷大  
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亂  
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王縉在高宗朝爲監察御史遷左司諫雖在言  
路知無不言每謂人才寔難多事之際宜爲朝  
清然居

卷之二

廷愛惜以故不專擊排摘人瑕細惟安危利害  
大計所關與夫啟沃君心者則不憚苦諍焉高  
宗嘗稱其中正不阿得諫臣體他日有言事者  
不稱旨輒降札云王縉論事可思

### 鞠詠

鞠詠爲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  
杭州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  
復爲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  
略不加禮課其識事甚悉鞠大失望於是不復

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爲叅知  
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  
患不奮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  
耳鞠聞之始以王公爲真相知也

### 范理

范理天台人楊文定公溥在內閣其子自石首  
入京因述所過州縣迎送餽遺之勤獨理頗不  
爲禮文定因而知之薦知德安府其爲縣才八  
月而已後尋薦陞貴州布政使或勸理宜致書  
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於我及公率理  
乃祭而哭之以報知己理仕終吏部侍郎夫宰  
相以得士爲功士以守己爲正文定之待理與  
理之自待可謂兩盡之矣

### 昭烈帝戒子

漢昭烈將終勅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  
善小而不爲古今善人少惡人多然初忽其小  
而爲惡不爲善者多矣天下皆坐此弊

### 諸葛武侯戒子

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恬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

### 裴晉公訓子

唐裴晉公常訓其子云凡吾輩但令文種無絕中間有成功能致身于萬乘之相者則天也宋黃山谷云四民皆坐世榮士大夫子弟能知忠澹然居卷之三信孝友斯可矣但不可使讀書種子斷絕有才器者便當名世矣此語似祖裴公

### 賈文元公戒子

賈文元公戒子孫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

### 陸放翁家訓

陸放翁家訓曰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之讀書不能上進卽教訓童蒙以給衣

食使書種不絕亦爲好子孫若布衣草屨從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亦是美事切不可迫於飲食爲市井小人事

### 韓魏公

人舉止不鎮重未有得功名者韓魏公鎮浙西所取賓佐隨其所長無不得人嘗欲官故舊子弟再三訪問更無他能惟召之燕見其終席端坐不旁視不與比坐交言及試以事入署亦如之然後知輕浮者必非福器

### 曹聚

曹聚爲節度使宅庫積錢數千緡其母謂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有此積聚可見汝遠不及父若今人貲產勝先世便謂能拓先業無墮家聲矣此又與於不肖之甚者也侍中卽曹彬

### 朱門子孫

王子猷稅地種竹笑謂人曰何可一日無此君竹以虛中通外歲寒彌堅故昔人往往喜與把臂入林余獨愛其子孫玉立參差捧笏而拱青

雲龍翔鳳舞直有干霄之氣回視一切草蓼花  
色僅僅脂粉媚人一遇風雨闌珊狼籍不復有  
特出草莽之志今里中朱門子孫皆此類也吾  
願以竹望之庶有進長蓋花日減竹歲增竹于  
世有實用而花以容事人故耳

示兒語

凡人家子弟宮室車馬衣服飲食僮僕器用事  
事要整齊華麗豐美充足然後志驕意得稍不  
及人便自媿耻這是一副俗心腸低見識你看  
澹然居  
卷之二  
十四  
那老成君子宮室不如人車馬不如人衣服飲  
食不如人僮僕器用不如人他卻學問強似人  
存心制行強似人功業文章強似人較量起來  
那個該媿耻

呂榮公

呂榮公名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  
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  
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  
甫十歲那寒暑兩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

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  
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  
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  
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  
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公適知州事焦先生  
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  
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  
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  
畧降辭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  
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  
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  
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文中子二條

文中子曰僮僕稱恩可以從政矣此言已好薛  
文清公曰待左右嚴而惠又較周密  
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已  
自漢儒以來無此議論宋范仲淹之仕庶幾近  
之

黃山谷四條

嘗在一友家見山谷與其從弟一書不但詞翰可寶其尊祖敬宗愛兄睦族之意藹然可以垂戒乃知古人用心無一肯苟以今所刊不載故錄之靖民判官弟夏熱想同新婦兒女安勝去年人來得手書甚慰遠情但未知新除在甚處計亦且近鄉里耳諸兒漸長不可不加意教訓人家生計厚薄自繫時命但不可令斷讀書種子耳十二伯母嶺後幽居今何如五哥稍完葺澹然居

卷之二

十六

廬舍否五哥才力本不在人後但應舉困頓遂潦倒如此耳嘗思兄弟間稍從容者便當助其耳肯吾儕所以衣冠而仕宦者豈已力哉皆自高曾祖以來積累偶然冲和之氣在此一枝耳其實相去不遠每過馬鞍墳前思之未嘗不愧汗也幸試深念之相望數千里憑書惘然千萬珍重四月十七日兄廷堅書報靖民判官弟黃山谷嘗言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八物無名種也人從無名種子中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

之地但以百年觀之人與我及彼八物皆成一空古人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細思就今煩惱從何來有益於事有益於身否八風之波渺然無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種種計較欲利惡衰怒毀喜譽求稱避譏厭苦逐樂得喪又自有夙因決不可計較爲之且猿騰馬逐至於漸盡而後休不可謂智也亦不知近道之途亦竊於是此山谷有得於學佛者今人聞伊洛之緒論知學佛爲可耻然何曾似渠用工解說到此地位

卷之二

十七

黃山谷與人書云每相聚輒讀前漢書數葉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黃魯直好作艷語詩詞一出人爭傳之時法雲秀老訶之曰公文詞之富翰墨之妙耳施於此乎魯直曰某但空語初非實踐終不以此墮惡道也秀曰李伯時但一念想在馬腹墮落不過止其一身今公艷語實蕩天下心罪報何止入

馬腹定當入泥犁也公是後絕不作艷詞

### 范文正

范文正公少與友人在長白山僧舍修學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刀割爲四塊蚤晚取二塊斷盡十數莖酢汁半盂煖而啗如此者三年

### 張九成

張九成初年正當苦寒衣食不備鄉里富人以襲衣爲送者卻不受曰士處貧苦正是做工澹然居

卷之二

十一人

夫時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欲心生廉耻喪矣工夫何在

### 靜明濁昏

莊子曰水靜則明濁則渾水靜猶明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此言極有味

### 學貴爲己

家語曰芝蘭生于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困窮而改節此言當書紳謂學不爲人也

### 定慧散亂

歐陽修居洛時遊嵩山卻僕吏放意而往至一寺修竹滿軒風物鮮美公休于殿陛倚有老僧問經自若公問曰古之高僧臨死生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曰定慧力耳又問今乃寂寥無有何哉老僧笑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散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慧

### 飢食困眠

武問大珠慧海禪師曰和尚修道如何用功師曰飢來吃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

卷之二

一九

用功否曰不同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湏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

### 學道三條

一道者云人欲求道湏於功名上闢一關方心死此是真實語蓋劣根人多雄心難耗不得不向此語中轉身若上知人撒手繁華一了百當政不煩爾

學道人湏是韜光斂跡勿露鋒芒故曰潛曰密



若逞才華求名舉此正道之所忌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張去將安所此才士之通患學者尤宜痛戒

學道不能潛行密證乃大病也卽如講聖學尚節義係功令所有者然漢時尚節義而致黨人之禍宋朝講聖學而有僞學之禁都緣不能退藏于密以至於此故學道而得禍非不幸也

### 劉元城二條

劉器之待制初登科與二同年謁張觀叅政二

澹然居

卷之二

三十一

人同起身請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勤謹和緩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色作氣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劉忠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矜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

常有餘裕

### 張無垢二條

或問張無垢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抑其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兩得必其胸中氣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氣局者莊謂此也又問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當官臨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奸民窺伺機便

澹然居

卷之二

三十二

以成其利非特害人于己甚害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

張無垢云快意事就不喜爲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於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蓋欲彼此兩得也

### 胡文定三條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

百人我得志不爲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幸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糧臣身在外別無請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

潘榮居

卷之二

胡文定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不道手亦不書管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又曰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荐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助矣

胡文定與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有些不足意處便好人家纔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倪文節

倪文節公曰頃年畜兩鶴旣乏專人看顧朝放暮收不免關心又恐擾隣園驚童兒翻再完一旦飛去自是遂省一事以是知有一物添一累也

事不可盡四條

張文饒曰處心不可着着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邵堯夫詩云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說寒則心不着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潘榮居

卷之二

張無盡見雪實教以惜福之說曰事不可做盡勢不可倚盡言不可道盡福不可享盡凡事不盡處意味偏長

初夏五陽用事于乾爲飛龍草木至此已爲長旺然旺則必極至極而始收斂則已晚矣故康節云牡丹含蕊爲盛爛熳爲衰蓋月盈日午有道之士所不處焉

福莫美於安常禍莫危於盛滿天地間萬事萬物未有盛滿而不衰者也而盛滿各有分量惟

智者能知之是故厄以一勺爲盛滿甕以數石爲盛滿有甕之容而懷厄之懼則慶有餘矣

### 變化氣質三條

呂東萊先生學以關洛爲宗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少下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夫子言學如伯恭方是變化氣質其嘆服之至如此

變化氣質亦以轉移造化益人身與天地一氣耳夏商運衰鍾辰于桀紂若桀紂能自變其悍

薄然居

卷之二

二十四

吳何由促亡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

### 當官三條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宜殊絕至于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不宜久留于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詞以進

一與之款洽卽墮其術中如房瑄爲相因一琴王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此類能審絕之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

薄然居

卷之二

二十五

程明道以下俱語錄

夫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風

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胸中須如風動竹

或問先生何如斯可謂之恕先生曰克擴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克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

化草木蓄克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

二程先生在伊川極峻整然跡于峭刻不可近

惟明道和易而不失其正甚得孔氏家法一日

明道與弟同赴一寺兄由左門弟由右門左門

之人隨明道者以數百計右乃寥寥伊川見之

嘆曰此是顧不及家兄處又一日明道兄弟同

赴一士夫家會飲座中有二紅裙侑觴蓋宋朝

不禁官妓故也顧見妓卽拂衣起去獨明道與

飲同他客盡懽而罷次蚤明道赴伊川齋頭語

及昨事伊川猶有怒色明道笑曰某當時在彼

與飲座中有妓心中原無妓吾弟今日處齋頭

齋中本無妓心中卻還有妓伊川聞之不覺愧

服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

團和氣

程伊川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

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遂得西面又有一人

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

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

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

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第今之學者却

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日常愛杜元凱語若江

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爲

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

夏一言一事卻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

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

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

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

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鳥喙人不蹈

水火只是知人爲不善只爲不知

於夢寐間亦可以卜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

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伊川先生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

非辟之干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也

伊川先生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

清然居

卷之一

二十八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陸象山

伯敏云伯敏於此心能剛制其非只是持之不久耳先生云剛制於外而不內思其本涵養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剛制且如在此說話使忽有美色老兄必無悅色之心若心常似如今何須剛制

平居不與事接時切須鞭策得炯然不可厭沒對越上帝則遇事時自省力矣

既知自立此心無事時須要涵養不可便去理會事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纔一霍便散了某平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

顯仲問云某何故多昏先生云人氣稟清濁不同只自完養不逐物即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

清然居

卷之一

二十九

眩了顯仲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卽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是

江泰之問象山先生每懲忿室慾求其放心能暫而不能久請教答曰但懲忿室慾未是學問事便懲室得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懲室知學後懲室與常人懲室不同常人懲室只是就事就末

朱晦菴

平心和氣卻是吾人學問根本

學莫要於持敬故伊川謂敬則無已可克省多少事然此事甚難湏是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湏臾間斷如此方有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少箇敬不得如湯之聖敬日躋文王小心翼翼之類皆是只是他便與敬爲一自家湏用持著常要惺惺地久之成熟可道從心所欲不踰矩

敬是徹上徹下工夫湏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濳然居

卷之二

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始終是一箇敬

中年以後爲學且湏愛惜精神如某在官所亦不敢屑屑留情細務正恐耗了精神忽有大事來則無以待之也

大抵爲學雖有聰明之資必湏做遲鈍工夫如得既是遲鈍之資却做聰明底樣工夫如何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

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近日已覺向來說話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門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須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誦誦渥渥未湏大段着力考索也

惟心齋一事乃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齋一息不存卽爲齋病要在精思

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湏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

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湏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延平先生嘗言道理湏是日中理會夜裡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真箇是不同

問嘗見張無垢解雍徹一章言夫子氣象雍容又見明道先生爲人亦和某自後處事亦習寬緩然却至廢事曰曾子剛毅立得牆壁在而後

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橫渠甚嚴游楊之門倒  
塌了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  
且學伊川橫渠

天地一無所爲只以生萬物爲事人念念在利  
濟便是天地了也

天之怒雷霆亦震舜誅四凶當其時亦湏怒但  
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

答周純仁曰更湏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令向  
裏冷寧靜閒退之意勝而飛揚躁擾之氣消則

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一時長進無復  
前日內外之患矣

一便是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人只  
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

許多紛紛都從一我字生出來此字真是百病  
之根若所不倒觸處作災怪也

### 楊慈湖

人誰無好善之心往往多自謂已不能爲而止  
人誰無改過之心往往多自以難改而止凡此

二患皆始於意意本於我道心無體何者爲我  
清明在躬中虛無物何者爲我雖有神用變化  
云爲其實無體知我之本無體則聲色甘芳之  
美毀譽榮辱之變死生之大變如太虛中之雲  
氣水鑑中之萬象如四時之變化其無體無所  
加損何善之難遷何過之難改

少讀易大傳深愛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竊自念學道必造此妙及他  
日讀論語孔子哭顏淵至於慟從者曰子慟矣  
澹然居

曰有慟乎則孔子自不知其爲慟殆非所謂無  
思無爲寂然不動者至於不自知則又幾於不  
清明懷疑於中往往一二十年及承教於象山  
陸先生聞畢翦訟之是非忽覺某心乃如此清  
明虛靈妙用泛應無不可者及後居喪既久累  
省察翼正哀慟時乃亦寂然不動自然不知方  
悟孔子哭顏淵至於慟矣而不自知正合無思  
無爲之妙益信吾心有如此妙用哀苦至於如  
此其極乃真變化

伊川謂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卽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是則只是中苦也人性自善何必如此桎束孔子未嘗如此教人但曰居處恭執事敬耳但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耳但曰約之以禮耳伊川之教固愈於放逸者然孔子曰過猶不及何則其害道均也

薛敬軒

收歛檢束身心到至細至密至靜至定之極作澹然居

卷之二

三十四

事愈有力造化翕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專一則窮理作事有力

吾奮然欲造其極而未能者其病安在得非舊習有未盡去乎舊習最害事吾欲進彼則止吾之進吾欲新彼則汨吾之新甚可惡當刮之絕

讀書不尋思如迅風飛鳥之過前響絕影滅亦不知聖賢所言爲何事要作何用唯精心尋思貼體向身心事物上來反覆考驗其理則知聖

賢之書一字一句皆有用矣

爲學於應事接物處尤當詳審每日不問大事小事處置悉使合宜積久則業廣矣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余往年在中州嘗夢一人儒衣冠其色闐然謂是朱文公告余曰少嗜慾多明理明發遂書其言於壁一日在湖南靖州讀論語坐久假寐既覺神氣清甚心體浩然若天地之廣大忽思前語蓋慾少則氣定心清理明幾與天地同體其

澹然居

卷之二

三十五

妙難以語人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

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爲道理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之理非已有之私故不矜

陳白沙

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此言最好玩味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遷



爲緩變激烈爲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禍之道也  
非但氣象好而已

今日與克恭別未知再會之期若不發端言之  
使克恭終身事業只是以名節結果孤負了好  
美質睨過了好時節如此則是某之罪也歸去  
遼陽杜門後可取大學西銘熟讀求古人爲學  
次第規模實下手工夫去做黃卷中自有師友  
惟及時爲禱

有學於僕者輒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處有  
濬然居

實效者告之非務爲高虛以誤人也

賜谷始旦萬物畢見而居於蒨屋之下亭午不  
知也忽然夜半起振衣於四千丈羅浮之岡引  
盼於扶木之區赤光在海底噉如晝日仰見羣  
星不知其爲夜半此無他有蔽則闇無蔽則明  
所處之地不同所寓隨以變況人易於蔽者乎  
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鼻以臭味蔽四肢以  
安佚一掬之力不勝羣蔽則其去禽獸不遠矣  
於此得不甚恐而畏乎知其蔽而去之人欲日

消天理日明羅浮之於扶木也溺於蔽而不勝  
人欲日熾天理日晦蒨屋之於亭午也二者之  
機間不容髮在乎思不思畏不畏之間耳

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  
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物我出而宇宙  
在我矣得此橐籥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  
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  
是這箇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腳勞手攘  
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  
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  
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  
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  
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滾作一片都無  
分別無盡藏故也

人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滯在一  
處安能爲造化之主耶古之善學者常令此心  
在無物處便運用得轉耳學者以自然爲宗不  
可不着意理會

吾人所學正欲事事點檢今處一家之中尊卑老少咸在才點檢着便有不<sub>レ</sub>由已者抑之以義則拂和好之情於此處之必欲事理至當而又無所忤逆亦甚難矣如此積漸日久別生乖戾非細事也

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此一靜字自濂溪先生主靜發源後來程門諸公遞相傳授至於豫章延平二先生尤專提此教人學者亦以此得力晦翁恐人差入禪去故少說靜只

澹然居

卷之二

三

說敬如伊川晚年之訓此是防微慮遠之道然自學者湏是度量如何若不至爲禪所誘仍多着靜方有入處若平生忙者此尤爲對証之樂也

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長進某初學時亦是如此更無別法也卽此便是科級學者湏循次而進漸到至處耳

先生與莊定山同舟有附載士人素滑稽肆談

袒席褻昵事故以困二公定山怒不能忍至厲聲色白沙當彼談時若不聞其聲及彼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夫動故怒不動故不怒怒則聞不怒則不聞聞與不聞其力之相去奚啻千里

王陽明

所云靜坐非欲人坐禪入定也以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已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明道云纔學便湏知有用力處既學

澹然居

卷之二

三

便湏知有得力處諸君宜於此處着力異時始有得力處也

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雜不能強禁先生曰思慮亦強禁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有個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無紛雜之念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纔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顛倒人湏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個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嘗有內外即如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聽講說時專敬即是那靜坐時心功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功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

濬然居

卷之二

四十

吾輩通惠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平萍即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已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個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走如何不

忙

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個天理

義理無定在無窮盡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

濬然居

卷之二

四十一

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先生曰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爲已知爲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着實用功便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可

問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閑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

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太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個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字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卽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功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朋友初見先生常指之曰卽爾此時就是未達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如此便是兄執厥中

黃勉叔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的不知亦須有個善念否先生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個善念卽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燈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歛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功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卽如白日一出而魑魅自消矣

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學言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耽誤先生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託加意治之不可因其

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讚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湏精細省察克治是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却是着空

陽明先生在刑曹見獄吏以囚食黍豕惻然詰之吏曰此相沿例堂卿所知也先生因悉屠豕分給諸囚後有客稱及之先生曰少年不學今聞之尚有餘慙問何故曰憑一時意見揭揭然

濟然居

卷之二

四十四

爲此置堂卿何地卽此便是不仁觀先生此言則仁者所以達其慈祥之心必有一段渾融無跡之妙用而不徒以沾沾意氣博一時小惠之名矣

王心齋

愛人直到人亦愛敬人直到人亦敬信人直到人亦信方是學無止法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常知故也知之未嘗復行常行故也

天下之學惟有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過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

舜於瞽瞍命也舜盡性而瞽瞍底豫是故君子不謂命也陶淵明言天命苟如此且盡杯中物便不濟

一友持功太嚴先生覺之曰是學爲子累矣因指傍斲木之匠示之曰彼却不曾用功然亦何嘗廢事

濟然居

卷之二

四十五

教子無他法但令日親君子而已涵育薰陶久當自別

或言爲政莫先於講學先生曰其惟盛德乎蓋僚友相下爲難而當道責備尤重易曰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其必曰官先事信而後言也

問能容下之慢而不能受上之陵其病安在先生曰總只是一箇傲容下之慢視以爲不足與校云耳君子只知愛人敬人

有別先生者以遠師教爲言先生曰塗之人皆

明師也得深省

吾身猶矩天下國家猶方天下國家不方還是  
吾身不方

不面斥朋友之失而以他事動其機亦是成物  
之智處

先生信道海上郡諸掾史以事至相率詣之乞  
言先生無他言第曰心地好前程保

有里中兒問先生曰吾獨不能遠色奈何先生  
教之曰日近日親日遠日疎此二條語錄不載

今觀先生接引世俗何其易簡痛快如此

心齋當陽明論學時與晦菴頗低語世方非詆  
而心齋復講論勤懇冠服車輪悉古制度人情

益異歐陽南野諸人在都下者力促之歸還至  
會稽陽明思裁之及門三日不與見一日陽明

送客出門外心齋長跪街下曰某知過矣陽明  
不顧心齋隨入至庭復厲聲曰仲尼不爲己甚

陽明於是揖之起時同志在側莫不嘆改過之  
勇自是日依侍陽明益欽圭角就夷坦養粹氣

和音咳指顧俱足令人意消

### 羅近溪

羅近溪先生過臨清忽遽病一日倚榻而坐恍  
若一翁而來言曰君身病稍康矣心病則復何  
如先生默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  
每不動當劬而目輒不瞑擾攘而意自不分夢  
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錮疾乃仍昔也可不  
亟圖廖耶先生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曷言病  
翁曰人之身心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

### 澹然居

君以宿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  
日中固無紛擾夢裏亦自昭然君今謾喜無病  
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  
蓋人之志意長在目前蕩蕩平平與天日相交  
此則陽光宣朗是爲神境令人血氣精爽內外  
調暢如或志意沉滯胸臆隱隱約約如水鑑相  
涵此則陰靈存想是爲鬼界令人脉絡糾纏內  
外膠泥君今陰陽莫辨境界參差是尚得爲善  
學者乎先生驚起叩天伏地汗下如雨從是執

念潜消血脉循軌

古人以好字去聲呼好惡字去聲呼作惡今汝欲獨處思慎則請先自查考從朝至暮從昏達旦胸次念頭果是好善之意多果是惡惡之意多亦果是好善惡惡之意者般多若般多只扯得平過謂之常人萬一惡多於好則憤怒填胸將近於惡人若果能好多於惡則生意滿腔方叫得做好人矣獨能如此而知自此而慎則人將不自此而成也耶

濟然居

卷之二

早本

早本

問思慮起滅不寧奈何曰子所患恐不在思慮不寧實由心體未透耳蓋思慮雖有萬端心神止是一個遇萬念以滯思慮則滿腔渾是起滅其功似屬煩苦就一心以幸運化則衆動更無分別又何起滅之可言曰此時此心果是起滅無從但邪思竊發不知作何對治曰君子兢兢以過一生此意豈容暫怠但太陽出而魍魎消聖人作而萬物覩乾綱獨善操持八荒孰非統內不思務此而角力爭雄以希掃蕩則戰國春

秋更無寧日也

問吾儕日昨請教或言觀心或言行已或言博學或言守靜先生皆未見許然則誰人方可以言道耶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衆皆默然有頃一友率爾言終不然此小僕也能戒謹恐懼耶余不暇答但徐徐云茶房到此有幾層廳事衆曰有三層余嘆曰好造化過許多門限階級幸未打破一個鍾子其友方畧省悟曰小僕於此果也似解戒懼但奈何他日用不知余又難

濟然居

卷之二

早本

早本

之曰他若是不知如何會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徐爲之解曰汝輩只曉得說而不曉得知有兩樣故童子日用捧茶是一個知此則不慮而知其知屬之天也覺得是知能捧茶又是一個知此則以慮而知而其知屬之人也天之知只是順而出之所謂順則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却是返而求之所謂逆則成聖成神也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人能以覺悟之窻而妙合不慮之良便渾然爲一而純然無間方

是膚以通微又曰神明不測也

問此心每日覺有二念而善念多爲雜念所勝  
又見人不如意長生忿嫉從容時尚可調停若  
倉卒必暴發不平及事已又生悔恨不知何以  
對治曰心是活物應感無定而出入無常卽聖  
賢未至純一處其念頭亦不免互動定性書中  
所云惟怒最爲難制則人情大抵然矣譬之天  
下路徑不免石塊高低天下河道不免灘瀨縱  
橫惟善推車者其輪轅迅發則塊磊不能爲碍  
濬然居  
卷之二  
五十一  
善操舟者篙櫂方便則灘瀨不能爲阻也況所  
云念頭之雜忿怒之形亦皆是說前日後日事  
也孔子謂不追既往不逆將來功夫緊要只論  
目前今且說此時相對中心念頭果是何如曰  
若論此一時則此心恭敬安和只在專志聽教  
一毫雜念也自不生曰吾子旣已見得此時心  
體有如此好處却果信得透徹否大衆忻然起  
曰據此時心體的確可以爲聖爲賢而甚無難  
事也曰諸君目前各各奮躍此正是車輪轉處

亦是榮勢快處更愁有甚麼崎嶇可以阻得你  
有甚灘瀨可以滯得你況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則此個輪極是易轉此個槩極爲易挫而王道  
蕩蕩王道平平終身由之而絕無崎嶇難  
昔有衲子持鉢來盱江羅近溪遇之甚謹居數  
年辭去近溪把其手請曰和尚慈悲今別我去  
願一言度我衲子曰沒得說你官人家常有  
好光景便不好光景等待在眷出家人只這等  
近溪聆已大會於心頓首數十以謝夫衲子所  
濬然居  
卷之二  
五十一  
云只這等是卽儒家所云不加不損處也吾黨  
於此等處多是錯過卽高者或在道理上支撐  
下者惟在書冊上見解以此隨境流轉着風動  
搖所謂不加不損者成虛談已

呂叔簡

靜之一字十二時離不了一刻纔離便亂了門  
盡日開闔樞常靜妍娘盡日往來鏡常靜人盡  
日應酬心常靜惟靜也故能張主得動若逐動  
而去應事定不分曉便是睡時此念不靜作個



夢也胡亂

天地間真滋味惟靜者能嘗得出天地間真機括惟靜者能看得透天地間真情景惟靜者能題得破作熱鬧人說孟浪語豈無一得皆偶合也

躁心浮氣淺中狹量此八字進德者之大忌也去此八字只用得一字曰主靜靜則凝重靜中境自是寬濶

或問世之人每患多言者何也曰言心聲心君

清然居

卷之二

五十二

火也火主動常焰焰而不息晝夜無靜時非言則思則夢如騰雲走水之龍不可捉摸何以制之曰主靜靜屬陰屬水醫所謂壯水之主以鎮陽光是也何以主靜曰且學暇目定息兀然端坐

人生在天地間無日不動念就有箇動念底道理無日不說話就有箇說話底道理無日不處事就有箇處事底道理無日不接人就有箇接人底道理無日不理物就有箇理物底道理以

至怨怒笑歌傷悲感嘆顧盼指示咳唾涕淚

微委曲造次顛沛疾病危亡莫不各有道理只是時時體認件件講求細行小物尚求合則羹倫大節豈可踰閒故始自垂髫終於屬纊持一個自強不息之心通乎晝夜要之於純一不已之地忘乎死生此還本歸全之道戴天履地之宜不然恣情縱意而各求遂其所欲凡有知覺運動者皆然無取於萬物之靈矣或曰有要乎曰有其要只在存心心何以存曰只在主靜只

清然居

卷之二

五十三

靜了千酬萬應都在道理上事事不錯

凡人應酬多不經思一向任情做去所以動多有悔若心頭有一分點檢便有一分得處智者之畧固不若愚者之詳也

吾輩所欠只是涵養不純不定故言則矢口所發不當事不循物不宜人事則恣意所行或太過或不及或中理若涵養得定如熟視而後開弓矢矢中的細揣而後投針穴穴中病此是真正體驗實用工夫這來只是箇沉靜沉靜了發

出來件件都是天則

有德之容深沉凝重內充然有餘外闡然無迹  
若面目都是精神卽不出諸口而漏洩已多矣  
畢竟是養得浮淺譬之無量人一杯酒便達于  
面目

養量就要在家裏養父子兄弟夫妻僕隸之間  
有許多難處事彼豈能一一盡道只得委曲感  
化或含忍寧耐無動厭躁決裂心亦不必要大  
分曉纔分曉便是糊塗

清齋居

卷之二

五十四

氣盛便不見涵養浩然之氣雖充塞天地間其  
質本體間定冉冉口鼻中不足以呼吸

四時常帶着些春氣五行常帶着些土氣八風  
常帶着些中氣五常常帶着些仁氣然則慈祥  
豈弟者萬善之主乎有一善而無慈祥豈弟之  
心便不成一個善

冰見烈火吾知其易易也然而以熾炭鑠堅冰  
必徐徐而後盡盡爲寒水又必待紆徐而後溫  
而後熱夫學豈有速化之理哉是故善學者無

躁心有事勿怠從容以俟之而已

榮刻木如鋸齒古無文字用以紀日行之事數  
也一事畢則去一刻事俱畢則盡去之謂之修  
榮更事則再刻如前謂之崇榮大事則大刻謂  
之大榮多事則多刻謂之廣榮士農工商所崇  
不同謂之常榮農爲士則改刻謂之易榮古人  
未有一生無所榮者未有一日不修榮者故古  
人身修事理而無怠惰荒寧之時常有憂勤惕  
勵之意一日無事則一日不安懼榮之不修而  
曠日之不可也今人昏昏蕩蕩四肢不可收拾  
窮年終日無一猷爲放逸而入于禽獸者無榮  
之故也人生兩間無一事可見無一善可稱資  
衣藉食於人而偷安惰行以死可羞也已  
暮夜無知此四字百禍之總根也人之罪莫大  
於欺欺者利其無知也大姦大盜皆自無知之  
心充之天下大惡只有二種欺無知不畏有知  
欺無知還是有所忌憚心此是誠僞關不畏有  
知是個無所忌憚心此是死生關猶知有畏良

心尚未死也

正直者必不忠厚忠厚者必不正直正直人植綱常扶世道忠厚人養和平培根本然而激天下之禍者正直之過養天下之禍者忠厚之過也此四字兼而有之惟時中之聖人

精明也要十分只須藏在渾厚裏作用古今得禍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渾厚而得禍者今之人惟恐精明不至乃所以爲愚也

做人要做箇萬全至于名利地步休要十分占

潘然居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一

盡常要分與大家就帶些缺綻不妨何者天下無人已俱遂之事我得人必失我利人必害我榮人必辱我有美名人必有愧色是以君子貪德而讓名辭完而處缺使人我一般不曉曉露頭角立標臬而胸中自有無限之樂孔子謙已常自附于尋常人此中極有意趣

方嚴是處人太病痛聖賢處世離一溫厚字不得故曰汎愛衆曰和而不同曰和而不流曰羣而不黨曰周而不比曰愛人曰慈祥曰豈弟曰

樂只曰親民曰容衆曰萬物一體曰天下中國一人只恁踴踴涼涼冷落難親便是世上一個礙物即使持正好方獨立不苟亦非用盡之才只是一節狷介之士耳

萬水自發源處入百川容不得入江淮河漢容不得直流至海則浩浩恢恢不知江淮幾時人河漢何處來兼收而並容之矣閒雜懊惱無端謫謫倘來橫逆加之衆人不受加之賢人不受加之聖人則丁不見其辭色自有道以處之故

潘然居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一

聖人者疾垢之海也

中乎妙之至也格天動物不在形迹言語事爲之末苟無誠以孚之諸皆糟粕耳徒勤無益於義鳥抱卵曰孚從瓜從子血氣潛入而于隨母化豈在聲色豈事造作學者悟此自不怨天尤人

滿目所見世上無一物不有淫巧這淫巧耗了世上多少生成底財貨悞了世上多少生財底工夫淫巧不誅而欲講理財皆苟且之談也

士鮮衣美食浮談怪說玩日愒時而以農工爲村鄙女傅粉簪花冶容學態袖手樂遊而以勤儉爲羞辱官盛從豐供繁文縟節奔逐世態而以教養爲迂腐世道可爲傷心矣

聖王之道以簡爲先其繁者其簡之所不能者也故惟簡可以清心惟簡可以率人惟簡可以責人已之過惟簡可以培壽命之原惟簡可以養天下之財惟簡可以不耗天地之氣

余作令日有四自簿凡公文到日牌票繳日堂

清泰居

卷之二

五十九

稿定日令各房科自定幾日完銷立自限簿善良里分糧差不完令自定完期不差人下鄉以擾之立自催簿詞訟不差人拘令原告執原詞與中証中証將原告之詞與被告被告領原告中証投文立自拘簿除的決徒罪以上及真盜收監倉外餘俱放回寧家發落前三日掛牌於壁示之聽審立自保簿往往吏民輸心聽從其驚驚者不及百一然後行吾之法雖嚴而彼亦不怨矣

言行共三十八條

王通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賈瓊問息誦通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又曰聞誦而怒者讒之囿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囿去媒讒佞遠矣

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甘雨皆在於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是以君子慎獨

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

清泰居

卷之二

五十九

以搔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克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數朝夕恐懼不啻如飢寒切身者求克飢禦寒之具也

恩讐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

前輩常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爲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爲可以得之。幽莽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

元城於不妄語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別伊川一年方只去得個矜字而明道少年之矜心猶不覺其躍然於十一年之後也。故曰言之非難。先行其言。堅苦強忍。作工夫古之人皆盡觀諸妻于夜卜諸夢寐。昔人以爲格言。誠格

齋然居

卷之二十一

下

然居

言也。今有人夜夢之市而攫金之市。而攫金則夢耳。而足以知其心之未忘攫金矣。躬蹈廉讓而心未忘攫金。是其於道也不浸於肌膚不止於五藏義襲而已矣。是以君子弗貴也。

爲大臣者處盛滿之極。則意念難持。爲小臣者見勢饒之張。則立腳難定。人能不以寵利居成功。如諸葛汾陽終無傾覆之理。能不以災涼爲向背。如汲黯朱璟豈有水山之慮哉。助如博陸而竟以凶終。才若元都而未免濡足。信哉自立

之難也

爲伯夷之清。較易爲柳下惠之和。較難清。不過一味自守絕俗而已。和而不失其正。非有大識見有大力量不能也。後漢黃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滯之不渝。夫清之不渝。易耳。澄之不清。此地位難到也。

入廟思敬。臨喪思哀。敬與哀。人心之所自致也。聖人不能使之聖人制爲衰麻黼黻之飾。服衰麻其有宴笑自適者鮮矣。暗黼黻其有遊嬉肆意者寡矣。故夫未之末也。乃所以維本之本也。

齋然居

卷之二十一

下

然居

贊堯成功。兼言文章者何也。無文章功不高也。廷杖嫚罵。可以肅官。然失廉讓之教。鬻爵列肆。可以生財。然有苟且之累。推此而言。則文章經國非虛言也。

乘舟而遇逆風。見揚帆者不無妬念。彼自處順于我何闕。我自處逆于彼何與。究竟思之。都是自生煩惱。天下事大率類此。

青天白日。和風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卽鳥鵲且

有好音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投林人亦閉戶乘晷之感至于此乎故君子以太和元氣爲主

涉世應物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猶行草莽中荆棘之在衣徐行緩解而已所謂荆棘者亦何心哉如是則方寸不勞而怨可釋

子弑父臣弑君只是見君父有不是處耳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及於童僕雞犬到處可憎終日落嗔火坑墮中如何得出頭

澹然居

卷之二

六十二

地故君子有三自反  
周顒與何胤書云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重者無逾性命性命於彼甚切滋味在我可輕故酒肉之事莫談酒肉之品莫多酒肉之友莫親酒肉之人莫接

人在病中百念灰冷雖有富貴欲享不可反羨貧賤而健者是故人能於無事時常作病想一切名利之心自然掃去

病至然後知無病之快事來然後知無事之樂

故禦病不如却病完事不如省事

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恠性者必得恠證習陰謀者必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此格言也故曰君子依乎中庸

陰德必有報此自世人俗語然爲報而後行陰德其爲德淺矣昔人謂陰德如耳鳴人不知而已獨知之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如李廣殺降不候自是道理上不該殺于定國全活人多大其門閭自是應得全活不然縱賊爲民害亦可謂澹然居

卷之二

六十三

陰德乎大凡有利於人及理所當爲者孳孳爲之皆德也不必計較人之知否亦不必望後之有報否也

真西山曰余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常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惡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翔小子問此何爲文公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嗔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入鬼國也序藥山可謂善啟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

然卽是火坑貪愛沉溺便是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畏怖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奔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真實爲人非浪語者

### 費鸞湖

大學士鸞湖費公初與關中某公同年同在館局因對奕爭勝戲批其頰某公不悅絕不見於言第自疎薄耳公悔日至門請罪某公終不出

潘然居 卷之二 六十五

不知誰氏以其事聞於費封翁封翁大志封識一竹板寄公令自朴於京邸公持父書及竹板登某公之堂自朴者三次某公始出相抱而哭公曰罪在我君何爲哭曰公尚有父督責公某求督責我者不可得也是以哭耳遂相驩如平生

### 倪尚書

史良佐爲御史巡南京西城而其所居卽在東城每出入怒其里人不爲起乃執數輩送東城

御史御史詰之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誤卻曰尚書何如曰尚書亦南京人其掌兵部出入里中衆或走匿輒使人諭止之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煩爾曹起耶民等顯愚意史公猶倪公遂不爲起不意逢彼怒也御史內善其言悉解遣之尚書謂文毅也

### 薛西原

薛西原公里居十七年儉約自居常如貧士雖村翁野豎接之盡禮以非義子者卽婉言却之

潘然居 卷之二 六十五

人亦無怨嘗自書曰雖小事不可爲人囑托縱使救人于患難而自損廉耻多矣己之德與他人之事孰輕孰重此事當盟之于心不可忘也不用妖服

黎文僊淳性耿介寡與人合其取予不苟有門生尹莘亭以紅雲布寄淳不受卽書封識上曰古之爲令拔茶植桑今之爲令織布添花吾不用妖服也

不認失褐

吉水羅雙泉循會試時身故貧一日忘其囊中  
漏褐同舍生內不自安物色其人給循訪之比  
入坐故探其囊出褐示循曰是不類君物耶循  
趨出向其人曰物固相類生醉語耳歸謂同舍  
生曰吾失褐不甚損彼張惡聲尚得爲士人耶  
同舍生始遜謝不及雙泉公念菴先生父也

### 失釧不言

廬陵彭思永始就舉時貧無餘資惟持金釧數  
隻棲于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爲玩客有  
潯然居

卷之二

六十六

墜其一釧於袖中者思永視之不言衆莫知也  
皆驚求之思永曰數止此耳非有失也將去袖  
釧者揖而舉手釧墜于地衆服其量

### 置田睦族

唐子先生汝棟天性孝友一日子孫畢集謂  
曰世遠則人繁人繁則情渙易有之何以聚人  
曰財而翁徵天幸見三世人因渙思奉其在今  
日嚮以幾十金置田僑蒸嘗徵矣今檢吾笥餘  
若干緡悉以佐之汝曹無忘其卒也宗人行服

倍年云

### 聞晉播鼓

陳蘭臺先生記其王父秋江翁聞晉播鼓之事  
有鄉人故嘗小嫌者一日被酒登門辱罵子弟  
僕從俱不能堪而翁恬然不校其人晉益甚叫  
號聲徹閭里不得已命童子擊鼓以亂之晉者  
久自散去或有譏爲太儒者第笑曰夫夫方醉  
是可與校耶尋十日後晉者卧病死竟不及於  
禍鄉黨以是服翁德量過人遠甚至今談含恐  
潯然居

卷之二

六十六

若必稱之

### 覺是齋記

陳蘭臺先生日涉園錄

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是故可  
以仕亦可卷而懷之孔子稱爲君子若陶淵明  
辭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伯玉之知非  
淵明之覺是是與非不兩立知與覺非二途可  
以觀學之要矣余方耽淵明之石隱希伯玉之  
寡過以志于學而自考焉於所居後築室而榜  
曰覺是蓋不敢附伯玉之卷懷而竊有志於省



身克己以希所謂知非之學亦不能辭淵明之歸來而竊自考於啟迷入悟以求登於覺是之途取以名齋其意蓋有在矣夫必覺是也而後可以知非必知非也而後可以寡過見伯玉於羹牆庶幾得孔子之門而入而知當時之所稱許不虛也與

### 守義不渝

余友魏示周之王父古梁先生慷慨有才節博物洽聞嘗著吞蝗論多名言爲世所傳誦年踰

澹然居

卷之二

六十八

三紀一敘配偶永不再絃春風桃李之朝秋雨梧桐之夕濃淒異景堅持一念者踰四十年三水文少白公廉其狀嘆曰壯能守義老而不渝不愧丈夫矣爲人素剛正不阿濟以忠厚鄉里事有難決者公片言立剖無陰陽高下人服其公諸有爭訟曲直胥決于公不至縣廷各得其平而去至終身不敢爲非曰寧爲刑罰所加無爲魏公所短人比之王彥方云余嘗過易山薦紳先生多有稱說之者

### 真西山先生諭州縣官僚以下錄文

某昨者叨帥長沙嘗以四事勸勉同僚曰律已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治事以勤而某區區實身率之以是二年之間爲潭人典利除害者粗有可紀今者蒙恩起廢再撫是邦竊伏惟念所以荅上恩而慰民望者亦無出前之四事而已故願與同僚勉之蓋泉之爲州蠻貊聚焉犀珠寶貨見者興羨而豪民巨室有所訟愬志在求勝不吝揮金苟非好修自愛之士未有不爲汚染者不思廉者士之美節汚者士之醜行士不廉猶女之不潔不潔之女雖巧容絕人不足自贖不廉之士縱有他美何足道哉昔人有懷四知之畏而卻暮夜之金者蓋隱微之際最爲顯著聖賢之教謹獨是先故願同僚力修冰蘗之規各勵玉雪之操使士民起敬稱爲廉吏可珍可貴孰有踰此其所當勉者一也先儒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且以簿勤於勾稽使人無重疊追催之害尉勤於警

澹然居

卷之二

六十九

捕使人無穿窬攻劫之擾則其所濟亦豈少哉  
等而上之其位愈高繫民之休戚者愈大發一  
殘忍心斯民立遭荼毒之害發一培植心斯民  
立被誅剝之殃盍亦反而思之針芒刺手茨棘  
傷足舉體凜然謂之痛楚刑威之慘百倍于此  
其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呼  
求救惟恐不免獄犴之苦何異于此其可使無  
辜者坐之乎已欲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也欲  
豐財則不當殷民之財也故曰已所不欲勿施  
於人

澹然居

卷之二

七

於人其在聖門名之曰恕強勉而行可以致仁  
矧當斯民憔悴之時撫摩愛育尤不可緩故願  
同僚各以哀矜惻怛爲心而以殘忍培植爲戒  
則此邦之人其有瘳乎此所當勉者二也公事  
在官是非有理輕重有法不可以已私而拂公  
理亦不可骹公法以徇人情諸葛公有言吾心  
有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此有位之士所當視以  
爲法也然人之情每以私勝公者蓋徇貨賄則  
不能公任喜怒則不能公黨親戚畏豪強顧禍

福計利害則皆不能公殊不思是非之不可易  
者天理也輕重之不可踰者國法也以是爲非  
以非爲是則逆乎天理矣以輕爲重以重爲輕  
則違乎國法矣居官臨民而逆天理違國法于  
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誅金科玉條之禁其可忽  
乎故願同僚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汨於私情不  
撓於私請庶幾枉直適宜而無冤抑不平之歎  
此所謂當勉者三也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則爲  
民者不可以不勤業精于勤荒于嬉則爲士者  
不可以不勤況爲命吏所受者朝廷之爵位所  
享者下民之脂膏一或不勤則職業隳弛豈不  
上孤朝寄而下負民望乎今之居官者或以酣  
詠遨遊爲高以勤強謹恪爲俗此前世衰弊之  
風也盛明之時豈宜有此陶威公有言大禹聖  
者猶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故賁佐有以  
蒲博廢事者則取而投之于江今願同僚共體  
此意職思其憂非休澣毋聚飲非節序毋出遊  
朝夕孜孜惟民事是力庶幾政平訟理田里得

澹然居

卷之二

七

安其生此所當勉者四也某雖不敏請以身先  
毫髮少渝望加規警在此官僚之間或以四者  
未能無愧願自今始洗心自新在昔聖賢許人  
改過故曰改而止倘猶玩視而不改焉誠恐物  
議沸騰在某亦不容苟止也泣事之初敢以誠  
告幸垂察焉

王心齋先生明哲保身論

贈別瑞湖公北

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所謂  
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人皆有之聖人與我

澹然居

卷之二

七十三

五

同也知保身者則必愛身如寶能愛身則不敢  
不愛人能愛人則人必愛我人愛我則吾身保  
矣能愛人則不敢惡人不惡人則人不惡我人  
不惡我則吾身保矣能愛身者則必敬身如寶  
能敬身則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則人必敬我人  
敬我則吾身保矣能敬身則不敢慢人不慢人  
則人不慢我人不慢我則吾身保矣此仁也萬  
物一體之道也以之齊家則能愛一家矣能愛  
一家則一家者必愛我矣一家者愛我則吾身

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家矣以之治國則能  
愛一國矣能愛一國則一國者必愛我矣一國  
者愛我則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國矣  
以之平天下則能愛天下矣能愛天下則天下  
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莫不尊親則吾身保矣  
吾身保然後能保天下矣此仁也所謂至誠不  
息也一貫之道也人之所以不能者爲氣稟物  
欲之偏氣稟物欲之偏所以與聖人異也與聖  
人異然後有學也學之如何明哲保身而已矣

澹然居

卷之二

七十三

五

知保身而不知愛人必至於適己自便利已害  
人人將報我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  
何以保天下國家哉此自私之輩不知本末一  
貫者也若夫知愛人而不知愛身必至於烹身  
割股舍生殺身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  
又何以保君父哉此忘本逐末之徒其本亂而  
末治者否矣故君子之學以己度人已之所欲  
則知人之所欲己之所惡則知人之所惡故曰  
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必至

於內不失已外不失人成已成物而後已此恕也所謂致曲也忠恕之道也故孔子曰敬身爲大孟子曰守身爲大曾子啓手啓足皆此意也古今之矚臨別者必曰保重保重謂保身也有保重之言而不告以保身之道是與人未忠者也吾與瑤湖子相別而告之以此者非瑤湖子不知此而告之欲瑤湖子告之於天下後世之相別者也是爲別言

文昌帝君敬字紙文畧

濬然居

卷之二

十四

士之隸吾籍者皆自敬重字紙中來如宋朝王沂公其父見字紙遺墜必攝拾以香湯洗燒之一夕夢宣聖拊其背曰汝何敬重吾字紙之勤也恨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曾參來汝家顯大門戶未幾果生曾狀元及第予竊怪今世之人各爲知書而不能惜書視彼釋老之文非特萬鈞之重其於吾六經之字有如鴻毛之輕或以字紙而泥糊或以背屏或以褻褥或以泥塵踐踏脚底或以拭穢如此之類不啻相倍蓰

矣何釋老之重而吾道之輕耶如平生苦學鷄窓一旦場屋或以失韻誤字例爲有司之黜終不能一掛名虎榜者皆神奪其鑒以示平日不敬字紙之果報也甚至於子孫之不識字舉家因之而害者遠則不足以爲戒姑以近者言之且瀘州楊百行坐經文而舉家害癩昌郡鮮于坤殘孟子而全家滅亡果報昭昭在人耳目楊全喜亦百行之後埋字紙而五世登科李子林墓字紙而一身顯官既能顧惜陰報豈無若見而知之知而戒之顧惜而敬重之庶幾夫子之道重於泰山而六經之文不致爲敝屣可不畏哉

吳處厚論相

心相有三十六善焚香讀書一也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安分知命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委曲行陰德方便事六也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八也改過九也不逐淫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改

行易操十三也夜臥不便睡者馬上去不圓頭  
十四也無作奸作惡十五也不譚亂十六也不  
譚閭閻事十七也作事周匝十八也不忌人恩  
十九也有大量二十也揚善掩惡二十一也急  
難中濟人寬慰人二十二也不助強欺弱二十  
三也不忌故舊二十四也爲事與衆用之二十  
五也知人詐僞含容之二十六也得人物每事  
慚愧二十七也語有序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  
先起二十九也喜言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食  
澹然居

卷之二

三十六

三十一也不面許人三十二也省約惜福三十  
三也知人飢渴勞苦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  
五也常思退步結果三十六也全者福祿令終  
不全福祿半之故相形不如相心求人相不如  
自相

空青先生論陽宅

宅有三十六祥居家尚理義一也子孫耕讀二  
也儉勤三也無峻宇巖牆四也六婆不入門五  
也無優僕六也每聞紡織七也能睦鄰族八也

蚤完官稅九也庭除洒掃十也門外多士君子  
十一也閭閻嚴肅十二也尊師重賢十三也宴  
客有節無長夜之飲十四也不延妓女至家十  
五也不敢暴殄天物十六也居喪循禮十七也  
交易分明十八也女人不登山入廟十九也祭  
祀必恭必敬二十也勿者舉動稟命于家長二  
十一也故舊窮親在座二十二也關人謙婉二  
十三也家僅無鮮衣惡習二十四也不喜爭訟  
二十五也不信禱賽二十六也不聽婦人言二  
十七也寢興以時二十八也不鬧嬉笑罵詈二  
十九也婚娶不慕勢利三十也田宅不謀方圓  
三十一也主人有先幾遠慮三十二也務養元  
氣三十三也座右多格言莊語三十四也能忍  
三十五也常畏清議畏法度畏陰陽三十六也  
右三十六祥全者鬼神福之子孫保之不然下  
手速修所謂移門換向趨吉避凶之真訣也

外編言行之資

奸殺之戒

陳平嘗自言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之所以不得侯者也後漢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澹然居

卷之二

十一

果無違者

崔顯

崔顯有文無行娶妻擇美不愜卽棄之初李北海聞其名虛舍邀之顯至首獻王家少婦詩云十五嫁王昌益盈入畫堂自矜年最少復倚媚爲郎舞愛前溪綠歌憐子夜長閒來闔百草度

日不成粧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

杜肅

嗣聖中禁天下屠殺採捕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餽肉上表奏之明日太后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湏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

宋子京二條

澹然居

卷之二

七

宋子京好客會賓於廣厦中外設重幕內列寶炬百味具備歌舞俳優相繼觀者忘疲但覺更漏差長席罷已二宿矣名曰不曉天子野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小宋點華燈擁歌妓醉飲論所親令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州學內喫燻羹飯時否學士笑曰卻湏寄語相公不知某年某處同喫燻飯是爲甚底子野聞而病之

宋子京爲翰林學士時晏元獻當國愛其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于菊近延居之其親密若此遇中秋放晏召京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晏罷相子京當草詞頭頗極詆醜至有廣管室以殖私多役兵以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餘醒尚在觀者駭之

### 吳鼎臣

蘇文忠公云慶曆五年有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

澹然居

卷之二

鼎臣求間達於朝廷鼎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旣爲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爲乃公嘗有數帖與我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

### 譏聖賢可戒

幽明錄曰王輔嗣注易輒笑鄭玄爲儒老奴無意一日夜分忽聞外閣有着履聲漬吏而進自云鄭玄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輕穿文鑿句而

譏誚老子邪極其忿色言竟便退輔嗣心生畏惡少年遇癘疾而卒此誠荒唐可笑然近世有作文字或者論辨毀聖賢而不知懼者觀此亦可少戒矣

### 好議人可戒

老子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馬援戒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以阮籍之放而叔夜稱之曰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誰謂其在禮法之外哉故曰痛飲似埋照寓詞類托諷正邈之詩酒以避世機耳

### 古人口孽

劉貢父滑稽善譴酷甚矛刃而晚得惡疾王景亮結社相嘲號猪嘴關而舉社薑粉黃魯直好作豔語詩詞盛傳而秀公以爲當受泥犁紫報然則妄言綺語偷快一時而人非鬼責固莫逃幽明之罰矣

### 祝生口孽

祝期生爲人獲薄好彰人短有體貌不具者譏  
笑之妍美者疾毀之愚者輕侮之智者評品之  
貧者薄之富者謗之官則訐其陰邪士則發其  
隱曲無可擬議者則求其短以毀之晚年病口  
瘡每作必刺血數升乃已既而復作又復刺之  
竟至舌枯而死故馬援戒子曰聞人過失如聞  
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其垂  
訓切矣

薄桑居

卷之二

全

守官漫錄卷之二終



守官漫錄卷之三目錄

內編政事芳規計二十七條

于公盛吉袁安史弼

郭躬崔仁師王質王旦

錢若水韓琦歐陽觀歐陽修

陳洎趙抃周敦頤范純仁

周必大張洪張洽孫立節

鄭承議張慶葉知遠馬默

張文規衛仲達楊簡

外編政事覆轍計三十九條

商鞅王溫舒嚴延年趙廣漢

梁統陶繡之崔法琰張和思

路巖來俊臣元楷桑維翰

陳峴李龜頑祖翔明鎬

林景度王韶趙士驥宋昇

鄭良羅汝楫李元禮車呂

楊詢王知事徐從政侯鑑

魏釗狄定遠黃景雲山東憲司

附獄案七條

門人晉陵唐錫玄圭甫 蔣龍徵雲從

古歛葉鳳儀瑞卿 葉鳳岐羽文

從子劉懋賞功懋 子劉懋賢愚公甫

全校

守官漫錄卷之三目錄終

守官漫錄卷之三

澹然居士劉萬春延之甫著

內編政事芳規

計二十六條

于公

漢于公東海剡人也爲縣獄史郡決曹所決獄平凡罹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隣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父余丁壯婦奈何後姑自經死姑澹然居

卷之三

二

女告吏謂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重法驗治孝婦自誣服已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所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某至卜筮苦旱之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倘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其間門壤父老方其治之于公謂曰

少高大門間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于定國果爲丞相封侯孫永爲御史大夫

盛吉

漢盛吉字君達爲廷尉決獄無冤滯每至冬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妻語吉曰君爲天下執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子孫視事十二年天下稱其平恕庭樹忽有白鵲來止其上乳雛連年不去人以爲祥後吉生三澹然居

卷之三

二

子皆仕州郡

袁安

漢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拜楚郡太守時楚王英謀爲逆辟所連及繫者數千人明帝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首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累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

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臧罪輸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安後官至司徒子京爲侍中敝爲司空孫彭爲光祿勳湯爲太尉封安國亭侯旣爲光祿勳曾孫成爲左中郎將逢爲司空隗爲太傅玄孫基爲太僕忠爲沛相累世榮盛

### 史弼

漢史弼字公謙陳留人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  
濟然居 卷之三  
鈞黨諸郡承望風旨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誣陷甚衆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切責從事坐傳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民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卽收郡僚職送獄奏弼欺隱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及遷河東太守候覽詐

作飛章誣弼誹謗平原吏人詣闕訟之前孝廉魏邵同郡人行賄於覽得臧死終於彭城相其後子孫繁庶祿仕不絕

### 郭躬

漢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太守寇恂以弘爲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恕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子公年九十五卒躬少傳父業後爲郡吏辟公府召入議獄遷廷尉正坐犯法免後三遷元和三年拜爲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所矜恕乃條上諸獄之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爲令躬奏讞法科多所全活中子曄明法律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少修家業辟太尉府歷遷尚書令封定額侯食邑二千戶拜河南尹轉廷尉免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

崔仁師

唐崔仁師貞觀初遷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其支黨累係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爲具食飲以情訊之所坐大辟止魁惡十餘人其它悉原而縱之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因願雪者衆彼已坐辟者誰肯讓死倘就決之日一旦爭辨而事中雙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豈有知枉不伸爲身謀哉吾以介易十四命固願也及敕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涕然居

卷之三

王

崔公仁恕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

王質

宋王質字子野祜之孫也通判蘇州與知州黃宗旦數爭事宗旦曰少年乃敢與丈人抗耶質曰受命佐公事有當爭職也率不少屈嘗以病告君一日宗旦省視因言獄有盜錢百餘人吾以術陰鉤得之質曰不射宿惡陰中於物也今殺數人而徒流者又數十百人公中之也宗旦矍然大驚爲償其死罪而餘悉輕出之嘗攝

江陵府事或訴民約婚後期不娶者民言貧無貲以辦婚具故違約質問其貲幾何出私錢予之吏有捕盜人衣者盜叩頭曰平生不爲逼迫飢寒而至此質命取衣衣之遣去後官至天章閣待制

王旦

王文正公旦登第歷官州縣入禁近遂至大拜從真宗封泰山祀汾陰拜太尉兼侍中晚年官益重每家人出賀必止之曰遭遇如此愈增憂

澹然居

卷之三

六

懼何賀焉及爲朝修使自禁中乘車輅出都門百官餞送交口稱榮公曰但覺反仄耳故其行事貞恪可質鬼神初知臨江獄閱一疑囚恩而不寐五鼓忽得其生理上堂平反則吏卒半皆起驚呼相向云空中喧報公出也

錢若水

錢若水字淡成河南新安人爲同州推官有富民走失一小女奴莫知所在父母以訴州委錄叅鞠之其錄叅舊有求於富民不獲遂劾其父

子其殺女奴投屍水中法外凌窘不勝其苦遂自誣伏獄具上于州州委官審覆亦無反異獨

若水遲疑錄叅詣廳詎罵曰豈公受富民錢故求出之乎若水但笑曰今數人當死安可不容某熟察又越旬不決知州亦有語若水終不奪上下皆怪訝一日若水詣知州屏人告曰竊某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女奴安在若水歸使人密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呼其父母謂曰

潘然居

卷之三

二

汝女今至還識否曰安有不識揭簾推出父母喜曰是也於是引出富民釋之富民號泣謝曰非使君某一旦遂至滅門知州曰此乃推官非我也富民急詣推官求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遂垣而哭歸傾家財飯萬僧以爲若水壽知州欲以其事聞若水不可曰某初心止欲拔冤非敢希賞萬一敷奏在某固好置錄叅何地知州益加敬重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不半年知制誥又三年爲樞密後歸京師因與僚

友會食僧舍假寢而率贈戶部尚書賜其母白金五百兩于延錄爲太常奉禮郎

韓琦

宋韓魏公琦判大名府會燕客行酒吏誤觸碎玉盞蓋絕寶也坐客皆愕然吏叩頭伏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成毀亦自有數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一日有案吏請假娶妻繼有人訟其不法狀及吏叅假送獄勘正將引斷乃令封起公案既半年後取前案送簽

潘然居

卷之三

八

廳行擬遣二佐俸白公曰此人自封案後頗謹愿不爲非法乞恕前罪如何公乃問二倅曰二公知某封案之意乎此人始緣請假娶妻繼而至訟當時若便斷遣必傷二家人情此人與父母必咎其妻而妻之父母亦不悅所以封起案卷今已半年矣無可疑者請一面行之二倅起揖公曰公仁恕至此將上天不獨厚於公公之後世亦將貴顯無極矣公嘗夢以手捧天者再後果援英宗於藩邸翼神宗於東官子孫蕃衍

充滿要途

歐陽觀

宋歐陽觀廬陵人脩之父也有學行常爲泗綿二州推官留心於讞獄惟恐不得其情嘗夜燭治官文書屢廢而嘆妻問之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妻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常求其死也時脩纔三歲回顧

潘榮居

卷之三

女

乳者方抱之立于旁因指而嘆曰術者謂我歲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言告之明年祥符庚戌果卒脩旣成立其母嘗告以此語且曰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厥後脩果登第列官于朝爲龍圖閣直學士入副樞密遂參政事朝廷推恩褒其三世追封觀

鄭國公

歐陽脩

宋歐陽脩字永叔初以學問文章爲天下所宗

張芸叟始遊京師見脩多談吏事張疑之且曰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見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喻也脩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守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彼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芸

潘榮居

卷之三

一

叟起謝曰先生所教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後一杭僧夢遇脩于江廟中廟神皆起拱立且曰歐陽公平生一念之善及人甚多將來太平宰相也豈敢不敬後果入中書參大政謚文忠

陳洎

宋陳洎爲開封府功曹時章獻太后臨朝后族人杖殺一卒洎當驗屍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懼欲以病死聞洎獨正色曰彼實冤死待我而伸奈何懼罪而驗不以實乎爾曹勿預

吾當任咎乃自爲贖以白府尹陳琳琳喜曰官人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亟索馬入奏雖大忤旨而公論歸之既而太后原其族人泊亦不及罪後泊夢卒告曰陰司以公爲政公忠已注公當貴顯及與公賢子孫我受公之恩故來相告自此遂顯名不數年歷官臺省終于三司副使其孫傳道履常皆以詞學顯仕爲一時人聞

### 趙抃

宋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也爲武安軍節度

滄然居

卷之三

十一

十三

推官民有僞造印者吏皆以爲當死抃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及知成都劍州民李孝忠聚衆二百人私造符牒度人爲僧或以謀逆告獄具抃不畀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抃脫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卒無易也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爲鐵面御史元豐二年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贈太子少師謚清獻

子屹杭州於潛令屹尚書考功員外郎

### 周敦頤

宋周敦頤爲分寧縣主簿有獄久不決者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真儒見道分明枉道求合事雖小不爲矧殺人以媚人乎鄙夫患得患失不耻媚人殺人尚忍爲之將何所不至心知其不可先意逢迎或雷同附和與畏避而不言依違持兩端其求媚一也寵辱不入其心故理直氣平卽酷悍猶可覺悟蓋至誠無不動者若逆料其不見聽自謂言之無益曰酷悍由彼非我殺也吾誰欺欺天乎

### 范純仁

宋范純仁知慶州諸院罪人皆滿公詰其所以坐屠販盜竊而督償者三分之二公曰此何不

責保在外使之輸納也通判州事者起白公曰非不知此第以此輩兇暴不可釋釋之不旋踵復紊官司矣公曰終當何如曰往往以其疾斃於獄中是亦與民除害耳公感然曰法不當死而在位者以情殺之豈理也耶遂盡呼出立于庭下戒飭之曰爾輩爲惡不悛在位者不欲釋汝懼爲良民害復紊官司也汝等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頭曰敢不佩服教令遂釋之歡呼而出轉相告語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

潘然居

卷之三

周必大

宋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廬陵人紹興中監臨安府和劑局局門內失火延燒民家繫逮寺吏當論死未報必大問寺吏曰假使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爲民必大遂自誣伏坐失官吏得免死必大歸道謁婦翁婦翁肅客至大門外雪交下僮子掃於庭婦翁不樂意謂妻以女爲門戶計既失官缺前望殊爲不禮復私訴前一夕夢掃雪迎宰相未知爲何祥也惟必

大雨雪中至無他客姑留之宿必大既歸益自刻苦讀書試博學宏詞科其至京師也寓一班直家一日携小冊自外至借觀則朝廷鹵簿圖也悉錄記之及入試果以此命題中詞科歷官至宰相封益國公先是試前一夕夢冥曹掠一捻胎鬼至指必大曰此人陰德當居相位貌陋如此奈何卽遣左右摩必大頰爲種帝王鬚覺時猶隱隱痛深自秘之妻孥不以告也及在相府有相者將其鬚曰美哉帝王鬚必大驚

潘然居

卷之三

張洪

宋張洪知江陰軍吏盜錢三百萬蓋二十年矣洪發其姦捕繫數十人轉運使趙鼎謂曰此應賞典願寬諸盜錢吏吾以聞之於朝洪慘然曰殺人以求賞可乎悉召吏諭以賞錢則貸出之不爾爾曹死矣吏之親屬聞者爭出錢以償十日而足乃推同盜錢二人已死者爲首餘悉貸不問席愧且嘆曰公長者非吾所及也

張洽



張洽字元德臨江清江人也少聰敏嗜學嘉定元年中進士第爲袁州司理叅軍郡守以倉廩

虛爲倉吏所侵因籍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鞠之洽廉知守爲都吏所賣都吏者州之巨蠹也嘗有所干於倉吏不獲故以此中倉吏之罪洽度守意銳未可嬰姑繫之而密令計倉庾所入之數以自守曰君之籍二十餘家者以都吏也今較數歲之中所入已豐於昔由是觀之都吏矣而誣人矣君必不肯受都吏之矣而濫籍無罪

澹然居

卷之三

一五

澹然居

卷之三

十六

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子櫟檉俱賜同進士出身

### 孫立節

孫立節崇寧間爲桂州節度判官時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立節被旨鞠吏士有罪者謝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立節并欲盡斬之立節持不可謂以語侵立節立節曰獄當論情吏當從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其餘可盡戮乎若必欲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預焉謝即奏立節抗拒立節奏謝侵獄事刑部議如立節十二人皆得不死其後立節遷官進秩于二人皆舉進士遂至大貴初立節未拜官時嘗夢神人語之曰桂州事待公來明辯曲直立節甚訝之至是果符所夢

### 鄭承議

鄭承議宋人也爲越之蕭山縣丞時有朱統制在縣牧馬縱卒侵刈西興鹽場草鹽司聞其事于朝詔揭榜許人格捕其卒刈草如故亭戶以

兵格捍之致殺傷者四人朱與其卒議曰若不  
得西典草吾馬不可牧矣於是潛以贖金賄縣  
吏誣以毆擊論死者八人獄成知縣已署案次  
請丞鄭責其吏曰榜既許人格捕殺之罪輕今  
以他事論死統制得以肆其暴如吾民之負冤  
何案即不得書我名吏惶懼而退有頃復至前  
曰今歸盡夕換前案只以元情論斷萬乞恩貸  
勿令知縣知之於是亭戶八人俱得杖決免死  
八人者歸家旦夕焚香祝天曰願鄭丞有子有

潘然章

卷之三

十七

拆富貴不絕後長子預漕薦次于登第家日富  
盛於昔時

張慶

張慶汴京人也爲右軍巡院吏慶司獄常以矜  
慎自持日躬視掃滌至暑月尤勤每戒其徒曰  
人之罹於法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爲職若不  
知所重則罪者何所赴訴耶飲食湯藥卧具必  
加精潔常爲其徒侮之曰若區區爲此乃欲要  
福乎慶莫之顧每有重囚就戮則爲之齋素誦

佛一月乃止囚有無辜者輒爲之解釋嘗爲好  
言教獄囚果有罪當自認母誣良善以重已過  
不訊考而疑獄常決獄官往往屬意爲其妻袁  
氏年四十八景祐五年汴京疫袁氏染疾而斃  
已三日矣尚未殮也忽然起坐不語踰時遍體  
汗遂甦因告其家屬曰我始至一所穢汚所聚  
不覺身在其間乃起念欲得一清涼處忽見一  
白衣端嚴修長謂袁氏曰汝不當在此何爲而  
來汝今尚未有嗣急去急去汝夫陰德甚多子  
孫當有與者言未終乃以手提袁氏之足拋出  
穢汚乃復得甦袁氏更生之明年生子享後慶  
年八十二無疾而卒享既長記名於門下省授  
三班借職生六子皆讀書至顯官號爲世族

葉知遠

宋葉知遠知嵐谷縣其子私受巨室財謀妄入  
人罪誣以劫掠虐勢炎災罪且及千家知遠覺  
其情力爲明辨并其子申於朝遂免千家之罪  
被釋者競禱於神爲知遠祈福夢城隍云知遠

壽限當終今爲申奏上帝令延壽一紀一年內妻妾生二子後皆榮顯

### 馬默

宋馬默字處厚單州城武人知登州先是沙門島罪人舊制有定額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每溢額外則取其人投之海中默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卽投之海中非朝廷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後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卽詔可者爲定制自是多全活者未幾默坐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遂致與二童乘雲而去後生男女二人默官至河北都轉運使年八十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加贈太保

### 張文規

宋張文規字正夫高安人以特奏名入官再調英州司理叅軍真陽縣民張五者數輩盜牛里

人胡達朱圭張運張周孫等率保伍追捕之羣盜散走獨張五抗拒不去達擊殺之盜不得志反以被劫告于縣縣令吳邈欲要功盡取圭達以下十二人送獄劾以強盜殺人鍛鍊備至皆自誣服圭運二人病死既上府事下司理院文規察囚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盜牛黨以誣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杖脊餘人皆等第杖臀而已圭運乃無罪時元祐七年也邈計不行恚忿嘔血死文規後遷臨川丞忽感疾沉困死而復甦乃自言方病在床聞人呼云英州下文字卽出視之有公吏三四輩與俱往至一大官府見殿上垂簾聞簾內所問乃吳邈事也文規一一以實對主者曰吾亦詳知矣然必須卿至結正貴審實耳邈見吳邈荷刑校於簾前而朱圭張運立其傍吏抱主者所判文書出紙尾示文規有添一紀三字文規遂寤寤後以通直郎致仕大觀二年年七十八矣夢羽人來云向增壽一紀今數足矣陰司以公在英州嘗權司法斷

婦人曾氏斬罪降作絞刑又添半紀政和四年  
乃卒年八十三

### 衛仲達

宋衛仲達秀州華亭人爲館職時因病入冥府  
俟命庭下四人坐其上西嚮少年者呼曰與他  
檢一檢三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遣三人  
曰渠已是合生還何必檢恐出手不得難遣還  
爾少年意不可回呼朱衣吏諭意更捧牙牌而  
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  
字少年指黑牌吏持以去少焉數人捧簿書盈

澹然居

卷之三

庭一秤橫前兩首皆有盤吏舉簿真東盤盤重  
壓至地地爲動提衛立不能安三人皆失色曰  
向固云不可檢今果爾柰何少年亦慘沮有悔  
意須臾曰更與檢善看吏又持紅牌去忽西北  
隅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  
皆起立道士至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僅如  
筋大吏持下至西盤盤亦壓地而東盤高舉向  
空大風歛起捲其紙蔽天如烏鳶亂飛無一存

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衛坐衛拱手曰仲達年  
未四十平生不敢爲過惡何由簿書充塞如此  
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  
卽書之何必真犯然已灰滅無餘矣衛謝曰是  
則然矣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興工修  
三山石橋君曾上書諫此乃奏藁也衛曰雖曾  
上疏朝廷未從何益於事曰在君盡矣君言得  
用豈只活數萬人命君當位極人臣柰惡簿頗  
多猶不失八座勉之遂遣人導歸衛後至吏部

澹然居

卷之三

尚書

### 楊簡

宋楊簡字敬仲浙之慈谿人乾道五年登乙科  
授紹興府理掾便就養行狴必躬臨之端嘿以  
聽使自吐露囚情燭燭罔失毫末猾吏僅行文  
案莫敢舞法越部都臺府鼎立大抵承媚風旨  
不暇問可否先生公平無頗惟理之從二府史  
觸怒帥送獄勘之先生白無罪可勘命勘平日  
先生曰吏過渠能免若今日則實無罪也必撻

鞠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先生歎曰  
是尚可爲乎歸取告身納之爭愈力帥知不可  
屈遂已一憲使嘗舉職官一日緣兩造是非壓  
先生就已先生趨庭抗辯捧還削憲莫能奪改  
容謝之每謂白事上官必從容陳述有不合卽  
退思思之而審堅守無所撓或大礙不見聽則  
決去而已學者稱爲慈湖先生以爲有濂溪家  
法

外編政事覆轍 詩三十七條

商鞅

秦商鞅事孝公變秦之法畝步過六尺者有隱  
稅之罪棄糞灰於道者被惰農之刑一日臨渭  
論決囚渭水盡赤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  
之者後太子虔之徒告鞅欲謀反發吏捕鞅亡  
走至關下欲舍於客舍舍人不知其是鞅也曰  
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於是不納鞅喟然  
嘆曰嗟乎爲法之弊一至此哉後車裂以徇家  
族誅夷遂無噍類

王溫舒

漢王溫舒遷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  
餘家論決囚報至流血十餘里爲中尉善事有  
勢者雖有姦如山弗犯卽無勢者視之如奴窮  
治姦猾大抵盡靡爛獄中所論逮無一得出者  
自河內至長安舒之奏待不過二三日得可其  
事所論囚決報大者族小者死家盡沒入償贓  
相連千餘姓會春舒猶頓足歎曰令冬月益展

一月足吾事矣數歲人有上變告溫舒受員騎錢及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族死光祿勳徐自爲曰悲夫古有三族今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

### 嚴延年

漢嚴延年少學法律後爲河南太守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巧爲獄文善史胥書所欲誅殺羅織其獄奏卽成于手中冬月傳屬縣所當決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

### 潯朱

河南號曰屠伯有府丞素畏延年恐見中傷上

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樂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坐怨望誹謗政治不道棄市初延年毋從東海來到維陽適見報囚母大驚謂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且東歸掃除墳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後歲餘果敗

### 趙廣漢

前漢趙廣漢素稱良吏無非之者宋程太昌泰

之獨以廣漢比商鞅其言曰趙廣漢之治潁川惡其俗之相黨設錡箠以招許俗行詭譎以敗怨讐務使其民不爲朋而已而不知告許之禍慘於民俗之相黨也行之未幾潁川家家作讐特未相兵耳倘徵韓延壽開禮遜之端黃霸闡循良之政則廣漢刻薄所被安知潁川之不泰也

### 梁統

漢梁統上言乞增重法律當時不從其議後統潯朱人告曰雖幸朝廷不從爾言陰府已錄爾過爾欲以刑法毒人將來使爾子爾孫皆被刑法死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後統子松疎皆以非命死至冀竟滅其族

### 陶繼之

宋元嘉中有李龍等夜行劫掠時丹陽陶繼之爲秣陵令捕獲龍等詰問之盜詞連及樂伎蓋劫發之夜此伎與同伴方就人作樂陶不詳審爲作死罪款列隨例申上而所宿主人及賓客

並相明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爲  
通塞并諸刼十人斬之于郡門外此伎辯慧多  
藝有聲譽將死之際曰我雖賤隸未嘗爲盜陶  
令枉見殺害若無鬼則已有鬼必當陳訴因彈  
琵琶數曲而後就死衆知其枉莫不灑泣經月  
餘陶夢伎至案前曰昔枉見殺實所不甘訴天  
得理故來取公便躍入陶口落腹中陶卽驚寤  
忽倒絕若風癲狀良久蘇醒有時復發發卽夫  
矯頭反着背四日死

濟然居

卷之三

二十七

崔法瑗張和思

北齊直子融爲井陘關檢祖使被劫齊主欲窮  
治乃付并州叅軍崔法瑗與中書舍人蔡輝共  
勘之子融罪在赦前法瑗故抑爲赦後哀訴不  
得免乃曰若不得報是無天道後十五日法瑗  
夜夢子融來迫之遂無病而死經一年蔡輝臥  
病膚肉爛落都盡後百許日始亡

北齊張和思斷獄無問輕重貴賤皆枷鎖祖械  
備極楚毒人號生羅刹其妻四五孕臨產卽悶

絕求死所生男女皆項着肉鎖手足並有肉祖  
束縛連絆墮地便死和思卒坐法誅

路巖

唐路巖得幸用事密請三品以上得罪誅殛者  
必剔取喉骨驗其已死後巖有罪坐免徙賜死  
剔取喉骨竟以自及也天道好還如此

來俊臣

唐來俊臣雍人也少詭譎無賴反覆險詖殘忍  
荒惡舉世無比神龍中授朝散大夫拜御史按

濟然居

卷之三

二十七

制獄少不當意者必牽絳附會以成其獄前後  
坐族誅者千餘家道路側目與侍御史王弘義  
侯思止相爲腹心以重獄羅織衣冠無問春夏  
誅斬人不絕時於麗景門內置制獄但入者百  
不全一弘義戲謂麗景門爲例竟門言入此門  
例皆竟其生不得出也俊臣與其黨十餘輩撰  
繕密經數千言皆有條貫支節張本布置他人  
事狀由緒令其黨誣告之或投匭篋以聞多委  
俊臣按問俊臣別造枷號突地吼遭其枷者輪

轉於地斯須悶亂惟有據地號呼而已又有枷號魴尾檣使人不得喘息復有鐵圈籠頭當訊囚時圈中下楔囚人無貴賤必先布柳棒於地召囚前曰此是訊刑之具見之魂膽飛越無不自誣者後因敗棄市國人無少長咸怨之競剔其肉斯湏而盡遂夷三族

### 元楷

唐羽林將軍元楷以誣罔告密得官子彥璋復告劉誠之破其家超侍御史機弄毒螫父子習澹然居卷之二以爲常彥璋忽夢一老叟叱其名曰吾卽而祖也而與父楷欺天罔人因之以爲利不思禍報甚烈且殄滅吾祀矣大罵而去先天二年七月楷父子坐大逆無少長皆棄市

### 桑維翰

五代桑維翰居政地有布衣韓魚謁桑桑曰近着書殿闕人吾以子姓名奏御授子學士俄有二吏持箱中黃誥袍笏至魚降階拜受桑又謂魚曰朱炳秀才安乎魚對曰無恙桑曰吾向與

之同鄉薦最蒙相愛子作書道吾意召來與官魚乃作書召炳炳至授之軍巡判官他日又詢魚曰菟蛄秀才今在何處魚曰見客東魯桑曰吾與同場屋最蒙相鄙薄君子不念舊事子復爲吾作書召之當與一官魚輕信特令僕求之蛄至乃隨吏去見巡判蛄坐客位其吏直升階附耳言於巡判而去巡判別呼一吏云傳語秀才請去府中授官蛄莫知其由行至通衢數人執蛄一吏云菟蛄謀叛罪當處死蛄大呼曰韓魚召來授官何罪而死也我死湏上訴於天斬之後一日桑坐小軒見蛄來曰吾上訴於天帝憫其無辜授司命判官得與公對桑又見階下有半醉而跛者桑曰此誰也蛄曰此是唐贊向爲衛吏魯辱公公命府尹致之極法桑曰能貸我乎當爲齊僧千人誦佛書千卷蛄曰得君之命乃已他無所用蛄與贊相携入庭下竹叢中不見桑不久死手足皆有傷處

### 陳峴



閩王審知初入晉安軍府多事經費不給孔目  
吏陳峴獻計請以富人補和市俱辦官恣軍中  
所徵取薄酬其物直一時富人苦之峴遂得寵  
遷爲支計官數年有二吏執文書詣峴里中問  
陳支計家人問其故對曰渠獻計置和市官坐  
此破家者衆皆訴於水西大王王使追逮爾峴  
方有勢人懼不敢言翌日峴自府馳歸急召家  
人設齋致祭意色憚惶是日里中復見二吏入  
峴家遂暴卒初審知之起事其兄潮倡首及審  
知據閩中爲潮立廟水西故俗謂之水西大王  
云

### 李龜頑

宋乾德中僞蜀御史李龜頑久居憲職一日出  
至三井橋忽見嘗所按殺十餘人攜頭披髮叫  
屈稱冤漸來相逼龜頑懼旋馬徑歸誠其子  
曰以吾爲刑官清慎畏懼猶有枉濫爾曹誠之  
自此得疾遂亡 清慎畏懼士人之令德也苟  
無仁恕之心或自矜脩潔務苛切以樹威或避

忌形跡數陷富族取不受請託之譽雖灼知冤  
狀且曰冒嫌疑何利于我而爲彼冤者任之甚  
者故加榜掠亟促具獄以示無染益惟顧忌念  
重至此觀李龜頑事士爲刑官可徒恃清慎畏  
懼而少哀矜惻怛之心乎彼酷以濟貪者罪復  
何容誅也

### 祖翔

宋趙時爲無爲軍教授夜夢一囚訴冤曰某不  
幸爲祖翔枉殺死竟無歸柩何時曰祖公明習  
法律又處已廉謹安有枉者囚曰不然某死雖  
非祖意然寔因其一疑遂致移獄狀竟以死論  
寃有所自非祖而何某已訴之於天祖不能久  
矣月餘果卒 刑一成而不變則死者不得復  
生故重獄不厭疑駁慮枉濫也如情理本輕安  
生意見自炫淵魚之察彼下吏承望風旨移易  
遷就何求不得哉祖翔一疑移獄遂枉人於死  
寃有所自咎將誰歸夫翔明習法律且爾矧自  
用其私智者乎廉謹且爾矧貪墨者乎殺非已

意而殺因於疑不得以獄成下吏爲解矧有意于殺屢駁屢堅必求多乎人始爲快也能無陰謹哉

### 明鑄

宋明叅政鑄器識敏才學優瞻第進士出入臺閣累歷顯要慶曆中自京尹入叅大政未久疽發于背遣使致祭于岱宗以祈冥祐使者馳至嶽廟祭訖是夜宿廟下牀中大酣厭從者呼覺曰夢神呼我立殿廷見百餘人擁一荷校者

潘然居

卷之三

三十二

熊視乃叅政也既而杖背二十驅出我不覺大呼遂奔騎而歸明已沉困召使者問祭之夜夢中笑覩具述所以明日是則當然明始病數日卽似荒亂一郎官乃同年進士素相厚善明伴召至謂曰何以不來相視郎官曰此謂叅政暫請服藥假不意實抱疾耳明日曾見無頭鬼否郎官大駭曰豈未朝食目饑眩乎明日召同年正欲說此事又曰來矣可聽之郎官便聞如遊蜂蒼蠅鳴地下明日無頭鬼語乃胸中出向者

妖賊據甘陵奉朝廷攻計外圍既固攻具備設平在旦夕不意文相國彥博來撫師將坐而收功心實忿之遂妄殺數人今實稱冤於我病其不起乎數日遂卒

### 林景度

宋王浚明爲司農少卿嘗以平旦出訪林景度給事值其尚在省中林之妻浚明姪女也垂淚而訴之曰林氏滅矣驚問之對曰天向曉夢朱友人特天符來言上帝有勅林機論事害民特

潘然居

卷之三

三十三

令滅門驚怖而悟猶彷彿在目也浚明不知何事姑慰安之因留食俟林歸從容叩近日所論奏林曰蜀郡以部內旱災奏乞撥米十萬石賑賑卽有旨如其請機以米數太多蜀道不易得當審實斟酌而後與故封還勅黃上諭宰相西川往返萬里更復待報恐於事無及姑以平與之可也只此一事耳浚明輒處而去未幾林以病丐歸到福州捐館有三子繼踵而亡

### 王韶

宋神宗時王韶建議開熙河殺人甚多積功至樞密院使故交親戚多依韶求仕乃分屬於諸將或殺降羗老幼子以首級爲功時涇原知縣王直溫一夕已就寢聞人扣衙門甚急曰請知縣斷遣一公事直溫起燃燭坐廳見吏抱文案併數卒領一罪人至白直溫曰奉天勅委知縣斷此王韶公事其吏宣判王韶決脊杖配涇州未幾果謫洪州韶學佛一日問安長老祖心曰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乎曰今有人貧時負債及富貴而債主至其償乎否韶曰必還曰然則聞道矣奈債主不相放邪韶快然不說晚節言動不常頗若狂狀既病疽洞見五臟而卒後長子厚一日家宴集菜牒內蘿蔔數十莖忽起立湏臾行於案上衆皆愕然厚怒形於色悉撮食之登時嘔吐明日遂死季子案坐天神降其家被極刑人以爲韶用兵多殺之報

趙士驪

宋政和初宗室鄆王仲御判宗正其第四女嫁楊侍郎之孫楊蚤失父其母張氏性暴猛數與婦爭詈楊故元祐黨籍中人門戶不得志婦尤鬱鬱張嘗曰汝以吾爲元祐家故相凌若此時節會湏改變吾家豈應終困婦以其語告鄆王王次子士驪妻吳氏王荆公安石妻族也每出入宰相蔡京家遂展轉達于京京以爲奇貨卽捕張氏真開封獄府尹劾以誹謗乘輿言語切害罪至凌遲處死二法吏特駁其事曰婦人綿弱尚無故殺人之法安得有大逆之罪尹怒並杖之二人皆以瘡潰死張竟抵於凌遲法行刑之日鄆王慘然不謂罪遽至此驪與兩弟入市觀未幾輒相繼死驪見暗中婦人被血蹲屏帳間又自作鬼語曰我本不欲以刑校無奈二法吏不肯耳蔡京後感疾命道士奏章道士神遊天門見一物如堆肉而血滿其上旁人言上帝正臨軒決公事頃之一人出問道士何以來告之故其人指堆肉曰蔡京我是婦人于極典來

訴於天方此震怒汝安得爲上章對曰身爲道士而奉宰相之命豈敢拒之曰後不得復爾又曰適已有行遣京送潭州安置矣汝可亟還道士寤密以告所善者又十年京乃死于長沙子攸脩伏誅

### 宋昇

宋宋昇政和初爲京西轉運專脩西內宮殿語同列曰大工速成則醴賞可立得凡宮室廣直十六里殿宇皆以丹漆趣辦需牛骨和灰倉卒

清然居

卷之三

三十一

不給城外有五代時數千人塚幹宮韓容獻計發掘焚骨應用宋然之成州刺史郭璉等皆無異辭運判孫貺獨以爲不可引疾罷去役成宋以功除顯謨閣學士召爲殿中監而卒韓容繼死不一年昇妻子盡死有朝士亦以是役有功得遷晚年發疽于臂中有骨不可坐醫以藥取之如是落三十六骨乃死宣和中孫貺病死至泰山府獄吏勅入令供狀孫曰我何罪殿上厲聲曰發洛陽塚以幸賞乃汝也安得辭孫請與

一時人對見荷鐵枷一人立廡下有卒持鐵鐐障其面時時揮之扇上皆施釘血流被體引前乃宋昇也孫歷舉當時引疾去官狀昇屈伏孫得更生

### 鄭良

宋宣和中鄭良者本茶商交結當路倖進至秘閣修撰廣南轉運使恃恩自恣所部內有巨室蓄一礪磻盆每盛水則有二魚躍其中良聞之厚酬其價不肯售適爲一番船回易使會訥

清然居

卷之三

三十一

者所得良遣人求買云已進御矣初未嘗也良卽奏訥厚藏寶貨服用僭擬乘輿有旨令究實良隨以兵圍其家捕其妻孥械繫搜索之訥之弟誼方醉卧初不知其被逮之緣伏劍而出遂至紛敵良卽以直拒命殺人聞奏奏下誼伏誅訥配沙門島靖康初元訥以赦得自便至京師擊登聞鼓訟冤詔遣監察御史陳述爲廣漕運使以代良併往鞠治之述入境良往迓之就坐中擒下枷訊施以慘酷良憤懣恍惚如見曾誼

心怵悸即承伏罪錮押往英州聽勅勅未下而  
貝死其屍旅殯僧寺述復姦利不法亦爲人所  
訟制下鞫勘得情詔述除名配英州編管至郡  
寓僧舍縱步廊間覩良族襯在焉其夜述寢夢  
中亦見貝告曰爾何故踵我覆轍遂悟驚悸得  
疾而卒二棺相並見者皆謂酷吏貪暴吞噬冥  
冥之中顯報如此

### 羅汝楫

宋羅汝楫徽州歙縣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監  
登聞鼓院歷官至監察御史以附秦檜踰月遷  
殿中侍御史希順檜意與中丞何鑄交章論岳  
飛有異志竟誣殺之楫居父喪忽暴死其子願  
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  
念曰吾政治善姑往祠禱之甫再拜遽卒于前  
其從者咸見岳飛擊之故至于死

### 李元禮

宋福州福清縣人李元禮紹興二十六年爲漳  
州龍溪主簿攝尉事獲強盜六人在宋法捕盜

七人則應改京秩李命弓兵密緝一平民以充  
數皆以賊滿論死李遂轉承務郎常見冤死之  
民立于前及調官泉州同安縣束擔出城鬼隨  
之不置夜宿龍山邸中暴卒

### 車呂

宋胡待制舜陟帥廣東憲官車呂知帥頗與當  
時權相相忤乃捏陰事誣告之遂下制獄鞠焉  
呂媚順時相意逮捕事內干與者滿獄胡竟無  
一事官民皆冤之乃死于獄中郡民相與僞賻  
贈建道場致性牢者不可勝數呂方坐決事忽

清然居

卷之三

三十九

聞鐘磬鐃鼓之聲甚喧使人問之則曰胡待制  
靈柩過也呂方心悸震動卽有吏持謁帖至曰  
胡待制祇候胡乘軒隨之以入吏卒輩皆見之  
呂倉卒爲東帶見焉胡曰某無罪爲公誣死訴  
之上帝當與對辯於天言訖俱不見一府爲之  
震恐未幾呂果卒

### 楊詢

宋楊開爲丹陽令楊詢爲之客開性暴橫果於

決責每事必以問詢詢明知其非不敢忤意但一切贊嘆盛美而已開一日盛怒於劇暑中杖公吏及囚四十餘人二人死詢猶連稱其快後詢憂至一處有金紫者譴之曰成令之惡者汝也令之罪當坐於汝不數日詢果暴卒不仁之事豈必身自爲之不可哉見人慘刻爲委曲救正苟可全物命于困迫中皆陰德也楊開每事必問蓋猶有虛心焉詢肯盡言勸導未必無救明知其非不敢忤意反至贊嘆盛美劇暑杖

濟然居

卷之三

甲

人立斃者相繼猶連稱其快此其心之狠戾苟務媚人何事不可爲一念逆天神褫其魄成令之惡與授人挺刃而教令殺人無異吁豈惟居官任事者常知警歟

### 王知事

元王知事曹州人先官吉州路屬縣一富翁死妻僅存因爭家財事詣官王以婦拘囚窘辱百計取求聞有金酒器索之婦一一從命皆所厚總領過付復慮事後有詞乃以婦囚死後任建

寧路知事大德辛丑秋一日其總領者於和義坊下忽見前婦以手摑其面驚懼歸報被擱處隨手患癰不三日死臨終云官人免不得了也須來對證踰數日有二騎帶棕帽穿白衣自城外來人馬俱汗直至廳上其同官見而問之曰吉州路來取王知事忽亦不見知事先患疔瘡數日語家人曰吉州路城隍司差人勾我候本路城隍司回文便去對證遂祝付家事問其人何在曰在廳上詢其所着衣服與同官所見正

濟然居

卷之三

甲

同踰時曰文書已了言訖而死

### 徐從政

宋隆興初新淦縣丞徐從政者被憲司逮檢充承勘官將宿于吉之境上徐氏家其家前一夕夢神人謂之曰明日有徐侍郎來宿汝家他日蒞吾州宜善待之至晚果有徐從政者至遂具盛禮相延及旦復夢神人謂之曰徐從政此行受人金子枉死一人命天曹已減三十年壽官止於此徐氏遂不復相接丞深訝之謂初來不

相識而相待若此及已相識而反無一人出相見乃詢其故抵暮一老父出語以夢中之事丞愧形于色自後常若有人隨其左右及替其原老官赴調用舉主改官文字方下而卒于邸中年三十四初傳其死鄉人不之信謂渠方得運卽踐清華及聞是事莫不惜其用心之謬而天折若是

### 侯鑑

侯鑑爲江夏宰與勝緣寺老僧居約爲方外之

澹然居

卷之二

四十三

交每乘暇訪之必爲具以待若預知者比復至延待殊闕鑑怪而問之居約曰使君每臨辱先有本院伽藍託夢以報獨此番不報耳鑑大驚不論其故居約祝之伽藍復見夢曰侯鑑合作宰相我受統攝是以常報近受胡氏六十金之賄枉斷一事天曹削其相籍但得至監司而已與我無復統攝何報之有

### 魏釗

荊州府推官魏釗廣東人嘗往夷陵州檢屍道

經某鎮有鄉官徐少卿名宗者素奉梓潼神極靈忽夢神告曰明晚本府魏推官過此其人前程遠大後當入銓曹可預結納之應得其力運明偵之果然少卿乃具衣冠謁款甚勤因留宿焉執手鄭重而別魏去夷陵不數日少卿復夢神告曰可怪魏推官此去受賄數百金故出人罪使死者含冤之極上帝已盡削其應有爵秩并年壽亦不永矣惜哉少卿深用嘆訝試遣人往夷陵踪跡之果不誣未幾魏丁母憂歸復補濟南尋陞戶部主事纔一年遽卒于京邸家亦凋落云

澹然居

卷之三

四十三

### 狄某

深陽狄某尹雲南定遠縣縣有富翁死而其妻掌家所遺數萬金盡匿不與其叔叔告縣使人密囑曰追得若干願與中分狄信之拘其嫂到官酷刑拷訊至以鐵釘釘足滾湯澆乳于是悉出所有四萬金狄果得二萬焉其婦責恨而死後狄罷歸一日晝寢忽見其婦手持一小團魚

掛于床上倏然不見乃大驚異未幾遍體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手足俱動痛徹骨髓晝夜號呼踰年而死凡五子七孫俱生此團魚疽相繼死止一孫僅免今亦無置錐之土矣

### 黃景雲

海上史鑄爲郡庫藏吏時丁倭亂出入多所乾沒無慮數萬金憲司廉其事屢逮之然數通賄于豪右不及於患黃景雲文偉中江西省元舉進士令海上聞而忿之知其故賦長也思所以

澹然居

卷之三

四十五

其心者每逮賦長必追正身至則稍寬刑責年餘人爭赴其追無避者及捕史史乃隨符至至則數其罪立杖百棍斃杖下黃退食後寢目見史立左右側呼隸人逐之隸人曰史已斃何逐也頃之升堂復見史立左右遂神思恍惚侵尋病弱而終人以爲史鑄之報侵沒官銀史之死宜也而雖死爲鬼卒能仇天子之命吏焉何哉史旣服捕宜簿書其惡如律擬乞而後刑與海上之人共棄之史當服萬死何能爲祟也

### 山東憲司

自樂編記山東省有一吏忘其名素狠戾剛強不屈偶以微青達憲司怒杖方三四下就擗罵詈憲司命增杖愈增愈罵杖數十竟死午餘憲司索湯濯足此公平昔甚罕濯足每濯足必有奇禍是日濯足未竟忽眼目見前吏又怒罵之隨吐涎左右扶上床身未安而死錄此足爲淫怒以逞者之鑑

### 獄案七條

澹然居

卷之三

四十五

浙蘭谿祝氏大家也所居去縣三十里一子甫冠頗知書宅之側開大塘數十畝秋冬之交水涸得枯骸一具于岍邊樹下莫知所自鄰人不敢隱聞之里正先是有道人行丐至祝氏需索無厭祝怒驅逐語不遜祝毆之道人伴死祝倉皇欲告官追於夜未果告道人知不可欺遂謝罪去里正夙與祝氏有隙遂稱祝膏篋人至死今尸正在塘內以白縣縣幸信以爲然逮之下獄凡證佐胥吏言其寃者卒悉疑受賂愈加繩



治笞掠無虛日祝素富室且儒儒未嘗受官刑  
不勝慘酷自誣服其母慮不免迎枯骨之覓歸  
家焚香致禱日久號泣且揭榜立賞募人捕其  
盜縣獄已具將上之郡前所謂行丐者在楚鄂  
岳間欲過湖南涉衡岳夢人告曰子未可遽行  
翌日將有來追者寤而異之及明別與一道流  
相過沽市酒共飲問其從何來有何新聞曰  
吾從婺州來到蘭谿聞市人藉藉說祝氏冤枉  
因具語之丐者矍然曰許之者我也乃強後來

濟然居

卷之二

四十六

者與俱東兼程抵婺自詣縣縣猶謂其不然疑  
未決已而他邑獲盜自言本屠者嘗賒買某客  
牛客督償直甚急計未能償潛害客乘夜投尸  
於祝氏塘中祝於是始得釋按獄于富室官  
多引嫌率深入以示公詞所連及據實以證者  
卽疑受賕倍加楚掠又指導證者而誘之必合  
已意乃止慘毒之下幸須臾免死雖反逆大辟  
無不自誣服彼證之者誰能以性命嘗試而明  
人之枉乎祝氏事向非真盜自言所害客有塘

主名卽行丐者請官能信之縣宰執先入之見  
鍛鍊成獄幸未決而祝氏之冤白脫令祝氏于  
已伏法而他縣盜始得移文責實縣宰何辭置  
對乎鞠訊者不念輕忽民命之不可也難以在  
上矣

袁州萍鄉民張姓者娶嶺南周氏女爲妻周歸  
寧張遣其弟往候迎之至嶺中妻倦少息弟先  
抱孩以歸久而妻不至張與其弟同至息處無  
有也復至周宅亦不見周同壻復登嶺尋訪則

濟然居

卷之三

四十七

婦死于叢林中且無首矣周紐其弟赴官疑弟  
欲姦之不從殺之以滅口遂誣服官勒都官索  
頭與刃都官遂解頭與刃卽將弟處死踰年張  
之隣人遇婦於建康旅邸相視駭愕少焉同所  
炊隣告以故婦泣曰冤哉彼時坐嶺上有一髻  
客擔簞籠上山四顧無人拔刀脅取我衣服與  
鞵喚出籠中一婦人衣之斷其頭納致籠中推  
其屍于林內令我入籠中負擔以行到此矣未  
幾髻客歸二隣人紐之聞官卽承伏無詞申刑

部取旨髡客處死以原款司償其弟命州縣吏各黥籍邑宰郡司理檢覆官皆降罷二隣人給以原告捕兇身之賞妻歸夫家先都官迫于官司盜開他人棺取婦人頭申解亦處死按是獄之寃成于都官取他人首申解而都官則迫于所司之促督也周堅執其弟急圖泄憤所司以得人首畢其事咸不復研審驗視此何刑也草率迺爾邪

張允蹈爲信州永豐令嘗以微賦治夏稅籍命主籍吏拘鄉胥應治籍者二十輩于縣舍吏察錄過嚴自曉徹暮不少息一胥夜走如廁小吏籠燈隨之胥使小吏先還旣而久弗至吏以爲逃云迫旦白于張張適聽訟望見白衣婦人執素紙涕泣呼問之曰夫爲鄉胥累日不還家今蚤有人報浮橋柱上挂衣巾履襪及繫書一紙云爲押錄吏苦督不容展轉生不如死已投江中急往驗皆夫物也張詰主吏亟集津丁里保撈尸弗得念其事可疑緩不卽治胥妻訴于臺

臺符移督之甚峻歷三月久客從長沙來見此胥在彼主吏捐家貲雇健步者持檄往捕之遂擒以歸胥坐逋逋受杖而吏之寃釋張後復宰他邑一鄉胥亦爲拘係越牆挂衣於河梁而赴水妻來訟張怒責之曰胥胥玩侮人所在如此吾固知之矣立撻其妻明日三十里外里正言難邊有死尸張矍然遣視之則胥果死張每爲賓客話此事以爲斷獄聽訟不可執一端云

潮州小客偵薑於永嘉富人王生酬其直未定強秤之客語侵生怒毆其背仆于戶限以死生大窘急禱祈拯救良久復蘇飲以酒仍具食謝前過取絹一疋遺之還次渡口舟子問何處得絹具道所以且曰使我一跌不起今作他鄉鬼矣時數里間有流尸無主名舟子因從客買其絹併丐偵薑籃客旣去卽運篙撐尸至其居脫衫袴衣之走叩王生門倉皇告曰午後有湖州客人過渡云爲君家搗擊垂死有父母妻子在鄉里免我呼骨肉告官求直其寃留絹與籃爲

證不旋踵氣絕絹今在是不敢不奉報王生震怖盡室泣告賂以錢二百于舟子若不得已者

勉從其請相與瘞尸於深林中翌日徙居不知何往矣王生家有點僕聞其故數數干求主人與者倦矣而求者未厭其僕竟詣縣訴生下獄不勝拷掠以病死明年薑客又至訪其家以爲鬼也罵之曰向者汝邂逅仆絕繼而甦醒無他卻使我家主死于非命今尚來爲鬼作祟邪客引袖怪嘆曰我去歲幾死賴君家救活蒙賜絹

澹然居

卷之二

五

賈與渡子徑歸矣今方齋少土儀以報大德何謂我死爲鬼乎王生之子哀慟留客止汨而執故僕訴冤於官索捕舟子得于天台窮壑中遂皆斃于獄按舟子之計狡矣點僕要挾主人無厭竟誣主於死皆罪不容誅王生不幸死於拷掠則鞠獄者責也蓋客知爲湖州人胡不移文呼血屬至驗之見客死者舟子也初運篙撐屍至其居已相與瘞尸深林中乃不聞召舟子問狀第據悍僕單詞施憎毒焉遂以成獄可乎

士初仕未習法令輕忽民命聞留心庶獄苟且具文茹冤如王生者蓋不少矣

京師小木局木工數百人置工長分領之一工與其長不睦不往來者半歲衆工謂口語非大嫌釀酒肉強工造長家和解之暮醉散去工婦素濡與所私者謀戕良人有日矣適以其醉於警而返也相與殺之倉卒藏屍無所室有土塌其中空乃啟塌磚剖屍爲四五始容焉復封磚如故明日婦往工長家哭曰吾夫昨不歸必爲

澹然居

卷之三

五

汝殺之訟之官以長素仇也逮至拷掠不勝毒自誣服婦發喪成服召比丘修佛事哭盡哀院詰工長藏屍處曰棄塚中責件作二人索之于塚弗得刑部御史京尹交促具獄期十日得屍不得期七日又不得再期五日又期三日件作已四被笞終不得二人嘆惋循塚相語曰如此笞無已時矣因謀別殺人以應命暮坐水傍一翁騎驢渡橋擠翁墮水中縱驢去旬餘度翁屍已爛不可識舉以聞院召婦審視婦撫而大號

日是矣取夫招覓壕上脫筭珥具棺槨之獄遂成案上未報騎驢翁之族徧覓翁不得俄遇一人負驢皮于道中宛然其家所蓄奪而披視皮未燥執懇于邑亦以鞫訊惜酷自誣劫翁驢而殺之屍藏某地求之不見輒更曰某地辭數更卒不見負皮者瘐死獄中歲餘前工長奏下竟輟衆工哀歎不置徧訪其事無所得聚交鈔百錠置衢路榜曰有得某死狀者酬以是物初婦每修佛則丐者羣至求供飯一偷兒常從其家丐一日偷兒將盜他人家尚蚤既熟知婦家門戶乃闔中依其垣屋以待迫鐘時忽見有醉者踉蹌入婦室怒其婦罵之拳之且蹴之婦不敢出聲醉者膳婦微許罵於燭下曰綠汝殺吾夫體骸異處此土塌下二歲餘矣尚不知腐盡否今乃虐我乎嘆息飲泣偷兒立牖外悉聽之明發入木局中號於衆曰吾已得某工死狀速付我錢因俾衆工逕隨往偷兒佯被酒入婦舍求丐挑之婦大罵隣右皆不平將毆之偷兒遽去

土塌板磚作欲擊開狀則屍見矣衆工突入卽縛婦送官婦吐其實醉者則所私也官復審壕中死人何從來件作款伏係擠騎驢翁墮木件作姦婦洎所私者磔於市先斷長工死官吏皆廢終身官以瘐死者事若發則官吏又有得罪者數人遂寢負皮者寃按工之死當坐婦與所私二人耳乃牽連殺四五人乎怨語而遭支解迺笞而伏刃件作殺而工長誅負皮而死枉枯赴盜而獲購皆窮冥轆轤不可知者悲夫辭濬俗居

之屬蕩盡矣婦泣語其姑慚恚縊死母家陳狀于官誣其舅姑殺婦舅姑亦出論訴使人通息耗於子起棄賈遙歸既歸遂併執壻到官祝反覆鞠訊略無情實還衙與夫人共憂之時會天大旱請雨城隍之神夫人教祝詣廟焚香默禱此事祈神于夢中開示疑獄其夜祝遂宿神廟中夢神降而告曰明日路上有祈雨小兒可自問之既覺未審云何蚤起拜神畢行至市中果遇群兒執旗伐鼓引龍神而來祝命吏捕逐群

濬然居

卷之三

五十四

兒群兒迸走適遺一小黃旗於地遂令收取還衙以示夫人夫人曰奸婦者是黃旗無疑矣祝便託以他事過東隣境中謂耆夫亭長有民丁戶口冊可送一本至既賁冊至按之委有王騏名字乃傳令某日點役合境民丁宜集縣門以候騏亦未知緣繇與諸人旅於庭下諸人皆應聲而去最後始詰王騏訊其居止與訴隣止隔一壁於是慚懼失色具服其事所盜之物咸在祝令梏往其家檢出贓物乃置於法斃之

中

數年後又有山陰某乙是富家子弟娶婦入門其兄某甲戲以相賭謂乙今夜能不進新人房即輸金一餅乙曰易耳竟不果入與甲同寢于外舍其夜忽有男子入婦房與偶明日婦聞兄弟相賭之言大驚逆知爲他人所狎慚恚自經母家訐訟繫甲于獄榜掠備至不吐其實時爲山陰令者趙公某吳江人也推按積時終不能理閉閣謝事求禱于神盼蠻之間忽聞屋梁木作爆聲仰視已裂尋思久之卽從獄所召甲訊

濬然居

卷之三

五十五

曰爾家有姓梁人乎曰家監掌典是姓梁人也趙遂命逮至拷掠承服蓋其夜潛于窓間聽知主人戲賭乃冒入婦房遂其奸謀耳趙因寘之重典二事後先不同適相懸合

守官漫錄卷之三

終

守官漫錄卷之四目錄

外編

因果業報

計四十三條

殺生之報

計二十一條

殺牛之報

計九條

潘參看

卷之四

門人廣陵繆從繩正卿

葛嘉生成甫

張應徵闇甫

謝炳先朗生

彭啟新鼎甫

弟劉際春明遇

婿陳允昌子明

何大仕達甫甫

全校

守官漫錄卷之四目錄終

守官漫錄卷之四

澹然居士劉萬春延之父著

外編因果業報

計四十三條

誦金剛經

潘然居

卷之四

永泰初豐州烽子暮出遇党項會縛入西番易

馬番將穴其肩骨貫以皮索給馬數百蹄飼之

經歲餘馬息十倍得近牙帳前贊普亦愛其解

事常令執纛久之念母悲泣贊普潛縱之歸晝

伏夜走既數日棘刺傷足踣於磧中忽風吹紙

數幅窓窺過其前取以裹足得達豐州母悲且

喜曰自失爾後日誦金剛經寢食不廢以祈見

佑因共展金剛經斷亾數幅不知其由及烽子

解其足裹處得經幅焉

禮觀音像

唐時山西人安定其母好善因採桑拾得一銅

觀音像供養禮拜極誠一日安定在軍中衝倒

在野一人執刀要殺一人奮挺要打安定恍惚

見觀音趕退二人得脫後回家見母母告以昨

晚夢爾跌創在地兩人挺刃相尋忽得觀音救  
脫悉如安定臨危時所見云

### 前世爲尼

盧媚兒歐陽文忠公婢也姿貌韶秀口中常作  
蓮花香散越滿座人皆異之但莫測其由公知  
潁州日有蜀僧知三生事公試語之僧曰此女  
前世爲尼誦法華經三十年一念之誤墮落於  
此公未信取法華經示婢婢初未習一覽成誦  
易以它經則不能也

潘然居

卷之四

### 天赦孝婦

宋時鹽官縣顧德謙妻張氏夢有以宿世事責  
之曰明日當死雷斧下覺而流淚悲噎姑問之  
不敢對明日暴風天昏張氏自分必死因念震  
死既不可免姑老矣奈驚怖何乃易服出居屋  
外桑下立以候死俄雷電大作空中有人呼張  
氏曰汝實當死因你一念起孝天復赦汝汝歸  
當益爲善故張氏得全

### 天誅不孝

邑博士陳策官於邵武值督學道行部所屬各  
員俱候憲司前正夏晝暝有暴雷擊二指擲於  
衆官列坐之外一人死自足右踉以達股劈碎  
無完膚一人死而復蘇遂成痼疾訪其故則死  
者乘醉毆母癩者亦失孝於父但隱飾不外露  
故受天律耳此弘治末年事

### 張生伺賊

東洛客張生應進士舉暮至伊闕縣界雨後微  
月解鞍而憩樹間見一夜叉拽從奴兩足裂之

潘然居

卷之四

王

又攫食其馬張狼狽走夜叉自後逐之經一里  
不得村舍乃匿於大塚穴中頃之覺塚上有人  
語推一死屍下積至數四又聞其上分散財物  
有一人唱曰某色物與某甲某衣某錢與某乙  
旦有不平而爭者張知是劫盜熟念所唱姓名  
然怖畏不敢出不覺已黎明矣捕盜者循其血  
滴至冢取屍并繫張詰鞠之張白其狀與所唱  
賊姓名縣尉牛僧孺悉捕獲焉張由是釋放而  
從奴及馬向前所憩樹間並無恙蓋神物假手

於養生以伺賊也

訟師宿業

文光讚父自少至老無歲無獄訟事以宿因問  
曇相禪師師曰汝父前生本寫詞狀人鬪合爭  
訟故今反受其報耳光讚懇求救免師教以紙  
糊竹簞爲桎梏令自囚三日然後爲作懺悔自  
來鬪合爭訟未有不中其身者而昧者恬然爲  
之姑記此二端以爲訟師之戒

訟師惡報

濟然居

卷之四

四

宋永福縣薛敷工於刀筆每代人計訟能以悖  
理之事巧飾爲理使聽訟者榮感而不能斷因  
此賺財家有中人產矣嘗請道士鄭法林設醮  
進表於天帝法林伏壇下良久起言表尾批云  
家付火司人付水司不知何故這旬月室中無  
故失火家財燒盡敷挾巧筆欲過江以糊口中  
流桅折擊敷而墮於江餘人共舟者俱無恙

天誅刀筆

漁石記浪窮書手張永言刀筆熟知境內田賦

戶口其術能使連阡陌者空其囊無立錫之家  
籍輒盈焉境苦其毒不敢言朝言而夕賦至矣  
奉尤工剥民之術境長吏至召問之刺刺與語  
既執手以歡終乃顧指惟命曰敎長吏窮取民  
長吏有其三七歸奉巡按唐公廉其狀驅武豪  
縛之械至途厚賂縛者不計乃計逸去縛者追  
及之力弗能制時野無雲號然雷震于東奉斃  
于西腹若剖五臟若朝人厭弗收狗彘棄焉嗚  
呼惡果不可爲也哉奉以匹夫而捏毒于境人  
思焉吏制焉將謂終身無刑也卒乃吏縛其軀  
天顯其誅獸不食其餘嗚呼惡者惡矣

濟然居

卷之四

五

沉香觀音

江陰楊居士先於水次得沉香觀音像建刹供  
奉因名觀音寺自宋末以來歲歲設兩度齋邑  
人畢會正德改元知縣王某北地人召胥隸不  
至知其爲會去也大怒親往寺中取沉香像積  
薪而焚之於庭香滿一城并取金佛贖貯庫焉  
道俗叩頭乞免者以千數既不得免則誦佛嗟



悼而已及王令入觀中途忽患心痛召戒律僧  
懺悔其焚像事僧曰是不可爲已大士普照十  
方幻軀猶舍豈爲一像心生嗔恨但護法諸神  
欲彰現前之報知不免也於是心痛轉劇遍體  
灼爛腸胃潰出還至觀音寺之河下而亡

### 假天帝

有二商遊天壇園丘一曰我戲作天帝爾作人  
主拜我其一從之二人同出作天帝者竟不能  
行曰有金甲神執我作人主者強挽之出既歸  
瀟然居

卷之四

六

扶臥帳中見帳中皆蚊不能臥索火視之火忽  
騰起其人與牀帳頃刻爲灰而屋如故萬曆某  
年九月事也金柳泉封君對陳季象說

### 儲祥知宮

豐鄉之崇寧中居建州有道士來謁豐熱視之  
蓋京師上清儲祥宮主也問何以至此曰我已  
非人茲竊有所禱明日將託身爲犬實在尚書  
宅願戒家人善視我豐公驚曰公平生有道行  
何爲至此對曰某初脩道戒本無隱惡奈一事

獲罪於天何豐問其故慘容而言某以朝廷方  
黜蘇氏學因建請磨去儲祥宮蘇氏所撰碑文  
坐是受譴豐曰上帝亦愛重蘇公文乎曰不專  
在是正以迎合時相風指耳言訖失所在旦而  
犬生十子其一手足黑而身黃疑爲黃冠云

### 吻生贅肉

玉堂閑話載一婁人子上吻生一贅肉如展兩  
手下覆其口每有飲食則揭贅肉以就焉艱楚  
不堪狀亦奇醜或問其所因乃曰少年無賴寄  
瀟然居

卷之四

七

籍軍伍嘗於佛寺安下偶與同伴封一羊分得  
少肉苟有一佛像上吻大開似可容受因寄羊  
肉於其中不數日遂嬰是疾

### 尼化豬

海鹽城隍廟西有小菴比丘尼所居一尼年少  
好容冶鹽面水常再三易後死見夢于他尼曰  
我以多用面水罰爲某家作黃膘豬明蚤就屠  
某處爾幸救我如不能亦來看他尼如言赴  
之已就屠矣賣其肉果黃膘不堪食尼作踐面

水似亦細過而獲豬報。況其于此者。可畏哉。黃  
膠者肉腥臊。世傳皆人所食。蓋人肉腥臊故也。  
朱武原先生說

### 賀取寺材

唐武宗斥毀佛寺。鳳翔護軍王義逸計以半貲  
賀取柱礎良材。改造屋宅。遂至壯麗。甲於岐下。  
居未數月。一軍吏泣以告曰。某纔假寐。忽有紫  
衣人招入朱門。酷似將軍之第。綠竹綺羅。四列  
賓客。獨無將軍坐處。紫衣人指階下一徑路曰。  
濟然居。

卷之四

爾入此。可見主人遂披荆棘。至矮屋下。見將軍  
卧於牀。手足繫縛。一人持火焚髮。因垂涕曰。我  
易買僧寺材料。受此譴也。幸歸語家人。撤君第。  
還佛門。某燭煙焰而寤。義逸怒叱之。尋患腦疽。  
不治矣。

### 占寺報應

陳琴溪祭酒信堪輿說。欲占虞山稚庵寺爲墳。  
懸厚價。誘僧堅不可忽。一日令家僮數百移  
其寺于平岡。數十丈。老僧率徒方顯等至京師。

揭奏同邑楊午川時爲部屬。與陳厚聞其事。語  
所親巡城御史某。杖繫老僧至死。而逼顯立賣。  
奔歸陳顯等。歸途中復死。一人人以爲陳氏所  
毒。顯竟與老僧甥陳某。再至京師。奏聞其事。事  
下巡按御史屬府按治。府捷顯陳俱四十擬遣。  
解院呼二人俱傷重。不能前。御史廉知其冤狀。  
亦捷陳僕四十二人。罪得末減。寺斷還僧陳作。  
一聯貼寺門曰。善人作事。天知道。和尚欺心。佛  
有靈。不逾年。陳竟遍體發腫。塊潰爛。流血叫號。  
不止。日見老僧登其牀。陳呼曰。師太外邊請坐。  
旦夕如是。又見老僧持杖擊之。求哀不得。遂死。  
其夫人不久亦死。其病狀略相似。顯之徒無淨  
寄住虎丘賣茶爲活。頗能言其事。

濟然居

卷之四

### 佃寺復還

鄆縣周夢秀號剡山祖佃一寺。基築室居之。聞  
空中言曰。且讓他三十年後。生夢秀篤實信佛。  
必欲以產還寺。業已聚族族人。皆不可竟奪還。  
之大受挫辱。遂至破家。一身無餘者。人以爲夢

秀必寺僧轉世而逆數至始個時正三十年亦異矣自來占三寶地者無不履奇禍而昧者復相踵不已如周君其貧辱以補父祖之過亦賢矣哉

### 葉耀蛇

林顯杭州諸生其父家富租戶葉耀負其租訟之錢塘令顯以情謁之葉受笞三十至家死乙酉六月初三日也次年五月顯從外歸至中門有大蛇墮其頭上忽不見大驚汗夜夢一蛇蟠

潯然居

卷之四

據枕邊作人語曰子識我乎我葉耀也子殺我當償我命蚤對父言之爲作佛事疾愈重顯知不起乃召父母妻子與訣曰葉耀且下樓去我業爲諸生爾輩不必縛我我卽隨行遂死亦六月初三日也顯姨夫趙慶叔常往視顯疾顯謂之曰我平日不信因果幽冥事色色俱有人生在世光陰幾何慎勿造業益顯父但欲索租無意笞葉葉見官時語不遜顯以語風令遂得重笞以死其不見釋宜哉

### 徐桂妾

妾人徐桂寓鄂州募孀婦田氏僉橐千金給歸無妻娶之歸桂妻素妬佯爲柔態與居密取斷腸草漬酒中飲田氏以死田死十有七年爲寶祐甲寅而桂復娶一妾寵之妻妬如初有青城山道士年近百歲偶至桂家指曰冤家打合一處矣人不曉其故居未幾妾密以斷腸草漬酒中勸桂妻飲桂不察亦飲之皆死妾與二婢因焚其居齋千金裝迎焉道士乃言此妾卽田氏後身也年正十七

潯然居

卷之四

### 文五峰

止峰文伯仁工詩畫文待詔徵明從子也一日詣吳縣訴一逃僕少憇署前民家夢二青衣逮之意吾邑令所使殊憤憤頃更至一公府殿宇弘敞似非人間始懼上有王者呵曰訟汝者衆奈何文訴平生乃學究無罪王者笑曰忘之矣卽令一人若所謂真司判官者以一青丸摩其頂寒沁徹心恍然悟前身爲正統間管長陵宦

者冬鑿一池得蜚蛇百餘殺之俄而有蛇百餘橫盤焉王者曰爾等毋草草姑遺蛇忽不見王者又顧一判官曰此人欲償如許命卽百生不能奈何奈何且一人多生豈無一善試覓之判官因出數帙書檢之良久曰有之矣此人于永樂中曾隨吳某畫鷄鳴山廊畫得羅漢二尊又寫金剛經一部王者曰可矣因囑文曰汝冥數尚未盡亟歸多寫佛經可減前罪文乃走出見亡室立門外呼之文與亡室素不協因亡父頗

潘然居

卷之四

十二

亦眷眷室曰汝知我何人邪文曰予室耳曰未也試思之文因憶其室卽同管陵宦者室曰吾與汝管陵時素不協故爲夫婦亦多反目事今既往可俱忘之矣文寤記其事嘗以語人文平生不信佛至是乃寫經念佛寒暑不輟云

陸儼山

陸儼山先生自辰卧至曉不醒其弟候見不得渡黃浦歸矣已而先生寤呼其子某曰事甚奇言之涉怪不言事若實有者初至一司見某同

年間曰兄已死奈何在此云此非陽間陰府也弟居此掌善惡簿先生曰可得見乎曰此亦祕事不當相示以年兄故當出示也檢至先生姓名生平事具在紀錄獨三事自謂無之同年云兄心上曾轉念不沈思曰有之同年曰心上既轉便當紀錄何論行不行哉次及其弟有三大事最惡既出見其弟鈎拊其背懸于廊下大呼兄救我遂踴問汝叔生平果有如此三事不無令汝嬖聞也既至見其嬖問叔何在云自城中歸大發熱臥牀上嬖同入房辭之令出私問其叔叔大驚起云此三事汝嬖尚不知汝父何由知也遂歸報先生先生曰汝叔當不起矣後果以疽發背死

周相

周某鄞人官南贛都御史指揮某者解官銀六千兩至周匿之勿予庫收指揮一家十七口坐累死周臨終見指揮率家口奪門去昨死鄞人俱悉其事

虞生婦報

虞生亦鄞人少年美丰姿而善淫所淫婦女不下五六十一夕忽夢爲城隍所追計其所淫數捷之至數十既醒兩腿俱青紫遂潰病歲餘死二事可以垂戒故錄之

甲戌狀元

陸賁齋先生第二子某年十六七甚有才隨先生居京師對門一處女甚美某與其師丘某屢窺之心動師曰都城陸某感汝試往禱此緣或當成就遂如言禱之某夜與先生同寢忽驚呼啼泣不止曰夢與師俱爲都城隍所追大加訶責曰何物小子敢賣神若此命查其名位頃更鬼使持簿至檢之陸某下註甲戌狀元丘某下無所有曰陸某奏聞上帝削其祿籍令貧賤終身丘某抽腸某且言且哭而直書房童子敲門報丘先生病絞腸紗死矣絞腸紗俗語急腹痛也後某竟清狂貧賤如神言方被謫時爲庚戌前孫栢潭先生尚未生也記之以爲好色賣

神者之戒

婦人削祿

唐時李登年十八卽魁鄉薦自後連發三薦不第問之葉靖法師師上表叩天門遇判司主科第者詳語之曰李登初生帝賜以玉印十九登第五十三作左相緣得舉後挑一隣女怒其父沮格摺以它事繫之獄又侵其兄李豐屋基至形於訟又在長安邸中淫美婦鄭氏而陷其夫白元之罪每事展退十年降一名甲迫其中歲宜知過矣竟不悛改今已漸老帝命所司削去其仕籍安望第乎登愧恨前事竟以淪廢

婦人化虎

唐御史李儼奉使嶺表路出荆南忽遇一虎自山曲躍入草叢中作人語曰幾傷故人儼駭然曰云何似同年李微聲曰是微也叙昔交情甚悉儼問何以爲虎曰自登第後謁友於荆楚將求選資逆族病熱聞戶外呼我名者卽發狂走山谷不覺兩手擎地而步左右股有斑毛次日

渴飲于溪鑑我形畫虎矣號慟求還迷不知路  
遂因久饒攫人而食之并食羽革諸肉此心乍  
醉乍醒見故人朱旆皂囊呵導而來能無自悲  
乎儼投以馬虎不肯食投以筐中熟羊數片曰  
缺君去而食之且我妻子必凍餓向搏一婦人  
有銀握臂我脚至溪曲有小木斜生蔽之願君  
記取以遺我家嗟乎我此念益詩矣因作詩曰  
當時聲跡兩相高忽入殊形悔周迓此際溪山  
對明月不成長嘯但成嗥儼爲之潛然問平生  
潘然居 卷之四 十七

### 嬌婦虎妖

龍潭村有客晚行借宿于嬌婦家婦拒之祈請  
甚哀乃許外庭權宿草堆之上迨中夜一虎來  
以爪叩門婦誤以其人求宿也叱曰暮夜窮途  
好意相留何不良若此虎乃止俄而復叩數聲

婦曰勿放肆明日我姑歸決不但已虎又止俄  
又復叩數聲婦意頗動因笑曰郎畢竟有情我  
耶虎連叩不已婦起開門因突入攫之而去寄  
宿者大驚怖奔告村中及旦共依血跡追至山  
麓婦餘半體耳或曰此虎爲妖也然婦無外心  
則門不開門不開則虎不得攫可監哉

### 嬌僧惡報

經行寺中都講僧行蘊燕游梵宇見佛前化生  
手執蓮花姿顏妖冶戲語行童曰世間有此美  
貌者吾以爲婦其夕歸院有欵扉者稱蓮花娘  
子來行蘊初以僧誠辭之強開門出見妙姿蓮  
花攜一婢前拜曰多種中無量勝因嘗得親奉  
大員正智不謂今晨聞師一言忽生俗想今已  
謫爲人當奉巾鉢行蘊惘然蓮花卽顧婢曰露  
仙可僂帷幄也有頃供帳悉具極其華盛行蘊  
心喜之第以僧寺恐難久住蓮花笑曰終不以  
累師耳因與綢繆扇戶滅燭行童方潛伺之忽  
聞行蘊叫苦猝猛嚼骨有二胡音者罵曰賊充

奴安得空門作此妄想若我果貌美者豈不誘爲夫婦耶行童呼寺衆壞垣抹之惟見行蟲股肉委地有二鬼物騰蹕而出鋸牙植髮與畫壁之羅刹正相類而盡間多血痕矣

### 黠神之報

南安王元稹爲相州刺史禱雨不効鞭石虎像一百未幾疽發背死奚康生在相亦以禱雨取西門豹舌三兒暴喪身亦過疾萬曆己丑某郡大旱仁和江澤爲守與城隍約十日不雨則暴之旣而暴又不雨則枷之良久始解無何江至芋江登舟墮而傷足病累月幾殆人亦以爲黠神之報也

### 朱總練遇壯繆侯

數年前李上饒之戚朱大任爲鎮江總練病熱而死家人移置于榻四肢已冷獨心下如蒸環守之三日乃蘇語其婦云冥司將其徧觀地獄種種諸變相及善惡報應之事無不歷矣忽遇金甲神人入門見抹主者怒始解索簿籍按之

却云此人數尚未盡誤爲怨家牽引姓名不遠及耳可速放還神人遂推其仆地而寤冥中所見神人儼然開壯繆侯也蓋朱平日奉事甚恪嘗設像于家焉先是其婦夜夢關神語云吾當往抹汝夫李明府生平不信泥塑之事朱至具說如此李爲悚然

### 徐文敏誤入鄆都

正德初年間吳縣人徐文敏公縉爲翰林院編修冊封琉球國還過海陵大作樓船飄泊磯嘴上人煙斷絕道路無嘗不知何地凡經七晝夜矣文敏久在船悶甚頗思閒行遂命一小吏相隨登岸行百餘步遙望見孤峰秀出其下隱隱有城闕宮殿之狀文敏欲窮其跡猛力前驅入一谷口約行二里許覺路漸低俄及大石牌坊下榜有金書三字曰鄆都界文敏震驚心訝其非世間速轉身趨出忽遇青衣女子提筐於小徑中來文敏潛視行止乃是二十年前娼婢榴花也驚問郎君何得至此文敏曰吾已登

進士官翰林因奉冊封差南還舟遇大風飄泊于此七日偶來遣悶不虞誤入冥中汝今住此何所爲耶視其狀貌依然爲女奴時未嘗老也榴花向前告曰妾嫁此中一判官爲妻日來餓食何期幸遇郎君已而判官適抱公案出怒其妻曰汝與何人交語曰此妾舊主人徐公也脚王命渡海失風至此安得不與彼舊判官便向前拱揖問姓名知是徐縉文敏請檢祿命如何判官曰相公後至天官侍郎不及入閭無勞閱簿也文敏曰某既來此可得一見聞天子問冥中事乎判官曰可請修十刺以通姓名某敬爲之將命矣時倉卒無備判官遂出素紙十番教文敏親書官銜姓名如人間衆謁禮將引而入榴花數目文敏而誡之曰茶至郎君即傳進左右慎無妄嘗文敏唯唯凡經橋梁亭館數處乃至大殿甲士守衛甚嚴刺既通有冥吏二人開西院門出迎引文敏自西階而上十天子止九人披袈垂旒次第降于東階又如人間賓主禮

東西列坐文敏坐東向西九天子坐西向東茶至文敏傳通去訖便問常見人間塑十殿王今何以缺一殿王也曰奉天帝勅每日更番一殿察人間善惡往來南瞻部洲大明國中故不在耳問陽世尚貪利喜奔競阿附成風黃金爲政不知地下亦如是否乎曰冥中若同陽世何以握生死之權哉至如以金塗錫以緣作絹亦是餓鬼所須正直明神不藉此矣曰僧道功德爲有益否曰無益也惟拜梁皇寶懺爲最勝者一聞懺言便超度去矣曰此行可一觀地獄乎曰可觀未免驚恐文敏再三彊之乃引至一狹徑前皆用青石甃成上爲雄堞之形其高插天呼獄卒以兩手拽開石門中有炎火飛出烈焰赫然光屬數丈文敏大怖而走急使閉門天子曰此無間獄也言訖遂回至院謝辭而出判官仍送之抵界上尋路登舟明日遣騶人往跡其處周覽四隅無非榛棘城闕宮殿都無有矣文敏還朝話其事于賓僚無不奇歎後果爲吏部



侍郎予告歸吳不勤修善疽發於腰而卒是時吳郡守往京口遇官舫南下訊之答云奉勅賜斬徐侍郎也

### 王御史毀寺

蘇城東齊門內大弘寺宋延祐中賜額卽古慶壽寺也與王御史憲臣第宅鄰近御史耽情丘壑與李長沙文待詔諸公交善而平生不信內典因拆毀此寺以廣園囿命惡少挽仆佛菩薩天王諸像于地用刀刮其面金左右彊諫不從澹然居

卷之四

三

湏臾之間梵軸縱橫僧徒奔竄蘇碑剝落蓮社荒涼其後不數月御史身發風癩癢不可忍手持刀自刮其皮皮盡至肉肉盡至骨舉體綻裂腥血淋漓旬日而死所考之園名拙政喬木千章皆寺中故物也爲吳下之甲焉死後其子不能守竟鬻于衣冠家矣

### 江尚書毀寺

新安城南有披雲峰峰下有太平十寺應夢羅漢唐僧貫休所畫其像至今尚存嘉靖初有發

源江尚書鉉因占風水將造墓其上于是拆而毀焉剝像焚經千年之香火一朝蕩然矣旬月之間尚書中惡疾皮肉消盡而死妻子皆相繼亡家業殆盡墓遂無成

### 舒御史毀寺

蘇州城東積古有萬壽寺先朝所建每歲習儀祝聖必于斯寺嘉靖年間一日有二三廣文偕惡少于矜入寺中僧徒迎候稍遲啣之適閩人舒汀爲御史按臨蘇州此公專崇理學不事梵

卷之四

三

王遂聰澤宮之議立時拆毀改爲長洲縣新學先期令下責令養濟院要繩絲萬條不曉何用既具夜半召集役夫軍士數千人一齊到寺卸瓦摧梁焚經仆像僧徒三百衆並逐于外繞車號泣惟三世佛牽拽之不動乃是當時其地有合抱銀杏三章匠工卽就地削其枝葉裝塑成佛樹根猶在土中盤亘千餘年矣御史計無奈何命左右齊手刮其金金盡乃止後御史得惡疾之疾楚極號叫骨肉爛盡而死廣文惡少家

口並相續論八

徐文長竟報

山陰徐渭字文長爲縣諸生試屢雋 世廟時

胡少保宗憲總督浙西聞其名招致幕府典書  
記寵禮特甚渭嘗出游杭州某寺爲僧徒扉不

禮陰街之夜宿妓家竊其睡鞋一隻藏之于袖

來晨入幕出以呈于少保詭曰得之某寺僧居

少保怒不復詳察登執其寺僧二三輩斬之轍

門渭爲人猜而妒妻死後再娶輒以嫌棄續又

澹然居

卷之四

四

娶小婦有殊色一日渭方自外歸忽戶內歡笑

作聲隔窓斜視則見一少年僧年可二十餘風

儀俊美擁其婦于懷相抱而坐渭惶遽走入偏

室周旋忽然不見後旬日渭復自外歸小婦晝

臥于牀忽見前少年僧與之共枕渭不勝憤怒

聲如吼虎挺前擒捉寂無所有急索挺刃不得

便引鐵燈檠刺婦頂門深入而絕遂坐法繫獄

中卒以援者力獲免既出獄數年事亦解渭閒

居發悟往日譖殺寺僧受此冤報又傷其婦之

死也賦述夢詩二章云伯勞打始開燕子留不

住今夕夢中來何似當初不飛去憐羈雌惡

侶兩意茫茫墜晚烟門外烏啼淚如雨跣而濯

宛如昨羅鞋四鈞閒不着棠梨花下踏黃泥行

蹤不到棲鴛閣自是絕不復娶矣

沉僧覆金

焦典史失其名常州江陰人也縣小吏出身後

任楚中某縣尋以能名遷他府知事行離縣三

四程偶逗舟江上邂逅一南僧自蜀江來求附

澹然居

卷之四

三十三

載舟人不許僧因吐情告典史曰貧僧囊中有

募化金六百兩將往補陀山設道場爲觀世音

建幢樹剎公幸附我而南此功德載其半矣典

史曰此好事無不可者遂與偕行行復三四日

典史忽萌毒念一夕顛風大作竟推此僧于江

中肚其篋果六百金在焉悉入私帑隨隱其事

自謂鬼神莫知曉起見此僧從水而出直來案

前索命撫其背曰君不特懷我金且害我命我

命已矣是金乃十方所施必終不爲君有從此

與君形影相依不能捨矣自是無晝不見形無  
夕不感夢夢即驚寤目既瞑又夢如初凌晨起  
坐其僧已先在側且云吾獲訴于上帝帝大怒  
將命戮汝父子其聲甚厲典史心中憂懼不知  
所出遂得大病寢興不安所至驛遞維舟其下  
延請僧道追薦冤魂而薦亡疏中又不敢直書  
其故惟有叩頭流血默禱悔過而已遂巡抵家  
病日益劇願將此金廣作佛事誓不留分毫橐  
中諸凡禳謝無所不營而此僧爲人而至常大  
呼曰功德何益還我命來要六百金往南海去  
也或來自屋上或走出壁間爾後常見其據牀  
而坐負屏而立不恒厥處已而左右皆見驚而  
散走僉曰和尚來也百計哀祈僧終不聽時典  
史歸且一年有半矣裝中金亦垂盡精神沮喪  
惶怖轉不自支忽一日亡僧持刺直來詣門相  
訪闢入中堂關者拒云主人病劇不能對客矣  
僧叱云吾非尋常客也必欲見汝主人試告之  
典史方負床呻吟妻孥環聚而泣已覩僧形見

前復聞僧通姓名于外大駭云索命鬼變幻如  
此吾必無路活矣不如速死遽投牀下奪刀欲  
自殺家人急抱止之如此者三取繩縛其手足  
倉卒之際不覺僧至前矣僧謂典史曰某乃人  
也非鬼也君勿疑速屏去妻子當告之故衆相  
率出避僧曰去年遊魂于風浪中分必死忽見  
觀世音自空中降持一燈熒熒然引入蘆漪幸  
遇漁舟得相拯脫萬死一生免于魚腹某六百  
金雖爲君有且復募化已足其數矣將之補陀  
償此夙願于觀世音前過江陰知君病所繇來  
故須一見爲君釋杯蛇之疑耳典史曰雖然金  
已盡即四壁所有不滿數鎰何以償吾師負終  
當埃之來生矣僧笑曰吾初無意索金君何出  
此言舉家列拜欲製方袍帽履相遺固却不受  
僅享其飯一餐使人跡之果乘南海舟而去自  
爾之後鬼形遂絕典史疑終不釋語言倒錯如  
失心人少日而殂矣典史止有一子爲秀才學  
藝已成方應孝廉舉以親喪不赴無故白日走

江干跳怒浪中以死絡繹往抹尋失其屍僧歸  
自南海聞而嘆息久之此萬曆申酉年間事噫  
自古冤鬼爲厲者亦多此則未嘗死而菩薩神  
通幻出奇鬼形狀以黷之至死一何狡獪也

### 刀筆惡報

萬曆中留都金吾右衛白衛尉者不載其名歷  
世濟惡衛尉生而穎異巧習刀筆後成武進士  
爲營將而刀筆益善人以爲天道無徵一日忽  
患牙牀腫痛其楚毒不可忍痛數日齒遂動搖  
潰然居

卷之四

三人

不牢漸將脫落衛尉命家人以次取下每取一  
齒出一大蛆蟲鱗甲猙獰可畏久之齒蕩然矣  
僅存齦齠猶能自嚼其舌舌爛至盡而死識者  
以爲切齒之怨衆口所誑報當如是爾

### 廉察濫獄

浙西廉察使東齊劉庚青州壽光縣人登隆慶  
戊辰第爲人剛執不阿萬曆乙巳年間海寧太  
常少卿陳與郊家奴在外販鹽值衛巡官格鬪  
巡官死長君太學實不與聞有司坐罪家長論

抵下獄輿議頗稱枉濫是時廉察爲政略不哀  
矜太常一夕夢其先祖手執一紙文書來告曰  
冢孫之獄劉侯所成吾得理于上帝矣尋當不  
食而死也太常寤而異之適外傳廉察有病迎  
醫醫出而語人曰膏肓之豎在焉診其脉是祟  
脉不可爲也廉察病中彷彿常見一老公禮巾  
白衣長可七八寸從屋而下行至案前每當食  
時輒跳至胸上坐而據之食以此不下咽日漸  
羸瘦後月餘不起杭城人多知其事

卷之四

三十九

### 定慧寺冤鬼相逢

萬曆年間有姑蘇城東少年某乙嘗從其伯父  
入京伯父死沉落不能歸因得疾沉痾忽遇新  
安賈人某甲憐而拯之力爲營辦醫藥少日遂  
痊乙便相隨不去甲以其人敏給可使傾心相  
託簿籍管鑰出入其手行販至于涿州乙忽萌  
惡念將甲謀害擠之急流中擁其貲千金還蘇  
驟爲富人莫知所自也其年葺門內定慧寺中  
元作蘭盆法事津濟幽魂傳有西裏高行法師

至寺僧延請登座放食遠近緇白觀者數千人  
有往來少年之門者侈爲勝事挈同往觀乙心  
雖疑忌初不欲行已自度世間必無真鬼竟與  
之偕纔入寺門已見新安賈人先在矣乙遂發  
狂大叫作賈人語曰我何處不尋汝到汝却在  
此今番放不去也急走僧厨攘刀自屠其腹抽  
出肝腸臍膽擊于掌以示衆人無不怖走遂僦  
于地而絕其夜賈人之子復夢其父來說報冤  
事明日直詣少年家檢其簿籍管鑰宛然如故  
濟然居

### 安慶人殺小兒報

安慶府某縣中有某甲蚤死而貲產甚饒遺孤  
方在襁褓母發保惜非常其叔乙賴輒思謀害  
時日對聲頗驚視聽一日跪告其姦曰吾今悔  
悟改事嫂矣兄所遺子猶吾子也當竭其力撫  
字之願嫂無他疑發謝曰叔有此心妾夫爲不  
公矣自是深相接待各無異志孤年且六歲矣

一日叔于側近河頭造船攜其姪同往小兒拾  
得零星木屑還家戲蓋小房如是者再四同出  
同入略無防範一夕去而不返急取火往覓斧  
劈其腦仆于途矣明日訟于府府下其事于理  
理不能決值上巳祭丁理將赴文廟起呼家人  
具食燈燭之下忽有一小兒跪于案前稱冤流  
血被面理問曰是某氏兒耶應曰然日是汝叔  
謀害乎應曰叔也理點首諾之其日祭畢卽召  
叔對簿具服其辜旬餘後發起獨坐又見此小  
濟然居

### 刑親談

### 賣油人殺小兒報

蘇州盤門外某甲賣油爲業此人常肩油擔往  
來城中一大家見四五歲小兒頭戴金珠帽兜  
領下鑲銀項筓臂垂紫磨跳脫身衣文葆翠纓  
計可直數十金便萌惡意常袖果核與食出入  
戲誘如是經時家人亦不防範之一夕賣油人  
忽見兒獨在門抱之而去潛于僻處褫剥衣飾

殆盡竟絕其吮藏屍管井中父母失兒尋覓無路晝夜悲啼賣油人行刦得計幾年之間家亦驟富妻生一子宛與大家所生無別亦至四五歲時夏月天暑賣油人移枕簟當風而臥兒拔其髻中銀簪戲刺當胸賣油人方眠熟大駭不知也睡中誤謂青蠅所集舉手一拍簪貫心矣即便絕不復活兒遂長成擅其貨業

竊囊冤報

東臺場富人曹西園失其名少年無賴以攜筐濟然居

卷之四

三二

賭博爲業貧無立錐一日途中投宿食店與徽賈家之小郎某乙同寢處乙枕白鏹一囊曹知其是寶鹽母金也登起乘乙熟睡以衣裹抵其枕而去止乙睡覺檢囊中物已失曹所在矣傍徨畏罪不敢歸見主人自經死曹遂發囊金得二百兩出母錢射奕海之利驟然巨富嬌妻美宅恣意自娛未幾室將產曹忽見小郎踉蹌入戶跡之不見則室已免身生一子矣曹既愛兒嬰年多疾所費無算及長成不肖尤烈樗蒲一

擲動散百千他用類是父貲蕩盡而淫恣不檢頗著醜聲竟爲債家所逼自經以死計其年亦與小郎齒相若曹遂絕嗣此余聞之父師里中無不知者嗚呼惡果可爲也哉

欺負僧道

江南玄妙觀某道士慳嗇蓄有財先是一縉紳之父賺借其若干緡初無意必償也一日道士病且死亟召某翁至欲理質金至則已不能言但以手仰指屋意在其翁憲天理也翁遽應曰

濟然居

卷之四

三三

汝欲以此屋還我金耶及道士死遂拆屋而歸其徒不能奪無何翁之子登進士選入銓部人擲掄世間無天道矣不數年父子相繼死銓部公竟無嗣噫良弱可欺方寸不可昧余初意不欲書此忽見一少年白占僧屋僧無所控齋恨欲死因錄之以見天道尚可畏云

外編殺生之報 計二十一條

張易之與弟昌宗昌儀璧倖傾朝競爲豪侈製大鐵籠周列熾炭羊豕鴝鷲之屬祿置於其中又以銅盤貯五味汁諸物渴極便飲表裏皆熟毛落已盡肉赤烘烘方死號活爛法又取鐵板釘地繫犬四足縱諸鷹鷂活攫其肉食肉已畢犬尚號叫易之思食馬腸羹昌儀即以所乘馬破取其腸良又方死其後易之等被誅百姓割股肉扶取心肺羹食之殆盡

齊然居

卷之四

三十四

趙監廟寄居建昌素有羸疾或教之曰服鹿血可愈趙買鹿三四頭日取其一以銀管挿入肉間俟血滿而服之鹿受諸痛隨有斃者趙果膚革充盈亦既效矣晚得異瘡瘰癧甚必以竹絲穿入之方得斃停如是滿歲卒

合肥富人劉某好食鷄每日宰鷄必先刎其雙足置木櫃中俟血瀝盡乃烹之以爲去腥氣後生鴛鴦既愈矣乃有小鷄足在瘍癰中每巾櫛一動之瘍即流血苦痛難忍竟以是終

江右有富民好食鰮魚每欲烹治則引其首出以竹夾頭而殺之有子數歲極聰慧一日忽不見乃在屋後園籬之叢中首夾而不能出已死矣

細民胡姓者以捕鰮爲生他日鷄異邪出皆得驚不踰時其人死又湖山張氏有善張繩掩取獐鹿狐兔之屬者一繩繩遙遙望足悲鳴以斃其人只一子方壯齡梯樹取果偶壓樹枝足脛折如獐鹿足狀

齊然居

卷之四

三十五

平江府劉吉以殺禽畜爲生設肆於市橋置鑊沸湯人欲用鵝鴨之屬必詣吉烹之烹一禽畜率得數錢每日計烹數十所得甚多或勸之營別業不屑意也有子年七歲在旁遊戲忽若有入提入湯鑊中兩股蒸爛死

建業有婦人背生一瘤大如斗之囊其中包裹若蘭栗行動即有聲恒乞於市自言故村婦也皆與娣姒分養蠶恨已損耗不及其姒因竊娣一囊焚之旋成此瘡以衣覆之氣閉難忍必

裸露然後可而其重如石焉

光孝宮道士章道隆好食鱸魚趙招討之軍行過其官道衆皆避獨道隆欲候煮鱸食之而行乃爲衆軍所掠需索財帛既無以應便取煮鱸沸湯灌其口而死

周豫學士嘗煮鱸見有鞠身向上而以首尾就湯者剖之見腹中有子乃知鞠身避湯者以愛子故也

建炎中謝太卿亮出使夏國夜泊漢江之濱散

濟然居

卷之四

三六

步月下見坼上蟻子千數爭入水中視之已化爲蝦如是累聚不絕跡其來處乃出自小豕之穴詢之居者云向有一翁居此三十年以燂蝦爲業死旬日矣此其焚處也蓋蝦變爲蟻聚食其遺骸旋入於水復蝦本形耳

大慈寺僧修準新開一軒四面皆竹顧欄檻間多有蟻子綠繞修準怒立伐其竹盡取蟻子棄於火中未幾患得疥癬頭面尤甚問醫者曰此名蟻漏瘡不可療矣

右衛果毅陸孝政性躁急多所賊害衛府先有蜜蜂一窠夏月分飛聚於宅南樹上孝政遣人移就別窠蜂未去之時便爾恚怒以湯就樹沃之死無子遺明年夏孝政晝寢口呿而蜂螫其舌須臾腫脹喉不能嚥死矣

廣州四會縣令何澤性暴橫日事飲啖尤喜鳧雉之屬鄉胥里正皆使供納常飼養千百頭日加烹殺澤只有一兒憐愛備至會庖人烹雙鷄覺湯待沸似有鬼物撮其兒入鑊中見者大駭

濟然居

卷之四

三六

亟援出之已與雙鷄俱熟矣

韓金羽林衛軍士也平日負氣力彈射飛鳥以爲生計暑月閒暇於神廟門限上坐以乘涼因自取射鳥箭鏃刮耳中之垢適被狂風吹轉廟門其箭洞貫兩耳血流如注號叫而絕

長安城西有店家婦誕兒且彌月矣欲剖羊會親族羊數數向屠人跪拜屠人報其家澤然不信遂殺之就金烹煮諸在厨者各料理慈蒜餅食止餘產婦抱兒看之不意釜忽自破湯火衝



突直射其母子俱斃焉

冀州農家多出鳧鷖之屬因以諸卵啖兒見且數歲又自竊取煨食莫知數矣忽一凌晨父聞叩門呼兒聲令兒啟視見遽隨一人至因呼見一城堞丹素整麗兒怪問何時有此其人呵之勿言驅入北門兒纔入卽門閉矣城中空無人惟有灰火布地深纔沒踝兒痛呼叫望南門而趨垂至門又復閉東西趨望皆然竟不能自出也其時耕者耒者遙見之咸謂農家兒在田畔

澹然居

卷之四

三十八

狂戲耳歸語其父呼之城灰遍滅視兒膝以下紅爛如炙足脛俱枯終其身不能復此因造寔業故觸處見獄云

趙慶叔母好食小牲晚歲得脾疾夢至陰司與鵝鴨無數俱就縛次第殺已且當見及乃號呼乞命主者曰汝專好食生命今殺汝亦畏疼否乃發誓不食生命而甦牛歲遂絕小牲而疾亦少愈後遇庸醫復勸食鴨食鴨十餘日不起矣慶叔因此遂斷小牲

也燒鵝者脇下忽生水窠一帶癢甚搔破水流不止臟腑潰出而死蓋屠鵝必破其脇此其報也

捕魚舊用網十年間某者創造竹簾則絕流而漁無一免者矣簾成而一家數口俱以疫死

吳中某給事好食犬前後殺犬數百頭一日京邸拜其同鄉家有馴犬忽驚嚙其衣某怒甚徐謂主人曰汝盍斃而饒我不覺食之過飽夜歸篝燈少坐索茶飲之而茶孟犬嗥怒擲其孟而

澹然居

卷之四

三十九

片片皆有犬呌油燈一炷所見無非犬者是夕竟死

蘇州南禪寺禿師雲峰上人者酒肉沙門不習經典廣求滋味無慙愧心平生嗜鱔魚每食鱔或生剝或沸羹或斷其頭日辦烹殺萬層戊午火焚滄浪亭後僧廬禿師衣鉢亦在焚中因入內搬徙囊篋烟迷不能出人見其昂首牆上蛻蜩儼轉與釜中鱔魚無異咸以爲殺生之顯報焉

有某甲養蜂一房盜者乘夜囊之而去未及賣跡之甲伺于門外盜者計無所出置甕上蒸而熟之瘞人土中其明年以是月之日舉家忽患瘴風相枕藉死莫有爲收葬者釋典中有沃蜂之報繇此觀之定不妄矣

澹然居

卷之四

四下

外編殺牛之報計九條

唐崔曄五十無子室內繪大士像祈禱甚虔婦方娠夢白衣女子以盤漿一兒甚韶秀欲抱取之一牛橫隔其中竟不可得已而生男不育虔禱如初或曰子嗜牛肉所以不得抱子也崔悟舉家誓不食牛遂踰年而舉子

雲南安寧州張碧塘素母臨晚時其父見所善趙道人入其室而生趙道人者故昆明屠兒一日縛母牛將屠之淬刃于水濱石因置焉而母

澹然居

卷之四

四一

牛之特脫其側竊脚及納石罅中若不恐母牛之屠者屠則索刃不得旁見者告之故不信以爲誑已吾日所節解無筭特何知乃能竊吾刃因復置刃石上而身隱以伺之見特復竊刃如初迺大驚悔恨平生所爲遂棄其屠而與牛俱上華山華亭巷日叩頭佛前懺甚力久之額頰肉隆隆起如瘤山下溪橋取水約三四里許道人以桶架牛背徐拽至橋邊居民認爲趙道人牛爭爲汲水置桶牛復拽之而上供庵爇如

是二十年餘而道人故往來張長者家碧塘既生額有痕隆隆起如圓珠登第歷官至都御史

宋時劉肇夫婦屠牛且嗜食一夕有童子敲門

送簡云六畜皆前業惟牛最苦辛君看橫死者

盡是食牛人讀畢忽不見夫婦不悟屠嗜如昨

居年許肇夢到冥府王者怒曰汝傷牛命甚多

勸化不轉叱夜叉以長釘釘其頭痛極而醒次

蚤氣絕妻騎牛入市易棺不覺臂髀與牛皮相

連牢不可脫數日乃死

潘然居

卷之四

四十一

潘然居

卷之四

四十二

滁州來安某屠牛爲生每令其子視已用刀之

法欲世其業一日從屠肆歸酣寢於牀子持牛

刀而入劃然斷其首里人共執之詰以何忍殺

父因泣曰我合萬死但我初見是牛不是父父

嘗教我殺牛牛眠姑試刀法耳

何大經父鸞世爲屠牛業生一子常作牛鳴以

竹自鞭食草及鷄毛不嗜五穀其家常縛之十

八歲而沒大經因此改業

龍泉葉叅將家一牛賣屠者牽過花橋花橋上

有十四亭亭旁成市或曰此牛有孕奈何殺之

牛卽墮淚狂走市人辟易牛竟入縣門跪署印

某丞前淚出不止牽之不動丞命吏胥醵銀贖

付主家養湯文學易說

乙酉歲京師有一牛狂奔至某大僚朝房跪下

出淚其蹄甲已去知爲就屠而逸者曰爾欲免

死可隨我行隨至途中下車拜客又至廳事跪

下乃隨至家遂捐貲贖之朱其角付某寺養

海鹽王圃子者以屠牛成家日命家丁行屠已

潘然居

卷之四

四十二

主使而已一夏日偶觀縛牛忽裂縛崩角抵王

就壁踰時而放且復抵幸乘間得脫竟以傷重

死牛奔渡水至秦駐山爲人所獲竟與主

江陰長溪馮氏子臘月念五日宰牛是日天大

寒先割牛舌作羹以下沸酒十餘碗不覺醉極

將刀割牛誤舉刀口向上自屠死見者共嘆榮

報之不喪云

守官漫錄卷之四 終

守官漫錄卷之五目錄

外編

見聞隨筆第一

計四十五條

見聞隨筆第二

計五十二首

東事瑣言

計十條

門人廣陵王

化大美

子劉懋賢愚公甫

全校

守官漫錄卷之五目錄終

外編見聞隨筆計四十五條

小兒衣不可夜露

左傳云鳥鳴于亳社杜注云諱諱是也耆鳥名姑獲云是產婦死所變故名乳母鳥玄中記云一名天帝少女一名夜行遊女能收人魂魄胸前有兩乳好取人小兒養之有小子之家則血點其衣以爲誌小兒衣不欲夜露者此也故又名鬼鳥荆楚歲時記云一名鉤星衣毛爲鳥脫毛爲女周禮庭氏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射之

潛然居

卷之五

四

卽此鳥也

朔旦彌怒

玉燭寶典云月之朔旦士女皆當前裳斟酌於水湄以爲度厄況嗔怒爲劫功德賊最能燒人善根嗔火一起善念安在於是日而號怒則營魄散佚未易收也

古之良醫

梁新遇朝士風疾告以不可治趙鄴教以食消梨而愈王太后病風餌液不可進許胤宗以黃

著防風煎湯置牀下熏之而能言年少食鱸不快眼前常見小鏡趙卿誑以會食使啜芥醋而愈富商暴亡梁新因其好食竹雞知爲半夏毒薑汁灌之而愈桐城孕婦七日不產龐安時鍼其虎口使縮手而遽下皇子瘳瘕錢乙以土勝水水平而風自止進黃土湯一劑而安吳門孕婦不下葛可久以氣未足初秋取桐葉飲之立下此以意悟者也史載之治朱師古之食掛徐嗣伯治老姥之針疽賈耽視老人之癰瘕徐之才視乘船人之蛤精疾周顧知黃門腹中蛟龍以無命門脉而知爲鬼此以博識者也醫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僧智緣每察脉知人禍福休咎診父之脉而能道其子吉凶此以理推者也意難於博博難於理理得其意足稱國手矣

### 櫃熊治盜

唐寧王嘗獵于鄆縣介搜林莽草際一櫃扁鑰甚固王命發視之乃貯一麗姝問所自姓莫氏

出衣冠家夜遇賊僧劫至此王驚悅之載以後乘會獵者獲生熊因納櫃中乃扁留草間時明皇方慕極色王以莫氏殊麗卽表上之具奏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鄆縣食店有二僧以萬錢賃店作法事惟昇一櫃入店夜久牖牖有聲遲明寂然店戶人怪之啟視有熊衝出脫走尋二僧已骨矣上知之大笑曰寧哥大能處置此二賊也夫二僧自謂得麗姝如莫氏足樂矣而不知櫃中之忽化爲熊也明皇自謂得莫氏矧得太真足樂矣而不知域中之忽化爲胡也明皇能笑二僧後之人又笑明皇噫後之色荒者其無令相笑無已也

### 忌諱之惑

宋明帝好忌諱文書上有凶敗喪亡等字悉避之移床脩壁使文士撰祝設太牢祭土神江謐言及白門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後梁蕭登惡人髮白漢汝南陳伯敬終身不言死與妻交合必擇時日遣賸御將命往復數四人之感激可笑

有如此者

戚將軍能處變

戚將軍繼光原不畏婦後因出師以軍法斬其子自是夫人怨恨誓不爲置膝戚無如之何乃蓄之它室十餘年生二子矣一日謀稍泄夫人大悲欲得而甘心焉戚許以翌日時夫人有弟在幕戚召語之曰亟以三策語若姨子母俱全上策也出其母而內子次策也若必欲殺吾子吾當帥死士入室先斬而姨次斬若次滅而宗

澹然居

卷之五

四十一

澹然居

卷之五

四十一

而後棄官爵而逃耳吾轅門以三通鼓爲節立俟報命弟入膝行涕泣爲姨言之一不可次又不可門外鼓而譟弟大哭曰姨死不足計獨不

念滅門耶迺報可令二妾入各決數十杖撫其子而泣留之室卽日出其妾妾歸家俱守志不嫁越數年夫人率二妾復歸公時咸謂戚將軍能處變也

張蘿峰不認門生

拜主司爲門生自唐以來然矣策名朝廷而

恩私室誠非所宜然進身之始不可忘也士爲知己者死執弟子禮非過也至於郡縣之吏往往有拜舉主爲門生者范文正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蓋感特達之知非尋常比也今江南如閩浙得薦尚難至江北部使者諸差旁午於道每循故事列姓名以報亦稱舉主門生其恩誼衰薄視朝夕相臨游揚造就者又逕庭矣近代惟霍南海韜張永嘉孚敬不拜主司然霍亦不受人作門生永嘉不能也永嘉登第時年逾五十主司見而憫其老也永嘉憾之其後大拜竟不及門云

海剛峰

顧佐爲都御史疾惡如讐百僚莫敢問其是者待漏朝房至比隣十餘室無人聲其風采可想見然似亦過矣近代如海瑞在留都總督御史不敢私市一物卒之日布被蕭然而已其清而狷其天性也然撫金陵時所行過當者甚多下弗堪也亦有必不可行者每官舫行限以拽

夫十五名而止一日行部入淺河舟膠中流數日不能前卻遞送之禁既嚴虞既俱絕不得已自發白銀僱舁者乃得行其在南吏部日中道有訴冤者輒受其詞歸行之司屬司屬以非職掌不受也行之法司法司以非通政司所准不受也迺取而焚之其苛碎類若此故曰仲尼不爲已甚然海公精力幹辦尚能必行其意後人効之一步不可行而物議沸矣

徐杲

清然居士

卷之五

四十九

國朝徐杲以木匠起家官至大司空其巧侔前代而不動聲色嘗爲內殿易一棟審視良久於外另作一棟至日斷舊易新分毫不差都不聞斧鑿聲也又魏國公大第傾斜欲正之計非數百金不可徐令人囊沙千餘石置兩旁而自與主人對飲酒闌而出則第已正矣亦近代之公輸也以伎倆致位九列固不偶然杲之外又有劇義劇剛蔡信郭文英俱以木工官至工部侍郎而能名不甚著

鷲峰寺佛像

長安之城西有鷲峰寺寺有梅檀佛像像高七尺許兩眼上注似有所想作歡喜狀相傳以爲此釋迦之真法身自周顯王時飛來震旦迄今二千四百餘年矣雖佛宇屢灰而金容如故世謂爲奇事予曰此安足奇也吾聞佛歷千劫而不古直將旦暮元會豈問歲年哉又其神通遍滿過去未來恒河世界則區區幻身所謂皮囊臭腐偶遺之影耳惟是禪門深閉乘幽控寂一

清然居士

卷之五

五十

二守僧真率自然忽聞木魚與磬聲問發悅問天籟斯則城市中一佛國矣爲之作禮而退

陸象山贊

趙東山贊陸象山曰儒者曰其法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只此四句二十六字包括宋儒紛紜諸論不但前人所未發亦可解朱陸二氏門人之爭真妙于文者也

古人重師道

孔子庚子日生故臧榮緒用庚子日拜五經朱  
文公九月十五日生胡安國求吳草廬明經書  
院記亦於九月十五日舍菜作書故書自言以  
明效榮緒之意古人尊師重道如此

### 古人重詞命

三代之人必習爲詞命童子入小學則教以應  
對蓋赫駟未與赤牘未削一切利害事宜背面  
陳而口宣之故必其平日學問該博事機熟透  
猝至而應莫不合宜如今人上一疏投一書不

潘然居

卷之五

五十一

五十一

知經幾籌畫費幾收竄或假手他人或勦襲舊  
語猶自詫以爲奇而況於立談之頃乎吾讀史  
至于座之對晉人張祿之說秦王毛遂之定楚  
從蔡澤之感應侯樊將軍數羽之言淮陰侯築  
壇數語匆匆旁午之時荅辯如響皆成文章而  
見事定計發必破的若庖丁解牛以無厚入有  
閒恢恢乎有餘地者其亦可謂命世之才也已  
自漢以後惟孔明見先主立定三分之計姚元  
之馬首倥偬以十事要明皇此皆修詞決策預

定於平日者也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  
下爲已任及天章閣召問皇恐不能對退而上  
書詞之難也甚矣

### 古人重手書

漢光武一札十行皆親手細書唐太宗嘗手書  
勅以賜羣臣可見古人以手書爲禮卽萬乘猶  
然也故劉裕不善作書劉穆之勸其信筆作大  
字以掩拙彼豈乏掌記侍史哉故王右軍上孝  
武書皆手筆精謹至唐猶然至有勅令自書謝

潘然居

卷之五

五十二

五十二

狀勿拘真行者而誥勅王言皆用名人代書如  
顏平原柳誠懸之類傳爲世寶良亦不虛至宋  
而來假手者多迨夫今日則胥史之蹟遍於天  
下而手書帶行反目爲不敬名分稍尊則不敢  
用其它借名賡作十居其九墨跡碑鐫鑄不足  
信書學安得而不廢哉

### 雨水先驚蟄

古今二十四氣亦有不同漢律曆志 蟄在正  
月中今歷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一月節以



理論之凡天之生物皆始於水故水以二行第一一數奇屬陽故曰天一生水今曆立春後即繼以雨水者春屬木木生于水也以卦氣論之正月爲泰天氣下降當爲雨水驚蟄者萬物出乎震爲雷卦氣二月爲大壯雷在天上當爲驚蟄則今曆以雨水先驚蟄近是云

朔易二義

元鮑魯齋答方虛谷論北方朔易二字之義乃發先儒所未發足補窮理格物未備之與義蓋虛谷謂東作西成南訛朔易止是一義未肯分朔易爲二魯齋答曰愚謂以地理方所言之則指曰北方曰朔方足矣以包涵義理爲言則不容不變文以名之曰朔易也故堯典三方皆曰東西南而獨於此不言北而言朔易一不同也三方皆言平秩而獨此一方言平在二不同也蔡九峰解朔之一字謂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既明其有二義矣又解易之二字謂冬月歲事已畢除舊布新所當易之事亦

明其有二義也以至月令所言數將幾終歲且更始程子亦曰北方終其陰而始其陽其分朔易二字爲二義尤明白玄有罔有冥釋者謂乾貞一德而罔冥二焉謂冥當爲北罔當爲中正與朔易相爲對待者也此正罔兩義龜蛇兩物人身兩腎皆有得于北方朔易之象焉不可誣也因是推之坎北方卦也亦有兩義焉其在先天圖本一坤而在北爾乾以九二之奇下交於坤六二之耦於是成坎之象兩合爲一一又分

潛然春

卷之五

五十四

鷄鳴五更

鷄鳴于五更者易說卦巽爲鷄爲風五更時日將至巽位故鷄感動其氣而鳴也本草云鷄動風凡體有風氣人不可食食之病即發信巽爲鷄爲風之言不誣矣

月行速于日

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

非謂月行速於日也周天度數每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凡月初生明時行南陸如冬至時之日及生魄時行中天如夏至時之日故月行一月抵日行一歲也

### 聖人置閏

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今一年止三百六十日耳而小盡居其六是每歲尚餘十二日也計五歲之中當餘六十日故三年一閏而五歲再閏也然則不以三百六旬六日爲歲而必置閏何也

澹然居卷之五  
日月之行晦朔弦望度數不能盡合也指日月以定晦朔觀斗柄以定四時而以參差不合之數歸餘於閏聖人之苦心至矣然亦非聖人之私意爲之蓋天地之定數也望而蚌蛤盈晦而魚腦減此物之知晦朔者也社而玄鳥來春而鴈北鄉是物之知四時者也藕桐應閏而置葉黃楊遇閏而入土此物之知閏餘者也至於晦朔之時數閏月之餘分聖人不能齊也而況巧曆乎惟積漸而差考差而改斯無弊之術也

### 曆久必差

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則凡有閏者似皆歸之歲末故魯文公元年閏三月而傳以爲非禮也至漢文帝時猶然今之置閏皆以節氣中分之日上十五日爲前月後十五日爲後月也然節序考據只憑故事推算耳其間秒分度數豈能保其不差乎古來曆法未有久而不差者蓋造化轉旋之妙有非人力所及者而謂尺寸玉衡足以盡天地之變亦大謬矣春秋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也火復而後螽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今之秋多暑於夏春多寒於冬三月而後生稊九月而後黃落以氣候攷之每逾一月則曆法之差也不言可知矣況近來日月交蝕度數有不盡如所推者敬天授時國之急務可委之冥漠不亟釐正耶

占步者多用里差之說如曆之有歲差也然鐵勒熟羊脾而天明西域朔夕月見而南交州生

明之夕月已中天此誠差矣史載安息西界循海曲至大秦迴萬餘里無異中國卽以中國東西南北相距何止萬里而日月星辰並無差謬又何也大約目所未見語多矛盾訛以傳訛未敢信也

### 觀象臺

京師城東偏有觀象臺高五丈許其上有渾天儀一具如世所圖璇璣者皆鑄銅爲器四柱以銅龍架而懸之製作精巧又有簡儀一具狀相

渾然居

卷之五

五二

似而省十之七只周遭數道而已玉衡一亦銅爲之如尺而首尾皆曲有二孔對孔直窺以候中星又有銅毯一左右轉旋以象天體以方函盛之函四周作二十八宿真形南面有御製銘正統七年作也臺下小室有量天尺鑄銅人捧尺北面室穴其頂以候日中測景之長短冬至後可得一丈七尺夏至後可得一尺云中爲紫微殿殿傍有銅壺滴漏一器然皆不注水徒虛具耳

### 天體不足西北

夏日長冬日短者日夏行天中出於正東入於正西徑天中而過度數多也冬行南隅出於東南隅入於西南隅度數少也日之不行東北西北者天體歟而不足西北也

### 不書北至

日當南至晝漏極短而晷影極長日當北至晝漏極長而晷影極短以其極也故謂之至然南至爲北陸北至爲南陸者何也以其影之在地者言也然極居天中日之北至不能逾極而北也故書南至而不書北至也

### 日食不預占

三代之時日食皆不預占孔子答曾子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太廟火日食是也不知古人不能知耶抑知之而不以告令人主率然遇之猶有戒懼之心耶預占日食不知起於何時但不預占則必有陰雲不見者故春秋於日食不恒書非不食也

日月薄蝕

夏霜冬雷風霾星孛謂之天變可也至於日月交蝕則有躔度分數可預測於十數年之前傳稱魯哀之特刑政彌亂而絕不日食以爲天譴之無益告之不悟也然司馬之時羊車宴安羯胡啟釁日食三朝不一而足天何嘗譴而有益也文景之世日月薄蝕相望於冊而海內富庶粟朽貫紅以爲天譴之厚於魯哀乎是爲父者日朴責賢子而姑息不肖子也天不亦舛耶然則何說之從曰日食變也而非其變者也譬人之有疾病也固有兢業保守而抱痼不絕者矣亦有放縱酒色而恬無疾疚者矣乃其壽命修短之源則固不係是也聖人之事天也無時不敬而遇其災變則尤加皇懼焉曰吾知敬天而已初不爲禍福計也蓋自俗儒占候之說興必以某變屬之其事求之不得則多方傳會不覺其自相矛盾而啟人主不信之端無怪乎金陵有天變不足畏之說也

五月五日子

五月五日子唐以前忌之今不爾也考之載籍齊則田文漢則王鳳胡廣晉則紀邁王鎮惡北齊則高緯唐則崔信明張嘉宋則道君皇帝金則田特秀然而覆宗亡國者高緯道君二人耳然一以不執服天刑一以盤荒取喪亂卽不五日生能免乎

中秋天色同

中秋天色陰晴與夷狄同蘇東坡曰故人史生爲余言常見海賈云中秋之月雖相去萬里他日會合相問陰晴無不同者公集中有中秋詩嘗聞此宵月萬里同陰晴天公自着意此會那可輕又詠月詩暮雲收盡液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

遇怪不言

魏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至期更冠幘皂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鼠

復入穴斯瀕更出語如前日適欲中鼠入瀕史  
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日正中鼠曰周南  
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絕顛蹙而死卽失衣冠取  
視俱如常鼠故今人相戒遇怪事不得言又諺  
語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 水中戒瀝血

唐開元中燉煌李鵬過洞庭鰲血沙上爲鼃所  
舐遂化爲鵩形與其家人赴任而鵩反被鼃禁  
制水中如是數年遇葉法善問其故乃飛石往  
擊其鼃鵩始得生故今舟行相戒不敢瀝血水  
中

### 焚香辟邪

特迦香出弱水西形如雀卵色頗淡白焚之辟  
邪去穢鬼魅避之噫以香出噫以國色黑焚之  
不甚香而可和諸香亦能辟邪魅京師有賃宅  
住者其宅素幽既入不能便移但日焚噫以香  
一爐至夜中墜子聞鬼物相與語曰彼所焚何  
物令我頭痛不堪當相率避之越二日宅遂清

吉無患乃知傳物志載漢武帝焚西使香宮中  
病者盡起徐審得鷹嘴香焚之一家獨不疫疾  
當不誣也

### 李祭酒時勉

洪熙初李祭酒時勉因上元夜拾墜金釵俟其  
人至還之乃千戶之婦也夫婦德公甚厚饒遺  
俱不受乃出藥物一片曰此名血竭出於異國  
往年征交廣所得既不費財而可備緩急願公  
納之公乃受以語夫人後公以言事件爲金  
齋然其  
灰槌折其脇幾殆召醫視之曰傷雖重可爲也  
但須真血竭夫人卽取昇之遂得甦時論以爲  
還金之報也血竭一名麒麟竭出南蕃中廣州  
亦有之樹高數丈葉似櫻桃而有三稜脂液滴  
下如膠飴狀久而堅凝色如乾血又能破積血  
止金瘡血故以血竭名也

### 服餌之効

僊住食松實形體生毛兩目更方山中毛女食  
栢葉不飢不寒不知年歲彭蠡常食桂芝八百

餘歲赤將子與癸百草花能隨風雨上下魯定  
公母服五加皮以致不死張子聲服五加皮酒  
壽三百年房室不絕任子季服茯苓輕身隱形  
韓衆服菖蒲遍體生毛隆冬裸袒趙他子服桂  
日行五百里移門子服五味子色如玉女林子  
明服木身輕敗舉楚子服地黃夜視有光陵陽  
子仲服遠志有子二十七老更少容杜子微服  
天門冬八十年日行三百里度肩吾服槐實年  
七十餘鬚鬢更黑青城上官道人食松葉九十  
濟然居之也

### 解毒之物

龜脂可以燃鐵蛇羹能殺壁蟲爪兩蒂菓雙仁  
者皆能殺人生人髮挂樹上烏鳥不敢食其實

栗子於眉上擦三過則燒之不爆誤吞銅鐵草  
薺解之誤吞稻芒鵝涎解之誤吞木屑鐵斧磨  
水解之誤吞水蛭田泥解之中鵝鳩毒薑汁解  
之中諸藥毒甘草解之中砒毒藁豆解之中鉛  
錫毒陳土甘草湯解之中蛇毒白芷解之中麝  
香羅蔔解之中瘰癧毒班貓解之中菌蕈毒地  
漿解之烟薰死者羅蔔汁解之諸蟲入耳生油  
灌之此皆人之所忽不可不知也

### 人參枸杞

千年人參根作人形千年枸杞根作狗形中夜  
時出遊戲烹而食之能成地仙然二物固難遇  
亦難識也相傳女道士師弟二人居深山中其  
徒出汲井畔常見一嬰兒語其師師令抱至成  
一樹根師大喜構火烹之未熟值糧盡下山化  
米師出門而水大漲不得還徒飢甚聞所烹者  
香美遂食之三日噉盡水落師還則其徒已飛  
昇矣

### 敗龜板候人

王節齋中丞撫蜀時患蟲病訪知青城山有隱者能治招之不來乃躬造之一宿隱者脉之云此蟲病也問何以致此乃詰其嘗所服藥云素服補陰丸曰是矣其蟲乃龜板所致龜久生之物惟敗板入藥不得已用生解者須酥炙極透應手如粉者良少堅得人之生氣其生氣復續乃爲蟲耳此非藥餌所治公自今壽尚可三年猶及生子遂歸三年生子而卒王素工醫龜板良藥乃治法一乖取禍如此可不慎哉

### 莫尊於水

萬形不毀皆恃水德今夫山石之不裂也地膚之不坼也木不槁落金不樵悴五穀含穎垂實不竭以育民人人之精魄榮衛凝固渥洽無有外疆中乾疾疾生焉萬物羽者匍伏毛者孕育筋骨和勁而膚澤鮮好凡若此者皆水德之滋也故淮南子曰有象之屬莫尊於水且夫形得水而滋也猶之氣得天而化也是故凡有形莫非水凡無形莫非天

### 樹介之異

京師戊午冬凝霜封樹者不一而足考諸前史唐寧王憲疾時寒甚凝霜封樹憲嘆曰此俗所謂樹稼者也諺曰凌樹稼達官怕吾其死乎憲果薨或以爲春秋雨水水卽此亦名樹介言象介冑也次年果有遼左三路之敗於時宿將俱戰歿偏裨以下死者凡八萬餘人其應最慘云

### 求道格言

唐侯道華性好文史手不釋卷或問安用此爲答曰天上無愚情仙人金陵唐詩慕道煉丹有道流勸之出家入山者唐曰家有老母世間無不孝神僊二語可謂的對亦可謂求道之格言也

### 讀書藏書

讀古人書如勘法吏案拘成案者不清冤倖之途唯在自勘其實而已讀書亦然勿據于張之案以爲無冤勘而後知其無冤也勿據孔孟之籍以爲盡理勘而後知其盡理也

秦淮海云少年讀書一見輒誦然恃此自放把卷無几雖有強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比數年來發憤自悔而聰明衰耗每閱一事掩卷茫然雖有勤苦之勞而常廢於善忘此數語可爲少年忘學者戒也

少時讀書能記憶而苦于無用中年讀書知有用而患於遺忘故惟有著書一事不惟經自己手筆可以不忘亦且因之搜閱簡編遍及幽僻向所忽畧今盡留心敗荷蠹簡皆爲我用始知藏書之有益而悔向來用功之蹉跎也

書籍在唐以前寫本多而模印少學者習見傳錄之艱也故其誦讀亦精詳宋以後刊鏤多而寫本少學者習見得書之易也故其誦讀因減裂在今日則一時剗刷之濫極矣工於刻而畧于校侈于藏而怠于閱母或手坊間多夾豕之書而架上祇供蠹魚之飽也

書中蠹蛀無物可辟惟逐日翻閱而已置頓之處要通風日而裝釘最忌糊漿厚裱之物宋書

多不蛀者以水裱也日晒火焙固佳然必須陰冷而可入筭若熱而藏之反滋蠹矣

### 藏茶妙茶法

藏茶法實茶大甕底置箬封固倒放則過夏不黃以其氣不外泄也或云當倒放有蓋缸內缸宜砂底則不生水而常燥時常封固不宜見日見日則生翳損茶味矣藏又不宜熱處新茶不宜驟用過黃梅其味始足妙法鍋令極淨茶要少要猛以手拌炒令軟淨取出攤匾中畧用手揉之搽去焦梗冷定復炒極燥而止不得便入甕置淨處不可近濕一二日再入鍋炒令極燥燥冷先以甕用湯煮過烘燥燒栗炭透紅投甕中覆之令黑去炭及灰入茶少分投入冷炭又入茶將滿實宿箬葉封固厚用紙包以燥淨無氣味磚石壓之置透風處不得倚牆壁及泥地如欲頻取宜用小瓶

### 置葉懷中

仰山陸錄記莆田翠渠周公瑛知廣德日有道



士作法能使童子舞公摘樹葉置童子懷中戒之曰汝第舞但樹葉落地則咎汝矣於是道士百計作法童子凝然不動蓋童子心以守葉爲主也以是見人心有主則不動

### 令捕請託

東漢杜篤字季雅客居美陽數從美陽令請託不諸頗相恨令怒收篤送獄會大司馬吳漢薨世祖詔諸儒誅之篤于獄中爲誅辭最高帝賜按漢法之嚴令能捕請託者下獄今之請託者林總令敢擲榆之乎卽入獄未必便有最高之辭免刑卽有矣詎能上達天子古今之不同如此

### 見聞隨筆第二 詩話五十二首

陳陶劍浦人隱西山下操行高潔累辟不起嚴譔守郡日欲試之遣小妾蓮花往視陶竟夕不納妾獻詩曰蓮花爲號玉爲腮珍重尚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空勞雲雨下陽臺陶答云近來詩思清於水老去風情薄似雲已向昇天得門戶錦衾深愧卓文君

元稹爲御史鞠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遊稹思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春愁折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驛吏催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白樂天與弟敏中行簡三人相繼俱中科名樂天作詩曰自憐郡姓爲儒少豈料詞場中第頻桂折一枝先許我楊穿三葉盡驚人

劉虛白與裴晉公昔同視席及公主文虛白猶是舉子試雜文日簾前獻一絕云二十年前此

夜中一般燈燭二般滋味不知歲月能多少猶着麻衣待至公

杜牧之弱冠登科名振京邑嘗與同年城南遊覽至文殊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且對又云修何業傷人以累提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訝嘆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儼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

半僧孺赴舉之秋投贊於劉補闕禹錫對客展

卷飛筆塗竄其文歷二十餘年劉轉汝州牛出鎮漢南枉道汝州駐旌信宿酒酣賦詩曰粉署爲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昇沉事且鬪尊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侍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禹錫和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笑語頗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

事何敢當焉於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驅

王奇字漢謀宋時人家貧補縣小吏令題鳳詩一聯於壁片片銜蘆背曉霜盡隨鶯鷺立寒塘奇密續成之曰晚來漁棹驚飛去書破暹天字一行令大歎賞使游學都下真宗得其詩召見立賜及第時稱天子門生

朱文公桐廬舟行見山寺詩曰一山雲水擁禪居萬里江樓繞屋除行色匆匆吾正爾春風處處爭何如江湖此去隨滬鳥粥飯何時共水魚

孤塔向人如有意他年來借一蓬條其感嘆願慕之情溢於言外豈當播遷奔走之時故欲迴脫塵累耶人言多不近情恐亦不知先生也

楊文貞公曰鄉先輩劉伯川氏世居沙村在邑南山水深邃處平居不與俗人接於崇儒禮士則汲汲恐有所未盡然善觀人且喜獎掖後進予年十四五時與孟潔往拜之伯川以故人子待之甚厚是日雪霽酒酣率予二人循溪行詠命各賦小詩言志孟潔對曰十年勤苦事鷄窓

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爭看  
綠衣郎予即一時景趣對曰飛雪初停酒未消  
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清人骨貪看梅花  
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紅樓  
一看耳又曰不失一風流進士顧予笑曰雖寒  
士當耐久又曰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其勉  
之後伯川卒孟潔果登進士第爲翰林庶吉士  
而卒文貞卒致位宰相皆如所言云

永樂間胡文穆公與楊文貞公俱在內閣文穆

清獻公

卷之五

三三

七十四

嘗語文貞曰吾二人將老得退即各具小舟可  
二僮探者舟中貯書冊楮筆壺觴棋局如廣訪  
君艤舟君門外一里所遣童子招君君逕入舟  
泝流至五雲驛望大容峰則返櫂至君入舟處  
君獨歸廣不過君竟去君訪廣亦然但泝流至  
玉峽而返歲必五六過訪用此共適餘年及文  
穆歿後半歲文貞夜夢偕文穆泛舟自快聞至  
郡城下同載甚樂共聯詩文穆起首句文貞續  
第二第三句文穆續第四第五文貞又續第六

第七文穆終結句及覺而忘第六至第七二句  
文貞悲愉不勝遂補之詩曰金螺瀟灑對夫容  
鷺渚漁洲窈窕通遠樹白雲秋色淨故人清興  
酒尊同河山夢冷謳吟後生死交深感慨中猶  
想勝綠如風昔並騎黃鶴過江東已復嘆曰空  
餘後死亦何樂哉回思具舟過訪之約則又皆  
夢中語也前輩交友存歿之情於此可見

千忠肅公爲河南方伯入覲題詩云首帕蘇荏  
與線香本資民利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  
清獻公

卷之五

七十四

被閭閻話短長讀其詩可想其人今之清風兩  
袖者蓋無幾也又鄱陽劉芝陽諱應麒巡撫吳  
中告終表歸臨發題詩署中曰來時行李去時  
裝午夜青天一炷香拙得海圖留幕府不將山  
水帶還鄉蓋亦道其實者合二詩觀之庶幾一  
介不輕取予者矣

張蘿峰內閣年五十尚在公車其時武宗盤遊  
而浙江撫按兩院會飲鴈山張乃作詩投之曰  
鴈內衣冠集鴈山草芽無路得躋攀山中獨掃

豺狼道天上誰當虎豹關玉輦不知行樂處金  
扈且莫破愁顏江湖廊廟原相係其道漁樵盡  
日間兩院見詩目張爲狂生幾坐以事張乃走  
赴公車至錫山謁座主邵二泉邵試一對月白  
風清鶴淚一聲山寂寂張卽對云雲行雨施龍  
飛萬里海茫茫邵大器之遂登第未久拜相蓋  
此公氣魄已從詩對見之

江西甘矮梅先生通五經四方從學者甚衆一  
日其徒有行臺御史者謁先生于家先生款語  
久之求退先生曰能少留蔬食否及設饌唯葱  
湯麥飯而已先生曰御史豈啖此者弟老夫易  
辦耳口占一詩畀之云葱湯麥飯丹田暖麥飯  
葱湯也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  
烟可謂諷而切矣

王陽明先生大有詩才然已入理學派頭不在  
詩人之列曾記其詠傀儡一詩有云到處逢人  
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堂浮華過眼三更促名  
利牽人一線長穉子自應相詫說矮人亦復浪

悲傷本來面目還誰識且向燈前學楚狂如此  
訝物不着色相非高手不能

錢鶴灘先生里居一日聞江都某妓名遂造江  
都訊之已屬鹽賈矣因同逆旅館人謁大賈賈  
人重其才名遂留飲焉酒間呼主人某跋涉此  
間特欲識妓某耳近聞歸卿幸賜一見主人出  
妓傳花把酒時衣裳縞素往來燭前皎若秋月  
妓因出白綾請留新句遂題一絕云淡羅衫子  
淡羅裙淡掃蛾眉淡點唇可惜一身都是淡如  
清徐居

何嫁了賣鹽人仰面大笑而去

唐伯虎晚年寡出常坐臨街一小樓惟求畫者  
攜酒造之則酣暢竟日有言志詩云不種桑麻  
不養蠶日高猶自枕書眠閒來寫幅青山賣不  
使人間作紫錢又題一釣翁畫云直挿漁竿斜  
繫艇夜深月上當竿頂老漁爛醉喚不醒蒲船  
霜印蓑衣影

陸世明舉於鄉赴省試下第歸過臨清鈔關錯  
認爲商令納稅陸卽書一絕呈主事云獻策金

門苦未收歸心日夜水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  
聞說君王不稅愁主事見詩驚愧謝之

張東海有假髻美人詩云東家女兒髮垂地日  
日高樓理雲髻西家女兒髮齊肩買裝假髻亦  
義然花鈿玉珥重重綴眼底誰能辨真偽瑣窓  
二月來春風假髻美人先入宮其旨蓋喻場屋  
掄才爲下第作也甚有古意

管愛趙子昂有題圓澤三生公案詩云川上清  
風非有着松間明月本無塵不知二子緣何事  
漣然居

苦戀前身與後身此千古以來第一議論

一僧題一詩云到處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曉  
山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絕似  
悟後人語

一全真題詩桃川壁間云磨快鋤頭挖苦參不  
知山下白雲深多年寂寞無煙火細嚼梅花當  
點心讀之似不火食人語

釋覺圓工詩與儲靜夫先生倡和相傳其題彌  
勒佛一絕云無古無今雪滿頭大千沙界一叢

收自從唱破無生曲直到於今笑未休  
有婦人作詩寄遠者云野鷄羽毛好不如家鷄  
能報曉新人貌如花不如舊人能續麻續麻做  
衫與君着眼見花開又花落此等語取之目前  
要自古雅暢快有三百篇之風

世人畫張果像皆倒騎蹇驢不解所以蜀中一  
耆儒贊曰舉世多少人誰似這老漢不是倒騎  
驢凡事回頭看味回頭看三字令人有省

有詠紅梅者尾韻限牛字其人題云玉骨冰肌  
絕俗流着些顏色在枝頭牧童睡起昏朦眼錯

認桃花誤放牛又有詠漁舟者尾韻限天字其  
人題云籃裡無魚欠酒錢酒家門外繫漁船幾  
回欲脫蓑衣當只恐明朝是雨天此二絕者韻  
脚自然亦甚可喜

鄉前輩林子仁先生曾仕選郎以清白吏著先  
生與心齋同時倡道海上不以詩名然有道之  
言不必與風雅爭雄也今檢得律詩二首詠蚤  
朝云長安月色馬頭明遙聽鷄聲滿帝城禁樹

含輝天漸曉銀河垂影露初晴鳳樓鳥語喧歌  
吹象魏龍旂雜珮聲翠幄重光瞻拜近肯將舊  
學負平生夜宿古杭云古杭今夜宿扁舟欹枕  
寒衾聽水流心共碧天和月靜身依清世與雲  
浮棹歌兩岬聞吳語海國何人恣越游月滿蓬  
窓宵欲半幾回魂夢到皇州愛君慎獨之意溢  
於言表

前輩凌真卿先生 世廟時官御史建言被杖

已 穆廟登極起廢中丞未幾黑頭棄綬治園

清然庵

卷之五

三九

西偏吟咏甚富題舊業堂云投珮歸來不記年  
草堂猶自檢殘編閒看白日西飛景靜結青山  
老去緣閒字錯疑楊子宅撫琴空對伯牙絃午  
窓寂寂無人語一榻松風夢葛天題長春塢覺  
石橫峰翠嶽開四時春色勝蓬萊秦松滴露蒼  
龍起楚竹干霄紫鳳來凌跨每從羣卉出敷榮  
不待一陽回蕭疎歲晚頻攜手雪裏應知我是  
梅題湛碧亭百尺長虹俯盡橋綠波偃臥雨龍  
高虛亭湛湛涵孤影芳沚泠泠鑑一毛月上似

清然庵

卷之五

八

看秦嶺雪風來不作廣陵濤凭闌盡日清如洗  
水氣翻憐濕短袍又於家篋中得先生手跡數  
首一悼劉臺道長曾焚寶鴨讀彈章指點平津  
筆有霜一旦忠魂赴湘水十年孤憤哭滄浪園  
扉未雪生前恨幽戶空懸歎後光縱使遺靈還  
故里青螺松月總蒼茫一自笑爲問清狂嗜酒  
無一盃纔覆已糊塗山中百甕留供客海上羣  
才借伴吾古道論交忘少長俗情希世看榮枯  
空園試履行吟徧花自紛飛鳥自呼一秋日同  
友人田間晚歸途中二首返棹迴流夕有聲乘  
潮十里小舸輕舫橫遠漠孤雲沒星帶殘河一  
水明清世門人安野隱浮生老計辦春耕同心  
共結沙鷗伴百歲懸知不渝盟又寂歷空原落  
葉聲涼風披拂鬢毛輕冥冥樹色昏鴉定隱隱  
人喧岸火明西海豈應鳴鳳至南陽不是臥龍  
耕鍾山久絕區中想誰勒移文笑背盟過里中  
登仙橋晚題仙真輕舉信耶非父老都傳此地  
飛青壁不留圓日路白雲猶似去時衣蛻蛻楚

水龍長臥悵望巒山鶴未歸題柱豈關懷駟馬  
少因描筆駐斜暉詠里中羅浮山浮山泛海自  
蓬萊握土名齊亦異哉岸草有靈波不沒渚花  
無恙鳥頻來空潭月出魚龍卧舊里風生虎豹  
哀一葉年年秋水上海浪幾曲棹歌回諸詩俱  
風流儻儻私淑高風於今猶可想見

沈鳳岡先生亦世廟時人由庶常授給事中  
歷官郎陽巡撫入爲大理卿位終左司馬其卿  
大理時會虜犯都城大掠畿外世廟入相嵩

清參居

卷之五

八十一

言下大司馬于理手勅趣具爰書詞長不克就  
至遣中使切責之大司馬遂棄市其得保首領  
者幸也嘗讀其揭衣篇一首九月邊氣寒長風  
起山阜良人遠征戍歲月亦云久蟋蟀鳴壁間  
玉衡運樞斗感此欲授衣刀尺勤素手清砧敲  
明月流光照踈牖啄啄聲滿城滾滾露盈肘狐  
裘知蒙戎葛屨今糾糾萬里情更深慙慙復何  
有蘭堂夜瀟條金屏暗雲母愁看翡翠衾鴛鴦  
戲春藕掩淚傷朱顏心旌逐飄柳豈敢怨別離

清參居

卷之五

八十二

王事方有咎烈士行不來此意君知不讀此詩  
不減子夜吳歌及秋閨怨又聞邊關有警七言  
古一首朔方八月秋草肥胡兒突兀彰邊威千  
群萬落不可數惟見萬里紅塵飛羽檄星馳報  
主將細柳營開列軍仗寶刀初試黃金裝鐵騎  
驚看新虎帳翻身上馬意氣豪坐論却敵如秋  
毫臨戎對壘不敢動徒云守備誇旌旄令嚴戍  
久軍士苦反使胡騎猛如虎回軍謾唱凱還歌  
論功列宴陳仙舞東南膏血輸備邊豈知一飯  
羅萬國家養兵意何在却令此輩欺皇天如  
今長城不可倚犬羊之欲真無已芳草綠過渥  
中田空使英雄涕如水廊廟惟懸西北憂相臣  
日夜生邊愁古來擇將爲上策轉移民力歸田  
疇說債帥怯戰畏虜倖賞冒功虛費金錢寔弛  
邊備大有關係不獨其詩之工也先大父與沈  
凌兩先生最善所藏往來手札甚多偶閱其京  
邸郵書名刺尺牘皆自書而名刺字跡不甚大  
絕與今之兩衙門名刺不類今昔事不同此如

余嘗陟郡城之蜀岡有徐定菴先生詩跡拂蘇  
讀之沉深宏麗俱是絕調題大明寺云樹密煙  
深紫翠堆南朝遺構有樓臺岡連巴國雲千里  
話入茶經水一杯月夜笙歌攜客聽雨天圖畫  
隔江開揚州兩度春風後跨雀何年是再來平  
山堂云太守風流去不回小堂空枕翠微隈山  
拖王氣雲邊出江擁潮聲海上來草樹似猶迎  
畫戟文章今已落蒼苔遊人若解浮生意盡折  
巖花付酒杯迷樓云青嶂丹梯竹苑幽霧窓雪  
棟古迷樓香銷帳殿花竟盡怨入池塘水調休  
四海追遊吾老大兩年風物此淹留烟霄直北  
三千里常倚闌干望 帝州廣陵寄伯兄二首  
南樓風雨憶分襟一客蕪城歲月深海上形踪  
憐獨往天邊書問屢相尋棠花荆樹千年意塞  
雁原鴝鵒地心但得暮齡齊白首豈須浮世有  
黃金 又 烟花淮海舊稱雄可奈愁中更病中白  
社有緣陪夜月朱簾無夢捲春風斷碑殘墨歐  
公字廢沼荒臺煬帝宮多少興亡今古意一尊

那得與君同又夢揚州一首憶在大明山上寺  
烟霄樓閣暮堪凭飢過香積鐘初動琴借蒲團  
月半升九日自斟黃菊酒一燈常對白頭僧江  
南江北今千里夜夜春風夢廣陵讀其詩想見  
其靈襟逸韵初不知爲何許人也後余登第出  
給諫徐雅池夫子之門乃習先生其大父先生  
起家賢書弱冠負籍甚名而非其好僅一再對  
公車卽謝去託名問賢浮游燕趙吳會荆楚間  
凡十年所至爲聲歌原本性情發揮道德迢然  
穆然其旅食廣陵棲大明寺者二年至去後形  
於夢寐此其託致深遠矣勝地有緣得歐陽公  
與先生而聲價增重文采風流掩映千古豈偶  
然哉逞志廣陵者多耳食不知有先生也余故  
表而出之先生諱敷詔別號定菴閩中人  
蘇州近竹老人袁洪志三十年前夢游武夷山  
題詩石壁云地僻紅塵遠人閒白晝長鳥啼春  
雨霽花落野泉香近竹老人題凡二十五字其  
後隨弟觀察使洪愈之官福建還經武夷山登



絕頂見石壁上委有此二十五字宛然手跡是  
夢中飛神所題者老人自異既歸一疾不起矣

外編東事瑣言 計十條

異材

國家猝有夷狄之難天之所以開豪傑也有豪  
傑而不能議議而不用此敵國之資也昔慶曆  
間華州士人張元昊累舉不中第落魄不得志  
負氣僞儻有縱橫材嘗游塞上歷覽山川有經  
略西鄙意有雪詩曰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鱗殘  
甲滿天飛又鷹詩曰有心待擗月中兔更向白  
雲頭上飛欲謁韓范二帥耻自屈乃刻詩石上  
濟然居

卷之五

八二

使人拽之市而笑其後二帥召見之躊躇未用  
間已走西夏與曩霄謀抗朝廷連兵十餘年黃  
巢舉進士不中第嘗賦菊詩曰待到秋來九月  
八我花開後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  
帶黃金甲朝廷宰相不能收拾之遂聚衆爲盜  
號衝天大將軍卒陷長安此可見學校所以養  
士科舉所以取人而豪傑放俠之士非二者所  
能牢籠在君相羅之於法度之外可也何況遠  
國孔棘草澤英雄曠目生心者何限不亟爲之

網羅徒令抑鬱無聊坎壈不得意彼一段跋扈飛揚之氣豈能搞項黃馘終老死牖下也桓溫伐秦入關王猛被褐謁見捫虱談當世之務苟若無人而溫猶曰吾仗義討逆爲百姓除殘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徐謂猛曰江東無卿比也資以車馬欲與之俱還猶豫不決遂爲符堅所用卒與燕連衡合兵拒溫以致枋頭之敗威名頓挫然則豪傑固不易識也

用間

澹然居

卷之五

八十七

曹瑋知渭州時年十九馭軍嚴明賞罰立決善用間有告一卒叛入夏州者瑋方與客奕遽怒曰吾遣之去汝再三顯言耶夏人聞之卽斬叛者首投境上元豐間劉舜卿知雄州虜寇夜竊其關鎖去吏密以告舜卿舜卿不問但使易其門鍵大之後數日虜牒送盜者并以鎖至舜卿曰我未嘗亡鎖命加於門則大數寸併盜還之虜大慚沮盜竟以是得罪呂東萊云天下之事皆賤詐惟兵貴詐如二公皆善用詐者古今之

以詐而戰勝攻取者多矣昔者宋人及楚人戰于泓楚師未濟宋司馬請擊之公不可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不以阻隘也不鼓不成列宋師遂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成安君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漢軍遂馳入趙壁拔趙旗立漢赤幟斬成安君泚水上則詐與不詐之致異也

謹守

用兵以持重爲貴蓋知彼知己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在五路韓琦力于戰仲淹則不然曰吾惟知練兵選將積穀豐財而已琦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仲淹守延州堅持不可尹洙將命至慶州約

澹然居

卷之五

八十八

進兵仲淹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洙嘆曰公于此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負於度外公何區區過慎如此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可置千度外乎洙不能強而還琦遂舉

兵次好水川元昊設伏王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琦還至半塗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于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鬼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鬼魄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仲淹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于度外也故善將者當以仲淹爲第一兵力既集可徐議戰兵力未集只可議守勿遽易言犁庭驅烏合之衆榜腹之兵而乘危徼幸付之一擲也

濟然居

卷之五

八一九

將才

今人語將才動曰韓白夫亂世將兵一切用奇韓白是也若乃太平邊將貴在事事可久古惟趙克國王忠嗣輩足以當之彼皆苦心爲國長笑不媿幸以邀功名不苟且以遺邊隙其忠盛其才老故足尚也

國家數年前誠得一人於遼陽未雨綢繆不狎款而撤其脩奴酋雖黠不至踰撫順而南牧馬矣就使將如韓白何嘗不拔自行伍而克國自

良家出忠嗣養自禁中惟其才而後用之今則舍行伍而重科目循薦剡而拾浮詞望之若圓麟紛閣儘美聽聞按之如塵飯土羹無裨實用偶舉今世撫按一二薦語如氣貫白虹射飛赤羽信能貫虹沒羽乎鬚髯戟豎肝膽金堅信有美將鉄肝乎胸蟠黃石氣軼青萍信有六韜百鍊乎繁弱弓開向月太阿劍轉連星信能掛桑倚天平壯若虎頭都護技同猿臂將軍信如屬門定遠乎他如談兵勇冠三軍擐甲名高八陣

濟然居

卷之五

八一九

驍姿昂霄聳壑駿猷掣電追風又如壯氣鷹揚銳才犀利撫士春生玉帳提軍霜射金戈沉機驚伏壯氣龍標一軍刁斗不驚千里金城在望等語如此套頭一紙可盡太平無事固不妨拙黃對白耶供點綴耳方今邊圉孔棘有識者亟爲

國家需大將置之危邊用之異日亦必問其將畧若何廉勇若何智謀若何騎射若何如淮陰登壇數語已足覘其多多益善而第令執薦剡

之帖括與收韓白若而人爲萬里長城爲三軍  
司命不亦如按圖而索駿乎哉夫泥塗未必無  
豪傑世豈無魏弱翁之知營平李供奉之知汾  
陽宗忠簡之知武穆者顧識別何如耳使行伍  
可以拔將帥則豪敢自喜者將不耻爲兵而兵  
力強且上之人亦不容奴視而虐使之矣而兵  
力寬

### 援兵

唐德宗時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十月節度使  
潘崇景

卷之五

九十二

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城軍士冒雨寒甚多攜  
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  
至澧水詔京兆尹王翊犒師惟糲食菜餼衆怒  
蹴而覆之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  
以微命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  
不如相與取之遂趣京城作亂先是陸贄有言  
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  
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竊發郊畿驚犯城  
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今日援遠之役何以

異此有援兵必有援兵之擾莫如謹其約束使  
市井秋毫無犯必有援兵之費莫如虞其庚癸  
使資糧屏屨不缺必有援兵之害莫如養其精  
銳使投石超距不譯而後

國家藉指臂之力備緩急之用也不然而三者  
萬有一危吾恐人情洶洶不虞其外援之縮朒  
而虞其內訌之騷離也不虞其創戈之勢難折  
衝于萬里而虞其脫巾之呼先兆變于肘腋也  
噫危矣

潘崇景

卷之五

九十二

### 屯田

古者諸侯封國自食其入淮北之地如齊晉燕  
秦諸國土飽倉盈不聞其仰給於江南也如漢  
時與楚血戰五載軍士糧餉乃自關中轉輸即  
武帝窮兵黷武頻年暴師於外亦不聞其借粟  
於吳楚也漢時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  
過數十萬石而已迨唐而漕運始自江而淮自  
淮而河計米一斛費錢七百然貞觀開元盛時  
不聞其乏食也至於季世乃有米已至陝吾父

子得生之喜豈非內無儲積而枵腹待哺於外哉宋時汴及臨安地皆咫尺故不聞轉餉之苦今京師三大營九邊數十萬軍升合之餉皆自漕河運致古稱千里運糧士有飢色今乃不啻萬里矣萬一運道有梗何以處之故爲今日計則屯田之策宜行於邊塞而水田之利宜興於西北濱水諸郡縣也屯田之策且畊且守分番上下不惟享其粒食而士亦不至偷惰蓋守禦可以老弱占籍而力畊則非少壯不能軍將不

清參居

卷之五

九十三

汰而自精矣且有田則有墜有澮沮洳泥濘亦可杜胡馬奔突之患其利又不止充口腹已也然而屯田久議復而無效何也且耕且戰兼事也久廢頓飭驟功也處兼事成驟功有名臣如趙營平諸葛武鄉輩自饒爲之今請毋太執法而稍參以人情試行田野其有廬落整溝防固桑棗茂者必民田也其有廬落敝溝防弛桑棗不殖者必官田軍田也彼以爲非已有而強有力得以一旦奪之也故官屋必漏官馬必瘠自

然之情也今宜與軍士約能墾田若干畝不荒頓者三五年外與定著世世爲己業與民田等彼必勸於長利而力作矣或曰邊地叠遭兵凶人民稀少田地拋荒處處可耕土壤膏沃在在可惜清查招墾之令非不屢下然咸謂達虜擾攘耕耔爲艱軍民困窮墾荒無力不知衝邊固難耕種而腹裏之地尚可力耕民間固難墾種而官司之力尚可招墾況足兵莫先足食足食莫要屯田古人坐困外夷牽制強敵因田致穀

清然居

卷之五

九十四

養兵蓄銳以收全勛全在于此倘盡取土地之蒿萊者大修屯政三年可以足食十年可以富強姑舉水利今北方齊晉燕秦之地有水去處皆可作水田但北人頗不講於水利耳水田自犁地而浸種而插秧而薅草而灌水從夏訖秋無一息得暇逸而其收穫亦數倍誠於所在致南人以爲農師以一教十以十教百決渠爲兩舉錘成雲倉庾充盈便可省漕糧之半卽四方有警而西北人心不至搖動京師益安於泰山

矣

田賦

漢文帝承諸呂之亂卽位數年間匈奴寇邊濟北叛逆乘輿行幸軍國之費不知紀極而民不告田國有餘積二年十二年俱免天下田租之半而十三年遂併其半之租稅盡除之末年又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不知當時國用于何取給蓋文帝之恭儉節愛固自性成而當時差役之法尚行用民之力不必僱募也然亦異矣未

潘然居

卷之五

九十六

幾至於武皇遂至椎酤算緡海內虛耗今天下漕粟之費數百萬有奇而上供

御用者名爲金花亦四百萬有奇其它司農司空之屬各項徵輸計不下三百萬而不足者又取諸鹽課百餘萬取諸太僕馬價四十餘萬而度支猶告匱不已頃者遼左索軍興益急乃按籍數畝而派之民間正使海內縮食節衣父老子弟不愛閭左之涓埃卽已佐

朝廷之巨萬徐俟三韓底定振旅減賦而後欣

然相告曰民其有瘳乎莫余毒也已第恐當事者灑千行之淚而窮民且賣二月之絲主計者摧百折之心而有司或歛千家之怨以待振旅而旅未可振以待減賦而賦不可減則夫寓撫字于催科扇清涼于炎火非賢者吾誰望哉

鬻爵

入粟拜爵非古也漢初詔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蓋其慎也文帝用鼂錯言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

潘然居

卷之五

九十六

爵得至大庶長觀其言貴粟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漂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于有餘以供上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及孝景時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之至武帝益窮兵贖武縣官不足以奉戰士遂賣武功爵募民入羊爲郎蓋至是而選舉陵遲廉耻相冒朝廷之上同于列肆矣東漢之季開西邸鬻官崔烈

卿守也而入錢五百萬位爲司徒其子鈞告烈曰論者嫌其銅臭漢治雜霸固不足道也

國朝中葉業開納粟納馬之令以濟軍需而度支水衡告匱無虛日開納亦無虛日固不論賈人之子賤隸之兒舞文諱戌之丁男中貴貂璫之蝨賊曾不識丁挾賞都市朝輸白銀夕得美官但增羨金遽先除目朝廷傳其九牛之一毛而忘其十羊之九牧賞郎暫損其太倉之一粒而償以陸海之濫觴居里則畫錦游敖納交

清然居

卷之五

九二

守令服官則晷夜行埒徒手攫金甚又使子弟以爲卿視朝廷爲龍斷而恬然不知有羞耻事也求其如長卿之文藻卜式之高義累千百不得一人焉余嘗怪武帝收鬻爵之利而未嘗不獲得人之效至今讀凌雲子虛者不知其爲入賢武騎也聞上林布褐者不知其以朴忠牧隱也噫奇矣然則何道之從曰卜式有言天子誅匈奴賢者宜死節于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況爵者上之所擅百予級而不窮

財者民之所虧再加賦而益竭今欲取有餘之供以損貧民之賦當悉如鼂錯言何謂漢爵不足勸哉但恐賤其價以招之而富豪匿財不以佐

國家之急夫且以市井之心待朝廷而以微賤之術射官爵如漢武故事則國家緩急不足賴矣

弭亂

昔人有曰虜誠不足憂乎曰有之其爲中國倡

清然居

卷之五

九三

也我竭天下之兵以遏虜又竭天下之財以供南北兵而卒不得要領而我坐困矣燕趙秦晉齊魯周楚之郊其爲俠結納亡命習射騎陸博報仇者不可紀也鑄山煮海夜出而晨歸者不可紀也習妖書爲妖服以妄希富貴者不可紀也一旦而有豪喜亂者倡之不旬月而數十萬人可立受事于麾下鼓行而前誰爲堅者指淮漕則天下之喉咽塞指中都則天下之耳目斷指陪京則天下之根本搖指汴洛則天下之矛

餘集我欲抽北兵而虜控揣我我欲抽南兵而倭扼掣我我欲悉發諸夷而諸夷詭狙我於乎何以策之哉邇來遠氣不靖

朝廷竭天下全力以禦之徵兵索餉所在騁騷海內且蠢蠢然動矣以天下全力而困一遼猶可言也以一遼而困天下全力不可言也以天下全力困一遼而天下無事猶可言也以一遼而困天下全力而遼多事天下多事中國多事四夷多事不可言也有識者幸無笑癡之不恤其遼然居

卷之五

五

緯一至此哉奈何越俎而妄談也

### 節財

朝廷御用之物其工直視民間常千百倍而其堅固適用反不及民間計侵漁冒破之外得實用者千分中之一分耳每一繕造必內使與臺省部寺諸臣公估其直直不浮內使不從也一物之進自外達內處處必索鋪墊一處不飽其欲物不得前也領官鑑置辦者皆京師大駟積猾內結近侍外通曹胥預支白鏹以營身肥家

廣置田宅妻妾鮮車怒馬出入呵殿及期限時迫則捐十之三以啗內使而以十之一供應資緣爲奸苟圖塞責而已其中千孔百穴盤據淵駝牢不可破稷蜂社鼠難以窮詰故財用坐困而竟未嘗享其利也

清獻居

守官漫錄卷之五終



守官漫錄跋

自昔文章之士逞逞譚著述夫著述  
蓋難言之矣方士子操觚習博士業  
束於功令漁獵則詘今訓詁則廢古  
儻銳意兼之卽敏者不給矣虞卿著  
書之業我固知其未暇也迫着進賢  
冠復沉迷簿領間卽欲浸淫於墳索  
與夫百家衆流精力之不繼行將廢  
然返耳不則求田問舍不啻鄴侯之  
自汙而昭烈之謂許汜者甚矣著述  
之難其人不佞於

先生辱在葭莩時時過從揚扅今古  
先生以經世大業自肩而以文章道  
義進不佞當其爲諸生蚤已窺二酉

究五車迄今守官別無他嗜好滌研  
泚筆遂成漫錄凡五卷夫以君家更  
生之鴻寶清之之墨莊而探驪獲珠  
庚若禹錫以故採摭羣言種種金石  
尤非雕蟲輩能擬其萬一者會先生  
以糠粃之導見屬爲識其大凡於末  
簡見先生今日之守官無改於昔而  
今之所纂記者正昔所用以相規者  
也于一切俗情何有至上關朝常國  
典下切身心性命不佞方在佔畢胡  
能越樽俎代也

門下眷姪婿王 化大美謹跋





五雜組十六卷

〔明〕謝肇淛撰

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五雜組序



五雜組詩三言。蓋詩文一體耳。而水部謝在統纂書取名之。何以稱五。其說分部曰天曰地曰人曰物曰事。則說之類也。何以稱雜。雜易有雜卦。物相雜。故曰文。雜物撰德。辨是非。則說之旨也。天數五。地數五。河圖洛書。五為中數。宇宙巨大。陰陽相摩。品物流形。變化無方。要不出五者。五

五雜組



行雜而成時。五色雜而成章。五聲雜而成樂。五味雜而成食。禮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食味別聲。被色而生。具斯五者。故雜而係之五也。爾雅組似組。產車海。織者效之。間次五采。或綰璽印。或為冕纓。或象執轡。或詠干旋。或垂連網。或偕玄纁。入貢。或玄朱絕。基經辨等威。或丈二撫鎮。石外經緯錯綜。物色鮮明。達

于上下。以為榮飾。在杭產  
東海。多文為富。故雜而係  
之組也。昔劉向七畧。叙諸  
子。凡十家。班固藝文志。因  
之。偽道陰陽。法名墨。縱橫  
小說。農之外。有雜家。按其  
書云。出于議官。兼陰陽墨。  
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  
王治之無不貫。小說家出  
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  
說者之所造。兩家不同。如  
此。班言可觀者九家。堯在

黜小說。後代小說極盛。其  
中無所不有。則小說與雜  
相似。在杭此編。總九流而  
出之。言天下之至賾而不  
可惡也。即目之雜家可矣。  
龍門六家。儒次陰陽。殊失  
本末。蘭臺首儒。議者猶以  
並列。藝文為非。語曰。通天  
地人曰儒。在杭此編。兼三  
才而用之。即目之儒家可  
矣。余嘗見書有名五色線  
者。小言詹詹耳。世且傳誦。

孰與在杭廣大悉倫。發人  
蒙覆。益人意智。哉。不敢秘  
諸帳中。亟授剗剗。與天下  
共寶焉。

大沁山人李維禎

本寧父

文雅錄

八

上

五雜組卷之一

陳留謝肇淛者

天部一

老子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不知天地未生時此物寄在甚麼處噫蓋難言之矣天氣也地質也以質視氣則質爲粗以氣視太極則氣又爲粗未有天地之時混沌如雞子然雞子雖混沌其中一團生意包藏其中故雖歷歲時而字之便能變化成形使天地混沌時無這箇道理包

王韓絙

卷一

管其中譬如濁泥臭水萬年不改又安能變化許多物事出來故老子謂之玄牝老子謂之太極雖謂之有其實無也劉子謂太極本無極似於畫蛇添足矣

天地未生之初本無也無之中能生有而無不可以訓故曰易有太極蓋已包管於無之先矣卽不言無極可也若要言之則無極之前又須有物始得幾於曰馬之辯矣

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然曰

月五星可以躔度周步推測則天之爲天斷有形體既有形體必有窮極釋氏以爲有二十二天幻說也假使信然三十三天之外又復何物語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噫非不論也所謂極其至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也

朱晦翁曰天者理而已矣夫理者天之主宰也而謂理卽天終恐未是理者虛位天者定體天有毀壞理無生滅如目之主視耳之主聽世有無耳無目之人視聽之理將何所屬况聖人舉

五雜組

卷一

二

天以敵奧竈此卽蒼蒼之天不專言理也天積氣爾此亘古不易之論也夫果積氣則當茫然無知混然無能而四時百物孰司其柄生死治亂孰尸其權如以爲偶然則宇蝕變故誰非偶然者而天變不足畏之說誠是也然而惠迪從逆捷如影響治亂得失信於金石雷擊霜飛入妖物責皆非偶然者也故積氣之說雖足解杞人之憂而誤天下後世不淺也

象緯術數之學聖人所不廢也難以耕稼陶漁

之夫一旦踐帝位便作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造化之理固盡在聖人橐籥中矣後世如洛下閎僧十術王卅之輩冥思精數亦能範圍天地渾儀倚蓋旋轉不差黍管葭灰晷刻靡爽亦奇矣至宋儒議論動欲以理該之噫天下事理之所不能盡者多矣况於天乎

天之不足西北也何以知之日月行斗之南而不行斗之北故也漢明帝嘲張衡曰日南郡人應北回看日然北方瀚海有熱羊腴而天明之

五雜俎

卷一

三

國出塞七千里便可南視北斗矣安知無北向看日之地乎

天去地九萬里天體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亦臆度之詞耳天之體日月星辰所不能周也而况於人乎

七政之行自消自息何與人事而聖人必以璇璣玉衡測之也遂使後世私智之士轉相摹効互出已見如周髀宣夜渾儀之屬議論紛拏各有刺繆及測之而不得求之而不應遂以爲幽

遠難明之事而天變不足畏之說昉於此矣然則舜非與曰舜之齊七政所以協歲時戒農事也非後世無用之空談也

天地有大陽九六百六有小陽九小百六又云天阨於陽九地虧於百六大期九千九百年小期三千三百年故當陽九之會天旱海消而陸燠當百六之會海水竭而陵自填按漢書曰四千五百歲爲一元一元之中有九厄陽厄五陰厄四陽爲旱陰爲水又云初入元百六會有厄

五雜俎

卷一

四

故曰百六之會一說互異前說期似太遠荒唐無稽後說四千五百歲之中九厄則五百歲當一厄而自古及今未有三百年不亂者至於水旱頻仍恐無十年無災之國耳又何陽九百六之多也耶異聞錄所載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二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則每八十歲而值其六此說又不知何所據也按漢書又有元二之厄或云卽元元之誤未知是否又吹劒錄載



丙午丁未年中國遇之必有災然亦有不盡然者即百六陽九亦如是耳

日陽精也而雷電虹霓皆陽屬也月陰精也而雨露霜雪皆陰屬也星宿風雲行乎陰陽之間者也日月恒有者也雷電雨露之屬不恒有者也星宿體生於地而精成於天風雲皆從地起而行天者也故兼陰陽之氣也

日出而寒暄傾月虛而魚腦減下之應上也虎交而月暈麟闕而日蝕上之應下也潮之逐月

五雜俎 卷一  
桐之合閨上下交爲應也

秦始皇登君山遇大風雨遂赭其山隋煬帝泛舟遇風怒曰此風可謂跋扈將軍二君之與風雨爲仇不若魯陽揮戈以止日宋景發善言而榮感退舍也

禮統曰雨者輔時生長均遍又曰雨者輔也今閩人方言尚以雨爲輔

雲根石也然張協詩曰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溟曹毗請雨文曰雲根山積而中披雨足垂雲

而復散則專指雲言也

四時纂要曰梅熟而雨曰梅雨瓊瑤錄云閩人以立夏後逢庚日爲入梅芒種後逢壬爲出梅按梅雨詩人多用之而閩人所謂入梅出梅者乃微濕之徵非梅也

客星犯帝座此史官文飾之詞耳未必實也古今帝王求賢下士者多矣未聞天象之遽應也即漢末帝之於鄧通哀帝之於董賢同卧起者數矣未聞帝座之有犯也而于陵賢者一夕之

五雜俎

卷一

六

竊遽云犯帝座耶武帝微行宿主人婢婢墜拔刀襲之同宿書生見客星掩帝座此賊也而子陵同之乎史官於是爲失詞矣衍堅之母以送少子至灞上而太史奏后妃星失明羯胡腥羶乃上干天象若是耶矯誣甚矣至於海內分裂之時史官各私其主人君各帝其國不知上天將何適從也宋仁宗嘉祐中有道人遊上京師上聞召見賜酒次日司天臺奏壽星臨帝座恐亦妄耳

客星有五周伯老子王蓬絮國星溫星所臨之國周伯主喪老子主饑王蓬絮主兵國星主疾溫星主暴骸然則五者俱非吉星也而史以子陵當之不亦冤乎

謂子文陵當之

星宿宿字俗音秀然辰之所舍有止宿之義則音夙亦可也陰符經云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終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則從夙音久矣

天體東南下而西北高日月之行皆自南至中

王維組

卷一

七

天而止故南方煖而北方寒然日月之大有限方夏至時雖距數萬里更無北向看日者此又不可曉之理也

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非謂月行速於日也周天度數每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凡月初生明時行南陸如冬至時之日及生魄時行中天如夏至時之日故月行一月抵日行一歲也

中宮天極星帝星也二百二十八星也文昌六星

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故世以文昌爲魁星也太微東西藩各四星將相星也東壁文章星也南極壽星也貫索獄星也昴胡星也箕風星也畢雨星也雪孛機槍熒惑妖星也太白兵星也攷之歷代天文太白竟天兵戈大起彗星竟天則有禪代之事

正德初彗星掃文昌文昌者館閣之應也未幾洪瑾出首逐內閣劉健謝遷而後九卿臺諫無不被禍

五雜組

卷一

八

天時余十餘歲在長沙官邸亦能看之無何而張居正以奪情事杖趙用賢吳中行艾穆鄒元標等編管遠方逐王錫爵張位等朝中正人爲之一空變不虛生自由然矣

俗言南斗注生北斗注死故以北斗爲司命而文昌者斗魁戴匡六星之一也俗以魁故祠文星以祈科第因其近斗也故亦稱文昌司命云傳會甚矣至以蜀梓潼神爲文昌化身者又可笑也

數起於二而成於九九陽數也故曰九天九霄  
九垓九埒九閼九有九野九關九氣九位九域  
之類非必實有九也猶號物之數謂之萬耳聖  
人則之分地爲九州別人爲九族序官爲九流  
九卿九府天子門曰九重亦取九垓之義也  
道書云九霄謂神霄青霄碧霄丹霄景霄玉霄  
琅霄紫霄太霄恐亦附會之詞如天門九重又  
安能一一強爲之名耶

五雜俎 卷一  
九  
蠡海錄云天之色蒼蒼然也而人稱曰丹霄絳

霄河漢曰絳河蓋觀天以北極爲標準仰而見  
者皆在北極之南故借南之色以爲喻此言亦  
恐未然天無色借日以爲色故稱丹與絳者從  
日言耳不然彼稱青天銀漢者又豈指北斗之  
北哉

酉陽雜俎載人不欲看天獄星有流星入當被  
髮坐哭之候星出灾方弭金樓子言予以仰占  
辛苦侵犯霜露又恐流星入天牢方知俗忌已  
久今閩中新婦不載星行云恐犯天狗星則損

子嗣聞女聞亦忌之而見流星以爲不吉亦古  
之遺禁也

灾祥之降也謂天無意乎吾未見聖世之多灾  
亂世之多瑞也謂天有意乎亦有遇灾而反福  
遇瑞而遭凶者又有灾祥同而事應戛然不同  
者必求其故則牽合傳會不求其故而盡委之  
偶然將啓昏君亂主謂天變不足畏之端則如  
何而可也春秋著灾異而不著事應子產曰天  
道遠人道邇邇瑞不足言也遇灾而懼此理之常

五雜俎 卷一  
九  
何必問其應乎自漢書五行志以某事屬某占  
至今仍之然史氏既事而言言之可益司天氏  
未事而言言多不驗於是人主每遇灾變恬然  
無復畏懼之心矣今於歷代五行摘其尤異者  
錄之

漢惠帝二年天裂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  
文帝五年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  
成帝末始元年河南檮樹生支如人頭眉目鬚  
皆具又建始元年八月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

見

哀帝建平四年山陽湖陵雨血廣二尺長五尺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

靈帝中平元年東郡界生草備鳩雀龍蛇鳥獸之形毛羽頭目足翅皆具又樹中有人面生鬚伐之出血

桓帝建和三年北地雨肉似羊肋又大如手

元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

晉懷帝永嘉元年洛陽地陷有二鵝飛出蒼者

冲天白者墮地

公孫淵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

愍帝時平陽雨肉長二十步廣二十七步旁有哭聲晝夜不絕吳聞百里數日劉聰后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頭之見於隕肉之傍俄而后死諸妖俱不見

太康九年幽州有死牛頭能作人言

永嘉中吳郡萬計婢生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

尾黃齒大如枕又拘單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一鵝

義熙七年無錫人趙末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髭鬚蔚然

唐開元二年五月晦天星謠搖曙乃止

元和二年十月日傍有物如人形跪手捧盤向日盤中有物如人頭又四年閏三月日傍又有一日

乾符六年十一月朔有兩日並出而聞

五龍經

卷一

三

元和六年三月日晡天陰寒有流星大如一斛器墜院墮間聲震數百里所墜之上有赤氣如立蛇長丈餘至夕乃滅野雉皆雊又十二年九月甲辰有流星起中天首如甕尾如二百斛船長十餘丈聲如羣鴨飛明如火炬須臾墜地有大聲如壞屋者二

咸通十四年宋州獵者得雉五足其二出背上弘道初梁州舍有大鼠長一尺餘爲猫所嚙數百鼠反嚙猫少選聚萬餘鼠州遣人捕大鼠擊

殺之餘皆去。

大中十年三月舒州吳陂堰有衆禽成巢闊七尺高二尺水禽山鳥無不馴狎中有如人面綠毛紺爪鶩者其聲曰甘人謂之甘蟲。

中宗時中郎將毛婆羅炊飯一夕化爲血。

天寶十三載汝州葉縣南有土塊相踰血出數日不止。

貞元八年七月十四雨鴻湯殺鳥雀。

周德七月初一日下復有一日。

王肅紀卷一  
朱肅紀元年十二月日下復有二日。

天寶四年四月有兩月同出西兩方。

享熙十四年五月有星晝出大如日與日相摩。

盪而入。

咸亨十年九月有星見西方曲如劍又有二星闕於中天良久一星墜。

阮豐末嘗有物如席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文數見而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後大作每得人語則出先若列屋推倒之聲其

形丈餘彷彿如龜金眼行動有聲黑氣蒙之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施又或變人形或爲驢多在掖庭間自後人亦不大怖宣和末竟息而北狩矣。

慶曆三年十二月大雉雨降紅雪既化盡血也。端平三年七月亦雨血。

紹興二年宣州有鐵佛坐高丈餘自動迭前迭卻者數日。

享熙九年德興縣民家鏡自飛無與日相射。

王肅紀卷一

雨毛雨土史不絕書而元至元二十四年雨土至七晝夜深七八尺牛畜盡沒死則亦亘古未有之變也。

百草不畏雪而畏霜蓋雪生於雲陽位也霜生於露陰位也不畏北風而畏西風蓋西轉而北陰未艾也北轉而東陽已生也。

夏霜又雷風霾星孛謂之天變可也至於日月交蝕既有躔度分數可預測於十數年之前逃之而不得讓之而不能而且無害於事無損於

歲也指以爲天之變不亦矯誣乎餓而必復天體之常管窺蠡測莫知其故而奔走馳騫伐鼓陳兵若倉卒疾病而亟救之者不亦見戲乎傳稱魯衰之時刑政彌亂而絕不日食以爲天譴之無益告之不悟也然司馬之時羊車宴安闕胡啓鑿日食三朝不一而足天何嘗譴而有益也文景之世日月薄蝕相望於冊而海內富庶粟朽貫紅以爲天譴之厚於魯衰乎是爲父者日朴責賢子而姑息不肖子也天不亦舛耶然則何說之從曰日食變也而非其變者也譬之人之有疾病也固有莛葉保守而抱病不絕者矣亦有放縱酒色而怙無疾疾者矣乃其壽命脩短之源則固不係是也聖人之事天也無時不敬而遇其災變則尤加皇懼焉曰吾知敬天而已初不爲禍福計也蓋自俗儒占候之說興必以某變屬之某事求之不得則多方傳會不覺其自相矛盾而啓人主不信之端故金陵有天變不足畏之說雖千古之罪言而亦自有一

王維組

卷一

五

段之見解也三代之時日食皆不預占孔子答魯子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太廟火日食是也不知古人不能知耶抑知之而不以告耶而預占日食又不知起於何時也但不預占則必有陰雲不見者故春秋於日食不恒書非不食也使日食不預占令人主卒然遇之猶有戒懼之心今則時刻秒分已預定之矣不獨人主玩之即天下亦共玩之矣予觀官府之救護者既餓而後往一拜而退梧酌相命俟其復也復一拜而訖事夫百官若此何以責人主之畏天哉谷永有云日食四方不見而京師見者沈溺於酒禍在內也京師不見而四方見者百姓屈竭禍在外也司馬溫公又言四方不見而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而京師不見者禍深也其言雖各有理終亦穿鑿傳會浮雲蔽塞一時偶然卽百里之中陰晴互異又安能必四方之皆見否乎假令中國不見而夷狄見而夷不見

王維組

卷一

六

而此狄是又將何詞以解耶至於當食不食與食而不及分數者則歷官推步之失尤不當舉賀也

世間第一誕妄可笑者莫如日中之鳥月中之兔而古今詩文沿襲相用若以爲實然者其說蓋出於春秋石命苞淮南淪烈解及張衡靈憲語耳然唐虞天問已有羽羽之說而史記龜策傳載孔子言日爲德而辱於三足之鳥夫史記所載不見經書而天問所疑皆兒童里俗之談

五雜俎

卷一

二

近於遊戲至漢以後遂通用之而不疑矣

弁外載休慶元中一歲五次月食而皆非望其後有一歲八次而亦不拘望者今攷宋史天文志並無之不知何所出也

日中既有鳥又有羲和馭車月中既有兔又有蟾蜍有桂有吳剛姮娥<sub>玷璚</sub>又有廣寒宮殿瓊樓金闕及八萬三千<sub>緡</sub>月戶何月中之淆雜而人又何能一一見之也此本不必辯休儒辯之已自腐爛而以爲大地山河影者又以五十步

笑百步也

東坡鑒空閣詩云懸空如水鏡瀉此山河影妄稱蟾兔墓俗說皆可屏然坡知蟾兔墓之爲俗說而不知山河影亦俗說也段成式西陽雜俎云月中蟾桂地影也至處水影也宋人之論本此

周昭王時九月竝出貫紫微之府無何而王濟江溺死今人知堯時之有十日而不知周時之九月也

五雜俎

卷一

八

相傳宋樂中上方燕坐樓上見雲際一羽士駕鶴而下問之對曰上帝建白玉殿遣臣於陛下索紫金梁一枝長一丈某月日來取言畢騰空而去上驚異欲從之獨夏原吉曰此幻術也天積氣耳安有玉殿金梁之理卽有之亦不當索之人間也狐疑不決數日道士復至曰陛下以臣爲誑乎上帝震怒將遣雷神示警上謝之又去朝日雷震謹身殿上大懼括内外金如式製之至期道士復至稽首稱謝梁逾千斤

而二鶴銜之以去。上語廷臣原吉終不以爲然。迺密遣人訪天下金賤之處。則蹤跡之至西華山下。果有人鬻金者甚賤。乃隨之至山頂。見六七道士。方共斲梁。見人卽飛身而去。使者待半梁復命。上始悔悟。又傳弘治中有徽王亦被道士以此術詐得一銀鏤紋門檻。後事發被擒。此與小說載彈子和尚詐王太尉錢十萬貫事。極相類。想羅公遠葉法善輩皆用此術。而世相傳。真以明皇爲遊月宮。夫月豈誠有宮哉。

五雜俎

卷一

元

燕齊之地無日不風。塵埃漲天。不辨咫尺。江南人初至者。甚以爲苦。土人殊不屑意也。楚蜀之地則十日九雨。江干嶺側。行甚艱難。其風日晴朗者。一歲中不能三十日也。豈天地之氣固有所偏耶。

江南每歲三四月。苦霖雨不止。百物黴腐。俗謂之梅雨。蓋當梅子青黃時也。自徐淮而北。則春夏常旱。至六七月之交。愁霖不止。物始黴焉。俗亦謂之梅雨。蓋黴與梅同音也。又江南多薜蘿。

北方差矣

魏時河間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於庭前。長六七寸。自言家在河東南。爲風所飄。至此與之言。甚有所知。國初山東新城王庆方。鰥居。一日天大風。晦冥良久。既霽。於塵釜中得一好女子。年十八九。云外國人也。乘車遇風。歛然飄墜。遂爲夫婦。今王氏百年。科名貴盛。無比。皆天女之後也。

五雜俎

卷一

二十

月犯少微。戴逵以爲憂。而謝敷死人爲之語曰。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愛感入南斗。梁武帝徒跣下殿以禳之。旣而聞魏主西奔。大慙曰。虜亦應天家耶。一人之心。一也。二負時名。一負正朔。而卒不應也。然不以爲幸。而反以爲慙。固知好名之心。有甚於生者矣。

習鑿齒謂星人曰。君嘗聞千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大凡占星者。皆於中天野次窺之。故云不覆。

晉郭翰少有清標。乘月卧庭中。織女降之。與語。



伉儷後以七寶枕留贈訣別而去吾友孫子長  
少年美質七夕之夜感牛女之事爲文以祝之  
詞甚婉麗忽如夢中爲女仙召至瓊樓玉闕殊  
極人間之樂七日始甦時皆笑以爲妄余謂非  
妄也魅也人有邪念稟得干之就其所以相  
戲耳

北斗相傳如豕狀唐十布於渾天寺中掩獲羣  
豕而北斗不見國朝徐武功奉斗齋甚虔闔  
門不食豕肉及論決之日大風霹靂電有物若

五雜俎

卷一

三

豕蹲錦衣堂上者七焉遂得赦戊午齒是其驗  
也云北斗九星七見二隱  
晉天文志凡五星降於地爲人歲星爲貴臣熒  
惑爲兒童歌謠嬉戲鎮星爲老人婦女太白爲  
壯夫辰爲婦人其言甚惟誕然東方朔爲歲星  
蕭衡爲昴星李田爲太白星唐太宗時北斗化  
爲七僧西市飲酒亡翁時北斗化爲豕入渾天  
寺中西川車仇兼瓊時太白酒星變爲紗帽黎  
杖四人飲酒宋嘉祐中壽星變爲道士飲酒不

醉天星之精爲人所感而生理或有之豈有在  
天之宿變爲人物下遊人間者哉野史之誕甚  
矣至謂狼星直日遺有殘羊益妄矣

古今名世公卿皆上應列宿如諸葛武侯祖述  
馬燧武元衡之屬皆將卒而星殞然自古及今  
星殞不知其幾而懸象在天者不覺其稀少也  
豈既殞之後還復生長如人耶夫天之星應地  
之石也山海之中石累取而不竭斷盡而復出  
則星可知矣

五雜俎

卷一

三

徐整長曆云大星徑百里中星五十里小星三  
十里然星之墜地化爲石不過尺寸計耳豈應  
遽縮至是萬曆壬子十二月廿五日申時四川  
順慶府安州無風無雲雷忽震動墜石六塊其  
一重八斤一重十五斤一重十七斤小者重一  
斤或十餘兩豈有三千里之徑而僅一拳石之  
多哉大率以里數言天者皆杜撰之詞聖人不  
道也

流星色青赤者名地鴈有光者名天鴈其墜之

地主兵

今曆家祿命金木水火土五星之外又有四餘星一曰紫氣二曰月孛三曰羅喉四曰計都而羅計二星人多忌之考歷代天文志實無此二星也不知此說倣自何時余考宋鑄海錄所載有之則其說久矣今術家以四餘爲暗曜豈亦以天象無所見故強爲之說耶

上官禁時虹下宮中飲井井爲竭越王無諸宮中斷虹飲於宮池漸漸縮小化爲男子韋皇在

王雜組

卷一

三

蜀宴將佐有虹垂首於筵吸其飲食晉陵薛願虹飲其金願輦酒灌之遂吐金以報劉義慶在廣陵方食粥虹飲其粥張千良在潤州虹飲其甕漿後魏首陽山中虹飲於溪史傳所書不一而足夫虹乃陰陽之氣倏忽生滅雖有形而無質乃能飲食亦可怪矣今山谷中虹飲溪澗人常遇之亦有飲於池者昔秦符生謂太白入井自爲渴爾以此觀之其言亦未足深笑也

今人虹霓俱作平聲讀然虹亦作去聲今鳳陽

虹縣是也霓亦作入聲流約郊居賦霓霓連蜺云恐人讀作平聲是也既有雌雄復能飲食故字皆從蟲

余在浙中見人呼虹作厚音嘗笑之後見用脩丹鉛錄作蜺蜺者海物之名也其字從魚豈可指爲虹霓乎燕齊人呼爲蜺又可笑矣吾郡方言呼爲空去聲按韻書虹一音貢又作玦則闕音亦有自來也

唐代州西有大槐樹震雷擊之中裂數丈雷公

五雜組

卷一

三

爲樹所夾狂吼彌日衆披靡不敢近狄仁傑爲都督這而問之乃云樹有年龍所由令我逐之落勢不堪爲樹所夾若相救者當厚報德仁傑乃命鋸匠破樹方得出夫雷公被樹夾已異矣能與人言尤可怪也又葉遷招曾避雨亦救雷公於交樹間翌日雷公授以墨篆與仁傑事政同

雷之擊人多由龍起或因雷自地中起偶然值之則不幸矣一云龍憚於行雨往往逃於人

家屋壁及人耳鼻或牛角之中。所由令雷公捉之去。多致霹靂。然亦似有知不妄擊者。野史載崇甫思。當大雷時。危坐不動。忽有四人昇其牀。出庭中。俄而大震。龍出。僧道宣右手小指上有小點如麻。因雷鳴不。出手戶外。一震而失半指。又有藏老僧耳中者。出而僧熟睡不覺。余從大父楚莊。幼時。婢抱入園中。雷下擊。婢走。雷逐之。入室安兒牀上。而婢震死。兒無恙也。東郡馬生爾驤。其母一日雷遶戶外。念東室漏。趨

五事類

卷一

視之。大震一聲。有龍自其枕下出。穿屋而升。枕

掀地上。此非人之幸。亦雷及龍之有知也。

風俗通云。雷不蓋。雷聲者。陽氣之發也。收歛之物。觸之輒變動。今人新死未歛者。聞雷聲。屍輒漲起。是也。

論衡曰。畫工圖雷公狀如連鼓形。一人椎之。可見漢時相傳若此。然雷之形。人常有見之者。大約似雌雞肉翅。其響乃兩翅奮撲作聲也。宋儒以陰陽之理解釋雷電。此誠可笑。夫既有形有

聲。春而起。秋而蟄。其爲物類審矣。且與雲雨相挾而行。又南方多。而北方少。理之不可曉者。萬曆戊戌六月。余在真州。避暑於天寧寺大樹下。旁有浮屠。卓午方袒跣。與客對奕。忽雷震一聲。起於坐隅。若天崩地裂。客驚仆地。余仰視。見火燄一派。從塔頂直入雲中。塔角一磚擊碎墮地。是日揚州相距六十里。亦震死一婦人。

雷之擊人也。謂其有心耶。則枯樹畜產。亦有震者。彼寧何罪。謂其無心耶。則古今傳記。所震所

王雜記

卷一

擊者。皆兇惡淫盜之輩。未聞有正人君子死於

霹靂者。惟王始興。幾罹其禍。卒亦獲免。非妄擊也。蓋其起伏不恒。或有卒遇之者。至於擊人。則非大故。不足以動天之怒耳。然而世之兇惡淫盜者。其不盡擊何也。曰。此所以爲天也。使雷公終日轟然。搜人而擊之。則天之威褻矣。聖人迅雷風烈必變。不可以自反無缺。而遂不敬天怒也。

余舊居九仙山下。庖室外有柏樹。每歲初春。雷

必從樹傍起根枝半被燠灼色如炭云居此四年雷凡四起則雷之蟄伏似亦有定所也

今嶺南有物雞形肉翅秋冬藏山土中掘者遇之轟然一聲而走土人遂得殺而食之謂之雷公余謂此獸也以其似雷故名之耳彼天上雷公人得而食之耶

傳記六和塔頂有月桂因風飄落此說不經之

其月中豈真有桂耶夜靜風高從山外飄來者耳史傳所載雨粟雨麥及魏河內雨粟安陽殿

五雜俎

卷一

雨朱李者皆此類也蓋自上而下故通謂之雨

耳

天門九重形容之言也天豈真有門哉然嘗有

人見天門開中有樓臺衣冠人物往來者何也

曰此氣之開合也其樓臺人物如海市蜃宮頃

刻變幻者也考之史傳燕馮跋比齊高洋皆獨

見天關自知必貴羊襲吉馬浩瀾皆見之王文

正公自幼時見天門開中有已姓名則又異矣

俗云見天關不以語人祥之大吉又有時裂十

餘丈人所共見者則災異也

諒輔爲五官掾大旱禱雨不獲積薪自焚火起

而雨大至戴封在西華亦然臨武張喜爲平輿

令乃卒焚死有主簿小吏皆從焚焚訖而澍雨

至水旱之數聖帝明王不能卻也而以身殉之

不亦過乎諒戴幸而獲免張熹死而効靈前二

人之雨天所以示聽卑之意也後者之焚天所

以絕矯誣之端也天亦巧矣

昔人謂亢旱之時上帝有命封禁五瀆此誠似

五雜俎

卷一

天

之每遇旱卽于方祈禱精誠億萬杳無其應也

燕齊之地四五月間嘗苦不雨土人謂有魃鬼

在地中必掘出鞭而焚之方雨魃旣不可得而

人家有小兒新死者輒指爲魃率衆發掘其家

人極力拒敵常有戮毆至死者時時形之訟牘

間真可笑也

南安王元禧爲相州刺史禱雨不効鞭笞虎像

一百未幾疽發背死奚康生在相亦以禱雨取

西門豹舌三兒暴喪身亦遇疾萬曆己丑吾郡

大旱仁和江人鐸爲守與城隍約十日不雨則  
暴之既而暴又不雨則柳之良久始鮮無何江  
至辛江登舟墮而傷足病累月幾殆人亦以爲  
黷神之報也

无徵之詩云江喧過雲雨船泊打頭風過雲雨  
打頭風皆俚語也今閩人猶謂暑天小雨爲過  
雲雨

濟地東至於海西至於河每盛夏狂雨雲自西  
而興者其雨甘而皆潤澤自東來者雨黑而苦  
亦不能滋草木蓋龍自海中出也

五雜俎

卷一

美

俗云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雨然雨非獨百里  
有咫尺之地晴雨迥別者余一日與徐興公集  
法海寺至暮而別余西行數十步即遇大雨如  
注衣巾淋漓興公東行點滴而已陳後山云中  
秋陰晴天下如一此語未試然亦恐不盡然也  
後山又云世鬼皆雌惟月中兔雄故兔望月而  
孕此村巷小兒之談安所得而稱之雄兔脚撲  
雌兔兔眼迷離古詩有之矣使置兔闔室中終

歲不令見月其有不孕者耶月爲羣陰之宗月  
望而蚌蛤實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羸蛙膳又  
豈月中有雄魚蚌耶

宋秘閣書有梁文瓚五星二十八宿圖形狀詭  
異不知其何所本亦猶五嶽真形圖也

周書謂天狗所止地盡傾餘光燭天爲流星長  
數十丈其疾如風其聲如雷其光如電吳楚七  
國反時吠過梁者是也然梁雖被圍未有陷軍  
敗將之餽略地屠城之慘而七國不旋踵以亡

五雜俎

卷一

則天狗亦惡能爲禍福俗云天狗所止輒夜食  
人家小兒故婦女嬰兒多忌之

閩中無雪然間十餘年亦一有之則稚子里見  
奔走狂喜以爲未始見也余憶萬曆戊子二月  
初旬天氣陡寒家中集諸弟嬉弄火炙螭房噉  
之俄而雪花零落如絮逾數刻地下深幾六七  
寸童兒爭聚爲鳥獸置盆中戲樂故老云數十  
年未之見也至嶺南則絕無矣椰子厚答韋中  
立書云二年冬大雪踰嶺被越中數州數州之

犬皆倉皇嗷吠狂走累日此言當不誣也

山海經曰由首山小威山空桑山皆冬夏有雪

漢書西域傳曰天山冬夏有雪今獨峨眉山夏

有積雪其中有雪蛆云云雪山山名在西藏雪山山名在西藏

峨眉雖六月盛夏未必有雪惟至絕頂望正西

一片白茫茫然不知其幾千里土人云此西域

雪山也有一年酷暑西望不見白春而巴江之

水漲逾百倍云是雪山水消耳

困學紀聞云璵為赤玉詠雪者不宜用之此言

雖是然終是冰人議論古人以玉比雪亦取其

意與耳璵璠璠玞皆玉之美名非顏色也且亦

比況之詞璵璠一着相耶至於白鵬失素白

鵬白質黑紋原非純白伯厚又不知糾其非何

也

詩相彼雨雪先集維霰霰雪之未成花者今俗

謂之米粒雪雨水初凍結成者也爾雅注引詩

作霽又謂之霄雪疏霄即消蓋誤以霄為霄也

失之愈遠矣霄亦音屑從雨從宀非從霄也楊

用脩辨之甚明

電似是霰之大者但雨霰寒而雨電不寒霰難

晴而電易晴如驟雨然北方常遇之相傳龍過

則電下四時皆有余在齊魯四五月間屢見之

不必冬也然電下之地禾麥經年不生蓋冷氣

凝結入地未化耳史書所載電有大如桃李者

如錐子者如斧者如斗者惟武帝元封中電大

如馬頭極矣稽神錄又載楊何自言天祐初在

鼓城避暑于佛寺忽聞大聲震地走視門外乃

見一電其高與寺樓等入地可丈餘經月乃消

其言似誕然宇宙之中恐亦何所不有

春秋書雨水冰蓋陰霧凝封樹上連日不開東

而成人拊取之枝葉皆具謂之樹介亦謂之

稼俗言不稼達官怕唐宋徽宗元豐中皆有此

異卒有牝雞新法之禍萬曆丁丑余在楚亦一

見之時江陵不冉幾斤逐言官天下多故是其

應也

風之微也一紙之隔則不能過及其怒也拔木

拆屋掀海揭山天地爲之震動日月爲之蔽虧

矣

所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者耶且百

物之生非風不能長養而及其肅殺收成之者

亦風也人居大塊之中衆氣以行鼻息呼吸不

能頃刻去風而及其侵肌骨中榮衛卒然而發

雖虛滿無如之何至釋氏又謂業風一吹金石

皆成鳥有豈非陶鑄萬物與天地相終始者哉

蓋天地之中空洞無物須得一氣鼓舞動盪其

間方不至毀壞卽如人之有氣息一歟莊子所

謂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息字

亦有二義有生息之息有休息之息當其生息

便是薰風及其休息便是業風小則爲春夏秋

冬大則爲元會運世如斯而已

常言謂魚不見水人不見氣故人終日在氣中

遊未嘗得見惟於屋漏日光之中始見塵埃袞

袞奔忙雖暗室之內若有疾風驅之者此等境

界可以悟道可以閱世可以息心可以參禪添

削齊物之論首發此義亦可謂通天人之故者

矣

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

神乎可見盈虛消息自有主宰之者雖天地亦

不能違也然除却天地更有何物此處見解難

以語人亦不得不以語人也

聖人之所謂知天者豈有它哉亦不過識得盈

虛消息之理而已說天者莫辯乎易易之一書

千言萬語總不出此四字但天之盈虛消息自

然者也聖人之知存亡進退而不失其正亦自

然者也世之高賢亦有懼盛滿而勇退者矣亦

有薄富貴而高蹈者矣但以出處之間未免有

心故又多一番魔障也

李賀詩門前流水江陵道鯉魚風起芙蓉老鯉

魚風乃九月風也又六月中有東南風謂之黃

雀風

海風謂之颶風以其具四方之風卽石尤風四

面斷行旅者也相傳石氏女嫁爲尤郎婦尤出

不歸妻意之至死曰吾當作大風爲天下婦人

子 37-367

阻商旅也故名石尤云亦作石郵見李義山詩  
今閩人方音謂之颶風音如貝焉颶者簸也颶  
風字相近畫容有訛音不應差或者誤作颶而  
強爲之解耳

北地之風不減於海颶而吹揚黃沙天地晦冥  
咫尺不相見歲恒一二云然每月風之起多以  
七八之日無者得雨則解閩地亦然也

閩中亦有颶風但一歲不一二發發輒拔樹掀  
瓦而止耳惟嶺南瓊崖之隅颶風三五年始一

三雅紅

卷一

三

發發則村落屋瓦林木數百里如洗舟楫漂蕩  
盡成齏粉其將至數日里土人皆知而預避之  
巨室皆以鐵楞木爲柱銅鐵爲瓦防其患也此  
亦可謂之小業風矣

周禮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蓋每歲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其和與  
否此後世風角之始也春秋襄十八年陸師伐  
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陸  
人多死古人音律之說足以察天地辨吉凶如

此其法今不復傳矣但占上之家量晴數雨一  
二應驗其它灾祥即史官所占不盡然也

關東西風則晴東風則雨關西西風則雨東風  
則晴此續博物志之言不知信否大抵東風必  
雨此理之常詩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谷風東  
風也東風主發生故陰陽和而雨澤降西風剛  
燥自能致旱若吾閩中西風連日必有人灾亦  
以燥能召火也

古語云巢居知風穴居知雨然鳩鳴鵲圓皆爲  
王維紅

卷一

三

雨候則巢者亦知雨也虎嘯獐見皆爲風徵則  
穴者亦知風也至於飛蛾蜻蛉蠅蟻之屬皆能  
預知風雨蓋得氣之先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隨處也船趨也石尤也羊角也少女也扶搖也  
孟婆也皆風之別名也濯枝也隔轍也潑火也  
霖霖也皆雨之別名也按爾雅風從上而門口  
颶亦曰扶搖雅字傳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  
言大鵬搏此二風而上也近見諸書引用多云  
搖羊角而上而以搏扶作連絲字誤矣卽杜少



陵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想此老亦誤讀也

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峰巖或亘中嶺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然不獨廬山爲然大凡山極高而有洞穴者皆能吐雲作雨孔子曰膚寸之雲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惟泰山乎按定郡有峴陽嶺將雨則雲起其上若張蓋然里諺曰峴山張蓋雨滂沱閩中鼓山大頂峰高臨海表城中家家望見是雲輿其頂來日必雨故亦有鼓山戴帽之語然它山不皆爾以鼓山有洞穴故也海錄碎事云大雨由天小雨由山想不誣耳

五雜俎

卷一

三

五雜俎卷之二

陳留謝肇淛著

天部二

徐幹中論曰名之繫於實也猶物之繫於時也生物者春也吐華者夏也布葉者秋也收成者冬也若強爲之則傷其性矣

春夏秋冬之序皆以斗柄所指定之指東曰春

指南曰夏指西曰秋指北曰冬今曆日某月建

某者即斗柄之所指也其居中央而運四時故

五雜俎

卷二

爲君象也

夏日長冬日短者日夏行天中出於正東入於

正西徑天中而過度數多也冬行南陸出於東南隅入於西南隅度數少也日之不行東北西

北者天體歛而不足西北也

漢高帝時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

重禹舉冬四臣之名亦異矣豈故爲之耶抑偶

合也而貢禹在高帝時又非彈冠之貢禹也

閩距京師七千餘里闌以正月桃華開而京師

以三月桃花開氣候相去差兩月有餘然則自

閩而更南自燕而更北氣候差殊復何紀極故

大漠有不毛之地而日南有八蠶之繭非虛語

也曆家所載二月桃始華蓋約其中言之耳

曹佩蘭云在宮中時以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

食蓬餌以去妖邪則不但上巳有戲上辰亦有

戲矣

正月一日謂之二朝師古漢書注云歲之朝月

之朝日之朝故謂之二朝朝之義猶日也又謂

五雜俎

卷二

之四始正義史記注云謂歲之始時之始日之

始月之始也

元旦古人有畫雞懸顰酌椒柝服桃湯食膠餠

折松枝之儀今俱不傳矣惟有換桃符及神茶

鬱壘爾閩中俗不除糞土至初五日輦至野地

取石而返云得寶則古人喚如願之意也

以一月爲正月蓋自唐虞已然舜以正月上巳

受終於文祖是已唐虞月建不可攷而歲首必

曰正月上巳以證昔人改年不改月之謬詩幽風

以十一月爲一之日十二月爲二之日正月爲三之日則知周之建子也小雅所謂正月繁霜者則以四月純陽之月名之非歲首之正月矣正者取義以正朔也至秦始皇諱政改爲平聲至今沿之可笑甚矣

歲後八日一雞二猪三羊四狗五牛六馬七人八穀此雖出東方朔占書然亦俗說晉以前不甚言也案晉議郎董勛答問禮謂之俗言魏主置百寮問人日之義惟魏收知之以邢子才之

五雜俎

卷二

三

博不能知也然收但知引董勛言而不知引方朔占書則固未爲真知耳

天下上元燈燭之盛無逾閩中者閩方言以燈爲下每添設一燈則俗謂之添丁自十一夜已有燃燈者至十三則家家燈火照耀如同白日富貴之家曲房燕寢無不張設殆以千計重門洞開縱人遊玩市上則每家門首懸燈二架十家則一綵棚其燈上自綵珠下至紙畫魚龍果樹無所不有遊人士女車馬喧闐竟夜乃散直

至二十外薄暮市上兒童即連臂誦呼謂求饒燈大約至二十二夜始息蓋天下有五夜而閩有十夜也大家婦女肩輿出行從數橋上經過謂之轉三橋貧者步行而已余總角時所見猶極華麗至萬曆乙酉春不戒於火延燒千餘家於是司禁之綵棚輦山漸漸減少而它尚如故也火災自有天數而士女遊觀亦足占昇平之象亦何必禁哉

五雜俎

卷二

四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命民間一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丈餘書其上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然吾郡至今每家點燈何嘗以爲苦也烈莆田人莆中上元其燈火陳設盛於福州數倍何曾見父子流離耶大抵習俗所尚不必強之如競渡遊春之類小民多有衣食於是者損富家之美鍋以度貧民之餬口非徒無益有害比也

齊魯人多以正月十六日遊寺觀謂之走百病

關中以正月二十九日爲窮九謂是日天氣常  
窳晦然也家家以糖棗之屬作糜餉之四時寶  
鑑云高陽氏子好衣敝食糜正月晦日死世作  
糜棄破衣於巷口除貧鬼又池陽風俗以正月  
二十九爲窮九掃除屋室塵穢投之水中謂之  
送窮唐人亦以正月晦日送窮韓退之有送窮  
文姚合詩萬戶千門看何人不送窮余謂俗說  
不足信窳也窮也皆晦盡之義也諸月不言而  
獨言正月者景其端也

五雜俎

卷二

五

凡月晦謂之提月是公羊傳何休注提月邊也  
唐人方言也

景龍文館記云景龍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晦夫  
二十八日亦可爲晦耶

北人二月二日皆以灰圍室云辟虫蟻又以灰  
圍倉云辟鼠也閩人以雷始發聲掃虫蟻

二十四番花信風者自小寒至穀雨凡四月八  
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小  
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一候瑞

香一候蘭花二候山鵝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櫻  
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  
花鶯鵲一候桃花二候棣棠三候薔薇春分一  
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蘭清明一候桐花二  
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一候牡丹二候酴醾三  
候楝花過此則立夏矣然亦舉其大意耳其先  
後之序固亦不能盡定也

唐德宗以前世上已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  
與上已同時欲以十月名節自我作古李泌請

五雜俎

卷二

六

慶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可見唐以前正  
月晦寒食皆作節也夫晦爲窮日寒食禁烟以  
之宴會皆非禮之正而二月十五自有花朝節  
足敵中秋何鄴侯不引此而另作節名宜其行  
之不久也按道經以二月一日爲天正節八日  
爲芳春節蜀中以二月二日爲踏青節則安得  
謂二月無節也

秦俗以二月二日攜鼓樂郊外朝往暮回謂之  
迎富相傳人有生子而乞於隣者隣家大富因

以二月二日取歸遂爲此戲此說也大凡月  
盡爲窮月新爲富每月皆然而聊以歲首舉行  
之故正月晦送窮而二月二日迎富也卽如寒  
食禁火托之介子推五日競渡托之屈原皆俗  
說耳福州志載閩中以五月四日作節謂閩王  
審知以五月五日死故避之考五代史年譜審  
知則以十二月死非五月也志乘猶不可信而  
况其他乎

唐宋以前皆以社日停針線而不知其所從起

五雜俎 卷二

七

余按呂公忠云社日男女輟業一日否則令人  
不聰始知俗傳社日飲酒治耳聾者爲此而停  
針線者亦以此也

養生論曰二月行路勿飲陰地流泉令人發瘧  
此不可不知也

仲春之月雷始發蟄夫婦有不戒其容止者生  
子不備大凡雷電晦冥日月薄蝕而交令者生  
子多缺蓋邪沴之氣所感也然周禮又以仲春  
令會男女聖人豈不知愚民之易犯而故驅之

耶可爲一笑

唐時清明有拔河之戲其法以大麻絙兩頭各  
繫十餘小索數人執之對挽以強弱爲勝負時  
中宋辛梨園命侍臣爲之七宰相二駙馬爲東  
朋三相五將爲西朋僕射韋巨源少師唐休璟  
年老無力隨絙踣地久不能起上以爲笑夫此  
戲乃市井兒童之樂壯夫爲之已自不雅而况  
以將相貴戚之臣使之角力仆地毀冠裂裳不  
亦甚乎秦京雜記載寒食肉僕司車與諸軍容  
使爲繩擲之戲今亦不行今清明寒食時惟有  
鞦韆一事較之諸戲爲雅然亦盛行於北方南  
人不甚舉也

五雜俎 卷二

八

先王之制鑽燧改火雖云節宣天地之氣然亦  
迂矣寒食禁火以爲起自介子推者固俗說之  
悞而以爲龍星見東方心爲大火懼火之盛而  
禁之則尤迂之迂也今之俗不知禁火亦不知  
改火而四時之氣何嘗不宜豈可必謂古之是  
而今之非乎

周禮司烺氏仲春以木鐸爲火禁於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此亦今人謹慎火燭之意非禁烟也禁烟不知起何時至唐宋已然改火之不行似已久矣詩人吟咏之詞未足據也楊用脩謂不改火出於胡元鹵莽之政此真可笑使今日必行之則闕廣之地安得榆杏而濟魯之地安得檀使民走數千里而求火種亦不情之甚矣

北人重墓祭余在山東每遇寒食郊外哭聲相五雜俎卷二

望至不忍聞當時使有善歌者歌由樂天寒食行作變徵之聲坐客未有不墮泪者南人借祭墓爲踏青遊戲之具紙錢未灰鳥履相錯日暮墮問主客無不頽然醉矣夫墓祭已非古而况以煮蒿悽愴之地爲謔浪酩酊之資乎

琴操謂介子綏以五月五日死文公哀之令民不得舉火今人以冬至一百五日爲寒食其說已互異矣鄴中記載并州爲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漢書周勃傳謂太原以介子推焚骸每冬

中輟一月寒食至魏武帝令又謂太原上黨冬至後百有五日皆絕火訛以傳訛日甚一日至唐時遂有普天皆滅醺匝地盡藏烟之語則無論朝野貴賤皆絕火食故曰日暮漢宮傳蠟燭謂至是始舉火也然此猶之可也至於民間犯禁以雞羽挿入灰中焦者輒論死是何等刑法耶國朝之不禁火其見卓矣

三月三日爲上巳此皆魏晉以後相沿漢猶用已不以三日也事見宋書周公謹祭辛雜志謂五雜俎卷二

上巳當作上巳謂古人用日例以十干恐上旬無已日不知西京雜記正月以上辰三月以上巳其文甚明非誤也但巳字原訓作止謂陽氣之止此也則已恐卽是巳字但不可以支爲干耳

田家五行曰二月無三卯田家米不飽

月令四月靡草死靡草薺危葦蘼之屬非一草也薺危似人參冬水而生夏土而死麥秋至麥至是熟凡物之熟者皆謂之秋耳今俗信麥間

中蟲爲麥秋可笑也亦猶北人指七月間小暑  
製爲處暑耳

四月十五日天下僧尼就禪刹搭挂謂之結夏  
又謂之結制蓋方長養之辰出外恐傷草木蟲  
蟻故九十日安居釋迦宗規云祝融在候炎帝  
司方當法王禁足之辰是釋子護生之且至七  
月十五日始盡散去謂之解夏又謂之解制西  
域訛作十六日爲是余見近作詩者以入定搭  
挂藥謂之結夏非其義矣

五雜俎

卷二

十一

結夏以十六日爲始者印度之法也中國以月  
晦爲一月天竺以月滿爲一月則中國之十六  
日乃印度之朔日也攷西域記又有日月黑月  
及額沙茶室羅伐拏婆達羅鉢施等月說者謂  
二十八宿之名未知是否

古人歲時之事行於今者獨端午爲多競渡也  
作粽也繫五色絲也飲昌蒲也懸艾也作艾虎  
也佩符也浴蘭湯也鬪草也采藥也畫儀方也  
而又以雄黃入酒飲之并噴屋壁牀帳嬰兒塗

其耳鼻云以辟蛇蟲諸毒蘭湯不可得則以午  
時取五色草沸而浴之至於競渡楚蜀爲甚吾  
閩亦喜爲之云以驅疫有司禁之不能也

五月五日子唐以前忌之今不爾也考之載籍  
齊則田文漢則王鳳胡廣晉則紀邁王鎮惡北  
齊則高緯唐則崔信明張嘉宋則道君皇帝金  
則田特秀然而覆宗亡國者高緯道君二人耳  
然一以不軋服天刑一以盤虎取喪亂卽不五  
日生能免乎

五雜俎

卷二

十二

田特秀大定間進士也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  
以五月五日生小名五兒年二十五舉於鄉鄉  
試府試省試殿試皆第五五十五以五月五  
日卒世間有如此異事可笑

容齋隨筆云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張  
九齡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  
午獻之又宋璟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  
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余謂古人午五二  
字想通用端始也端午猶言初五耳

五月十三是龍生日栽竹多茂盛一云是竹醉日

田家忌迎梅雨諺云迎梅一寸送梅一尺然南方驗而北方不爾也

夏至後九九氣候諺云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水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汗出如洗浴五九四十五頭戴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牀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一思量蓋夾襖九九八十一堦前鳴促織冬至五雜俎 卷二

後諺云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雞頭吹簾栗四九二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擔頭擔八九七十二猫犬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今京師諺又云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四九圍爐飲酒五九六九訪親探友七九八九沿河看柳按此諺起於近代宋以前未之聞也其以九數不知何故今吳興人言道里遠近必以九對而不言十亦可

笑也

暑宜乾也而值六月則土反潤溽寒宜凍也而值臘月則水泉反動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

伏者何也凡四時之相禪皆相生者也而獨夏禪於秋以火尅金金所畏也故謂之伏然歲時伏臘亦人強爲之名耳豈金氣至是而真伏耶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狗禦蠱則是西戎之俗所名三代無之也乃相承至今用之何耶然漢制至伏閉盡日故東方朔謂伏日當蚤歸是猶避蠱之意今不復然但曆家尚存其名耳至於人家造作飲食藥餌之類動稱三伏亦不知其解也

凡物遇秋始熟而獨麥以四月登故稱麥秋然吾閩中早稻皆以六月初熟至嶺南則五月獲矣南人不信北方有八月之雪北人不信南方有五月之稻也

暑視寒爲不可耐人言南中炎暑然暑非有甚也但多時耳余在京師數年每至五六月其暑



甚於南中然一交秋卽有涼色閩廣從五月至八月凡百餘日皆暑而秋初尤烈但至日晏必有涼風非如燕京六月徹夜煩熱也

京師住宅既偏窄無餘地市上又多糞穢五方之人繁賈雜處又多蠅蚋每至炎暑幾不聊生稍霖雨卽有浸灌之患故瘡痍瘟疫相仍不絕攝生者惟靜坐簡出足以當之

月令七月天地始肅木乃登若以閩廣言之肅則太早而登已太晚也故吾謂聖人約其中而

言之也

立秋有禮名曰緇劉漢書注謂之縷暑楊子曰不縷臘也與哉今人尚知有臘而縷則不知久矣

牛女之事始於齊諧成武丁之妄言成於博物志乘槎之浪說千載之下婦人女子傳爲口實可也文人墨士乃習爲常語使天上列宿橫被汚讖不亦可恠之甚耶

長恨歌載玄宗避暑驪山以七月七日與貴妃

凭肩誓心願世爲夫婦天寶遺事又言帝與貴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華清宮遊宴宮女皆陳瓜果乞巧皆誤也考之史玄宗幸華清皆以十月其返皆以二月或四月未有過夏者野史之不足信往往如此

歲時雜事云七夕俗以蠟作嬰兒浮水中以爲婦人宜子之祥謂之化生王建詩水拍銀盤弄化生是也今人以泥塑嬰兒或銀範者知爲化生而不知七夕之戲

五雜俎

卷二

上六

閩人最重中元節家家設楮陌冥衣具列先人號位祭而燎之女家則具父母冠服袍笏之類皆紙爲者籠之以紗謂之紗箱送父母家女死壻亦代送至莆中則又清晨陳設其嚴子孫具冠服出門望空揖讓聲折導神以入祭畢復送之出雖云孝思之誠然亦近於戲矣是月之夜家家具齋餽餽楮錢延巫於市上祝而散之以施無祀鬼神謂之施食貧家不能辦有延至八月者此近於淫然亦古人仁鬼神之意且其

贊亦不多也

七月中元日謂之盂蘭會因母陷餓鬼獄中故設此功德令諸餓鬼一切得食也人之祖考不望其登天堂生極樂世界而以餓鬼期之手弗思其矣

唐喬琳以七月七日生亦以七月七日被刑

海潮八月獨太何也潮應月者也故月望則潮盛而八月之望則尤盛也然獨歸唐然耳閩廣

膠萊諸海皆與常時無別也故宋七曆以八月

五雜俎

卷二

七

之望觀濤于廣陵之曲江夫廣陵之濤亦豈以

八月獨盛哉衆之所指亦謂吳越耳其曰廣陵者當時吳越皆屬揚州也

人言八月望有月華或言夜半或言微雨後或言不必八月凡秋後之望俱有之或言其五采鮮明旁照數十丈如金線者百餘道或言但紅雲圍繞之而已余自少至壯徹夜伺之者十數竟不得一見也臨川吳比部揚譙爲余言少時曾一見之其景象鮮妍千態萬媚眞人間所未

見之奇惜未能操筆賦之耳人又言二月朔日正午有日華而人愈不得見余考李肇日五色賦云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殆謂是耶

月令八月鴻鴈來矣至九月又言鴻鴈來賓何也仲秋先至者爲玉季秋後至者爲賓也

雀入大水爲蛤北方人常習見之每至季秋千百爲羣飛噪至水濱簸蕩旋舞數四而後入其爲蛤與否不可得而知也然冬月何嘗無雀或所變者又是一種耶或亦有不盡變者如鷹化

五雜俎

卷二

六

鳩雉化鷹之類耶

九日佩茱萸登高飲菊花酒相傳以爲霍長房教桓景避災之術余按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言在宮中九月九日食蓬餌飲菊花酒則漢初已有之矣不始於桓景也

九日作糕自是古制今江浙以北尚沿之閩人乃以是日作粽與端午同不知何取也

菊有黃華桃華於仲春桐華於季春皆不言有而菊獨言有春殞霜肅殺萬木黃落而菊獨有

華也菊色不一而足言者秋令屬金金以黃爲正色也

呂公忌曰九日天明時以片饀搭兒女頭額更祝曰願兒百事俱高此古人九日作饀之意其登高亦必由此續齊諧所傳不足信也

十月謂之陽月先儒以繼絕陰之月嫌於無陽故曰陽月此臆說也天地之氣有純陽必有純陰豈能詳之而使有如女國諱其無男而改名男國庸有益乎大凡天地之氣陽極生陰陰極

五雜俎

卷二

九

生陽當純陰純陽用事之日而陰陽之潛伏者已駸駸萌蘖矣故四月有亢龍之戒而十月有陽月之稱即天地之氣四月多寒而十月多暖有桃李生華者俗謂之小陽春則陽月之義斷可見矣

四月麥熟陽中之陰也十月桃李花陰中之陽也

道經以正月望爲上元七月望爲中元十月望爲下元遂有三元三官大帝之稱此俗妄之甚

也天地以金木水火土爲五府猶人之有五官也春木夏火秋金冬水而土寄王焉火官主於行火俗所避忌而土官又不可得見故遂以春爲天官秋爲地官冬爲水官其實木金水三位也四時五氣合而成歲闕一不可何獨祀其二而遺其一乎至於火之功用尤鉅古人四時鑽燧改火而今乃擯之不得與三官之列亦不幸矣

宋初中元下元皆張燈如上元之例至淳化間

王鉞

卷二

三

始罷之宋史鉞傳曰中元下元張燈至淳化間鉞罷之日當南至晷漏極短而晷影極長日當北至晷漏極長而晷影極短以其極也故謂之至然南至爲北陸北至爲南陸者何也以其影之在地者言也然極居天中日之北至不能逾極而北也故書南至而不書北至也

今人冬至多用書雲事左傳春王正月日南至公既視朝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按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豐荒之祲注二

至二分觀雲氣青爲虫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則不獨冬至也但雲氣倏變一歲四占倘吉凶互異當何適從耶

傳記載冬至日當南極晷景極長故有履長之賀非也夫晷景極長則晝漏極短聖人惜寸陰惟日不足至短之日何以賀爲蓋冬至一陽初生日由此漸長有剝而就復亂而復治之機不賀其盛而賀其發端者古人月恒日升之義也其曰履長卽履端之意非謂晷景之長也

五雜組

卷二

三

宮中女工至後日長一線故婦於舅姑以是日獻履襪表女工之始也魏崔浩女獻襪請陽升於下日未於天長履景福至於億年可謂得之矣

今代長至之節惟朝廷重之萬國百官奉表稱賀而民間殊不爾也

漢時宮中女工每冬至後一日多一線計至夏至當多一百八十線以此推之合一晝夜當繡九百線亦可謂神速矣不知每線尺寸若何又

不知繡工繁簡若何律之於今恐無復此針絕也

至後雪花五出此相沿之言然余每冬春之交取雪花視之皆六出其五出者十不能一二也乃知古語亦不盡然

臘之名三代已有之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富之奇曰臘不臘是也史記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臘蓋西戎之俗不知置臘至是始効中國爲之耳今人亦不知有臘但以十二月爲臘月初八日爲臘八日而已不知冬至後三戌爲臘也又云魏以辰日爲臘晉以丑日爲臘

五雜組

卷二

三

伏獵侍郎古今傳爲詬衄余按風俗通云臘者獵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則謂臘爲獵亦無不可耳

道家有五臘正月一日爲天臘五月五日爲地臘七月七日爲道德臘十月一日爲民歲臘十二月臘日爲王侯臘

月令廣義

臘之次日爲小歲今俗以冬至夜爲小歲然唐  
熊鄴元日詩云人歌小歲酒花舞大唐春則元  
日亦可謂之小歲矣亦猶冬至亦可謂之除夜  
太平廣記臘頭傳云是日冬至除夜

雖以驅疫古人最重之沿漢至唐宮禁中皆行  
之護童僂子至千餘人王建詩金吾除夜進儺  
名畫袴朱衣四隊行是也今卽民間亦無此戲  
但畫鍾馗面燃爆竹耳

俗皆以十二月二十四日祀竈謂竈神是夜上

五雜俎

卷二

至

天以一家所行善惡奏於天也至是日婦人女  
子多持齋余於戊子歲以二十五日至姑蘇蘇  
人家家燒楮陌茹素無論男婦皆然問其故曰  
昨夜竈神所奏善惡今日天曹遣所由覆覈耳  
余笑謂古人媚竈之意不過如此然不脩行於  
平日而持素於一旦竈可欺乎天可欺乎今閩  
人以好直言無隱者俗猶呼曰竈公也  
萬畢術云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過西陽雜俎  
云竈神有六女常以月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

奪紀小者奪義然則今以廿四五持齋者不太  
蚤計耶

漢時行刑常以冬末故王溫舒頓足謂冬再展  
一月足了吾事而魏其灌夫以十二月晦棄市  
蓋田蚡必欲煞之過宿則春不行刑矣至東漢  
章帝始下詔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今  
國朝論囚常以冬至前三日而遇有慶澤常免  
論決註誤殺人者老死園扉而巳浩蕩之恩視  
之往代爲獨廣矣

五雜俎

卷二

至

田家四時占候諺語有不可不知者今錄之  
日生雙耳斷風絕雨 日落雲裏走雨落半夜  
後 日沒胭脂紅無雨也有風 月如仰瓦不  
求自下月如彎弓必雨多風 一箇星保夜晴  
明星照濕土來日依舊雨 東風急備蓑笠  
雲行東車馬通雲行西脚踰泥雲行南水平潭  
雲行北陣徒黑 春甲子雨赤地千里夏甲子  
雨撐船入市秋甲子雨禾頭生耳冬甲子雨牛  
羊凍死 春丙陽陽無水撒秧夏丙陽陽乾死

榴爆秋丙陽腸乾穀入倉冬丙陽腸無雪無霜

春已卯風樹頭空夏已卯風木頭空秋已卯

風水裏空冬已卯風欄裏空雨落五更日曬

水坑天下太平夜雨多晴久晴逢戊雨久雨

望庚晴久雨不晴且看丙下久晴不雨且看

戊巳朝霞暮霞無水煎茶朝霞不出市暮

霞走千里甲子豐年丙子旱戊子蝗庚子

改惟有壬子水滔滔總在正月上旬看雨打

墓頭錢今年好種田甲申晴米價平前月廿

五雜組卷二

六七後月看消息三月無三卯田家米不飽

三月初二雨桑葉無人取三月初三晴桑上

挂銀瓶有利無利但看四月十四稻秀雨

澆麥秀風搖日暖夜寒東海也乾梅裏雷

低田被水埋雨打梅頭無水飲牛雨打梅額

河水乾坑夏至有雷三伏冷重陽無雨一冬

晴未吃端午粽寒衣未可送六月無蒼蠅

新舊米相登六月初三晴山條盡枯零六月

初三一陣雨夜夜風潮到處暑六月不熱五

穀不結朝立秋暮颶廳夜立秋熟到頭秋

分在社前斗米換斗錢秋分在社後斗米換斗

豆雲掩中秋月雨打上元燈九月十三晴

釘靴挂斷繩十月初一陰柴炭貴如金賣

絮婆子看冬朝無風無雨哭號眺至前米價

長貧兒有處養至前米價落貧兒轉蕭索臘

月有霧露無水做酒醋除夜犬不吠新年無

疫癘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大

醉一歲之忌暮無遠行終身之忌暮常護氣

五雜組卷二

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

則凡有閏者似皆歸之歲末故增文公元年閏

三月而傳以爲非禮也至漢文帝時猶然今之

置閏皆以節氣中分之日上十五日爲前月後

十五日爲後月也然節序考據只憑故事推算

取其間秒分度數豈能保其不差乎古來曆法

未久而不差者蓋造化轉旋之妙有非人力

所及者而謂尺寸玉衡足以盡天地之變亦

惑矣春秋哀公十二年十二月僉季孫問諸

尼仲尼曰血聞之也火復而後鬻者畢今火猶  
西流司曆過也今之秋多暑於夏春多寒於冬  
三月而後生梯九月而後黃落以氣候攷之每  
逾一月則曆法之差也不言可知矣况近來日  
月交蝕度數有不盡如所推者故天授時國之  
急務可委之冥漠不亟釐正耶

改年而不改月奉政之失也三代皆改月幽風  
所紀與今氣候同者夏正也然十一月以後不  
書月但云一之月二之日而已三月則曰蠶月

王康題

卷二

三七

四月以後始知常稱蓋亦不能無異矣周七八  
月夏五六月類見傳注而十二月蠶子對李  
孫謂火尚西流其爲十月無疑又僖公五年正  
月日南至矣昭公二十年二月朔日南至矣豈  
是時方冬至乎宋儒執秦漢之誤而不攷之聖  
經故議論紛紜而卒無一定之見耳然則謂春  
秋以夏時冠周月是乎曰若是則周之亂民也  
何以爲孔子

林三百六旬有六日今一年止三百六十日耳

而小盡居其公是每歲尚餘十二日也計五歲  
之中當餘六十日故三年一閏而五年再閏也  
然則不以三百六旬六日爲歲而必置閏何也  
日月之行晦朔弦望度數不能盡合也指日月  
以定晦朔觀斗柄以定四時而以參差不合之  
數歸餘於閏聖人之苦心至矣然亦非聖人之  
私意爲之蓋天地之定數也望而蚌蛤盈晦而  
魚腦減此物之知晦朔者也社而玄鳥來春而  
鴈北鄉是物之知四時者也藕桐應閏而置葉

五雜俎

卷二

三八

黃楊遇閏而入土此物之知閏餘者也至於晦  
朔之畸數閏月之餘分聖人不能齊也而况巧  
曆乎惟積漸而差考差而改斯無弊之術也  
曆法聖人不盡言非不言也改朔授時天子事  
也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聖人之心  
也至顏淵問爲邦首曰行夏之時而視朔南至  
春秋每致意焉亦有槩乎其言之矣然三代之  
曆聖人所定行之六七百年其勢不容不差後  
世通儒術士竭其智數心思考索推步至無遺

方然行之不百年而已不勝其騷駭也三代治曆之法它無可考惟周禮太史氏正歲年以序事頒之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而保章氏掌天星不與焉噫何簡也自秦以後善治曆者漢則鄧平洛下閔劉歆蔡邕劉洪六朝則何承天祖冲之唐則劉孝孫僧安劉焯李淳風僧一行周則王朴宋則沈括元則郭守敬而已然而洛下閔太初曆至章帝時僅百餘年已云差失益遠而四分曆柄於建武

五雜俎

卷二

記

行於宋元聚議定式已逾七十餘年而行不過百年亦何益之有也唐昧諸家人人自負然唐三百年中而八改曆宋三百年中而十六改曆尚可謂之定法乎宋蘇子容重修渾儀制作之精皆出前古至虜陷燕京取其所制渾儀以去乃其法子孫亦不復傳矣其謂精密吾未敢信也元郭守敬之厯推測援引纖悉無遺國朝所用皆其遺制三四百年僅差分秒此即聖人不能無也而議者何以求多爲哉但今之曆官

但知守其法而不知窮其理能知其數之然乎而不知其所以然譬之按方下藥保其不殺人爾不敢望其起死回生之功也

李淳風最精占候其造麟德曆自謂應洛下閔後八百年之語似極精且密矣然至開元二年僅四十年而緯勢漸差不亦近見戲乎一行大衍曆據唐書所載反覆評論一萬餘言窮古今之變天地之故當時所謂貫二本周萬物窮術數先鬼祿客成再出不能添累黍之攻壽王重

五雜俎

卷二

三

生無以議分毫之失宜乎千歲可俟矣而至肅宗時山人韓穎已言其誤每節損益又增一日其故何也王朴陰陽星緯無不通曉其治曆削去近代符天流俗之學自成一家然劉義叟議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故宋建隆之初即廢不用矣此三子者皆精於天文而治曆差謬如此故周禮以治曆屬太史爲天官之屬占星屬保章爲春官之屬分而爲二非無見也今人但以占候稍失而遽欲改曆法亦過矣



宋史律曆志曰天步艱難古今遠邇六運日行左右既分不能無忒謂七十九年差一度雖視古差密亦僅得其槩耳又况黃赤道度有斜正闊狹之殊日月運行有盈縮胎胸表裏之異測北極春率以千里差三度有奇晷景稱是古今測驗止於岳臺而岳臺豈必天地之中餘杭則東南相距一千餘里華夏幅員東西萬里參歛畧刻豈能盡諧又造曆者追求曆元踰越曠古抑不知二帝後時齊政之法果彈於是否乎是亦儒者所當討論諉曰星翁曆生之責可哉此亦古今不易之論也

京師城東偏有觀象臺高五丈許其上有渾天儀一具如世所圖璇璣者皆鑄銅爲器四柱以銅龍架而懸之製作精巧又有簡儀一具狀相似而省十之七只周遭數道而已玉衡一亦銅爲之如尺而首尾皆曲有二孔對孔直窺以候中星又有銅毬一左右轉旋以象天體以方函盛之函四周作二十八宿真形南面有御製

銘正統七年作也臺下小室有量天尺鑄銅人捧尺北面室穴其頂以候日中測景之長短冬至後可得一丈七尺夏至後可得一尺云中爲紫微殿殿傍有銅壺滴漏一器然皆不注水徒虛具耳

測北極者以千里差三度今滇南距燕萬里當差三十度又成祖北征出塞三千餘里已南望北斗却不知北斗正中之地在何處分野之謬固不足憑而以郡國正中論之則幅員有長短廣狹難以一律齊也

占步者多用里差之說如曆之有歲差也然鐵勘熟羊腓而天明西域朔夕月見而南交州生明之夕月已中天此誠差矣史載安息西界循海曲至大秦迴萬餘里無異中國卽以中國東西南北相距何止萬里而日月星辰並無差謬又何也大約目所未見語多矛盾訛以傳訛吾未敢信也

本據之初作甲子也不過以紀日月代結繩云

爾其後月以干乘支日以亥配壬而五行分屬  
於是有闕逢旃蒙諸名於是元光卽章劔昌  
子方諸號於是有畢陬橘如諸陽於是有鼠牛  
虎兔諸肖於是天剛太乙勝光小吉諸將於  
是有海中金爐中火諸納音於是建除滿平  
諸體於是有專制義伐諸乘而其說愈不可勝  
窮矣余謂太歲方向禁忌既不足信而曆日所  
書陰陽避忌皆毫無影響蓋知當時之作此原  
非爲占候吉凶也

五雜俎

卷二

三

古人事之疑者質之卜筮而治亂吉凶考之  
星緯而心未聞擇日也今則通天下用之矣而  
吉凶禍福卒不能逃也甚矣世之惑也

余嘗以破日娶妻矣不逾年而得雄嘗以月忌  
上官矣不數載而遷官以天賊日解水衡錢萬  
緡矣而卒無恙嘗以空亡日出行泣任矣而諸  
事盡遂其餘小事不可勝紀故謂陰陽曆日可  
盡廢也

陰陽家禁忌可謂極密一年之中則有歲破

死符病符太歲劫殺伏兵灾殺大禍歲殺歲刑  
金神將軍諸友一月之中有月忌龍禁楊公忌  
瘟星天地凶敗天乙絕氣長短星空亡赤口天  
休廢四方耗五不遇六不成四虛敗三不返四  
不祥四窮四逆離別反激咸池伏龍交龍宅龍  
亡八風九良星絕烟火胎神上朔月建月破  
月厭月殺等日一日之中則有白虎黑殺刀砧  
天火重喪天賊地賊血支血忌歸忌黑道土瘟  
天狗大敗蚩尤官符冠炁飛廉受炁火星河魁

五雜俎

卷二

三

鉤絞焦坎游禍滅門的呼等凶神蓋一歲之中  
吉日良時無凶神惡煞者不過數日耳而又加  
以方向之不利生命之相妨仇難二星之躔度  
太白日神之遊方一一擇而忌之則雖終歲不  
作一事可也而窮村深谷之家不知甲子愚冥  
停殯之輩不信鬼神何嘗見其旣敗之相仍哉  
太史公謂陰陽之術太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  
多畏夫陰陽四時八位十度二十四節各有  
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夫漢初

之陰陽家止於四時八位十一度二十四節而已而子長尚以爲未必然況今日天羅地網之密乎其不足信必矣

余鄉有一二縉紳凡事必擇日裁衣宴會之類無不視曆然而官罷子死家居杳無吉耗也此亦汝南陳伯敬之流耳後聞吳中有巨室子婦臨蓐欲產以其時不吉勸令忍勿生逾時子母俱斃此尤可發一笑也

淮南子曰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

五雜俎

卷二

三

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傳曰專母

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今七政曆有之但以保爲寶以困爲伐耳

西家之東卽東家之西此一言足以破太歲之謬矣紂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興此一言足以破陰陽之忌矣雞猪雞逢着則吃生老病死時至則行此一言足以破終身之惑矣此非後世之言也聖人已言之矣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箕子之陳洪範分爲九類別爲九章謂之九疇原不相附屬也至劉向爲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徵附於五行果爾則八事皆宜屬五行而胡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也蓋劉父子原爲春秋災異之學恐其言之無稽事之不足徵信故於洪範之中摘其五行之說爲其近於灾祥占候而推廣之至舉天地萬物動植無大小皆推其類而附之於五行至求其徵應而不得則又以五事強合之而凡上下貴賤食息起居無大小皆比其類而附之於五事雖宇宙之理似不過是而其遷就穿鑿亦已甚矣後世之人雖知其非而無有昌言正之者歷代國史相沿爲五行志至於日月薄蝕星辰變故灾異之大者則又屬之天文宜陰陽與五行有三理耶而風雨雷電又豈非天文之屬乎其說愈刺繆而不通矣故作史者於天文志宜考究分至躔度分野而一切灾異宜爲灾祥志而不宜爲五行志也

五雜俎

卷二

三

正五九不上官自唐以來有此忌矣清波雜志謂佛法以此三月爲齋素月不宜宰殺足破俗見今京師官命下卽到任初不忌此三月而差跌更火外官無不避之者而禍敗更多人何不思之甚也

俗云初五十四二十三太上老君不出庵謂之月忌考之曆家乃廉貞獨火日也蠡海錄謂以洛書九宮推之以是日入中宮然不知入中宮者何物亦不知所以當避忌者何故恐亦茫昧五雜俎 卷二 三七

不足信也噫俗之敝也久矣

陰陽家擇日皆以年配月月配日日配時如人祿命然合之者吉然當三代改朔之朝子丑之月或屬上年或屬下年不知擇者當何適從而當改革之際推祿命者又不知以何爲準也

五行有生中之尅有尅中之用有反恩而成仇有化難以爲恩如火生於木而焚木者火水生於金而沉金者水火本尅金而金得火迺成器金本尅木而木得金迺成材至於盛極必衰否

極必泰此皆陰陽循環之理造化玄機之妙而聖人則之故乾之上九有亢龍之悔而剝之上九有得輿之象也今星命之術但知有生尅制化而豈知盈虛消息之理乎

水生木矣而木中有液謂本生水亦可火生土矣而石中有火謂土生火亦可此兩相生者也水尅火矣而火然則水乾謂火尅木亦可土尅水矣而水浸則土潰謂水尅土亦可此兩相尅者也木不能離土而尅土土不能離水而尅水此相親而相尅者也火燎木而生於木土逼火而生於土此相憎而相生者也故世有骨肉而反爲仇讎有胡越而反爲一家亦五行之氣使然也

洱海水面火高十餘丈蜀中亦有火井是水亦能生火也人山地中不生草木鋤鏝所及應時烈焰是土亦能生火也至於陽燄火珠向日承之皆可得火火固不獨生於木也

蕭丘有寒燄洱海有陰火又江寧縣寺有晉時

長明燈火色青而不熱天地間有溫泉必有寒  
火木可以夏蟲之見論也

五行惟金生水頗不可解說者曰金爲氣母在天爲星在地爲石雲自石生雨從星降故星動搖而占風雨石礎潤而占雨水故謂金生水也予謂金體至堅而有時融液是亦生水之義也至周鼎編千文謂金生麗水則水反生金矣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又不依相生之序以氣之先後論也其

五雜俎

卷二

三

受形也水最微火次之木次之金又次之至土而最重大其藏形也水最速火次之木次之金又次之至土而求不耗自微而著自少而老陰陽之義備矣

六十甲子之有納音也蓋本於六十律旋相爲宮隔八相生之說古人作律原與曆相通也至姓氏之納音則近誣矣姓者非受之於天地也非秉陰陽之氣生而有之也或因望而爲氏或分封而賜姓或避難而改易或無稽而杜撰一

冢之人分支別族一人之身朝更夕改安知陶朱卽范氏之宗而東齊爲疏氏之胄乎又安知羸呂牛馬之暗易而祠源鴻漸之無祖乎五行納音安所適從至於談祿命者推其所安之宮談相術者觀其所稟之形遷就苟合猶之可也帝王曆數自有天命而必強而合之以某德玉或取相生或取相勝蓋自鄒衍劉向發端已不勝枚舉矣後之學者未能窺天地之藩籬識陰陽之形似而但隨聲傳和亦何益之有哉

五雜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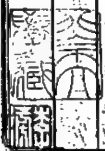
卷二

四

稱日者晝夜以百刻而每時止於八刻則是九十六刻也今銅漏中增初初正初二刻每時十刻則是百二十刻也其於百刻之數俱不合矣不知每時之加初初正初二刻雖合之得二十四刻而實四刻之畧所分也計其度數每六刻方抵一刻耳此說余少時見之一書今亦不復記也

西僧明瑪竇有自鳴鐘中設機關每遇一時輒鳴如是經歲無頃刻差訛也亦神矣今占候家

時多不<sub>至</sub>至於選擇吉時作事臨期但以臆斷  
取烈日中尚有圭表可測陰夜之時所憑者漏  
也而漏已不正矣況於山村中無漏可考哉故  
知興作及推祿命者十九不得其真也余於辛  
亥春得一子夜半大風雪中禁漏無聲行人斷  
絕安能定其爲何時余固不信祿命者付之而  
俗謂得吉日不如得吉時如巳午未等時固可  
見矣而曆所謂日出日入時者乃以出海入地  
論非挂曆際時也余嘗登泰山觀日出矣不至  
半山而猶昏黑也在黃山入夜飯罷出門仰視  
天都峰頂日色照耀如火中連花此皆九月事  
正曆所載日出卯入酉者也而參差乃爾益信  
世之憤憤耳



五雜組卷之三

陳留謝肇淛著

地部一

天有九野地有九州然吾以爲分野之說最爲渺茫無據何者九州之畫始自禹貢上溯開闢之初不知幾甲子矣豈天於斯時始有分野耶九州之於天地間纔十之一耳人有華夷之別而自天視之覆露均也何獨詳於九州而略於四裔耶李淳風謂華夏爲四交之中當以儀之

五雜組

卷三

一

正四夷炎涼氣偏鳥語獸心豈得同日而語然荆蠻閩越六詔安南皆昔爲蠻夷今入中國分野豈因之而加增耶至於五胡蒙古奄有天下莫非夷也何獨詳於此而略於彼耶歷攷前代五行志某星變則某郡國當其咎然不驗者什常七八也况近來山河破碎愈無定則矣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今分野以五星二十八宿皆在中國僅以畢昴一星官四夷異域計中國之地僅十之一而星又獨占十之九也偏僻甚

矣

禹使太章步東極至於西極一億二萬二千五百里使豎亥步北極至於南極如之則中國之地僅二十分之一也

禹別天下爲九州三代因之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漢分爲十三部一部六郡晉分爲十五道唐十道宋四京二十三路元十一省一十三道國朝兩京十四省後因葉安南實十三省也郡共一百六十州二百三十四縣共一千一百一十六云

五雜組

卷三

二

伏羲神農都陳黃帝都涿鹿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大聖人之建都固在德而不在險要亦當時水土未平規制粗定茅茨土階非有百雉九重之制紵衣鼓琴亦無瓊林大盈之藏而每歲省方坐不安席蓋亦以天下爲家之意不必擇土而安也至於三代德不及堯舜而亂賊漸萌於是不得不相地定鼎據上游之勝以控制天下禹都安邑其後太康失國遷徙不可考湯都亳

邑至盤庚七遷皆苟且以便民非若後世建都之難也周公定鼎郊廓始爲萬年不拔之基而以洛邑爲朝會之所蓋亦以防備不虞知後世子孫必有不能守其故業者矣此亦堪輿家之鼻祖也

殷世常苦河患故自仲丁至盤庚或遷敖或遷相或遷耿或渡河而南或踰河而北當時不聞其求治水之方而但遷徙以避之計遷徙不費於開鑿而民未稠密河亦不大害民也周世絕

五雜俎

卷三

三

不聞河患但苦戎狄蓋關中之地已近邊塞矣當時雖晉代秦諸國諸侯各自守其地以禦夷而區區天子之都竟不能守而以子秦使得成帝業豈非天哉

古今建都形勝之地無有踰關中者蓋其表裏山河百二重關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治可以控制中外亂可以閉關自守無論汴京卽洛陽不及也江南之地則惟有金陵耳

帝王建都其大勢在據天下之吭又其大要則

在鎮邊城務使聲息相通動不得逞關中逼近西戎故唐時回紇吐蕃出其不意便至渭橋漢時灞上細柳連營天子至親勞軍蓋當時西虜似強於北也至宋時幽燕十六州已爲契丹所據則自河南入江淮其勢甚便不得不都汴京以鎮之使當時從晉王言都關中則畫淮爲界不至紹興而始見矣汴京既失江北不可守其勢不得不阻江爲固鎮江則太逼杭州則太遠險而可守孰有出建康之上者故李綱宗澤惓

五雜俎

卷三

四

惓以爲請而不見聽從惜哉

高宗之都臨安不過貪西湖之繁華耳然亦辦四明航海一條走路也臨安雖有山有水然其氣散而不聚四面受攻無險可憑元兵從湖州間道入如無人之境耳雖興亡有數而亦地利之不固也建康外以淮爲障內以江爲藩雖中主庸將足以自守曹丕臨廣陵欲渡者數矣竟嘆天塹之不可越符堅陷盱眙而東沿江列戍朝野震恐謝玄三戰三捷楊俱難等奔喙不暇



其後若盧循乘虛而揭，蔣山居民荷檐而立，孟  
果望風自裁。自謂天下事定矣，而不能當奇奴  
之一炬。蕭軌任約以十萬，勅卒奄至雞山，據北  
郊壇，剽劫以虜。何急也？霸先從，談笑俘四十  
六將軍於幕下。若俘囊取物，此豈智愚之懸絕  
若是哉？川陸之長技，既異主客之勞逸，頓殊一  
夫當關，萬人莫敢誰何，其勢居然也。故六朝相  
承，二百餘載，莫強於秦，符堅莫盛於魏，道武而  
卒不能遂混一之志，良有以矣。

五雜俎

卷三

五

以我國家之勢，論之不得不都燕。蓋山後十  
六州自石晉乎，祇幾五百年，彼且自以爲故物  
矣。一口還之中國，彼肯甘心而已耶？其乘間伺  
隙，無日不在胸中也。且近來北遼之勢，強於西  
戎，若都建康，是棄江北矣。若都洛陽，關中是棄  
燕雲矣。故定鼎於燕，不獨扼天下之吭，亦且制  
戎虜之命。成祖之神謀睿略，豈凡近所能窺  
測哉？

我太祖之定都建康也，蓋當時起兵江左，自

南趨北，不得不據第一上流，以爲根本之地。而  
後命將出師，鞭笞羣雄，此亦高光之關中、河內  
也。當時角逐者，惟張士誠、陳友諒二人耳。然姑  
蘇勢狹而無險，可據武昌地瘠而四面受敵，其  
形勝已不相若矣。而況材智規摹，又相去萬萬  
哉，宜其折北而不支也。

太祖既逐胡元，命燕王鎮守北平，蓋隱然以  
北門鎖鑰付之矣。當時親王握重兵，節制有司，  
大率如漢初七國故事。而燕王之英武雄略，

五雜俎

卷三

六

豈又在人下者？使當時不封燕，縱得守臣節，不  
與遼難之師，而北虜乘間竊發，燕雲終非國  
家有也。故太祖之封燕王與文皇之定  
都於燕，其遠見皆相符契矣。

燕山建都自古未嘗有此議也。豈以其地逼近  
邊塞，取自今觀之，居庸障其背，河濟襟其前，山  
海扼其左，紫荆控其右，雄山高峙，流河如帶，誠  
天造地設以待我國家者。且京師建極如人  
之元首，然後須枕藉而前，須緣遠自燕而南，直

抵徐淮沃野千里濟管爲肩吳楚爲腹閩廣爲足浙海東環瀋蜀西抱真所謂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者也且其氣勢之雄大規模之弘遠視之建康偏安之地固已天淵矣 國祚悠久非偶然也

隄金及元皆都燕山而制度文物金爲最盛今禁中梳粧臺瓊花島及小海南海等處皆金物也元冬春則居燕夏秋則如止鄆畏熱故也惟其有兩都故 王師一至卽時北邁而山後十

五雜俎

卷三

六州四五百年始見天日非偶然也

周時洛邑爲天下之中今天下之勢則似荆襄爲正中蓋幅員廣狹固自不同也然所貴於中者取其便朝會耳若以建都譬之元首在腹何

以居重馭輕哉

幽州有黍谷相傳鄒衍吹律之所蓋當時以爲極寒之地矣若以今之寧夏臨洮諸邊較之其寒奚止十倍而已今燕山寒暑氣候與江南差無大異且以邊場戎馬之地一旦變爲冠裳禮

樂之會固宜天地之氣亦隨之變更耳

恒山爲北岳卽今真定是也或云北岳不可卽其一石飛至陽曲故於陽曲立廟遙祭之實非岳也按水經恒山謂之玄岳周官并州其鎮山曰恒山管子云其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間其在今之定州無疑矣何必求之沙漠之外哉

五嶽者中國之五嶽也隨其幅員就其方位而封之三代洛邑爲天地之中南不過楚北不

五雜俎

卷三

過燕東不過齊西不過秦故以嵩山爲中岳而衡岱恒華各因其地封之以爲鎮山若後世幅員既廣方位稍殊卽更而易之亦無不可固不必拘拘三代之制也

以今天下之勢論之當以天壽山爲北岳羅浮爲南岳鍾山爲東岳衡霍爲西岳衡霍爲中岳其間相去各四五百里亦足以表至大之域示無外之觀此非拘儒俗士所能與議也

京師風氣悍勁其人尚聞而不勤本業今因

齊都所佔萬國梯航鱗次畢集然市肆貨遷皆四達之貨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土人則游手度日苟且延生而已不知當時慷慨悲歌游俠之士今皆安在陵谷之變良不虛也

燕雲只有四種人多有豎多於縉紳婦女多於男子娼妓多於良家乞丐多於商賈至於市陌之風塵輪蹄之紛糝奸盜之叢錯馴僮之出沒蓋盡人間不美之俗不良之輩而京師皆有之殆古之所謂陸海者言人謂不如是不足爲京

五雜俎 卷二  
都其言亦近之矣

長安有諺語曰天無時不風地無處不塵物無所不有人無所不爲

紺珠集云東南天地之奧藏其地寬柔而卑其土薄其水淺其生物滋其財富其人剽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其士懦弱而少剛竿之則服西北天地之勁力雄尊而嚴其土高其水寒其生物寡其財確其人毅而近愚食淡而輕生士沉厚而慧曉之不屈此數語足盡南北之風氣至今

大略不甚異也但南方士風近稍褻褻耳今國家燕都可謂百二山河天府之國但其間有少不便者漕粟仰給東南耳運河自江而淮自淮而黃自黃而汶自汶而衛盈盈衣帶不絕如綫河流一涸則西北之腹盡枵矣元時亦輸粟以供上都其後兼之海運然當羣雄姦命之時烽烟四起運道梗絕惟有束手就困耳此京師之第一當慮者也

五雜俎 卷二  
今之運道自元始開由濟寧達臨清其有功於上都不淺而當時已有排動黃河天下反之議

則其勞民傷財亦可知矣但元時尚引曹州黃河之水以濟運道國朝因河屢決泛溢爲害遂塞張秋口而自徐至臨清專賴汶泗諸水及泰山萊蕪諸縣源泉以足之諸泉涓涓如綫遇旱輒涸既不可得力而汶河至分水關又分而爲二其勢遂微每二三月間水深不過尺許雖極力挑濬設閘啓閉然僅可支持倘遇一夏無雨則枯爲陸矣

運河之開無風波之患誠爲良策而因之遂廢  
海運亦非也海上風濤不虞數歲間一發耳而  
今運河挑濬之費開座榜淺之工上自部使者  
下至州邑倖貳之設其費每歲豈直鉅萬已哉  
海運一行則諸費盡可省亦使浙直諸軍士因  
之習於海戰倭寇之來可以截流而禦之自海  
運廢而士益憚於海矣元時海運有二道而至  
正十三年千戶殷明略所開新道自浙西至京  
師不旬日尤爲便者所當開一舉行以濟運河  
之不及者也

古者諸侯封國自食其入江北之地如齊晉燕  
代秦諸國士飽倉盈不聞其仰給於江南也如  
漢時與楚血戰五載軍士糧餉乃自關中轉輸  
卽武帝窮兵黷武頻年暴師於外亦不聞其借  
粟於吳楚也至唐而始有漕運自江而淮自淮  
而河計米一斛費錢七百然貞觀開元盛時不  
聞其乏食也至於李世乃有米已至陝吾父子  
得生之喜豈非內無儲積而枵腹待哺於外哉

以時汴及臨安地皆肥沃故不聞轉餉之苦今  
京師三大營九邊數十萬軍升合之餉皆自漕  
河運致古稱千里運糧士有饑色今乃不啻萬  
里矣萬一運道有梗何以處之故爲今日計則  
屯田之策宜行於邊塞而水田之利宜興於西  
北濱水諸郡縣也屯田之策且畊且守分番上  
下不惟享其粒食而士亦不至嫠懷蓋守禦可  
以老弱占籍而力畊則非少壯不能軍將不待  
汰而精矣且有田則有膳有澮沮如泥濘亦可  
杜胡馬奔突之患其利又不止充口腹已也

濟南臨淄之地有水去處皆可作水田但北人  
嬾於水田自犁地而浸種而插秧而燐草而車  
舟從夏訖秋無一息得暇逸而其收穫亦倍余  
在濟南華不注山下見十數頃水田其膏腴茂  
盛逾於南方蓋南方六七月常苦旱而北方不  
患無雨故也二策若行十數年間民見利而力  
作倉庾充盈便可省漕糧之半卽四方有警而  
西北人心不至搖動京師益安於泰山矣

黃河之水若引之以灌田廣開溝洫以殺其勢而其末流通之運道以濟汶泗之渴使之散漫紆迴從容達淮入海不但漕運有裨而陵寢亦無虞矣

禹之治水一意視水之所歸而已隨山刊木鑿隧通道惟使水得所之而止無他顧慮也由主戰國之時各有分界動起爭端能以鄰國爲壑而鄰國不知有水患不可謂之非奇功也至於今日則上凌陵寢恐其滿而溢中護運道恐

王制編 卷二

其漫而淤下護城郭人民恐其涇汨而生謗怨水本東而如使西水本南而強使北且一事未成百議蜂起小有利害人言叢至雖百神禹其如河何哉士敬美贈漕司空詩有云駁排衆議難於水亦有激哉其言之也

黃河行徙似有神導之有非人力所與者然處置得宜積誠所格亦可轉移若漢武沉璧塞塞軻于是也葛厓間以寶應湖之險別開裏湖以登之既開而水不注注如是者二年一夜開風

雨聲甚厲比曉視之水已退矣

善治水者就下之外無它策也但古之治水者一意導水視其勢之所趨而引之耳今之治水者既懼傷田廬又恐壞城郭既恐妨運道又恐驚陵寢既恐延日月又欲省金錢甚至異地之官競護其界異職之使各爭其利議論無畫一之條利病無審酌之見幸而苟且成功足矣欲保百年無事安可得乎

當河決歸德時所害地方不多時議皆欲勿塞

王制編 卷三

而相國沈公忠貽桑梓之惠故山東河南二中丞議論不合而廷推卽以河南中丞總督河道不使齊人有異議也既開新河而初開之處深廣如式運運而南及淺而狹議者又私憂之下流反淺何以能行之所決河廣八十餘丈而新開僅三十丈勢必不能容泛溢之患在所不免而一董役者奏詎謂若河流既過勢若雷霆藉其自然之勢以衝之何患淺者之不深乎督府大以爲然遂下令放水不知黃河濁流下皆

泥沙流勢稍緩下已淤過半矣一夕水漲魚臺  
單縣豐沛之間皆爲魚鱉督府聞之驚悸暴卒  
此亦宋慶曆間李仲昌之覆轍也

治河猶禦敵也臨機應變豈可限以歲月以趙  
嘗年老將減一小差猶欲屯田持久俟其自敗  
癸卯開河之役聚三千州縣正官於河堧自秋  
徂冬不得休息每縣發丁夫三千月給其直二  
千餘金而里排親戚之運糧行裝不與焉蓋河  
濱新草米麥一無所有衣食之具皆自家中運

五雜俎

卷三

主

致兩岸地聚計三十餘萬人穢氣薰蒸死者相  
枕藉一丁匱則行賄補其缺及春疫氣復發先  
後死者十餘萬河兩岸界之役者度口如歲  
安能復計久遠况監司有庸急惟欲速成宜  
其草菅民命而迄無成功也

輿地有南戒北戒之說北戒自嶺石終南負地  
絡之陰東及太華陰河並雷自砥柱王屋太行  
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朔朔朝鮮是謂  
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

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栢逾江漢  
荆山至於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於甌閩是謂南  
紀所以限蠻夷也此天下之大勢也

今中國之勢惟河與海環而抱之河源出崑崙  
星宿海蓋極西南之方其流北行經洮州又東  
北越亂山中過靈夏出塞外始折而南入中國  
至砥柱折而東經中州至呂梁奔而入淮直抵  
海口海則從遼東朝鮮極東北界遼遼而南經  
三吳甌閩折而西直抵安南暹羅滇洱之界蓋  
其西南盡頭去星宿海亦當不遠矣西北想亦  
當有大海環於地外但中國之人耳目所未到

五雜俎

卷三

主

以中國之水論之淮以北之水河爲大而灊也  
潁也汴也汶也泗也衛也漳也濟也潞也滹沱  
也滎也沁也洹也渭也皆附於河者也淮以北  
江爲大而吳也越也錢唐也曹娥也潯女也章  
貢也漢也湘也資也左蠡也荊也潞也皆  
附於江者也至其支流小派北以河名而南以

一名者尚不可勝計也而淮界其中導南北之流而會之以入於海故謂之淮淮者漚也漚漚之尊淮居一馬淮之視江河漢大小懸絕而與之並列者以其界南北而別江河也

禹九河故道今傳其名尚有存者徒駭在滄州太史在南皮縣之北馬頰在東光縣界胡蘇在慶雲縣西南簡潔俱在南皮城外鈞盤在獻縣東南禹津在慶雲又云在樂陵縣考之於書多與今不相合鄭道元謂九河碣石皆淪於海此蓋後世新河傳以舊名耳今又將併其新者而渾塞之矣

滄州鹽山縣有呻吟城一名千童城相傳徐福將童男女千人入海僑居於此但不知福當時從天津入海耶從膠東入海耶考始皇既並渤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果立石瑯琊而後遣徐市等入海其不由鹽山明甚後人以其近海戲爲此名耳

南皮舊城一名石渠城崇故居遺址猶在其路

西有小阜則苑丹宅也二人生同里閭乃一貧一富大相懸絕如此及異代之後荒丘衰草又復同歸於盡丹未見不足而崇未見有餘也且丹以庶得名而崇以財殺身所謂身名俱泰者安在哉每一過之令人慨然

京師北三山大石窩水中產白石如玉專以供大內及陵寢塔砌欄楯之用柔而易琢鏤爲龍鳳芝草之形殊盡復生昔人謂愚父所藏燕石當卽此耶

三國時諺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蓋建業地不止武昌居蓋當時形勝自是建業爲上游而文物之繁麗沃野之富饒又所不論也鍾山龍蟠石城虎踞帝王之都證焉武侯已稱之矣但孫氏及晉不過百年宋齊梁陳爲祚愈促我太祖定鼎創業將垂萬禩而再世之後竟復北遷豈王氣之有限耶抑終是偏安之勢非一統之規也

金陵規模稍狹鐘山太過而長江又太過前無

餘地覺無絲遠氣象其大略彷彿甚似閩中但  
閩又較偏一隅耳

金陵鐘山百里外望之紫氣浮動靜靜蔥蔥

太祖孝陵在焉知王氣之未艾也又城中民居  
凡有小樓東北望無不見鐘山者其他四遠諸  
山重沓環抱劉禹錫詩山圍故國周遭在高李  
迪白下有山皆繞郭是也但有牛首一山背城  
而外向然使此山亦內繞則無復出氣不成都  
矣

五雜俎

卷三

元

建業之似閩中有二城中之山半截郭外一也  
大江數重環繞如帶二也四面諸山環拱會城  
三也金陵以三吳爲東門楚蜀爲西門閩中以  
吳越爲北門嶺表爲南府至於阻險自固金陵  
則藉水閩中則藉山若夫干戈擾攘之際金陵  
爲必爭之地閩可畢世不被兵也

近人有謂金陵山形散而不聚江流去而不留  
非帝王都也其言固似太過但天下如人一身  
帝都不在元首亦當在胸中大一統之時金陵

在左腋下何以運四方乎天之北極人君之位  
也必正中而近北則今日之燕京近之矣江左  
六朝失准以北則又建康爲上游且相承正朔  
二百餘載矣何不可都之有

金陵南門名曰聚寶相傳洪武初沈萬三所築  
也沈之富甲於江南太祖令築東南諸城西  
北者未就而沈工已竣矣太祖屢欲殺之人  
言其家有聚寶盆故能致富沈遂聲言以盆埋  
城門下以鎮王氣故以名門云迤東有賽公橋

五雜俎

卷三

三

云沈造數橋自以爲能詔其子婦婦恚自出已  
財爲之其宏麗工緻又倍於沈故以賽公名也  
沈後以事編置至兩子孫仍富或言其有點化  
之術耳

金陵諸勝如鳳皇臺香花村雨花臺皆一坏黃  
土耳惟攝山石灰牛首諸寺宏麗無恙城中之  
寺莫飭於瓦棺城外之寺莫雄於天界至於長  
干一望叢林相續金碧照目梵唄聒耳卽西湖  
之繁華長安之壯麗未有以敵此者也



寺承之留都北留都二法司省寺獨在太平  
門外左鐘山而右玄武湖出門太平堤逶迤二  
里許春花夏鳥秋月冬雪四時景光皆足娛人  
緩轡徐行晨入西出嘯歌自足忘其暑之冷也  
嗣是後官職方從北水部袞袞馬頭塵匆匆駒  
隙影耳追思曩者聞心樂地詎可復得故今宦  
者諱留都爲仙吏而留都諸曹中司寇之屬尤  
爲神仙也然不可爲巧宦者道也

金陵有莫愁湖莫愁石城女子非石頭城也石  
五雜俎 卷三

城自古爲金陵城中今之承天府是也且與襄  
陽南客同爲一事今人誤以爲石頭城故并其  
湖而妄名之耳

雨花臺下一派沙土中常有五色石子狀如珠  
韜青碧紅綠不等亦有極通明可愛者不減寶  
石也可後行人往往拾得之豈當時天所雨花  
其精氣凝而爲石耶

牛首山寺窓中見塔影閉門則影從門罅入其  
影倒見尖反向門塔相去甚遠此理之不可曉

者何處無塔何處無窓隙而塔影未必入卽入  
而未必倒也

靈谷寺乃太祖改葬寶誌之所規制甚麗中  
殿無梁云猶是六朝所建也有琵琶谷拍手輒  
鳴作琵琶聲寺原有松十萬株近爲僧衆所盜  
以刀刻其皮一周無何則枯死輒報官而薪之  
今所存不能十之一也

太祖於金陵建十六樓以處官伎曰來賓曰重  
譯曰清江曰石城曰鶴鳴曰醉仙曰樂民曰集  
五雜俎 卷三

賢曰謳歌曰鼓腹曰輕烟曰淡粉曰梅妍曰柳  
翠曰南東曰北南蓋當時縉紳通得用官伎如  
宋時事不惟見盛時文罔之疎亦足見昇平歡  
樂之象今時刑法日密吏治日樸切而粉黛歌  
舞之輩亦幾無以自存非復盛時景象矣王首  
蔡送王元美詩云最是傷心桃葉渡春來聞說  
雀堪羅語雖不典然實關於國家興衰之兆非  
浪語也

金陵秦淮一帶夾岸樓閣中流簫鼓日夜不絕

蓋其繁華佳麗自六朝以來已然矣。批微詩云：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夫國之興亡豈關於遊人歌妓哉？六朝以盛華亡而東漢以節義保人以理學亦卒歸於亡耳。但使國家承平管絃之聲不絕亦足炫點太平良勝悲苦呻吟之聲也。

金陵街道極寬廣雖九軌可容近來生齒漸蕃民居日密稍稍侵官道以爲屢肆此亦必然之勢也。天造草昧兵火之後餘地自多奕世承平

王維組

卷三

五

戶口數倍豈能於屋上架屋必蠶食而充拓之官府又何愛此無用之地而不令百姓之熙熙攘攘也。近來一二爲政者欲復當時之故基民居官署樂欲再毀使流離輶道瓦礫極目不祥之兆莫大焉。

姑蘇雖霸國之餘習山海之厚利然其人儇巧而俗侈靡不惟不可都亦不可居也。士子習於周旋文飾俯仰應對嫻熟至不可耐而市井小人百處一富舞文狙詐不事本業蓋視四方之

人皆以爲椎魯可笑而獨擅巧勝之名殊不知其巧者乃所以爲拙也。

三吳賦稅之重甲於天下一縣可敵江北一大郡被家亡身者往往有之而閭閻不困者何也？蓋其山海之利所入不貲而人之射利無微不至所謂彌天之網竟楚之罟獸盡於山魚窮於澤者矣。其人亦生而辯智即窮巷下傭無不能言語進退者亦其風氣使然也。

洞庭西山出太湖石黑質白理高逾尋丈峰巒

五維組

卷三

五

窟穴勝有八然之致不脛而走四方其價佳者百金旁亦不下十數金園池中必不可無之物而吾閩中尤艱得之蓋阻於山嶺非海運不能致耳。崑山石類刻玉然不過二三尺而止案頭物也。靈壁石扣之有聲而佳者愈不可得。味葉少林自言過靈壁得石四尺許以八百金市之其貴亦甚矣。今時靈壁無有高四尺者亦無有八百金之石也。

滇中大理石白黑分明大者七八尺作屏風買

有值百餘金者然大理之貴亦以其處遐荒至中原甚費力耳彭城山上有花斑石紋如竹葉甚佳而土人不知貴若取以爲几殊不俗也吾閩王華洞石似崑山而精瑩過之小者如拳大者三尺許然多止一二面而其背蝕土者殊粗若得四面如一無粗石皮傳之其價亦不皆也

永安溪中出石多如懸崖倒覆之狀土人就其勢少加斲削置之庭前亦自奇絕高者五六尺

五雜俎

卷三

五

許仙色枯而不吸水故不能生苔作綠沉色以此減價耳

閩中白沙溪北有溫泉馬地名湯院山上出石脆而易琢粗而滋水窟宅峰巒偏魄之奇不可名狀閩人園中常以此代太湖然太湖終見石質而湯院歲久苔滋草生蒼蔚其上竟可作小山矣

嶺南英石出英德縣峰巒聳秀巖竇分明無斧鑿痕有金石聲置之齋中亦一奇品但高大者

不可易致

金陵鳳凰臺上有奇石丈許相傳李太白物好事者又刻太白鳳凰臺詩於上蓋亦宋人墨蹟也堯陳王叔官金陵昇以歸舟至采石大風浪作舟竟覆石沉焉豈謫仙之英魂不欲此石落他人之手耶亦異矣

李德裕云以吾平泉一草一石與人者非子孫

也余謂富貴之家脩飾園沼必竭其物力招致四方之奇樹怪石窮極志願而後已其得之也

五雜俎

卷三

五

既難則其臨終之時必然留連眷戀而懼子孫之不能守也豈知子孫之賢不肖志趣迥別卽千言萬語安能禁其不喪人哉况富貴權力一日屬之他人有欲不與人而不可得者其爲惑甚矣余治小圃不費難得之物每每山行過道旁石有姿態者卽覓人昇歸錯置卉竹間久而雜沓亦覺有郊廬間趣蓋不惟無財可辦亦使他日易於輟斷不作愛想也

趙南仲愛靈璧一石而命五百卒昇至臨安鄭

璫得象江六惟石而以六十萬錢歸樂陽勞民傷財至於此極何佐良歟石綱終貽北狩也以此爲猶不敢謂然

山中石掘置池畔草間自與世間傳說諸石氣色不同蓋深山之中受霧露日月之精不爲耳目之娛每至樹木茂密烟靄凝浮一種賞心非富貴俗子所可與也

西陽雜俎載利州臨江寺石得之水中初才如拳置佛殿中石遂長不已經年重四十斤大凡五雜組

卷三

天

石在土中水中者皆能長但無如是之速耳余在閩山中見一石竇穴數尺中空有隙時人題詩上半截猶可讀下半截已爲外面所障其石一片而生非嵌就者故知石能長無疑也

嶺南有海石如羊肚大者七八尺然無色澤不足貴閩有浮石亦類羊肚而敗絮其中置之水中則浮以語它鄉人未必信也

零陵石燕相傳能飛飛卽風雨唐詩石燕拂雲晴亦雨是也然石質斷無能飛之理謝鵲云

向在鄉中山寺爲學見高巖上石有如燕狀者因以筆記之石爲烈日所暴忽有驟雨過石卽衝起往往墜地蓋寒熱相激而迸落非真能飛也此言足破千古之疑矣山東有陽起石煨爲粉着紙上日中暴熱便能飛起蓋此石爲陽精相感之理固宜爾也其石入藥能壯陽道

管子曰齊之水道蹕而復故其民貪蠶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重濁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

五雜組

卷三

天

滯而稽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而徂詐巧佞而好燕之水萃下而弱流滯而熱故其民愚驕而好貞輕疾而易犯宋之水輕盈而清故其民簡易而好正校之於今亦不甚然矣大抵江北之水迅激而濁故其人重而悍江南之水委紆而列故其人緩而巧至於五方之變亦不能有盡符者人不受命於物也

經水之人多禿與嬰重水之人多腫與蹇甘水

之人多好與美辛水之人多相與瘠苦水之人多  
庭與儂余行天下見溪水之人多清鹹水之人多  
瘠險水之人多瘠苦水之人多瘠甘水之人多  
壽滕嶧南陽易州之人飲山水者無不患  
瘠惟自鑿井飲則無患山東東兗沿海諸州縣  
井泉皆苦其地多鹹飲之久則患瘠惟不食麵  
及飲河水則無患此不可不知也

余在東郡久東郡近郭諸泉皆苦衙齋中至無  
一草一本即折楊柳種之亦皆不活所謂不毛

五雜俎

卷三

无

之地也每雨過日曬土花蠹起如白鹽者無數  
市上麵餅皆苦水所發食之即飲井泉無不生  
瘠矣彼中嬰兒殤於此者十常五六而南方人  
尤不慣此動罹其禍不可救藥也

易州湖州之鏡阿井之膠成都之錦青州之白  
丸子皆以水勝耳至於婦人女子尤關於水蓋  
天地之陰氣所凝結也燕趙江漢之女若耶洛  
浦之妹古稱絕色必配之以水豈其性固亦有  
相宜不聞山中之產佳麗也吾閩建安一溪溪

源自武夷九曲來一瀉千里清可以鑒而建陽  
士女莫不白晳輕盈即輿僮下賤無有瘠濁肥  
黑者豈非山水之故耶

劉伯芻之論水以楊子中冷爲第一次之慧山  
虎丘丹陽大明淞江淮水爲七陸竟陵之品泉  
則以康王谷爲第一次之瀧水慧山蘭溪以至  
於雪水凡二十而楊子中冷屈居第七矣此果  
銖稱尺量不易之論耶而所品之外天下又果  
無泉可以勝此者耶吾以爲三子之論但據生

五雜俎

卷三

辛

平耳目之所及者而品第之耳天下中川一百  
三十有五小川一千二百五十有一水泉三億  
三萬三千五百一十有九而遐荒絕域者不與  
焉今以一人之聞見意識遂欲遍第天下之水  
何異井蛙管豹之見也

茶經云水晶山水爲上江水次之井水爲下此  
自是定論然山水須乳泉緩流者又須近人村  
落者若深山窮谷之中恐有瘴霧毒蛇不利於  
人即無毒者亦能令人發瘴蓋其氣味與五臟

不相習也奔湍急瀨久飲能令人癯井水亦有絕佳者不亞山泉大約江水以甘勝井水以冽勝山水則兼甘與冽而有之者也

閩地近海井泉多鹹人家惟用雨水烹茶蓋取其易致而不臭腐然須梅雨者佳江北之雨水不堪用者屋瓦多糞土也

以余耳目所及之泉若中冷錫山等泉人所共賞者不載若濟南之趵突泉臨淄之孝婦泉青州之范公泉吳興之半月泉碧浪湖水杭州西湖龍井水新安天都之九龍潭水鉛山之石井

五雜俎

卷三

三

寺水觀音洞水武夷之珠簾泉太姥之龍井水支提之龍潭水閩中鼓山之湧水巖泉冶山之龍腰水東山之聖泉金陵蔣山之八功德泉攝山之珍珠泉皆甘冽異常其它難以枚舉但在窮鄉遐僻無人賞鑑耳

客中若遇無甘泉去處但以苦水烹之數沸後澄至冷去其泥滓復烹之卽甘矣此亦古人煉炭之法也北方每霖雨時取棐几滑淨者於空

中盛倒入壺中亦與南方雨水氣味無別也人生飯羶襦衣氈毳皆可耐惟無水烹茶殊不可耐無山水卽江水無雨水卽河水但不苦鹹卽不失正味矣水水雖寒不堪烹者不淨也雪水易腐雨水藏久卽生了子飲之有河魚之疾而閩人重之蓋不甚別茶也

凡出師遇深山無泉之處掘井一二丈不得水者可束蘊火薰之而密覆其上火烟不得出必尋泉脉隙處潛通卽它山數里外泉皆能引而

五雜俎

卷三

三

致之烟通則泉流矣

凡古坑有水處曰膽水無水處曰膽土膽水可以浸銅膽土可以煎銅

天下泉有一勺而不枯不溢者夫不枯易耳且不溢也何故此理之不可曉者余在蔣山見一人泉僅盛碗許吸盡復出閩雪峰有應潮泉亦僅如盃東山聖泉可尺許松根環之千年如一日也然此數者猶泉脉在地中不可見也鼓山鳳尾亭泉初瀉巖下後爲神晏喝從山背而下

承一石池方廣不逾七尺水終日奔注其中而不見其溢也愈令人不可解矣

溫泉江北惟驪山沂州有之江南黃山招州有之至吾閩中則多矣吾郡城內外溫泉共十五處而其一在湯門外最小而極熱土人呼爲殺狗泉蓋盜狗者常於此治之也晦翁注論語謂魯有溫泉理或然也然晦翁未至魯豈不習閩乎而乃以理斷之何也

大凡溫泉之發源其下必有朱砂或琉黃礬石

五雜俎

卷三

五

蓋天地至陽之精所結也閩中諸泉皆作琉黃氣甚者薰人不可耐人有疥者浴之輒愈竹木浸一宿則終不蠹蓋琉黃能殺諸蟲也華清宮余未之見然李賀詩有華清宮中礬石湯之句其爲礬石無疑矣黃山下者萬曆戊戌秋曾與同志諸子共浴其中方廣丈許上有石屋覆之其底皆白沙沙熱足不能久住所浴垢膩自流於外都不煩人力也亦無琉黃氣相傳朱砂在其下一日有樊子早過之見泉水赤如血砂片

若桃花者浮滿水面驚惟歸以語人翌日鄰里競往視之則無所見矣浴久令人骨節怠緩不夜蓋居深山中去城市僻遠非若閩中之穢雜也

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李德裕知石頭城下水非金山泉陸羽知揚子江臨岸水非南泠浦元知涪水與江水之雜皆神鑒也竊惟水之投木自當混而爲一乃揚杓傾盆至半知其自此始爲南泠豈真有限界而不亂耶吾郡海水通

五雜俎

卷三

五

河河淺而海鹹隨潮上下二水之魚交入輒死迺知水自不混但恐交接之處不能截然耳登州海上有蜃氣時結爲樓臺謂之海市余謂此海氣非蜃氣也大凡海水之精多結而成形散而成光凡海中之物得其氣久者皆能變幻不獨蜃也余家海濱每秋月極明水天一色萬頃無波海中蚌蛤車螯之屬大者如斗吐珠與月光相射倏忽吐成城市樓閣截流而渡杳杳至不可見方沒海濱之人亦習以爲常不知異

也至於蛭蟾蛭之屬積穀厨下暗中皆生光  
尺許就視之熒熒然其爲海水之氣無疑矣  
味時巨室治園作假山多用雄黃硝磺和土築  
之蓋雄黃能辟蛇蛇焰硝能生烟霧每陰雨之  
候雲氣浮騰如真山矣

假山之戲當在江北無山之所裝點一二以當  
卧遊若在南方出門皆真山真水隨意所擇築  
菟裘而老焉或映古木或對奇峰或俯清流或  
踞磐石主客之景皆佳四時之賞不絕卽善繪  
者不能圖其一二又何疊石累土之工所敢望  
乎

假山須用山石大小高下隨宜布置不可斧鑿  
蓋石去其皮便枯槁不復潤澤生莓苔也太湖  
錦川雖不可無但可粧點一二耳若純是難得  
奇品終覺粉飾太勝無復丘壑天然之致矣余  
每見人園池踞名山之勝必壅蔽以亭榭粧砌  
以文石緣繞以曲房堆疊以尖峰甚至猥聯惡  
類累累相望徒滋勝地之不幸貽山靈之嘔噦

耳此非江南之習豈必江北之漸宜也

西京雜記載茂陵富人東廣漢築園四五里激  
流水注其內構石爲山高十餘丈此假山之始  
也然石初不甚擇至宋宣和時朱勔重賈以花  
石娛人主意如靈璧一石高至二十餘丈周圍  
稱是千夫昇之不勦良嶽一石高四十餘丈封  
爲盤回侯石自此重矣李文叔洛陽名園記十  
有九所始於富鄭公而終於呂文穆其中多言  
花水池臺之盛而其所謂山如王開府宅水北  
五雜俎 卷三 三六

胡氏二園者皆據嵩少北邙之麓以爲勝則知  
時未尚假山也自宣和作俑而後人爭効之然  
北人目未見山而不知作南人舍真而而僞爲  
之其蔽甚矣

吳中假山土石畢具之外倩一妙手作之及昇  
築之費非千金不可然在作者工拙何如工者  
事事有致景不重疊石不反背疎密得宜高下  
合作人工之中不失天然偏側之地又含野意  
勿瑣碎而可厭勿整齊而近俗勿誇多闕麗勿



大巧喪其公人終歲游息而不厭斯得之矣大率石易得水難得古木大樹尤難得也

王氏弇州園石高者三丈許至毀城門而入然亦近於淫矣洛陽名園以苗帥者爲第一據稱大樹百尺對峙望之如山竹萬餘竿有水東來可浮十石舟有大松七水環繞之卽此數語勝繁已自壓天下矣乃知古人創造皆極天然之致非若今富貴家但閹鉅麗已也

五雜俎 卷三  
傳也向儒俗吏極意脩飾以自娛奉而中多可憐者胸無丘壑也文人墨士有魚鳥之致山林

之賞而家徒四壁貧不可爲悅也窮鄉渴壤沙塞陋域空藏白鐵而無一竹一石可供吟嘯者地限之也幸而兼此四者所得於造物侈矣而猶然逐於聲利耽於仕進主行苑歸它人入室不亦可歎之甚哉

唐裴晉公湖園宏邃勝槩甲於天下司馬溫公獨樂園卑小不過十數畝然當其功成名遂快

然自適則晉公未始有餘而溫公未始不足也况以晉公之勳業當時文人已有破盡千家作一池之誚而溫公之園亦儼然與洛中諸名園並列而無慙色乃知傳世之具在彼不在此苟可以自適而止矣不必更求贏餘也

吾閩窮民有以淘沙爲業者每得小石有峰巖穴者悉置庭中久之斃土爲池疊巘房爲山置石其上作賦夷九曲之勢三十六峰森列相向而書聯翕櫺歌於上字如蠅頭池如杯盃山

五雜俎 卷三  
如筆架水環其中蜺蜺爲之舟琢瓦爲之橋殊肖也余謂仙人在雲中下視武夷不過如此以一賤備乃能匠心經營以娛耳目若此其胸中丘壑不當勝紈袴士十倍耶

名園記水北胡氏園其名皆可笑如其臺四望百餘里縈伊繚洛雲烟掩映使畫工極思不可圖畫而名之曰玩月臺有庵在松檜藤葛之中闢旁牖則臺之所見亦畢備於前而名之曰學占庵乃知此失古人已有之但不如今人之多

耳今人之扁額又非甚不通者但俗惡耳入門  
曲逕首揭城市山林臨池水鑑必曰天光雲影  
漾漾想夢見魚塘水竹居必施筠塢日涉市隱  
屢見園名環翠來雲皆爲樓額至於俗聯尤不  
可耐當借臧陽一炬了之耳此失閱最多江右  
次之吳中差少

余在隱吟葛尚實園見木假山一座巖洞峰巒  
皆木頭鑿成不用片石杯土也余奇而賞之爲  
再引滿因笑謂葛君歲久而朽柰何答曰此土

中之根非百年不朽也吾園能保百年乎余更  
賞其遠峙萬曆壬寅元日也

魏武帝於鄴城西北築三臺中名銅雀南名金  
虎北名冰井皆高八九丈有屋百餘間今人但  
知有銅雀而不知更有一臺也

萬曆癸丑四月望日與崔徵仲孝廉登張秋之  
戊巳山酒間徵以支干命名者徵仲言有子午  
谷丁戌山二酉室余言秦有子午臺見拾遺記  
楚有丙穴懷有戊巳校尉又有庚辛之坊甲乙

之帳丙舍子夜甲第辛盤徵仲言有屈戌并道  
白丁壬人金言尚有乙榜及呼庚癸者時徵仲  
下第貧多大笑而已歸途馬上思唐詩有千橋  
羣吏散多字老人迎亦可補一闕也

濮州有愁臺陳思王故址也長安有訟臺韋庶  
人所作也隋有思臺樊姬墓也漢有望思臺武  
帝爲戾太子作也有靈夢臺爲李夫人作也周  
有謫臺景王作也諺之爲言離也此皆以情名  
者也

帝王苑囿臺觀之樂誠不能無蓋自土塔茅茨  
不可復得而靈臺靈園文王之聖已不廢矣如  
唐太宗之九成宮明皇之驪山溫泉此其樂在  
山川者也宋高宗臺石以像飛來漱水以爲冷  
泉此其樂在工巧者也宣和艮嶽窮極人間惟  
木奇石珍禽異獸深秋中夜淒涼之聲四徹此  
其樂在玩物者也始皇阿房千萬間武帝上林  
苑中離宮七十所煬帝西苑三百里此其樂在  
宏麗者也東晉爲芳樂苑當暑種樹朝種夕苑

細草名花至便焦燥紛紜無已山石皆塗米色  
諸樓壁悉畫男女私褻之像其殺風景甚矣此  
其所以爲東昏也

縉紳喜治第宅亦是一蔽當其壯年歷仕或執  
掌王事或家計未立行樂之光景皆已蹉跎過  
盡及其官罷年衰囊橐滿盈然後窮極土木廣  
侈華麗以明得志管幾何時而湓先朝露矣余  
鄉一先達起家鄉薦官至太守貲累巨萬家居  
繕治第宅甲於一郡材具工匠皆越數百里外

五雜俎

卷三

聖王

致之雨落成而身死妻亦死于女爭奪肉未寒  
而券入他人之手矣每語子弟可爲未鑒也  
郭汾陽治第謂工人曰好築此牆勿令不牢築  
者鐮錘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牆皆是  
某所築今某死某亡某敗某絕人自改換牆固  
無恙公聞之惕然動心卽日請老噫賢哉工  
人之言達哉公之見也

精巧愈甚則失勢之日人之瞰之也愈急是速  
其敗也價值愈高則貧乏之日人之市之也愈

難是益其累也况致富之家多不以道子孫速  
敗自是常理冷眼旁觀可爲嘆息

宋王君貺拜三司方二十七歲卽在洛起宅至  
八十歲而宅終不成子舍早世惟一孫居之不  
能十分之一富鄭公亦起大宅而無子族子紹  
定居之而紹定又無子二公皆宋名臣而不能  
勘破此關况今世哉

古人觀室者周其寢廟又適其僂焉僂者厠也  
厠雖穢濁之所而古人重之今大江以北人家

五雜俎

卷三

聖王

不復作厠矣古之人君使必如厠如晉景公如  
厠陷而卒漢武帝如厠是衛青此齊文宣令宰  
相楊愔進厠籌非如今淨器之便也但江南作  
厠皆以墮糞犬交易江北無水田故糞無所用  
俟其地上乾然後和土以溉田京師則停溝中  
俟春而後發之暴日中其穢氣不可近人暴氣  
之輒病又何如奏厠之便乎  
武帝如厠見衛青解者必曲爲之說此殊可笑  
史之記此政甚巨帝之慢大臣以見其蔽暗耳

若非溷廁史何必書衛青公主馬前刻也官即尊貴帝狎之久矣文宣令宰相進廁籌武帝之如廁見大將軍亦何足恠唐郭汾陽將校官至節度使封侯皆趨走執役於前夫人小女至令捧湯持輓則帝之如廁見畜固狎愛之至而亦青之所以自全也

右崇厠上有絳紗帳大牀茵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則帝王之厠可知豈比窮措大糞穢狼藉蛆蛆縱橫者而不可屈大將軍一見乎

五雜俎

卷三

四

閣與閣世人多混用之閣夾室也以板爲之亦樓觀之通名也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蓋古人制此以度飲食之所即今房中之板閣而後乃廣其制爲天祿凌烟等名或以藏書或以繪像或以爲登眺遊覽之所此樓閣之閣也閤者門旁小戶也漢公孫弘開東閤以延賢人蓋避當門而東向開一小門引賓客以別於官屬即今官署脚門旁有延賓館是也韓延壽爲太守閉閤思過即如今閉脚門不聽官屬入耳

唐正衙日喚仗入閣則百官亦隨以入謂之入閣蓋中門不啓而開脚門也然則夾室謂之閣傍門爲之閣義自昭然漢三公黃閣注不敢洞開朱門以別於人主故黃其閣今國家設文淵閣藏書而大學士主之故謂之閣老若以黃閣東閣之義言之亦可謂之閣老耳

爾雅小閤謂之閤閤即門也故金門亦謂金閤處子謂之閤女以其處門內也今人閤閣槩作閤閣至以朝廷東閣亦巍然揭東閣之額而

五雜俎

卷三

四

不覺其非黃閣之子美詩已誤用之矣今若稱閣下爲閣下舉世有不笑之者耶

紫微原爲帝星以其政事之所從出故中書省亦謂之紫微而今人爲紫微郎由樂天紫微花對紫微郎者以其音之偶同戲用之耳今各處藩省多揭紫微爲堂名而叅知署額多稱薇省分署者習而不覺其非也

古者官舍槩謂之省寺漢書何並傳王林卿度徑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唐制中

書院府謂之三省宋惟有中書省 國朝去中書而外藩司原有行省之設故俗謂之十三省云寺則一二九卿如大理光祿之類蓋亦仍其舊稱而佛官緊謂之寺矣和傳起於漢明帝崇重佛教化比於公卿之爵故以寺名其居今則非 勅賜者不得稱也

孟子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注置驛也郵驛也所以傳命也今人驛與郵多通用而不知其異也按馬傳曰置步傳曰郵置者驛馬也郵

五經

卷三

四

者驛也既言置又言郵蓋亦當時俗語如今言驛鋪也至廣雅解云置驛也郵亦驛也則誤以驛爲驛也

古者乘傳皆驛車也史記田橫與客一人乘傳詣維陽注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驛傳四馬下足爲乘傳然鄭子產乘遽而至則似單馬騎矣釋文以車曰傳以馬曰遽子產時相鄭國豈乏車乎懼不及故乘遽其爲驛馬無疑矣漢初尚乘傳車如鄒當時王溫舒皆私具驛馬

後患其不速一舉乘馬矣

閩中方言家中小巷謂之弄南史東昏侯遇紇於西弄弄即巷也元經世大典謂之火術今原師詔爲衛衛

佛典一弓爲四肘五百弓爲一拘盧舍王荆公詩卧占寬間五百弓五百弓四里也今閩中童田尚用弓云四步爲一弓而它處人無知之者此亦古法之遺也又佛地以二畝爲雙皇華老人詩招客先開四十雙是也而今絕無知者

五經

卷三

四

詩及爾同僚左傳同官曰寮注寮小窓也蓋取同舍之義然古僚通作寮書百僚師師僚之爲言臣也釋文僚賤隸之稱左傳泉丘人女奔孟僖子其僚從之則僚不過朋儕之義故其字從人寮聲詩之所謂同僚者恐亦如是後人見其從室遂引僧寮綺寮之義以證之不知同寮可作同僚而僧寮不可作僧僚也

歲時記務本坊西門有鬼市冬夜嘗聞賣乾柴聲是鬼自爲市也番禺雜記海邊時有鬼市半

夜而合雞鳴而散人與交易多得異物又濟瀆廟神嘗與人交易以契券投池中金輒如數浮出牛馬百物皆可假借趙州燕頗李亦然人是鬼與人市也秦始皇作地市令主人不得欺死人是人與鬼市也

嶺南之市謂之虛言滿時火虛時多也西蜀謂之亥亥者亥也亥者瘡也言間日一作也山東人謂之集每集則百貨俱陳四遠競湊大至驛馬牛羊奴婢妻孥小至斗粟尺布必於其日聚

五雜俎

卷三

四

馬謂之趕集嶺南謂之趁虛而嶺南多婦人爲市又一奇也京師窮望及二十五俱於城隍廟爲市它時散處各方而至此日皆合爲一市者亦甚便之而京師間有異物奇寶郎曹入直之暇下馬巡行冠帶相錯不禁也初四十四二十四等日則於東皇城之北有集謂之內市多是內人贏餘之物不及廟中之多也至每年正月十一日起至十八日止則在東華門外迤邐極東陳設十餘里謂之燈市凡天下瑰奇鉅麗之

物集於是視廟中又盛矣

燈市雖無所不有然其大端有二紉素珠玉多宜於婦人一也華麗妝飾多宜於貴戚二也舍是則猥雜器用飲食與假古銅器耳余在燕都四度燈市日日遊戲欲覓一古書古畫竟不可得真所謂人寶山而空手却回良以自笑也

左傳曰都鄙有章都城郭也鄙鄉村也故都訓美鄙訓俗淮南子曰始乎都者常卒乎鄙亦猶朝市之分君子小人也

五雜俎

卷三

四

五雜組卷之四

陳留謝肇淛著

地部二

蜀江油有左擔道爲其道至險擔其左者不得易至右也漢書西南夷傳滇池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謂其險阨纔五尺也西域傳烏托國其西則有懸度謂懸繩而度也今天下莫險於棧道然直指使者行部肩輿安穩豈復王陽迴馭時乎

五雜組卷四

關中自浙之江山入度仙霞嶺亦自險絕北人度汗津津下矣余已丑夏下第適天欲雨暝雲四合與徐惟和自絕頂直趨至平地而後雨作夢其險豈能敵白鶴嶺之半乎若登山遊眺險尚有什百於此者韓昌黎慟哭不足爲奇也平生遊山所歷當以方廣巖靈羊谷爲第一險仰倚絕壁下臨無際既無藤葛可攀途僅尺許而又外傾且爲水簾所噴崎嶇苔滑就其傍睨之膽已落矣余與諸友數僕六七八人僅一小奴

過之然幾不能返面無人色矣武夷折筩余少時登之殊不爲意蓋梯幹甚偉險處又有鐵絙可攀自不至失足耳但既過險龍脊上甚難行亦強弩之末執也

華山余未之登讀王恒叔遊記知其險甲於諸岳亦在龍脊上難行耳天台石梁不過獨木橋之類人自氣懾耳無崩朽之虞也閭鼓山白雲洞石磴七百級望之如登天然不過苦諸縉紳公子體脂骨弱者耳許掾得此自當無苦也

五雜組卷四

新安黃山深處由石牌樓達海子有積沙岸丈許人疾過之則濟少駐足沙便崩余不敢度也潘景升笑而踐之行二三步而崩大呼求救土人掖之以還面如死灰云余笑謂不爾幾作大政崩沙丘矣友人王玉生過靈羊谷亦然歸家病幾一月如此奇僻可作昌黎後身然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

余遊四方名山無險不屈並未失足壬子秋過呂亭驛一板橋去池二丈餘中道而崩四輿人

及余皆殞地其不爲糞粉者以下皆積沙也始知人不墮於山而墮於垤禍每生於所忽也

南昌滕王閣序阮云星分翼軫又云龍光射斗牛之墟翼軫斗牛相距甚遠必有一謬

荊州黃牛峽下有查波灘宋寇萊公謫巴東舟經此難聞水中人語出視之見一裸體者爲之挽舟公叱之曰我黃虜神也公異日當大用故爲公挽舟耳但裸體不敢相見公以錦袱投之神卽披袱再拜冉冉而去

五雜俎

卷四

三

夷陵龍角山有石穴官黑無際其中有二巨石相對而立中間丈許名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常燥每水旱不調居民具儀從入穴中旱則鞭陰石潦則鞭陽石無不應時而止但鞭者不出二年必死故人不敢爲也

松滋縣南九十里有竹泉休政和初有僧浚井得竹筆後黃庭堅謫黔過之視筆曰此吾過峽中暇墓背所墜也後其筆忽成竹始知此泉與峽水通也

荊州濟江西岸有地歷法濟常治不沒其狀若肺馬故名駱賓王吸金丹於此肺卽此也或云終南山亦曰地肺一云太一山

山海經縣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今江陵南門有息壤祠云息壤石也而狀若城郭唐元和中裴宇牧荊州陰雨崩瓦不止有道士歐陽獻謂宇曰公曾得一石室乎瘞之則雨止矣宇驚曰有之但已棄竹籬外矣覓而瘞之雨卽止後人有發之者輒致淋漓縣輒序云今江陵南門外

五雜俎

卷四

四

有石狀若宅陷地中而猶見其脊旁有石記云不可犯春鍾以致雷雨後失其處萬曆壬午新築南門城乃復得而瘞之置祠其上

匡續字子孝周武王時人廬於潯陽山中後威烈王以安車迎續續仙去惟廬存故命其山爲廬山亦曰匡山也

黃州東百里有孔子山相傳孔子適楚嘗登此山上有坐石草木不侵有硯石每雨輒有墨水流出



許有老圃紀姓者一鉅底二十口病篤呼子孫  
戒曰此二十畝地便是青銅海也此與舌舐餅  
田何異

洞天福地記所言里數多誕如云泰山周迴二  
千里崔林洞天亦二千里之類今計其地才百  
分之一耳或以列真所居分治之域論耶其說  
殆不可曉

崔少陵文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坡詩  
天外黑風吹海立余從祖司農公杰以大行奉

五雜俎

卷四

二五

使過海中流有龍見焉倒垂雲際距水尚百許  
丈而水湧起如炊烟直與相接人見之歷歷可  
辨也始信水立之語非妄

正德中順天文安縣水忽僞立是日天大寒遂  
凍爲氷柱高五六丈四圍亦如之中空而旁有  
穴疑結甚固逾數日流賊劉六劉七等殺掠過  
此民大小老弱相率入水穴中避之賴以全活  
者甚衆此亦古今所未見之異也

金陵鍾山有八功德水相傳梁天監中胡僧曇

隱所發也其泉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  
七不蝕八蠲病故名八功德

七發云觀濤於廣陵之曲江廣陵今揚州也揚  
州之濤殊不足觀漢時吳越錢唐是皆揚州或  
者曲江之濤卽指西陵之潮耳况廣陵之江一  
望而盡非曲江也

成都有天涯海角一石天涯石在中興寺故老  
傳云人坐其上則腳腫不能行至今人不取踐  
履地角石在羅城內西北隅角高二尺餘舊有

五雜俎

卷四

六

廟王堦之亂爲守門者所壞今不復存矣

劉麟之採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有一澗水水  
南有二石因一困閑一困開水深廣不得過欲

還失道偶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園中皆  
仙靈方藥諸雜物麟之欲更尋索終不知處也  
此與王烈採叔夜事相類名山洞府信有之  
宋崇寧中鑄九鼎用金甚厚取九州水土內鼎  
中旣奉安於九成宮車駕臨幸徧禮焉至北方

之寶鼎忽漏水溢於外劉昫曰此北在燕山

公實鼎但取水土於邠州境宜不可用其後夏  
以北方致亂

建炎三年吉州脩城役夫得鸛體葉水中俄浮  
一鐘有銘五十六字云唐興元年吾子沒瘞廬  
陵西學後當火德五九之際世衰道敗浙梁相  
繼喪亂章貢康昌之日吾亦復出是邦東平鳩  
工復使吾子同河伯聽命水官郡守命錄其詞  
錄畢而鐘自碎

張唐英謂姚瑤乃與洛水進赤石者同等楊用

五雜俎 卷四

七

脩引唐語錄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濱居民有得  
石而剖之中赤者獻於后曰是石有赤心李日  
知曰此石有赤心其餘豈皆謀反耶唐英所引  
蓋此事語林罕傳人亦鮮知余按此事載唐書  
李昭德傳中甚明固非語林亦非李日知事也  
余髫時讀史卽知有此用脩乃以爲新聞耶  
濟南有二奇焉趵突泉從地中涌起六七尺者  
數處冬夏不竭流而成河葦不注山亦從地中  
突起傍無江陵縣邑遠望之若浮圖焉其上亂

石縱橫如人工所堆疊皆奇觀也

嶧山多石黝黑色從下望之簇簇如筍然山徑  
皆緣石行或俛出其下石之下皆沙也石附沙  
以自固久之沙爲風雨摧剝漸盡窟穴競開石  
亦不能自立常有自山巔隕至田中者譬之米  
中雜子米盡則屢矢葉福唐相君爲南宗伯時  
游此政值石墜滾至前僅丈餘而止稍進則蓋  
粉矣此亦游者所當戒也

秦始皇泰山立無字碑解者紛紜不定或以爲

五雜俎 卷四

八

碑函或以爲鑲石或以爲欲刻而未成或以爲  
表望皆臆說也余親至其地周環巡視以爲表  
望者近是蓋其石雖高大而厚與凡碑等必非  
函也此石既非山中所產又非尋常勒字之石  
上有芝蓋下有趺坐儼然成具非未刻之石也  
考之史記始皇以二十八年上泰山立石封祠  
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  
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云云則泰山之石已刻  
矣今元君祠旁公署中尚有斷碑二十九字此

疑卽所刻之石也然則片石之標其巖爲祠祀  
表望明矣

泰山之稱雄於江北亦無佛處稱尊耳齊魯之  
地曠野千里岡陵丘阜託以爲帝而岱宗巍然  
障大海而控中原其氣象雄偉莫之與京固宜  
爲羣岳之宗也又岱爲東方主發生之地故祈  
嗣者必禱於是而其後乃傳會爲碧霞元君之  
神以誑愚俗故古之祠泰山者爲嶽也而今之  
祠泰山者爲元君也嶽不能自有其尊而令它  
五雜俎 卷四 九  
姓女主偃然據其上而奔走四方之人其倒置  
亦甚矣

有死而後有生故泰山之有蒿里山也鄆都城  
也十王殿也皆爲受生而設也余竊以爲東方  
主生西方主殺各有司存豈宜並用鄆都業在  
西方則受死之籍當歸金天華嶽雖相去萬里  
而造化視之不過左右手耳愚民貪生而又畏  
死故祝延者與求胤者香火相望要之生可祈  
也死亦可祈也死不可免也則生亦不必禱也

况不知寡欲而求生子不知行善而求延年其  
之大惑也

藏經云泰山爲天帝之孫爲五岳祖主掌人間  
生死脩短此俗說之鼻祖也然天帝豈應有孫  
不過以東方震旦之地有帝出乎震之說而附  
會之耳

渡江以北齊晉燕秦楚洛諸民無不往泰山進  
香者其齋戒盛服虔心一志不約而同卽村婦  
山叢皆持齋念佛若臨之在上者云稍有不潔  
五雜俎 卷四 十

卽有疾病及顛蹶之患及禱祠以畢下山舍逆  
旅則居停親識皆爲開齋宰殺狼藉醉舞喧呶  
變童歌倡無不狎矣夫旣不能脩善於平日而  
又不能敬謹於事後則其持戒念佛不過以欺  
神明耳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均州之太和山萬方士女駢闐輻輳不減泰山  
然多闖浙江右鎮蜀諸人與元君雄視無異南  
北朝矣而均州諸黃冠千數放縱無忌此則岱  
宗所無也

武當元君二廟。國家歲籍其香錢常數萬緡。官入之以給諸司俸祿。不獨從民之便而亦藉神之貺矣。然官吏飢廩自當有惟正之供。取足於此。似爲不經。所當入之本州以爲往來廚傳之費。免加派之丁糧。則善矣。今泰山四九二月之終。藩省輒遣一正官至殿中。親自檢閱籍登其數。從者二人出入搜索。如防盜然。謂之掃殿。而袍帳化生俚褻之物。皆折作官俸。殊不雅也。武當亦然。

五雜俎

卷四

十一

齊雲僻處萬山之中。故進香者少。所入則黃冠素中物耳。其軒輶供應之費。亦道官主之。故邑人差不累也。然齊雲實無奇者。天門與石橋巖耳。而遊者又多未之及也。

遊山不藉仕宦。則扇傳輿僮之費無所出。而仕宦遊山又極不便。侍從既多。不得自如。一也。供億既繁。彼此不安。二也。呵殿之聲。既殺風景。冠裳之體。復難袒跣。三也。輿人從者。憚於遠涉。羽士僧衆。但欲速小。險巇之道。恐昇夫之碎語。奇

絕之景。懼後來之開端。相率導引於常所經行。而止。至於妙蹤勝賞。十不能得其一二也。故遊山者。須藉同調地主。或要丘壑高僧。策杖扶藜。惟意所適。一境在旁。勿便錯過。一步未了。莫憚向前。寧緩毋速。寧困無逸。寧到頭而無所得。毋中道而生厭。忌攜友勿太多。多則意趣不同。資糧勿太慳。慳則意興中敗。勤幹見解之奴。常鼓其勇。富厚好事之主。時借其力。勿偕酒人。勿攜孱伴。毋到境界。切須領略。時置筆硯。以備遺忘。

五雜俎

卷四

十二

此遊山之大都也。

天下丘壑。無如閩中之多者。卽生長其中。不能盡識也。聞粵西山水之奇。甲於宇內。每問其土人。云出門皆山。而出皆洞。委蛇屈曲。里許者不可數計也。吾閩城內外諸山。皆有之。但無好事者搜剔之耳。

山川須生得其地。若在窮鄉僻壤。輪蹄絕跡之處。埋沒不稱者多矣。如姑蘇之虎丘。鄒之大嶧。陪樓阿足。言而地當舟車之會。遂令遊詠讀賞。

千載不絕豈非有幸不幸耶

山莫高於峨眉莫秀於天都莫險於太華莫大於終南莫奇於金山華不注莫巧於武夷其它鴈行而已峨眉之巔有積雪武夷半壁有仙舟華不注地中崛起天都面面蓮花苟不親見以語人未必信也

鴈蕩瀑布無聲故自奇絕閬中水簾數處皆無聲蓋巖腰回而水噴空則爲水簾自不能奔號也水簾奇於瀑布吾閬四山皆瀑也而黃巖峰

五雜俎

卷四

七

瀑布數百里外皆望見如足練焉余又在黃山見九龍潭水從絕頂分爲二而下半腰合流又三分之二如是者三始至地望之如雜佩然亦一奇也

峨眉雖六月必具單夾絮衣而登其下猶炎暑也至半山則御夾衣絕頂則着絮矣過十月則不可登道爲雪封且寒甚也其山本以兩峰相對如峨眉然故名蛾眉當從虫不當從山也

峨眉之巔四望無與類類者惟正東有一點青

色如烟相傳匡廬山也然廬山未必便高於諸岳又况九江地下卽高不能敵西北方也西北地勢視東南已高與山齊矣此非臆說也山東濟寧分木蘭北距臨清僅三百七十里地高九十八尺南距徐州僅四百里地高一百一有六尺以川江之勢度之其建領之勢一日千里豈直千仞而已哉

吾閬俗謂延平之水高與鼓山平然未有以試也萬曆己酉夏大水驟至城中漲溢水從南門

五雜俎

卷四

七

出高二丈許門闌僅露一林如蛾眉然余居距門百餘武庭中水僅四五尺東折至鰲峰下則無水矣相距半里許而地形高下已踰二丈尋常行路殊不爲覺始信人言不誣也昔人謂莊

林之壤視長沙番禺高千尺理固然耳

水固常有闢者春秋書穀洛闢毀王宮竹書紀年載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竹書或誕妄不經春秋聖人之筆不可誣也宋史五行志載高宗紹興十四年樂平縣河決衝田數百頃田中水

自起立如爲物所吸者高地數尺不假閱防而水自行里南程家井水亦高數尺天矯如虹聲若雷霆穿牆毀壁而出二水關於杉墩且前且卻十餘刻乃鮮各復其故說海紀貴州普定衛有二水一曰滾塘寨一曰關蛙池相近前後吳人從軍至此夜聞水聲搏激既而其響益大居人開戶視之波濤噴面不可逼近坐以伺旦及明聲息一水一涸一溢人以爲水闕此亦古今所有不足異也

五雜組 卷四

海紀年所紀洛伯河伯乃二諸侯也而後世傳會之遂以爲夷

爲河伯之名

天下海潮之來皆以漸次余家海濱每來潮汐渡馬江舟中初不覺也鹽官潮來則稍拍岸激石成聲與長溪松山下潮相似惟錢唐則不然初望之一片青氣稍近則茫茫白色其聲如雷其勢如山吼擲狂奔一瞬至岸如崩山倒屋之狀三躍而定則橫江千里水天一色矣近岸一帶人居潮至浪花直噴屋上蒼溜倒傾若驟雨然初觀之亦令人心悸其境界甚似烏舟犯怒

漲下點淡潮時也

海中波浪人所稀見卽和風安瀾時其傾側簸蕩尤勝洞庭揚子怒濤十倍也封琉球之舟大如五間屋重底牢固其桅皆合抱堅木上下鐵箍一試海上半日板裂箍斷雖水居善沒之人未習過海者入舟輒暈眩嘔噦狼籍使者所居皆懸床任其傾倒而牀體常平然猶暈悸不能飲食蓋其顛蕩無際無日不風無時不浪也觀海者難爲水詎不信然

五雜組 卷四

六

浙之寧紹溫台閩之漳泉廣之惠潮其人皆習於海造小舟僅一圭賣人以次入其中瞑黑不能外視一物任其所之達岸乃出之不習水者附其舟暈眩幾死至三日後長年以篙頭水飲之始定蓋自姑蘇一帶沿海行至閩廣風便不須三五日也

海上稔舟者初不過取捷徑往來貿易耳久之漸習遂之夷國東則朝鮮東南則琉球呂宋南則安南占城西南則滿刺如暹羅彼此互市若

比鄰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來幸以爲常所得不貲什九起家於是射利愚民輻輳競趨以爲奇貨而榷米之中使利其往來稅課以便漁獵縱令有司給符繻與之初未始不以屬夷爲名及至出洋乘風挂帆飄然長往矣近時當事者雖爲之厲禁誅首惡一二人然中使尚在禍源未清也老氏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上旣責以稅課方物而又禁其販海其可得乎

五雜組

卷四

七

販海之舟所以無覆溺之虞者不與風爭也大凡舟覆多因鬪風此輩海外諸國既熟隨風所向挂帆從之故保其經歲無事也余見海鹽錢唐見捕魚者爲疎竹筏半浮半沉水上任從風潮波浪舟皆戒心而筏永無恙者不與水爭也小人誠有意智然因之悟處世之法江南遣徐鑑聘宋詞鋒才辯廷臣無出其右者而宋太祖遣一不識字殿侍接之卽是此意

海水之外不知還幾大乎還有地乎今之高處

望日似從海中生者蓋亦遠視云然如落日之衝山非真從山落也所云海外諸國如琉球日本之類皆海中非海外也北方沙漠之外不知還有海否若果有之則中國與北虜亦在海中矣水土合而成地大段水猶多於土也

潮汐之說誠不可窮詰然但近岸淺浦見其有吞長耳大母之體面毫無增減也以此推之不過海之一呼一吸如人之氣息何必究其歸潛之所人生而有氣息卽睡夢中形神不屬何以

五雜組

卷四

十

能吸天地間只是一氣耳至於應月者月爲陰類水之主也月望而蚌蛤盈月蝕而魚鰾減冬從其類也然齊浙閩粵潮信各不同時來之有遠近也

蘇州東入海五六日程有小島闊百里餘四面海水皆濁獨此水清無風而浪高數丈常見水上紅光如日舟人不敢近云此龍王宮也而西北塞外人跡不到之處不時間數千人砍樹拽木之聲及明遠見山木一空云海龍王造居也

余謂龍以水爲居豈復有宮室有之亦當藏乎  
貝闕必不藉人間之木殖也愚俗之不經一至  
於此

天下之橋以吾閩之洛陽橋爲最蓋跨海爲之  
似非人力相傳蔡君謨遣吏持檄海神及歸得  
一踏字遂以廿一日酉時興工至期潮果不至  
今世所傳四喜雜劇者本此也事有無不可知  
計橋長三百六十丈若當怒潮必難駐足耳吾  
郡臺江大橋亦百餘丈跨大江而度二十九門  
五雜組 卷四

江濤澎湃亦自恐人不知當時何以建此大抵  
閩人工於此伎亦不煩神力耳

江南無闕江北無橋江南無茅屋江北無涵閘  
南人有無牆之室北人不能爲也北人有無柱  
之室南人不能爲也北人不信南人有架空之  
樓行於木枰南人不信北人有萬斛之密藏於  
地中

地密燕都雖有之不及秦晉之多蓋人家顯以  
富貴爲至矣其他陳設不腐其上堅故不崩自齊

以南不能爲也三晉富家藏粟數百萬石皆窖  
而封之及開則市者全至如趕集然常有藏十  
數年不腐者至於近邊一帶常作土室以避虜  
其中若大厦盡室處其中封其隧道固不啻金  
湯矣但苦無水耳

閩廣地常動漸以北則不恒見說者謂滄海水  
多則地浮也然秦晉高燥無水時亦震動動則  
裂開數十丈不幸遇之者盡室陷入其中及其  
合也渾無縫隙掘之至深而不可得王太史維  
五雜組 卷四

楨嘗遭此厄則閩廣之地動而不裂者又得無  
近水滋潤之故耶然大地本一片生成而有動  
不動之異理尤不可解也

萬曆己酉夏五月廿六日建安山水暴發建溪  
漲數丈許城門盡閉有頃水踰城而入溺斃數  
萬人兩岸居民樹木蕩然如洗驛前石橋甚壯  
麗水至時人皆集橋上無何有大木墮流而下  
衝橋橋崩盡葬魚腹翌日水至福州天色晴明  
而水暴至斯須沒階又頃之人中堂矣余家人



集園中小臺適之臺僅尋丈四周皆巨浸矣或曰水上臺可奈何然計無所出也少選妹贅鄭正傳泥淖中自御肩輿迎老母暨諸室人至其家始無恙蓋鄭君所居獨無水也然水迄不能愈苦臺而止越二日始退方水至時西南門外白浪連天建溪浮屍蔽江而下亦有連樓屋數間泛泛水面其中燈火尚熒熒者亦有兒女尚聞啼哭聲者其得人救援免於魚鱉千萬中無一二耳水落後人家粟米衣物爲所浸漬者出

五雜俎

卷四

壬

之皆黴黑臭腐觸手卽碎不復可用當時吾郡縉紳惟林民部世吉捐家貲葬無主之屍凡以千計而一二巨室大駟反拾浮水無數以蓋別業賢不肖之相去遠矣

閩中不時暴雨山水驟發漂沒室廬土人謂之出蛟理或有之大凡蛟蜃藏山穴中歲久變化必狹風雨以出或成龍或入海閩島石山下瞰學道公署數年前鄰近居民常見巨蟒長數百尺或蹲山麓或踞官署巖陵之上雙目如炬至

酉秋八月一夜大風雨烏石山崩自後嶺不復見云先是阮中丞一鶚以退倭全城廟食山巔輿論未愜也是日山崩政當其處祠宇盡爲洪水漂流片瓦隻椽杳不可見時以爲異云吳興水多於山間暴下其色殷紅木苗浸者盡死謂之發洪晉中亦時有之哥嵐四面皆高山而中留狹道偶遇山水迸落過客不幸有盡室葬魚腹者州西一巨谷大如數間屋水至民常棲止其上一日大水發民集石上者千計少選

五雜俎

卷四

壬

浪衝石轉瞬息之間無復孑遺哭聲遍野時固安劉養浩爲州守後任東郡爲余言之亦不記其何年也

水乘於火而水之患慘於火火可避而水不可避火可撲滅而水無如之何直俟其自落耳若癸卯山東之水丁未南畿之水己酉閩中之水壬子北都之水皆骸骨蔽野百里無烟兵戈之慘無以逾之然北方之水或可隄防而障或可溝澮而通惟南方山水之發疾如迅雷不可禦

也

火患獨閩中最多而建寧及吾郡尤甚一則民居輻湊夜作不休二則宮室之制一片架木所成無復磚石一不戒則燎原之勢莫之遏也三則官軍之救援者徒事觀望不行撲滅而惡少無賴利於劫掠故民寧為煨燼不肯拆卸耳江北民家土牆甍壁以泥苦茅即火發而不燃燃而不延燒也無論江北即興泉諸郡多用磚甍大患自稀矣

五雜俎

卷四

主

周輝清波雜志謂人生不可無田有則仕宦出處自如可以行志故福字從田從衣謂之衣食足為福也然必稅輕徭簡物力有餘之地差足自樂若三吳之地賦役繁重追呼不絕祇益內顧之憂耳彼但知福之從田而不知累之亦從田也

按福字傍從示不從禾

吳越之田苦於賦稅之因累齊晉之田苦於水旱之薄收可畜田者惟閩廣耳近來閩地殊亦周耗獨有領餉物饒而人稀田多而米賤若非

瘴毒為患與樂土也

燕齊蕭條秦晉近邊吳越狡獪百粵瘴癘江右蠲瘠荆楚慄悍惟有金陵東甌及吾閩中尚稱樂土不但人情風俗文質適宜亦且山川丘壑足以娛老菟裘之計非蔣山之麓則天台之側非武夷之亭則會稽之穴矣

書言天下有九福京師錢福病福屏帷福吳越口福洛陽花福蜀川樂福秦隴鞍馬福燕趙衣裳福今以時攷之蓋不盡然京師直官福耳口

五雜俎

卷四

語

福則吳越不及閩廣衣裳福則燕趙遠遜吳越錢福則嶺南滇中賈可倍蓰宦多捆載出處語凡山川佳麗之處亦須風氣迴合川壑幽邃緩急可避兵革者如武夷之小桃源居萬峰之中秀色環抱石門一逕可杜而絕其中豁然別是一天地有田有水又有村落可為伴伍養蜂蠶楮可以為生鵝鴨雞豚可以自給山寇所不及海賊所不到想武陵避秦之地未必勝此也黃山之丞相圍次之但地稍瘠又無人烟耳

夷中如衡山寶慶亦一樂土也物力裕而田多  
牧非戎馬之場可以避兵而俗亦朴厚長沙則  
卑溼而僦不可居矣

國家自採權之使四出雖平昔富庶繁麗之鄉  
皆成凋敝其中稍充裕者領南與滇中耳然五  
嶺瘴鄉不習者有性命之虞滇南遠隔絕徼山  
川阻脩黔巫之界苗獠爲梗過客輜重時遭鈔  
掠不但商旅稀少卽仕宦者亦時時戒心也

滇中沃野千里地富物饒 高皇帝旣定昆明  
五雜俎 卷四 三五

盡徙江左諸民以實之故其地木冠文物風俗  
言語皆與金陵無別若非黔筑隔絕苗蠻梗道  
誠可以卜居避亂然滇若不隔萬山亦不能有  
其富矣

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  
新安大賈魚鹽爲業藏鏹有至百萬者其它二  
三十萬則中賈耳山右或鹽或絲或轉販或窖  
果其富甚於新安新安奢而山右儉也然新安  
人衣食亦甚非晉魏鹽鐵欣然一飽矣惟娶

妾宿使爭訟則揮金如土余友人汪宗姬家巨  
萬與人爭數尺地捐萬金娶一狹邪如之鮮車  
怒馬不避監司前驅監司捕之立捐數萬金不  
十年間蕭然矣至其非衣惡食纖纖膏粱瑣瑣四  
方之人皆傳以爲口實不虛也

天下推織造者必推新安與江右然新安多富  
而江右多貧者其地瘠也新安人近雅而稍輕  
薄江右人近俗而多意氣齊人鈍而不機楚人  
機而不淳吳越浮矣而喜近名閩廣質矣而多

五雜俎 卷四 三六

苛用蜀人巧而尚禮秦人鷙而不貪晉陋而實  
洛淺而愿粵輕而獷滇夷而華要其醇疵美惡  
大約相當蓋五方之性雖天地不能齊雖聖人  
不能強也今之宦者動欲擇善地不知治得其  
方卽蠻夷可化况中國哉

仕宦諺云命運低得三西謂山西江西陝西也  
此皆論地之肥磽爲飽饘彙計耳江右雖貧瘠  
而多義氣其勇可鼓也山陝一一近邊苦寒之  
地誠不可耐然居官宜便凍餓得飽勤課農桑

相傳清穆即不毛之墟謂更以最要在端其本而心不然江南繁華富庶未嘗之地也而奸胥大狙舞智於下巨室豪家掣肘於上一日不得展胸臆安在其爲善地哉

仕小邑馭疲民居官者每爵爵不樂此政不必爾小邑易於見才疲民易於見德且不見可欲則心不亂嘗見江南大地敗官者十常八九擇地者固無益也

邊塞苦寒之地有唾出口卽爲冰者五嶺炎暑之地有衣物經冬不曬涼卽微濕者天地氣候

五雜俎

卷四

主

不齊乃爾然南人尚有至北北人入南非瘡卽病寒可耐而暑不可耐也余在北方不患寒而患塵在南方不患暑而患濕塵之汚物素衣爲絕濕之中人強體成痺然濕猶可避而風塵一

江南有不塵之國乎

丹陽有奔牛壩相傳梁武帝有人於石城掘得一窟冥目坐土中奏於帝帝問誌公誌公曰此

入定耳可令人於其傍擊磬則出定矣帝命誌

之果開且問之不答誌公乃詰其前事云云其僧一視誌卽起身向南奔去帝遣人逐之至此

地化爲牛故因以名也近時樵陽子亦類此

蜀有火井其泉如油熱之則然有鹽井深百餘

尺以物投之良久皆化爲鹽惟人髮不化又有

不灰木燒之則然良久而火滅依然木也此皆

奇物可廣異聞唐杜林間亦有不灰木取以作燈置火禪祠赤但余未之見耳

閩中郡北蓮花峰下有小阜土色殷紅俗謂之

五雜俎

卷四

天

胭脂山相傳閩越王女葉脂水處也環閩諸山

無紅色者故說爲奇耳後余道江右貴溪弋陽

之山無不丹者遠望之如霞焉因思楚有赤壁

越有赤城蜀有赤岸北塞外有燕支山想當爾

耳

由江右抵安慶山多童而不秀惟有匡廬數百

里外望之天半若芙蓉焉自德安至九江或遠

或近或向或背皆成奇觀真子瞻所謂傍看成

嶺則成峰者誠岳不及也

纂築長城以亡其國今之西北諸邊若無長城豈能一日守哉秦之長城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今長城計之僅及其半而臨代近胡之塞原有長城又不自始皇始也今九邊惟遼東不可城而政當女直之衝薊鎮之城則近時祇大將軍繼光所築其固不可攻虜至其下輒引去其有功於邊陲若此而猶不免求全之毀何惟書生據秘上之談而輕詆羸政也

九邊惟延綏兵最精習於戰也延綏兵雖十餘

五雜俎

卷四

三

人遇虜數千亦必立而與戰寧戰死不走死也故虜亦不敢輕戰慮其所得不償失耳遼左兵極脆弱建酋時有輕中國之心所賴互市羈縻之耳然互市盟好邊境雖偷目前之安而武備廢士卒情祿久而上下相蒙不知有戰矣夫初立互市本欲偷閒以繕治守禦生聚教訓也今反因之而廢戰具不亦惑之甚耶

寧夏城相傳漸連勃勃所築堅如鐵石不可攻近來李拜之亂官軍環而攻之三月餘至以水

灌竟不能拔非有內變未即平也史載勃勃築城時蒸土爲之以錐刺入一寸即殺工人併其骨肉築之雖萬世之利慘亦甚矣近時威將軍築薊鎮邊牆不修一人暮月而功就城上層層如齒外出可以下瞰謂之戛籠城堅固百倍虜終其世不敢犯則又何必以殺慘爲也

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今建酋是也其衆以萬計不止矣其所以未暇窺遼左者西成北轡爲腹背之患彼尚有內顧之憂也防邊諸將誠能以夷攻夷離間諸酋使自相猜忌保境之不暇而何暇內向哉不然使彼合而爲一其志尚未可量也

五雜俎

卷四

三

河套之棄今多追咎其失策然亦當時事勢不得不棄也何者我未有以制其死命令彼得屯牧其中縱驅之去終當復來至於今日則拒跋盡所謂我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家地者事愈不可爲矣

曾先欲復河套卒爲嚴嵩所尼至不保要領然

使曾策果行河套果復不過一時可喜而後來邊寨一開兵革何時得息羊祜所謂平吳之後尚煩聖慮者也趙普謂曹翰攻幽州得之何人可守翰笑何人可代此不易之論也蓋我之兵力不加於彼而彼盤據已久一旦失之勢所必爭耳

西戎茶馬之市自宋已然蓋土蕃潼醪腥膻非茶不解其毒而中國藉之可以得馬以草木之葉易邊場之利用之最大者也但茶禁當嚴馬

五雜俎 卷四

三

數當覈今之茶什五爲奸商所私通貿易而所得之馬又多疋病殘疾不堪騎乘者且與之耳非市也

江北俵馬之役最稱苦累而寄養之戶尤多敗困要其所以則侵漁多而費用繁也山東大戶每僉解馬編審之時已有科派俵解之時又有使用輪養有輪養之害點視有點視之費印烙有印烙之弊上納有上納之耗無不破家亡身者然而馬必不可少也得賢守令監司弊或稍

差減耳

馬之入價也漕之改折也雖一時之便而非立法之初意也太僕之馬價原爲江南有不宜馬之地而入價於北地市之也漕糧之改折亦爲一時凶荒之極米價騰涌而入價以俟豐年之補糴也今公然以佐官家不時之用矣舍本色而徵銀甚便也馬糧有餘而見銀不足甚利也然而馬日減少太倉之粟無一年之積者折價誤之也承平無事猶可一日緩急必有執其咎者

五雜俎 卷四

三

唐李嶠判度支以每年江淮運米至京腳錢計七百議以七百錢代之王鐸曰非計也京國糴米既耗積食而七百之費兼濟貧民時議不從旣而都下米果大貴卒罷不行則今日之治漕動稱改折者其非久遠之計可知矣

古今幅員戶口莫盛於隋之大業唐之開元考之隋書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唐開元時戶八

百四十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十二主富盛亦略相當然盛未幾而禍敗卽隨之矣宋慶曆間戶至一千九十萬四千四百三十四國朝嘉隆之時戶共一千一百一十三萬四千口共五千五百七十八萬三千而熟夷不與焉視隋唐盛時固已過之矣使東勝不徙安南不棄金甌尚無缺也抱杞人之憂者能無戒於衣櫛乎

五雜組

卷四

三

日常多兼以治平之時不無盜賊之竊發水旱之流移而亂離之世卽欲一日無事不可得也况亂離之後數十年養之而不足而承平之世一日敗之而有餘周自東遷以及劉項之世分裂戰爭者三四百年長平一坑四十餘萬卽蟲蟻蚊蚋寧能當此慘劫耶漢至文景盛矣而武皇耗之明章治矣而桓靈覆之赤眉董卓之亂黔首寧有種耶至於興亡權胡羯肆烈南北分朝兵連禍結又一百餘年春燕樂於林木亦

可哀也唐貞觀至開元培養生息漸稱繁庶而漁陽鼙鼓一動宗社爲墟至於黃巢之變殺人如麻流血成川浸淫至於五季其間承平無事者可以日計也宋之盛時已日與契丹元昊購隙而虞不復准北中失偏安忍恥僅撫遺民女直侵其半蒙古凶其終其視漢唐規模固已不逮而其受害之慘使天地反覆日月無光三皇五帝以來之人民土地一旦淪於夷狄亦宇宙所未有之事也蓋自三代以來戰國至於劉項是一劫三國至於五胡是一劫中唐至於黃巢石晉是一劫女直至於蒙古是一大劫中國之人無復孑遺矣故我太祖皇帝之功謂之劈開混沌別立乾坤當與盤古等而不當與商周漢唐並論也二百四十年來休息生養民不知兵生齒繁盛蓋亦從古所無之事故未雨綢繆憂時者不得不爲過計矣

國家近邊之民常苦北虜濱海之民時遭倭患然虜寇頻而倭患火故塞上村落蕭條有千里

無復人烟者倭自嘉靖末鈔掠浙直閩廣所屠戮不可勝數卽以吾閩論之其陷興化福清寧德諸郡縣焚殺一空而興化尤甚幾於洗城矣劉太劉七破殘七藩而山東河南爲最其他若蕭乾養之亂廣藍廷瑞之亂鄧鄧茂七之亂閩葉宗留之亂浙阿克之亂旗楊應龍之亂蜀時拜之亂寧夏皆小劫也而水旱灾疫則無歲無之矣

吳之新安閩之福唐地狹而人衆四民之業無

五雜組

卷四

三

遠不屆卽遐取窮髮人跡不到之處往往有之誠有不可解者蓋地狹則無田以自食而人衆則射利之途愈廣故也余在新安見人家多樓上架樓未嘗有無樓之屋也計一室之居可抵二三室而猶無尺寸隙地閩中自高山至平地截截爲田遠望如梯真昔人所云水無涓滴不爲用山到崔嵬盡力耕者可謂無遺地矣而人尚什五遊食於外設使以三代井田之法處之計口授田人當什七無田也

古者一夫百畝無賦役租稅也故中原饒磽之地土饒夫足食九人若以今燕齊之地論之一望千頃常無升斗之人者不知當時授田之制肥磽高下必適均乎抑惟其所值也當時天子諸侯既各有疆界不相踰越十分之中取其一爲公田仕者之家又有世祿之田小國不過五十里城郭村落山川之外田之所餘亦寥寥矣使生齒日繁而地不加廣何以給之吾竊意古之授田者亦只如今佃種之類一夫耕百畝而世家巨室收其所入耳未必便爲世業也

五雜組

卷四

三

江南大賈強半無田蓋利息薄而賦役重也江右荆楚五嶺之間米賤田多無人可耕人亦不以田爲貴故其人雖無其資亦無其富百物俱賤無可化居轉徙故也閩中田賦亦輕而米價稍爲適中故仕宦富室相競畜田食官勢族有畛畛遍於鄰境者至於連疆之產羅而取之無主之業囑而丐之寺觀香火之奉強而徵之黃雲遍野玉粒盈腰十九皆九姓之物故富者日



富而貧者日貧矣

俗賣產業與人數年之後輒求足其直謂之盡價至再至三形之詞訟此最薄惡之風而閩中尤其官府不知動以爲賣者貧而買者富每訟輒爲斷給不知爭訟之家貧富不甚相遠若富室有勢力者豈能訟之乎吾嘗見百金之產後來所足之價反逾其原直者余一族兄於余未生之時偶困於差大夫至余當戶猶索盡不休此真可笑事也

五雜俎

卷四

五

閩田兩收北人詫以爲異至嶺南則三收矣斗米十餘錢魚蝦盈市隨意取給不甚論值單袴之衣可過隆冬道無乞人戶不夜閉此直極樂世界惜其天多瘴霧地多蟲蛇屋久必蛀物久必腐無百年之室無五十年之書無二十年之衣故上不及閩下不及滇也

北人不喜治第而多畜田然硤確寡人視之江南十不能及一也山東瀕海之地一望瀟瀟不可耕種徒存田地之名區每見貧民村巷問其

家動日有地十餘頃計其所入尚不足以完官租也余嘗謂不毛之地宜蠲以予貧民而除其稅可也

九邊如大同其繁華富庶不下江南而婦女之美麗什物之精好皆邊塞之所無者市款既久未經兵火故也諺稱薊鎮城牆宣府教場大同婆嫌爲三絕云迤西榆林慶陽漸有夷風至臨洮輩困苦寒之極其土人亦與戎狄無別耳

五雜俎 卷四 五

相通而中國賦役之繁文罔之密不及虜中簡便也虜法雖有君臣上下然勞逸起居甘苦與共每遇徙落移帳則胡王與其妻妾子女皆親力作故其人亦自合心勇往敢死不顧干戈之暇任其逐水草畜牧自便耳真有上古結繩之意一入中國里胥執策而侵漁之矣王荆公所謂漢恩自淺胡自深者此類是也

漢中衍說不得志於中國遂入匈奴爲之謀主大爲漢患宋韓范不用張元而令走佐襄背其

通禍結不得安枕者五十年近來如倭酋關白亦吳越諸生累不第而入海使非天戮鯨鯢遼左之禍尚未艾也故邊民之避而入虜它不足慮惟恐有此輩一二在其中耳

倭之寇中國也非中國之人誘之以貨利未必至也其至中國也非中國之人爲之鄉導告以虛實未必勝也今吳之蘇松浙之寧紹溫台閩之福興寧漳廣之惠潮瓊崖駟轡之徒冒險射利視海如陸視日本如鄰室耳往來貿易彼此五雜組

卷四

元

無間我既明往彼亦潛來尚有一二不逞幸災樂禍勾引之至內地者敗則倭受其僇勝則彼分其利往往然矣嘉靖之季倭之掠閩甚慘而又官軍破賊之日倭何嘗得一人隻馬生歸其國耶其所虜掠者半歸此輩之囊橐耳故近來販海之禁甚善但恐未能盡禁也蓋巨室之因以爲利者多也

嘉靖之季倭奴犯浙直閩廣而獨不及山東者山東之人不習於水無人以勾引之故也由此

觀之則倭之情形斷可識矣

倭倭易於禦虜千百不啻也倭奴捨大海而登陸深入重地已不能無疑懼而步行易乏其勢四散非有陣法埋伏之類直鬪力耳若得智勇之將帥節制之師一鼓可平也卽閩廣鄉兵訓練之皆可亦不必借浙兵耳北虜大漠之地原自其勝場中國之兵馬脆弱已自不敵而悍獷之性不懼死不畏寒敗而復至散而復合及其鳥杭鼠散不可踪跡雖以衛霍不能窮其部落況今日之孱兵庸帥哉厥少保繼光守薊遼日以意製大煩每發輒斃千餘人血肉枕藉而終不肯退然虜亦畏之甚不敢窺邊者二十餘年云

卷四

甲

夷狄諸國莫禮義於朝鮮莫膏腴於交趾莫悍於韃靼莫狡於倭奴莫醇於琉球莫富於真臘其他肥磽不等柔獷相半要其叛服不足爲中國之重輕惟有北虜南倭震鄰可慮其次則女直耳

元之盛時外夷朝貢者千餘國可謂窮天極地  
罔不賓服而惟日本崛強不臣爾刺罕等率師  
十萬往征得返者三人耳 國朝洪武初四夷  
王會圖共千八百國即西南夷經哈密而來朝  
者三十六國永樂中重譯而至又十六國其中  
如蘇祿蘇門答刺彭亨瑣里古里班卒白葛達  
呂宋之屬二十餘國皆前代史冊所不載者漢  
唐盛時所未有也然其中惟朝鮮琉球安南及  
羣類三衛等受 朝廷冊封貢賦惟謹比於藩  
五雜俎 卷四 四一  
臣其他來則受之不至亦不責也可謂最得馭  
夷之體

太祖之絕日本朝貢知其狡也 文皇之三華  
夷庭知其必爲邊患也舍此二者中國可安枕  
而臥矣固知創業之主其明見遠慮自非尋常  
所及也

今諸夷進貢方物僅有其名耳大都草率不堪  
如西域所進祖母祿血鴉鵲石之類其甚具偽  
行惡皆不可辨識而 朝廷所賜錦帛靴帽之

屬尤極不堪一着即破碎矣夫方物不貴所以  
安小夷之心存大國之體猶之可也賜物草率  
充數將令彼有輕中國之心而無感恩畏威之  
意且近來物值則工匠侵沒於外供億則廚役  
剋減於內狼子野心且有許語許語不已且有  
挺白刃而相向者甚非柔遠之道也蜂蠆有毒  
禍豈在小而當事者漫不一究心何耶

西南海外諸蕃馬八兒俱藍二國最大而最遠  
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元時曾一通之而來  
五雜俎 卷四 四二  
朝貢計其所得不足償所費之百一也 國朝

西蕃大方默德那最遠蓋玄奘取經之地相傳  
佛國也其經有三十六藏三千六百餘卷其書  
有篆草楷三法今西洋諸國多用之又有天主  
國更在佛國之西其入通文理儒雅與中國無  
別有琉璃寶者自其國來經佛國而東四千方  
至廣東界其教崇奉天主亦猶儒之孔子釋之  
釋迦也其書有天主實義往往與儒教互相發  
而於佛老一切虛無苦空之說皆深詆之是亦

逃揚之類耳。璠璣寶冊言：彼佛教者竊吾天主之教而加以輪迴報應之說以惑世者也。吾教一無所事，只是欲人爲善而已。善則登天堂，惡則墮地獄，永無懺度，永無輪迴，亦不須而證苦行。離人出家日用所行，莫非脩善也。余甚喜其說爲近於儒，而勸世較爲親切，不似釋氏動以恍惚支離之語愚駭庸俗也。其天主像乃一女身，形狀甚異。若古所稱人首龍身者，與人言恂恂有禮，詞辯扣之，不竭異域中亦可謂有人也。

江雜編

卷四

四

已後竟卒於京師，其徒曰龐迪我。

大竺古稱佛國，蓋佛所出之地耳。如魯生孔子，豈其地皆聖人耶？但聞其國人質實尚義，不爲淫盜，其間刑有四：曰水，曰火，曰稱，曰毒。皆所以讞疑獄也。水則以石與人衡而投之，石浮者曲，人浮者直。火則灼鐵，令人抱持曲者號呼，直者無損，稱則人石適均，較之秤上，虛則石輕，實則人輕。毒則以毒入羊脾中，食之曲則毒發，直者無恙。蓋終未免更俗耳。

無恙蓋終未免更俗耳

琉球國小而貧弱，不能自立，雖受中國冊封而亦臣服於倭。倭使至者，不絕與中國使相錯也。蓋倭與倭壤攻之甚易，中國豈能越大海而後討其國哉？神以婦人守節者爲尸謂之女玉世由神選以相代云。自國王以下莫不拜禱，惟謹。田將穫必禱於神，神先往採數穗茹之，然後敢穫。不省食之，立死。禦災捍患，屢顯靈應。中國使者至，則女王率其從二三百人各頂草圈入王宮中，視供億廚饌，恐有毒也。諸從皆良家女。

五雜俎

卷四

四

神特攝其魂往耳。中國人有代彼治庖者，親見神降，其聲鳴鳴如蚊馬。

萬曆乙未，浙帥劉炳文提舟師從海道趨登州，以備倭。四閱月，始至炳文自爲記甚繁，予爲略之以識其程云：乙未上元，從台州開帆，百里至金鼇山，高宗南渡避金處也。歷老鼠嶼，出琛門，風適猛烈，兩礁夾起，東西磯牛頭聖堂兩門尤爲險阻。而五嶼羊嶼、昏嶼、黃珠茶鹽兩山皆四面巉削，絕莫繫泊。迨空王洋夜半，颶發船各澳。

散詰日於靈門山聚合出金甌門因潮浮至筭  
竿山復依南田晷夜觸韭山船多被損收回五  
爪山脩船至點燈礁犯及亂礁洋爲藏龍蛟倏  
爾驚觸震蕩翻激水赤天昏龍鬚捲水至半空  
而倒瀉船皆碎毀幾爲魚鼈出白馬礁過大漠  
坑依險而泊由浪搖頭轉歷升羅嶼得登普陀  
山傍有金龜石然時焉出此渡橫水洋入五  
爪湖移往廟子湖隨風逐浪直蹴陳錢山其下  
有大海信宿而往面顏盡變且多患瘡疾及下

五雜俎

卷四

望

八山浪崗馬磻李塔墨舉皆砂石亂列其水有  
綠有黑有淡有辛有苦有臭有清徹見底鰕魚  
可數有淺灘如胡蛟龍鱗角顯著俄爲颶風打  
出窮洋直抵倭國五島山轉經漁山假泊沙侯  
風息驅灘山過鼠狼湖及上川下川鴈巢頭諸  
山再入西洋界則謂之落際船凡撒入十無一  
回乃乘颶西逐羊山上有聖姑礁盤礴巍然宛  
如裝襯許山聯脉金山衛其柘林乍浦澈浦延  
袤千餘里又皆控扼二吳者也復順流而東七

了諸港岐分錯雜室窺莫前崇明縣孤懸海外  
而大陰新安諸沙生聚甚夥福山直對三升沙  
傍通楊子江與狼山相望若東洲河七星港暨  
河口黃涇河不下十餘口海潮灌浸直達維揚  
轉而西行有三槿大獾深井非子四口張方大  
樓瀝水姜系掘港五港一望無山其川窪川  
漁窪三窪江狂瀾澎湃殊甚險剝水紋斑斕因  
號虎斑水僅得開山無舉可泊至射洋湖之雲  
梯關宿焉適反風解纜自辰至申泐沅瀾波極

五雜俎

卷四

望

目無際漏下三鼓得抵鷺山之灣問其程則餘  
五百里越明日朔風舉帆踴躍碧虛蹀躞於黃  
混水號曰望吳洋依憑延真島此皆從來人跡  
不到之鄉但見靈鯤老龜三五噴沫相逐大者  
方丈高厚六尺殼背亂纓長目虎口就磯舒伏  
遙遷於白山高公諸島登竹島之巔四顧寥廓  
惟東海所城甚過其夜三面受風避入杜林山  
因陟雪臺山古王元脩道上昇處也翌日西北  
作雲東南吼風巨浪掀翻桅檣斷折凡三日夜

不知疾行幾千里，渺瀰呀呀風，雖少平餘波，尤  
湧東方，既白，進屋滴水之灣，隸山東境上矣。去  
安東衛僅百里，須臾潮至，開行。三日，海天一  
色，並無懸嶼，可以停舟。宿洋飄如浮萍，無定  
泊。裁堂山至，極溝塔埠杜家港，諸洋越日入膠  
港，補繕環船，過梁島，依田橫島，夜泊福山島。而  
山若有神，上無草木，中無穴洞，悲鳴有聲。翌日  
至草島，嘴去大嵩三五十里，風濕瀟漫海面，愈  
賒，僅有巨高島，棘簪島，靈井山，依傍海陽所，且

五雜俎

卷四

哭

咫尺，莫能躋焉。夜將半，犁入漁網，上探水不過  
十餘丈，乃莫耶島也。與遼東連界，海運所經，故  
道至津，青島明光出不半潮，已達塔島，竟泉取  
水，相望佛山，濤沫噴灑，宛似一掛珠。蘆石檻礁  
欄出數百丈，盤錯密布，潮急風猛，頃刻抵渚，里  
去查山僅幾里，上有古蹟，路甚崎嶇，附葛攀藤，  
一步一蹶，得造其絕頂焉。其上復有南天門，巖  
岬秀拔，凌接雲際，東限一洞，幽雅脩潔，昔王陽  
真人，黃煉於此，騎白鶴飛昇，有雲光宮在焉。傍

多山茶，名子心香，額襲人丹井，碧泉畔，嶢嶢角  
天然雲房石室也。登舟行於馬大嘴，見一巨魚  
橫於亂礁上，長百餘丈，其脊如山口，闊無鱗，  
刃其脊，總數百人，僅開一肋肉，不堪烹，可熬油。  
棟骨一節，計千餘斤，而肉內小刺亦愈尋丈，潮  
迴日落，攜刺數根，而西遇颶風，至寧津所，戍卒  
蕭條，烟火不過百餘家，西有巖石，參差十數里，  
乃昔楊舍人之墓，每作祟，覆雨翻雲，秋則達  
去掠人田禾，春夏於此妖劫，過船，掀舵放舟，越

五雜俎

卷四

哭

三百里，遙望大洋，突起數丈，如銀砌玉粧，近如  
噴雪，篩粉，俗呼爲白蓬頭者是也。其山脉綿亘，  
暗藏水底，密邇成山，鬱律幾百里，皆雄崖劍峰，  
山至海濤衝注，會集，泰始皇造石橋渡海，觀日  
神人驅石鞭之，見血至今，山石皆紅，內有成山  
衝出，此險道洩洩，宵行至威海衛，所開泊劉公  
島，其島尚有居址，似舊有，證人在焉，不移時入  
大空島，島多浮石，即頑鈍，硯浮水不沉，轉入  
寧海州外洋，盤旋落子，篙之裏，右清泉塞，奇山

所又其杆屨遞過福山縣入龍山港至拷拷島  
乃雲晴用止轉泊八角山則見斜曛凝耀磯嶼  
烟籠始若樓臺錯列繼若城郭周圍俄而人馬  
縱橫又俄而旂幟掩映出沒無定變換不常或  
告曰此海市也傍有長山島有黑島上多巨蛇  
產金砂少選抵蓬萊閣矣道思海波洶險幾不  
免者數數而茲得出苦海登彼岸至蕩漾于龍  
鼉之窟蛟龍之藪岑寂之峰左枉之國或因萍  
流而迴或因歸風而返俾不至於殞逝再得與  
五雜俎 卷四 記

人間事豈非微天倖哉自浙適齊計日四越月  
計往七千里由浙江達直隸延袤二千七百里  
自直隸金山衛抵東海所計一千八百里自東  
海抵登萊計一千四百里若夫環轉倒流於波  
濤則又不止萬里有奇矣

封琉球之役無不受風濤之險者萬曆己卯予  
從祖太司農公杰以大行往至中流颶風大作  
雷電雨雹一時總至有龍三倒挂於船之前後  
巔巔海水入雲頭角皆現腰以下不可見也舟

甲倉皇無計一長年曰此來朝靈書耳令扶使  
者起親書免朝示之應時而退 天子感靈自  
神効順理固有不可誣者若非親見鮮不以爲  
妄矣至丙午夏給事子陽往其險尤甚先是舟  
側一巨魚狎擾不去舟人謂可膾也餌而獲之  
其大專車未及下筋而風濤大作舵裂桅折自  
分必死矣盡舟中所得寶物投水中僅得免有  
金香爐百餘兩宮中祀天之用亦爲中國取去  
至是盡入水府矣琉球小而貧雖受中國冊封

五雜俎 卷四

壬子

爲樂然使者一至其國誅求供億爲之一空甚  
至后妃簪珥皆以充數蓋從行者攜貨物往而  
高貴其售直也然向者皆嚴行禁約少知斂戢  
至丙午稱狼籍矣聞其國將請封必儲蓄十餘  
年而後敢請堂堂天朝何忍以四夷爲壑而飽  
狙獍之欲哉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往琉球海道之險倍於占城然琉球從來無失  
事者占城則成化二十一年給事中林榮行人  
黃龜象皆往而不返千餘人得還者麥福等二

十四人耳蓋亦貨物太多而不能擇人故也  
海上有天妃神甚靈航海者多著應驗如風濤  
之中忽有蝴蝶雙飛夜半忽現紅燈雖甚危必  
獲濟焉天妃者言其功德可以配天云耳非女  
神也閩郡中及海岸土石皆有其祠而販海不  
逞之徒往來恒賽祭焉香火日盛金碧輝煌不  
知神之聰明正直亦吐而不享否也

孔子當衰周欲居夷此非戲語也夷狄之不  
及中國者惟禮樂文物稍朴陋耳至於賦役之

五雜組

卷四

至

簡刑法之寬虛文之省禮意之真俗淳而不詐  
官要而不繁民質而不偷事少而易辦仕宦者  
無朋黨煩囂之風無訐害擠陷之巧農商者無  
追呼科派之擾無征權詐騙之困蓋當中國之  
盛時其繁文多而實用少已自不及其安靜而  
況衰亂戰爭之日暴君虐政之朝乎故老聃之  
入流汰奢寧之居遼東皆其時勢使然未子所  
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者其浮海居夷  
非浪言也

韃靼之悍獷而敬信佛法愛禮君子得中國冠  
裳皆不殺即配以部落婦女見一僧至輒膜拜  
頂禮不敢褻慢倭奴亦重儒書信佛法凡中國  
經書皆以重價購之獨無孟子云有攜其書往  
者舟輒覆溺此亦一奇事也

宋政和間有子闐國進王表章其首云日出東  
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里國五百里國內  
條貫主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  
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又元豐四

五雜組

卷四

至

年于闐國上表稱于闐國僂儼大福力量知文  
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  
家阿舅大官家云其可笑如此攷漢文帝時單  
于遣漢書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照匈奴太單于  
隋文帝時沙鉢略致書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  
聖賢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  
大隋皇帝又倭國有日出天子致書曰入天子  
之語我朝四夷表章皆須有定式不敢踰越  
其間有悖嫚之語者不受也



五雜組卷之五

陳留劉孝綽著

人部一

唐太宗曰土城竹馬兒童樂也金翠純綺婦人樂也賈逵有無商賈樂也高官厚祿士大夫樂也戰無前敵將帥樂也四海寧一帝士樂也

一尺之面億兆殊形此造物之巧也方寸之心億兆異向此人之巧也然面貌父子兄弟有相肖者矣至於心雖骨肉衽席其志不同行也人

巧勝於天也

五雜組

卷五

陸士龍有笑矣古今一人而已濟之雍明漢之許慶唐之唐衢皆以善哭稱可謂有哭疾也滑石梁好畏見子之影以爲鬼而驚死謂之有畏疾可矣

杞梁之妻哭三日而城爲之摧信乎其善哭也王莽帥諸生小民會哭南郊哭甚者除爲吁嗟郎劉德願以哭貴婦得刺父是教人以哭也如丁姬嚴興之哭和士開母程伯馱馮紹正之哭

高力士母又不待教而能者也宇宙之間何所不有

堯舜至聖身如脯腊桀紂無道肥膚三尺

趙伯翁肥大夏月諸孫納李八九枚於其臍中此必誤也李或是鬱李耳大如櫻桃故可納八九枚也

堯八眉舜四瞳子禹其跳湯偏文王四乳仲尼面如蒙俱周公身如斷菑皇陶色如削爪閼天面無見肩傅說身如植緒伊尹面無須麋故知

大聖大賢不可以形貌相也

五雜組

卷五

九真女子趙姬乳長數尺馮寶妻先氏亦長二尺暑熱則擔於肩李光弼之母鬚數十根皆異表也而或立殊勛或止作賊在其人爾宋徽宗時有酒保婦永氏四十生鬚長六七寸庚巳編載弘治末應山縣女子生鬚三寸許又鄖陽一婦美色生鬚三縹約數十莖而皆無它異舜重腫子蓋偶然爾未必便爲聖人之表也後世君則項羽王莽呂光李煜臣則沈約魚俱羅

蕭友枚皆云重腫而不克終者過半相何足據哉

風俗通云趙王好大眉人間皆半額齊王好細腰後宮多餓死夫細腰束素出自可人廣眉不脩醜莫甚焉不必半額也又云楚王好細腰羣臣皆數米而炊順風而趨夫婦人細腰可耳施之臣下將欲何爲此亦可笑之甚也

人有生而白毛者近人妖也晉惠帝永寧元年齊王問舉義軍中有小兒出於襄城隰昌縣

五雜俎

卷二五

三

年八歲髮體悉白頗能卜吾郡中亦有一人今年才二十餘歲耳而眉髮皓然舉體皆白毛無一根黑者兩目昏昏然不甚見物每里中雜劇輒扮作東方朔余已見之十餘年矣

人以鬚髮早白爲不壽之徵此未必然晉王彪之年三十餘鬚髮盡白時人謂之王由頭後至七十餘歲始卒余友林生者二十許頭即白今五十尚無恙也

崔琰鬚長四尺王育劉淵皆二尺淵子曜長至

五尺謝靈運鬚垂至地關羽胡太淵再皆數尺國朝重亨張敬脩鬚皆過膝然相法曰鬚長過髮名爲倒挂必主兵厄驗之往往奇中

相書云耳門小者其人富而佞又曰耳門不容來壽可逾百夫既富而佞矣雖百歲何爲

汾陽王足掌有黑子使渾瑊洗足而瑊亦有之知其貴而不壽張守珪使安祿山洗足亦然大

凡足有黑子者多爲貴徵漢高祖左股七十二黑子也然黑子欲藏生顯處多不佳余見真州

五雜俎

卷五

四

一沙彌自頃以下黑子如織卒無以異人也

漢先主戲張裕多鬚曰諸毛繞涿居裕答之亦云涿君詳其語必當時以男子勢爲涿也

人壽不過百歲數之終也故過百二十不死謂之失歸之妖然漢竇公年一百八十偕趙逸二

百歲元魏羅結一百七歲總三十六曹事精爽不衰至一百二十乃死洛陽李元爽年百三十

六歲鍾離人顧思遠年一百十二歲食兼於人頭有肉角懷城有人二百四十歲不復食穀惟

飲曾孫婦乳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一百一十六歲精力過人進食不異於昨及雞旦奴二百五十歲梁鄒陽忠烈王友僧惠照至唐元和中猶存年二百九十歲日本紀武內年三百七歲金定顏氏醫姥年二百許歲此皆正史所載其它小說若宋卿党翁之類又不勝其數也

山東濟寧州民王士能生元至正甲辰至國朝成化癸卯已一百二十歲行止如常後不知所終今其子孫住宅坊額尚在也相傳置雪山

五雜俎

卷五

五

遇異人致然國初茹文中亦百餘歲近時歷中村太守春澤公大廷尉如楚祖也年一百四歲乃卒已酉歲余宅艱家居地鄰郡庠之後圃圃中有種蔬者生弘治之癸亥已一百七歲矣老而無子塔亦七十餘歲又二歲乃死彼固無養生之術者也然孤寡貧困雖壽亦無益耳至於求樂中隄一盜魁年一百二十五歲尤爲可恨也

彭祖之知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

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士固有不朽者脩短何足論也然進德脩業未見其止中途權謝萬世之下有遺恨焉故曰人不可無年

顏回不死可以聖矣諸葛亮不死可以王矣此不幸而死者也賈生志大才疎言非實用長吉蛇神牛鬼將墮惡道天假之年反露其短此幸而死者也至於范雲沈約褚淵夏黃之輩又不幸而不死者也

吾郡林宗字春澤子孫皆壽逾八十其家相傳服松梅其公取松脂用河水浸四十九日文武

五雜俎

卷五

六

火者令曰如飴饒然後和烏梅地黃爲丸服之大便常秘結太守八年老生菓水水不去口終不泄濕然他人多不能服余同年沈茂榮爲監司求其方於林孫服之火盛慾熾白加煩渴不久而死是欲延年而反促壽矣故知脩短亦自天數也

漢中山王勝有子百二十人此古今所無之事而蕭何陽忠烈王振亦有男女百人國朝

慶城王有子百人二者足以媲美亦王侯之家固宜爾爾士庶賤侍有限口食不充多男多累帝堯已慮之矣

隋麻叔謀朱粲嘗示小兒以爲膳五代其從簡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爲食嚴震獨孤莊皆有此嗜至宋崑崙高之母阿儂者性慘毒嗜小兒肉每食必殺小兒噫此虎狼所不爲而人爲之乎

揚子雲曰富無仁義之行猶園中之鹿欄中之牛也然以匹夫而富敵王公權倖卿相其人必

五雜組 卷五

非尋常見解故子長於貨殖諸子尤惓惓焉但古之致富者皆觀天時遂地利取予趨舍動合權變如陶朱計然其上者也卓氏程鄭鐵冶力作織畫射利固已賈行而市心矣後世倚權怙勢納賄行劫如石崇王元寶之流遇豺狼蛇蝎豈獨牛豕而已哉

秦漢之富家如陶朱程鄭計然倚賴之外卓王孫家僮千人東漢藏銀巨萬樊重富擬封君

折像貨逾一億糜竺僅客萬人而鄧通董賢郭况之輩又不論及其它杜陵樊嘉茂陵擊綱及

如氏直氏刀間姓偉張長叔薛子仲等皆皆至十萬今之王侯有是乎石崇刁逵之於晉王

元寶鄒駱駝之於唐稱巨擘矣而李昱元雍動笑石家乞兒彼郡王宰相擅權納賄亦不過鄧

通董賢之流何足道也宋不聞有巨富者當時天下金帛半爲盜隨括盡矣國初金陵沈富

字仲榮富甲天下人呼沈萬三云太祖軍資

五雜組 卷五

多取足焉後以事謫陽子孫仍富或云穴地得金或云有點化術不知然否其後縱有貨殖

者不過至百萬止矣使石崇輩見之又不知當何如輸也

富者多慳非慳不能富也富者多愚非愚不能富也此子雲所謂園鹿欄牛者也

人而無子天之慘民也然貧賤之家百無一二富貴之家此患不絕其故何也種有貴賤多寡

自殊一也血氣未定多所斷喪二也變幸既聚

功不事糖三也藥石助長無益有害四也務求  
美夢不擇福相五也嬰兒飽煖多生疾患六也  
要其究竟皆莫之爲而爲康翻爲子娶婦達求  
小姓足使生子蓋婦之驕妬淫佚多令後嗣天  
闕也然而不盡然也

晉姚大仲有子四十二人吐蕃渾有子六十人  
宋張耆子亦四十二人仲不聞其有他術耆諸  
姬妾悉閤皆直馬廐每馬交合縱使觀之隨有  
御幸無不成孕

王雜組

卷五

九

頌之推賦云魏姬何多一孕四十中何數有  
子百廿婦人孕至四十亦古今稀有之事也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故山陵險阻人多負氣江  
河清潔女多佳麗

齒居晉而黃頸處險而瘦晉地多棗故嗜者齒  
黃然齊亦多棗何獨言晉也瘦雖由山溪之水  
所致然多北方如滕縣南陽易州之處飲其水  
者輒患至江南千峰萬壑中居者何限不聞其  
有頸疾也至北方輿夫項背重日久結痼亦

如癭狀但有面背之異耳晉人好啖檳榔  
多焦黑寧獨晉乎至於衍氣多仁陵氣多食雲  
氣多痺谷氣多壽恐亦未盡然也

韃靼種類生無痘疹以不食鹽醋故也近聞其  
與中國互市間亦學中國飲食遂時一有之彼  
人卽昇置深谷中任其生死絕跡不敢省視矣  
一云不食豬肉故爾

桂州婦人生子輒取其衣胞洗淨細切五味調  
和烹之以享親友此夷俗也然余習見富貴之  
家取紫河車爲九千錢一具皆密令穩婆盜出

王雜組

卷五

丁

血肉腥穢以爲至寶不亦可恠之甚耶

紫河車欲得首胎生男者爲佳相傳胞衣爲人  
取去兒必不育故中家以上防收生姬如防盜  
然而姬貪厚利百計潛易以出其功不過壯陽  
道滋氣血而已而忍於賊人之子噫姬不足責  
也富貴之人亦獨何心哉

一產三男史必書之紀異也然亦有產四男者  
余在福州親見之守東門軍人妻也庚巳編載

武進人張麻妻一產五男京清六年河間民李  
小喬婦陳氏一產七女此載籍以來所無者漢  
竇武之母產一蛇一鶴晉抱罕令嚴根妓產一  
龍一女一鵝劉聰后劉氏產一蛇一虎唐大順  
中貴州王全義妻孕而漸下入股至足大拇指  
拆而生珠漸長大如杯宋海州婦人產子如指  
大五體皆具者百餘枚其它形體奇異者不可  
勝紀蓋其所感觸者異耳

五雜俎 卷五  
晉惠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用人道

者今人謂之半男女也又有一種石女云實  
女無女體而亦無男體近聞毘陵一搢紳入人  
從子至午則男從未至亥則女其夫亦爲重妾  
勝數輩侍之有伎親承枕席出以語人云與男  
子殊無異但陽道少弱耳云上月月爲男下  
博又半擇  
迎足也

晉元帝太皇初有女子其陰在腹面脣下自中  
國來至江東其性淫而不產又有女子陰在首  
生亦淫夫陰在首上不知何以受注佛經載人

身受淫有七處前後竅及口與兩耳兩足等也  
今西北軍士有以足變當龍陽者史傳載有以  
口承唾者亦有以口承便溺者其受淫又何足  
怪

孖生者疑於兄弟或云後生者爲兄以其居上  
也此西京雜記所載蓋霍將軍時已有此議論  
矣然據引殷王祖甲尚釐莊公楚大夫唐勒鄭  
昌時父長衛驤公李黎等皆以前生者爲兄則  
知後生爲兄之說不經矣乃世亦有共胞靠背

五雜俎 卷五

而生者就從而定之余所見婦人有產數日而  
復產者即祖甲以卯日生當已日生良亦隔二  
日矣京清初京師民米錦妻一月十一生一子  
十二生一子十三生一子近日范工部鋤內子  
得一女四閱月矣又生一男子此亦古今所未  
見之事也

陳唐山叢談云邕城民妻有二十一子而雙生  
者七余聞之相人者婦人上唇有黑子者多孖  
生

晉時醫陽人任谷辨於野見羽衣人與淫遂裂  
至期復至以刀穿其陰下一蛇子遂成宦者  
宋宣和六年有賣青菓男子孕而生女尊母不  
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國朝周文襄在姑  
蘇日有報男子生子者公不答但目諸門子曰  
汝輩慎之近來男色甚於女其必至之勢也

葉少龜云某五十後不生子六十後不蓋屋七  
十後不做官夫子女多寡聽之可也五十之年  
豈遽能閉關乎屋蔽風雨而止不必限之以年  
也七十而後休官不亦晚乎人生得到七十復  
能有幾以余論之五十後不當置妾六十後不  
當作官七十後卽一切名根繫念盡與剝斷以  
保天年可也

思慮之害人甚於酒色富貴之家多以酒色傷  
生賢智之士多以思慮損壽

思慮多則心火上炎火炎則腎水下涸心腎不  
交入理絕矣故文人多無子亦多不壽職是故  
也然而不能自克何也彼其於重有甚於子與

壽也

昔人有言生而富貴窮奢極欲無功無德而享  
官爵又求長壽當如貧賤者何若又使之永年  
造物亦太不均矣詩公言謂王子濤上前所甚  
惡者貪所甚靳者壽人能不犯其所甚惡未有  
不得其所靳者故人之享福不可太過貪得不  
可太甚也

余見高壽之人多能養精神不妄用之其心澹  
然無所營求故能培壽命之源然世間名利色  
慾之類澹而不求可也讀書窮理老當不倦若  
徒質質玩愒壽若彭聃何益之有

人有被殺而無血者高僧示化往往有之唐周  
舟爲蕭巢所殺涌起白膏數尺元重搏霄爲賊  
所刺惟見白氣一道衝天可謂異矣晉司馬睿  
斬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膺殺斛  
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此冤氣也袁弘血化  
爲碧亦是類耳相傳歸隱後及永謝城婦人血  
痕至今猶存國朝靖難時方孝孺所書血天

陸德明貴日飛霜蓋從古之矣

人死而復生者多有物憑焉道家有換胎之法蓋煉形駐世者易故爲新或因屋宅破壞而借它人軀殼耳此事晉唐時最多太平廣記所載或涉怪誕至史書五行志所言恐不盡誣也其最異者唐時家至魏明帝時開得殉葬女子猶活計不下五六百年骨肉能不腐爛耶溫韜黃巢發墳墓遍天下不聞有更生者史之紀載亦恐未必實矣

五雜俎 卷五

五

人化爲虎者牛哀封邵李微蘭庭雍一妹也化爲龜者尹陽宣賽母也化爲狼者太王舍人王也化爲夜叉者吳生妾劉氏也化爲城者吳莊王宮人也化爲蛇者李勢宮人也若都氏之化則死後輪迴以示罰耳

黔嶺有變鬼人能魅人至死有游僧土山中與數人宿夜深聞羊聲頂便入室就睡者連軀之僧覺以禪杖痛擊之路地乃一裸體婦人也將以送官其家人奔至羅拜乞命遂舍之他日

僧出見土官方執人生瘞之問其從者曰變鬼人也

焦僂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然防風之骨專車長狄身橫九敵似已逾三十尺矣近代之所略記若翁仲巨毋霸符秦乞活夏默等長不能過二丈至於今日有逾一丈者其駭以爲異矣短至三尺時時有之卽衣冠中間或一遇余在陸中見一八年二十餘首如常人自頂以下纔如數月嬰兒弱不能行立髡

五雜俎 卷五

一六

首作僧坐竹籠中昇之能敲木魚誦經然此乃奇疾不可謂之成人也重脣甲戌甘肅掘地得小棺千餘皆長尺許

中人顏色如生不如阿種人也

尺國朝仁匠人長一丈一尺腰腹十圍廿六妹亦長丈許余親見文書房徐內使者長可九尺許余時初登第同諸部郎接本徐自內出望之如金剛神馬一刑曹陡見之而悸溺下不禁目中所見長人此爲之最其長三尺者蓋常見之



也

京師多乞丐五城坊司所轄不啻萬人大抵遊手賭博之輩不事生產得一錢卽踞地共鄰錢盡繼以襦袴不數日裸呼道側矣荒年饑歲則自北而南至於景州數百里間連臂相挽蓋無恒產之所致也

京師謂乞兒爲花子不知何取義嚴寒之夜五坊有鋪居之內積草結及禽獸茸毛然每夜須納一錢於守者不則凍死矣其饑寒之極者至

五雜俎

卷五

二十七

害乾糞土而處其中或吞砒一銖然至春月糞砒毒發必死計一年凍死毒死不下數千而乞丐之多如故也

胎十月而子生精氣足也然亦有七月而產者亦有過期至十四五月者所感異也世傳堯十四月而產又云堯以前皆十四月而產蓋因莊子有堯治天下民始十月生子之說寧知莊生之寓言乎世又言老子八十一年而產豈固不足信余所見大同中輸馬呈德其內人孕八歲

而生子以癸卯孕庚戌免身子亦不甚大但髮長尺許今纔二歲卽能誦詩書如流對客揖讓無異成人甚奇事也

孟賁生拔牛角犕復舉移千鈞力之至也而將略不顯要前太史噉叱咤駭二軍而身死庸夫不善用其力也項王拔山扛鼎意氣雄豪自是古今第一人物然鴻門宴上樊將軍拔劍啖肉目皆盡裂主人按劍而不敢動幾於勇而能怯矣業雖不遂未失爲千古英雄也懷李關張稱

五雜俎

卷五

二十八

萬人敵豈獨以勇力勝忠肝義烈蓋有國士之風焉不然彼典韋誦褚馬超曹彰等非不並驅中原碌碌何足比數也南北紛爭虢虎輩出高敖曹羊侃奚康生盧曹彰樂張蚝鄧羗麥鐵杖之徒史不絕書而位不過偏裨地未越尺寸惜其未逢英主以駕馭之宜其成就止此唐初秦叔寶尉遲恭薛仁貴等皆樊彭之流非絕世之具宋金文彭博通徒鬪氣力而不聞於公其與冥然無支祈又何間哉鄧中將銅筋鐵肋不立

勳萬里外而棄家入道可謂善藏其用矣夫是  
勇力蓋世者當本之以忠義濟之以智術忠義  
不明徒一刺賊爾智術不足卽如關張豈不能  
無遺憾焉况其它乎

張蚝本張平養子通於平妾自討其母後仕符  
堅至大將軍封侯驍勇絕倫稱萬人敵宦者以  
勇聞古今一人而已

羊侃於堯廟踢壁行直上五尋橫行七跡泗橋  
石人長八尺大十圍執以相擊悉皆破碎侃非  
五雜組

卷五

徒有力蓋亦趨捷絕倫者其守臺城時侯景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國士之風至於侃近之矣

盧曹以海神脛骨爲鎗時人莫能舉而惟彭樂  
舉之宋令文撮確書四十字以一千挾講堂

柱起可謂震世神力矣而不能奪彭傳通之爵  
枕陳安刀矛並發十傷五六一時目爲壯士而

平先搏戰二交奪其蛇矛懸頭潤曲易若探囊  
王彥章鐵鎗馳突勇冠三軍而與齊魯豈可一戰

而蹟雖有絕藝困於敵也

斬蛟者子羽飲飛龍血許慎處鄧遐趙昱許  
真君不論也刺虎則多矣任城王屯虎尾以縶  
背虎耳無聲桓石虔徑拔虎鬚虎伏不敢動  
楊忠左挾虎腰右拔其舌元石明二一日而殺  
五虎可謂蓋代神力也已若徒博之世不乏人  
也

韓延壽超踰羽林亭樓捷之至也羊侃踢壁五  
尋權武投井躍出沈光拍竿繫繩手足皆放透  
空而下柴紹之弟着吉莫靴直上磚城手無攀

五雜組

卷五

三

援健龍之號不減肉飛仙矣近來行繩走竿多  
出女子小人之戲而武弁之中未之有聞

近代穿窬之雄其趨捷輕便有不可以人理論  
者如小說所載黃鐵腳及明時坊偷兒着早靴

緣上六尺碑者亦飛仙之亞也嘉靖末年有盜  
魁劫大金吾陸炳家取其寶珠以去陸氣懾不

敢言一日與巡按御史語偶及之其夜即至怒  
曰囑公勿語何故不能忘情旣而嬉笑曰雖百

御史其如何我不殺公也一躍而去不知所

之此殆古之劍俠者耶又萬曆間金陽有飛賊出入王侯家如履平地其人冠帶弱從出入呵殿甚都與指紳交人不疑也後以盜魏國公王帶爲家人所告伏法惜其有技而妄用之也

劇談錄載張季弘所遇逆旅婦人以指畫石深入數寸恐亦言過其實卽不然亦本客野又非人類也德宗時三原王大孃以首戴十八人而舞思江

石礮礮上置二丈方木又置一牀牀上坐龜茲

樂人一部時稱神力矣而王氏以婦人能之尤巨舌所無也

太原民程十四者勇冠一時身長八尺筋骨皮肉殆非人類祖本徽州軍也至歛取裝里惡少有力者仰而侮之程怒奮拳挺之於牆去地尺許手足無所施羣少譟而擊之至於鐵尺搥其脛百數程若不聞也垂死乃放之嘗隨人出獵遇獵犬皆安耳依人衆恐有虎散歸程問故大笑曰虎何足畏獨持一巨匕入深林中伺之日

獵虎不至乃還程嘗自言在其鄉得一虎生挾之欲歸又一虎突至倉卒中以所挾虎擊之兩碎其首焉斯亦下莊周處之儒與此萬曆初人也

小說載國初有吳齋公者力逾千斤嘗遇巨艦怒帆順風吳在下流以手逆拓之艦爲開丈許有劇盜聞之將甘心焉往謁之吳知微服應門曰客欲訪吾齋公耶少出尋至矣留客坐烹茶取巨竹本椀大者掖之若然碎爲數片盜心

驚問何人曰齋公之僕也盜默辭去每遇力作時取巨紐如指者寸寸斷之始解此其驍獍也

在宋令文下而沒世無聞良可歎也彭博通宴客遇瞑獨持兩床降階就月酒看尊俎略無傾瀉近代如劉都督顯亦能爲之今在福寧見戎幕選力士以五百斤石提而繞門三面者爲合式時漸營中有十數人又其魁者以石立兩人於上用右手挈之殊有餘力乃知千斤之力世未嘗乏也

人有千斤之力始能於馬上運三十斤之器余在白門親試之其有五百斤力者但能舉動而巳不能運轉如飛也乃知關張秦叔寶王彥章之流兵器皆重百斤非萬斤之力不至是可易得哉

武藝十八般而白打居一焉今人小斯撲無對者如小虎梁興甫亦足以雄里閑矣但用之戰場未必皆利河南少林時拳法天下所無其僧遊方者皆敵數十人流賊亂時有建議以厚賞

五雜組 卷五

三

募之得精壯五百餘賊聞初亦甚憚之與戰佯北伺其夜襲擊盡殲焉則亦用之不得其宜也故練兵不若選將也

正統巳巳之變招募天下勇士山西李通者行教京師試其技藝十八般皆能無人可與爲敵遂應召選然通後卒不以勲業顯何也十八般一弓一弩三鎗四刀五劍六矛七盾八斧九鎚十戟十一鞭十二簡十三稿十四叉十五叉十六叉頭十七繩繩套字十八白打

人有頭斷而死者神識未散耳非關勇也傳記所載若花成定喪元之後猶下馬盟手聞宛紗女無頭之言乃仕實雍至營問將佐有頭佳乎無頭佳乎咸泣言有頭佳答曰無頭亦佳乃死蓋其英氣不亂故爾若寧安潘翁遭方臘亂斬首尚能綢繆復如飛湯粥從頭灌入崔廣宗爲張守珪所殺形體不死飲食情慾無異於人更生一男五年乃死則近於妖矣

五雜組 卷五

二四

老農笑黃帝之指南車周公之歌器其次也公輸之雲梯武侯之木牛流馬又其次也棘猴玉楮非不絕人倫倖化工幾於淫矣然亦聰慧天縱非可以智力學而至者大約百工技藝俱有至極造其極者謂之聖不可知者謂之神雖曰無益不猶愈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哉

北齊胡太后使沙門靈昭造七寶鏡堂二十六戶各有婦人手各執鏤才下一關三十六戶一時自閉若抽此關諸門皆啟婦人皆出戶前唐

馬登封爲皇后製粧臺進退開合皆不須入市  
櫛香粉次第迭進見者以爲鬼工誠絕代之技  
也然運機發縱可以意推葭琯渾儀遞相祖述  
在能擴而演之耳元順帝自製宮漏藏壺匱中  
運水上下匱上設三聖殿腰立玉女按時捧籌  
二金甲神擊鼓撞鐘分毫無爽鐘鼓鳴時御鳳  
在側飛舞應節匱兩旁有日月宮宮前飛仙六  
人子午之交仙自耦進度橋進三聖殿已復退  
立如常神工巧思千古一人而已近代外國珞  
瑪寶有自鳴鐘亦其遺意也

五雜組

卷五

三五

今人語工程之巧者必曰魯班所造然魯班之  
後世固未乏巧工而班之製造傳於世者未數  
見也漢之胡寬丁緩李菊唐之毛順俱載史冊  
宋時木工喻皓以工巧蓋一時爲都料匠者有  
本經三卷識者謂宋二百年一人而已 國朝  
徐杲以木匠起家官至大司空其巧侔前代而  
不動聲色常爲內殿易一棟審視良久於外另  
作一棟至日斷舊易新分毫不差都不開斧鑿

聲也又魏國公大弟傾斜欲正之計非數百金  
不可徐令人囊沙千餘石置兩旁而自與主人  
對飲酒闌而出則第已正矣亦近代之公輸也  
以伎倆致位九列固不偶然

喻皓最工製塔在汴起開寶寺塔極高且精而  
頗傾西北人多惑之不百年平正如一蓋汴地  
平無山西北風高常吹之故也其精如此錢氏  
在杭州建一木塔方兩三級登之輒動匠云未  
尾上輕故然及瓦布而動如故匠不知所出走  
汴賂皓之妻使問之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層布  
枋訖便實釘之必不動矣如其言乃定皓無子  
有女十餘歲卧則交手於胸爲結構狀或云木  
經女所者也

五雜組

卷五

三五

國朝徐杲之外又有蒯義蒯剛蔡信郭文英俱  
以木工官至工部侍郎而能名不甚者  
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然巧一也  
至於窮妙入神在人自悟分量有限卽幾希之  
間難於登天若曹元理趙達算術再傳之後漸

失玄妙非不傳也後人聰明無企及之故也它如管輅之卜華陀之醫郭璞之地一行之天積薪之突僧繇之畫莫不皆然後人失其分數思議不及遂加傳會以爲神授此政不可知之謂神耳豈真有鬼神哉

諸葛武侯在隆中時客至屬妻治麵坐未溫而麵具侯恠其速後密覘之見數木人斫麥運磨如飛因求其術演爲木牛流馬云蓋莊子所謂不羈手之藥或以封或不免於絀緝統者也自

五雜俎 卷五

三

武侯有此製而後世有巧幻之器如自沸鑪報時枕之類皆托之諸葛有無不可知也

南齊祖冲之因武侯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里及欵器指南車之屬皆能製造此其巧思孔明之後一人而已其論鍾律曆法尤極精辨而喪亂之世不見施行惜哉唐文宗時有正塔僧履險若平地換塔杪一柱不假人力傾都奔走皆以爲神末時真定木浮

圖十三級勢尤孤絕久而中級大柱壞欲傾衆工不知所爲有僧懷丙度短長別作柱命衆維而上已而却衆工以一介自隨閉戶良久易柱下不聞各聲聲也亦神矣國朝姑蘇虎丘寺塔傾側議欲正之非萬縵不可一遊僧見之曰無煩也我能正之每日獨攜木楔百餘片閉戶而入但聞丁丁聲不月餘塔正如初覓其補綻痕迹了不可得也三事極相類而皆出遊僧尤奇

五雜俎

卷五

三八

算術自皇甫真曹元理趙達之後未有能繼之者史所謂得其分數而失玄妙者也北史蔡母懷文傳載晉陽館有一婦孺客胡沙門指語懷文云此人有異算術仍指庭中一棗樹云令其布算實數并辨赤白若干赤白相半若干於是剝而數之唯少一子算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此其算法視元理不知鼠之爲米又高一着矣隋諸葛穎宋邵堯夫其次也國朝唐應德先生極精算術與顧應祥司寇皆以神

分自負云一城中可算若干人一厥中可算若干  
十米分毫不差然未經試驗今其法具在亦未  
有能傳之者也

唐公常云知曆數又知曆理此吾之所以異於  
儒生知矩數又知活數此吾之所以異於曆官  
所著勾股測望論勾股容方圖論弧矢論分法  
論六分論發條備矣余在吳興訪顧司寇子孫  
問之皆不得其傳爲之歎息坐上一客曰縱使  
傳得亦將安用一笑而罷

五雜俎 卷五

元

南方好傀儡北方好秋遷然皆胡戲也列子所  
載黿龜爲木人能歌舞此傀儡之始也秋千云  
自齊桓公伐山戎傳其戲入中國今燕齊之間  
清明前後此戲盛行所謂北方秋愛習輕趨  
之能者其說信矣

古今不甚相遠者惟有醫之一途蓋功用最切  
優劣易見人多習而精之故也然扁鵲之視五  
臟癥結華陀之剖心傳藥不可得已李子豫徐  
秋夫孫法宗許智藏之技冥通要眇鬼物猶或

憚之况常人乎張權王彥伯張仲景葛洪錢乙  
之輩史不絕書觀其著論造極投七解厄若運  
之掌功參造化不謂之聖不可也夫醫者意也  
以意取効豈必視方哉然須博通物性妙解脉  
理而後以意行之不則妄而輕試足以殺人而  
已

梁籍遇朝士風疾告以不可治趙鄂教以食消  
梨而愈士太后病風飢液不可進許胤宗以黃  
耆防風煎湯置牀下熏之而能言年少食鱸不

五雜俎 卷五

三

快眼前常見小鏡趙卿誰以會食使啜芥醋而  
愈富商暴亡梁新因其好食竹雞知爲半夏毒  
薑汁灌之而愈桐城孕婦七日不產龐安時鍼  
其虎口使縮手而遽下皇子瘰癧錢乙以土勝  
水水平而風自止進黃土湯一劑而安吳門孕  
婦不下葛可久以氣未足初秋取桐葉飲之立  
下此以意悟者也史載之治朱師古之食掛徐  
嗣伯治老嫗之針疽賈耽視老人之蝨癥徐之  
才視乘船人之蛤精疾周顧知黃門腹中蛟龍

以無命門脉而知爲鬼此以博識者也醫和診  
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僧智緣每察脉知人禍  
福休咎診父之脉而能道其子吉凶此以理推  
者也意難於博博難於理醫得其意足稱國手  
矣

漢郭玉善醫雖貧賤廩養必盡心力而療治貴  
人時或不愈和帝問之對曰貴者處尊高以臨  
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  
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

五雜組

卷之五

三

強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  
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臣意且猶不盡何  
有於病哉唐許胤宗人勸其著書以貽後世者  
荅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脉之微幽而難  
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脉  
病乃可識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速  
愈今之人不善爲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  
功譬獵不知兔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疎  
矣一藥偶得它味相制弗能專方此難愈之驗

也噫旨哉一子之言其知道乎進於技矣後世  
貴人召醫十九蹈郭玉之言庸醫視病不可不  
思胤宗之旨也

唐太宗苦風眩百醫不効而張景藏以乳煎單  
撥飲之立差韓最矢貫左髀鏃不出者三十年  
劉贊傳以少藥立出之步履如常魏安行妻風  
癱十年不起王克明一針而動履如初朱彥脩  
治女子瘰癧瘻瘻愈唯頰丹不滅葛可久刺乳而  
立消此技之有獨至也至於剝破腹背斷截腸

五雜組

卷之五

三

胃抽割積聚湔洗疾穢如有神道設教則吾不  
敢知若猶技也竊恐理之所無龐安常以爲史  
之妄者良不虛也已

世間固有一種奇疾非書所載而療治之方亦  
殊怪僻非人意想所及者如賈耽所視老人蟲  
瘕世間無物可療惟千年木梳及黃龍浴水飲  
之又有啞短剖腹得蠶者白馬溺淋之悉化爲  
水一云藍汁治之有患應聲蟲者人教以讀本  
草至雷丸獨不應遂以主方投之立差又有生



面瘡者諸藥飼之俱下咽至貝母則閉口瞑目乃候而灌之遂結痂云此亦奇矣余所記憶蔡定夫之子苦寸白蟲嚙腸胃間如萬箭攢攻醫教以勿食良久炙猪肉一大爵銜而勿嚥如此半胸覺胸間嘈雜不可耐乃以檳榔末取石榴根東引者煎湯調服之暴下如傾得蟲數斗尚能動云此蟲惟月二日以前其頭向上可用藥攻打餘日則頭向下縱有藥皆無益故先以炙誘之令其畢赴然後一舉而殲焉西湖志載醫

五雜俎

卷五

三

者爲吳太師治馬蝗雜記載劉大用爲衛承務子治水蛭法皆與此同不可不知也

宣室志載渤海高生病臆痛不可忍召醫視之醫曰有鬼在臆中藥亦可瘡者藥飲之吐痰斗餘膠固不可解刃剖之有一人自痰中起初甚么麼俄長數尺條忽不見鬼藏臆中已奇矣而知臆中鬼者亦神手也不著其名惜哉此與孫藏頭藥神藏鼻中何異

有皮膚中生蟲如蟬走作聲如小兒啼者治用

雄黃雷先爲末搗猪肉上熟啖之有手足甲忽倒長入肉痛不可忍者蔡采治之有面上及遍身生瘡如猫眼有光彩無膿血痛痒不恒者寒瘡也雞魚葱韭治之有遍身肉出如錐瘡痛不能飲食者青皮葱燒灰淋洗飲豉湯解之有遍體生泡如甘棠梨破之水出中有石一片如指甲大去之復生以荆三稜蓬莪木爲末酒服之有灼艾痂落後瘡肉忽片片如蝶飛去痛不可忍者熟諳也大黃朴硝爲末水服之此等奇疾

五雜俎

卷五

三

雖世所希有姑筆之以當異聞

宋范縉叔末年得奇疾但漸縮小如小兒臨終形僅如三五歲耳此疾終無人識太平廣記載有人患此經年而復故又松滋令姜愚忽病不識字數年方復故又有人得疾視物皆曲弓弦界尺之類視皆如鉤竟無能治之者

床秘書永張鐸有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右常苦熱巾襪袍袴紗綿相半終歲如是太平廣

記載無目表弟亦然可謂異疾矣

陶穀清異錄載盤屋士人有蛀牙疾一日有  
發於齦齦若人馬喧騰而去痛頓止夜半復聞  
來聲云小都郎回活王巢也呵殿以次入口中  
痛復大作其言似幻妄余同年歷城穆吏部深  
家居得疾耳中嘗聞人馬聲一日聞語曰吾輩  
出遊郊外卽似車馬驟驅以次出外宿疾頓瘳  
至曉復聞人馬雜遝入耳中疾復如故穆延醫  
治百計不効逾年自愈始信書言不謬

又浙有士人一指忽痛指甲間生一珊瑚高一

五雜組 卷五

三五

寸血色氣縷成海市人物城郭樓臺醫謂火煎  
致服以大黃始愈故曰暴病多火恆病多痰醫  
者不可不知也

善醫者不視方蓋方一定而病無定也余在山  
塚室人產後虛悸每合眼卽有氣一股從下部  
上攻直至胸膈閉急而寤如是五晝夜殆矣諸  
醫泥方惟以補氣血投之益甚庠生馬爾騏者  
曉醫語之曰此火也急則治標何暇顧氣血投  
以胡黃連一進而熱脉一晝夜諸症脫然萬曆

辛亥九月在家侍兒忽病氣逆不可卧一僧喜  
方者曰此氣不歸元耳六味丸可立愈也投之  
久而如故且吐出原藥僧怖曰胃有寒痰不受  
藥矣非附子不能下也余信且疑時有良醫薛  
子勉者家芋江距城二十里病且亟迺飛騎迎  
之至診視笑曰易與耳投以蘇子藶荀子施子  
香附等少許飲之貼然且告之故薛大驚曰凡  
氣逆者皆火也附子入口必絕無疑僧亦媿服  
至今齊中國手推馬生閩中推薛生也

五雜組 卷五

三六

古之醫者以鍼石灸灸爲先藥餌次之今之醫  
艾惟施之風痺急卒之症針者百無一馬石則  
絕不傳矣古之視病皆以望聞問切爲要今則  
一意切於貴人婦女望聞絕不講矣夫病非一  
症攻非一端如臨敵布陣機會倏變而區區仗  
諸草木之性憑尺寸之脉亦已踈矣况藥性未  
必遍證但據本草之陳言脉候未必細別徒習  
弦澁之套語殺人如芥可不慎哉

余里中有齊公憲者二代習小兒醫而至公憲

尤極精妙凡遇痘疹未發時一見卽別其吉凶  
生苑百不爽一也性落魄嗜酒每痘疹盛行時  
門外圍繞常千百人肩輿於道聚眾攘奪齊每  
自病之欲棄去而不能也余行天下見諸小兒  
醫未有及之者卽謂錢乙復生可耳

痘瘡者乃造化之殺機兒童之劫數非可以常  
理測也世人沿習之論但云胎毒所致故有謂  
成胎以後勿復冉幸者有謂初生之時採取其  
口中血者有謂懷胎十月勿食醃厚煎燂滋陰

五雜組

卷五

三

者至於燒臍煉砂免血稀豆諸方言人人殊及  
其試之百無一驗况有同母共胎孿生者而稠  
稀迥若天壤又有一時氣運吉凶不同倘遇其  
吉比屋皆安若際其凶天札如麻至有一村之  
中無復兒聲者此蓋張平坑卒南陽賈人之比  
而祿命醫藥至此盡不足憑矣但初發之時吉  
凶卽可辨識孰甚而發驟者多凶熱微而發遲  
者多吉吉者靜以俟之凶者藥以解之無實實  
無虛虛無信庸醫謬方妄以異功木香等散投

之守禁忌卽起屠禁謹飲食卽凶亦有變  
爲吉者如其不然是以速其斃耳至於藥化之  
方則始終以解毒和中爲主始則發散之既則  
表托之後則從中排膿如是而已其它奇方劫  
藥不可輕試也

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恠性者必得恠證習陰  
謀者必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此格言也  
故曰君子依乎中庸

五雜組

卷五

三

卜筮原無他術惟在人靈悟推測隱微固非妄  
以口傳而語授也如占雨得剝李業興以坤爲  
艮下艮爲山山出雲舌爲有雨吳遵世以坤爲  
地上制水占爲無雨而卒無雨十二牛先起得  
火兆郭生以火色赤謂赤牛先起麴紹以火將  
然烟先發謂青牛先起而卒如紹言乃知在人  
見解耳  
皇甫玉善相人至以帛抹眼摸其骨體便知休  
咎百不爽一今江湖方外尚有傳拾骨相者如  
正統間虎丘半塘寺僧兩目俱盲揣骨無不奇

中又高齊時吳士有雙盲者聞人聲音知其貴賤文襄歷試之無不驗者此與漢龍淵術同摸骨揣聲視相人又難矣時又有館客趙瓊其婦叔奇子雖轉屬它人無不盡知時人疑其別有假托然總是術之至精耳六朝時有善相筭者相休祐笏以爲多忤休祐以褚淵最爲謹密乃陰換之它日淵見帝誤稱下官大被憎譴夫一手板棄之則溝中斷耳於人何與術固有不可知者耶它如卒嶠之龜息周必大之帝鬚甘侯

五雜組

卷五

三元

爲神也

李筌爲節度判官望東南有異氣而知安祿山之生賈耽爲節度使見羣小尼入城而知有火患一人之識鑒可謂神矣筌註黃帝陰符經推演幽奧僉謂鬼谷留侯復生而耽於醫藥卜筮天文術數無不通曉信當代之異人也

卜自管輅郭璞之後至李淳風而神矣相自姑市子卿唐舉之後至袁天綱而神矣宋之費孝

先明之袁忠徹皆詣極絕倫上追千古數百年來未有繼之者也

生死禍福一定不易精術數者但能前知之耳不能逃也郭璞謂卜珥曰吾不能免公吏亦猶卿之不能免卿相然璞以忤賊臣而死雖死不猶愈於生乎桑道茂見汚術命而哀求李晟以獲免雖前知之力而生不如死多矣鄭虔遇鄭相如告以禍亂而勉以守節勿污卒脫於死前知者當如此矣

五雜組

卷五

罕

余妻父鄭叅知遂嘗自言未第時有江右金道人者善相百不失一嘉靖甲午秋鄭偕諸名士訪之歷歷如嚮獨不顧鄭鄭時自負才名患之道人曰毋怒也秋榜後當奉告至期果下第復問道人道入曰君相法在丁酉當魁省試鄭問何以爲驗曰至年髮當長尺許是其兆也遂去鄭心記之洎丁酉春髮果長尺許益自負秋初道人復至告之故曰未也入試之後額當隆起如贅然登第後始消耳已而果然既又問春

榜消息良久彈指曰尚遠尚遠吾不及見也鄭  
不憚遂不終問越十四年庚戌始成進士訪道  
人則已死矣

後時蘭溪有楊子高者跛一足挾相人術走天  
下其辨人貴賤貧富歷歷如見名遂大譟家致  
萬金嘗至閩一見朱中丞運昌而謂其必死一  
日至余齋中坐客不期而集者二十許人或文  
學或布衣或掾史貲郎丹青地師辨析無豪釐  
差謬人亦疑其有它術者余間扣之曰此無它  
五雜組 卷五 四二

但聞人多耳然已後事多不肯盡言也

鄧通富埒人主亞夫位至封侯而卒不免餓死  
相法誠不爽矣南史庾家富於財食必列鼎  
狀貌豐美人謂必爲方伯及魏冠江陵卒以餓  
死有褚蘊者面貌尖危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  
終相人者安可執一論也

清波雜誌載許志康論太素脉謂可卜人之休  
咎如智緣爲王荆公診脉而知元澤之登第也  
王禹玉在坐深不然之余在興州江進之廷尉

言有易患蘭者太素脉甚神試之其說以左右  
各三部每部分爲十年十年之中分作七十二  
至言亦甚辯時戊戌秋也余欲以明春入都四  
月補官間可得否易曰據脉夏方得行官期在  
秋余謂不然易傲然笑曰太素已定豈人能爲  
然余明年卒以二月行四月授東郡司理易言  
未嘗中也在東郡時又有以太素脉見者其說  
以心脉爲君肝脉爲臣君臣相應者爲貴脉其  
言視易尤爲支離乃謝遣之丙午至閩聞莆有  
五雜組 卷五 四三

瞽者亦姓易精此術年八十餘老矣遣人以安  
車致之其辨人貴賤卜休咎如神而不肯言診  
視之術診時每以一手屈人指自大至小五屈  
之卽瞭然矣時諸客遽診言皆如響聞及婢僕  
脉亦知之余潛以手往視良久驚曰此非凡人  
那得至此語之故乃大笑其人顙直貴賤禍福  
皆直言之故時爲人歎屢隱深山中惜其絕技  
終泯泯不傳也

五雜組卷之五 終

五雜組卷之六

陳留謝肇淛著

人部二

祿命之說相傳始於唐李虛中然三刑六合貞觀初已闢其說似非起於李也至於金雲屯林立十得四五聲價節熾然矣大約子平爲定體五星爲變周營之相者富貴貧賤部位大略一見可識者子平之局也至於氣色流年變動不一則五星之用也然子平生尅死數人皆童而習之而五星氣餘變度變化微眇又豈俗師村醫之所能測故余從來未見有奇中者也

五雜組

卷六

李虛中以人生年月日所直支干推人禍福死生百不失一初不用時也自宋而後乃并其時參合之謂之八字然虛中末年煉黃金求不死而卒發疽以死可謂不知命之尤者其術又何能靈而今之醫師村究槩能推生尅衰旺之數但不驗耳使天之生人可以八字定其終身何

名造物

世間最不足信者祿命與堪輿一家耳蓋其取驗皆在十數年之後任意褒貶以自神其術而世人喜談親福往往墮其術中而深信之余嘗見此二家有名傾軋夏而術百無一中者大率因人貴後而追論其祿命因家盛後而推求其先塋意之不得則強爲之辭以求合其富貴之故甚矣人之惑也

推祿命者年月日時相配以定吉凶然今用夏正故寅月屬之今年若建子建丑則十一十二

五雜組

卷六

兩月皆當屬之明歲其生尅制化必有相柄鑒者吉凶又何所適從耶若長平坑卒南陽貴人又所不必論也

京山曹子野以祿命擅名一時余過姑蘇偶聞其在逆旅亟召之至其論與衆不同每逾十年不分支干曰夫干屬天者也支屬地者也合則爲用離則爲敵豈有人之性命五年行天上五年又行地中者乎其言甚辯余不能難也而推未來休咎亦殊不驗又聞岳州有李蓬頭者其

術赫曾惜未之見耳

祿命之說誠渺茫不足信人有同年庚日特而貴賤迥不相同者相傳太祖高皇帝已定天下

募有與已同祿命者得江陰一人召至欲殺之既見一野叟耳問何以爲生曰惟養蜂十三

龍取其稅以自給太祖笑曰朕以十三布政

司爲龍蜂乎遂厚賜遣還然帝王間氣同自難以凡人例論也宋時一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

日時生韓王有大遷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小

遷轉則軍校微有譴詞此又不知何故至其粉

鄭氏生子與蔡魯公同命而卒十八溺死則迥

若天淵矣余外祖徐子瞻與同里宋姓者年月

日時蓋同少同學相善也同食既於庠同無子

至四十九歲而宋卒徐懼不敢出戶闔然其後

乃相繼舉三子卽惟和兄弟也以貢仕至縣令

歸年八十餘始卒何後事之大不相同耶宋康

程京兆正誼與義烏虞懷忠同祿命同以辛未

成進士同作司李同日内召然虞後御史聲勢

烜赫家富不貲坐左遷後稍起至縣令爵爵以

死程授比部郎出入藩臬位至太京兆年八十

方卒乃其家貲不敵虞十一也豈富厚爲造物

所忌既奪其爵復減其算耶或爲富不仁虞固

有以自取之耶樂善錄所載二十人亦若此蓋

以富貴享用折算耳然謂之曰命則宜一定不

易或凶惡而富壽或良善而窮夭始足信也若

因生平作爲而轉移則又何必言命哉

萬曆丙午浙中有鄆道人者挾數學來閩人信

之如神然小術頗有驗余往訪之鄆以片紙書

數字內袖中既令余念詩經一語余漫應曰關

關雎鴉已出袖中書則此句也凡人有來卜者

有數事輒預書貼壁上令自取之無不符合以

是召益嗟然余細數之似有役鬼搬運之術耳

其未來事分毫不驗也先是廣平有籍大成者

最善諸幻術逆旅天寒有數客至大成爲符焚

之食頃酒肴皆具又焚一符則歌妓畢集復自

腰以下不可見耳問其故曰此生魂也吾以術

攝之有人苦疴瘡無力大成爲疴一氣卽攝一  
人力傳其體呵十氣遂可舉千斤少頃疴瘡如  
蚊後坐不法論死繫司寇十餘年人問之曰吾  
疴瘡如平地耳但有此宿業須受之必不死也  
而果赦出戍遼左自後爲幻術者皆宗大成  
而失其玄妙若鄭生者又不足數也

高僧新安汪龍受得數學於遊僧頗有奇驗  
四明袁文榮寄一白碁子託人問子汪曰  
白者北也碁子者子也此北京當局之人來問

五雜俎 卷六

五

子也但此碁子非木非石經火鍛鍊了無生氣  
必不能生子若再以生尅之理推之此老不久  
亦當終局其人隱之不敢以聞越數月而袁公  
捐館

幻戲雖小術亦自可喜余所見有開頃刻花者  
以蓮子投溫湯中食頃卽生芽舒葉又食頃生  
蓮花如酒盞大又有燃釜沸油投生魚其中撥  
刺游泳良久如故又有剖小兒腹種瓜頃刻結  
小瓜剖之皆可食又有以利刃二尺許種入口

復拙出又有仰臥以足承椅倚空而不仆一小  
兒穿梯以升直至其顛觀者毛髮灑灑至於舞  
竿走繩特其平平者耳長安丐者有犬戲猴戲  
近有鼠戲鼠至頑非可教者不知何以習之至  
是余庚戌在京師見戲者籠一小雀中置小骨  
牌僅寸許擊小鑼一聲雀以口啄其機門便自  
開令取天牌則銜六六出取地牌則銜么么出  
其應如響觀者復擊鑼一聲雀入而門自閉輟  
耕錄載弄蝦蟆者亦然噫亦異矣

五雜俎 卷六

六

犀角之術起於漢末謝夷吾望閣而知焉程長  
之死李邵觀星而知益部使之來精之至也後  
來樊英管輅之輩皆本於此第其術有至未至  
耳風吹削脯楊由知人獻橘赤蛇分道許曼知  
太守爲邊官至於段翳封藥門生知與吏鬪破  
李南塞室暴風其女預知死期可謂通變化入  
幽冥無以加矣至魏而管輅詣其極至晉而郭  
璞集其成五胡之世佛圖澄崔浩陸法和檀其  
稱盛唐之時羅公遠僧一行孫思邈闢其室五



代以降其術不復傳矣

漢時解奴辜張貂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此

後世遁形之祖也介象左慈干吉孟欽羅公遠

張果之流及晉書女巫章丹陳琳等術皆本此

謂爲神仙其實非也其法有五曰金遁曰木遁

曰水遁曰火遁曰土遁見其物則可隱惟土遁

最難蓋其處土也須煉遁神四十九日於空

山無人之山中坐結念更有符呪役使百神若

一念妄起便須重煉卽如紅線蟲隱孃精精空

五雜俎 卷六 七

空之流皆此等輩耳國初有冷謙字啓敬導

人入太倉庫盜錢事發被逮求飲卽跳入瓶中

破破片片皆應而竟不知所在此水遁者也正

德初有老翁脫太監於流賊者又鐘髻髻握土

一塊遂不見土遁者也

傳記載初佚事甚多其有無不可知大率與遁

形術相表裏今天下未必盡無其人也但此術

終是邪魅非神非仙蜀許寂好劍術有一僧語

之曰此使也願公無學神仙清淨事異於此諸

俠皆鬼爲陰物婦人僧尼皆學之其言信矣但紅線隱孃及崔慎思王立童國度所聚事皆相類或亦好事者爲之耳

凡幻戲之術多係僞妄金陵人有賣藥者車載大士像問病將藥從大士手中過有留於手不

下者則許人服之日獲千錢有少年子傍觀欲得其術俟人散後邀飲酒家不付酒錢飲畢竟

出酒家如不見也如是者三賣藥人扣其法曰此小術耳君許相易幸甚賣藥曰我無它大士

五雜俎 卷六 八

手是磁石藥有鐵屑則粘矣少年曰我更無它不過先以錢付酒家約客到絕不相問耳彼此

大笑而罷

國初程濟朝邑人有仙術爲四川岳池縣教諭相去數千里日暮寢食未嘗離家而日治岳池

事不廢後隨建文出亡卒脫艱險濟有力焉然

則王喬盧耽之事世固未嘗無其人也

傳記有周文襄見鬼事蓋已死而英氣未散魂

附生人無足異也如劉偉者爲太守卒已數十

年忽往來人間言未曾死則云矣近舊曆間又有胡威寧伯王越者往來吳越間人信之若神大抵妖人假托之詞耳安知宋時賀水部者非妄耶世人好奇遂不及察非雋不疑不能縛戾太子也

齊堅志載法術若毛一公汲井婦人之類一遇其敵便幾至殺身相傳嘉隆間有幻戲者將小兒斷頭作法訖呼之即起有游僧過見而哂之俄而呼兒不起如是再三其人即四方禮拜懇

五雜組

卷六

九

求高子放兒重生便當踵門求教數四不應見已僵矣其人乃歲土為坎種葫蘆子其中少頃生蔓結小葫蘆又仍前禮拜哀鳴終不應其人長吁曰不免動手也將刀砍下葫蘆象中有僧頭欽然落地其小兒應時起如常其人即吹烟一道冉冉乘之以升良久遂沒而僧竟不復活矣蓋術未精而輕挑釁端未有不死者也夷獠之中此術最多庚巳編載吳中焚屍亦有此術有李智者甚與毛十公相類也

木工於營造之日以木籤作厭勝之術燭福如響江南人最信之其於工師不敢忤嫚歷見諸家敗亡之後拆屋梁上必有所見如說聽所載則三吳人亦然矣其它土工石工莫不皆然但不如木工之神也然余從來不信亦無禍福家有一老木工當造屋時戲自詡其能余詰之曰汝既能作凶亦當能作吉屋成能令永無鼠患當倍以千金奉酬工謝不能也大凡人不信邪則邪無從生

五雜組

卷六

十

夷獠中有堪生術又善易人手足有在獠中與其婦淫者其夫怨之以木易其一足而不知也旬日之間漸覺痿痺不能起又久之皮乾木脫成廢人矣吾閩中有蠱毒中人則夜為之傭作皆夢中魂往醒則流汗困乏不數月夢瘵以死此亦抹生之類也

元世祖誅阿合馬籍其家有妾名引住者搜其藏得二熟人皮於櫃中兩耳俱存腐鑰甚固問莫知為何人但云詛呪時置神座上其應如響

漢時宮中巫蠱得木偶人耳未聞以人皮者也近來妖人有生剖割人而攝其魂以爲前知之術者蓋起於此若樟柳神靈哥又其小者耳成化間妖人王臣篋中有二木人聽其指揮此亦巫蠱之遺法也

遇天使而求金占失僕而假策伐龍臂而目疾愈延射鳥而母病除救墮象於十世之後免重辟於黃沙之中術數之精乃與神通然亦非頑悟絕倫不詎與也宋餘杭徐復以六壬名天下

五雜俎

卷六

上

及聞州僧與衙校推禍福惟而扣之僧曰盡子思慮所至于所不及吾無如之何復卽以爲謀與日時推之累日盡得僧之祕但有駒墮三足者未之見也僧曰子智止此不可強也乃知人之天分有限百工技藝莫不皆然

管仲之識俞兄也子產之識實沈臺駘也東方朔之識巫雀畢方也終軍之識騶虞鼯鼠也劉向之識危與貳負也蔡邕之識青鸞投蜺也張華之識海島龍肉也諸葛恪之識侯囊也陸敬

叔之識彭侯也傅承天之識威斗也陸澄之識服匿也沈約之識焦明菴蓋也斛斯徵之識鎔于也劉杳之識挈囊也傅奕之識金剛石也歐陽棖之識息壤也賈耽之識蝨痕也段成式之識報時鐵也留源之識冤氣也傅弘業之識虎雌也徐鉉之識海馬骨也贊寧之識時淚畫也此以博識得之者也還無社之對山鞠窮也騶忌之對隱語也東方朔之答令壺闕也楊脩之辨黃絹也李彪之辨三三兩兩也劉顯之辨貞

五雜俎

卷六

三

字也則天之解青鵝也班支使之解大明寺水也此以捷悟得之者也捷悟者可以思而及博識者不可以強而致也至於鄭欽悅辨任昌升之銘據鞍釋思僅三十里而千古之疑一旦永鮮近於神矣東平昌生辨石壁道語斯爲次之其它如談馬礪畢之題川狗御飯之語已爲黃絹之重儻而去姓得衣之叙委時百一之鮮不過離合之輩婦作者固可厭而鮮者亦不難也人有一目數行俱下者非真俱下也但目捷耳

遲速相去甚者差四五倍不但二也一覽無遺則嘗有之矣閩林誌避雨寓梁坊得其染帳漫閱之匆匆而去越二日其家回祿索帳者紛然莫知爲詎林復過之曰我能記之取筆疾錄不爽一字此天生之資非強記可到者嘉禾周鼎讀百韻詩一遍卽誦又能從末倒誦亦絕世之資矣而功名不顯蓋似有別才也

于瞻再讀漢書張方平聞而訝之則張之穎悟過蘇可知然而蘇以文章名世張卒無聞也此

五雜俎

卷六

十三

陸澄所以有書劍之誚也

介葛盧解半語公冶長侯瑾解鳥語陽翁仲李

有解馬語唐僧隆多羅白龜年俱通鳥獸語成

子揚宣皆解雀語夫鳥獸之音終身一律果能

語耶左氏之誣野史之謬無論已公冶長聖門

高第乃受此穢名至宋之問詩不如黃雀語能

免治長災則真以爲實事矣世又傳公冶長雀

繞舍呼曰公冶長南山虎馱半汝得其肉我食

其腸又云啗啗嘖嘖曰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

淪泥犢牛折角牧之不盡相呼共啄余謂雀作人言固可恠而春秋之雀知用沈約之韻又可恠也至太原王氏因祭廁神而獲聞熾言又奇矣

沈時有必蘭納識里者貫通三藏及諸國語凡外夷朝貢表牋文字無能識者皆令譯進令左右執筆口授如流略不停思皆無差謬衆無不服其博識而不知其所從來也此其難又甚於介葛盧等矣

五雜俎

卷六

十四

冷齋夜話載太平有日者爲市井凡庸之人課無不奇中至爲達官貴人課則皆無驗或問之答曰我無德量凡見尋常人則據術而言無所緣飾見貴人則畏怖往往置術之實而務爲諛詞其不驗要不足恠此言政與漢郭玉論醫相同余行天下遇有術數者多召致之而十九無驗彼務爲迎合故也

六壬之數若精天下無不可測之物雲間有陳生者善爲之試以小事良信嘗教余四課三傳

之法至於占鮮推測在人自悟不可傳也余時亦懶且以爲無益遂不竟學徒家藏其書數百卷今細思之終是無益縱學得如邵堯夫亦徒爲人役役也

脩武有崔生者善六壬余在東郡曾一致之言多奇中但其起課法微不同大約用金口訣取其簡便耳向後休咎亦不肯盡言也聊城楊師孝術頗精於崔人以神仙目之然其人不學無術故不能盡其變也

五雜組

卷六

五

古人謂稽短龜長故舍筮從卜今之卜則六壬備矣患人求之精耳筮用易占其繇不可得而聞也不知古卜筮繇詞皆何所本如鳳凰于飛大橫庚庚之類似非當時杜撰也焦延壽易林其占亦多奇余於己亥春爲友人筮補官得僵屍蔽野不見其父之繇時友人有老父在不惛也余鮮之曰僵屍無驗矣而獨喪父驗乎妄耳無何獻播僂至日補牒下友人拊心曰驗矣柰何旬日而外艱之計至

自周以後始有堪輿之說然皆用之建都邑耳如書所謂達觀于新邑營卜瀝澗之東西詩所謂考卜維玉宅是錡京者則周公是第一堪輿家也而葬之求吉地則自樗里始然漢時尚不甚談至郭璞以其術顯而惑之者於是年不可破然觀天下都會市集等處皆倚山帶溪風氣回合而至於葬地則有付之水火犁爲平田者而子孫貴盛自若也其効驗與否昭然矣世人不信目而信耳悲夫

五雜組

卷六

六

堪輿自郭璞之後黃撥沙厲伯招其最著者也然璞已不免刑戮於其身而黃厲之後子孫何寥寥也其它如吳景鸞徐善繼等或不得令終或後嗣絕滅若有地而不能擇是術未至也若曰天以福地留與福人則又何必擇乎江南之俗子孫本支人各爲塚一家貴盛則曰某祖墳也一支絕滅則曰某祖墳也而其家丘壠百數豈獨無一善地足以掩前人之失又豈獨無一惡地足以敗已成之緒者乎至如父得善地子

得惡地禍福又將何適從也况爲其術者各任  
己見甲以爲善乙以爲惡墓然聚訟迄無定評  
而漫以祖父之骨嘗試於數十年之後以驗術  
者之中否而其人與骨固已朽矣則又何憚而  
不妄言也且人之一身歲不能無休戚閭門百  
口歲不能無盛衰此必然之理也而謂生者之  
命脉其權盡制於死者之朽骨不亦可笑之甚  
耶

葬欲其速朽也比化者無使土侵膚人子之情

五雜組

卷六

七

也山形完固不犯水蟻不近田疇土膏明潤梧  
楸森鬱死者之宅未安子孫自淦受其庇矣若  
必待吉地暴露淺土惑於異議葬後遷移使祖  
父魂魄無依骨肉零落天且殛之矣何福之能  
求世有掘墓而得石與水者皆好奇以求福也  
不求福則無禍

世有葬後而棺反側者地脉斜也棺骸俱散者  
無生氣也聚葉滿穴中者風紋也水蟻之患可  
避而此數者稍難辨耳

葬地大約以生氣爲主故謂之龍經所謂空手  
抱鋤頭步行騎水牛者總欲得真龍耳龍真  
穴真斷無水蟻風殺之患世有好奇者先看向  
背沙水而後以已強合之誤人多矣

有龍真而穴未真者氣脉未住也故好奇者有  
斬龍法譬之入方遠適而挽之使入門也不可  
爲訓恐有主客同情之戒

吳越之民多火葬西北之民多葬平地百年之  
後犁爲畝畝矣而富貴不絕地理安在

五雜組

卷六

六

惑於地理者惟吾閩中爲甚有百計尋求終身  
無成者有爲時師所悞終葬敗絕者又有富貴  
之家得地本善而恐有缺陷不爲觀美築土爲  
山開田爲陂園垣引水造橋築臺費逾萬緡工  
動十載譬人耳鼻有缺而雕聖爲之縱使亂真  
亦復何益况於勞人工絕地脉未能求福反以  
速禍悲夫

余從大父觀察公諱廷柱於書無所不讀聰穎  
絕人而尤於擇地自負所著堪輿管見人爭傳

誦之致政歸築室於西湖之上面城背水四面  
巨浸人以爲絕地公不聽也傳及子孫貧落日  
甚孤丁才然幾斷竟不能有鬻爲宗祠

古今之戲流傳最久遠者莫如圍棋其迷惑人  
不亞酒色木野狐之名不虛矣以爲難則村童  
俗士皆精造其玄妙以爲易則有聰明才辯之  
人累世究之而不能精者杜夫子所謂有裨聖  
教固爲太過而觀其開闢操縱進退取舍奇正  
互用虛實交施或以子爲奪或因敗爲功或求  
五雜俎 卷六 九  
先而反後或自保而勝人幻化萬端機會卒變  
信兵法之上乘韜鈴之秘軌也纂經十三篇語  
多名言意甚玄着要一言以蔽之曰着着求先  
而已矣

奕秋杜夫子王抗江彪王積薪滑能之技不知  
云何卽其遺譜亦無復傳者矣今所傳者尚有  
王積薪所遇姑婦及顧師言鎮神頭二勢婦姑  
之說荒誕不足信或者積薪以此自神其術耳  
鎮神頭以一着解兩征雖入神妙而起手局促

纏累所謂張置踈遠者安在哉恐亦好事者爲  
之耶今之勢譜如所謂大小鐵網捲簾邊金井  
欄者凡以百計要其大意只求制人而不制於  
人而已

唯其求制人故須求先始而布置既而交戰終  
而侵綽稍緩一着則先手爲彼所得而我受制  
矣先在彼者棄子可也先在我者無令人有可  
棄之子可也

近代名手弇州論之略備矣以余耳目所見新  
五雜俎 卷六 三  
安有方生呂生汪生閩中有蔡生一時俱稱國

手而方於諸子有白眉之譽其後六合有王生  
足跡遍天下幾無橫敵時方已入貲爲大官丞  
談詩書不復與角而汪呂諸生皆爲王所困名  
震華夏乙巳丙午余官白門四方國士一時雲  
集時吳興又有周生范生永嘉有鄭頭陀而技  
俱不勝玉洎余行後聞有宗室至諸君與戰皆  
大比王初與戰亦北越兩日始爲敵手無何王  
又竟勝故近日稱第一手者六合小王也汪興

王才輪半籌耳然心終不服每語余彼野戰之師非知紀律者余視之良信但王天資高遠下子有出人意表者諸君終不及也

劉澆於梁武御前比勢覆局凡有記性者皆能覆局不必國手也余棋視王方諸君差三四道至覆局則與之無異與余同品者皆不能也此但天資強記耳遇能記時它人對局從旁觀亦能覆之至其攻取大略卽數年後十猶可覆七八也

五雜組

卷六

主

王六合與余奕受四子然其意似不盡也王亦惟余穎悟謂學二年可盡其妙時余以廢時失事不肯竟學然尚嗜之不厭至丙午南歸始豁然有省取所藏譜局盡焚棄之從此絕不爲矣然世人之戒奕難於戒酒也

耶鄴淳藝經碁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其製視今少七十一道漢魏以前相皆如是王誌公說法曰從來十九路迷悞許多人則與今無異矣

象棋相傳爲武王伐紂時作卽不然亦戰國兵家者流蓋時猶重車戰也兵卒過界有進無退政是沉船破釜之意其機會變幻雖視圍棋稍約而攻守救應之妙亦有千變萬化不可言者金鵬變勢略備矣而尚有未盡者蓋著書之人原非神手也

象棋視圍棋較易者道有限而算易窮也至其彙小圖大制人而不制於人則一而已

唐玄樞錄載岑順事可見當時象棋遺製所謂

五雜組

卷六

主

天馬斜飛輻輳車直入步兵卒橫行者皆彷彿與今同但云上將橫行擊四方者稍異耳唐不聞有象而今有之胡元瑞云象不可用於中國則局中象不渡河與士皆衛主將者不無見也

雙陸一名握槊本胡戲也云胡王有第一人得罪將殺之其弟於獄中爲此戲以上其意言孤則爲人所擊以諷王也曰握槊者象形也曰雙陸者子隨般行若得雙六則無不勝也又名長行又名波羅塞戲其法以先歸宮爲勝亦有任



入打子布滿他宮便之無梁不成則反負矣其勝負全在骰子而行止之間貴善用之其製有北雙陸廣州雙陸南番東夷之異事始以爲陳思王製不知何據

博戲自三代已有之穆天子與井公博三日而決仲尼曰不有博奕者乎莊周曰問殺矣事則博塞以遊今之博蒲是其遺意但所用之子隨時不同古有六博謂大博則六者小博則二莞其法今不傳矣魏晉時始有五木之名梟盧雉

五雜俎

卷六

三

積塞也其制亦不可考但史載劉裕與諸人戲餘人並黑積以還劉毅擲得雉及裕擲四子皆黑一子跳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又曹景宗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則盧與積塞皆差一子耳大約黑而純一色者爲盧相半者爲雉黑而有雜色者爲積塞以今骰子譬之則渾四爲梟渾六爲盧四六相半爲雉其它雜色則積塞耳今之博蒲六爲四起自宋朱河除紅譜二云楊廉夫所作然其用有五子四

子三子之異視古法彌簡矣

擲錢雖小戲然劉寄奴能喝子成盧宋慈聖側立不休光獻盤旋三日似皆有鬼神使之者若秋武襄卒廣南手擲百錢盡紅雖云謫術乃更勝真

投壺視諸戲最爲古雅郭舍人投壺激矢令反謂之驍一矢至百餘驍王胡之閉目賀筆置障石崇妓隔屏風薛春惑肯坐反投而無不中技亦至矣今之投壺名最多有春睡聽琴倒插卷

五雜俎

卷六

孟

簾鴈衝蘆翻蝴蝶等項不下二十餘種惟習之之至熟自可心手相應大率急則反緩則斜過急則倒過緩則睡又有天壺高八尺餘賓主坐地上仰投之西北士夫多習此戲

藏鈞似今猜枚如西陽雜俎所載則衆人共藏一鈞而一人求之此卽古意錢之戲也後漢書梁冀詭挽滿彈碁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其法今亦不傳矣猜枚雖極鄙俚亦有精其術者吳門袁肅者有母經自負天下無對然余未之

見惟德清半月泉有行者百發百中人多疑有他術然實無之也惟記性高耳能記其人十次以上則縱橫意之無不中雜俎所謂察形觀色若辨盜者得之矣

彈碁之戲世不傳矣卽其局亦無有識之者品進伯謂其形似香爐然中央高四周低與香爐全不似也弘農楊軍六歲味彈碁局云魁形下方天頂寬二十四寸寬中月想其製方二尺有四寸其中央高者獨圓耳今閩中婦人女子尚有彈子之戲其法似圍棋子五隨手撒几上敵者用意去其二而留三所留必隔遠或相黏一處者然後彈之必越中子而擊中之中子不動則勝矣此卽彈碁遺法魏文帝客以葛巾拂無不中者也但無中央高之局耳

後漢諸將相宴集爲手勢令其法以手掌爲虎膺指節爲松根大指爲蹲鴟食指爲鉤戟中指爲玉柱無名指爲潛虬小指爲奇兵腕爲三洛五指爲奇峰但不知其用法云何今里巷小兒

有捉中指之戲得非其遺意乎然以將相爲此已大不雅而史弘肇以不解之故索劍相詆尤可笑也卒啓駢族之禍悲夫

今博戲之盛行於時者尚有骨牌其法古不經見相傳始於宣和二年有人進此共三十二扇二百二十七點以按星辰之數天牌二十四象二十四氣地牌四點象四方人居中數以象三木其取名亦皆有意義對者十二爲正牌不對者八爲雜牌三色成牌兩牌成而後出色以相賽其取名如天圓地方櫻桃九熟之類後人數演其說易以唐詩一句殊精且巧矣此戲較未窩近雅而較圍棋爲不費一時翕然亦不減木野狐云

委巷兒戲則有行棋或五或七直行二道先至者勝此古慶融製也有馬城不論縱橫三子聯則爲城城成則飛食人一子其它或夾或挑就近則食之不能飛食也有紙牌其部有四曰錢曰貫曰十曰萬而立都總管以統之大可以捉

小而總管則無不捉也其法近於孫武三驅之術而吳中人有取九而捉者又有棋局如螺形四面逐敵子入窮谷中而後捉取之曰旋螺城雖鄙褻可笑細玩亦有至理存焉按經籍志有旋棋格卽螺城也然螺城名似更佳

李易安打馬之戲與握槊略相似但彼雙則不擊而此多逢寡卽擊如疊至十九馬而遇二十馬卽被擊矣一夫當關則它騎不得過又可以反而擊人之單騎行至幽谷關則非疊十騎不得過至飛龍院則非二十騎不得過非正本永

五雜俎

卷六

三

不得行而臨終尚有落壘一局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也此戲較諸藝爲雅有賦文亦甚佳但聚而費錢稍多耳江北人無知之者余在東都一司農恰肥人也懇余爲授之甚喜

晁無咎有廣象棋局十九路九十一子今不傳矣司馬溫公製七國象棋法亦是推廣象戲遺意而近於腐爛至魏游執摩製儒棋有仁義禮知信之目則益令人嘔噁不堪戲者戲也若露

出大儒本色則不如讀書矣

唐李邵有骰子選格宋劉蒙叟楊億等有彩選格卽今陞官圖也諸戲之中最爲俚俗不知尹洙張訪諸公何以爲之不一而足至又有選仙圖選佛圖不足觀矣

唐宋以前有葉子格及徧金葉子格金龍戲格捉卧甕人格皆不知何物其法亦無傳之者

陳晦伯引咸定錄云唐李邵爲賀州刺史與妓人葉茂連江行因撰骰子選謂之葉子天下尚

五雜俎

卷六

六

之又歸田錄云有葉子青者撰此格今其式不可考楊用脩以爲似今紙牌而晦伯元瑞非之皆未有的證也晦伯謂楊大年好之不過因青瑣雜記有與同輩打葉子之語耳

晉末誠多異人如史所載陳訓戴洋韓友淳于智步熊杜不愆嚴卿隗炤卜珣鮑靚麻襦單道開蕭弘王嘉郭騰臺產之輩皆窮極術數造詣窈窕苟能用之足以息戰爭裨治化如圖澄之仕石處羅什之從呂光徵言曲誨利益多矣索

就占夢其術爲下然觀其辭陰潛之言曰少無  
山林之操遊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鄭藝會中  
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適知  
彼固有托而逃者耶

鳩摩羅什但能精通術數博極羣書僧中之子  
雲茂先也謂之成佛作祖吾則未敢付父羅炎  
脩行不遂爲禁鬱所逼已墮落矣至付而復蹈  
其轍焉雖曰被逼亦由欲障未除升座講經之  
際一見登肩神識未定鬼瞰之矣既生二子何  
五雜俎 卷六 无

患法種無嗣伎女十人之蓄不亦可以已乎臨  
終之時誦神呪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其處  
死生之際非能脫然無罣碍者尚在道安佛圖  
澄之後乎  
晉會稽夏仲御能作水戲操柁正櫓折旋中流  
初作鯢鰐躍後作鮪鮓引飛鷁首撥獸尾奮長  
稍而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白  
魚跳入舟者八九又作大禹慕歌之聲曹娥河  
女之章子胥小海之唱以足扣船引聲喉嚨清

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嗽天雲雨響集叱咤譁  
呼雷電晝冥集氣長嘯沙塵烟起王公已下莫  
不駭恐此與李暮所遇父老何異亦曠代之異  
人也

晉石垣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人有喪葬十里往  
弔或同日其時咸共見焉又能閭中取物如晝  
無差此亦墨霍麻襦之流也而史列之隱逸誤  
矣

謝石之拆字小數也然拆杭字知几术之復來  
五雜俎 卷六 三  
拆春字爲秦頭之蔽日則事與機會隱諷存焉  
賈似道時術士拆奇字謂立又不可可又不立  
亦足寒奸邪之膽矣而不免殺身悲夫

耿聽聲嗅衣以知吉凶貴賤王生聽馬蹄以知  
丁謂西行沈僧照聞南山虎聲而知國有邊事  
張乘槎見來遠樓而知藩司有喪皆風角之術  
與拆字相同機智之人可以意會不可以法傳  
也

古者巫覡之俗盛於陳鄭蓋奸淫前表之所托

也然上有西門豹則河伯絕取婦之媒下有夏仲御則丹珠失鼓舞之勢君正獲禱而一郡之巫息左震破鎖而山川之崇消天師杖而甘雨至楊媼斬而火妖絕世間第一妖惑莫此爲甚而世猶信之不已何哉

漢文帝令丁夫人維揚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寇日與神君文成等遊故其後卒有巫蠱之禍父子夫婦君臣之間坐夷滅者不可勝紀然周禮宗伯之屬咀呪掌盟詛司巫掌羣巫之政

五雜俎

卷六

主

至於男巫女巫不一而足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祇物魅則三代已有之矣曾謂周公作法而有是乎

今之巫覡江南爲盛而江南又閩廣爲甚閩中富貴之家婦人女子其敬信崇奉無異天神少

有疾病卽禱賽祈求無虛日亦無遺鬼楮陌往醪相望於道鐘鼓鐃鐸不絕於庭而橫死者日衆惜上之人無有禁之者衰哉

閩俗最可恨者瘟疫之疾一起卽請邪神香火

奉事於庭惴惴然朝夕拜禮許賽不已一切醫藥付之罔聞不知此病原鬱熱所致投以通聖散開關門戶使陽氣發洩自不傳染而謹閉中門香烟燈燭甚蒿逢勃病者十人九死卽幸而病愈又令巫作法事以紙糊船送之水際此船每以夜出居人皆閉戶避之余在鄉間夜行遇之輒徑行不顧友人醉者至隨而歌舞之然亦卒無恙也

五雜俎

卷六

主

閩女巫有習見鬼者其言人人殊足徵詐僞又有吞刀吐火爲人作法事禳災者楚蜀之間妖巫尤甚其治病祛灾毫無應驗而邪術爲祟往往害人如武岡姜聰者迺近時事也吾閩山中有一種畬人皆能之其治祟亦有小驗畬人相傳盤瓠種也有荀雷監等五姓不巾不履自相匹配福州閩清永福山中最多云間有呪術能拘山神取大木箍其中云爲吾致獸仍設筵其傍自是每夜必有一物入筵餐其飲而後已古之善禁氣者能於骨中出鐵移離疽向庭樹

至於驅龍縛魅又其易者耳此却是真符呪非幻術也諸符呪道藏中皆有之但須鍊將耳今遊僧中有燃眉燃指及五七日不饑者非真有道也亦能禁氣耳至其偽者又不論也

穿楊貫蠱精之至也然亦可習也至於截箭齒鏃非可習而能也神而明之有數存乎其間即羿亦不能傳之子者也

李克用之懸針斛律光之落雕射之聖者也由基矯矢而後號蒲且虛弦而鳬落射之神者也

五雜組 卷六

唐羿之鏃日督君謨之志射射之幻者也魏成亦過山二百餘步胡后之中針孔射之伎者也伯蹕甲而徹七札射鐵而洞一寸射之力者也伯晷務人登高山履危石臨不測之淵背遂巡足二分垂在外射之奇者也范廷召所至鳥雀皆絕射之酷者也魏舒賈堅射之雅者也蕭瑀盧虞射之猥者也

嘗於德寧寺尚寶象見二胡雛發弩射飛弦無虛發每射棲雀輒離數十許弦鳴雀飛適與矢

會其妙有不可言者信天性絕技非學可至也吳門彭興祖弟善彈藏小石袖中以擲鳥雀百次之內無不應手而殪此與水滸傳所載沒羽箭張清何異考史載蕭摩訶擲銀略與此同惜不用之疆場而但爲戲耳

古者射御並稱而今御法不傳矣歌舞並稱而今舞法不傳矣嘯味並稱而今嘯法不傳矣然猶可想像見者六轡如組兩驂如舞必非輿僮掌鞭之手所能操縱也宛轉從風細曼旋懷必

五雜組 卷六

非羽翥樂重之輩所能俯仰也至於蘇門隱者若數部鼓吹林壑傳響步兵聞之亦且心折而況千載之下乎然宇宙大矣不應遽無其人哉吾未之見也

五雜組卷之六終



五雜組卷之七

人部三

陳留謝肇淛者

朱新仲猗覺寮雜記云唐百官志有書學一途其銓人亦以身言書判故唐人無不善書者然唐人書未及晉人也歐諸遺跡亦傍山陰父子門戶耳非成佛作祖家數也右將軍初學衛夫人既而得筆法於鍾繇張旭然其自立門戶何曾與二家彷彿耶子敬雖不逮其父然其意亦五雜組卷二

欲自竝不作阿翁牛後耳此一段主意凡詩家畫家文章家皆當識破不獨書也

鍾王之分政如漢魏之與唐詩不獨年代氣運使然亦其中自有大分別處非謂王書之必不及鍾也大率古色有餘則包涵無盡神采盡露則變化無餘老莊所爲思野鹿之治也

右將軍陶鑄百家出入萬類信手拈來無不如意龍飛虎跳之喻尚未足云洵書中集大成手也然庾征西尚有家雞野鷺之歎人之不服善

也如此

右軍蘭亭書政如太史公伯夷聶政傳其初亦信手不甚着意乃其神采橫逸遂令千古無偶此處難以思議亦難以學力強企也自唐及元臨蘭亭者數十家如虞褚歐柳及趙松雪雖極意摹倣而亦各就其所近者學之不肯畫畫求似也此是善學古人者如必畫畫求似如優孟之學孫叔敖則去之愈遠矣此近日書家之通病也

五雜組

卷七

王未嘗不學鍾也歐虞褚薛以至松雪未嘗不學王也而分流異派其後各成一家至於分數之不相及則一由世代之升降二由資性之有限不可強也即使可強而同諸君子不爲也千古悠悠此意誰能解者

曹娥樂毅尚有蹊逕可尋至蘭亭黃庭幾莫知其端倪矣所謂大可爲化不可爲者也

右軍真蹟今嘉興項家尚存得十數字價已逾千金矣又有婚書十五字王敬美先生以三百

金得之嚴分宜家者今亦展轉不知何處也李懷琳絕交論真蹟在吾郡林家余見之三四過信尤物也其紙頗有粉墨淡垂脫又一友人所見緒遂良黃庭經紙是研光下筆皆偏鋒結構疎密不齊與今帖刻全不類大抵真蹟雖劣猶勝墨跡之佳者

唐太宗極意推服大王然其體裁結構未免徑落太令局中太令所以遜其父者微無骨耳故右軍賜官奴而以筋骨緊密爲言箴其短也如

五雜組

卷七

三

洛神賦直是取態而摹田宣示一種古色盡無矣譬之於詩右軍純是盛唐而大令未免傍落中晚也

作字結構體勢原以取態雖張長史奔放駭逸要其神氣生動疎密得宜非頽然自放者也卽旭素傳授莫不皆然今之學狂草者須識粗中有細疎中有密自不敢輕易効顰矣

作草書難於作真書作顛素草書又難於作二王草書愈無蹊徑可着手處也今人學素書者

但任意奔狂耳不但法度踈脫亦且神氣索莫如醉人舞躍號呼徒爲觀者恥笑

蔡君謨云張長史正書甚謹嚴至於草聖出入有無風雲飛動勢非筆力可到然飛動非所難難以謹嚴出之耳素書雖効顰然拔山伸鐵非一意疎放者也至宋黃米二家始墮惡道國朝解大紳馬一龍極矣桑民懌所謂夜叉羅刹不可以人形觀者也

唐人精書學者無逾孫過庭所著書譜楊杞蘊

五雜組

卷二

四

與悲中繁窳雖倍擊子敬似沿文皇之論而源窮流務歸於正亦百代不易之規也至於五合五乖之論險絕平正之分其於神理幾無餘蘊且唐初諸家如虞褚歐薛尚傍山陰門戶至過庭而超然融會變成一家幾與十七帖爭道而馳亦一開山作佛手也

陳丁觀善書與智永齊名時謂丁真永草更聖身有軍之書而右軍不覺懷素換高正臣之書而正臣不能辨也然異代之下知有智永右軍



懷素而已三子之名無聞也豈非不幸哉

顏書雖莊重而癡肥無復俊宕之致李後主所謂叉手竝脚田舍漢者雖似太過而亦深中其病矣祭姪文既草草而天然之姿亦之不知後人同聲讚賞何故此所謂耳食者可笑

宋書如蘇滄浪張子湖薛道祖李元中等亦皆極力摹倣二玉但骨力不足故風采頓殊耳蔡君謨極推杜祁公謂之草聖然杜草書亦媚而乏筋骨元康里嶠書學祁公者也然元人筆力稍峭健於宋其能書諸家亦多於宋

五雜俎

卷七

五

宋人無書學如蘇黃米老等真帖初見甚可喜良久亦令人厭棄蔡忠惠勝三家遠甚而時帶俗筆趙文敏之源流蓋自蔡出也元時名家如鮮于困學錢翼之嶠嶠子山鄧文原皆出宋人上不獨一文敏而文敏名獨噪甚上下五百至縱橫一萬里乃知名之顯晦亦有命焉耳

元章書才書學兼而有之非蘇黃二公可望也蘇公字如堆泥其重處不能自舉黃尤杜撰憚

手拄脚放而不收往而不返近於詩家之釘鉸打油矣蓋二公於書學原不深性又不耐煩信手塗出便謂自成一大家蓋世之効輩託於自成一家者多矣

章子厚日臨蘭亭一過蘇子瞻晒之謂從門入者終非家珍然古人學書者未有不從門入人非生知豈能師心自用暗合古人哉但既入門之後須參以變化耳蘇公一生病痛亦政坐此往與屠綽真黃白俚縱談及此余謂凡學古者其入門須用古人之法度而其究竟須運自己

五雜俎

卷七

六

之手神不獨書也二君深以爲然古無真正楷書即鍾王所傳李直表樂毅論皆帶行筆洎唐九成宮多寶塔等碑始字畫謹嚴而偏肥偏瘦之病徂然不免至國朝文徵仲先生始極意結構疎密勻稱位置適宜如八面觀音色相具足於書苑中亦蓋代之一人也文敏書諸碑銘及赤壁千文等皆以秀媚勝而時有俗筆却無敗筆近俗故能不敗也然文敏

入門却從大王來晚年結構乃自成若此余家藏文敏尺牘一通其筆鋒完勁絕似官奴帖乃知此老源流所自後來紛紛摹本亦畫虎不成取大凡學古人書當觀真蹟方得其運筆之一二墨帖無爲也

國初能手多黏俗筆如詹孟舉宋仲溫沈民則劉廷美李昌祺之輩遞相模倣而氣格愈下自祝希哲王履吉二君出始存晉唐法度然祝勁而稍偏王媚而無骨文徵仲法度有餘神化不足

五雜俎

卷七

七

足張汝弼乃素師之重儻豐道生寔淳化之優孟文休承小禪縛律周公瑕稿木死灰其下瑣瑣益所不論矣今書名之振世者南則董太史玄宰北則邢太僕子愿其合作之筆往往前無古人

文徵仲得筆法於嶠子山而參以松雪亦時爲黃米二家書然皆非此公當行惟小楷正書卽山陰在世亦當虛高足一席

雲間莫廷韓有書才而無書學往往失於腴脫

濟南邢子愿有書學而無書才往往苦於纏累吳興臧晉叔一意臨摹而時苦生意之不足姑蘇王百穀專工取態而時覺位置之稍輕夫惟以古人之法度參以自己之手神華實相配筋骨適均庶乎升山陰之堂入未興之室矣

古篆之見於世者石鼓也非獨其筆畫之古雅規制之渾厚三代遺風宛然可挹或以字文周時作者妄無疑也三代所傳彝鼎篆刻或工或拙或真或贗皆不可知卽其筆法篆文或繁或

五雜俎

卷七

八

省從左從右不可摸擬所謂書同文者安在哉衡山祝融之碑非篆非籀非蟲非鳥而後人以意傳會強合成文雖曰禹蹟吾未敢信以爲然也夫結繩敝而文字興科斗殘而篆籀作篆隸微而真草盛含繁就簡世之變也必欲舍今而反古雖聖人不可得已

李斯小篆之作其古今升降之關乎嶧山之銘視泰山已不啻倍蓰矣漢時小篆僅聞蕭相國以秃筆題殿額覃思三月觀者如流何起刀筆

秦功曹上蔡本錄固有所歸矣自晉及唐數百年間惟李陽水一人以小篆顯五代以宋習者益寡鐫名印者但取裁漢篆位置得宜而止其於斯籀之學幾乎未有聞也隸書自中郎而下世不乏人然東京之筆古已蒼然降而宜官梁鵠駸駸開唐隸門戶矣唐蘇許公摩崖碑頗有東京筆意自宋而降專取態度漢隸絕響矣近代之八分皆金元之濫觴也

小篆篆之聖者也漢篆碑文不多見見於印數

五雜俎

卷一

九

者大都標置爲體而學問疎矣唐陳惟玉李陽水以篆顯者也嗣茲以降雖鐫石刻玉世不乏人而考古證今不無遺漏近代新安何震乃以篆刻擅名一時求者屢常滿非重而不可得震蓋精小篆者而時時爲漢篆亦以趨時好云爾然以小篆作印章勝漢篆十倍也

國初閩陳登者字思孝最精小篆凡周秦以來石刻殘缺無可考者皆能辨之未樂初入中書時待詔吳郡滕用章素負書名見其後進忽之

不爲禮一日對大衆辨難許氏說文詞說隨處登隨問條答如指諸掌考古證今百不失一用享愧服自是名大噪蓋世之精於字學者亦必工書惟登兼之以非世俗所尚故聲譽不布而俗書惡札如馬一龍李昌祺等反浪得名悲夫今之隸書皆八分也其源自受禪碑來而務工妍無古色矣文徵仲王百穀二君工八分者也新安詹泮沐嘉黃道元次之而皆未免俗所謂失之毫釐相去千里者不可不察也白門胡宗

五雜俎

卷七

十

而世罕有賞者大聲不入里耳悲夫今國家詔勅及宮殿扁額皆用筆法極端楷者書之謂之中書格但取其莊嚴典重耳其實俗惡不可耐也洪武初詹孟舉以此技鳴南京官殿有寺之署多出其手近代有姜立綱者法度嚴整過之一時聲稱藉甚然亦時俗之所賞胥史之模範耳自後官一殿中書者皆習姜體而不及愈其益目程邈作書以便賤隸謂之隸書

今中書字體謂之晉書可也

唐孟舉書雖俗而端重適逕蓋亦淵源於歐虞而稍變之非姜立綱可望也評孟舉書者謂兼歐虞顏柳之法而有冠冕佩玉之風然冠冕則有之矣法度未易言也真楷書者如文徵仲斯可矣

師宜官輩仲將大字逕丈小字寸許千言可謂兼才矣子敬望帝爲書觀者如堵惜其墨蹟今皆不傳蓋體勢過大既難收藏而扁額灑壁終

工華組 卷一

二

歸水火故不及行草之流傳久遠也宋時惟米南宮未晦翁署字今猶有存然皆作意取態標置成體雖非真正楷法而風韻適遠自然不俗趙集賢扁書一如真書妍媚有餘而筋骨盡喪矣近代吳中諸公率以八分題扁較之真書差易藏拙吾閩林布衣焯學松雪而稍勁鄭吏部善夫傲晦翁而自得張比部焯得法於米而參以己意其所題識至逾尋丈莫不極天然之趣他方之以書名者不及也

泰山有唐時摩崖碑至爲鉅麗而近人以林煒忠孝廉節四大字覆之論者動以罪煒余謂非煒罪也煒布衣窮死力言辦此蓋必當時監司有愛其書者下郡縣鑄之石而下吏凡俗急承風旨遂爲此殺風景之事耳太祖平建康急欲治街道有司遂盡取六朝時碑磨礱以應命俗人所爲往往如是而煒勳遭排擊亦不幸矣余游山中見後人磨古碑而鑄已字比比也歐陽通作書紙必緊薄堅滑者乃書之而米元

五雜組

卷一

三

章亦云紙欲研光始不留筆筆欲管小始易運用乃知求師不擇紙筆無不如意之難也然良工不示人以朴擇而用之差無遺憾近代書者柔筆多於剛筆柔則易運腕也偏鋒多於正鋒偏則易取態也然古今之不相及或政坐此

書名須藉人品人品既高則其餘技自因附以不板如虞褚顏柳皆以忠義節烈著聲于瞻晦窮書不甚入格而名蓋一代者以其人也不然

彼曹操許敬宗蔡京章惇皆工書者也而今安在哉

運筆之法在於入門之初各得其性之所近故鋒有偏正書有遲速至其優劣不在此唐晉書多用正鋒然如魯公蔡文及楊少師凝式書皆已用偏鋒矣趙文敏全用偏鋒近代祝希哲亦然然祝僅行草耳趙即楷書亦偏也何嘗以是減價耶草書欲其峭勁故當疾速楷書欲其法則故尚遲緩如驚蛇入草鴻飛獸駭之態

五雜俎

卷一

三

必非舒徐者可然而黃庭樂毅等作又豈可以潦草漫不經意者得之哉孫過庭曰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於遲終虧絕倫之妙可謂盡之矣余所見如莫廷韓黃白仲下筆如疾風捲葉頃刻滿紙藏晉叔書則極意遲緩然莫黃多有敗筆而晉叔苦無逸態亦坐是耳學者須從運入以速成而終復反於遲斯得之矣

臨古人書者須先得其大意自首至尾從容玩

味看其用筆之法從何起擲作何結綰體勢法度一一身處其地而彷彿如見之如此既久方可下筆下筆之時亦使勿求酷似且須洗瀾索與且合且離神遊意會人而習之得其大槩而加以潤色卽是傳神手矣余見人學聖教序者一點一畫必求肖合余笑臨字如人結胎一月至十月先具胚廓後傳形骸四支百骸一時畢具非今日具一目明日具一口也若必點點畫畫求之去愈遠矣此亦子瞻言畫竹之意惜人未有悟者

五雜俎

卷一

由

凡真蹟經一番摹勒便失數分神采摹倣既久幾弁其面目而失之至於石刻尤易失真真淳化以帝王之力聚極工巧題曰上石其實木也故其氣韻生動不失古人筆意爲古今墨跡之冠但其蒐羅未廣去取頗乖分別真偽不無混淆蓋王知微等識鑑分量原自止此而當時亦但據內府所藏急於成帙不聞有廣蒐博采之令行於幽遠也使以唐太宗宋高宗爲之君虞褚

米蔡佐之相與盡力拈極意討析去饒鼎之  
十三入名流之遺逸傍及稱流以至彤管扶名  
山石室之藏洩昭陵王<sup>聖</sup>之閱勒之貞珉以布  
海寓書學庶無遺憾乎噫未易言也

淳化一出天下翕然從風其後臨摹重疊不知  
幾千百種蓋墨刻之盛行從此始也然摹倣既  
久漸致亂真辨論紛紛遂成聚訟蓋不獨蘭亭  
黃庭爲然矣國朝帖本如東書堂寶賢齋等  
皆出宗<sup>舊</sup>既非法眼又無神手姜亦不振僅足

五雜俎

卷七

主

充棗脯耳文氏停雲館所刻宋元諸家皆非得  
意之筆蓋家藏有限目力易窮以一人而欲盡  
搜千古之秘安可得哉至於好事之家矯誣作  
僞者又種種也故書學之至今日亦一大厄也  
耳食多而真賞益不可得也

魏受禪碑梁鵠書而鍾繇鑄之李陽冰書自篆  
自刻故知鑄刻非粗工俗手可能也趙文敏爲  
人作碑必挾善鑄者與賃不肯落它人之手近  
時文長洲父子皆自摹勒上石或托門客溫恕

章簡甫爲之二人皆吳中名手也縱有名筆而  
不得妙工本來面目十無一存矣况欲得其神  
采哉余在吳興得姑蘇馬生取古帖雙鉤廓填  
上石而自鑄之毫釐不失筆意闕甫中有曾生  
次之

唐應用善書細字嘗於一錢上寫心經又於麻  
粒上書國泰民安四字此雖絕世之技然亦近  
於棘猴矣以余所見有便面上書西廂雜劇一  
部者余亦能之但目力勝人取不關書法也

五雜俎

卷七

六

古人有善書而名不傳於世者吳有張紘晉有  
劉瓛之南齊有蕭宣穎北魏有崔浩北齊有魏  
仲將宇文周有冀儼隋有僧敬脫唐有薛純陁  
高正臣呂向梁昇卿席豫諸人或由真蹟稀火  
久遂漫滅或因名過其實奕世無傳至於蕭何  
以功業掩曹操以英雄掩裴行儉以識量掩司  
馬承禎以高尚掩鄒氏以夫掩臨川晉陽公主  
以父掩世無得而稱焉亦可惜也而業未造就  
濫得虛名亦時有之故曰或籍甚不渝人亡業

顯或憑附增價身謝業衰焉乎自古已然何況今日

渤海高氏所書彌勒頌上比山陰則不足下視元和則有餘當與虞褚爭道而馳古今彤管此爲白眉矣帝王之書則梁武帝爲冠宋高宗次之唐太宗又次之其餘不足觀矣

漢光武一札十行皆親手細書唐太宗嘗手書勅以賜羣臣可見古人以手書爲禮卽萬衆猶然也故劉裕不善作書劉穆之勸其信筆作大

五雜俎

卷一

七

字以掩拙彼豈乏掌記侍史哉故王右軍上孝武書皆手筆精謹至唐猶然至有勅令自書謝狀勿拘真行者而詰勅王言皆用名人代書如顏平原柳誠懸之類傳爲世寶良亦不虛至宋而來假手者多迨夫今日則胥吏之蹟遍於天下而手書常行反目爲不敬各分稍等卽不敢用其它借名贗作十居其九墨跡碑鐫槩不足信書學安得而不廢哉

書力可千年畫力可五百年書之傳也以臨搨

屢臨搨而書之意盡失矣畫之傳也以裝潢屢裝潢而畫之神盡去矣書名之傳視畫稍易而畫跡之藏視書稍耐蓋世之學畫者功倍於書而世之重畫者價亦倍於書也

畫視書微不及者品稍下耳況唐宋以前畫手多工神佛士女鳥獸竹木之形徒以供玩弄樹屏障故其品尤自猥劣顧士端父子每被任使常懷羞恨劉岳與工匠雜處立本以畫師傳呼雖聲價重於一時而耻辱懷於終身矣自宋而

五雜俎

卷一

八

來雖尚平淡清遠之趣而吮筆和墨終未能脫工藝蹊徑也

唐初雖有山水然尚精工如李思訓王摩詰之筆皆細入毫芒至王洽始爲潑墨項容始尚枯硬逮夫荆浩開全一變爲平淡高遠之致遂令寫生闢巧諸名手索然減價至宋董源李成郭熙范寬輩出天真橫逸上無古人矣然其結構精密位置適均濃淡遠近無不合宜固非草率造次所可辦也自米元章學王洽而不得其神

倪元鎮用枯筆而都無色澤於左藏拙取捷之輩轉相摹倣自謂畫意不復求精工矣此亦繪事升降之會也

宋畫如董源巨然全宗唐人法度李伯時學摩詰以工巧勝自是唐宋本色而傍及人物鞍馬佛像翎毛故名獨震一時接其武者唯趙松雪然松雪間出獨綑而龍眠一意摹倣趣舍稍異耳

古人言畫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

五雜俎

卷一

九

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此數者何嘗一語道得畫中三昧不過爲繪人物花鳥者道耳若以古人之法而槩施於今何啻枘鑿

顧愔之天女維摩圖一身長至一尺有五時猶謂之小身維摩不知大者何似今人畫若作此當置之何地列女圖人物三寸許詎以爲極細若在今猶爲極粗也吳道子黃筌皆畫鍾馗捉鬼圖近代如戴文進乃不肯爲方伯作神茶

壘夫使之畫者非矣要之畫亦未爲不可也

小人物山水自李思訓父子始盈尺之內雲樹雜沓樓觀延袤人物車馬以千百計鬚髮面目歷歷可辨其後五代有王振鵬不用金碧而精巧過之宋元李龍眠劉松年錢舜舉近代尤子求仇實父互倣爲長卷而浸失玄妙矣

余所藏有李思訓金碧山水王孫雲避暑圖李龍眠山莊圖及元人水碓圖皆細入毫芒巧思神手非近代諸君所能彷彿也聞劉松年有仇

五雜俎

卷一

三

書圖畫塾師外出而衆稚子戲劇之狀備盡形態仇實父臨之至一童子手竹竿黏蛛絲蛛且上且止恍如生動不覺爲之闕筆固知名手自有不可及處惟深於箇中始知之也

唐畫所見甚少如王維李昭道周昉不過數軸耳宋畫之可辨者其氣韻不同墨法皴法亦各自擅長非近代優孟手可到也好事之家止於絹素爲辨非知畫者

宋畫史云世人見馬郎命爲曹韓輩見牛郎



命爲韓虎戴高甚可笑今人見鷹隼鵝鵝卽命爲宣和見馬卽命爲子昂見模糊雲樹卽命爲米元章不特此也所翁之龍林良呂紀之翎毛夏果之竹蓋愈趨而愈下矣

元時有任月山善畫馬錢舜舉善人物雪窓和尚善畫蘭至於大癡黃鶴之山水皆與文敏不上下而文敏弘遠矣

國初名手推戴文進然氣格卑下已甚其它作者如吳小山蔣子誠之輩又不及戴故名重一時至沈啓南出而戴畫廢矣啓南遠師荆浩近

五雜俎

卷七

主

學董源而運用之妙真奪天趣至其臨倣古人之作千變萬化不露蹊徑信近代之神手也文徵仲遠學郭廕近學松雪而得意之筆往往以工緻勝至其氣韻神采獨步一時幾有出藍之譽矣唐子畏雅稱逸品終非當家雲間侯道子莫延韓步趨大癡色相未化顧仲方舍人上宰太史源流皆出於此然爲董源郭熙則難爲大癡較易故近日畫家衣鉢遂落華亭矣

近日名家如雲間董玄宰金陵吳文中其得意之筆前無古人董好摹唐宋名筆其用意處在位置設色自謂得昔人三昧吳運思造亦足玄妙旁及人物佛像遠卽不敢望道子近亦足力敵松雪傳之後代價當重連城矣吳名彬甫人寓金陵

五雜俎

卷二

三

仇實父雖以人物得名然其意趣雅淡不專靡麗工巧如世所傳漢宮春非其質也至尤子求始學劉松年錢舜舉而精妙殊不及迨近日吳文中始從顧陸探討得來百年壇富屬此生矣

今人畫以意趣爲宗不甚畫故事及人物至花鳥翎毛則輒卑視之至於神佛像及地獄變相等圖則百無一矣要亦取其省而不費目力若寫生等畫不得不精工也

宦官婦女每見人畫輒問甚麼故事談者往往笑之不知自唐以前名畫未有無故事者蓋有故事便須立意結構事事考訂人物衣冠制度

宮室規模大略城郭山川形勢向背皆自得草  
草下筆非若今人任意師心鹵莽滅裂動輒托  
之寓意而止也余觀張繇僧虔子虔閻立本輩  
皆畫神佛變相星曜真形至如布勒寶建德安  
祿山有何足畫而皆寫其故實其它如懿宗射  
免責妃上馬後主幸晉陽華清宮避暑不一而  
足上之則神農播種堯民擊壤老子度關宣尼  
十哲下之則商山採芝二疏祖道元達鏤諫葛  
洪移居如此題目今人却不肯畫而古人爲之  
轉相沿倣蓋由所重在此習以成風要亦相傳  
法度易於循習耳

五雜俎

卷七

三

江南顧闳中有韓熙載夜宴圖是時韓在中書  
廣蓄聲伎日事遊宴名聞中外後主聞之欲窺  
其燭燭會祖觥籌交錯之態度不可得乃命閤  
中夜至其第窺竊之目識心存翌日圖繪以獻  
廣布中外此與宋高宗畫吳益王冷泉濯足事  
相類雖君臣之眷形骸無間然近於姪甥非所  
以訓也今後世所傳石崇金谷屏障蓋本於此

然粗俚無復髣髴矣

王拙周贍以唐臣子而畫貴妃出浴明皇闔雞  
祈禱等圖不一而足可謂無禮於其君矣而世  
猶然賞之至於韓晉公與李贊皇同時而行輩  
皆高於衆友爲德裕見客圖可見當時好事有  
一傳奇必形之歌咏寫之圖畫上人不禁也至  
宋而此風絕矣

張僧繇畫龍點睛便飛去曹弗興龍至宋明帝  
時累月早暵祈禱無應以弗興畫置水傍應時  
雨雨繪事既精神物憑焉乃知韓幹畫馬鬼使

五雜俎

卷七

四

乘之不足異也然龍之形狀非目力可以細察  
視之牛馬難易逕庭故有二停九似蜿蜒升降  
之異加以海潮風浪之勢如斯而已不知古人  
何以傳授而致精絕若是至宋四明僧傳古者  
獨專是技名震一時其躍波吟霧穿石戲珠湧  
水出洞諸態種種備具當時以爲絕筆元宋及  
國初則長樂所翁爲世珍重自是以後無復有  
傳之者蓋亦史所謂得其分數而失其玄妙者

藥

宋徽宗工畫花鳥故宣和殿所藏畫卷父子畫至六百七十餘幅後熙寧至二百四十餘幅蓋江南之亡所藏盡歸天府矣但惜其所好止此故品劣而氣下昔李伯時好畫馬有道人戒以末生當墮馬腹中乃改畫佛像當時長嶽所蓄珍禽異獸動以萬計深秋中夜淒楚之聲四徹而几案間所愛翫臨摹者又復如是安知將來不墮畜生道中耶

五雜俎

卷七

註

牛馬龍虎之屬畫之固亦俊逸可喜至羅隱之子塞翁者專畫羊張及之趙永年專畫犬李霽之何尊師專畫貓滕王元嬰專畫蜂蝶郭元方專畫草蟲彼顧有所獨會耶抑幽人高尚之致托於是以寓意耶而名亦因之以顯故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孔子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有博奕猶賢乎已苟能專工一藝足以自見亦愈於沒世而名不稱者矣

余見周昉李龍眠及近代仇真又諸美人圖皆

襖髮豐肌衣粧稠疊一種風神媚態略無彷彿昔人謂周昉貴遊子弟多具貴而美者故以豐厚爲體又關中婦女纖弱者少此語固未必然但當時好尚如此韓幹畫馬畫肉不畫骨豈亦所見異耶近日姑蘇有張文元者最工美人其綽約明媚令人神魂飛越俗筆中之神手也而名不出里閭悲夫

五雜俎

卷二

三

米氏畫史所言賞鑒好事一家可謂切中世人之病其爲賞鑒家者必其篤好過閱記錄又復心得或自能畫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貴及元非酷好意作標韻至假耳目於人或置錦囊玉軸以爲珍秘開之令人笑倒此之謂好事家余謂今之統棒子象求好事而亦不可得彼其金銀堆積無復用處聞世間有一種書畫亦漫收買刻之架上掛之壁間物一入手更不展看堆放櫥簾任其朽蠹如此者十人而九求其錦囊玉軸又安可得余行天下見富貴名家子亦皆有聲稱者亦止僅足當好事而已未敢遽

以賞鑒許之也

今世書畫有七厄焉高價厚值人不能售多歸權貴真贗錯陳一厄也豪門籍沒盡入天庠蟬蠹漸盡求辭人間二厄也噉名俗子好事估客揮金爭買無復涇渭三厄也射利大駟貴賤懋遷纔有贏息卽轉俗手四厄也富貴之家朱門空鎖楊荀凝塵脉望果腹五厄也膏粱統袴目不識下水火盜賊恬然不問六厄也拙工裝演面目損失奸偽臨摹混淆聚訟七厄也至於

五雜俎

卷七

三七

國破家亡兵燹變故之厄又不與焉每讀易安居士金石錄反覆再三輒爲嘆息流涕彼其夫婦同心賞鑒而贊力雄贍足以得之可謂奇遇矣而終不能保其所有况他人乎

觀宣和畫譜及米氏畫史所載可見宋時內府所藏山水何寥寥也豈其所重者尚在人物宮室花木蟲魚間耶道釋自顧愷之始人物自曹弗興始鳥獸自史道碩始信爲絕代奇寶矣而山水僅始於李思訓且以宋而置唐畫似非難

得者而僅止十人耳則宜和好尚之偏也觀其

論曰山水之於畫市之康衢世目未必售也其然豈其然乎米老所言晉及唐初畫亦皆神佛故事卽闡立本王摩詰似亦未的見真本也以此觀之則如近代嘉禾項氏所藏蓋古今無與匹耳

項氏所藏如顧愷之女箴圖閻立本虜風圖王摩詰江山圖皆絕世無價之寶至李思訓以下小幅不知其數觀者累月不能盡也其亡墨跡

五雜俎

卷一

天

及古彝鼎尤多其人累世富厚不惜重貲以購故江南故家寶藏皆入其手至其纖嗇鄙吝世間所無且家中廣收書畫而外逐刀錐之利牙籤會計日夜不得休息若兩截人然尤可怪也近來亦聞頗散失矣

畫視書稍難而人之習書亦多於畫名公鉅卿作字稍不俗惡書名亦藉以傳矣今觀宋諸公書如王臨川司馬涑水蘇樂城等皆非善書者也而世猶然傳賞之至於畫則非一二筆可入

亦非全不知者可以塗抹而成也雖難易過別而道藝亦判矣

自晉唐及宋元善書畫者往往出於搢紳士大夫而山林隱逸之踪百不得一此其故有不可曉者豈技藝亦附青雲以顯耶抑名譽或因富貴而彰耶抑或貧賤隱約寡交罕援老死牖下雖有絕世之技而人不及知耶然則富貴不如貧賤徒虛語耳蓋至國朝而布衣處士以書畫顯名者不絕蓋由富貴者薄文翰爲不急之務溺情仕進不復留心故令山林之士得擅其美是亦可以觀世變也噫

五雜俎

卷一

三元

藏書與藏字一也然字帖頗便收拾堆置案頭隨意翻閱問卽學臨數過倦則疊之自賞自證力不勞而心不厭畫卽不然卷子展看一迴卽妨點污卷摺不謹又虞皺裂壁上大幅尤費目力藏則有靈蟬之慮挂則有黴濕之憂卷舒經手則不耐其勞付諸奴僕則易至損壞有識之士必不以彼易此米南宮嘗以十幅古畫易一

古帖米於一事皆留心者軒輊若此其見卓矣然古畫易得古帖難求更難辨也

畫雪中之芭蕉也飛鴈之展足也鬪牛之豎尾也子路之木劍二疎之芒屨昭君之帷帽也雖經識者指摘而畫品殊不在此國朝戴文進畫秋江獨釣圖一人朱衣把竿宜廟嘆其上欲召見之有譏之者曰朱衣朝祭之服也可用之漁獵乎遂寢其命夫世好奇之士豈無朱衣垂釣者然以艷麗之服施之川澤亦終覺殺風景耳宜乎譏言之得行也

五雜俎

卷一

三

米元章與富鄭公塔范大珪同遊相國寺以七白金買得王維雪圖因無僕從借范人持之行遊良久范主僕俱不見翌日遣人往取云已送西京裱背矣米無如之何因以贈之余謂此老平日好攘人物見蔡魯公王右軍書則叫呼欲投水挾而得之爲天子書千文則并禁中端硯而袖出今日遇范亦出乎爾反乎爾者也可爲絕倒

五代陳升王李贊筆善畫多寫貴人酋長戈矛甲冑之形爲世崇尚可見戎狄之中亦有文雅不羣者今西北諸狄識字者蓋少無論書畫已高麗日本畫皆精絕不類中國余從番舶購得倭畫數幅多畫人物形狀醜怪如夜叉然長短大小不一亦不知其何名也畫無皴法但以筆細畫縈迴環繞細如毫髮四周皆番字不可識又有春意便面一摺其衣冠制度甚爲殊詭設色亦不類中國也

五雜組

卷七

三

古人善畫者必能寫真蓋時尚畫人物故也國初猶然相傳戴文進至金陵行李爲一傭肩去杳不可識乃從酒家借紙筆圖其狀貌集衆傭示之衆曰是某人也隨至其家得行李焉今畫者以寫真爲別技矣吾聞莆田史氏以傳神名海內其形神笑語逼真令人奇駭但不過俗子之筆耳少陵所謂坎軻風塵裏屢覩尋常行路人者政此輩也近來曾生鯨者亦莆田人而下筆稍不俗其寫真大一尺許小至數寸無不酷

肖模技以遊四方累致千金云

閩人尚有刻木爲小像者召之至草草審視不移時卽去殊不見其審度經營也越一日而像成大小惟命色澤姿態毫髮不爽置之座右宛如如生此亦可謂絕技也已

戴文進不肯爲方伯作門神方伯怒囊以三木石伯黃公澤閩人也見而問其故笑而解釋之戴德黃甚臨行送畫四幅乃其生平最得意之筆今黃之子孫尚留傳其一云技之厄於不知

五雜組

卷二

三

已而伸於知己如此姑蘇沈啓南亦爲太守召作屏風不應大怒欲辱之及人觀謁太宰吳原博首問石田先生安否出問從者始大驚歸而謝罪文徵仲在史館同時諸翰林相謂奈何以畫匠辱我木天徵仲聞卽日拂衣歸三事皆相類宜乎闢立本有廝役之恨也

今趙州有果道士畫水墨刻其波濤洶湧翻瀾駭沫細觀目爲之眩不知真蹟當何如也

人之技巧至於畫而極可謂奪天地之工洩造

化之秘少陵所謂真宰上訴天應泣者當不虛也然古人之畫細入毫髮飛走之態罔不窮極故能通靈入聖役使鬼神今之畫者動曰取態堆墨劈斧僅得崖略謂之遊戲于墨則可耳必欲詣境造極非師古不得也

凡百技藝書上矣十筆次之基損閒心畫爲人役其心術數致遠恐泥苟精其理皆足成名而高下之閒判然千里余少也賤罔不涉獵而究竟無成皆同襪線今已一切勅斷惟柔翰宿業五雜組 卷七

尚未能驅除耳

人之嗜好故自迥異如謝康樂好遊涉山水李衛公喜未聞見新書此自天性不足爲病在軍好蓄鵝子敬好作驢鳴崔安潛好看鬪牛米元章好石近於僻矣而未害也王思微好潔陳伯微好忌諱宋明帝好鬼以之處世人覺妨碍至於海上之逐臭蔡人之嗜足統也甚矣

口有同嗜常語也然宋王嗜昌歆曾嗜羊棗

脂則嗜葵宋明帝嗜蜜浸龜酥崔鉉嗜新捻頭

魏徵嗜醋片辛紹先嗜羊肝顧翔母喜食雞胡飯已爲不得其正至劉邕之嗜燈加鮮于叔明之嗜臭蟲張懷肅之嗜服人精權長孺之嗜爪甲國朝趙輝之嗜女人月水劉俊之嗜蚯蚓殆不可以人理論者

古人嗜酒以斗爲飢十斗一石量之極也故善飲若淳于髡盧植蔡邕張華周顗之輩未有逾一石者獨漢于定國飲至數石不亂此是古今第一高陽矣宋時如寇萊公石曼卿劉潛杜默皆以飲稱雄者其量恐亦不下古人也近代酒

五雜組

卷七

三四

人不知視昔云何但縉紳之中能默飲百盃以上不動聲色者卽足以稱豪矣以耳目所睹記若曾學士蔡馮司成衍胡總制宗憲汪司馬道昆皆自負無對者而其它猥瑣不論也曾學士至鑄銅與身等視其所飲內之至銅人溢出而尚未醉馮司成放春棧每進士陪一杯遂訖三百杯興未盡復於中擇善飲者五人與立酬酢又百餘爵五人皆踉蹌不勝而馮無恙也胡在

浙中迎鄉榜亦然。崔司馬每飲大小尊罍，隙以盡一几爲率。暇之至，盡賂無餘。歷亦裴弘泰之匹矣。然注嘗言善飲者必自愛其量。母兄入初卽席，便大吸者，輒笑之，亦可謂名言也。

廉將軍老矣，然一飯斗米，肉十斤，少壯之時不知云何壯士。猛將想皆爾爾，樊噲生彘肩可啖，何論飯矣。符秦乞活，夏默等啖肉三十餘斤，其人長至二丈，自不可以常理論也。張齊賢候吏置一大桶屏後，伺公飲飯，如數投之桶，溢而食。未已，趙溫叔與兵馬監押對食，猪羊肉各五斤，蒸糊五十事，此亦何遜廉將軍乎？近代搢紳中如啖猪首一枚，招胡餅高至一筋者，往往見之，不能盡書，其人亦不足書也。

亦有因疾而善啖者。余里中有人噉豚膏至半體，鄉里社日時爲所黷，一日衆共執之，縛庭柱上，不得食久之，覺喉中有物，一蝦蟆躍出，衆擊殺之。自此不復能食矣。此與唐佐史食鱸至數千斤者相類。近聞太原有嗜酒者亦然，乃知嗜

好之偏而酷者皆疾也。

人有嗜睡者，邊孝先杜牧韓昌黎夏侯隱陳搏王荆公李巖老皆有此癖。近時張東海有睡丞記言一華亭丞謁鄉紳，見其未出座上，鼾睡頃之，主人至見客睡，不忍驚，對坐亦睡。俄而丞醒見主人熟睡，則又睡。主人醒見客尚睡，則又睡及丞再醒，暮矣。主人竟未覺丞潛出。主人醒不見客亦入戶，世有此可笑事。陸放翁詩云：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

覺，一半西窓無夕陽。此詩殆爲此丞發耶。

宋明帝好忌諱，文書上有凶敗喪亡等字悉避之。後宋脩壁使文士撰祝設太牢祭土神，江謐言及白門，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後梁蕭參，惡人髮白。漢汝南陳伯敬終身不言死，與妻交合必擇日時，遣媵御將命往，復數四人之蔽惑可笑。有如此者。

以余所見，搢紳中有惡鴉鳴者，日課吏卒左右設弩挾彈，如防敵然。值大雪卽不出惡其白也。



官文書一切史字丁字孝字老字皆禁不得用  
又閩中一先輩尤甚與家人言無必曰有死必  
曰生身死之日寸帛尺素皆無所有幾有小白  
之泚至今鄉曲以爲話柄然轉相倣倣者不無  
其人也

人有好貨財者坐卧起居言動食息無所往而  
不與阿堵俱也一日病且死強起閱庫藏白鏹  
如山拊摩不忍舍去謂其子曰幸內十大鏹棺  
中親我懷抱或曰以金入木不利且啓發塚之  
端不如以楮代之可也其人凝泪太息不能言  
而逝噫斯人何愚也生積巨萬而死不能將去  
鏹鉢故人之所好必求死之日得將去者則幾  
矣

范雲欲預冊命祈醫速瘳不顧二年後之死也  
死生亦大矣而人之所好有甚於生者荀奉倩  
之死色也劉伶之死酒也嵇崇之死財也梁冀  
韓侂胄之死權也皆知之而不能自克者也仕  
宦不止生行死歸亦其次也

金陵人有拾鈔於道者歸而視之荷葉也棄之  
門外逡巡一荷擔者俛而拾焉故鈔也一鈔何  
足言乃不可妄得若此貪得者亦何爲哉

五雜組卷之七 終

五經組卷之八

陳留謝肇淛著

人部四

士人之好名利與婦人女子之好鬼神皆其天性使然不誅自冠故婦人而知好名者女丈夫也士人而信鬼神者無丈夫氣者也

木蘭爲男栢出戍遠征而人不知也可謂難矣祝英臺同學二年黃崇嘏遂官司戶事遲位至議曹詹氏衡兼祭酒張譽之婦授官至御史大

五雜俎

卷八

夫七十之年復嫁生二子亦亘代之異人也

國朝蜀韓氏女遭明玉珍之亂易男子服飾從征雲南七年人無知者後遇其叔始攜以歸又金勝黃善聰十二失母父以販香爲業恐其無依詭爲男裝攜之廬鳳間數年父死善聰變姓名爲張勝仍習其業有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與爲火伴同卧起二年不知其爲女也後歸見其姊妹詎之善聰以死自矢呼溫驗之果然乃返女服英聞大駭怏怏如有所失託人致聘

焉女不從鄰里交勸遂成夫婦此二事焦氏筆乘所載前事甚似木蘭後事甚似祝英臺又有劉方兄弟小說未詳其世當續考之

女子詐爲男傳記則有之矣男人詐爲女未之見也國朝成化間太原府石州人桑柳自少纏足習女工作寡婦樵遊行平陽真定順德濟南等四十五州縣凡人家有好女子卽以教女工爲名密處誘戲與之姦淫有不從者卽以迷藥噴其身念呪語使不得動如是數夕輒移他

五雜俎

卷八

處故久而不敗聞男子聲輒奔避如是十餘年

姦室女以數百後至晉州有趙文舉者酷好寡婦聞而悅之詐以妻爲其妹延入共宿中夜啓門就之大呼不從趙扼其吭褫其衣乃一男子也擒之送官吐實且云其師谷才山西山陰人也素爲此術今死矣其同黨尚有任茂張端王大喜任助等十餘人獄具磔於市

異聞錄載婦人呼夫兄爲伯於書無所載而引爾雅所稱兄公代之然兄公二字亦甚詭恠合

謂婦人稱謂多從子夫第既可稱叔夫姊妹  
可稱姑則夫兄稱伯又何疑哉但伯者男子之  
美稱古人婦稱夫多用之伯也執爨是也

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爾雅曰兩婿相  
並爲亞詩瑣瑣姻婭是也嚴助傳呼友婿宋時  
人謂之連袂又呼連襦閩人謂之同門俊爾雅  
注云江東人呼同門爲僚婿則此二字亦古

無鹽鍾離春不售女也而卒霸齊國黃承彥之  
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許允之婦奇醜而才

五雜組

卷八

三

智明決乃知以色舉者末也

鍾離春三十無所容而宣王納以爲后宿瘤之  
女狀貌駭宮中而閔王以爲聖女孤逐之女以  
醜狀闕二逐於鄉五逐於里而襄王悅之何齊  
之君世有登徒子之癖也可發一笑

美婦人多矣然或流離顛沛或匹偶非類果紅  
顏之薄命耶抑造物之見妬也妹喜夏姬之倫  
無論已西子失身吳宮王嬙蕪絕異域昭陽姊  
妹終爲禍水虢國兄弟尺組絕命不如意者不

可勝數惟文君之於長卿綠珠之事李倫可謂  
才色俱侔天作之合矣而一以琴心點玉於初  
年一以行露碎璧於末路令千古之下扼腕隕  
涕欲問天而無從也

男色之興自伊訓有比頑童之戒則知上古已  
然矣安陵龍陽見於傳聞佞幸之篇史不絕書  
至晉而大盛世說之所稱迷強半以容貌舉止  
定衡鑑矣史謂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  
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海內倣倣至於夫婦離

五雜組

卷八

四

絕動生怨曠沈約懺悔文謂淇水上宮誠云無  
幾分挑斷袖亦足稱多吁可怪也宋人道學此  
風似少衰止今復稍雄張矣大率東南人較西  
北爲甚也

今天下言男色者動以閩廣爲口實然從吳越  
至燕雲未有不知此好者也陶穀清異錄言京  
師男子舉體自售逆送恬然則知此風唐宋已  
有之矣今京師有小唱專供狎紳酒席蓋官伎  
既禁不得不用之耳其初皆浙之儂婦人近日

則半屬臨清矣故有南北小唱之分然隨羣隊鮮有佳者間一有之則風流諸指紳莫不盡力邀致舉國若狂矣此亦大可笑事也外之仕者設有門子以侍左右亦所以代便辟也而官多惑之往往形之白簡至於媚麗儇巧則西北非東南敵矣

衣冠格於文罔龍陽之禁寬於狹邪士庶困於阿堵斷袖之費殺於纏頭河東之吼每末減於敝軒桑中之遇亦難諧於倚玉此男寵之所以日盛也

五雜俎

卷八

五

叙女寵者至漢事秘辛極矣叙男寵者至陳子高傳極矣秘辛所謂附不留手火齊欲吐等語常與流丹淡藉競爽而文采過之子高傳如吳孟子鐵纏稍等皆有見解而粉陣饒孫吳一語便是千古名通此等文字今人不詠作也

鄧通之遇文帝臣不敵君也董賢之遇哀帝君不敵臣也彌子瑕之遇衛靈公陳子高之遇陳武帝君臣敵也而皆以凶終夫男色天猶妬之

况婦人乎

古者婦節似不甚重故其言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辰嬴以國君之女朝事其兄夕事其兄鴉奔狐綏之行見於大邦之主而恬不爲恥也聖人制禮本乎人情婦之事夫視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原自有間即今國家律令嚴於不孝不忠而婦再適者無禁焉淫者罪止於杖而已豈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於士君子而薄責於婦人女子也

五雜俎

卷八

六

古者輕出其妻故夫婦之恩薄而從一之節微今者非大故及舅姑之命陳於官不得出其妻則再醮者雖禁之可也定之以年亦可也父一而已人盡夫也此語雖得罪於名教亦格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來不可移易者也委禽從人原無定主不但夫擇婦婦亦擇夫矣謂之人盡夫亦可也

京師婦人有五不善饒也懶也刁也淫也拙也余見四方遊宦取京師女爲妾者皆罄資斧以

俱口腹敵精神以遂其欲及歸故里則微澤  
離父母兄弟孳然貴就求其勤儉幹家千百中  
不能得一二也

維揚居天地之中川澤秀媚故女子多美麗而  
性情溫柔舉止婉慧所謂澤氣多女亦其靈淑  
之氣所鍾諸方不能敵也然揚人習以此爲奇  
貨市販各處童女加意裝束教以書算琴棋之  
屬以徵厚直謂之瘦馬然習與性成與親生者  
亦無別矣古稱燕趙多佳人今殊不爾燕無論

元雅紀 卷八

已山右雖纖白足小無柰其犢性何大同婦女  
姝麗而多戀土重遷蓋猶然京師之習也此外  
則清源金陵姑蘇臨安荊州及吾閩之建陽興  
化皆擅國色之鄉而瑕瑜不掩要在人之所遇  
而已

美姝世不一遇而妬婦比屋可封此亦君子少  
小人多之數也然江南則新安爲甚閩則浦城  
爲甚蓋戶而習之矣

猶歸相守似是宿冤世有勇足以馭三軍而威

不行於房閨智足以周六合而術不運於紅粉  
俛首低眉甘爲之下或含憤如歎莫可誰何此  
非人生之一大不幸哉

人有爲妬婦解嘲者曰士君子情欲無節得一  
嚴婦約束之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故諺有曰  
到老方知妬婦功坐客不能難也余笑謂之曰  
君知人之愛六畜者乎日則哺之夜則防護欄  
欄惟恐豺狸盜而噉之此豈真愛其命哉欲充  
已口腹耳爲畜者但知人之愛已而不知人之

元雅紀 卷八

自爲也妬婦得無似之乎衆乃大笑

懼內者有二貧賤相守艱難備嘗一見天日不  
復相制一也枕席恩深山河盟重轉愛成畏積  
爲成迷二也齊大非偶阿堵生威太阿倒持令  
非已出三也婦人欲干男子之政必先收其利  
權利權一入其手則威福自由僕婢帖服男子  
一動一靜彼必知之大勢既成即欲反之不可  
得已

愚不肖之畏婦沐於威也賢智之畏婦溺於愛

也貧賤之畏婦仰餘沫以自給也富貴之畏婦  
憚勃谿而苟安也醜婦之見畏操家秉也少婦  
之見畏感牀第也有子而畏勢之所挾也無子  
而畏威之所劫也八者之外而能挺然中立者  
意亦難矣

夫子謂女子小人爲難養書稱紂用婦言詩稱  
哲婦傾城凡婦人女子之性無一佳者妬也恹  
也拗也嬾也拙也愚也酷也易怒也多疑也輕  
信也瑣屑也忌諱也好鬼也弱愛也而其中妬  
爲最甚故婦人一不妬足以掩百拙古今妬婦  
充棟不勝書也今略記於左

后妃之妬者則若呂氏之人彘趙家姊妹之啄  
皇孫晉胡芳之將種賈氏之弑姑殺子梁紇氏  
之死爲巨蟒隋獨孤后之選宮人惟擇肥大唐  
武曌之奪嫡篡位韋庶人之襲武風軌床李后  
之因齋殺嬪又若楚鄭袖教新人之掩鼻春申  
君之妾傷身以視君袁紹之妻殭屍未殯五妾  
辨官閭王延翰之妻縛練盡赤木掌燭人身蓋

九

雷令稍快人意縉紳則若叔向之母遺戒龍蟠  
敬通之妻親操井臼袁術之婦絞妾懸梁竇允  
之妻甘兒絕乳弱翁允窘於廣漢龐參見按於  
祝良王丞相九錫之朝謝太傅關雎之諷桓宣  
武膽落老奴車武子震起絳衣李相福一事無  
成而虛咽兒溺任瓌妻拜賜藥酒而立飲不疑  
劉孝標家道輒輒自比敬通裴談甘心崇奉壁  
之魔母宜城公主刎耳割鼻房孺復妻刻眉灼  
眼柳氏截古斷指祖約身被刑戮榮彥遠面有

五雜組

卷八

傷浪金媚孌文解名姬蘇若蘭捶辱舞伎魚玄  
機以疑殺姬蕭鏗女以妬受譴玄齡夫人奉勅  
慷慨不辭飲馳杜業之妻雪涕申言恐誤任使  
崔鉉之見侮家僮楊文公之取嘲回畏陳龍丘  
獅子一吼在杖落地諸葛元直見捉跼跼面無  
人色沈存中常被夏楚血肉狼籍威福倒置於  
是極矣又其猥者京邑之婦繩繫夫脚陳覺之  
妻事婢若姑鐵臼嚴霜之歌衡陽三女之厄仲  
端忍饑於香團康凝貽嗤於黑鳳慎其臙脂之

處義方黑心之符以功封者哭其貴而見忘算  
本利者恐其多而娶妾荀婦庾氏無孀之人不  
得入門武歷陽女桃花艷麗橫被摧折劉休之  
妻親實帝笑恬不知改扈載燃香滴水令嚴五  
申李太壯緒鬢安燦體如枯木廉恥道喪又可  
怪哉夫人之難割者愛也武氏欲傾王后則忍  
於殺已女胡倖見夫狎妓支解所生之兒人之  
所愛者生也段氏因夫誦洛神賦而卽夜自沈  
范寺丞妻見夫衾有妓鞋而闔門自縊其子之

五雜俎

卷八

上

不愛而又何愛於人子其身之不惜而又何惜  
於人哉至於介推之妹廟前清泉千尺婦人靚  
粧必致雷雨吳興桑乞之妻死而因夫再娶白  
日現形操刀割勢蜀功臣家富聲俠妻在不敢  
屬目妻死之後方欲召幸大聲霹靂起於牀簾  
驚怖得病竟殞其軀鄭尉李寒納姬楚賈死而  
別婚見其投藥浴中筋骨皆散華亭衛寬夫妻  
死再娶形見堂中生子爲崇竟致不育如此等  
人何不捉入無間地獄而使之爲厲耶或曰十

殿閣君恐亦畏婦余笑謂宋紹興間姑蘇龍王  
壁爲其夫人妬虐致死天帝行刑大風驚潮  
數百里夫幽明一理也陰間豈無懼內之鬼神  
哉書之以發一笑

貴婦多妬妬婦多壽同生同死有若宿冤太平  
廣記載臻副將石某苦妻之妬募刺客殺之十  
指俱傷卒不能害如此數四竟與偕老故治妬  
者輕則當如宋明帝之於劉休妻決杖二十賜  
妾別處重則我太祖之於常遇春妻趙醢其

五雜俎

卷八

上

肉以賜羣臣彼倉庚之羹不可多得安能人人

而飲之哉一云太祖所殺是中山王徐達夫人

使天之於妬婦皆如王延翰之妻也然亦不勝  
其雷矣使君之於妬婦皆如常開平之妻也然  
而不勝其醢矣使佛之於妬婦皆如梁武帝之  
郗氏也然而不勝其戮矣使巫之於妬婦皆如  
牽羊之壻也然亦不勝其祭矣惟有高陽桂昌  
之妻截婢指而已指落截婢舌而已舌爛庶幾  
有懼乎

宋時妬婦差少由其道學家法謹嚴所致至

國朝則不勝書矣其猥瑣者無論吾獨嘆王文

成伯安內談性命外樹動猷威大將軍元敬南

平北討威震夷夏汪少司馬伯玉錦心繡口旗

鼓中原而令不行於閭內膽常落於女戎甘心

以百鍊之剛化作繞指也亦可惟矣昔人云禽

之制在氣然則婦之制夫固有出於勇力之外

者矣措大庸人比屋可封不足責也

汪伯玉先生夫人繼娶也蔣姓性好潔每先生

入寢室必親視其沐浴令老嫗以湯從首澆之

畢事卽出翌日客至門先生則以晞髮辭人咸

知夜有內召矣侍先生左右者男皆四十以上

嫗皆六十以上其它不得見也先生所以嚴事

之亦至矣然少不當意輒責令蒲伏盛夏則置

蚊蚋叢中隆寒則露處以爲常先生每一聞夫

人傳教汗未嘗不灑漸也先生有長子稍不慧

培於吳數載矣一日被酒戲言欲娶女婦怒甚

同其寐也手刃其髮踰月而死先生令切責婦

幽之暗室又數月迺自雉余以戊戌歲至新安

時蔣夫人猶在也

戚元敬原不畏婦後因出師以軍法斬其子自

是大人怨恨誓不爲置媵戚無如之何乃蓄之

它室十餘年上二子矣一日謀稍泄夫人大恚

欲得而甘心焉戚許以翌日時夫人有弟在幕

戚召語之曰亟以三策語若姊子母俱全上策

也出其母而內子次策也若必欲殺吾子吾當

帥死士入室先斬而姊次斬若次滅而宗而後

某官爵而逃耳吾轅門以三通鼓爲節立俟報

命弟人膝行涕泣爲姊言之一不可次又不可

門外鼓而譟弟大哭曰姊死不足計獨不念滅

門耶迺報可令二妾入各夾數十杖撫其下而

泣留之室卽日出其妾妾歸家俱守志不嫁越

數年夫人卒二妾復歸公時咸謂戚將軍能處

變也

汪氏姊妹五人皆妬惡人稱五虎有宅素凶人

不敢處五虎聞之笑曰安有是人夜持刀獨處

五雜俎

卷八

主

五雜俎

卷八

西



中堂至日帖然不聞鬼魅夫妬婦鬼物猶畏之而況於人乎

美婦則有仍之髮光可以鑒昌容之仙隔窻見骨條塗之二赤鳥之二妹喜遷夏姬已傾殷褒妙覆周麗姬傾晉孔父之室美而稱艷巫臣之姬雞皮三少南威入晉三日不朝夷光歸吳蘇臺爲沼婁顏之婦國色見稱吳廣之女顏若君榮鄭袖擅楚陰江爭趙敬君以畫自媒女環以計求進韓憑有婦羅敷有夫息媯不言如皇不

五雜組

卷八

五

笑至於宓妃青琴毛嬙鄭旦先施陽文吳娃傳予白台閭須旋娟提謨問姬子舍雖事蹟鮮聞時地莫考而名標載籍不可厚誣自漢而降則戚夫人之翹袖折腰李夫人之絕世獨立阿嬌貯之金屋鉤弋壁拳自開麗娟吹氣勝蘭昭君光動左右飛燕掌上可舞合德膚滑不濡文君眉若遠山麗華名動人主女瑩朝霞和雪二喬獨步江東夜來鍼絕瓊樹鬢輝宋臘清歌絳樹妙舞甄氏驚鴻之姿甘后亂玉之質莫愁抱腰

五雜組

卷八

六

江水不流麗雲一曲醉者傾醒劉琰以冶容爲疑東美以比肩傳子潘以愁而惑人張旣死而不含荀婦賈女俱云絕倫朝姝洛珍同時擅寵劉聰六后天錫二姬金谷墜樓之人香塵輕軀之媛翔風以春華見美宋祿以吹笛擅聲桃葉以渡江興歌絡秀以門戶屈節徐月華歌聲入雲孫荆王反腰貼地武康阮公之溪童滿蓮花之瑞陳則麗華貴嬪隋則實兄絳仙玉兒步步蓮花小憐生死一處太真姊妹脂粉不施浙東舞女蘭氣融冶梅妃龍奪上陽俊娥情深來夢知之身殉碧玉何恢掌失耀華仙娥時充使典素娥獨避正人盈盈姿艷冠絕一時真真未諧扼腕千古薛瑤英香肌玉骨金媚嬈沫墨劈臉倩嬈端妍絕倫紫雲名不虛得杜牧之尋春校遲羅虬之比紅已晚宵嬈新月凌雲保儀華麗冠絕蜀之花蕊色藝俱工劉氏瓊仙丰神獨擅侯君集之飲乳不飯田樂天之細口纖腰韓氏之園桃巷柳蘇家之琴操朝雲奇章真珠之室

王堂翠翹之枝，詞兒絕代之姿張紉記曲之持，畢誠所獻相國驚魂韓弘所遺二軍奪目至於驚驚燕燕盼盼師師紅紅轉轉小小愛愛李娃感鄭小土殉李章燦斷刺史之腸柳姬感章臺之咏非烟紅拂不甘非偶琴客宋燕老而失身解愁幸遇大樞素娥終辭洵美史鳳迷香之洞驚兒袖裏之春君而人者皆艷質照一時香骨留千古矣王元美謂酸士所獲不堪上駟吾獨以爲不然夫遇合有時愛憎有命故當其求也或羅之四海而不遇或邁之州里而偶得及其愛也或三千粉黛而不足或一人專房而有餘彼豈錄錄而稱寸寸而度哉但帝王之事易於卒張而士庶之家莫爲標榜至於貞絕世之姿而匹偶非類湮滅不稱者又不可勝數也吾讀彩鳳隨鴉之語傷世有暗投之珠詠紫鸞舞鏡之詩恨時無報仇之劍薄命如許虛名安用夫欲無附而成名文士尚難之况婦人乎婦人以色舉者也而慧次之文采不章幾於木

五雜組

卷八

七

偶矣但以容則續續接踵以文則落落晨星古無論已自漢以降則文君白頭之吟婕妤團扇之咏烏孫黃鵠之歌徐淑寶釵之札道韞咏雪崔微寫真石氏房老有春華秋實之篇李家雪兒任品藻雌黃之選驛騎雙果絳仙之春色可餐珍珠寂寥梅妃之光輝滿座賢妃昭容擅秀於宮闈李蘭玄機流芬於彤管校書管領春風燕樓殘燈伴曉花蕊宮詞易安金石小叢鴈門容華宿鳥蘇小青驄之咏曹姬玉殿之仙用英惆悵之篇愼婦望夫之作此皆不櫛之蘇李無晨之王孟元曰遜其神毫沈宋服其衡藻若休生之女口授尚書韋逞之母博究經典班氏手續兄書文姬記錄先業皓首大儒不敢望焉至於竇氏璇璣以八寸之錦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成文章登其宰之秘洩造化之工可謂出聖入神亘古一人而已誰謂紅粉中無人乎若夫殘篇廢語爲時贈灸而名姓磨滅莫知誰何如武昌之伎有楊花撲面之句如意女子有人鴈

五雜組

卷八

大

一行之作鳳兒寄然花枝霞卿傷春粉壁彩鳳  
隨鴉已斃健兒之手枝頭梅子幾迴鐵面之腸  
見於紀載尚未易更僕數也稍爲拈出以爲蛾  
眉吐氣若夫角枕贈答楊華寄情有朱成碧之  
詩綠慘雙蛾之句非不婉至而宣淫敗度吾無  
取焉

唐范陽盧某母瑯琊王氏於景龍中撰天寶迴  
文詩凡八百一十二字誠其子曰吾沒之後爾  
密記之若逢大道之朝遇非常之玉當以真圖

五雜俎

卷八

元

上獻至玄宗朝東平太守始上之高適代爲之  
表言其性合布夷體於靜默精微道本馳驚玄  
關旁通天地之心預記休徵之盛循環有數若  
寒暑之遞遷應變無窮類陰陽之莫測果爾則  
王氏不但詞華巧思亦且未事先知又高寶氏  
一着矣而名不甚張豈非有幸不幸耶

范蔚宗傳列女而及文姬宋儒極力詆之此不  
通之論也夫列女者亦猶士之列傳云爾士有  
百行史兼收之或以德或以功或以言至於方

技繡流一事足取悉附紀載宋間必德行純全  
而後傳也今史衆所載列女皆必早寡守志及  
臨難捐軀者其他一切不錄則士亦必皆龍逢  
比干而後可耳何其薄責縉紳而厚望荆布也  
故吾以爲傳列女者節烈之外或以才智或以  
文章稍足膾炙人口者咸著於篇即魚玄機薛

濤之徒亦可傳也而况文姬乎

卷二

唐明皇時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陳都大內  
上陽兩宮宮女幾四萬人侍寢者難於取舍至

五雜俎

卷八

三

爲彩句以定勝負古今掖庭之盛未有過此者  
也而猶借才於詩郎往人之難得詎不信哉  
飛燕能於掌上舞風雪之中體無瘡癰故當是  
古今第一人物而成帝猶以爲不及昭儀體自  
香也遂令千載國色零落於諸宮奴侍郎之手  
不幸孰甚焉

白樂天有舞妓名春草蘇長公有侍妾名榴花  
秦少游侍兒名朝華武翊皇有婢名薛荔此傳  
紀所罕見者

名伎之惑人喪家亡身者多矣婢妾則原碧亂  
玉櫻桃惑石雷尚書奸政於始興馮成母敗度  
於崔懷奇章以真珠喪譽元實以紅鸞捐軀薛  
荔能惑三頭紫光卒敗元湛賢智之人不能自  
克何也至於迷惑伉儷以殞其軀若長卿之於  
文君荀彧之於曹氏抑又罕矣文君猶只得一  
死奉倩遺才存色非難遇也而以身殉之不亦  
可以已乎

才智之婦史不絕書至於辛憲英者度魏祚之

五雜組

卷八

三

不長知曹爽之必敗算無遺策言必依正當是  
列女中第一流人物也其次則唐侯敏妻董氏  
耳方則天朝來俊臣強盛而妻逆知必敗勸敏  
自遠俊臣怒出爲武隆令妻曰但去莫求仕出  
關而俊臣敗及抵忠州以諸題紙爲州將所督  
不許上任妻曰但任莫求去無何賊破武隆敏  
又獲免此豈有風角術耶何其奇中也

狄梁公之仕女主也有取日之績姚廣孝之佐  
靖難也有化國之勳而皆爲其姊所羞士君子

之識見固有不及婦人女子者抑亦器功名所  
迷耶

高涼沈氏以一蠻女而能拊循部落統馭三軍  
懷輯百越真安黎獠身蒙異數廟食千年其才  
智功勳有馬援韋臯所不敢望者孀子軍夫人  
城視之當退十舍而徵側趙姬輩無論已國  
朝土官妻瓦氏者勇鷙善戰嘉靖末年倭患嘗  
調其兵入援浙直戎裝跨介驅舞戟如飛倭奴  
畏之使其得人駕馭亦一名將也

五雜組

卷八

三

馮太人錦車持節以和戎沉花夫人出財募兵  
以禦敵斬王夫人身援桴鼓繙旗女將刀敵李  
全可謂女丈夫矣彼一文青陳碩真等雖盜賊  
之靡亦一時之雄也孀子婦將有媿於婦人者  
多矣至華陽志所載前松小女年方十二父爲  
杜曾所圍女率勇士出圍而出賊追其急且戰  
且前卒詣周訪請救兵破賊全城此尤振古所  
未聞也

荀奉倩云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玉此

是千古名通女之色猶士之才也今反舍  
論才則士亦論以色舉而能陽彌子列游須之  
上矣豈理也哉但佳人之難得較之才士爲甚  
耳

世傳賈充女與韓壽通者訛也壽先與陳騫女  
私通約娶之未娶而女亡壽乃娶賈氏故世誤  
以爲充女而晉書騫弟雉與其子興忿爭遂說  
騫子女穢行穢表從弟以此獲譏於世則騫女  
之事亦未必然矣觀武帝賈公女五不可之語  
五雜組

卷八

五

則其姊妹似非光麗艷逸端美絕倫者

趙昭儀爲卷髮號新興髻是時禍水未成而已  
兆新室之讖矣李煜之天水碧亦然

浦衣八歲而爲舜師翠子五歲而爲禹佐伯益  
五歲而掌火項索七歲而爲孔子師古之聖賢  
生而神靈長而徇齊固不在夙慧之列也其次  
則太子晉八齡而言服師曠甘羅十二而辯動  
張唐子奇有化阿之聲魯連杜田也之口荆子  
十五而攝目闇立十八而願仕外廣小兒迴暗

啞之威楊家重與太玄之筆吳氏季子江興  
黃童子琰對日文舉辯果自此以降史不絕書  
若三歲則黃泳誦詩詠避寒崩之諱德興切韻  
知辯四聲之殊蔡伯旆神童應薦官拜秘書四  
歲則任彥升誦詩數十篇陸元淵問天地何窮  
際楊公權對四聲而有燈盞柄曲蕭穎士屬文  
觀書一覽即誦呂嗣興誦書吟詩應對不窮趙  
郡王子獻讀孝經而流涕五歲則王絢草翁必  
舅之戲玄齡答怒昂霄之姿劉瓛聞管寧傳而  
精意聽受到流見屏風詩而一誦無遺蘇頌依  
依漢陰之語元之嫦娥玉簪之詠黃延堅徧讀  
五經劉敞兼通陣法六歲則士龍已有詩名劉  
顯盡誦書史陸瓊能作五言徐勉爲文祈禱簡  
文而試攬筆立成德林三都十日便熟王子安  
構思無滯楊弘農立咏彈碁七歲則愍懷牽武  
帝之裾百藥辨卿郎之稻賈嘉隱松槐之對宋  
廣平鵬賦之誦鄴侯賦方圓動靜之篇楊藏之  
有鼓吹官私之味高定有伐君之問晏同叔有

卷八

五

神重之薦馬略開室讀書以古荷衣面賦章  
育日念毛詩一卷楊太年談論一如成人夏保  
榮百餘奏疏一目不遺而國初江左驛卒之  
子有天子龍庭之對不知姓名亦可惜也八歲  
則任昉月儀之製何安春顧之答伯玉覆荷於  
帝前義府借棲於官樹劉長時稱國瑞嚴武稚  
殺玄英九歲則楊厚孝週親心崔悛秀才應選  
慕容農參辰之問虞荔十事之對景儼昇壇而  
詞辯鋒起宋璟夢鳥而藻思日雄十歲則賈逵

五雜組

卷八

三

暗誦六經金鑾書堪勒石謝朓土山之賦沈璞  
強識之資邢子才霖雨五日而漢書悉過李善  
寧子詠貧家壁而略不構思十歲以上不勝書  
矣然或岐嶷於穉年而汨沒於末路或幼見其  
一斑而長集其大成是又在子器量之盈虛學  
問之加損器盈者苗而不秀學寡者夷而無成  
或天固限之而亦人實斲之也

洛陽楊牢絕乳卽能詩自樂天七月未能言而  
識之無二字王蒙方能言爲賊所負而以計自

脫此其穎異又在同者諸人之上矣國朝崇  
鍾以四歲舉平東陽以五歲舉皆入翰林程敏  
政楊士清俱以八歲舉而楊少師廷和以十二  
歲舉孝廉於鄉亦二百年來所無也

曾子七十過學詢荀卿五十始學禮公孫弘四  
十方讀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  
十始授孝經而皆成大儒早慧者莫敢望焉豈  
其不慧於初年而頓悟於晚歲抑由膏於天資  
而勝以人力也夫子謂參也魯而曾子竟以魯  
得之人可以資鈍而自棄哉

五雜組

卷八

三

晚遇則呂望八十之年富庶九十之歲楚丘七  
十而見孟嘗公孫弘六十而舉方正顏驕龐眉  
馮唐皓首貢禹年八十方遷光祿張柬之八十  
以司馬拜相杜德祥放榜曹松等五人皆七十  
餘時有五老之稱宋梁灝以八十二狀元及第  
陳脩以七十三探花及第金河胡光謙以八  
十三舉進士國朝錢習禮年近八十猶在翰  
林楊翥周詔皆八十餘以長史從龍擢拜卿二

其他七十以上登科第而名不顯者固不勝紀也

公安劉珠爲江陵張相君父執萬曆辛未江陵主文衡珠始登第年八十餘老矣其壽相君詩曰欲知閣老出爲壽相君門生雪滿頭又十餘年始卒

奴婢亦人子也彼豈生而下賤哉亦不幸耳衛青紀勳麟閣王斌仕至太守李善流譽於托孤熊翹受知於潯岳上安存祖氏之宗都兒化陽

城之德王義身捍白刃李鴻力給錐刀杜亮愛

領士之博奧銀鹿佐魯公以忠貞近代如陳迪抗節請難身骨斧斷獨家奴來保收其遺骸浦

江鄭氏家僮施慶執親之喪三年不御酒肉此皆士君子之所難而陶侃之海山使者權同休

崔千牛之異人寄迹嚴安脫胡煌於雷厄又不

論矣至於婢媵篤生名世者往往而是不可殫述天固不以族類限人矣而人頗奇貴此輩至犬彘之不若亦何心哉

馮子都寵於博陵秦官幸於梁冀依憑城社於權門之弄臣也國朝嚴分宜當國家人永年

者號鴻坡招權納賄與朝紳往來無不稱鷄翁者一御史至與之結義兄弟云後張江陵相君

家奴游守禮勢出嚴上號曰楚濱詞館諸君至爲詩文贈之通侯緹帥與往來燕飲鮮衣怒馬

據上坐偃然矣後爲賊所誅死嗟夫權之所在愛之所偏卽始興之賢尚有雷尚書之感况其

下此者乎按江陵家奴尚有宋九王五者九善下此者乎九傳者七卽游也

奚婢之子則無恤荆趙田文張齊燕姑蕃鄭唐

兒啓漢遙集凡宗裴秀令望至王琨托體恭心良

貴借胎寮友其它各公鉅卿又不可勝數也虞仲翔云天之福人不在貴族之草無根醴泉無

源其識卓矣郭氏青衣捧劍言願爲夷狄之鬼恥作愚俗蒼頭柳仲逞之婢鬻於蓋巨源家見其主市綾羅

親自選擇時許可否則失聲而仆曰死則死耳

安能事賈絹牙郎乎夫奴婢有見解者其學識  
過士家百倍而欲強役使之得手

鄭玄家婢皆誦詩書劉琰雪白丫頭能誦魯靈  
光賦蕭穎士之僕愛才死而不去蘇眉山之婢  
易馬感而觸槐至於近代青衣能文章者又比  
比也

古者生齒不繁故一夫百畝民無游食今之人  
視三代當多十數倍故游食者衆姑勿論其它  
如京師閭閻監宮女娼妓僧道合之已不啻十萬

五雜組

卷八

元

人矣其它藩省雖無婦寺而緇黃游方接武遠  
近粉黛倚門充羽城市巨室之蒼頭使女擬於  
王公綠林之亡命巨賈多於平民昔人謂一人  
耕之十人聚而食之噫何啻十而已耶

今時娼妓布滿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  
計其它窮州僻邑在在有之終日倚門獻笑賣  
姪爲活生計至此亦可憐矣兩京教坊官收其  
稅謂之脂粉錢隸郡縣者則爲樂戶聽使令而  
已唐宋皆以官妓佐酒

國初猶然至宣德初

始有禁而縉紳家居者不論也故雖絕迹公廨  
而常充初里閭又有不繇於官家居而賣姪者  
謂之士妓俗謂之私窠子蓋不勝數矣昔秦始  
皇之法夫爲寄殺之無罪女爲逃嫁子不得  
母至今日而偃然與衣冠宴會之列不亦辱法  
紀而羞當世之士哉噫是法也誰爲作備管子  
之治濟爲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佐軍國  
則管氏者又贏政之罪人也

左傳既定爾婁諸蓋歸吾文綴又綴者牽牡豕

五雜組

卷八

字

以行淫者也方言云燕朝鮮之間謂之綴關東  
謂之彘詩一發五綴是也故以男子之淫於宅  
室者名之秦始皇會稽碑作寄殺今人以妻之  
外淫者目其夫爲烏龜蓋龜不能交而縱牝者  
與蛇交也一云汚閨之詛耳又謂之忘八以其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者俱忘也繇於官者爲  
樂戶又爲水戶國初之制綠其中以示辱蓋  
古赭衣之意也今亡矣然里閭尚以綠頭巾相  
戲也



世間人可貴而亦可賤可愛而亦可憎上可以  
陪王公而下受辱於里胥不敢校者伎與僧耳  
道尼不足數也故名伎高僧皆能奔走一時流  
芳千古而其猥劣頑賤嗜利無恥者至爲悲田  
乞兒所不屑然後既以色失身而僧亦以髮滅  
倫所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釋氏輪迴之說所以勸世之爲善也而有不足  
取信者何也不論脩行與否但欲崇奉其教則  
世豈無詆佛之君子而持經茹素之窮兒極惡

五雜俎 卷八

乎一也生前之吹求太苛而死後之懺悔太易  
當其生則一物一命錙銖報應而及其死則彌  
天之罪一懺卽消愚民自且以爲無所逃於主  
前而妄冀不必然於身後何憚而不爲惡二也  
夫君子之爲善原不爲身後計也至於小人雖  
憲典火烈殺人好盜猶不絕踵而况地獄之眇  
茫乎至於回頭卽岸之說大盜巨騙以此自文  
者多矣惟聖人之言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  
降之百殃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

足以滅身噫何其詞西易行也

今之釋教始遍天下琳宇梵宮盛於蠻貊奉誦  
呪咀貫於絃歌上自王公貴人下至婦人女子  
每談禪拜佛無不灑然色喜者然大段有二端  
血氣已衰死生念重平生造作罪業自知無所  
逃竄而藉手苦空之教冀爲異日輪迴之地此  
一惑也其上焉者行本好奇知足索隱讀聖賢  
之書未能躬行實踐厭棄以爲平常而見處無  
寂滅之教聞明心見性之論離合恍惚不着實

五雜俎 卷八

地以爲生平未有之奇且代不傳之秘及一廁  
足不能自返而故爲不可摸捉之言以掩之本  
淺也而深言之本下也而高言之本近也而遠  
譬之本有也而無索之如中間一條大路不行  
却尋野徑崎嶇百里之外測景觀星而後得道  
自以爲奇此又一惑也先之所惑什常七八後  
之所惑百有二三其於釋氏之言尚未得其門  
戶况敢窺其堂奧哉至於庸愚俗子貪生畏死  
妄意求福又不足

以吾儒之教視之爲貧賤所驅迫者  
取一第以明得意者此佞佛以求免輪迴者也  
志願已畢自揣無以逾人而倡爲道學之說或  
良知或止脩治絜上之啞餘而刻畫粧飾以欺  
世盜名而世亦靡然從之直謂上接漆酒之傳  
蜀洛不論也此離合恍惚自以爲奇者也至於  
求學究道而習之白面紛紛藉口青衿以別凡  
民則亦愚庸之妄意求福者而已其於吾儒之  
道何曾彷彿夢見耶

五雜俎

卷八

七

三教之最失其傳者無如道家當時老氏之教  
清淨無爲而已施之於治則絕聖去智培斗折  
衡使純純之治可復原以用世而非以長生也  
至於赤松子魏伯陽則主煉養虛生李少君則  
主服食下至張道陵寇謙之則主符籙篆呪愈  
趨而愈下近世更冠如林靈素者流則但雖  
祭上章祈禱禳罪而已蓋不惟與清淨之旨大  
相悖謬即煉養服食之旨駐年羽化之術亦槩  
乎本之有闕也夫蓬萊之日周孔猶能論其世

見編之托韓愈猶能謂其言至道流黃冠口不  
絕聲稱太上老君矣彼詎知柱史爲何人五千  
言爲何物大道上德之宗旨爲何事耶而悉依  
托之伯陽氏以自立於三教之一也不亦大可  
羞耶

高僧坐化往往見之史傳此不足異也萬曆戊  
申秋長溪僧天恩者來福州講經於芝山寺一  
旦無疾而終跌坐自如緊懸領側此余所親見  
也當天恩在時吾輩雖從之遊未有信其高者

五雜俎

卷八

四

惟友人林熙王陳惟秦皆在拜爲弟子其平日  
苦脩余不得而知矣又有立化者有倒立而化  
者雖自眩變相要非空寂之教所急也相傳高  
僧化後髮爪皆如生時唐僧義存沒後置函中  
每月其徒出之髮爪皆長輒爲剪難以爲常經  
百餘年不廢後因兵火亂始封而灰之墨客揮  
犀所載鄂州僧無夢亦然後爲一婦人手摸而  
觸之遂不生于於仙境余在武溪見其一齒髮  
手拒冠然如故但枯槁耳余每竊嘆以爲釋氏

之效天地萬物一切歸於虛無故毀形滅質  
欲參透本來面目其於四大色身不過百年之  
暫寄寓何爲既死之後猶戀戀不忍舍如此至  
君神仙變遊萬里少別千年世間一切事業如  
脫屣豈復愛護其委蛻而不令其朽腐哉則神  
仙之見解反不若蛇蟬之屬脫然無累矣此理  
之不可解者也

謂死者爲必有知乎則鬼魅縱橫冥途亦不勝  
其繁擾也謂死者爲必無知乎則夢兆貽禍禍

五雜俎

卷八

三

福感驗不可誣也聖人之言曰鬼神之爲德其  
盛矣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以爲  
無則何爲贊其盛以爲有則直云在而已何言  
如在也有無之間不可思議者也故曰未知生  
焉知死生死一理也人得天地之氣以生及其  
死而氣盡矣然有未遽盡者在也上焉者得正  
氣爲聖賢爲名世死則爲神爲靈亘古不磨此  
卽生時之顯達者也中焉者氣有跡駁根皆頑  
鈍倏而成形倏而復命自來自去無復爲東此

卽生時之齊民也下焉者沴氣所鍾濟惡  
或爲大厲或爲羅刹臂之草木中之鉤吻禽獸  
中之虎狼則幽冥主者亦必有刑獄淫行之具  
以禁制之猶生人之有十惡不道而困於閹土  
者也故知生之說則知死之說矣

老氏之說終是貪生釋氏之說終是畏死人須  
得到死生不亂方有着脚地位宋僧有云古人  
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  
臨終安得而定此格言也如尹師魯劉子澄等

五雜俎

卷八

三

平日皆有大見解方到得此今人平日矢口聖  
賢至臨死之時顛倒錯亂或牽戀不忍舍者其  
無實學可知矣

死生之際一生學問大關頭也然有名爲巨儒  
而處死反不及常人者如林兆恩會通二教自  
謂海內一人而臨死乃病狂喪心便溺俱下吾  
郡一指紳王鏞者平日無所聞年踰八十自知  
死期戒訓子孫無作佛事仍賦長詩一篇既而  
曰明日未就便去後日望日也吾當以十六

去至期沐浴衣冠談笑而逝此豈有宿根耶利平日不言躬行人有不及知耶林之虛名高王十倍而死生之間迥別乃爾殊可怪也

釋氏教人臨終之時不思善不思惡一念堅定直至西天夫不思惡易也至不思善則近於大而化之境矣昔人所謂善且不可爲况於惡乎然方寸之中惟此一念既不思善思惡此心放頓在何處此處尚有議論不得也

學佛者焚身惑衆懼人之不信也而托之火化

五雜俎

卷八

三

求仙者橫罹非命懼人之見天也而托之兵解則世之惡疾而自焚者皆佛也麗法而正刑者皆仙也人之愚惑一至於此

僧之自焚者多由徒衆誑人捨施願欲既厭然後誘一愚劣沙彌飲以瘡藥縛其手足致之上座而焚之耳富烟焰漲合之際愚衆喧闐雖捫扎稱冤不問也亦有無賴貪得錢帛臨期服冰片數鉢者但覺寒戰烈燄焦灼殊無痛楚故遠近信之布觀雲集至於灼頂然燈陳指斷臂則

日接踵相望大約偽者十七真者十二爲利者十九爲名者十一皆非禪學之正宗也

史傳所載僧自焚者有二其一唐李抱真爲潞州節度使兵荒之後財用窘竭素與一僧交善乃謂之曰事急矣欲借師之道以濟軍國可乎僧曰性命可捐它無所惜曰師但投牒言欲自焚吾爲地道與州宅通火發之頃卽潛身而入彼此俱無所損因引僧至地道往來無阻僧信之遂積薪高坐說法辭世李親率將校膜拜舍

五雜俎

卷八

三

施於是州人響應雲集貨財山積尅期舉火李已命人潛塞地道頃刻之間僧薪俱灰收其施財以充公帑別求如舍利者數十枚建塔葬之其一宋某人爲某官有僧投牒欲自焚判許之至期親往驗視見僧兩眼凝淚不動問之不答乃令人梯取之授以紙筆乃自言其處遊僧至此寺衆欺其愚弱誑言惑衆厚得錢帛至期藥而縛之耳遂按誅諸僧毀其寺又其二元時達魯化亦爲政不通漢語動輒詢譯者江南有僧

由爲豪家所侵投牒訟之豪厚賂譯既入  
花赤問譯僧訟何事譯曰僧言天旱欲自焚以  
求雨耳達魯花赤大稱讚命持牒上譯業別爲  
一牒卽易之以進覽畢判可僧不知也出門則  
豪已積薪通衢數十人昇僧昇火中焚之然則  
從來火化之妄惑往往如是矣

道家之教若徒以功行積滿白日昇天尚可以  
誘人爲善卽非柱下黃石示吾不之責也彼  
熊經鳥伸鍊形住世已自是貪生業障無益於

五雜俎

卷八

元

時而況於黃白龍虎之術房中采戰之方貪利  
無厭縱欲敗度以之求長生何異適燕而南向  
郢哉道家之旨清淨無爲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况神仙乘雲御氣  
下視塵寰縱有太藥點化山河大地盡成黃金  
亦復何益於身心性命而且必無之事也然世  
間固有一種癡人妄想甘受邪術所欺而崇奉  
感溺至破家亡身而不顧者此又不如佞佛持  
素差覺安靜耳

吾友蕭龍巖始嘗言人雖極善然一入公門作省  
曹無不改而爲惡人雖極惡然一入佛寺作比  
丘無不改而爲善余大笑君但見其形骸耳不  
聞有不要錢提控及殺人放火和尚耶然此語  
誠有致不獨此也吾輩縱極高雅一入公門說  
公事便覺帶幾分俗惡縱極鄙俗一入佛寺看  
經啜茶便覺有幾分幽致士大夫不可不存此  
想也

五雜俎

卷八

早

天下僧惟鳳陽一郡飲酒食肉娶妻無別於凡  
民而無差役之累相傳 太祖湯沐地以此優  
恤之也至吾閩之邵武汀州僧道則皆公然蓄  
髮長育妻子矣寺僧數百惟當戶者一人削髮  
以便於入公門其它雜處四民之中莫能辨也  
按陶穀清異錄謂僧妻曰梵嫂番禺雜記載廣  
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則它處亦有之矣  
此真所謂幸民也

先爲僧而後入仕者宋湯惠休唐賈島蔡京宋  
法然也先仕而後爲僧者漢陽城侯劉俊南齊

劉勰梁劉之遴張繼元太興唐國南唐姓  
緒耳宋饒德操佛印元來復見心也先爲道士  
而後入仕者唐魏徵盧程元張雨 國朝陳鑑  
也先仕而後爲道士者唐賀知章鄭銑郭仙舟  
宋李太尉也先爲僧又爲道而後仕者唐劉軻  
也先入仕懼禍爲僧道而後又仕者梁伏挺唐  
徐安貞也近時閩李賢先仕宦至太守而後削  
髮爲僧又不居山寺而遨遊四方以干權貴人  
多畏其口而善待之擁傳出入髮首坐肩輿張

五雜俎

卷八

四

黃蓋前後呵殿余時在山東李方客司空劉公  
東星之門意氣張甚郡縣大夫莫敢與均茵伏  
余甚惡之不與通無何入京師以罪下獄死此  
亦近於人妖者矣

趙普王旦皆宋名臣然旦於臨終遺命髡首披  
緇而普二女皆出家爲尼長號智果大師次號  
智圓大師其可笑如此

僧道拜大位者則唐懷義于什方葉靜能鄭普  
思尹懌宋林靈素元劉秉忠 國朝則姚太師

廣孝邵太宗伯元吉陶少師仲文三人而公然  
廣孝爲佐命元勳功參帷幄蓋陸法和佛圖澄  
之流也雖拜大位而終身不娶妻不蓄髮晚年  
里居布衲錫杖蕭如也雖未成正果似亦得度  
世法門者邵陶皆以房中邪術取悅一時其品  
又在林靈素之下矣

五雜俎

卷八

四

公遠葉法善同在朝非仙也獨呂洞賓者史傳  
所載靈異之蹟昭彰在人耳目想不可謂之全  
誕今世所傳純陽詩字甚多如朝遊北海暮蒼  
梧及石池清水是吾心者好事者東爲之集但  
純陽唐人既舉進士又列仙籍而其詩乃類宋  
人口吻豈亦後人傳會所成耶不然既遺世高  
舉而又屢降人間若戀戀不忍舍者何也退之  
云我自出曲住世間安能從汝求神仙此視純  
陽去而復來者過之遠矣

宋臨州高安縣鄭氏女定二孀者臨嫁汲井忽有彩雲掖之升天州縣以聞立祠建廟祈禱輒應旣而廡之則因與人通而孕父母醜之密售於傍邑而托詞惑衆耳無何新建有關氏者僱一婢訊之卽仙姑也昌黎謝自然華山詩意亦可見不獨此也漢末張道陵避瘴丘社得呪鬼之術遂以符術使是療病後爲蟒蛇所吞子衡奔往覓屍不得乃生縻鵠足置石崖頂託以白日昇天至今歷代崇奉稱爲天師良可笑也

五雜組

卷八

四

張道陵初以妖術惑衆治病者令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傳其道衡死魯復行之魯母有姿色出入益州牧劉焉之家以魯爲司馬後魯璋立殺魯母及家室魯遂據漢中以叛後爲曹操所攻降魏爲鎮南將軍張之本末不過如此自晉及唐尚未有聞至五代遂稱天師歷宋元未有非之者據廣信之龍虎山金碧殿宇偃然爲世業矣我太祖皇帝曰至尊者天豈有師也削之止稱真人然以一品秩傳流後裔

亦幸之甚矣其人每入觀沿途民爲鬼魅所惱者悉往投牒所至成市聞其符籙亦有驗者故愚民信奉之也萬曆間京師大旱適真人入朝上命留之禱雨終不効乃遣之則其伎倆亦與尋常黃冠一閭耳

今天下有一種吃素事魔及白蓮教等人皆五斗米賊之遺法也處處有之惑衆不已遂成禍亂如宋方臘元紅巾等賊皆起於此特如唐賽兒王臣許道師皆其遺孽而吾閩中又有二

五雜組

卷八

四

教之術蓋起於蒲中林兆恩者以良背之法教人療病因稍有驗其徒從者雲集轉相傳授而吾郡人信之者甚衆兆恩死後所在設講堂香火期望聚會其後又加以符籙醮章法邪捉鬼蓋亦黃巾白蓮之屬矣兆恩本名家子其人重意氣能文章博極羣書倭奴陷莆後骸骨如麻兆恩捐千金葬無主屍以萬計名遂大譟其後著三教會編授徒講學頗流入邪說而不自知既老病得心疾水火不顧顛狂逾年乃死此豈

眞有道術者而閩人惑之至死不悟也今其徒  
布滿郡城其中賢者尚與士君子無別一二頑  
鈍不肖者藉治病以行其私奸盜詐僞無所不  
有與邪巫女覩又何別哉余十三四時見三  
教書心甚不然者論以闢之今亦不復記憶及  
既長入閩觀其行事蓋自負前言之不妄也

古有百家九流而今之行世者僅僅數家而止  
至於墨家縱橫名家不惟不能傳其學亦不  
能舉其書矣戰國之時楊墨盛行及其後而楊

五雜俎 卷八

四三

之言絕矣獨墨氏之教至往往稱與孔並即荀  
卿賈誼亦爾何其張也然自漢以來不聞有治  
墨家言者豈汎愛而忘親織畫而非儒不可適  
於世故耶縱橫之術自鬼谷子而後秦儀衍軫  
相尚爲高至於漢之侯公蒯徹二國秦宓彭美  
之徒亦其遺也唐末藩鎮紛爭說士間出若柏  
耆羅隱之流皆得闔押短長之術而高者取世  
資下至不能保其首領亦所遇何如耳名家博  
杭千古鑑察微茫耳目豈能皆眞毀譽易於失

實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談何容易是以君子不  
爲也

韓非曰自孔子之死也而儒分爲八自墨子之  
死也而墨分爲三噫今墨之三家既已失其傳  
矣而所號爲儒者又豈復八家之儒哉已之不  
正何以攻人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孔子當時楊墨未  
興其所謂異端者不過鄧析少正卯之流耳至  
孟氏極口詆楊墨不遺餘力想得天下崇信二

五雜俎 卷八

四六

家不亞今之釋道觀當時著書立論者動以孔  
墨並稱可見矣當時老莊之言已滿天下而孟  
子不之及蓋以老子爲仲尼所嚴事非異端也  
漢唐而下莫盛於佛老然道教已非枉史之舊  
而世之惑溺者不過妄意神仙或貪黃白以圖  
利耳固無甚見解而亦不足辯也惟釋氏之教  
入人骨髓然彼之所談皆高出世界四大之外  
而排之者動以吾儒之粗攻釋氏之精如以贏  
兵敵強虜宜其不能勝而反熾其焰也二者之



外如白蓮回回色目及吾閩二教等項然皆猥瑣庸劣無甚見解此又異端之重疊而不足與辯者也

五雜組卷之八終

五雜組 卷八

四七



五雜組卷之九

物部一

陳留謝肇淛著

莫靈於龍人得而養之莫猛於虎人得而檻之有欲故也故人而無欲名利不能羈矣

相人之書凡人得鳥獸之一形者皆貴大如龍鳳則大貴小如龜鶴猿馬之類亦莫不異於常人夫人爲萬物之靈者也今乃以似物爲貴耶此理之所必無也

五雜組

卷九

龍性最淫故與牛交則生麟與豕交則生象與馬交則生龍馬卽婦人遇之亦有爲其所汚者嶺南人有善致雨者慕少女於空中驅龍使起龍見女卽迴翔欲合其人復以法禁使不得近少焉雨已霑足矣

王符稱世俗畫龍馬首蛇尾又有三停九似之說謂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也九似者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然龍之見也皆爲雷

電雲霧擁護其體得見其全形者罕矣

俗有立夏分龍之說蓋龍於是時始分界而行雨各有區域不能相渝故有咫尺之間而晴雨頓殊者龍爲之也又云龍火與人火相反得濕則饑得水則燔惟以火投之則反熄此亦不知其信否也

龍有子言萬物易毛鱗介皆生於龍故有龍應龍蛟龍先龍之異而四族分焉其言甚怪誕余嘗笑劉媪息大阪下有龍據其上而生高祖

五雜組

卷九

二

則劉氏子孫謂人族亦生於龍可也然聖人繫易於龍取象不一而足道德如老子乃得猶龍之譽其尊敬之亦至矣而古乃有養龍御龍龍者何耶豈亦種類貴賤不同如人之有下愚天子匹夫者耶夫聖人無欲而龍亦無欲故終不能離夫物也

萬曆戊戌之夏句容有一龍交其一困而墮地天矯間人走數百里競往觀之越三日風雷挾之而升

司徒馬恭敏治河日於淮濟間得一龍蛻長數十尺鱗爪鬚角畢具其骨堅白如玉俗相傳云龍由蛟蜃化者壽不過二歲

龍生九子蒲牢好鳴囚牛好音蚩吻好吞朝風好陰睚眦好殺扇屬好文狴犴好訟狻猊好坐霸下好負重此語近世所傳未考所出而博物志九種之外又有憲章好囚饕餮好水魃場好腥螭蚺好風雨螭虎好文采金狔好烟椒圖好閉口蚺蛇好立險鯢魚好火金吾不睡亦皆龍

五雜組

卷九

三

之種類也蓋龍性淫無所不交故種獨多耳

麟之長百獸也以仁獅子之服百獸也以威鳳之率羽族也以德而鸛之儼羽族也以驚然麟鳳爲王者之祥獅鸛僅禁衛之玩君子宜何居焉

唐開元中有鳳遂一龍至華陰龍墮地化清泉三道其一爲鳳爪傷流血泉色遂赤今其地有龍骨山云故老謂鳳喜食龍腦故龍畏之今世所傳鳥王咬龍圖蓋本此也夫鳳非竹實不食

而亦嗜龍腦耶

物之猛者不能相下如龍潛水中以虎頭投之則必驚怒簸騰洶出之乃已西域人獻獅子有繫井傍樹者獅子傍徨不安少頃風雨晦冥龍從井中飛出是交相畏也

鳳麟皆無種而生世不恒有故爲王者之瑞龍雖神物然世常有之人罕得見耳但以一水族而雲雨雷電風電皆爲之驅使故稱神也潛見以時大小互用上可在天下可在田故聖人獨

五雜組

卷九

四

以屬之乾道

諸獸中獨獬豸不經見一云卽神羊也然神羊見於神異經其言誕妄不足信攷歷代五行四夷志如麒麟獅子扶拔騶虞角端史不絕書而獬豸無聞焉則世固未嘗有此獸也自楚文王服獬豸冠而漢因之相沿至今動以喻執法之臣亦無謂矣

皇陶治獄不能決者使神羊觸之有罪卽觸無罪卽不觸則皇陶之爲理神羊之力也後世如

張釋之千定國無羊佐之民自不寃豈不勝臯陶遠甚哉

宋樂中曾獲麟命工圖畫傳賜大臣金嘗於一故家得見之其身全似鹿但頸甚長可三四尺耳所謂麋身牛尾馬蹄者近之與今俗所畫迥不類也獬廌世未必有此獸如果有之既曰神羊則其形當似羊不應如世所傳

宋嘉祐間交趾貢麒麟二狀如牛身被肉甲鼻端有角食生芻果必先以杖擊其角而後食既至樞密使田況辨其非麟答詔止稱異獸云時以爲得體沈存中筆談亦載此而誤以爲至和宋沈又疑其爲天祿云

禁苑中四方鳥獸畢備其不可馴者盛以樊籠有鷲鳥高六七尺諸禽獸皆畏之不知其何名也獨無虎豹獅子之屬相傳先朝嘗蓄以備遊翫至今上中年尚有虎數隻一夕上夢虎齧左足覺而排痛疑其祟令司苑者勿與食餓殺之內一虎甚大長丈許餓至二十四日方殂

五雜俎

卷九

五

呼聲動地自是不復畜焉

新安有衆逐虎虎竄入神祠中見土偶人龐然大也搏之偶踣而壓虎腰折焉衆生得虎時丁應奉爲令以爲異政通於神明也爲新其祠且令百姓歌謠之

山民防虎者有崖口缺處常躍入迺以巨絙縱橫而空懸之虎躍而下浮習絙上四足挿空不能作勢終不能脫矣又有以縞布地及橫施道側者虎頭觸之覺其紮也爪之不得下則坐地

五雜俎

卷九

六

上俄而遍體皆污怒號跳撲至死萬曆辛亥闕西北多虎暴三五爲羣余時爲先室治兆從者常遇之殆者數矣後郡公募人掘之旬日中格三虎自是無患焉

江陵有羆人能化爲虎又有羆虎還化爲人虎據地一吼屋瓦皆震余在黃山雪峰常聞虎聲黃山較近時坐客數人政引滿號然之聲如在左右酒無不傾几上者時潯景升謝于楚在坐因言近歲有壯士守水碓爲虎攫而坐之碓

輪如飛虎觀良久士且斃手足皆被壓不可動  
適見虎勢翹然近口因極力齧之虎驚大吼躍  
走其人遂得脫余謂昔人料虎鬚新安人乃舐  
虎卵乎如此不如無生衆皆絕倒

胡人射虎惟以二壯士設弓兩頭射之射虎逆  
毛則入順毛則不入前者引馬走避而後者射  
之虎回則後者復然虎雖多可立盡也中國馬  
見虎則便溺下不能行惟胡馬不懼獵犬亦然  
何景明有獵犬咋虎詩蓋邊方畜也

五雜俎

卷九

七

戚太將軍繼光鎮閩日嘗獵得一生虎繫以鐵  
絙內檻中日令屠者飼肉十斤屠苦之賂一醫  
者爲告免辦醫諾之無何賊有目疾召醫醫言  
惟生虎目可療遂殺虎取目後戚目疾雖瘳而  
不虞醫之詐也

獸之猛者獅子之下有扶拔有駁有天鐵熊皆  
食虎豹者扶拔見諸史書常與獅子同獻似之  
而非也詩云隰有六駁易爲駁馬管子曰鵠食  
鰕蝓食駁駁駁食駁駁食虎太平廣記所載

似虎而小食虎略盡者是已天鐵熊似熊而猛  
常挾虎而嚙其腦唐高宗時加毗葉國獻之熊  
橈白象又有首耳亦食虎而魏武所遇跳上師  
子頭與漢武時大宛北胡人所獻大如狗者又  
不知何獸也

水牛之猛者力皆能鬪虎虎不如也宣德間嘗  
取水牛與虎鬪虎三撲而不中遂爲牛所舐而  
斃余鄉間牧牛不收嘗有觸虎於巖石上至死  
不放者迨曉力盡牛虎俱斃禁苑又有鬪虎驟

五雜俎

卷九

八

高八尺三蹄而虎斃又劉馬太監從西番得黑  
驢日行千里與虎鬪一蹄而虎死後與獅鬪被  
獅折其脊死劉大懶驢能鬪虎古未聞也  
滇人畜象如中夏畜牛馬然騎以出入裝載糧  
物而性尤馴又有作架於背上兩人對坐宴飲  
者遇坊額必膝行而過上山則跪前足下山則  
跪後足穩不可言有爲賊所劫者窘急語象以  
故象卽捲大樹於鼻端迎戰而出賊皆一時奔  
潰也惟有獨象時爲人害則宰而殺之

歸子畏鉤戟虎畏火象畏鼠狼畏鐘

今朝廷午門立仗及乘輿鹵簿皆用象不獨

取其壯觀以其性亦馴警不類它獸也象以先

後爲序皆有位號食幾品料每朝則立午門之

左右駕未出時縱遊駝草及鐘鳴鞭響則肅

然翼侍俟百官入畢則以鼻相交而立無一人

敢越而進矣朝畢則復如常有疾不能立仗則

象奴牽詣它象之所面求代行而後它象肯行

不然終不住也有過或傷人則宣勅杖之二

五雜俎

卷九

九

象以鼻絞其足蹄地杖畢始起謝恩一如人

意或貶秩則立仗必居所貶之位不敢仍常立

甚可怖也六月則浴而交之交以水中雌仰面

浮合如人焉蓋自三代之時已有之而晉唐業

教之無及駕乘輿矣此物質既麤笨形亦不典

而靈異乃爾人之不如物者多矣

象體具百獸之肉惟鼻是其本肉以爲炙肥脆

甘美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有髦象之約焉約

卽鼻也

獸莫仁於麟莫猛於狻猊卽獅莫巨於獬豸四

莫速於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莫力於萬萬莫惡於

窮奇食惡人不食惡人

新安樵者得小猓大如猫蹠蹠庭中大至猛者

見之亦溺下又長興人得一虎子其隣家有犬

最警猛初見亦怖溺少選復來窺又走如此數

四至暮則徑往昨殺之矣

今熊羆之屬世亦稀見江南多豺虎江北多狼

狼雖猛不如虎而貪殘過之不時入村落竊取

五雜俎

卷九

九

小兒銜之而趨豺凡遇一獸逐之雖數晝夜不

舍必得而後已故虎豹常以比君子而豺狼常

以比小人也

萬曆壬子十月有熊見於福州之平山二熊于

遇之不識以爲猪也逐之熊人立而爪樵者衆

呼逐之躍出城外窺大樹上官聞遣兵捕之士

人素未識熊懼之甚圍而達射之莫能中中者

輒爲所接折而擲之良久一裨將至始曰吾山

中習熊方止敵一壯夫耳無畏也直至樹下穀

笑一發而殪郡向未有此獸又入城中亦一異  
事也熊於字爲能火可無視融之慮乎

昭武謝伯元言其鄉多熊熊勢極長每坐必跑  
土爲窟先容其勢而後坐山中人尋其窟穴見  
地上有巨孔者以木爲桎結施其上而設機焉  
熊坐機發兩木夾其莖號呼不能復起土人卽  
聚而擊之至死不能動也

熊行數千里外每宿必有窩山中人謂之熊館  
虎則百里之外輒迷不返

五雜俎

卷九

二

鹿之屬則有麋有麇有麀有麇有麇之屬則  
有麇有獐有狍有獐之屬則有狸有貉有獾  
鼠之屬則有貉有麇有麇有麇有麇有麇  
然麇似羊而從鹿雖似獐而從虫鮫鯉似獺而  
從魚古人作字當別有取義也麇之性怯飲水  
見影無不驚奔故人食其心者多惟怯不知所  
爲麇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故常與叩叩  
距虛比卽有難叩叩距虛負之而走麇齧得甘  
草必以遺叩叩距虛也號爲比肩獸然世未嘗

見之宋沈括使契丹大漠中有跳鬼形皆鬼也  
而前足才寸許後足則尺許行則跳躍止則仆  
地此卽麇也但又未見叩叩距虛耳物之難博  
如此狼亦負俱今狼恒見而俱不恒見也

羸之爲畜不見於三代至漢時始有之然亦非  
中國所產也匈奴北地馬驢游北自相交合而  
生今北方以爲常畜其價反倍於馬矣爾雅翼  
曰羸股有鎖骨故不能生俗又言羸骨無髓故  
不能交合生子皆非也羸本驢馬埜合所成非

五雜俎

卷九

三

本質也交而生子又不類父大僅如犢不堪乘  
載故人禁之不令交耳漢元康中臨茲王娶烏  
孫公主女自以尚漢外孫衣服制度皆半倣中  
國胡人相謂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者所  
謂羸也今作驢說文曰羸驢父馬母也駃騠馬  
父驢母也然駃騠爲神駿而驢爲賤畜可見人  
物稟氣於父不稟氣於母也又驢父牛母謂之  
駃騠見玉篇

拾遺記云善別馬者死則破其腦視之色如血

者日行萬里黃者日行千里夫馬已死矣別之何爲別而至於破膽尚爲善別馬乎此亦可笑之甚者也

余在齊久其地多很多蝟多獾多鼠狼獾如犬穴地中常以夜定出田野覓食雞鳴即還其行皆有熟路土人覓其穴置置於穴口雞鳴時縱犬噬之奔而入穴即獲焉其肉膈甚不能多啖也鼠狼雖小而竊食雞鵠之類一齧即斷其喉十百爲羣皆齧殺無遺而後去行走如飛其氣腥惡狗齧之亦噉吐竟日云

九雜組

卷九

三

江南山中多豪猪似野豕而大能與虎鬪其毛半白半黑勁利如矢能激以射人人取以爲簪云今髮不垢

齊晉燕趙之墟狐魅最多今京師住宅有狐恠者十六七然亦不爲患北人往往習之亦猶嶺南人與蛇共處也相傳天壇側有白狐云千餘歲矣鬚髯如雪時時衣冠與人往來人知之亦無異也一旦駕幸天壇請雨匿數日不出

駕返復至人問之曰天子每出百靈詞護雖溝瀆窟穴皆有神主之何所藏匿然則安往笑曰直至泰山石竇中耳與一縉紳交善一旦張

真人來朝狐以帕一方托縉紳往求張印張見帕大怒曰此老魅敢爾言未畢狐已鎖縛跪庭下矣張曰野魅無禮若得吾印必且上擾天廷立取火焚殺之縉紳泣爲之請不得已云是縉紳爲縉紳德東侍郎

五雜組

卷九

二

其女問所居曰在西山益憚其達曰曷輿之來翌日二女至診之驚曰此非人脉必異類也當實告我姬泣拜曰某實西山老狐也問何以能入天子都城曰真命天子自在濠州諸神往護此間空虛久矣益乃與之藥而去無何而高皇帝起淮右益聞即棄官去

狐千歲始與天通不爲魅矣其魅人者多取人精氣以成內丹然則其不魅婦人何也曰狐陰類也得陽乃成故雖壯狐必托之女以惑男子



也然不爲大害故北方之人習之南方猴多爲  
魅如金華家猫畜三年以上輒能迷人不獨狐

杭州有糊猴能變化多藏試院及舊府內然余  
在二所嘗獨處累月意其必來或可叩以陰陽  
變化之理而杳不可得

福清石竺山多猴千百爲羣戚少保繼光勦倭  
時屯兵於此每教軍士放火器狙窺而習之乃  
命軍士捕數百等養之仍令習火器以爲常比

元雜組

卷九

三

賊至伏兵山谷中而今羣狙聞其營賊不虞也  
少頃火器俱發霹靂震地賊大驚駭伏發殲焉  
昔鍼尹燧象田單火牛江適火雞今戚公乃以  
火狙智者和師大約類此

京師人有置狙於馬廐者狙乘間輒跳上馬背  
掀幫搦項騁之不巳馬無如之何一日復然馬  
乃奮迅斷轡載狙而行狙意猶洋洋自得也行  
過屋桁下馬忽奮身躍起狙觸於桁首碎而仆  
觀者其異之余又見一馬疾走犬隨而吠之不

置常隔十步許馬故緩行伺其近也一蹄而驚  
靈鼎之智固不下於人矣

置狙於馬廐令馬不疾西游記謂天帝封孫衍  
者爲弼馬溫蓋戲詞也

余行江浙間少聞猿聲萬曆己酉春至長溪宿  
支提山僧樓上積雨初霽朝曦蒼蒼晨起憑欄  
四山猿聲哀嘯雲外淒淒如繁絃急管或斷或  
續客中不覺雙泪沾衣亦何必瞿塘三峽中始  
令人腸斷也

五辭組

卷九

二六

猿無膽馬亦無膽兔無脾猴亦無脾豚無筋蝟  
亦無筋

狹狗齧人令人腹中長狗雛而死急以藥治之  
狗從小便中出卽有齧衣服者亟掩衣置圍上  
經數宿必有狗雛無數死其中又有一種狗不  
飲不食常望月而嘯者非瘕乃肚中有狗實也  
實如石大者如鵝卵小如雞子專治噎食之疾  
余在東郡獲其一母以施醫者然不甚効也  
近歲一長洲令署中聞地下小犬吠聲如此數

書夜令人尋聲發掘杳無所見後亦竟無禍福  
案晉時輔國將軍孫無終家於既陽地中聞犬  
子聲尋而地坑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雌一雄取  
而養之皆死後爲桓玄所滅又吳郡太守張懋  
廬江民何旭家皆然而俱不善終尸子曰地中  
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賈  
魏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  
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遂穴至期  
更冠幘早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鼠

王銍訂

卷九

七

復入穴斯須吏出語如向日適欲中鼠入須臾  
復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日正中鼠曰周南  
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絕頭墜而死卽失衣冠取  
視俱如常鼠故今人相戒遇怪事不得言又諺  
語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閩中最多鼠衣服書籍百凡什物無不被損醫  
者蓋房屋多用板障地平之下常空尺許數間  
相通以妨濕氣上則瓦下布板又加承塵使得  
窟穴其中肆無忌憚使如北地鋪磚築牆椽上

用磚石作仰板自然稀少矣閩中人若知此不  
但可防鼠亦可防火盜也

占書謂狼恭鼠拱主大吉慶曆實應中洛陽李  
氏家親友大會而羣鼠門外數百人立驅之不  
去空堂縱觀人去盡而堂崩近時一名公將早  
朝穿靴已陷一足有鼠人立而拱再三叱之不  
退公怒取一靴投之中有巨虺尺餘墜焉鼠卽  
不見以至可憎之物而亦能爲人防患若此可  
怪也

五雜俎

卷九

六

猫之良者端坐默然而鼠自屏息識其氣也俗  
言別猫者一辟二積三咬四食今併其食者不  
可得矣長溪大金出良猫余常購之其價視它  
方十倍黑質金睛非不婉然大也而不能捕一  
鼠至其前而不能捉也此何異睢陽嗔狐犬書  
之以發一笑

天順間西域有貢猫者盛以金籠頓館驛中一  
籍紳過之曰猫有何好而子貢之曰是不難知  
也能歛數金與我乎如數與之使者結壇於城

中高處置猫其中翌日視之鼠以萬計皆伏死  
壇下曰此猫一作威則十里內鼠盡死蓋猫王  
也

京師內寺貴戚蓄猫瑩白肥大逾數十斤而不  
捕鼠但親人耳蓄狗則取金絲毛而短足者蹶  
蹶地下蓋凡事猫矣而不吠盜此亦物之反常  
焉妖者也

太倉中有巨鼠爲害歲久主計者欲除之募數  
猫往皆反爲所噬一日從民家購得巨猫大如

五雜俎

卷九

元

狸縱之入遂聞咆哮聲三日夜始息開視則猫  
鼠俱死而鼠大於猫有半焉余謂猫鼠相持之  
際再遣一二往援當收全勝之功而乃坐視其  
困也主計者不知兵矣

鼠大有如牛者謂之鼯鼠爾雅謂之鼯鼯說揚  
州有物度江而來形狀皆鼠而體如牛人莫能  
名有識者曰吾聞百斤之鼠不能敵十斤之猫  
蓋試之乃求得一巨猫十餘斤者往鼠一見卽  
伏不敢動爲猫昨殺此亦鼠之一種不恒有者

也人云鼠食巴豆可重三十斤但未試耳

衛覺察雜記云鷗白羽黑文胸頸皆青冠面足  
皆赤不純白也雪賦乃云白鷗失素是未識鷗  
也然李自亦有白雪恥容顏之語豈相沿之誤  
耶朱子詩傳鶴身白頸尾黑然鶴之黑者非尾  
也乃兩翅之下翅歛則傳於後似尾耳此亦格  
物之一端也

凡魚之游皆逆水而上雖至細之鱗遇大水亦  
槍而上鳥之飛亦多逆風蓋逆則其鱗羽順順

五雜俎

卷九

辛

而返逆矣人之生於困苦而死於安樂亦猶是  
也陳後山談叢謂魚春夏則逆流秋冬則順流  
當再考之

孟子曰緣木求魚言木上必不得魚也今嶺南  
有鯢魚四足管緣木上鮎魚亦能登竹杪以口  
銜葉莊子曰衆雌無雄而又奚卵今雞鴨無雄  
亦自有卵但不雜耳婦人亦有無人道而生子  
者况物乎

詩云莫赤匪狐莫黑匪烏一物之不祥從古已

忌之矣京師烏多而鵲少宮禁之中早暮飛噪千百爲羣安在其爲不祥也北方民間住宅有狐恠者十常二三而亦不甚害人久亦習之矣鵲鳴俗云主有凶事故女子小人聞其聲必唾之卽縉紳中亦有忌之者矣夫使人預知有凶而慎言謹動思患預防不亦吾之忠臣哉乃人皆樂鵲而惡鵲信乎逆耳之言難受也

洞庭有神鵲客帆過必飛噪求食人以肉擲空中哺之不敢捕也楚人好鬼羅願云岳陽人以

五雜俎

卷九

主

兔爲地神無敢獵者又巴陵烏絕多無敢弋其語信矣

烏與鵲似有別其實一也南人以體純黑者爲反哺之鳥而以白頸者爲鵲惡其不祥此亦不然古人烏鵲通用未有分者烏言其色也鵲象其聲也舊說烏性極壽三鹿死後能倒一松三松死後能倒一烏而世反惡之何也

貓頭鳥卽梟也閩人最忌之云是城隍攝魂使者城市屋上有梟夜鳴必主死喪然近山深林

中亦習聞之不復驗矣好事者伺其常鳴之所懸巨炮枝頭以長藥線引之夜然其線梟卽熟視良久炮震而墮地矣此物夜拾蚤蟲而晝不見丘山陰賊之性卽其形亦自可惡也古人以午日賜梟羹又標其首以木故標賊首謂之梟首

梟鵲鵲鵲鵲訓狐貓頭皆一物而異名種類繁多鬼車九首則惟楚黔有之世不恒見世俗相傳謂倉庚求友以爲出於詩然詩但言

五雜俎

卷九

主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初不指其何鳥也凡鳥雌雄相呼朋類相喚者亦多矣不獨鶯也釋者以禽經有鶯鳴嚶嚶之語遂以詩人爲味倉庚不知禽經乃後人所撰正因詩之語而附會之耳豈可引以證詩乎况楊雄羽獵賦有鴻鴈嚶嚶之句可又指爲鴈乎

淮南子季秋之月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來賓者以初秋先來者爲主而季秋後至者爲賓也

許叔重解以鴈來爲句而曰賓雀者老雀也棲宿人家如賓客然崔豹古今注亦云雀一名嘉賓必有所考今記於此

白鵝相視眸子不動而風化不必形交也鵝卽鷓似鴈而善高飛昔人謂其吐而生子未必然也又鷓鷯亦胎生從口吐出此屢見諸書者而未親見之

鶴與隼皆鷂擊之鳥也然鶴取小鳥以煖足旦則縱之此鳥東行則是日不東往擊物西南北

五雜俎

卷九

三

亦然蓋其義也隼之擊物遇懷胎者輒放不殺蓋其仁也至鷹則無所不噬矣故古人以酷吏比蒼鷹也

鷹產於遼東渡海而至登萊其最神駿者能見海中諸物輒撲水而死故中國之鷹不及高麗產

教鷹者先縫其兩目仍布囊其頭閉空屋中以草人臂之初必怒跳頭撲不肯立久而困憊始集臂上度其餒甚以少肉啖之初不令飽又數

十日眼縫開始聯其翅而去囊焉囊去怒撲如初又憊而馴乃以人代臂之如是者約四十九日迺開戶縱之高飛半晌羣鳥皆伏無所得食方以竹作雉形置肉其中出沒草間鷹見卽奮攫之遂徐收其絛焉習之既久然後出獵擒縱無不如意矣

伎免遇鷹來撲輒仰卧以足擊其爪而裂之鷹卽死惟能則不用爪而以翅擊之使翻便啄其目而攫去又鷹遇石則不能撲免見之輒依巖石傍旋轉鷹無如之何則盤飛其上良久不去人見而跡之免可徒手捉得也

五雜俎

卷九

三

南京一勳貴家蓄獼猴甚馴既久輒戲其侍婢主怒而欲殺之逃匿嚴恩寺塔頂出沒趨捷人無如之何或教放鷹擊之猴見鷹至卽裂其爪鷹反斃焉如是數四主怒甚募有能擊者予百金一遼東人應募解絛縱鷹鷹形甚小至塔頂盤飛良久瞥然遠逝不知所之萬眾相視罔測良久乃從天際而下將至候身乘其張目熟視

將毛羽一抖黃沙蔽天而下猴兩目眯不能開一擊而隕地矣乃知向之遠去爲藏沙也物之智如此主大喜厚賜之

有魚鷹者終日巡行水濱遇游泳水族悉啄之  
又有信天翁者不能捕魚立沙灘上俟魚鷹所得偶墜則拾食之昔人有詩云荷錢荇帶綠波空唼鯉含鰕淺草中江上魚鷹食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楊用脩丹鉛錄亦載此詩以爲蘭廷瑞作也一云瀛水上有二鳥立不動者名信天緣奔走不休者名謾畫

五雜俎

卷九

三五

虎鷹能擒虎豹亦展沙眯其目虎畏之遠望輒受首藏匿今北方驚鳥如鷗者亦能搏麀鹿食之驚則彌大能攫牛虎矣

鷹畏青鷗糞沾其身則肉爛毛脫獵時密跡其後略指之即遠逝青鷗輒飛糞濺之長至數尺如是再三糞漸微以至盡即爲鷹擊矣物之以智相制也

謝豹蟲也以羞死見人則以足覆面如羞狀是

蟲聞杜鵑聲則死故謂杜鵑亦曰謝豹而鵲啼時得蝦曰謝豹蝦實并曰謝豹筭則又轉借以爲各其義愈遠矣一云蜀有謝氏子相思成疾聞子規啼則怔忡若豹因呼子規爲謝豹未知是否

羽族之巧過於人其爲巢只以一口兩爪而結束牢固其於人工大風拔木而巢終不傾也余在吳興見雌雄兩鸛於府堂鵲吻上謀作巢既無傍依又無枝葉木銜其上輒墜余家中其嗤

五雜俎

卷九

三六

笑之越旬日而巢成矣鸛身高六七尺雌雄一雙伏其中計寬廣當得丈餘雜木枯枝縱橫重疊不知何以得膠固無恙此理之不可曉者

凡鳥將生雛然後雌雄營巢巢成而後遣卵伏子及子長成飛去則空其巢不復用矣其平時棲宿不在巢中也故有鵲巢而鳩居之者

閩大司徒馬恭敏公在山東日庭中有鶴雌雄巢於樹杪無何生二雛雌雄常留一守巢其一遠出覓食以爲常時方盛夏公常命吏卒謹護

之一日雄者出而不返旬餘無耗公嘆息以爲  
遇害又數日雛鳴甚急視之則雄從南方飛來  
將至巢長鳴一聲有樹一枝墜地紅實繁纍  
人不識持以白公視之則荔支也計樹實相距  
五千餘里不憚跋涉而達取之其愛至矣亟命  
梯而送之巢中其雌雄環鳴不已若感謝云  
鯢化爲鵬莊子寓言身鵬卽古鳳字也宋玉對  
楚王爲有鳳而魚有鯢其言鳳皇上擊九千里  
負青天而上正祖述莊子之言也鵠卽是鶴漢

五雜俎

卷九

三

黃鵠下建章而歌則曰黃鶴是已故戰國策說  
士或言鵠或言鶴交互不一物同而音亦同也  
此雖小事亦博物者所當知

景州進士田吉赴廷試日鵠巢其櫺直至潞河  
士自負必得大魁後乃以傳文字罰殿一舉余  
按吳孫權時封前太子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  
有鵠巢其帆櫓和故官僚聞之皆憂慘以爲櫓  
末傾危非久安之象後果不得死所其占正與  
吉合惜無有以和事告之者

閩中稅監高案常求異物於海舶以進御有番  
雞高五尺許白色黑文狀如閩雞但不聞其鳴  
耳有白鸚鵡甚多又有黃者其頂上有冠如芙  
蓉狀番使云此最難得者

東方有魚焉如鯉六足有尾其名曰鯢南方有  
鳥焉三首六目六足二翼其名曰鸞鵠西方有  
獸焉如鹿白尾馬足人手四角其名曰獲如北  
方有民焉九首蛇身其名曰相繇中央有蛇焉  
人面豺身鳥翼蛇行其名曰化蛇此五方之異  
物也

五雜俎

卷九

三八

五臺山有蟲狀如小雞四足有肉翅夏月毛羽  
五色其鳴若曰鳳凰不如我至冬毛落而毳忽  
寒而號若曰得過且過其糞如鐵狀若凝脂恒  
集一處醫家謂之五靈脂是也

古人有閩鴨之戲今家鴨登解閩耶閩雞則有  
之矣江北有閩鸚鵡其鳥小而馴出入懷袖視  
閩雞又似近雅吾閩莆中喜閩魚其色爛熳喜  
聞纏繞終日尾盡齧斷不辭此魚吾郡亦有之

俗名錢斗魚蓄之盆中諸魚無不爲所齧人皆惡之而莆人乃珍重如許良可怪也

鷄雖小而馴然最勇健善鬪食粟者不過再鬪食稌者尤耿介一鬪而決故詩言鷄之奔奔言其健也此物至微而上應列宿有鷄火鷄首鷄尾等象與朱雀玄武靈異之物同列有不可解者一云鳳鷄火之禽天文之鷄蓋指鳳也非鷄鷄之鷄亦未知是否

昔人以閩荔支蠣房子魚紫菜爲四美蠣負石

五雜組

卷九

三

作房紫菜若山所謂蠔也不惟味佳亦有益於人其殼堪燒作灰殊勝石灰也子魚紫菜海濱常品不足爲奇尚未及遼東之海參鯪魚耳江跳柱惟福清浦中有之然余從來未識其味亦未見其形也大約海錯中惟蠣與西施古稱最餘者不足咤也

閩有帶魚長丈餘無鱗而腥諸魚中最賤者獻客不以登俎然中人之家用油沃煎亦甚馨潔嘗有一監司因公事過午歸餞甚道傍聞香氣

甚烈問何物左右以帶魚對立命往民家取已煎者至宅啖之大稱善且怒往者之不市也自是每飯必欲得之去閩數載猶思之不置人之嗜好無常如此吳江顧道行先生亦嗜閩所作帶魚鮮遇閩人輒索而閩人賤視此味常無以應之也

唐皮日休以鱖魚殼爲樽澹峰鱖角內玄外黃謂之訶陵樽此亦好奇之甚矣閩人覺殼山積土人以爲杓入沸湯中其便不聞其可爲樽也

五雜組

卷九

三

卽虎蟬龍蝦鰻鰂螺之屬亦不甚當於用耳閩中蚌蠔大者如斗俗名曰蟬其殼至強能殺人捕之者伸手石罅中爲其所鉗牢不可脫一遇潮至便致淹沒卽至小者亦鉗人出血其肉肥大於蟹而味不及也又有一種殼兩端銳而螯長不螯俗名曰蠟陶穀清異錄已載之矣在雲間名曰黃甲浙之海鹽齊之沂州皆有之又

有殼斑如虎頭形者曰虎蟬它方之人多取爲玩器而其味滿不及矣



北地珍鯪魚每枚三錢漢王莽嗜鯪魚憑几不復睡後漢吳良爲郡吏不阿太守賜良鯪魚百枚又南齊時有遺褚彥回三十枚者每枚直數千錢則古人已重之矣鯪音撲入聲今人讀作鮑非也韻譜云一名石決明一殼如笠黏石上閩中亦有之但差小耳

海參遼東海濱有之一名海男子其狀如男子勢然淡菜之對也其性溫補足敵人參故曰海參

五雜俎

卷九

主

吳越王宴陶穀蚌蜆至蜆蚶六十餘種時閩爲吳越所併大抵皆閩產也蝦自龍蝦至線蝦極小者計亦不下二十餘種人之徇口腹迺至窮極若此山東海濱水族亦繁而人不知取沿河淺渚春夏間螺蚌蜆蛤甚多至饑荒時乃取之而亦不知烹臠之法也使是物產閩廣間已無唯類矣海豐產銀魚然須冬月上浮時爲風吹成水不能動然後土人琢冰取之春風至則逸矣其取魚網釣之外無一物也

五雜俎

卷九

主

俗言鯉魚能化龍此未必然鯉性通靈能飛越江湖如龍門之水險急千仞凡魚無能越者獨鯉能登之故有成龍之說耳陶朱公養魚以六畝地爲池求有子鯉魚長二尺者十六頭壯鯉三尺者四頭內之期年之中可得魚七萬頭蓋其性易育而又不相食故也又按許慎云鮪魚三月遡河而上能度龍門之浪則化爲龍而不言鯉也唐韻對山一名龍門山在對州大魚上化爲龍上不得點額流血水爲之丹都無鯉魚之文乃知俗說無稽

鮪卽鮪也陽書所謂若食若不食者也然今之鮪魚最易取常空羣而獲之宋張敬兒獻高帝至一千八百頭豈古用釣而今用罟故有難易耶

韋昭春秋外傳注曰石首成鰓鰓鴨也吳地志亦云石首魚至秋化爲冠鳬今海濱石首至今未聞有化鴨者書之以廣異聞

鯊魚重數百斤其大專車鯊牙鉤齒其力如虎

漁者投餌既中徐而牽之怒則復縱如此數次  
俟至岸側少困共拽出水卽以利刃斷其首少  
遲恐有掀騰之患故市肆者未嘗見其首余在  
真州藥肆中見之猛獍猶怖人也按毛詩鱣魚  
常張口吹沙郭氏所謂吹沙小魚者則  
鱣鱣屬之鱣魚也今鱣魚乃謂鱣耳

鯨鯢數千里或莊生之寓言然崔豹古今注云  
鯨鯢大者長千里則似實有之矣神異經謂東  
海之大魚行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逢魚尾余家  
海濱常見異魚一日有巨魚如山長數百尺乘

五雜俎

卷九

三

潮入港潮落不能自返撥刺沙際居民以巨木  
柱其口割其肉至百餘石潮至復奮簪浮出不  
知所之又有得巨魚脊骨爲臼者今見在也若  
非親見以語人入豈信乎宋高宗紹興間澄浦  
海場有魚高數丈割其肉數百車至剡日乃覺  
轉輒而旁觀者覆近時劉參戎炳文過海洋於  
亂礁上見一巨魚橫沙際數百人持各移時僅  
開一肋肉不甚美肉中刺骨亦長丈餘劉攜數  
根歸以示人想皆此類耳

張志和詩桃花流水鱖魚肥爾雅翼謂凡魚無  
肚獨鱖魚有肚能嚼焦氏筆乘引此釋肥字義  
亦似牽合凡魚之肥者固多也恐志和詩意亦  
未便至此至於以鱖魚爲鮠魚又誤矣二魚余  
皆見之大小形質竟然不同何得混爲一耶

吳陳湖傍有巨潭中產老蚌其大如船一日張  
口灘畔有浣衣婦以爲沉船也蹴之蚌閉口而  
沒婦爲驚仆嘗有龍來取其珠蚌與鬪二晝夜  
風濤大作龍爪蚌於空中高數丈復墜竟無如

五雜俎

卷九

三

之何景泰七年冬河水盡合蚌自湖西南而出  
水皆摧破堆壅兩岸如積雪然以後遂不知所  
之矣

爾雅曰蜃小者珧是以蜃爲蚌屬羅願曰蜃大  
蛤也故海中車螯亦有謂之蜃者然古人蛟蜃  
同稱若蚌蛤屬豈能變化爲人害陸佃埤雅云  
蜃形如蛇而大腰以下鱗盡逆一曰狀似螭龍  
有耳有角噓氣成樓臺然則蜃有二種而海市  
蜃樓及許遜所誅慎郎者必非珧蛤明矣又雉

入大水爲蜃。雖本蛇所化。暗武庫中。雉飛而得蛇。蛇是也。則其入水爲蜃。亦從其類耳。而羅氏以爲蛤屬。俱誤也。

龜之爲物。文采靈異。古人取之以配龍鳳。然以知吉凶之故。不免有剝剔鑽灼之慘。何不幸也。狐疑之人。每事必卜。焚骨棄板。積若丘山。此與雞豚何異。而聖人作事謀始。乃忍於戕靈物之命。以千萬計。必不其然。古者大龜藏之府庫。爲寶國有大事。則告廟而卜焉。世世用之。臧氏所

五雜俎

卷九

三

謂三年而一兆者是也。非一灼而遽棄之也。今龜卜南方不甚用之。而市肆所鬻敗龜板者。皆已灼之餘歲。不知其幾也。近一友人謂甲必生取者。始靈得龜。不卽殺之。以巨石墜其首而生剔其肉。冤慘之狀。令人不忍見。聞此。豈可施於神靈之物者。龜而有知。當銜冤報仇。其不告以吉凶審矣。故卜可廢也。

龍蝦大者重二十餘斤。鬚三天餘可爲枕。蚶大者如斗。可爲香爐。蚌大者如箕。此皆海濱人習

見不足爲異也。

嘉興天寧寺有蜈蚣。長七尺許。時出簷際。人間見之。而不爲害。一日雷震。其後殿遂不復見。輒京報恩寺塔頂有蜘蛛。大如斗。垂絲數百丈。直至南城樓後。亦爲雷所擊。俗云物大則有珠。故龍來取之。候官水西村民擊殺一蛇。其大異常。剝其皮。挂肉於柱。雷霆殷殷。遶簷角不散。衆懼而棄之。野余謂此亦當有珠。故能以雷至。惜村人無辨之者。

五雜俎

卷九

三

宋乾道間。行都北闕有鮎魚。色黑。腹下出人手於兩傍。各具五指。

海粉乃龜龜之屬。腹中腸胃也。以巨石壓其背。則從口中吐粉。吐盡而斃。名曰海粉。馬持齋者常誤食之。

河豚最毒。能殺人。閩廣所產甚小。然猶大鳥鵲之屬。食之無不立死者。而三吳之人以爲珍品。其脂名西施乳。乃其肝。尤美。所忌血與子耳。其亦有食者。少以鹽漬之用。燕脂染不紅者。卽

有毒紅者無毒可食一二章時用金遮蓋塵塵  
其中則殺人中毒者橄欖汁及蕨漿解之然千  
百中無一二也

有客於吳者吳人招食河豚豚將行其妻孥尼之  
曰萬一中毒奈何曰主人厚意不可却且聞其  
味美也假不辛中毒使用糞汁及溺吐之何害  
既及席而市者以夜風不能得河豚也徒飲至  
夜大醉歸不知人問之瞠目不答妻孥怖曰是  
河豚毒矣急絞糞汁灌之良久酒醒見家人皇  
王雜記 卷九 三

皇問所以具對始知誤矣古人有一事無成而  
虛咽一甌溺者不類是耶

東方朔客難云以管闔天以蠡測海蠡古螺字  
也注以爲蠡瓢非是楊用脩引方言蠡字解之  
愈僻而愈不通矣  
殺龜剖肉懸桁間見無人便自垂至地聞人聲  
卽縮龜肉封盡而留腸屬於首數日不死烏攫  
之反爲所嚙南人無食之者乃子公以爲異味  
可也廣陵沙岸上有水牛偃曝一龜大如席闕

出水際潛往牛所牛覺亟起環行出其後奮魚  
舐之龜卽翻身仰卧不能復起爲濱江人擊殺  
之古有相傳水牛殺蛟當不虛也

儀真人有網而得龜者繫其足置豕圈中將烹  
之入夜有虎入圈以爲豕也搏之爲龜所啣至  
死不放手創甚而伏比明衆至格殺虎以龜爲  
有功放之於江焉

龜鼈皆能魅人河東記載元長史事甚詳又唐  
開元中燉煌李龜過洞庭蚶血沙上爲鼈所舐  
遂化爲鵝形與其家人赴任而禍反被龜禁制  
水中如是數年遇葉法善問其故乃飛石往擊  
其鼈龜始得生故今舟行相戒不敢瀝血水中  
雜劇載鯉魚精事與此相似

南人口食可謂不擇之甚嶺南蟻卵蚺蛇皆爲  
珍膳水雞蝦蟆其實一類閩有龍虱者飛水田  
中與灶蟲分毫無別又有土笋者全類蚯蚓擴  
而充之天下殆無不可食之物燕濟之人食蠍  
及蝮余行部至安丘一門人家取草蟲有子者

標黃色入饌余詫之歸語從吏云此中珍品也名蚰子縉紳中尤雅嗜之雖余終不敢食也則蠻方有食毛蟲蜜唧者又何足怪

陸佃埤雅云蛸蛸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寸黃黑色甲下有翅能飛燒而噉之美於蟬也據其形質卽是龍虱之類古人以爲口食久矣然蟬今人不聞有食者而古人食之又一新事也

萬曆間京師市上有鳥大如鷓鴣毛色淺黃足

五雜組

卷九

三九

五指有細鱗如龜狀名曰沙雞云自塞外至者其味亦似山雉

余弱冠至燕市上百無所有雞鵝羊豕之外得一魚以爲稀品矣越二十年魚蟹反賤於江南蛤蜊銀魚煙蚶黃甲纍纍滿市此亦風氣自南而北之證也

大內供御溷廁所用乃川中貢野蠶所吐成繭織以爲帛大僅如紙每供御用之後卽便棄擲孝廟時一宮人取已用者澣濯縫紉爲簾帷

之屬一日上見問之具以對上曰如此殊可惜卽勅以紙代之停所進貢渝年川中奏詔書到後野蠶比年不復吐繭村民有求食於是者流離失所乃令進貢如初翌歲蠶復生矣固知惟正之供不偶然也

江南無蝗過江卽有之此理之不可曉者當其盛時飛蔽天日雖所至禾黍無復遺然間有留一二頃獨不食者界畔截然若有神焉然北人愚而憚故不肯捕之此蟲赴火如歸若積薪燎原且焚且燼百里之內可以立盡江南人收

五雜組

卷九

四

成後多用火焚一畝不惟去穢草亦防此等種類也

相傳蝗爲魚子所化故當大水之歲魚遺子於陸地翌歲不得水則變而爲蝗矣雌雄既交一生九十九子故種類日繁案史傳所載尚有螟螣蠹賊蠹賊等名雖云食心食苗各異同一種耳酉陽雜俎云腹下有梵字首有王字又云部吏侵漁百姓則蝗食穀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

身赤文吏也語雖荒唐可以警世

姚崇令姚若水捕鴆至數百萬有蝗患記息今之有司能設法捕除卽不能盡絕未必無少捕也况蝗不避人易於擒捉飛則千萬爲羣可以羅網夜以火取之尤易而坐視其縱橫莫之誰何豈不哀哉

京師多蠹近來不甚復見惟山東平陰陽穀等處最多遇其蟄時發巨石下動得數斗小民亦有取以爲膳者相傳爲蠹螫者忍痛問人曰吾

王維

卷九

四二

爲蠹螫奈何答曰尋愈矣便卽豁然若叫號則愈痛一晝夜始止關中有大茹可治蠹毒余在齊固安劉君養浩爲郡丞傳一膏藥方傳之痛立止屢試神効

蠹雙尾者殺人余初捕得蠹輒斬其尾縱之後以語人一客曰若斷尾復出卽成雙尾害不淺矣後乃殺之

蠹孕子在背長則剖背出而母死此亦梟破獍之類也

嶺南屋柱多爲蟲蠹入夜則齧聲刮刮連聲攪人眠書籍蟬蛙尤甚故其地無百年之室無五十年之書而蛇蟲虺蜴縱橫與人雜處蓋依稀蠻獠之習矣

蚊蓋水蟲所化故近水處皆多自吳越至金陵淮安一帶無不受其毒者而吳興高郵白門尤甚蓋受百方之水汙港無數故也李趙唐史補稱江東有以母鳥湖州尤甚余在湖州蚊則多矣不聞有鳥吐蚊也南中又有蚊子木實如枇

王維

卷九

四三

杷熟則裂而蚊出焉塞外又有蚊母草亦生蚊者鳥之吐蚊如蠅之糞蟲不足異也草木生蚊斯足異矣

京師多蠅齊晉多蠹二吳多蚊閩廣多虻虻與蚊害人者也蠅最癡頑無毒牙利嘴而其攪人尤甚至於無處可避無物可辟且變芳馨爲臭腐泥淨素爲緇穢驅而復來死而復生比之讒人不亦宜乎

物之最小而可憎者蠅與鼠耳蠅以瘴氣以黠

其害物則鼠過於蠅其擾人則蠅過於鼠世間若無此二種晝夜差得帖席矣譬之於人蠅則嗜利無恥舐痔吮癰之輩也鼠則舞文駟騷雄行奸命之徒也故防鼠難於防虎驅蠅難於驅蛇何者易之也

蠅雌者循行求食雄者常立不移足強交則雄負雌其勢在尾近背上擊及蜘蛛未有見其交者陰類多相賊也

江南有花地遍狀如小鰲螯立殺人嶺南有夜虎此其類也

五雜俎

卷九

四三

江南山谷中有黑蜂大如螭能螫殺人俗云七叔能殺一水牛楚詞云亦蟻若象玄蜂若壺是也

山蜂螫人皆復引其芒去惟蜜蜂螫人芒入人肉不可復出蜂亦尋死傳言尹吉市後妻取蜂去毒繫衣上以誘伯奇卽此也余在楚長沙見蜜蜂皆無刺玩之掌上不能螫人與蠅無異又可怕也

物之小而可愛者莫如蟻其占候似智其羸弱似勇其呼類似仁其次序似義其不棄似信有君臣之義焉兄弟之愛焉長幼之倫焉人之不如蟻者多矣故淳于棼縱酒遺世而甘爲之壻亦有激之言也

人有掘地得蟻城者街市屋宇樓堦門巷井然有條唐五行志開成元年京城有蟻聚長五六十六丈闊五尺至一丈厚五寸至一尺可謂異矣

蟻亦有之

五雜俎

卷九

四四

蟻有黃色者小而健與黑者鬪黑必敗僵屍蔽野死者輒昇歸穴中喪亂之世戰骨如麻人不反蟻多矣又有黑者長寸許最強螫人痛不可忍亦有翼而飛者

蛄蟻轉丸以藏身未嘗不笑蟬之槁也蜘蛛垂絲以求食未嘗不笑蠶之烹也然而清濁異致仁暴殊科故君子寧饑而清無飽而濁寧成仁而殺身無縱暴以苟活

蟬之爲蟻類也于于之爲蚊也不善變者也自

鼠之爲蝙蝠也田鼠之爲鴛也善變者也雉之爲蜃也雀之爲蛤也有情而之無情也腐草之爲螢也朽麥之爲蛾也無情而之有情也

淮南子曰子爲蠹子子今雨水中小蟲也其形短而屈羣浮水面見人則沉其行一曲一直若無臂然故名之子無右臂也子無左臂也一作子又音吉厥或作蛄蠹稍久則浮水上而爲蚊矣葛稚川曰蠹蟻之育於醢醋芝櫛之產於枯木蛄蠹之滋於泥淤翠蘿之秀於松枝彼非

王雜記

卷九

四五

四時所創匠也言皆因物成形自無而有耳

天地間氣化形化各居其半人物六畜胎卵而生者形化者也其它蚤蠶蟬蠹科斗野舛之屬皆無種而生既生之後抱形而繁即殄滅罄盡無何復出蓋陰陽氤氲之氣主於生育故一經薰蒸醢醢自能成形蓋卽陰陽爲之父母也水馬逆流水而躍水口奔流而步不移尺寸兒童捕之輒四散奔逃惟嗜蠅以髮繫蠅餌之則擒抱不脫釣至案几而不知也

蟻蛉有子蠹蠹負之謂負它子作已子也故人以過房子爲蟻蛉此語相沿至今然蠹蠹實非取它物爲子也迺放卵窠中而殺小蟲以飼之耳陶隱居爾雅注云蟻蠹銜泥竹壁及器物作房生子如粟米乃捕取草上蜘蛛滿中塞之以俟其子爲糧此語鑿鑿有據足破千古之誤且詩但言蠹蠹負之末言其作已子也則揚子雲類我之說誤之也

王雜記

卷九

四六

壁虱有越街而齧人者夷堅志載之詳矣閩中有一獄中壁虱最多諸囚苦之每晴明搜求了不可得一獄卒以昧爽出見市上有黑道如線視之虱也從獄中出越大門過市西一賣餅家爐下匿焉餅家父且致富卒乃白官發爐得數十燂殺之臭聞十數里自此獄中得甦而賣餅家遂敗落矣壁虱閩中謂之木虱多杉木中所生治者以麥葉燒灰水淋之

江南壁虱多生木中惟延綏生土中遍地皆是也入夜則緣床入幙啗人過體成瘡離徙至廣



庭懸床空中亦自空飛至南人至其地輒宛轉呼號不可耐無計以除之也

治蚤者以桃葉煎湯澆之蚤盡死治頭虱者以水銀揉髮中其大要在掃灑沐浴而已然人有善生虱者雖日鮮衣名香終不絕俗傳久病者忽無虱必死其氣冷也

書中蠹蛀無物可辟惟逐日翻閱而已置頓之處要通風日而裝潢最忌糊漿厚裱之物宋書多不蛀者以水裱也日曬火焙固佳然必須陰冷而後可入笥若熱而藏之反滋蠹矣

五雜組

卷九

四

蝥蛇大能吞鹿惟喜花苴婦人山中有藤名蝥蛇藤捕者簪花衣紅衣手藤以往蛇見輒凝立不動卽以婦人衣蒙其首以藤縛之其膽護身隨擊而聚若徒取膽者以竹擊其一處良久利刀剖之膽卽落矣膽去而蛇不傷仍可縱之後有捕者蛇輒逞腹間創示人明其已彼取也其膽喻一粟於口雖拷掠百數終不死但性大寒能萎瘠道令人無子嘉禾沈司馬思孝廷杖時

有遺之者遂得不死而常以艱嗣爲慮越二十餘年始得一子或云其氣已盡故耳

蛇油可合硃砂能令印色隱起不顯

蜈蚣長一尺以上則能飛龍畏之故常爲雷擊一云龍欲取其珠也余親見人懸食器於空中者去地七尺許一大蜈蚣盤旋窺伺無知之何良久於地下作勢頭尾相就如彎弓狀一奮擲而上卽入器中矣

三吳有闘促織之戲然極無謂闘之有場盛之

五雜組

卷九

四

有器必大小相配兩家審視數四然後登場決賭左右袒者各從其耦其賭在高架之上只爲首二人得見勝負其爲耦者仰望而已未得一寓目而輸直至於千百不悔甚可笑也

促織惟雌者有文采能鳴健闘雄者反是以立秋後取之飼以黃豆糜至白露則夜鳴求偶然後以雄者進不當意輒咋殺之次日又以二雄進又皆咋殺之則爲將軍矣咋殺三雄則爲大將軍持以決闘所向無前又某家有大大將軍則

衆相戒莫敢與鬪乃以厚價潛售它邑人其大將軍聞止以股一踢之遠去尺許無不糜爛或當腰咬斷不須鬪也大將軍死以金棺盛之將軍以銀瘞於原得之所則次年復有此種不則無矣

促織與蜈蚣共穴者必健而善鬪吳中人多能辨之小說載張廷芳者以鬪促織破其家哭禱於玄壇神夢神遣黑虎助之遂獲一黑促織所向無前旬日之間所得倍其所失此雖小事亦

五雜俎

卷九

哭

可笑也又黑蜂有化爲促織者勇健異常但不恒值耳

嶺南多蛇人家承塵屋雷蛇日夜穿其間而不齧人人亦不懼也聞有人面蛇者知人姓名晝則同行人於山谷中呼其姓名應之則夜至殺其人然主家多蓄蜈蚣蛇至近則蜈蚣籠中奮擲縱之出還往昨蛇或曰子美詩薄俗防人面蓋謂此也

昌蒲能去蚤虱而來鈴鈴鈴者入耳之蟲也

說者以爲蚰蜒然蚰蜒蝸牛之屬不能入耳蚰氏曰蚰蜒大者如釵股色正黃其足無數如蜈蚣然則今之蠼螋也蠼螋周官作蚍蜉能以溺射人成瘡亦不聞有入耳者吳人又以蝸牛之無角者爲蚰蜒則是水蛭馬蝗之屬非蚰蜒也物之傳訛者多

蜻蛉飛好點水非愛水也遺卵也水蠶化爲蜻蛉蜻蛉相交還於水中附物散卵出復爲水蠶水蠶復爲蜻蛉交相化禪無有窮已淮南子曰

五雜俎

卷九

平

水蠶爲蠅免齧爲蟹物之所爲出於不意

稽聖賦曰蜻蛉行以其背聽蜩鳴非其口按山海經有獸以其尾飛有鳥以其鬚飛不獨龍以角聽已也

山東草間有小蟲大僅如沙礫磨人痒癢覓之卽不可得俗名拿不住吾閩中亦有之俗名沒子蓋鳥有之意也視山東名爲佳矣

浙中郡齋嘗有小蟲似蜻蛉而小如針尾好緣紙窓間能以足敲紙作聲靜聽之如滴水然跡

之輒躍此亦焦螟之類與

晉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蝨作聲曰韓尸尸  
未幾而韓謚誅

蟲有應聲者在人腹中有聲輒應有消麪者食  
麪數十立盡有銷魚者安數十鱸中鱸卽成水  
亦能銷人腹塊有畏酒者无載聞酒氣卽醉醫  
於其鼻尖挑一青蟲謂爲酒魔從此能飲有名  
怪哉者冤氣所結得酒則消有名鞠通者喜食  
枯桐尤嗜古墨耳聾人置耳邊立効有名脉望  
五雜組

卷九

辛

者蠹魚三食神仙字所化有名度古者能食蛆  
蚓而溫會江州所嗜漁人背者大如黃葉眼遍  
其上一眼一釘竟不識其何蟲也

物作人言余於文海披沙中詳載之矣今又得  
數事姑記於此揚州蘇隱夜卧聞數人念阿房  
宮賦聲急而小視之虱也其大如豆適殺之唐  
天寶間當塗民劉成李暉以巨舫載魚有大魚  
呼阿彌陀佛俄而萬魚俱呼其聲動地明弘治  
間慶陽天雨石子大如雞頭皆作人

言

五雜組卷之九終

五雜組卷之十

陳留謝肇淛著

物部二

松栢後凋松栢未嘗不凋也但於衆木爲後耳凡木皆以冬落葉至春而後發葉松栢獨以春抽新葉既長而後舊葉黃落今南中花木有不易葉者皆然也邇知聖人下字不苟如此

王荆公字說云松栢爲羣木之長故松從公猶公也栢從白猶伯也此說雖近有理然實穿鑿

五雜組

卷一

松栢之字直諧聲耳五等之封始於三代而松栢之字製於倉頡寧預知後世有公伯之爵耶且松字古作案从公者後世省文也卽且至微而從公彌但至劣而從侯豈亦以蟲之長乎

槐者虛星之精晝合夜開故其字從鬼然周禮外朝之法面二槐爲二公之位王荆公解槐黃中懷其美故二公位之吳草廬注云槐懷也可以懷遠人也春秋元命包云槐之言歸也古者樹槐聽訟其下使情歸實也然則槐之從鬼或

爲歸耳

洪武間出內府所藏桃核示記臣核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漢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奎以金宋學士有蟠桃核賦宇宙之間固何所不有但謂西王母賜漢武者則妄誕無疑此必宣和間黃冠僞爲之以媚道君者耳王盛時廣求異物有以桃核半枚獻者中容米二四斗卽此類耳吾聞荔支木有人僞作桃核刻之者歲久亂真殆無以辨此亦不可不知也

五雜組

卷十

曲阜孔林有楷木相傳子貢手植者其樹十餘圍今已枯宛其遺種延生甚蕃其芽香苦可烹以代茗亦可乾而茹之其木可爲笏枕及棋枰云敲之聲甚響而不裂故宜棋也枕之無惡夢故宜枕也此木殊方不可知以余所經他處未有見之者亦聖賢之遺跡也而守土之官日逐採伐製器以充餽遺今其所存寥寥反不及商丘之木以不才終天年不亦可恨之甚哉余在嶧山見禹時猗桐於陶阜見孔子手植楷

及子貢手植楷木於闕雪嶺見唐時枯木椿而枯木椿質紋形色政與嶧陽孤桐相類色如黃金而皮作斷紋不問知爲數千物也二處寺僧守護甚嚴故至今無恙楷木已朽腐斷折獨留根幹之餘檜非聖人手植者乃其遺種也經金兵火廟宇樹木盡爲煨燼而檜復挺一枝於東廡間經今又三四百年矣不生不滅才然獨聳數十年間輒一發生且其紋左旋而上無傍枝此爲異耳按孔林十里中雲木參天上無鳥巢五粒紅 卷一 三

無鴉聲下無荆棘藜刺人之草聖人生前不語怪力身後著靈異若此豈亦以神道設教耶抑或有地靈呵護之也孔廟中櫨歷周秦漢晉幾千年至懷帝咏嘉三年而枯枯三百有九年子孫守之不敢動至隋恭帝義寧元年復生生五十一年至唐高宗乾封二年再枯枯三百七十四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復榮至金宣宗貞祐二年兵火摧折無復才直後八十二年爲元世祖三十一年故根復

發於東廡額址之間遂日茂翠色葱然至我太祖洪武二年己巳凡九十六年其高二丈有奇圍四尺許至弘治己未爲火所焚公雖無枝葉而直幹挺然不朽不推生意隱隱未嘗枯也聖人手澤其盛衰關於天地氣運此豈尋常可得思議乎

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癭瘤一夕遇暴雨其贅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作術有通神之驗此亦樟柳神之類也一云取不以

法則詭化去故曰老楓化爲羽人政謂此耳

建寧行都司有豫章木其中空可設數席余在福寧龍泉菴後有榕木其中亦可盤坐五六人枝梢寄生大可數十圍方廣巖有木自深坑出直至巖頂寺僧自巖垂絙繩下度之得三十丈云而幹不甚巨半巖視之殊不覺其長也宋時寢殿巨材謂之模枋模枋者人立其兩旁不相見但以手摸之而已今之皇本徑亦逾丈其最中爲棟者每莖價近萬金而昇機之費不

與焉然川貴菁峒中亦不易得也

嘗見採皇木者言深山窮谷之中人跡不到有  
洪荒時樹木但荒穢險絕毒蛇驚獸出入山中  
蜘蛛大如車輪垂絲如繩虎豹食之采者以  
天子之命諭祭山神縱火焚林然後敢入其  
非王命而入者不惟橫罹患害卽求之終年不  
得一佳木也

榕木惟閩廣有之而晉安城中最多故謂之榕  
城亦曰榕海云其木最易長折枝倒埋之二年

五雜俎

閩卷十

五

之外便可合抱柯葉扶疎上參雲表大者蔽虧  
百畝老根蟠拏如石焉木理邪而不堅易於朽  
腐十圍以上其中多空此莊子所謂以不才終  
天年者也閩人方言亦謂之松按松字古作察  
則亦與榕通用矣

閩人作室必用杉木器用必用榆木棺槨必用  
楠木北人不盡爾也桑柳槐松之類南人無用  
之者北人皆不擇而取之故棟梁多曲而不直  
什物多竅而不緻坐是故耳榱桷豫章自古稱

之而稱木生楚蜀者深山窮谷不知年歲百丈  
之幹半埋沙土故截以爲棺謂之沙板佳者解  
之中有文理堅如鐵石試之者以暑月作合盛  
生肉經數宿啓之色不變也然一棺之直者百  
金以上矣夫葬欲其速朽也今乃以不朽爲貴  
使骨肉不得復歸於土魂魄安乎或以木之佳  
者水不能腐蟻不能穴故爲貴耳然終俗人之  
見也

木之有癭乃木之病也而後人乃取其癭瘤  
五雜俎

卷一

六

齏者截以爲器蓋有癭而後有旋文磨而光之  
亦自可觀但有南癭北癭之異南癭多楓北癭  
多榆南癭蟠屈秀特北癭則取其巨而多盛而  
已余在燕市中見癭杯有大如斗者後在一宗  
室見以癭木爲浴盆此以大爲貴也南方磊塊  
百狀或有自然耳可執小僅如雞子者此以小  
爲貴也政如北人貴大葫蘆種謂可以爲舟而  
南人乃取如栗大者爲扇噓人之好尚不同如  
此按劉子云榱桷樽罍以成縛錦之瘤則癭木

之見重自古然矣

天子稱松栢後凋蓋中原之地無不凋之木也  
若江南樹木花卉凌冬不凋者多矣如荔支龍  
目桂檜栲栳山茶之屬皆經霜逾翠蓋亦其性  
耐寒非南方不寒也至於蘭菊水仙皆草本萎  
茶當隕霜殺殺萬木黃落之時而色澤益媚非  
性使然耶

俗言松三粒五粒段成式云松當作鱗然亦不  
知五鱗何義又云五鱗松皮不鱗今山中松未  
五粒五粒純卷一

七

見有不鱗者段又云欲松不長以石抵其直下  
便不必千年方偃然亦不盡然也凡松髡其頂  
則不復長旁幹四出久即偃地矣京師報國寺  
有松七八株高不過丈許其頂甚平而枝幹旁  
出至十餘丈者數百莖夭矯如游龍然寺僧恐  
其折每一幹以一木支之加丹望焉好事者攜  
酒上其頂盤踞臺坐此亦生平所未嘗見也燕談載亳州法相寺接檜亦類此

三衢桐柯山中有數松盤擎蹙縮形勢殊詭余

嘗過之歎其生於荒僻無能賞者又十數武石  
碣表於道周大書曰戰龍松朱晦翁筆也追思  
往歲過羅源山路傍有石巖下覆古樹此枝曾  
蔚其上坐而樂之徘徊土際得一石刻曰才翁  
所賞樹石蓋蘇公爲福守時所書也乃知古人  
識鑒其先得我心若此而必鐫題以表之則今  
人不能亦不暇也

南昌翊聖觀有二松相去五尺合爲一幹名爲  
義松余在福寧南峰菴見二榕樹亦然作門出  
五粒五粒純卷十

八

入其實非幹也乃根耳根初在土中後入土愈  
深土落而根出怒卷如繆枝焉土漸低則根漸  
高而成幹矣今人有僞作連理樹者皆用此也  
若以此松爲義它木盡負心耶

嵩山嵩陽觀有古柏一株五人聯手抱之圍始  
合下一石刻曰漢武帝封大將軍人但知秦皇  
之封松而不知漢武之封柏也又唐武后亦封  
栢五品大夫

北人於居宅前後多植槐柳之類南人卽不爾

而關人尤忌之按桑連茂云人居而木蕃者去之木蕃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今人忌之以此然術士之談尙足信也土必膏沃而後草木蕃豈有木盛土衰之理乎

涿州之涑水道中有大桑樹高十餘丈蔭百畝云卽昭烈舍前之桑也自漢及今千五百年矣而扶疎如故且其樞視常桑倍大土人珍之以相餽遺云余按蕭道成所住宅亦有桑樹高二丈許狀如車蓋道成好戲其下兄敬宗謂之曰

五雜俎 卷十 九  
此樹爲汝生也今宅旣灰滅而桑之有無亦無人能知之者信乎在人不在物也

古人墓樹多植梧楸南人多種松栢北人多種白楊曰楊卽青楊也其樹皮白如梧桐葉似冬青微風擊之輒淅歷有聲故古詩云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余一日宿鄆縣驛館中甫就枕卽聞雨聲竟夕不絕侍兒曰病矣余訝之曰豈有竟夜雨而無簷溜者質明視之乃青楊樹也南方絕無此樹

白楊全不類楊亦如水松之非松類也李義山有柳栢賦似是栢名而柳其葉者未審何木今園中有一種柳其葉如松而垂長數尺其幹亦與栢不類俗名爲御柳夫詩人之咏御柳不過禁御中柳耳此則別是一種而強名之者也梓也櫟也椅也楸也豫章也木而數名者也蓮也荷也芙蓉也蘭蓀也芙蕖也二花而數名者也

五雜俎 卷十 十  
楓棗二木皆能通神靈卜卦者多取爲式盤式局以楓木爲上棗心爲下所謂楓天棗地是也靈棋經法須用雷劈棗木爲之則尤神驗兵法曰楓天棗地置之槽則馬駭置之轍則車覆其異如此蓋神之所棲亦猶鬼之棲樟柳根也楚中有萬年松長二寸許葉似側栢藏篋筒中或夾冊子內經歲不枯取置沙土中以水洗之俄頃復活不知其所從出或云是老苔變成者然苔無莖無根而彼莖亦如松栢有根鬚數條未必是苔也



燕薊人採椿芽食之以當蔬有云燕薊人採椿芽食之以當蔬苗時甚珍之既老則茹而蓄之南人有食而吐者然椿有香臭二種臭者土人以湯淪而瀉之亦可食也考之圖經疎而臭者乃樗耳蓋二本甚相類但以氣味別之今人不復識樗呼爲椿也

木蘭去皮而不死紫薇搔其皮則樹皆搖動

樺木似山桃其皮軟而中空若敗絮焉故取以貼弓便於握也又可以代燭余在青州持官炬

五雜俎 卷十

七

者皆以鐵籠盛樺皮燒之易燃而無烟也亦可

以覆幕舍二云取其脂焚之能辟鬼魅

竹譜曰竹之類六十有一余在江南目之所見者已不下二十種矣毛竹最鉅支提武夷中有大如斗者太姥玉帶蒼竹生深坑中乃與崖上松栝齊稍計高二十餘丈其最奇者有人面竹其節紋二覆一仰如畫人面然又有黃金間碧玉竹其節一黃一碧正直如界然有歲竹見雪

隆冬雪隆有之其它不可殫紀也

栽竹無時雨過便移須留宿土記取南枝此妙訣也俗說五月十三爲竹醉日不特此也正月一日二月三日三月三日直至十二月十二日皆可栽大要掘土欲廣不傷其根多砍枝稍使風不搖雨後移之土濕易活無不成者而暑月尤宜蓋土膏潤而雨澤多也

宋葉夢得善種竹一日遇王份秀才曰竹在肥

地雖美不如瘠地之竹或巖谷自生者其質堅實斷之如金石夢得歸而驗之果信余謂不獨

五雜俎

卷十

三

竹爲然凡梅桂蘭蕙之屬人家極力培養終不及山間自生者蓋受日月之精得風霜之氣不近烟火城市自與清香逸態相宜故富貴養之人其筋骨常脆於貧賤人也

栽花竹根下須撒穀種并許蓋欲引其生氣穀苗出土則根行矣

竹太盛密則宜芟之不然則開花而逾年盡死亦猶人之瘟疫也此余所親見者後開避暑錄亦載此凡遇其開花急盡伐去但留其根至明

春則復發矣

廣南多巨竹剖其半二俯一仰可以代瓦桂海虞衡志載徭人以大竹爲釜物熟而竹不灼火室山竹堪爲甑山海經舜林中竹二節可爲船蓋不獨爲椽已也

高潯州有疎節之竹六尺而一節黎母山有丈節之竹臨賀有十抱之竹南荒有箬竹其長百丈雲母竹二節可爲船宋昌有漢竹二節受一斛羅浮巨竹圍二十尺有二十九節節長二丈五雜記 卷十 三

此君巨麗之觀二至於此

簕竹細竹也長數尺許其筍冬夏生可食近日黃白仲詩有簕竹爲椽之語誤矣

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焉竹自竹前自箭乃二物也異物志箭竹細小勁實可爲箭故名之而竹之用多又不獨爲箭已也

移花木江南多用臘月因其歸根不知搖動也洛陽花木記則謂秋社後九月以前栽之蓋過此涼寒亦地氣不同耳獨竹於盛暑烈日中移

得其法無不成長蓋其堅貞之性不獨耐寒亦足敵暑如有德之士貧賤不移富貴不淫也竹名妬母後荀之生必高前荀竹初出土時極難長累旬不盈尺逮至五六尺時潛記其處一夜輒尺許矣

武夷城高巖寺後有竹本出土尺許分兩岐直上此亦從來未見之種按宋史五行志天禧間太平興國寺亦有此而大中祥符間黃州江陵武岡司原諸處且以祥瑞稱賀矣按南穀清異錄載湘中有

五雜記 卷一 四  
天親竹皆雙  
畝自是一種

芝蘭生於空谷不以無人而不香然芝實無香也蘭閨中最多其於深山無人跡處掘得之者爲山蘭其香視家蘭爲甚人家所種紫莖綠葉花簇簇然若謂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爲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爲蕙則今之所種皆蕙耳而亦恐未必然也卽山谷中絕香之蘭未見有一幹一花者吾閩蘭之種類不一有風蘭者根不着土叢蟠木石之上取而懸之簷際時爲風

吹則愈茂盛其葉花與家蘭全無異也有歲蘭花同而葉稍異其開必以歲首故名其它又有鶴蘭米蘭朱蘭木蘭賽蘭玉蘭則另各一種徒冒其名耳

蘭最難種太密則瘁太疎則枯太肥則少花太瘦則漸萎太燥則葉焦太濕則根朽久雨則腐久曬則病好風而畏霜好動而惡潔根多則欲刷葉茂則欲分根下須得灰糞亂髮實之以防蟲刺清晨須用櫛髮油垢之手摩弄之得婦人

五雜組

卷十

五

手尤佳故俗謂蘭好淫也須置通風之所竹下池邊稍見日影而不受霜侵始不夭札故北方人以重價購得之百計不能全活亦其性然耳古者女子佩蘭故內則曰婦或賜之蘭則受而獻諸舅姑燕姑粢天與已蘭文公遂與之蘭而御之淮南子曰男子植蘭美而不芳情不相與往來也則蘭之宜於婦人其來久矣

古人於花卉似不着意詩人所咏者不過茅苴卷耳蘭蕙之屬其於桃李棠棣芍藥蘭荷間一

五雜組

卷十

六

余宦西北十餘年卽生薑芽亦不數見也自暗香疎影之句爲梅傳神而後高人墨客相繼吟賞不置然翫華而忘實政與古人意見相反蘭浙三吳之間梅花相望有十餘里不絕者然皆俗人種之以售其實耳花時苦寒凌風雪於山谷間豈俗子可哉故種者未必賞賞者未必種與它花卉不同也

菊於經不經見獨離騷有餐秋菊之落英然不落而謂之落也不賞翫而徒以供餐也則尚未

爲菊之知己也。卽考藝古人亦以調食使令人爲之亦大殺風景矣。

秦詩山有苞櫟。隱有六駮。毛氏注以爲駮馬。此固無害於義。但木中原有六駮。其皮青曰達望之。如獸焉。見崔豹古今注。且詩下章山有苞棣。隱有樹檉。據其文意。似皆指草木也。故陸機不從毛氏之說。雖詩人未必拘拘若此。但以爲木則相屬以爲駮。則相遠。且止言駮足矣。何必六也。鄭詩山有喬松。隱有游龍。龍亦草木古人之五對組。卷一

言往往出奇。若此。又豈得指爲游戲之龍乎。又宋時里語曰。斫檀不諦待。英遂。英遂尚可得駮馬。英遂與六駮木相似。言伐檀而誤得英遂。得英遂而誤以爲駮。得駮而誤以爲駮馬。其去本來愈遠矣。此見羅願爾雅翼爲拈出之。

橘渡湘而北。則化爲枳。故禹貢揚州厥包。橘柚錫貢。蓋以其不耐寒。故包裹而致之也。然柚似橘而大。其味甚酸。與橘懸絕。乃得附橘著名。幸矣。廣志曰。成都有柚。大如斗。今閬廣有一種如

瓜者。方其開。謂之櫟。蓋其蒂最牢。任風拋擲而不墜也。其色味彌劣矣。

柚花白色。似玉蘭。其香酷烈。諸花無與敵者。予上巳余與喻正之。郡守。禊飲郊外十里之中。異香逆鼻。諸君託以爲奇。余笑謂此柚花也。形質既粗。色味復劣。故雖有奇香。無賞之者。衆采而遞觀之。果然。夫香壓衆花。而名不出里閭。余至今尚爲此君扼腕也。

合歡蠟。公萱草。忘憂此寄興之言耳。萱草豈能忘憂。而詩之所謂。諶草。又豈公之萱草哉。羅氏曰。諶忘也。婦人因君子行役思之。不置。故言安得善忘之草。樹之使我漠然而無所思哉。然而必不可得也。使果爲萱草。何地無之。而乃有安得之歎耶。凡詩之言安得者。皆不可得。而設或擬託之詞也。後人以萱與諶同音。遂以忘憂名之。此蓋漢儒傅會之語。後人習之。而不覺其非也。萱草一名鹿葱。一名宜男。然鹿葱晏元獻已辨其非矣。宜男自漢相傳至今。未見其有明驗。

也

古人於瓜極重大戴禮夏小正五月乃瓜八月  
剥瓜豳風七月食瓜小雅中田有盧疆場有瓜  
是剥是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今人  
醃瓜爲菹不可以享下賓而况祭祖考乎但古  
人之瓜亦多種類非今之西瓜也西瓜自宋洪  
皓始攜歸中國自此而外有木瓜王瓜金瓜甜  
瓜廣志所載又有烏瓜魚瓜蜜甯瓜等十餘種  
不知古人所云食瓜的是何種今人西瓜之外

五雜俎

卷一

元

無有薦賓客會食者漢陰貢人夢食嫩瓜甚  
美燉煌西羌地也豈此時西瓜已有傳入中國  
者但不得其種耶今時諸瓜其色澤香味豈復  
有出西瓜之上者始信邵平五色浪得名耳

禮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綈副析也既削之  
又四析之而巾覆焉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綵華  
中裂之而四析也爲大夫累之累裸也謂不以  
巾覆也士寔之謂不中裂但橫斷去寔而已庶  
人斲之不橫斷也古人以一瓜之微乃極其禮

屑若是既茹以祭便欲壽考受祜而食之之法  
又各有等限使不踰越不知何意以此爲訓宜  
乎曹孟德有進一瓜而斬三妾之事也

匏亦瓜之類也與瓠一種而有甘苦之異甘者  
爲瓠詩所謂嘒嘒葉是也苦者爲匏不可食  
但可用以渡水而已詩所謂匏有苦葉濟有深  
洑是也故夫子謂子路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  
而不食言但可翫而不可食也注者乃以繫於  
一處而不能飲食辭之則凡草木之類皆然何

五雜俎

卷一

字

必匏瓜此大可笑也然匏瓠古亦通用廣雅曰  
匏瓠也惠子謂莊子魏王貽我五石之瓠則亦  
匏也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則亦瓠也今  
人以長而曲者爲瓠短項而大腹者爲葫蘆卽  
匏也亦謂之壺豳風八月斷壺鵲冠子中流失  
船一壺千金是也然則壺嫩而甘者亦可食老  
而苦者古人皆用以渡水今人則用以盛水而  
已與瓠形質既殊其熟瓠先而匏後而古人通  
用之者原一種也陸佃埤雅斷以爲二種固亦

誤矣

余於市場戲劇中見葫蘆多有方者又有突起成字爲一首詩者蓋生時板夾使然不足異也

最後於閩中見一葫蘆甚長而拗其頸結之若繩狀此物甚脆而蔓係於樹腹又甚大不知何以能結之也

或云以燒酒沃之則軟而可結山東亦嘗見之但長頸者另一種耳

南州異物志載蕉有三種最甘好者爲羊角蕉其一如雞卵其一如藕于此皆芭蕉耳今閩廣

蕉尚有數種有美人蕉樹葉皆似芭蕉而稍小

五雜俎

風卷一

三

開花殷紅麗千葉如槌經數月不凋謝櫛置瓶中以水漬之亦可經一兩月也此蕉最佳書齋中多植之有鳳尾蕉其本籠巨葉長四五尺密比如魚刺然高者亦丈餘又有番蕉似鳳尾而小相傳從流求來者云種之能辟火患

美人蕉華而不實吳越中無此種顧道行先生移數本至家園植之花時賓朋親識賞者如雲以爲從來未始見也先生喜甚以美蕉名其軒今復二十餘年不知何如耳番蕉云是水精故

能辟火將枯時以鐵屑糞之或以鐵丁釘其根則復活蓋金能生水也物性之奇有如此者植盆中不甚長一年纔落一下葉計長不絀以寸也亦不甚作花余家畜二本三十年中僅見兩度花耳花亦似芭蕉而色黃不實

歷考史傳所載果木如所云都念猪肉子猩猩果人面樹者今皆不可得見而今之果木又多出於紀載之外者豈古今風氣不同或昔有而今無或未顯於今而著衍於今也今閩中有無

五雜俎

風卷一

三

花果清香而味亦佳此卽僊遊錄所謂木饅頭者又有一種甚似皂莢而實若蓰菜土人謂之肥早果或云節菩提果至於佛手柑羅漢果之類皆不見紀載而出谷中可充口實而人不及知者益多矣

牡丹自唐以前無有稱賞僅謝康樂集中有竹間水際多牡丹之語此是花王第一知己也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之詩子華北齊人與靈運稍相後段成式謂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中

初不說牡丹而海山記酒言煬帝開地爲苑  
易州進二十相牡丹有赭紅頰紅飛來紅等名  
何其妄也自唐高宗後苑賞雙頭牡丹至開元  
始漸貴重矣然牡丹原止呼木芍藥芍藥之名  
著於風人吟咏而牡丹以其相類依之得名亦  
猶木芙蓉之依芙蓉爲名耳蓋古之重芍藥亦  
初不賞其花但以爲調和滋味之具而牡丹不  
適於口故無信耳今藥中有牡丹皮然惟山中  
單瓣赤色五月結子者堪用場圃所植不入藥  
也

五雜組

卷十

三

牡丹自閩以北處處有之而山東河南尤多埤  
雅云丹延以西及褒斜道中與荊棘無別土人  
皆伐以爲薪未知果否也余過濃州曹南一路  
百里之中香氣逆鼻蓋家家圃畦中俱植之若  
蔬菜然縉紳朱門高宅空鎖其中自開自落而  
已然北地種無高大者長僅二尺而止余在京  
輿輿所見過有丈餘者開花至三五百朵北  
方未嘗見也此花盛開之時莫盛於洛陽今則

彼多而無奇豈亦氣運有時而盛衰耶

牡丹各花俱有獨正黃者不可得不知當時姚  
氏之種何以便絕今天下粉白者最多紫者次  
之正紅者亦難得矣亦有墨色者須苗芽時以  
墨水澆其根比開花作蔚藍色尤奇也王敬美  
先生在閩中時奏藩有黃牡丹盛開宴客敬美  
甚詫以重價購二本攜歸至來年開花則仍白  
色耳始知秦藩亦以黃梔水澆其根幻爲之以  
欺人也

五雜組

卷十

三

牡丹芍藥之不入閩亦如荔支龍眼之不過浙  
也此二者政足相當近來閩中好事者多方致  
之一年間亦開花如常但微覺瘦小過三年  
不復生又數年則萎矣然北方茉莉經冬即死  
而茉莉不絕者致之多也閩人苟不惜費力三  
年一致之何患無牡丹哉

閩中有蜀茶一種足敵牡丹其樹似山茶而大  
高者丈餘花大亦如牡丹而色皆正紅其開以  
二三月照耀園林至不可正視所恨者香稍不

及耳然牡丹香亦太濃故不免有富貴相蜀茶色亦太艷政似清華宮肥煙不及昭陽掌上舞人也

世之味牡丹者亦自獎借太過如云國色天香猶可至謂芍藥爲近侍芙蓉避芳塵虛生芍藥徒勞妬羞殺玫瑰不敢開恐牡丹未敢便承當也牡丹豐艷有餘而風韻微之幽不及蘭骨不及梅清不及海棠媚不及茶蘼而世輒以花之王者富貴氣色易以動人故也芍藥雖草本而

五雜俎

卷十

三

一種妖媚手神殊出牡丹之右譬之名姬嬌婢侍君夫人之側恐有識者消魂不在彼而在此不知世有同余好不

楊州瓊花種既不傳論者紛紛楊用脩以爲卽梔子花何言之太易也齊東野語言絕類聚八仙但色微黃而香此與梔子有何干涉七脩類葉謂不但瓊花不傳卽聚八仙亦不知何似而以繡裘花當之余謂卽仁實與楊用脩皆因不識聚八仙故遂妄模瓊花耳余在濮州蘇觀察

園中見有花如茉莉而八朶爲一簇問其人曰聚八仙也因之始識聚八仙而瓊花旣云絕類則亦必八朶相簇若以爲梔子則僅八之一以爲繡裘則太繁密與聚八仙愈不相類但當時旣云天下皆無獨楊州一株則必天生另一奇種而後人取其孫枝移接他樹安能如其故物而必求目前常有之花以實之宜乎說之益混也

五雜俎

卷一

三

瑞香原名睡香相傳廬山一比丘僧晝寢山石下夢寐之中但聞異香酷烈覺而尋之因得此花故名睡香後好事者奇其事以爲祥瑞迺改爲瑞余謂山谷之中奇卉異花城市所不及知者何限而山中亦不知賞之三吳最重玉蘭金陵天界寺及虎丘有之每開時以爲奇翫而支提太姥道中彌山滿谷一望無際酷烈之氣衝人頭眩又延平山中古桂夾道上參雲漢花墮狼藉地上入土數尺固知荆山之人以玉抵腸良不誣也



予美於蜀不賦海棠此未必有別意亦偶不及之耳且詩中花譜不及之者亦多何獨海棠也自鄭谷有子美無情爲發揚之語而宋人動以爲口實至謂子美母名海棠者不知出於何書亦可謂穿鑿之甚矣

詩有女同車顏如舜華舜木槿也朝開暮落婦人容色之易衰若此詩之寄興微而婉矣然花之朝開暮落者不獨槿花如蜀葵茉莉木芙蓉棗花皆然而銀杏花二開卽落又速於木槿也但木槿色稍艷耳

本草綱目謂菊春生夏茂秋華冬實然菊何嘗有實此與離騷落英同誤矣牡丹與桂間有實者牡丹實可種而桂不可種也竹有花者而未見其實然竹花踰年卽死謂之竹米此乃竹之瘕非花也楊用脩謂餘干有竹實大如雞子此老語多杜撰吾未敢信

世傳黃楊無火入水不流此未之試或不盡然也物皆易長而此木最難長故有厄閔之說言

閨年則縮入土此說亦未必然但狀其不長耳金陵僧寺齋前多植爲玩往往遊處二十餘年而不能高咫尺者柔嫩如故不但不長亦不老也

白荅可以血玉嘉榮之草服者不寢血王者桑玉使作血色也不寢者令人不畏雷霆也此二語甚奇

拾遺記載紫泥菱重如亂絲一花千葉根浮水上實沉泥中食之不老今趙州寧晉縣有石蓮

子皆埋土中不知年代居民掘土往往得之有數斛者其狀如鐵石而肉芳香不枯投水中卽生蓮葉食之令人輕身延年已瀉痢諸疾今醫家不察乃以番蓮子代之苦澀腥氣嚼之令人嘔逆豈能補益乎

古人重口實故梅被橫差調羹芍藥杏桂屈作醬酪自唐而後稍稍爲花神吐氣矣然徒賞其華而不知究其用古人所以忘秋實之歎也傳記所載虛實與作竹粉湯蘭先生作蘭香齋劉

禹錫作菊苗壟今人有以玫瑰茶薇牡丹諸花片蜜漬而啖之者芙蓉可作粥亦可作湯閩建陽人多取蘭花以少鹽水漬三四宿取出洗之以點茶絕不俗又菊蕊將綻時以蠟塗其口俟過時摘以入湯則蠟化而花苗馨香酷烈尤奇品也但蘭根食之能殺人不可不慎

司馬溫公有晚食菊羹詩采擷授厨人烹滷調甘酸母令薑桂多失彼真味完古今餐菊者多生咀之或以點茶耳未聞有爲羹者亦不知公

五龍組

卷一

五

所羹者花耶葉耶今人有米菊葉煎麵餅食之者其味香尤勝枸杞餅也

月令曰菊有黃華黃者天地之正色也凡香皆不以色名而獨菊以黃花名亦以其當搖落之候而獨得造化之正也然世人好奇每以緋者墨者白者紫者爲貴至於黃則尋常視之矣菊種類最多其知名者不下二十餘種其栽培之方亦甚費力余在復州見好事家菊花有長八尺者花巨如盤後爲吳興司理偶得佳種自課

植之愛其繁枝去其旁蕊只留三四頭洎秋亦高七尺許大亦如之過此不能常在宅中卽有其種不復長矣庚戌秋在京師始習見以爲常蓋貴戚之家善於培植故也

人生看花情景和暢窮極耳目百年之中能有幾時余憶司理東郡時在曹南一諸生家觀牡丹園可五十餘畝花遍其中草樹之外幾無尺寸隙地一望雲錦五色奪目主人雅歌投壺任客所適不復以賓主俗禮相困夜復皓月照耀

五龍組

卷一

五

如同白晝懽呼謔浪達旦始歸衣上餘香經數日猶不散也又十餘年在長安一勳戚家看菊高堂五楹主客几筵之外盆盎密砌間色成列凡數百本末皆齊正如一無復高下參差左右顧盼若一幅霞箋然旣而移觴中堂以及曲房來室迴廊耳舍無不若是者鑾童歌舞委蛇其中兼以名畫古器琴瑟圖書縱橫錯陳不行觴政不談俗事雖在畫欄朱拱之內蕭然有東籬南山之致蓋生平看花極樂境界不過此二度

耳居諸如流。每一念之。恍如夢寐中也。

得勝花者。未必有勝地。得勝地者。未必有勝時。得勝時者。未必有勝情。得勝情者。未必有勝友。庭欄畫棟。委巷村廬。非地也。凄風苦雨。炎暑晦夜。非時也。宦情生計。愁懷病體。非情也。高官富室。村妓俗人。非友也。且花情然。後擇花友。偕花友。然後謀花地。定花地。然後候花時。庶幾歲一遇之矣。然而不可必得也。淳熙如臯志所謂李嵩者。自八十看花。至一百九歲。而終無一歲不預焉。可謂厚幸矣。而吾猶有恨也。彼蹉跎於壯年。而徒闌闌於末景也。

五雜組

卷十

三

歐文忠在滁州。命屬吏治花。所謂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者。可謂得種花之妙諦矣。滁爲江北花。視南方較少。若吾閩。廣則四時不絕之花。人人力可辦。不待教也。今姑母論其他只蘭桂二種。已可貫四時矣。閩中桂。嘗以七月開花。直至四月而止。五六月長芽之候。芽成。葉則復花矣。蘭則自春徂冬。無不花者。故有

四季蘭之名。其他相踵而發者。固不可一二數也。

今朝廷選御。常有不時之花。然皆藏上窖中。四周以火逼之。故隆冬時。卽有牡丹花。計其工力。一本至十數金。此以難得爲貴耳。其實不時之物。非天地之正也。大率北方花木。過九月霜降後。卽掘坑。塹深四尺。實花其中。周以草。枯而密。埋之。春分乃發。不然。卽槁死矣。南方攜入北者。如梅桂。梔子之屬。尤難過臘。至茉莉。則百無一存矣。

五雜組

卷十

三

凡花少六出者。獨梔子花六出。其色香亦皆殊絕。故段成式謂卽摩訶花。楊用脩謂卽揚州瓊花。然皆非也。此花在閩中極多。且賤。與素馨茉莉皆不擇地而生者。北至吳楚。始漸貴重耳。茉莉在三吳。一本十錢。入齊輒三倍。酬直而閩廣家家植地。編籬與木槿不殊。至於薔薇玫瑰。酴醾山茶之屬。皆以編籬以語。而北之人未必信也。

蜀孟米僧擬宮闕於成都四十里盡種木芙蓉  
每至秋時鋪以錦繡高下相照謂左右曰真錦  
城也然木芙蓉極易長離披散漫至不可耐及  
其衰也殘花敗葉委藉狼狽蕭索之狀無與爲  
比此與朝菌木槿何異而乃誇以爲麗其敗亡  
也不亦宜乎

兖州張秋河邊有挂劍臺云卽徐君墓季札所  
挂劍處也臺下有草一莖一橫如人倚劍之狀  
食之能已人心疾余謂此草不生它所而獨產

五雜俎 卷一

重

挂劍臺孝子義氣所感而生耶至於療人心  
疾之說亦不過廉頗立懦之遺意耳不知其偶  
然耶抑好事者傳會之也余在張秋覓所謂挂  
劍草者臺前後乃無有而鄰近民庄或有之至  
水部署中亦間有數莖此豈聞挂劍之風而興  
起者耶可爲一笑也

有睡草亦有却睡之草有醉草亦有醒醉之草  
有宵明之草亦有晝暗之草有夜合之草亦有  
夜舒之草物性相反有如此者

丘文莊謂棉花自元始入中國非也棉花雖有  
草木二種總謂之木棉花其實木種者迥異枝  
花非棉花也唐李商隱詩木棉花發鸛鴒飛通  
鑑梁武帝木棉皂帳史炤注釋其詳與今棉花  
無異但云江南多有之今則燕魯燕洛之間盡  
種之矣宣元時始求種於江南而令北地種之  
耶若謂自虜地入中國則虜地何嘗有棉花漢  
中行說教匈奴得漢縑絮馳刺棘中卽裂示不  
如縑絮之厚也况棉花極畏寒齊地若霜早則

五雜俎 卷十

重

花皆無收故宜於閩廣今反謂其自北而至可  
乎

人有召箕仙以白雞冠請詩者卽書曰雞冠本  
是胭脂染其人曰誤矣乃白色者也復續曰洗  
却胭脂似粉粧只爲五更貪報曉至今猶帶一  
頭霜又有召仙以紅梅爲題以儔頭牛爲韻箕  
云雪骨水肌孰與儔人曰所求乃絳梅非白也  
良久書曰點些顏色在枝頭牧童睡起朦朧眼  
錯認桃林欲放牛一詩頗有致而事絕相類豈

好事者爲之耶

閩中山谷溪澗間有草蔓生類兔耳而色正碧  
莖翠嫩妍異於他卉植移盆中甚有幽致殊勝  
昔蒲蹢躅也但性畏日稍驥即稿須置池畔巖  
側濃陰倒石之下余行天下未有見此草者

芝者菌羣同類本非難得之物但以產於室內  
梁間非意得之故爲瑞耳若山谷間朽木濕甬  
自然叢生朝夕雲霞薰蒸自成五色照足異者  
宋景德間天竺興丁謂獻之至十餘萬本政和

五雜組 內卷一

閩花石綱興郡守李又仲米及三十萬本有一  
本數千葉衆色咸備是可謂之瑞乎

菌草之屬多生深山窮谷中蛇虺之氣薰蒸易  
中其毒西湖志載宋吳山寺產蕈大如盤五色  
光潤寺僧以獻張循王王以進高宗高宗復詔  
還寺往返既久有汁流下大舐之立斃始大驚  
懼瘞之又有笑菌食者笑不止名笑矣乎椰子  
厚有文紀之今閩人多取菌煎油作菜油市人  
食者輒大吐委頓其毒甚者遂至殺人不可不

慎也

凡菌爲羹照人無影者不可食夷堅志載金溪  
田僕食蕈一家嘔血死者六人惟直岑幸以痛  
飲而免蓋酒能解毒也又嘉定乙亥僧德明遊  
山忽得奇菌歸以供衆毒發僧行死者十餘人  
德明亟嘗糞獲免有日本僧定心者寧死不污  
至瘡理拆裂而死至今巷中藏有日本度牒其  
僧姓平氏日本國京東相州行香縣上守鄉元  
勝寺僧也寧死非命不污其口亦庶幾陳仲子

五潮組 內卷十

之風矣

嘉靖壬子四月金陵有井皮竹者於其家竹林  
中得一大菌烹而食之數口皆毒死又有張椿  
種瓜爲菜園中留一瓜極大者以自奉方食兩  
片卽死聞其氣者亦病乃知異常之物不可輕  
食太平廣記載李崇真在蜀庭中有一柄大而  
晚熟有小孔如針窟條驚異欲表進之久而乃  
罷及剖則有赤斑蛇蟠其中又章臯鎮成都有  
柑大如斗欲以進醫者皆殷在座固持不可請

以針刺其帶流血震席駭而剖之乃兩頭蛇也  
可不戒哉

學而不行謂之視肉山海經狄山有視肉汪聚  
肉形如牛肝有兩目食之至盡尋復生如故太  
平廣記載蘭溪蕭靜之掘地得物如人手摩而  
食之甚美後遇一道士語之道士曰此肉芝也  
壽等龜鶴矣江鄉幾雜志云徐樵廷評於廬州  
河次得一小孩手無指懼而棄之此政所謂肉  
芝者也狄山所產想亦此類

五雜俎

卷十

幸

槐花黃舉子忙批犯黃鸞者忙

渾中有綠蹤蓋菌草類也以形似得名其油如  
醬可以點肉亦樹中烏鴉醬之類也

俗云黃金無假阿魏無真阿魏生西域中一名

金昔泥其樹有汁沾物即化人多牽羊豕之類

繫樹下遠以物撼其樹汁落則羊豕皆成阿魏

矣樹上之汁終不可得故云無真也其味辛平

無毒殺諸蟲破癰疽下惡除邪解蠱毒且其氣

極臭而能止臭彼中以淹羊肉甚美中國止入

藥物而已又有馬思答古者似槐而香酷烈以  
當椒用有回回亞狀如榛子磨入麵中極香兼  
去麪毒

特迦香出弱水西形如雀卵色頗淡白焚之辟  
邪去穢鬼魅避之噉叭香出噉叭國色黑焚之  
不其香而可和諸香亦能辟邪魅京師有貧宅  
住者其宅素凶既入不能便移但日焚噉叭香  
一爐至夜中童子聞鬼物相與語曰彼所焚何  
物令我頭暈不堪當相率避之越二日宅遂清  
吉無恙方知博物志載漢武帝焚西使香宮中  
病者盡起徐審得騰嘴香焚之一家獨不瘳疾  
當不誣也

五雜俎

卷十

幸

永樂初天妃宮有鵲卵爲寺僧所烹將熟矣老  
僧見其哀鳴命取還之數時雛出僧驚異探其  
巢得香水尺許五采如錦持以供佛後有饒奴  
見以五百金買之問何物曰此仙香也焚之死  
人可生即返魂香也

安息香能聚其烟白色如練直上不散又很

葦烟亦直上拔烽堠用之北虜德帳中數百人共處中支一鍋其烟直透頂孔而出燒狼糞故也

血竭一名麒麟竭出南番中廣州亦有之樹高數丈葉似櫻桃而有二稜脂液滴下如膠飴狀久而堅凝色如乾血又能破積血止金瘡血故以血竭名也洪熙初李祭酒時勉因上元夜拾墜金釵俟其人至還之乃千戶之婦也夫婦德公其厚饒遺俱不受乃出藥物一片曰此名血

玉雜俎

卷一

三九

竭出於異國往年征交廣所得既不費財而可備緩急願公納之公乃受以語夫人後公以言事許旨爲金瓜槌折其脅幾殆召醫視之曰傷雖重可爲也但須真血竭夫人即取昇之遂得甦時論以爲還金之報也一云是紫錫樹之脂驗者以透指甲爲真

漢唐郎署近侍皆賜雞舌香以防口過雞舌香即丁香也有雌雄二種雌者大而良俗名母丁香顆粒如山茱萸擊破有從理解爲兩向若雞

舌狀故名廣州有之

沉香樹類椿細枝紫實木爛者爲青桂黑堅沉水者爲沉香帶斑點者爲鷓鴣沉半沉者爲錢香形象雞骨者爲雞骨香象馬蹄者爲馬蹄香在土中成薄片者爲龍鱗香亞於沉香爲速香不沉者爲畫香交州人謂之蜜香佛經謂之阿迦囉香一物而異名如此近於果中之蓮藕矣用脩所記二香七名者誤也

宋宣和間宮中所焚異香有篤耨龍涎亞悉金

玉雜俎

卷一

四九

顏雪香羯香軟香之類今世所有者惟龍涎耳又有瓠香貌眼香皆不知何物

龍涎於諸香中最貴游宦紀聞云每兩不下百千次者亦五六千近海旁常有雲氣罩山間者龍睡其下也土人相約更守或半載或二三年載雲散則龍去矣往跡之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又言大海洋中有旋渦龍伏其下涎常湧出爲風吹日曬結成一片嶺外雜記云龍枕石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余問嶺南諸識者

則曰非龍涎也乃雌雄交合其精液浮水上結而成耳果爾則腥穢之物豈宜用之清淨之所哉今龍涎氣亦果腥但能收斂諸香使氣不散雖經十年香味仍在故可寶也

呂惠卿對神宗言凡草木皆正生嫡出惟蔗側種根上庶出故字從庶然薯蕷亦側種旁出也稻含草木吹作竿蔗謂其挺直如竹竿也今人乃作甘蔗誤矣

易曰賁陸夬陸商陸也下有死人則上有商

五雜組

卷十

四

陸故其根多如人形俗名樟柳棍者是也取之之法夜靜無人以油炙臬肉祭之俟鬼火叢集然後取其根歸家以符煉之七日即能言語矣一名夜啼亦取鬼神之義也此草有赤白二種白者入藥赤者使鬼若誤服之必能殺人又荆楚歲時記三月三日杜鵑初鳴田家候之此鳥晝夜鳴血流不止至商陸子熟乃止蓋商陸未熟之前正杜鵑哀鳴之候故稱夜啼也

五雜組卷之十





五雜組卷之十一

物部三

陳留謝靈運著

古人造茶多春令細末而蒸之唐詩家僮隔竹敲茶臼是也至宋始用礪揉而焙之則自本朝始也但揉者恐不若細末之耐藏耳

蘇才翁與蔡君謨問茶蔡用惠山泉水蘇茶稍劣改用竹瀝水煎遂詠取勝然竹瀝水豈詠勝惠泉乎竹瀝水出天台云彼人將竹少屈而取

之盈瓮則竹露非竹瀝也若醫家火逼取瀝斷不宜茶矣

閩人苦山泉難得多用雨水其味甘不及山泉而清過之然自淮而北則雨水苦黑不堪烹茶矣惟雪水冬月藏之入夏用乃絕佳夫雪固雨所凝也宜雪而不宜雨何故或曰北地屋瓦不

淨多穢泥塗塞故耳

宋初閩茶北苑爲之最初造研膏繼造臘面既又製其佳者爲京後造龍鳳團而臘面廢及

蔡君謨造小龍團而龍鳳團又爲次矣當時上供者非兩府禁近不得賜而人家亦珍重愛惜如王東城有茶囊惟楊大年至則取以具茶它客莫敢望也元豐間造密雲龍其品又在小團之上今造團之法皆不傳而建茶之品亦遠出吳會諸品之下其武夷清源一種雖與上國爭衡而所產不多十九饒鼎故遂令聲價靡不復振

今茶品之上者松蘿也虎丘也羅芥也龍井也

陽羨也天池也而吾閩武夷清源鼓山三種可與鼎勝六合巖蕩蒙山三種祛滯有功而色香不稱當是藥籠中物非文房佳品也

閩方山太姥支提俱產佳茗而製造不如法故名不出里閭余嘗過松蘿遇一製茶僧詢其法曰茶之香原不甚相遠惟焙者火候極難調耳茶葉大者太嫩而蒂多老至火候勻時大者已焦而蒂尚未熟二者雜之茶安得佳松蘿茶製者每葉皆剪去其大蒂但留中段故茶皆一色

而功力煩矣宜其價之高也閩人急於售利每  
勦不過百錢安得費工如許卽價稍高亦無市  
者矣故近來建茶所以不振也

宋祁園茶多用名香雜之蒸以成餅至大觀宣  
和間始製三色芽茶曹臣鄆可間製銀絲冰芽  
始不用香名爲勝雪此茶品之極也然製法方  
寸新鑄有小龍蜿蜒其上則蒸茶之法尚如故  
耳又有所謂白茶者又在勝雪之上不知製法  
云何但石崖林之間偶然生出非人力可到焙

五雜俎

卷十一

三

者不過四五家家不過四五株所造止於一二  
罇而已進御若此人家何由得見恐亦菖歎之  
嗜非正味也

文獻通考茗有片有散片者卽龍團舊法散者  
則不蒸而乾之如今之茶也始知南渡之後茶  
漸以不蒸爲貴矣

古時之茶曰煮曰烹曰煎須湯如蠲眼茶未  
中今之惟茶用沸湯投之稍嗜色黃而味  
澁不中飲矣迺知古今之法自不同也

昔人喜鬪茶故稱茗戰錢氏子弟取書上瓜各  
言子之的數剖之以觀勝負謂之瓜戰然茗猶  
堪戰瓜則俗矣

薛能茶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煮更黃則唐人  
煮茶多用薑鹽味安得佳比或竟陵翁未品題  
之先也至東坡和寄茶詩云老妻稚子不知愛  
一半已入薑鹽煎則業覺其非矣而此習猶在  
也今江右及楚人尚有以薑煎茶者雖云古風  
終覺未興

五雜俎

卷十一

四

以棗豆微煖投沸湯中傾之其色正綠香味亦  
不減新茗宿村中覓茗不得者可以此代

北方柳芽初茁者采之入湯云其味勝茶曲阜  
孔林楷木其芽可烹聞中佛手柑椒欖爲湯飲  
之清香色味亦旗槍之亞也

昔人謂楊子江心水象山頂上茶蒙山在蜀雅  
州其中峰頂尤極險穢蛇虺虎狼所居得採其  
茶可蠲百疾今山東人以蒙陰山下石灰爲茶  
當之非矣然蒙陰茶性亦冷可治胃熱之疾

凡花之奇香者皆可點湯尊生八牋云芙蓉可  
爲淑然今牡丹薔薇玫瑰桂菊之屬米以爲湯  
亦覺清遠不俗但不若茗之易致耳

酒者扶衰養疾之具破愁佐藥之物非可以常  
用也酒入則舌出舌出則身穢可不戒哉

人不飲酒便有數分地位志慮不昏一也不廢  
時失事二也不失言敗度三也余嘗見醇謹之

士酒後變爲狂妄勸渠力作因醉失其職業者  
衆矣況於醜態備極爲妻孥所嘲笑親識所畏

五雜俎

五

惡者哉北窓瑣言載陸相庠有士子脩誦命酌  
辭以不飲陸曰誠如所言已校五分矣蓋生平

悔吝有十分不爲酒困自然減半也

吾見嗜酒者脯而登席夜則號呼旦而病酒其  
言動如常者午未二晷耳以晝夜而僅二晷如  
人則壽至百年僅敵人二十也而舉世好之不  
已亦獨何哉

酒以淡爲上苦烈次之甘者最下青州從事同  
檀聲稱今所傳者色味殊劣不勝平原督郵也

然從事之名因青州有齊郡借以爲名耳今遂  
以青州酒當之恐非作者本意

京師有意酒用意實釀之淡而有風致然不  
足快酒人之吸也易州酒勝之而淡愈甚不知

荆高輩所從遊果此物耶襄陵甚烈而酒奇  
甚南和之刀氏濟上之露東郡之桑落釀淡不

同漸于甘矣故衆口雖調聲價不振

京師之燒刀與隸之純綿也然其性兇慳不啻  
無刃之斧斤大內之造酒關監之菽粟也而其

五雜俎

六

品猥凡僅當不羶之酥酪羊羔以脂入釀呷麻  
以口爲手幾於夷矣此又儀狄之罪人也

江南之三日不醉而走半九州矣然吳興造者  
勝於金昌蘇人急於求售水米不結精擇故也

泉冽則酒香吳興碧浪湖半月泉黃龍洞諸泉  
皆甘冽異富民之家多至慧山載泉以釀故

自奇勝

雪酒金盤露虛得名者也然尚未醺惡遠至  
溪而溫惡極矣所以然者醇醪有餘而風露

足故也譬之美人豐肉而寡態者耳然太真肥  
嫵寵冠椒房金華醅肆戶外之屢常滿也故知  
味者寔難

閩中酒無佳品往者順昌擅場近則建陽爲冠  
順酒早卑無論建之五味欲與吳興抗衡矣所  
微乏者風力耳

北方有葡萄酒梨酒棗酒馬奶酒南方有蜜酒  
樹汁酒椰漿酒西陽雞粗較有青田酒此皆不  
用麴釀自然而成者亦能醉人良可怪也

五雜俎

卷十一

七

荔枝汁可作酒然皆燒酒也作時酒則甘而易  
敗邢子愿取佛手柑作酒名佛香碧初出亦自  
馨烈奇絕而亦不耐藏江右之麻姑建州之白  
酒如飲飲湯然寒腹而已

鄱陽爲酒賦曰清者爲酒濁者爲醴清者聖明  
濁者頑騷此唐人中聖之言所自出也但醴酒  
醇甚古人以享上客楚元王嘗爲穆生設醴豈  
得云頑騷善飲酒者惡甘故也

唐肅宗張皇后以鴿腦酒進帝欲其健忘也順

宗時處士伊初玄入宮飲龍膏酒令人神爽也  
此二者正相反

西陽雜俎  
鴿腦生二  
子一爲鴿即鴿字

古人量酒多以升斗石爲言不知所受幾何或  
云米數或云衡數但善飲有至一石者其非一  
石米及百斤明矣按宋翌雜記云淮以南酒皆  
計升一升曰爵二升曰瓢三升曰罈此言較近  
蓋一爵爲升十爵爲斗百爵爲石以今人飲量  
較之不甚相遠耳

宋楊大年於丁晉公席上舉令云有酒如線遇  
斟則見

五雜俎

卷十一

八

公云有餅如月遇食則缺  
紅灰酒品之極惡者也而坡以紅灰勝黃封甜  
酒味之最下者也而杜謂不放香醪如蜜甜固  
知二公之非酒人也

今人以秀才爲措大措者醋也蓋取寒酸之味  
而婦人妬者俗亦謂之吃醋不知何義昔范質  
謂人能鼻吸三斗醇醪便可作宰相均一醋也  
何男子吸之便稱德量而婦人吃之反爲媚嫉  
之名耶亦可笑之甚也

劉禹錫寒具詩云纖手撻來玉數華碧油撻出  
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匾佳人纏臂金則  
爲人之餽子明矣宋人因林和靖寒食詩有寒  
具遂解以爲寒食之具安知和靖是日不啻餽  
子耶

禮有醯醬卵醬芥醬且醬用之各有所宜故聖  
人不得其醬不食今江南尚有且醬北地則但  
熟麵爲之而已寧辦多種耶又桓譚新論有脍  
醬漢武帝有魚腸醬南越有鮑醬晉武帝與山  
五雜俎 卷十一

清書致魚醬枚乘七發有芍藥之醬宋孝武詩  
有袍醬又漢武內傳有連珠雲醬玉津金醬神  
仙食經有十二香醬今閩中有嬌醬常醬蛤蜊  
醬蝦醬領南有蟻醬則凡轟而切之醃藏者槩  
謂之醬矣乃古之醢非醬也

羹之美者則彭鍾之斟雉伊尹之烹鵠陳思之  
七寶明皇之甘露黃頤之雁虞仲所遺倉庚之  
肉郝氏止頰元和之龍東郡之梟子公以龍鳳  
鄭子期以羊覆國鮑叔救伍熊可亡紂至於羹

皇一杯費錢二萬蒸殄極矣彼千里薑椒碧瀾  
香芹杜云錦帶蘇製玉糝羅浮之骨董洪州之  
樂道箕李之瓜匏寶徽之雙暈仰山之追場陶  
家之十遠吳淑王杵之咏相如露蒸之賦僅果  
措大之腹難入八珍之譜臨海之猴頭交趾之  
不錄嶺南之象鼻九直之蠶蛹俗已近夷不如  
藜藿

今大官進御飲食之屬皆無珍錯殊味不過魚  
肉牲牢以燂炙醃厚爲勝耳不獨今日爲然也  
五雜俎 卷十一

周禮王之膳以八珍八珍者淳熬也淳母也炮  
豚也炮祥也檮琫也清也熬也煎骨也此皆燔  
腸之醢焉焦胃之炙斤也其它食用六穀膳用  
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醬用百有二  
十醬然口不啻藜藿之味目不視鹽菽之祭徒  
以耗津液滑天和耳曾謂周公作法於儉而肯  
以饗餐訓後世哉

龍肝鳳髓豹胎麟脯世不可得徒寓言耳得唇  
雅炙象約駝峰雖閩有之非常膳之品也今之

富家巨室窮山之珍竭水之錯南方之礪房北方之熊掌東海之鰔炙西域之馬妳眞昔人所謂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費竭中家之產不能辦也此以明得意示豪舉則可矣習以爲常不惟開子孫驕溢之門亦恐祈此生有限之福孟

子所謂飲食之人則人賤之者此之謂也

枚乘七發所謂犒牛肥狗熊膳鯉膾秋黃白露

楚苗安胡者可見當時之珍味止於是耳其於

荔支子鵝魚艇蟹臠固不數數然也五方之人

五雜俎

卷十一

三

口食既殊腸胃亦異海嶠之人久住北方噉麵

食炙輒覺唇焦胃灼亦猶北人至南方一嘗海

物輒苦暴下其於鮮鯊蚌蛸之屬不但不敢食

亦不敢見之始信周禮所載八珍皆淳熬之類

亦其所習然也

黃鳥食之已妬鰻魚食之止驕鷄鵠食之不饒

筭餘食之不醉鯖魚食之已狂人魚食之已癡

古有斯語未諗其然也

人之口腹何常之有富貴之味窮賤滋味暴珍

過當一遇禍敗求藜藿充饑而不可得石虎

蒸餅必以乾棗胡桃瓢爲心使圻裂方食及

再閱所募幽廢思其不裂者而無從致之唐東

洛賁家子弟飲食必用煉炭所炊不爾便焦烟

氣及其亂離饑餓市脫粟飯食之不啻八珍此

豈口腹貴於前而賤於後哉彼其當時所爲揀

擇精姝動以爲補惡而不能下咽者皆其驕奢

淫佚之性使然非天生而然也吾見南方膏粱

子弟一離襁褓必擇甘毳溫柔調以酥酪恐傷

五雜俎

卷二

十三

其胃而疾病亦自不少北方嬰兒卧土炕噉麥

飯十餘歲不知酒肉而疆壯自如又下一等若

乞丐之子生卽受凍忍餓日一文錢便果其腹

人生何常幸而處富貴有贏餘時時思及凍餒

無令過分物無精粗美惡隨遇而安無有選擇

於胸中此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子瞻兄弟南

遷相遇梧藤間市餅麤不可食黃門置筯而嘆

子瞻已盡之矣二蘇之學力識見優劣皆於是

上之吾生平未嘗以飲食呵責人其有不堪

強而進至於官中尤持此戒每母以語妻孥然  
未必知此旨也

孫承佑一宴殺物千餘李德裕一羹費至一萬  
蔡京嗜鵝予日以千計齊王好雞跖日進七十  
江無畏日用鯽魚三百王輔車漬雀鮮三楹口  
腹之慾殘忍暴殄至此極矣今時王侯閹宦尚  
有此風先大夫初至吉藩遇宴一監司主客三  
帝耳詢庖人用鵝一十八雞七十二猪肉百五  
十小它物稱是民可笑也

五雜俎

卷十一

三

東南之人食水產西北之人食六畜食水產者  
螺蚌鱗蛤以爲美味不覺其腥也食六畜者狸  
兔鼠雀以爲珍味不覺其膻也若南方之南至  
於烹蛇醬蟻浮蛆刺蟲則近於鳥矣北方之北  
至於茹毛飲血拔脾淪腸則比於獸矣聖人之  
教民火食所以別中國於夷狄殊人類於禽獸  
也

齊文公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召而讓焉以辯  
獲免漢光武時陳正爲大官令因進膳諸門

以髮寘炙中帝怒將斬正後乃赦之宋時有侍  
御史上章彈御膳中有髮曰是何穆若之容忽  
覩鬚如之狀當時以爲笑柄諸臣妄言不足責  
也而文公光武仁明之王反不及楚莊王之吞  
蛭何耶

齊文公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召而讓焉以辯獲免漢光武時陳正爲大官令因進膳諸門

中山君以一杯羹亡國以一壺漿得士二人顧  
榮以分炙免難庾悅以慳炙取禍詩云民之失  
德乾餱以愆噫寧獨民哉吾獨惟劉毅負英雄  
之名乃效羊斟司馬子期之所爲脩怨於口腹  
之末宜其志業之不終也

五雜俎

卷十一

古

文選有寒鷄寒鷄佳駟傳亦有雞寒七啓寒芳  
苓之巢龜李善注寒今臘肉也廣韻煮肉熟食  
曰臘然寒字甚佳而煮熟之義極其膚淺良可  
笑也但古人製造多方周禮膳羞之政凡割烹  
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及百品味各有所宜似  
非若後世之庖人一味煮而熟之已也

今人之食既自苟簡而庖人爲政一切調和體  
齊醢醢之屬皆無分辨宴客之時恒以大鑊合

而烹之及登俎而後分離易牙不能別其味也  
至於火候生熟之節又無論已不知物性各有  
所宜亦各有所忌如雞宜薑而豕則忌之魚宜  
蒜而羊則忌之古人腥臊膻香死生蠱薨炮炙  
醢醢秩然有條不相紊亂至於食齊宜春臺齊  
宜夏齊齊宜秋飲齊宜冬凡和則春多酸夏多  
苦秋多辛冬多鹹順四時之氣以節宜之非徒  
爲口腹已也今江南人尚多列金龜諸品不消  
然官廚已不能守其法矣况北方乎

五雜俎

卷二

五

脂不厭細孔子已尚之矣膾卽今魚肉生也蟲  
而切之沃以薑椒諸劑膾廣人最善爲之昔人  
所云金龜玉鱗縷細花鋪不足奇也據史冊所  
載昔人嗜鱠者最多如吳昭德南齊康皆以喜  
斫膾名余媚孌造五色膾妙絕一時唐儉趙元  
楷至以衣冠親爲太子斫膾今自閩廣之外不  
但斫者無人卽斫者亦無人矣說文膾細切肉  
也今人以殺人者爲劊子手劊亦斷切之義  
清同也按論衡謂之劊齊東昏侯時語曰趙

六朝時呼食爲頭晉元帝謝賜功德寺饌一頭  
又謝齋功德食一頭又劉孝威謝賜果食一頭  
一頭卽今一筵也然古未前聞不知何義

餅麵養也方言謂之餽飽又爲之饌然饌飽卽  
今饅頭耳非餅也京師謂之饅饅胡餅卽麻餅  
也石勒諱胡故改爲麻餅又有蒸餅豆餅金餅  
索餅龍餅之異而唐時有紅綾餠餅惟進士登  
第日得賜焉故唐人有莫嫌老缺殘牙齒曾喫  
紅綾餠餅來之詩今京師有酥餅餠餅二種皆

五雜俎

卷二

六

稱珍品而內用者皆以玫瑰胡桃諸品尤勝民  
間所市又內中所製有琥珀糖色如琥珀有倭  
絲糖其細如竹絲而扭成團食之有焦麵氣然  
其法皆不傳於外也

上苑之蘋婆西涼之蒲萄吳下之楊梅美矣然  
校之閩中荔支猶隔數塵在也蘋婆如在婦孺  
苟如美女楊梅如名伎荔支則廣寒中仙子冰  
肌玉骨可愛而不可狎也

荔支之味無論卽濃綠枝頭錦丸累累顧射朝



雷園已麗矣而奇香撲人出入懷袖卽殘紅委地遺芬不散此豈百果所敢望哉

荔支以楓亭爲最核小而香多也長樂之勝畫次之肌豐而味勝也中觀又次之色味俱醇而繁多不絕也三者之外人間常見尚有二十餘種如桂林金鍾火山之類品中稱劣矣然猶足爲扶餘天子也

有鵲卵荔支小僅如鵲卵而味甚甘核如栗大間有無核者又有雞引子一大者居中而小者

五雜組 卷十一 十餘環向之熟則俱熟味無差別

黃香色黃白蜜色白江家綠色綠雙鬢生皆前帶七夕紅必以七夕方熟此皆市上所不恆有者也

荔支核種者多不活卽活亦須二十年始合抱結子閩人皆用劣種樹去其上梢接以佳種之枝間歲卽成實矣龍目亦然

荔支龍目皆以一年長葉一年結子如遇結子之年雨水過多亦不實而長枝過

傳矣園中樹欲其高大遇結蕊之時卽擷去之如此數年便可尋支

果將熟時專有飛盜緣枝接樹趨捷如風園丁防之若巨寇然瞬息不覺則千萬樹皆被漁獵名曰夜鷺五月初時有入市色班而味酢者皆夜鷺窠中出也不獨戕其生亦且敗其名可恨

莫甚焉此果人亦未時患鳥不敢侵一經盜手遂成敗壞之矣

五雜組 卷十一 大 湯飲之汗出便差亦治痢氣

楊貴妃生於蜀故好啖荔支今蜀中不過重慶數樹其實色味俱劣不堪與閩中作奴不知驪山下騎紅塵者的從何處來也滇中沐國府中亦有一樹每實時以金秤盛三五顆餉藩臬大吏受之者以白銀一兩售其從者鄧汝高學憲在滇日沐亦致焉醉甚不能下咽歸語妻孥一笑而已

白樂天在忠州時所言荔支之狀至於朶如蒲桃漿液其酸可知蜀中荔支形味與中生者

但如蒲桃又何嘗有些酸味耶

傳記載啖荔枝過多內熱當以蜜漿解之閩人  
日噉數百不覺熱也但過多恐腹膨脹少以鹹  
物下之卽消矣

荔枝支龍眼不但以味勝食之亦皆有益於人獨  
渴補髓通神益智列仙傳云有食荔枝而得仙  
者而龍眼乾之煎汁爲飲尤養心血治怔忡不  
寐健忘諸疾

人之口食固亦無恒曹丕稱蒲桃則云甘而不  
五雜俎 卷十一

餽脆而不酸南方有橘正裂人牙時有甜耳徐

君房之答陳昭則云金衣素裹見苞作貢同齒  
自消良應不及則又爲橘左袒也吳中王百蒙

苦欲以楊梅敵荔枝余與往返論難數百言終  
未以爲然也然生長吳中未嘗荔枝固宜輕於

持論凡物須眼所見則淫習自分合以相並則

妍媸自見

廣雅以龍眼爲益智爾雅以荔枝爲羗羗其實  
非也

北地有文官果形如螺味甚甘類滇之馬金囊  
或云卽是也後金囊又訛爲檳榔遂以文官果  
爲馬檳榔不知文官果樹生馬金囊蔓生也

西域白蒲桃生者不可見其乾者味殊奇甘想  
可亞十八孃紅矣有兔眼蒲桃無核卽如荔枝

之焦核也又有瑣瑣蒲桃形如菜萁小兒食之  
能辟痘毒

于文定筆塵云瑣瑣卽  
嬰之說未如妄否

滇中梧桐子大如豈其形與它處殊不類殼光  
薄不皺味如松子又有神黃豆似五倍子能令

五雜俎 卷十一

兒童稀豆然亦不甚驗也

閩楚之橘與濟之梨霜液滿口足稱荔枝龍眼  
之亞矣閩中梨初稱建陽今福州有一種十月

方熟一顆重至二斤甘酥融液不可名狀但人  
家有者不常見耳此外有夫人李佛手柑菩提

果皆藥園中佳種也

餘甘與橄欖味相似而實二物也臨海異物志  
謂餘甘卽橄欖誤矣餘甘形大小如彈丸理如

瓜瓣初入口苦澀末爲甘香閩漳泉亦有之但

餘甘少而橄欖多世人因東坡有餘甘回齒頰之語乃混而一之可乎

齊中多佳果梨棗之外如沙果花紅桃李杏果之屬皆稱一時之秀而青州之蘋婆漢州之花謝甜亦足敵吳下楊梅矣

楊梅以吳興太子灣者為佳紫黑若桑椹入口甘而不酢又有一種白色者名為水精楊梅余於已酉夏避暑吳山臧晉叔見餉數十顆甘美勝常家人驚異傳說以為在吳興五年所未嘗

見也

五雜俎

卷十一

主

青州雖為齊屬然其氣候大類江南山饒珍果海濱奇錯林薄之間桃李檳榔柿杏蘋婆紅白州望四時不絕市上魚鱉腥風逆鼻而土人不知貴重也有小蟬如彭越狀人家皆以喂鵝鴨大至蟬蟬黃甲亦但蟬藏其腐而已使南方人居之使山無遺利水無遺族其富庶又不知何如也

五穀者稻黍稷麥菽也鄭青農注周禮謂麻麥

黍稷豆而不及稻豈鄭未至南方耶下之膳食用六穀鄭注稻黍稷粱麥苽又三農生九穀鄭

注稷秫黍稻麻二豆二麥其說互異恐亦以臆斷耳炙穀子云九穀者黍稷麻麥稻粱苽大小

豆酉陽雜俎云九穀者黍稷稻粱二豆二麥然北方之穀尚有粟有藟有蕎麥而豆之屬有

黃豆青豆黑豆江豆青豆扁豆豌豆蠶豆不啻

三也南方雖止於稻米而稻之中已有十數種矣庖穡之時已稱百穀說者謂五穀之屬各有

五雜俎

卷十一

主

二十合而為百近於穿鑿百成數也五穀者其大言之也甘石星經又謂八穀應八星八穀者黍稷稻粱麻苽麥也其星在河漢之北明則俱熟

稻有水旱二種又有秫田其性黏軟故謂之糯米食之令人筋緩多睡其性糯也作酒之外產婦宜食之又謂之江米陶彭澤公田五十畝悉令種秫蓋亂離之世藉酒公度日耳然督郵一至便爾解綬所種秫田未嘗得升公之入也所

百穀之外有可以當穀者芋也薯蕷也而閩中  
有番薯似此藥而肥白過之種沙地中易生而  
極蕃衍饑饉之歲民多賴以全活此物北方亦  
有也

燕齊之民每至饑荒木實樹皮無不啖者其有  
亭儼爲俎則爲厚味矣其平時如柳芽榆莢野  
蒿馬齒莧之類皆充口食園有餘地不能種蔬

五雜俎 卷十一 五  
競拔草根醢藏以爲寒月之用毛詩所謂我有  
玉苗以禦冬者想此類耳彼詎知南方有凌冬  
蒲茂之流邪

京師隆冬刈草芽菜韭黃薑當室地窖火爐中所盛者以不凍解也今大內進御每以非時之物爲珍元旦有牡丹花有新瓜古人所謂二月月中旬進瓜不足道也其花果能時無之蓋置炕中溫火逼之使然然經年棧卽枯死蓋其氣爲火所傷故也至於宰殺牲畜多以鹽醋取

味鵝鴨之屬皆以鐵籠罩之炙之以火飲以棹漿毛盡脫落木死而肉已熟矣驢羊之類皆活割取其肉有肉盡而未死者冤楚之狀令人不忍見聞夫以供至尊猶之可也而巨壻富戚轉相效尤血海肉林恬不爲意不知此輩何福消受死後當卽墮畜生道中受此業報耳

重棗爲棗並末爲棘棘亦棗之類也埤雅曰大者棗小者棘棘蓋今酸棗之類而棗樹之短者亦蔓延針刺鈎人衣服其與荊棘又何別哉惟

五雜俎 卷十一  
脩而長之接以佳種遂見珍於天下此亦君子  
小人之別也其藥中諸果皆稱名於棗獨加大  
字明小者不足用也

千年人參根作人形千年枸杞根作狗形中夜時出遊戲烹而食之能成地仙然一物同難遇亦難識也相傳女道士師弟二人居深山中其徒出汲井畔常見一嬰兒語其師師令抱至成一樹根師大喜構火烹之未熟值糧盡下山化米師出門而水大漲不得還徒饑甚聞所烹者

香美遂食之三日噉盡水落師還則其徒已飛昇矣又維揚一老叟常擾眾酒食一日邀眾治具丐者數人捧二盤至一蒸小兒一蒸大也眾嘔噉不食道士懇請不從乃歎息自食之且盡其餘分諸丐者乃謂眾曰此千歲人參枸杞求之甚難食之者白日昇天吾感諸公延遇特以相報而乃不食信乎仙分之難也言未已羣丐化爲金童玉女擁道士上昇矣夫此二者或遇之而不能識或識之而不得食而弟子及丐者以無意得之豈非命而何

五雜俎

卷一

五

僇伶食松實形體生毛兩目更方山中毛女食柏葉不饑不寒不知年歲彭蠡常食桂芝八百餘歲赤將子與啖百草花詠隨風雨上下魯定公母服五加皮以致不死張子聲服五加皮酒壽三百年房室不絕任子季服茯苓輕身隱形韓衆服菖蒲遍體生毛隆冬裸袒趙他子服桂日行五百里移閉子服五味子色如玉女林子明眼木身輕敏舉楚子服地黃夜視有光陵陽

子仲服遠志有子二十七老更少容杜子微服天門冬八十年日行三百里庾肩吾服槐實年七十餘鬚髮更黑青城上官道人食松葉九十如童趙瞿餌松脂百歲髮不白齒不落人於草木之實餌之不輟皆足補助血氣常養壽命但世人輕而不信耳夫銅吻烏家足以殺人人所共信也惡者有損善者益何無益與其服草木之實縱無益而無害也不猶愈於煉紅鉛服金石毒發而莫之救求長生而迅速斃乎

五雜俎

卷一

五

蘭廣人食檳榔取其驅瘴癘之氣至稱爲四德一醒能使醉醉能使醒醒能使飽飽能使饑然檳榔破癥消積殊有神効余食後輒餌之至今不能一日離也按本草謂其能殺三蟲下胸中至高之氣夫余之百鍊剛化作繞指柔亦已久矣縱微服此胸中寧復有至高之氣乎本草原始曰賓與郎皆貴客之稱交廣人凡賓客勝會必先呈此故以檳榔名也

北人雖有梨而不甚珍之且畏其性寒多熟而

啖昔人謂得袁家梨亦復甚食者是已至於菱藕之類亦皆熟食山檀彌滿山谷什九爲童稚玩弄之具惟閩人得之能去其滓煎作琥珀色所謂麝有才而晉用之者也

人食巴豆則瀉鼠食巴豆則肥神仙食巴豆則死蓋仙家煉氣皆用倒升泥丸之法故云順則成人逆則成仙巴豆下氣而湯滌臟腑開通閉塞者也故不利於仙然使真仙水火可入豈一巴豆所能破哉

五雜組

卷十一

毛

藥中有孩兒茶醫者盡用之而不知其所自出歷考本草諸書亦無載之者一云出南番中係細茶末入竹筒中緊塞兩頭投汚泥溝中日久取出搗汁熬製而成一云卽是井底泥煉之以欺人耳番人呼爲烏爹泥又呼爲烏疊泥俗因治小兒諸瘡故名孩兒茶也

昔臨川一士人家婢有罪逃入深山中見野草枝葉可愛拔其根啖之久而不饑夜宿大樹下聞草中動以爲虎懼而止適遇之及曉下平地

歛然凌空若飛鳥焉如是數歲家人采薪見之捕之不得乃以酒餌置往來路上婢果來食食訖遂不能去與俱歸指所食之草視之乃黃精也夫人豈必盡有仙骨但能服食靈藥便可長生矣彼山麋野鶴壽皆千歲豈必脩道煉形哉惟不食烟火耳

山藥原名薯蕷以避陳袁宗諱故名山藥其種亦多今閩中以山谷中所生大如掌者爲薯而以園中生直如槌者爲山藥不知原一種而強分之也

五雜組

卷十二

天

肉從馨產西方邊塞上塹中及大木上蒼馬交合精滴入地而生皮如松鱗其形柔潤如肉塞上無夫之婦時就地淫之此一名淫氣瀰加壯盛採之入藥能強陽道益精氣作齋啖之云令人有子

夷堅志載僧有病噎死者剖其胃得毒蟲諸藥試之皆不死時方治藍戲以藍汁澆之卽化爲水然藍不獨治噎兼治瘟疫及鮮百毒殺諸蟲腐

張延賞在蜀有從事爲斑蜘蛛所螫頭項腫如數升盤幾不救張出數千緡募有能療之者一游僧自云能張命試之遂取藍汁一盃取蜘蛛投之困不能動又別搗藍汁加麝香末更取蜘蛛投之即死又更取藍汁將香復加雄黃末和之取一蜘蛛投即化爲水張與賞從者共之遂令傳惠處不兩日平復如常故今治大頭瘰癧毒者多用之

唐河東裴同父患腹痛不可忍臨終語其子曰

五雜俎 卷十一 三

吾死可剖腹視之同從命得一物如鹿脯脩長之乾人如骨一客竊而削之文彩煥發遂以爲刀鏤卡一日剖三移草飼馬其穢者消爲水歸以問同具言其故今腹痛者服三移草多愈此藥洗汁治瘰癧同也

迎春也半夏也忍冬也以時名者也劉寄奴也徐長卿也使君子也王孫也杜仲也丁公藤也蒲公英也以人名者也鹿藿草也淫羊藿也鹿藿草也以物名者也高良常山三蛇一蛇藥也

名者也虎掌狗脊馬鞭烏喙鵝尾鴨跖鶴龜鼠耳以形名者也預知子不留行骨碎補益母狼毒以性名者也無名異沒石子威靈仙沒藥景天三七則無名而強名之者也牝鹿藿草以蝕其牡蜘蛛蠶平以磨其腹物之微者猶知藥餌而人反不知也可乎

藥有五天決明爲肝天紫苑爲肺天神麴爲脾天遠志爲心天從容爲腎天

藥中有紫梢花非花也乃魚龍交合精液流注

五雜俎 卷十一 三 黏枯水上而成一云龍生三子一爲吉弔上岸

與鹿父遺精而成狀如蒲蘗能壯陽道療陰痿此與肉蓯蓉大略相似夫人之精氣自足供一身之用乃以斷喪過度而藉此腥穢污濁之物以求助長之功鮮有不速其斃者也

神農嘗百草以治病故書亦謂之本草可見古人之入藥者不過草根木實而已其後推廣乃及昆蟲然殺衆物之生以救一人之病非仁人用心也況醫之用及昆蟲又百中之一一乎

思邈道行高潔法當上昇因著千金方中有水蛭螻蛄爲天帝所罰故能却而不用亦推廣仁術之一端耳

今本草中禽獸昆蟲巨細必載大自虎狼鵠鶴小至蚊蚋蜂蛸無不畢備遂令殺生以求售者日盈於市余見山東蒙陰取蠍者發巨石下探其窟穴計以升斗以火逼死累累盈筐此物不良死固不足惜然藏山谷中者何預人事而取之不休亦可憫也至於蝦蟇龜蛇之屬皆靈明有知而刳腸剔骨慘酷異常又其大者釘鹿取血剥驢爲膠卽可以天生不死君子不爲也而况未必効乎

蝦蟇於端午日知人取之必因遠逃遁竊知人欲得香輒自扶其臍蛤蚧爲人所捕輒自斷其尾蚺蛇膽曾經割取者見人則坦腹呈創物類之有知如此不獨雞之慳爲憾也

蛤蚧偶異也雄曰蛤雌曰蚧自呼其名相應不捨遇其交合捕之雖死牢抱不開人多采之以

五雜組 卷十一

三

爲媚藥又有山獺淫毒異常諸牝避之無與爲偶往往抱樹枯死其勢入木數寸破而取之狀壯陽道視海狗腎功力倍常也今山東登萊間海狗亦不可多得往往僞爲之遇取狗腎而縫合於牝海狗之體以欺人耳蓋此物一牡管百牝牝不常得故也

齊東野語云山獺出南丹州土人名之曰狍龜一技值廣

蠱蟲北地所無獨西南方有之閩廣流貴關中延綏臨洮皆有之但各處之方有不同耳閩廣

五雜組

卷十一

三

之法大約以端午日取蛇蜈蚣蜥蜴蜘蛛之屬聚爲一器聽其自咬其心盡死獨留其一則毒之尤矣以時祭之俾其行毒毒之初行必試一人若無過客則以家中一人爲之試中毒者絞痛吐逆十指俱黑醬豆不腥合醫不苦是其驗也耳毒遠發十載近發一時初覺之時尚可用甘草薑豆諸藥解之及其麻油吐之三月以後不可爲也又有批生蠱食雞魚之類皆變爲生者又能易人手足及心肝腎腸之屬及死體之皆



水石也。又有金蠶毒川，筑多有之。食以蜀錦，其色如金。取其蠶置飲食中，毒入必死。能致它人財物，故祀之者多。致富或不祀，則多以金銀什物裝之道左，謂之嫁金蠶。夷堅志所載有得物者，夜而蛇至，其人知其蠶也，生捉而啖之，至盡飲酒數斗而卧。帖然無恙，說海載福清有訟金蠶毒者，取一刺蝟取之，立得然。今福清不惟無金蠶，亦無刺蝟也。

宋宣和間有貴妃病嗽，侍醫李姓者診治百計，

五雜組

卷二

三

不効而痰喘愈甚，面目浮腫如盤。上臨幸見之，深以爲憂。責李三日不効，取進止。李技窮，夫婦相泣。中夜聞有賣藥者呼曰：「專治痰嗽。」一文一貼，求不再發。李以十錢易十貼，尚疑草藥性厲，先以二貼自服之，無恙。日攜以入，一服而瘳。比肝如常。上大喜，兩宮賜香逾千緡。李恐內中索方，無以對。亟令物色賣藥者，以百金請其方曰：「我軍人也，食窮一身，豈用多金哉？」李固予之曰：「此不迴天花粉、青黛二種耳。」此藥易辨，故持以

度日，非有它也。李拜謝之。

世宗末年一日，患喉閉甚危，急諸醫束手。江右一糧長運米入京，自言能治。上親問之，對曰：「若娶玉喉，開須用金鎖匙。」上首肯之。命處方以進一服，而安。即日授太醫院判，冠帶而歸。後

有人以此方治徐華亭者，亦効。徐予千金，令上坐諸子列拜之。曰：「生汝父者，此君也。」恩德詎可忘哉？金鎖匙，卽山豆根也。以一草之微而能爲君相，造命而二人者，或以貴或以富，始信張寶藏以草撥一方得三品官，不虛也。

五雜組

卷二

三

江左商人左膊上有人面瘡，亦無它苦。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飼之，亦能食。食多則膊內肉脹起，疑其胃也不食之。則一臂瘳焉。有醫者教以歷試草木金石之藥，皆無苦。惟至貝母則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可治也。」以葦筒挾其口灌之，遂結痂而愈。此卽藍之治瘡蟲雷九之治應聲蟲相類。然本草於貝母但言其治煩熱邪氣，牀癰喉痺，安五臟利骨髓而已，不言其

有殺蟲之功也豈人面瘡亦邪熱所結耶又一書載人面瘡乃鼃錯所化以報袁盎者則又生前恒寃非貝母所能療矣

孟子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故艾以老者爲良人五十曰艾然少者亦謂之艾何也春秋外傳曰國君好艾大夫殆孟子曰知好色則慕少艾一說謂艾者外也妻子爲內少艾爲外也本章艾以頑道生者爲佳亦重外之意也此說甚新姑筆之凡灸艾以圓珠承日得火者爲上鑽掘取火次之而熬藥膏者又以桑火爲上取其剛烈能助藥力蓋各有所宜也

唐鄭相國自叙云予爲南海節度年七十有五越地卑濕傷於內外衆疾俱作陽氣衰絕服乳石補益之劑百端不應元和七年詞陵國船主李摩訶知予病狀遂傳此方并藥予疑而未服摩訶積懇固請乃服之經七八日漸覺應驗自爾常服其功如神十年二月罷郡歸京錄方傳之破故紙十兩擇淨皮洗過搗碎令細用胡桃

紙三十兩湯浸去皮細研如泥卽入前未好蜜和勻盛瓷器中旦日以燉酒二合調藥一匙服之便以飯壓如不飲酒熟水代之彌久則延年益氣悅心明目補添筋骨但禁食葷辛血餘無忌也

何首烏五十年大如拳服一年則鬚髮黑百年六如碗服一年則顏色悅百五十年大如盆服一年則齒更生二百年大如斗服一年則貌如童子走及奔馬三百年大如二斗栲栳其中有烏獸山嶽形狀久服則成地仙矣

草木之藥可以延年續命者多矣而世獨貴人參以其出自殊方它處稀得蓋亦家雞野鷄之喻也人參出遼東上黨者最佳頭面手足皆具清河次之高麗新羅又次之嘗有贊曰三參五葉皆陽向陰故唐韓翃詩曰應是人參五葉齊是也今生者不可得見其入中國者皆細絳蒸而夾之故上有來痕及麻線痕也所羅參雖大皆用數片合而成之其功力反不及小者擇參

惟取透明如肉及近蘆有橫紋者則不患其偽矣

參在本地價甚不高中國人轉市之度山海諸關納稅而上之人求索無窮近日加以內監高淮每一檄取動以數百斤計故數年以來住者絕不至京師其中上者亦幾與白銀同價矣王制八百里平土無禁鬻參亦活到今日今深山荒谷之民茹草食糲不知藥物爲何事而疆壯壽考不聞疾病惟富貴之家子弟婦人起

玉雜組

卷二

三

居無節食息不調而輒恃參水之功遠求貴售若不可須臾離者卒之病場大札相繼不絕亦何益之有哉

醫家有取紅鉛之法擇十二四歲童女美麗端正者一切病患殘疾聲雄髮粗及實女無經者俱不用謹護起居候其天癸將至以羅帛盛之或以金銀爲器入磁盆內澄如硃砂色用烏梅水及井水河水攪澄七度曬乾合乳粉辰砂乳香秋石等藥爲末或用雞子抱或用火煉名紅

鉛丸專治五勞七傷虛憊羸弱諸症又有煉秋石法用童男女小便熬煉如雪當鹽服之能滋腎降火消痰明目然亦勞矣人受天地之生其本來精氣自足供一身之用少壯之時酒色喪耗宴安耽毒厚味戕其內陰陽侵其外空餘皮骨不能自持而乃倚賴於腥臊穢濁之物以爲奪命返魂之至寶亦已愚矣况服此藥者又不爲延年祛病之計而藉爲肆志縱欲之地往往利未得而害隨之不可勝數也潯陽有聶道人

玉雜組

卷二

三

專市紅鉛丸廬州鹽太守廷賓時多內寵聞之甚喜以百金購十九一月間盡服之無何九竅流血而死可不戒哉

金石之丹皆有大毒卽鍾乳硃砂服久皆能殺人蓋其燥烈之性爲火所逼伏而不得發一入腸胃如石灰投火烟焰立熾此必然之理也唐時諸帝如憲支敬懿之屬皆爲服丹所誤宋時張聖民林彥振等皆至發瘍潰腦不可救藥近代張江陵末年服丹死時膚體燥裂如炙魚然

夫鍊丹以求長生也今乃不能延齡而反以促壽人何苦所爲愚而恬不知戒哉蓋皆富貴之人志願已極惟有長生一途欲之而不可得故奸人邪術得以投其所好寧死而不悔耳亦可哀也

金石無論卽兔絲杜仲一切壯陽之劑久服皆能成毒發疽老學庵所載可見至於紫河車人皆以爲至寶亦不宜常服此藥醫家謂之混元秘取男胎首生者爲佳丹書云天地之先陰陽

五雜組

卷十一

元

之祖乾坤之橐籥鉛汞之匡廓胚胎將兆九九數足我則乘而載之故謂之河車紫其色也此藥雖無毒而性亦大熱虛勞者服之恐長其火壯盛者服之徒增其燥夫天地生人清者爲氣濁者爲形父精母血凝合而成氣足而生至寶具矣胞衣者乃臭腐之胚胚血肉之渣滓故一旦瞥然脫胎下世猶神仙之委蛻也人生已棄之物寧復藉此而補助哉况胞衣爲人所喜者子多不亡故產褥之家防之如仇惟有無賴

乳媪貪人財賄乘間竊之以希厚耳夫忍於天殤人子以自裨益仁者且不爲也而况未必其有功而徒以靈明高潔之府爲藏污納穢之地也

泰山有太乙餘糧視之石也石上有甲甲中有白白中有黃相傳太乙者禹之師也嘗服此而棄其餘故名又有石中黃卽餘糧之未疑者水溶若生雞子焉又會稽有石亦重疊包裹而中有粉如麵者名禹餘糧皆治效逆破瘕癥恐是

五雜組

卷十一

四

一物因其黃白二色所產異地而分別之耳其益州所產空青則中但有清水而無重疊也語曰醫家有空青天下無盲人余友陳幼孺嘗疾有人遺之者延醫治之竟不効也

人啖豆三斗則身重難行象肉亦然啖榆則眠不欲飲食燕麥令人骨節鮮斷食燕肉入水爲蛟龍所吞食冬葵爲狗所齧瘡不得差食豇豆服藥無功藕與蜜同食可以休糧大且多食可以不饑豈常服令人暴亡銀杏亦然余五六

歲時食銀杏過多卒然暈眩仆地死半日方甦亦不知其所由活也

龜脂可以燃鐵駝蜚能殺壁蟲瓜西帶菓雙仁者皆能殺人人生人髮挂樹上鳥鳥不敢食其實粟子於眉上擦三過則燒之不爆誤吞銅鐵等齋解之誤吞稻芒鵝涎解之誤吞木屑鐵斧磨水解之誤吞水蛭田泥解之中鵝鵠毒薑汁解之中諸藥毒甘草湯解之中蛇毒白芷解之中麴錫毒陳土甘草湯解之中蛇毒白芷解之中麴

五雜組

卷一

四

毒蘿蔔解之中瘰癧毒斑猫解之中茵蘘毒地漿解之烟薰死者蘿蔔汁解之諸蟲入耳生油灌之此皆人之所忽不可不知也  
閩中一軍將因夜行飲水覺有物黏鼻聞自是患腦痛不可忍色黃如蠟醫巫百端莫能愈懸百金募療之者一村毗夜卧荒廟中聞二鬼語曰我輩受某家祭賽多矣其病本易治但醫不識耳一鬼曰奈何曰取壁間爛蟪窠泥和飯汁吹入鼻中俟其嚏可見矣遂喏而散翌日毗往

揭榜如法療之初覺鼻中攪痛暈絕有頃大嚏有馬蝗大小數十皆隨之出已死矣宿疾豁然余按宋寶祐間龍興富家子患壁虱事政與此同人不能治而鬼識之蓋天假手以活斯人也

五雜組卷之十一 終

五雜組

卷十一

四

五雜俎卷之十二

陳留謝肇淛著

物部四

太公筆銘云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則  
周初已有筆矣衛詩稱彤管有煒燁神契孔子  
作孝經簪總筆又絕筆於獲麟莊子書者吮筆  
和墨則謂筆始蒙恬非也崔豹古今注謂恬始  
作秦筆以枯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  
蒼毫非兔毫竹管也果爾則退之毛穎傳謂中  
五雜俎 卷十二

山人蒙恬賜以湯沐者亦悞矣

古人書鳥文小篆似不用筆亦可自真草八分  
興而筆之權逾重矣鍾繇張芝王右軍皆用鼠  
鬚歐陽通用狸毛爲心蕭筆酒用胎髮爲柱張  
華用鹿毛嶺南郡牧用人髮陶穀竹用羊鬚鄭  
虔謂麝毛一管可書四十張狸毛八十張又有  
用豐狐蚺蛉龍筋虎僕及猩狸毛狼毫鴨毛雀  
雉毛者恐皆好奇之過要其純正得宜剛柔相  
濟終不及山中之兔下此則羊毫耳然羊毫柔

而無鋒終非上象

王右軍嘗嘆江東下濕兔毛不及中山然唐宋  
推宣城自元以來造筆之工卽屬吳興北地作  
者不敢望也吳興自兔毫外有鼠毫羊毫二種  
近乃以兔毫爲杜羊毫轄之剛柔適宜名曰巨  
細其價直百錢然行書可用楷非所宜

草書筆須柔然過柔無鋒近墨猪矣皇象謂草  
書欲得精毫亮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非神手  
不能道此筆中事也

五雜俎 卷十二

巨細筆直柔耳若要楷書正鋒須是純毫大約  
鋒欲其長管欲其小頭欲其牢柱欲其細吳興  
作家多不辨此也

南北異宜兔毫入北地一經霜風卽脆故長安  
多用木筆然不過宜於傭胥輩耳今書家賣字  
爲活者大率羊毫不但柔便耐書亦賤而易置  
耳古人退筆成塚倘皆百錢之直貧士安所辨  
此

漢楊子雲把三寸弱翰賞白素二尺問異語弱

翰柔毛筆也故今人相沿動稱柔翰然則筆之  
尚柔其來久矣

相傳宣州陳氏世能作筆有右軍與其祖求筆

帖藏於家至唐柳公權求筆老工先與二管語

其言曰筆學工如能書當留此筆若退還可以

當還也二段造柳果以爲不堪用遂與常筆乃

大相徑庭陳退歎曰古人不相及信遠矣余謂

柳書盛王所以異者剛柔之分耳右軍用鼠鬚

筆想當苦勁非神手不能用也歐虞尚用剛筆

五雜俎 卷十二 三

蘭臺漸失故步至魯公誠懸雖有筋肉之別其

取態一也宜其不能用右軍之筆耳公權又有

謝筆帖云蒙寄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

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

齊則波擊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

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即此數語公權之用筆

可知矣

筆之所貴者毫中用耳然古今談味多及鏤飾

劉婕妤折琉璃筆管晉武賜張茂先麟角爲管

袁象贈庾亮象牙管南朝筆工鐵頭者能瑩

管如玉湘州守贈李德裕斑竹管段成式寄溫

飛卿詩盧筆管西京雜記天子筆管以錯寶爲

附雜寶爲匣則以玉璧翠羽漢末一筆之匣雕

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文以翡翠湘東王

筆有三等金玉爲上銀竹次之至於王使君以

鼠牙刻筆管作從軍行人馬毛髮屋宇山川無

不畢具噫精則極矣於筆何與璧之擇殊者不

觀其貌而惟衣飾之是尚也惑亦甚矣

五雜俎 卷十二 四

歐陽通能書者也猶以象牙犀角爲筆管况庸

人乎右軍謂人有以琉璃象牙爲筆管者麗飾

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蹟矣惟有綠沉漆竹

及鏤管可愛余謂筆苟中書卽綠沉漆鏤亦不

必可也

蔡君謨云宣州諸葛高造鼠鬚及長心筆絕佳

常州許頤所造二品亦不減之則君謨尚用鼠

鬚筆也今吳興作者間用鼠根毫藏管叔以貂

鼠令工製之曾寄余數枝圓勁殊甚然稍覺肥

笨用之亦苦不能自由政不知右軍端明所用  
法度若何耳

鼠鬚苦勁何以中書陸佃<sup>字子方</sup>埋雅云栗鼠倉黑而  
小取其毫於尾可以製筆世所謂鼠鬚栗尾者  
也其鋒乃健於兔然則實尾而石以鬚且栗鼠  
若今竹鼯之類亦非家鼠也

僞唐宣王從譙喜用宣城諸葛氏筆名爲翹軒  
寶亦唐謨所謂諸葛高者想其子孫也吳興沈  
時馮應科筆至與子昂並舉擅名三絕可謂幸

五雜組 卷十二

五

矣今之工者急於射利而不顧敗名上之取者  
虧其價值而不擇好醜故湖筆雖滿天下而真  
足當臨池之用者千百中一二也

硯則端石尚矣不但質潤發墨即其體裁渾素  
大雅亦與文館相宜無論琉璃金玉靡俗可憎  
即龍尾紅絲見之亦當棄然自失政似邢夫人

衣故衣時能令尹夫人自痛不如也

皇象論草書宜得精毫毫筆委曲婉轉不叛散  
者紙欲滑密不沾汚者墨欲多膠紺黝者深竟

陵子<sup>子邑</sup>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  
仲英之筆窮神盡意獨於硯無稱焉蓋硯視三  
柶稍可緩耳今人知寶數十百金之硯而不知  
精擇紙筆以觀美則可耳非求實用者也

左伯

字仲英當作伯英張芝字

柳公權論硯以青州爲第一絳州次之殊不及  
端今青州所出石卽紅絲硯也唐彥猷亦謂紅  
絲石爲天下第一蔡君謨問其故曰墨黑物也  
施於紫石則曖昧不明在紅黃則色自現一也

五雜組 卷十二

六

硯墨如漆石有脂脉能助墨光二也其言甚辨  
然余習於用端有鮮有未鮮耳

唐李咸用端溪硯詩有看指痕猶濕經句水未  
低鶴眼工諳謬羊肝

字仲英

字仲英

過東<sup>字仲英</sup>等語劉夢得謝人惠端州石硯詩端州  
石硯人間重

唐李賀<sup>字仲英</sup>青花石硯歌云端州匠者巧  
如神

唐李賀<sup>字仲英</sup>青花石硯歌云端州匠者巧  
如神

新仲倚<sup>字仲英</sup>夢寮雜記又載柳公權論硯云端溪石  
爲硯至妙益墨青紫色者可直千金則非不知



貴也難得故耳

蔡君謨云陳州可謂多奇石自紅綠出後有鵲金黑玉研最爲佳物新得黃玉硯正如蒸栗續又有紫金研又得石犀角石尤精向者但知有端硯龍尾求之不已遂極品類余之所好有異於人乎近代溫陵蔡知蔡一槐酷好研石足跡半天下凡遇石石住者必收行囊中常有數十百枚蔡氏可謂世有研癖矣

端研雖有活眼死眼之別然石之有眼猶人之

五雜俎

卷十三

七

有斑疵其實原不在此但端石多有眼以此別其爲端耳宋高宗謂端研如一段紫玉瑩潤無瑕乃佳不必以眼爲貴余謂石誠佳即新者自可亦不必以舊爲貴也

今之端研池皆如線無受水處亦無蓄墨濡處其傍必置筆池右大書必置梳盛墨亦頗不便間有斗槽者便爲減價此但論工拙耳非擇硯者也余嘗研多擇有池者吾取其適用耳豈以貴研爲事哉及考宋是以道藏研必取玉斗樣

每日硯石無池受墨但可作枕耳乃知千古之上亦有與余同好者

宋時供御大內無非端石航海之難舟覆於莆之涵頭禁中之硯盡落民間然其始人尚未知貴重其後吳人有知之者微行以賤直購之久而漸覺價遂騰涌高者直百金低亦不下一二十金而請人耳目既熟轉市新石妙如鐫琢視之宋硯毫髮不殊散之四方於是吳人轉爲所欺矣

五雜俎

卷十三

八

銅雀瓦雖可品然紋燥烈易乾乃其發墨倍於端矣洮河綠石貞潤堅緻其價在端上以不易得也江南李氏有澄泥硯堅膩如石其實陶也有方者八角者旁刻花鳥甚精四週有羅紋紋較之銅雀又爲良矣馬肝龍卵色之正也月暈星涵姿之奇也魚躍雲興石之怪也結璘壁玉及名之佳也桐葉栗岡地之僻也金月雲峰製之巧也芝生虹飲器之端也青鐵浮橋質之詭也頗黎玉函用之華也

磨八腹空錄之篇也盧櫛胸碎道之窮也

楊雄桑維翰皆用鐵硯東魏孝靜帝用銅硯景

龍文館用銀硯今天下官署皆用錫硯俗陋甚

矣天寶中墨硯之制始於今時硯之入自唐故其硯石皆從唐入也

一日可得一擔水纔直三錢廉者之言也然亦

殺風景矣質潤生水自是硯之上乘硯之永生

合韻參秀兩岐可謂多得一石穀纔直二百錢

平蕭穎上謂石有三穴當併此爲四也

韓退之毛穎傳名硯爲陶泓鄭敞盧攜擲硯相

詬王鐸歎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則唐人硯

尚多用瓦也

袁象贈庾翼以蠅硯藉道支取水上浮查爲硯

則硯之不用石甚多矣

古人書之用墨不過欲其黑而已故凡燭煤皆

可爲也後世欲其然光欲其香又欲其堅故造

作百端淫巧選出僭倖金玉所謂趨其末而忘

其本者也

三代之墨其法似不可知然周書有涅墨之刑

晉襄有墨線之制又古人灼龜先以墨畫龜則

謂古人皆以漆書者亦不然也又云古有黑石

可磨汁而書然黑石僅出延安晉陸雲與兄書

謂三臺上有藏者則亦稀奇之物安得人人而

用之況墨之爲字從黑從土其爲煤土所製無

值但世遠不可考耳至漢始有隃麋之名至唐

始有松烟之制然三國時皇象論墨已有多膠

黝黑之說則謂魏晉以前皆用漆而不用膠者

亦誤也至於用珠則自李廷珪始用腦麝金箔

五雜俎卷十二

則自宋張遇始自此而競爲淫巧矣按太白詩則自宋張遇始自此而競爲淫巧矣

李廷珪唐僖宗時人其墨在宋時如王平甫石

昌言秦少游蔡君謨輩皆有藏者國朝馬愈

日抄言在英國府中曾一見之今又百五十年

矣大內不可知人間恐不可復得即張遇陳朗

潘谷皆罕存者以今之墨不下往昔故也

廷珪自易從歛遂爲歛人則歛墨源流其來久

矣廷珪弟庭寬寬子承宣宴于文用皆世其業

而漸不逮又有柴珣朱君德小墨皆唐宋二代知名者張遇王迥葉茂實潘谷陳朗陳惟達李仲宣宋墨之良者也元有朱萬初純用松烟國朝方正羅小華邵格之皆擅名一時近代方于魯始臻其妙其二十前所作凡玄三極則無古人最後程君房與爲仇敵製玄元靈氣以壓之一家各爭其價紛拏不定然君房大駟亡命不齒倫輩故士論迄歸方焉

李廷珪墨妙料用真珠二兩橋十萬杵故堅如

五雜俎

卷十二

金石羅小華墨亦用黃金珍珠雜橋之水浸數宿不能壞也羅墨今尚有存者亦特與金同價矣宋徽宗以蘇合油搜烟爲墨雜以百寶至金章示購之每兩直黃金一斤夫墨苟適用藉金珠何爲淫巧麥靡此爲甚矣今方程一家墨上者亦須白金一斤易墨二斤間亦有珍珠麝香云余同年方承郁爲歛令自造青麟髓價又倍之近日潘氏有開天谷墨又倍之蓋復用黃金矣然以爲觀美則外視未必佳以爲適用則亦

無以甚異也此又余之所不解也

墨太陳則膠氣盡而字不發光太新則膠氣重而筆多纏滯惟二三十年後最宜合用方正墨今用之已作煤土色矣不知仲將何以一點如漆或曰古墨用漆故堅而亮今抵用膠故數經微濕則敗矣余家藏歛墨之極佳者攜至京師冬月皆碎裂如礫而廷珪當時政在易冰得名恐用漆之說不誣耳

徐常侍得李超墨一挺長近尺餘兄弟日書五

五雜俎

卷十二

千字凡用十年乃盡宋元嘉墨每九作二十萬字乃知昔墨不獨堅而耐磨亦挺實長大羅小華墨雖貴重每挺皆二兩餘規者五兩餘近來方程墨苦於太小大僅如指用之易盡而青麟髓開天容元小家居無事每遇乞書狼藉時不一月輒盡且亦不便於磨也

方于魯有墨譜其紋式精巧細入毫髮一時傳紙爲涌真程君房作墨苑以勝之其末繪中山狼傳以詆方之真義蓋方微時曾受造墨於

法於程迨其後也有出藍之譽而君房坐殺人擬大辟疑方所為故恨之入骨一家各求海內詞林縉紳為之游揚軒輊不一然論墨品人品恐程終不勝方耳

于魯近來所造墨亦不逮前萬曆戊戌秋余親至于魯家令製長大挺每一挺四兩者然求昔年九玄三極料已不可得又十年于魯死子孫急於取售其所製蓋復不逮矣大率上人之求取無厭而市者之賞鑒難得自非巨富而護名

五雜俎

卷十二

主

何苦而居難售之貨此亦天下之通弊也

唐陶雅為歙州刺史責李超云爾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時何也對曰公初臨郡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木已何暇精好為噫今之守令取墨豈直數百挺而已耶

古人養墨以豹皮囊欲遠其濕又云宜以漆匣密藏之欲滋其潤

今人謂紙如造於蔡倫非也西漢趙飛燕傳篋中有赫蹏書應邵云薄小紙也孟康曰染紙令

赤而書若今黃紙也則當時已有紙矣但倫始煮穀皮麻頭及敝布魚網擣以成紙故紙始多耳

澄心堂紙今尚有存者然余見之不多未敢辨其真偽也宋箋差可辨耳陳後山云澄心堂乃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燕居也世以為元宗書殿誤矣蔡端明云其物出江南池歙二郡今世不復作蜀牋不耐久其餘皆非佳品宋時去南唐不遠此紙散落人間尚多今則絕無而僅有

五雜俎

卷十二

十四

梅聖俞有詩謝歐公送澄心堂紙云江南李氏有國且百金不許市一枚當時國破何所有帑藏空竭生莓苔但存圖書及此紙棄置大屋墻角堆幅狹不堪作詔令聊備粗使供鸞臺可見宋時此紙之多宋子京作唐書皆以澄心堂紙起草歐公作五代史亦然而今五百年間貴如金玉可為短氣

今世苦無佳紙束帖腐爛不必言綿料白紙頗耐然澁而滯筆古人箋多牙光取其不滯也

停粉箋歲久模糊愈不可堪蜀薛濤箋亦澁然  
着墨即乾但價太高尋常豈能多得耶高麗蘭  
紙膩粉可喜差易購於薛濤然歲久則蛀自此  
而下灰者竹者非胥曹之羔雉即剗剗之芻狗  
耳不意剗溪子孫不振乃爾

宋之諸帝留心翰墨故文房所製率皆精品澄  
心堂紙之外蜀有玉版有貢餘有經屑有表光  
款有墨光有水翼有白滑有凝光又越中有竹  
紙江南有楮皮紙溫州有蠲紙廣都有竹絲紙

五雜組

卷十二

七

循州有藤紙常州有雲母紙又有香皮紙苔紙  
桑皮紙芟皮紙蔡君謨言績溪烏田古田由奉  
惠州紙皆知名今試觀宋人書畫紙無一不佳  
者可知其製造之工且多也

蔡君謨嘗禁所部不得用竹紙至於獄訟未決  
而案牘已零落者至於今時有剛連連七毛邊  
之目尤極腐爛入手即碎而人喜用之者價直  
輕爾毛邊之用上自奏牘下至東帖短札徧於  
天下稍濕即腐稍藏即蠹紙中第一劣品而世

用之不改者尤滑便於書也

印書紙有太史老連之目薄而不疎然皆竹料  
也若印好板書須用綿料白紙無灰者關漸皆  
有之而楚蜀滇中綿紙堂薄尤宜於收藏也  
作子高麗薛濤不可常得矣綿紙呀光差宜於

筆墨余在山東爲魯藩作書內中有香箋數幅  
甚貴重之然亦是毛邊之極厚者加以香料而  
打極緊滑書不留手甚覺可喜但未知耐藏否  
耳初書行草一幅俱不當意最後書赤幘賦計

五雜組

卷十二

六

格裁然上下整齊乃大稱善尤可笑也

歐陽率更不擇紙筆無不如意而蔡中郎非統  
素不下筆然既註書亦須自愛重魏晉人墨迹  
類是第一等褚先生卽宋元猶然今人不擇紙  
而書者多矣亦由請乞太濫粗惡競進却之則  
重拂其意易之則責人以難故往往以了酬應  
耳

饒州爲鄱陽白長如一疋絹元季氏藏古紙長  
二丈餘今世有白鹿尾紙亦長丈餘蓋出江右

所造甚爲鉅麗但書中書耳

紙須白而厚堅而滑筆須健而圓長而輕墨須黑而有光硯須寬而發墨置之明窓淨几時書一二段文選小說亦人間至樂也

昔人書字多用箋素書於扇者蓋少故有將軍書六角扇老嫗爲之不憚卽宋元人書畫見便面者不一也今則以扇乞書者多於紙矣然元以前多用團扇絹素爲之未有摺者元初東南夷使者持聚頭扇人共笑之國朝始用摺扇出入懷袖殊便然漢張敞以便面拊馬則又似今之摺扇也

五雜俎

卷十二

七

古人多用羽毛之屬爲扇故扇字從羽漢時乘輿用雉尾扇周昭王時聚鵲翅爲扇諸葛武侯吳猛皆執白羽扇庾翼上晉武帝毛扇今世輒以毛扇爲賤品上自宮禁下至士庶惟吳蜀二種扇最盛行蜀扇每歲進御餽遺不下百餘萬上及中官所用每柄率值黃金一兩下者數銖而巴吳中泥金最宜書畫不腥而走四方差

與蜀筵埒矣大內歲時每發千餘令中書省詩以賜宮人者皆吳扇也

蜀扇譬之內酒非富人筭中則婦女手巾耳吳扇初以重金粧飾其面爲貴近乃升其骨製之極精有柳玉臺者白竹爲骨厚薄輕重稱量無毫髮差爽光滑可鑒每柄值白金半兩斯亦淫巧無用者矣

扇之有股唐前未聞宋高宗宴大臣見張循王扇有玉孩兒墜子則當時有之矣蓋起於宮中不時呼喚便於挂衣帶間今則天下通用而京師合香爲之者暑月以辟臭穢尤不可須臾去身也

五雜俎

卷十二

六

唐以前皆於揚州貢鏡以五月五日取揚子江心水鑄之凡鏡無它但水清冽則佳矣今之鏡北推易水南數吳興亦以其水也然易鏡不造湖鏡遠甚

秦鏡背無花紋漢有四釘海馬蒲桃唐製鼻紐頗大及六角菱花宋以後不足貴矣凡鏡逾一

逾佳非獨取其光澤瑛色之美亦可磨牙剋穢  
火災故君子貴之

今山東河南關中掘地得古塚常獲鏡無數它  
器物不及也云古人新死未歛親識來吊率以  
鏡護其體云以妨屍氣變動及殯則內之棺中  
有一塚中鏡數百者歲久爲屍血肉所蝕又爲  
苔土所沁成紅綠二色如朱砂鵝鵲碧銅諸寶  
相斯爲貴矣其傳世者光黑如漆不能成紅綠  
也然臨淄人僞爲之者最多

五雜俎

卷十二

元

洛陽人取古塚中鏡破碎不全者截令方四片  
合成加以柱而成鑑焉謂之鏡鑑製則新也而  
實寶舊物置之案頭猶勝饒非

周火齊鏡閣中視物如畫秦方鏡照人心膽漢  
史良娣身毒鏡照見妖魅隋王度鏡能却百病  
唐葉法善鐵鏡鑒物如水長安任仲宣鏡水府  
至寶爲龍所奪秦淮漁人鏡洞見五腑六臟王  
宗壽鏡照見樓上青衣小兒宋呂蒙正時朝士  
有古鏡能照一百里安陸石巖村鏡何楚言河

五雜俎

卷十二

子

戊子歲在彭城見賣鏡者其面如常其背照之  
則人影俱倒斯亦異矣

脩養家謂梳爲木齒丹云每日清晨梳千下則  
固髮去風容顏悅澤夫人一日之功全在於晨  
晏眠早起欲及時也頭梳千下廢時失事甚矣  
縱能固髮悅顏何益

并不獨女子之飾古男子皆戴之三禮圖并士  
以骨大夫以象蓋卽今之簪耳范武子怒文子  
擊之以杖折其委弁蓋童子未冠時也

漢車帝時黃門侍中皆傅脂粉順帝時翟童奏李固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曹子建以粉自傳何晏動靜自喜粉白不去手蓋魏晉以前習俗如此夫婦人之美者猶不假粉黛况男子乎

以丹注面曰的古天子諸侯媵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難以口說故注此於面以爲識如射之有的也其後遂以爲兩腮之飾王粲神女賦曰施華的結羽釵傳玄鏡賦點雙的以發姿非爲程姬之疾明矣唐王建宮詞密奏君王知入月喚人相伴洗裙裾則亦無注的事也潘岳芙蓉賦丹輝拂紅飛須垂的王敬美早梅詩暈落朱唇微有的則又借以咏花矣

漢中山王來朝成帝賜食及起而襪係解成帝以爲不能也於是定陶王得立然文王伐崇至鳳凰之墟而襪係解武王伐紂行至商山而襪係解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而履係解古之聖王霸主皆有然者何獨中山王耶  
古人以跣爲敬故非大功臣不得跣履上殿者

五雜組

卷十二

主

師聲子襪而登席而衛侯怒至於見長者必脫屣於戶外曹公令曰議者以祠廟當解履則漢末猶然矣

漢王喬爲葉縣令母朝會雙鳬飛來網之得雙鳬盧耽爲州治中元會不及朝化爲白鵲迴翔威儀以帝擲之得雙履南海太守鮑靚嘗夜訪葛洪達旦乃去人訝其往來之頻而不見車騎密伺見雙燕飛來網之得雙履此三事絕相類而人但知雙鳬事也

五雜組

卷十二

主

漢時着屐尚少至東京末年始盛應劭風俗通載延嘉中京師好着木屐婦人始嫁作漆畫屐五七采爲系後黨事起以爲不祥至晉而始通用阮孚至自蠟之謝靈運登山陟嶺未嘗須臾離也想卽以此當履耳晉書五行志云初作屐者婦人頭圓男子頭方至太康初婦人履乃頭方與男無別此亦古婦人不纏足之一證今世吾閩興化泉漳二郡以屐當靸洗足竟卽跣而着之不論貴賤男女皆然蓋其地婦人多不纏



足也女屐加以彩畫時作龍頭終日行屋中閣  
開然想似西子簪屨鄒時也可發一笑

相手板法出於蕭何或曰四皓後東方朔見而  
善之天下事之不經莫此爲甚宋庾道愍相山  
陽王休祐板以爲多片後密易諸彥回者不數  
日彥回對帝誤稱下官大被譴訶夫明帝猜忌  
忍虐之至故休祐見疑若遇平世明主此笏能  
令人情平唐李參軍善相笏休咎皆驗又有龍  
復本者無目凡象簡竹笏以手檢之必知官祿

五雜俎

卷十二

三

年壽宋初諸長史者相丘轡二笏異用而皆如  
其言也然則紀傳所載不足徵耶曰精卜筮術  
數者藉物以起數如管輅郭璞之流耳非專相  
笏也使笏易地易人則數又隨之變耳

董偃卧琉璃帳張易之爲母製七寶帳王諲作  
翠羽帳元載寵姬處金絲帳唐武宗玳瑁帳同  
昌公主設連珠帳又大秦國金織成五色帳有  
明月夜珠帳斯條王國作白珠文結帳侈靡極  
矣然琉璃玳瑁玉石之屬豈堪作帳當是鄒宇

五雜俎

孟光舉案齊眉解者紛然亦大可笑事古人席  
地而坐疾則憑几食及觀書則皆用案几卽今  
之卓子案似食格之類豈可便以几爲案乎漢  
王賜淮陰王案之食玉女賜沈義金案王杯石  
季龍以王案行文書古詩何以報之青玉案漢  
武帝爲雜寶案其重若此必非巨物楊用脩以  
爲益亦非也且漢時皇后五日一朝皇太后親  
奉案上食高祖過趙趙王敖自持案進食甚恭

五雜俎

卷十二

三

則古人之舉案爲常事何獨孟光哉

古人以几杖爲優老之禮康王疾大漸憑王几  
孫竊謂任元褒史憑几對客爲非禮魏文帝賜  
楊彪延年杖及憑几今之憑几對客者衆矣

漢文帝時嘗少年柱金杖武帝有玉箱杖嘉平  
中袁逢作三公賜王杖晉傅圖澄金杖銀鉢劉  
向別傳有麒麟角杖曹操賜楊彪銀角桃杖今  
人但用竹杖耳漢昌邑王至潁陽買積竹刺杖  
葉遂諫曰積竹刺杖少年騎蹇杖也今武彊

方竹爲杖其佳及骨節如雞骨然夫杖扶老登山取其輕便爲貴金玉徒爲觀美未  
未必富於用也

皮日休有天台杖色黯而力適謂之華頂杖有  
龜頭山疊石硯高二寸其因數百謂之太湖  
硯有桐廬硯如一鳥形拳踞坐若變去謂之  
鳥龍硯和養和者隱囊之屬也按李泌以松膠  
枝隱背謂之養和後得如龍形者獻帝四方爭  
効之今吳中以枯木根作禪椅蓋本於此

五雜俎

卷十二

五

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與金翠同價  
矣蓋色既鮮碧而質復瑩薄可以妝飾玩具而  
成器者香不可復見矣世傳柴世宗時燒造所  
司請其色御批云雨過青天雲破處這般顏色  
做將來然唐時已有秘色陸龜蒙詩九天風露  
越窑開奪得千峰秘色來惜今人無見之耳余  
謂洛中人有掘得漢唐時墓者其中多有陶器  
色但淨白而形質甚粗蓋至宋而後其製始精  
也

柴窑之外有定汝官哥四種皆宋器也流傳  
今者惟哥窑稍易得蓋其質厚頗耐藏耳定汝  
白如玉難於完璧而宋時宮中所用半銅鈐其  
口以是損價

今龍泉窑世不復事惟饒州景德鎮所造徧行  
天下每歲內府頒一式度紀年號於下然惟宣  
德款製最精距迄百五十年其價幾與宋器埒  
矣嘉靖次之成化又次之世宗末年所造金  
線大醜增用者又其次也

五雜俎

卷十二

美

宣窑不獨款式端正色澤細潤即其字畫亦皆  
精絕余見御用一茶盞乃畫輕羅小扇撲流螢  
者其人物毫髮具備儼然一幅李思訓畫也外  
一皮函亦作盞樣盛之小銅屈戌小鎖尤精蓋  
人間所藏宣窑又不及也  
蔡君謨云茶色白故宜於黑盞以建安所造者  
爲上此說余殊不鮮茶色自宜帶綠豈有純白  
者即以白茶注之黑盞亦渾然一色耳何由辨  
其濃淡今景德鎮所造小壇盞做大醜壇爲之

者白而堅厚最宜注茶建安黑窰間有藏者時作紅碧色但免俗爾未當於用也

今俗語窰器謂之磁器者蓋河南磁州窰最多故相沿名之如銀稱朱提墨稱隃麋之類也博德鎮所造常有窰變二云不依造式忽爲變成或現魚形或浮果影傳聞初開窰時必用童男女各一人活取其血祭之故精氣所結疑爲怪耳近來禁不用人祭故無復窰變二云恐禁中得知不時宣索人多碎之

五雜俎

卷十二

七

茶注君謨欲以黃金爲之此爲進御言耳人間文房中卽銀者亦覺俗且誨盜矣慎南錫至佳而製多不典吳中造者紫檀爲柄圓玉爲紐置几案間足稱大雅宜興時大彬所製瓦餅一時傳尚價遂涌貴吾亦不知其詳也

范蜀公與溫公遊嵩山以黑木合盛茶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耶夫一木合盛茶何損清介而至驚駭宋人腐爛乃爾

晉人云凡銅物入土千年而青入水千年而綠

在人間者紫褐而朱斑其色有蠟茶者有漆黑者然古墓中鏡朱砂青綠皆有不必入水也古人棺內多灌水銀遂有水銀古者然亦視其款製何如耳未必古者盡佳也

古玉器物亦有紅如血者謂之血古又謂之屍古蓋塚中爲血肉所蝕也又有黑漆古有渠古有甌古然古人比德於玉但取其溫潤色澤及當於用耳今乃必以古色爲佳此俗見之不可解者也

五雜俎

卷十二

天

玉惟黃紅二色難得其餘世間皆有之卽羊脂玉亦常見也

唐太宗賜房玄齡黃銀帶欲賜如晦時如晦已死帝泣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送其家則黃銀非金明矣漢武帝紀收銀錫造白金則白金非銀亦明矣

龍珠在額蛟珠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魚珠在目蚌珠在腹又蜘蛛蜈蚣極大者皆有珠故多爲雷震者龍取其珠也凡珠龍爲土蚌次之

今海南所出者皆蚌珠也海中諸物廢蛤蜊之屬皆有珠但不恒有耳萬曆初吾郡連江人剖蛤得珠不識也烹之珠在釜中跳躍不定火光燭天鄰里驚而救之聞知其故啓視已半枯矣徑一寸許此真夜光明月之質也而厄於俗子悲夫

魏惠王徑寸之珠前後照車各十二乘者十枚隋煬帝殿內房中不然膏火懸大珠一百二十以照之江南寵姬宮中每夜綴大珠十數照耀

五雜俎

卷十二

元

如同白日張說賂九公主夜明簾古人不貴異物而珍寶充牣若此今時隋珠趙璧母論民間卽天府亦不可多得也蓋經一番兵火便消耗一番而金元之變中國之物輦入夷狄者又不知其數也漢梁孝王薨庫中黃金至四十萬斤今之禁中有是乎糜竺助先主黃金十萬斤今之富室有是乎

今世之所寶者有貓兒眼祖母綠顛不刺蜜臘金鴉鵂石燦子等類然皆廉價首飾之用惟虎

珀瑪瑙盛行於時皆海中產也犀則多矣而暹天卧魚辟水駁雞皆未之見也祖母綠云是金翅鳥所成出回國有紅刺一顆重一兩以上卽值錢千緡然亦不可多得滇中又有緬鈴大如龍眼核得熱氣則自動不休緬甸男子嵌之於鞅以佐房中之術惟殺細夷時沽取之者良其市之中國者皆偽也彼中名曰太極凡官屬饒逸公然見之箋牒矣

五雜俎

卷十二

三

精液多年所化恐皆未必然中國松楓二木不之何處得有琥珀而夷中產琥珀者豈皆松楓楓林之下乎此自是天地所生一產珍寶卽他物所變化孰得而見之又如水晶云十年老冰冰却有水晶可知其說之無稽矣琥珀血珀爲上金珀次之蠟珀最下人以拾芥辯其真僞非也僞者傳之以藥其拾更捷

唐魏生於虔州砂磧中拾得片瓦後以示胡人

驚異頂禮謂爲寶母價至千萬云每月望日諸壇上致祭一夕百寶皆聚則天時西國獻青泥珠后不知貴以施西明寺金剛額後胡人以十萬貫求買之曰但投泥中泥悉成水可以覓衆珍寶李林甫生日沙門極讚功德冀得厚視及畢乃以紅氍毹一物如朽釘者施之僧大失望後有波斯以數十萬市之曰此寶骨也睿宗施安國寺寶珠云直億萬僧不知貴貨之亦無酬者月餘有西域胡人見而大喜以四千萬貫市

五雜俎

卷十二

圭

之云此水珠也行軍時掘地埋之水自涌出咸陽嶽寺有周武帝綴冠珠爲一士人所取至陳留諸胡合五萬緡市之至東海重湯煎燎月餘有龍女二人投入瓶中合而成膏塗足步行水上而去不知所之吳越孫妃以物施龍興寺形如朽木筋寺僧不知實此有胡人曰此日本龍鬚簪也以萬二千緡買之此數者信天下之奇寶也然不遇識者則與瓦礫不殊夫夜光之璧暗投不免按劍見耳目所未聞見者乎

唐時揚州常有波斯胡店太平廣記往往稱之想不妄也今時俗相傳回回人善別寶時游廣金陵間有應主簿者持祖母綠一顆富商以五百金購之不售也有回回求見之持玩少頃卽吞入腹中應欲訟之既無證佐又懼纏累一慚而已又有富家老妻沈氏所戴簪頭乃貓兒眼回回窺見遂賃屋與隣時以酒食奉之歲餘乃求市焉沈感其意只求二金回回得之甚喜因石稍枯市羊脂果之暴烈日中坐守稍怠瞥

五雜俎

卷十二

圭

有饑鷹掠之而去大爲市人椰榆歸家怨恨而死此二事皆近代金陵人言與異苑所載胡人索市王曠井石事相類皆可笑也

清波雜志載成都市中有聚香鼎以數爐焚香環於外則烟皆聚其中又巴東寺僧得青磁碗投米其中一夕滿盆皆米投以金銀皆然謂之聚寶盆國朝沈萬三富甲天下人言其家有聚寶盆戲說耳不知此物世間未嘗無也

今天下交易所通行者錢與銀耳用錢便於食

民然所聚之處人多以賄廢業京師水衡日鑄十餘萬錢所行不過北至盧龍南至德州方二千餘里耳而錢不加多何也山東銀錢雜用其錢皆用宋年號者每一可當新錢之一而新錢廢不用然宋錢無鑄者多從土中掘出之所得幾何終歲用之而錢亦不加少又何也南都雖鑄錢而不甚多其錢差薄於京師者而民間或有私鑄之盜閭廣絕不用錢而用銀低假市肆作姦尤可恨也

五雜俎

卷十一

三

滇人以貝代錢每十貝當一錢貧民誠便然白金一兩當得貝一萬枚攜者不亦難乎且易破碎非如錢之可復鑄也宋元用鈔尤極不便雨氾鼠齒卽成烏有懷中橐底皆致磨滅人惟日日作守鈔奴耳夫銀錢之所以便者水火不毀蟲鼠不侵流轉萬端復歸本質蓋百貨交易低昂淆亂必得一至無用者衡於其間而後流通不息此聖人操世之大術也

今人銀槩謂之朱提按漢書地理注朱提出銀

食貨志朱提銀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一千則朱提地名既不可名銀而朱提之銀又非凡銀比也漢銀八兩直錢一千可見當時銀賤而錢貴今時銀一兩卽值千錢矣朱音殊提音匙

韎韐本蠻夷國名其地產寶石中國謂之韎韐其色殷紅大者如栗太平廣記載李章武所得狀如薔葉紺碧而冷今中國賈肆中者皆如瓦礫耳

五雜俎

卷十二

三

古者婦人皆着襪穿履與男子原無分別也唐李郢詩高歌一曲劉郎醉脫取明金壓繡鞋則當時始有繡者至纏足之制興而男女之履始迥別矣今之婦女亦罕有着襪者楊用脩以屨入掌后之服履爲周公病蓋未之深思也

側注儒冠也鶚武冠也鷩鷩侍中冠也多惠文法冠也遠遊博山太子冠也翼善平天通天高山天子冠也却敵衛士冠也貂蟬功臣冠也却非僕射冠也巧士黃門從官冠也進賢羣臣冠

也母追收夏冠也章甫嘒嘒冠也委貌周冠也  
華山宋鉞冠也鹿皮張欣泰冠也桑葉原憲冠  
也竹皮高皇帝亭長冠也獾皮陳伯之冠也交  
讓公孫述冠也步搖江充及慕容跋冠也進德  
唐太宗賜貴臣冠也玉葉太平公主冠也方山  
舞人冠也九星蓋之夜光上元夫人冠也晨嬰  
西王母冠也芙蓉衛叔卿冠也骨蘇高麗冠也  
無頭宋康王冠也鵠冠鄭子臧冠也豹冠屈到  
冠也豹冠范獻十冠也北斗道冠也虎皮胡冠  
也

五雜俎

卷十二

蓋

今內監帽樣高麗王冠制也 國初高麗未服  
太祖密遣人瞰其冠命諸內監皆冠之及其  
使至指示之曰此皆汝主等輩也皆已服役汝  
主尚不降耶使者歸言之遂奉正朔  
古婦人亦着帽漢薄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注帽  
也趙昭儀上飛燕金花紫綸帽又賀德基於白  
馬寺逢一婦人脫白綸巾以贈之諸葛武侯遺  
司馬懿巾輒婦人之服則古婦人亦有巾也

古人帽之上加巾冠想亦因髮不齊之故今之  
網巾是其遺意但帽以布絹爲之又加屋其上  
故亦可以代冠如董偃綠幘孫堅赤罽幘之類  
卽今俗名腦包者也網巾以馬鬃或線爲之功  
雖省而巾冠不可無矣北地苦寒亦有以絹布  
爲網巾者然無屋終不可見人

童子幘無屋者示不成人也近時三五十  
年前總角者猶繫一網巾邊是其遺制既云童子幘  
無屋明丈夫幘皆有屋矣又云王莽以頂禿加  
屋何取董偃武帝時人以綠幘見天子必非無  
屋者幘本賤者之服綠幘又其賤者近代樂工  
着綠頭巾亦此意也

五雜俎

卷十二

三

紂衣寶玉自焚漢上官太后服珠襦霍光耿秉  
薨皆賜玉衣太始元年頻斯國人來朝以五色  
玉爲衣近代豪富之家有衣珍珠半臂者而玉  
衣未有聞矣

三代之爲信者符節而已未有璽也周禮九節  
璽居一焉璽亦所以爲節鄭康成謂止用之貨

賄蓋亦用以鈐封恐人之僞易也秦得和氏之璧令李斯篆之爲傳國璽故天子始稱璽書諸侯而下稱印而已然攷印藪所載漢時印大小不同文亦殊絕蓋或制於官或私刻之固自不同而公卿列侯卒於位者皆以印授賜并致仕策免者始上印綬則一人一印非若今之爲官物也古者百官之印皆組穿之而佩於腰或令吏人繫之於臂至宋而後印大而重繫之不便楊虞卿爲吏部始置匱以鎖之而綬繫於鑰今

五雜俎

卷十二

七

之有印則有綬是也至今日則綬亦不以繫鑰而虛佩之矣國家之制天子玉璽侯王大將軍皆金印二品以銀三品之下以銅其非掌印而給者謂之關防印方而關防長以此爲別耳其實出欽給者亦槩得謂之印也  
唐時文武官三品以上金玉帶四品五品並金帶六品七品並銀帶八品九品並礪石帶庶人銅鐵帶五品以上皆賜魚袋飾以銀三品以上賜金裝刀子礪石一具其衣紫爲上緋次之綠

綬則紫爲上又墨次之黃爲下至於天子之服色尚黃則自漢以來然矣

唐時百官隨身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皆盛以袋則似今京官之牙牌耳宋賜金帶者例不佩魚惟兩府賜佩謂之重金今之牙牌自宰輔至小官任京師者俱有之蓋以鬚若印綬然其官職皆鐫牌上拜官則於尚寶司領出出京及遷轉則繳還蓋祖制也

五雜俎 卷十二 三  
國朝服色以補爲別皆用鳥獸蓋取古人以鳥

紀官之意文官惟法官服豸其餘皆鳥武官皆獸至於帶則以犀居金之上皆有不可曉者國朝服色之最濫者內臣與武臣也內官衣蟒腰玉者禁中殆萬人而武臣萬戶以上卽腰金計亦不下萬人至於邊師緹騎冒功邀賞腰玉者又不知其幾也

說文曰帶紳也男子繫帶婦人絲帶古人之帶多用韋布之屬取其下垂詩云容兮遂兮垂帶悻兮匪伊垂之帶則有餘似今衣之有大帶耳



至魯仲連謂田單曰將軍黃金橫帶繫於臨淄之間則金帶之制興矣

古人仕者有帶有綬又有囊囊綬皆綴於帶者八座尚書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傳云周正負成玉制此服唐時亦以爲朝服或云漢世用盛奏事負之以行未詳也至宋有金魚袋國朝俱無之

音書輿服志云漢世着望囊者側在腰間謂之傍囊或謂之綬囊然則以囊盛綬耳

五雜組

卷十二

三

三代聖人治定功成然後制禮作樂以爲翊贊太平之具故其精蘊足以節宣陰陽感動天地非聖人不能作也而後世之治其最失聖人意者無如禮樂一端蓋自漢之初叔孫之所謂禮者已不過懸最拜跪之儀而賈生之所陳文帝之所謙讓未遑者亦不過易正朔改車服定律呂而已此果三代之所謂禮樂乎噫何易言之也然以此數者爲足以盡禮樂則亦何必聖人而後制作以此數者爲不足以盡禮樂則又未

見聖人於數者之外而別有所經營籌度也抑其所謂無體之禮無聲之樂者皆在治定功成之先而持借此以爲潤色之具耶不然則其不可傳者與其人皆已朽而所傳於後世者皆其芻狗糟粕而不足憑耶自漢以下一代各有一代之禮樂非無之也而禮止於度數已耳樂止於節奏已耳與三代聖人之所言者固判乎其不相蒙也而樂之失視禮尤甚何者禮之節度尚可繹思而樂之旨趣茫無着落也

五雜組

卷十二

四

古先聖人一代之樂必敘一代之治想其音律節奏詞語次序皆敘開創守成之事如所謂一成而北出再成而伐商者蓋紀其實也孔子謂招盡美又盡善武盡美未盡善夫以周公之才之美非不能以唐虞揖遜之音文其放伐哉而終不以彼易此者非是不足以昭成功揚丕烈祖宗弗享也然舜之樂流傳至春秋音響節奏俱在以齊國之霸習急功利喜夸詐迨其末也田氏專政主德日衰縱日奏虞庭之樂能令聞

方風動鳳鳴歌耶故吾以爲樂者師治之具而非致治之本也但不知孔子之所謂默忘肉李札之所謂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者將謂其聲音耶抑因聲而想其政治耶抑聲中之詞義深美如所謂三頌者耶若止於聲音則列國皆可放效工瞽皆可傳習何孔子不以之語太師而必至齊始聞之耶抑列國各有樂不相授受而聲之樂意爲胡公家傳之譜耶學者徒據紙上之談而不能深惟其故亦何益之有也

王維組

卷二

聖

古樂不復作矣卽知樂者世能有幾李札觀樂而知列國興衰師曠吹律而知南風不競卽隋唐之間亦有知宮聲往而不返爲東幸不終之兆者彼太常樂官但知較度數考分秒辨累黍量尺寸而已縱使事事合古分毫不差然於樂之理毫無干涉也蓋自宋以來胡瑗范景仁之徒已不勝其聚訟而況至於今日上之人既不爲急務而學士大夫亦無復有深心而精究

之者郊廟一之卽笙磬祝圜徒存虛器考擊柝傳僅爲故事而其它之行於世者不過簫篋之胡聲與淫哇之詞曲耳以此爲樂吾所不敢知也

識罽于阮咸者知樂器而未知樂音識斷絃卧吹者知樂音而未知樂理李嗣真知諸王之蹂踐王仁裕卜禁中之鬪爭王令言知宮車之返劉義叟卜聖躬之眩惑庶幾李札師曠之亞矣而理不可得而聞也至於玄鶴二八延頸哀鳴二龍翔舟水木震動稱賞之詞恐過其實

王維組

卷二

聖

今人間所用之樂則簫篋也笙也簫也箏也鐘鼓也簫篋多南曲而笙簫多北曲也其它琴瑟笙篴之屬徒自賞心不諧衆耳矣又有所謂三弦者常合簫而鼓之然多淫哇之詞倡優之所習耳有梅花角聲甚淒清然軍中之樂世不恒用余在濟南葛尚寶家見二胡雛能捲樹葉作茄吹之其音節不可曉然亦悲酸清切余謂王人昔中國吹之能令胡騎北走今胡兒吹之反

令我輩墮淚乎一笑而已

今鼓琴者有闌操浙操二音蓋亦南北曲之別也浙操近雅故士君子尚之亦猶曲之有浙腔耳甫人多善鼓琴而多操闌音至於漳泉遂有鄉音詞曲侏儻之甚即吾郡人不能了了也

夫子謂鄭聲淫淫者靡也巧也樂而過度也艷而無實也蓋鄭衛之風俗侈靡纖巧故其聲音亦然無復大雅之致也後人以淫爲淫慾故槩以一國之詩皆爲男女會合之作失之遠矣夫

五雜俎

卷十二

望

閭閻里巷之詩未必盡入樂章而國君郊祀朝會之樂自胙土之初卽已有之又安得執後代之風謠而傳會爲開國之樂聲乎聖人以其淫哇不可用之於朝廷宗廟故欲放之要其亡國之本原不在此也招之在濟不能救濟之亡則鄭聲施之聖明之世豈能便危亡哉宋廣平之好羯鼓寇萊公之舞柘枝不害其爲剛正也况懸之於庭乎但終傷綺靡如淫詞艷曲未免損於聖人之世耳

中散之琴平素之笛鄒衍之管梓慶之鐻皆冥通鬼神功參造化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也中郎之識柯亭祠真之辨鐘鐸宋沈之知編鐘平阮之聽羯鼓實鑒入神匠心獨詣求之於今豈復有其人乎太常之所師受不過樂章之糟粕里巷之所傳習率皆拍板之章程守而勿失便爲知音矣豈復有能新翻一曲別造一調而叶之律呂令人傳誦者哉故吾謂今之最不古者此一途也

五雜俎

卷十二

望

京師有瞽者善彈琵琶能作百般聲音嘗宴冠裳匿屏幃後作之初作老嫗喚伎者聲繼作伎者相疾不出往復數四評詭勃谿遂至擲器破鉢大小紛紜或言或哭或勸或助坐客驚駭欲散徐撤屏風則一瞽者抱一琵琶而已它無一物也又有以一人而歌曲擊鼓鉦拍板鐃鈸合五六器者不但手能擊足亦能擊此亦絕世之伎惜乎但爲玩弄之具非知音者也

詩也律也詞曲也古者合而成樂而今分爲二

四矣以詩入音樂必不能悅里耳以曲比管絃  
必不可薦郊廟且其疾徐高下之節任意爲之  
未必一一中古人之法度也况於宮商之變黃  
鍾太簇之節哉唐虞詩陽關詩尚堪疊以成聲  
劉夢得巴渝諸曲皆絃而吹之者也至宋重歌  
詞其去音律漸覺差遠蓋泛聲多而音響難調  
不容毫釐差謬豈知三百篇之詩何曾平仄一  
一脗合耶至曲興而詞廢去古愈遠矣魏文侯  
聽古樂而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依當時

五雜俎

卷十二

樂

尚爾何况今日哉

唐明皇好羯鼓一時臣庶從風而靡以宋廣平  
之正直亦有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之喻它  
可知已不知羯鼓有何趣而嗜好之至目爲八  
音領袖殊可笑也此樂本羯胡之音獨太簇一  
韻高昌龜茲諸夷皆習用之其聲焦殺特異衆  
樂而好之不已卒召胡兒之禍悲夫

漢嫁烏孫公主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心後  
石季倫明妃詞云其送明君亦必爾已自臆度

可笑而圖絕卽謂昭君在路愁怨遂於馬上彈  
琵琶以寄懷相沿而誤念甚矣今人不知琵琶  
爲烏孫事而樂用之昭君又不知琵琶爲送行  
之樂而樂以爲昭君自彈蓋自唐以來誤用至  
今而不覺也

五雜俎卷之十一終

五雜組卷之十三

陳留謝肇淛著

事部一

昔人云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憤世之言非至當之論也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聖人之心豈適與人殊哉惟不以其道得之故棄之若浼耳後世名高之士平居大言矯枉過正勝於聖人迫其利交勢怵往往不遑寧處而失身濡足爲天下笑蓋其中未能自信而特大言以欺人也

五雜組

卷十三

死生亦大矣聖人教人未嘗語及死生之故但曰未知生焉知死幽冥一貫蓋難言之矣莊生汪洋自恣至於齊萬物小天地彭殤一致爾椿共年似也然其言曰人而無情安得謂之人其妻死曰是其始也吾安能無慨然即此兩語則其底裏亦自不與人異矣釋氏雖談空說有然於生死輪迴之際不免拳拳諄復焉纔覺牽罣便成障礙不如生老病死時至則行猶爲達者

之言也

聖人之貴知命謂安於命不趨利避害也今人之欲知命則求趨利避害也是不謂之知命謂之逆天

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此對子路之言也聖人安土樂天無往不可進退存亡之故知之審矣何必以義命自安始無怨尤哉今之人能以義命自安不求通不諱窮亦可以爲賢矣噫吾未之見也其言能安命者皆憧憧往來無可奈何而委之命也

五雜組

卷十三

世之人有不求富貴利達者乎有衣食已足不願贏餘者乎有素位自守不希進取者乎有不貪生畏死擇利避害者乎有不喜諛惡謗黨同伐異者乎有不上人求勝悅不若己者乎有不媚神諂鬼禁忌求福者乎有不卜筮堪輿行無顧慮者乎有天性孝友不私妻孥者乎有見錢不悅見色不迷者乎有一於此足以稱善士矣吾未之見也

婚而論財其究也夫婦之道喪葬而求福其究也父子之恩絕婦之凌轢其夫有恃於富也子之暴露其父者惑於地也

以才名驕人未有不困者也以富貴驕人未有不敗者也以貧賤驕人未有不取禍者也

富貴驕人多出婦人女子之態才名驕人間亦文士墨客之常惟近世一種山人目不識丁而剽竊時譽傲岸於王公貴人之門使酒罵坐貪財好色武斷健訟及噬負恩使人望而畏之若

五雜俎

卷一三

山魃木客不敢嚮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高而怙權足以殺身胡惟庸石亨是也才士不遜足以殺身盧楬徐渭是也積而不散足以殺身沈秀徐百萬是也恃才妄作足以殺身林章陸成叔是也異端橫議足以殺身李贄達觀是也其不然者幸而免耳

一日看陰日三年損道心除目今之推升朝報也其中升沉得喪毀譽公私人情世態畔援歆羨種種畢具若戀戀於此有終身喪其所守者

豈止三年損道心已耶

晉人戲言云我圖一萬戶侯尚不可得卿乃圖作佛耶夫萬戶侯誠難求也卽心是佛何遠之有

以圖果報之念而學佛終無成俛之日矣學佛者從慧眼入較易

易有太極聖人已自一言道盡矣不須更說無極也天下事物莫不自無而有此何必言卽天地亦自無中來也但理須有寄寓如火傳於薪

五雜俎

卷一三

薪盡則火滅矣謂火非薪亦可謂薪卽火亦可謂薪盡而火存亦可謂薪火相終始亦可不必更着一語也

老氏道德之旨非煉形求仙之術也而世之學仙者託之老氏如今之士不讀經書以應科第而曰此吾儒之教也

今之號爲好學者取科第爲第一義矣立言以傳後者百無一焉至於脩身行己則絕不爲意矣可謂倒置之甚然三者殊不相妨生前之富

貴偶然耳侯之可也不必惡而逃之死後之文章較之功名差爲久遠不可不留意也至於講明義理孜孜爲善卽不必談道講學獨不可使衾影無媿人稱長者乎若輕佻反覆甘於文人無行之爲又何足道

貧賤不如富貴俗語也富貴不如貧賤矯語也貧賤之士奔走衣食妻孥交謫親不及養子不及教何樂之有惟是田園粗足丘壑可怡水侶魚蝦山友麋鹿畔雲釣雪誦月吟花同調之友兩兩相命食牛之兒戲着鄰間或兀坐一室習靜無營或命駕扶藜留連忘反此之爲樂不減真仙何尋常富貴之足道乎

人有恒言文章窮而後工非窮之能工也窮則門庭冷落無車塵馬足之矜事務簡約無簿書酬應之繁親友斷絕無徵逐游宴之苦生計羞澁無求田問舍之勞終日閉門兀坐與書爲仇欲其不工不可得已不獨此也貧文勝富賤文勝貴冷曹之文勝於要津失路之文勝於登第

五雜俎

卷一三

五

不過以本領省而心計閒耳至於聖人拘囚演易窮厄作經常變如一樂天安土又不當一例論也

竹樓數間負山臨水疎松脩竹詰屈委蛇怪石落落不拘位置藏書萬卷其中長几軟榻一香一茗同心良友閒日過從坐卧笑談隨意所適不營衣食不問米鹽不叙寒暄不言朝市丘壑涯分於斯極矣

淒風苦雨之夜擁寒燈讀書時聞紙窗外芭蕉淅瀝作聲亦殊有致此處理會得過更無不堪情景

五雜俎

卷一三

六

景物悲歡何常之有惟人處之何如耳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原是極淒涼物事一經點破便作佳境彼鬱鬱牢愁出門有碍者卽春化秋月未嘗一伸眉頭也

讀未曾見之書歷未曾到之山水如獲至寶嘗異味一段奇快難以語人也

四十從政五十懸車耳目未衰筋力尚健或縱

情山水或沉酣文酒優游卒歲以保天年足矣  
今之仕者涉世既深宦術爾巧桑榆已逼貪得  
滋甚干進苟祿不死不休生平未嘗享一日之  
樂徒爲僕妾圖輕肥子孫作牛馬耳白樂天所  
謂官爵爲他人者有味哉其言之也

宋宗室郡王允良者不喜聲色不近貨利惟以  
晝爲夜以夜爲晝旦則就寢至暮始興盥櫛衣  
冠而出燃燈燭治家事飲食宴樂達旦始罷人  
以爲疾余以爲此驅癘也非疾也吾郡中統禔  
五雜俎 卷十三 七

子弟常有日午始興雞鳴始寢者然貧賤之家  
無之也賢子弟無之也勤以治生者無之也驕  
奢淫佚反天地之性背陰陽之宜不祥莫大焉  
然而近數十年始有之也

什一致富者不過市井之行居官自潤者末負  
貪穢之聲故吾見大賈之起家矣未見污吏之  
克世也

余嘗見取富室之女者驕奢淫佚頗僻自用動  
笑夫家之貧務逞華麗窮極奉養以圖勝人一

切孝公姑睦妯娌敬師友惠臧獲者稟未有聞  
曾不數時僉橐俱罄怨天尤人譟擾萬狀或以  
破家或以亡身其夫雖沾餘沐豐衣美食而舉  
動受制笑啼不敢至於志慮昏頽意氣沮喪甘  
爲人下而不辭者未必不由此也

朱子詩傳謂周禮以仲春令會男女而以桃之  
始華爲婚姻之候此誤也周禮媒氏之職以仲  
春令會男女司其無夫家者而會之是月也奔  
者不禁蓋先王制禮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則昏

五雜俎 卷十三

姻之期當在冬末春初而貧賤之家有過期不  
得嫁娶者至仲春而極矣故聖人以是時令媒  
會合之無使怨女曠夫過是月也其有法令不  
及之處私相約而奔者亦不禁奔者非必盡淫  
奔也凡六禮不備者皆謂之奔故曰聘則爲妻  
奔則爲妾昏期已過卽草率成親亦人情也此  
卽詩所謂求我庶士迨其今兮之意也

小慈者大慈之賊也小忠者大奸之托也建白  
者亂政之媒也講學者亂德之數也



奔車之上無仰尾覆舟之下無伯夷性之者也  
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鬪習之者也  
冊朱不應乏教審越不聞被審語其變也

裴晉公有言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有  
成功能致身卿相則天也葉若林云後人但令  
不斷書種爲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  
此二語政同黃山谷云四民皆有世業士大夫  
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但不可令讀書種  
子斷絕噫今之人但知教子弟取富貴耳非真  
五雜俎 卷十二 九  
能教之讀書也夫子弟之賢不自豈在窮達哉  
有富貴而隕其家聲者有貧賤而振其世業者  
未可以目論也

夜讀書不可過子時蓋人當是時諸血歸心一  
不得睡則血耗而生病矣余嘗見人勸讀有徹  
夜至嘔血者余嘗笑之古人之讀書明義理也  
中古之讀書資學問也今人之讀書不過以取  
科第也而以身殉之不亦惑哉冊子所謂藏教  
興業其於仁孝均者此之謂也

今人之教子讀書不過取科第耳其於立身行  
已不問也故子弟往往有登臚仕而貪虐恣睢  
者彼其心以爲幼之受苦楚政爲今日取志得  
意滿不快其欲不止也噫非獨今也韓文公有  
道之士也訓子之詩有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  
居之句而俗詩之勸世者又有書中自有黃金  
屋等語語愈俚而見愈陋矣余友王粹夫自祖  
父以來三世教子惟以不妄語爲訓可謂有超  
世之識也已

五雜俎 卷十三 一  
人能捐百萬錢嫁女而不肯捐十萬錢教子寧  
盡一生之力求利不肯輟半生之功讀書寧竭  
貨財以媚權貴不肯捨些微以濟貧乏此天下  
之通惑也

素位而行聖人之道也以進爲退老氏之術也  
然聖人亦是退一步法易經一書每到盛滿便  
思悔吝故曰日中則昃月中則食天地盈虛與  
時消息但聖人灼見事理定當如此至老氏曰  
將欲取之必故予之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及知

白茅黑知樵守雌等語則是有心求進而姑爲  
是以伺人未免有鷺鳥將擊必匿其形之意矣  
故太史公謂申韓原於道德亦千古卓識也

名利不如閒世人常語也然所謂閒者不徇利  
不求名澹然無營俯仰自足之謂也而閒之中  
可以進德可以立言可以了死生之故可以通  
萬物之理所謂終日乾乾欲及時也今人以宮  
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厭梁肉身薄統綺通宵歌  
舞之場半畫牀第之上以爲閒也而脩身行已  
好學齊家之事一切付之醉夢中此是天地間  
一蠢物何名利不如之有

詭言之興自古有之但平治之世則較少爾周  
末之詩曰民之詭言曾莫之懲然不知當時所  
詭者何事至漢晉時始有爲東王公行壽之說  
又唐時有詭言官遣張張殺人取心肝以祭天  
狗者又有詭言毛人食人心者有謂猥母鬼夜  
入人家者宋元時有詭言取童男童女製藥者  
國朝間亦有之然竟不知其所由起也至於黑

青馬騮精之類似詭而實有恠妖言童謡無意  
失言事後多驗如壓狐箕服之屬又非詭矣

今朝野中忽有一番議論一人倡之千萬人相  
之舉國之人奔走若狂翻覆天地變亂白黑此  
之爲詭言蓋不但烏頭白馬生角已也

宋林存爲賈似道所擯道死於漳漳有富民蓄  
油粘木甚佳林氏子弟求之價高不可得因撫  
其木曰收取收取待賈丞相用無何似道謫至  
漳死於鄭虎臣手郡守其門人也與之經營竟  
得此木以殮孰謂天道無知哉

道非明民將以愚之故倉頡作書而鬼夜哭聖  
人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使民得操知  
之權則安用聖人爲矣

今人動稱陽春白雪爲寡和蓋自唐人詩已誤  
用之矣宋王本文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之者  
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屬而和者不過數  
人而已則寡和者流徵之曲非陽春之曲也且  
云客有歌於郢中者亦非郢人自歌也

宋人有迂濶可笑者徐仲車父名布終不踐石行過橋則使人負之而過陳烈常蔡君議之喪及其門首率諸弟子匍匐而進或問之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故耳夫徐幸生江北使在江南則終身無出門之日陳幸生江南使在江北則當墜污泥溝澮中矣腐儒不通乃至於此

唐道人侯道華性好子史手不釋卷或問安用此爲答曰天上無愚情仙人明金陵唐詩慕道煉丹有道流勸之出家入山者唐曰家有老母

五雜俎

卷十三

十三

世間無不孝神仙此一語可謂的對亦可謂求道之格言也今人無慧業無至性而強欲出世難矣

晉汲桑富盛暑重裘累茵使人扇之志不清涼而斬扇者宋兗進當大雪擁紅爐酌酒醉飽汗出捫腹徐行曰天氣不正天下之事何嘗無對哉

夢之無關於吉凶也審矣今兒童俗語皆謂誕妄之言曰說夢言其的非真也乃周禮特爲設

占夢之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然爲王者而設猶之可也季冬聘王夢羣臣庶人獻吉夢於玉王拜而受之乃舍萌於四友以贈惡夢不亦太兒戲乎天下之廣億兆之衆使盡獻其吉夢太人不勝占而王亦不勝拜也臣民吉夢於王何與而王拜之此真癡人前說夢耳此書蓋見詩人有能寵旆旗之語而傳會見牧人之有夢遂以爲獻夢於王也不知詩之所咏皆祝贊稱頌之詞豈真熊羆虺蛇一時而同入夢哉

五雜俎

卷十三

十四

此又夢中說夢矣

今人見紀載中所紀之夢多驗如良弼九齡射日生蘭之類遂以爲古人重夢也夫人無日不夢驗者止此則不驗者不可勝數矣况多出於附會而不足憑耶孔子大聖也少時欲行道則夢見周公及老而衰遂不復夢則夫子少時之夢亦不驗矣蓋人有六夢惟正夢可占吉凶其它噩夢思夢寤夢喜夢懼夢皆意有所感而魂不寧想像成境非真夢也今最不信夢乃一生

吉凶禍福並無一釐故知其不足憑也

程正叔渡江中流風浪忽起怡然不動有負薪人問之曰公是身後如此達後如此程異而欲與之言則已去矣夫舍者輕性命死生若飲非生豈是也達者齊脩短得喪若添園子桑戶是也舍者直是勇往不顧達則有見解矣舍者未必達達者自可舍渡江中流而風浪作縱欲不舍逃將安之謝太傅與桓宣武會稽王會於淞江狂風忽起波浪鼓湧諸人有懼色惟謝怡然自

五雜俎

卷十三

一五

若頃間風止桓問之謝徐笑曰何有三才同盡理此達者之言也天道不可知即使一日同盡亦豈懼所能免乎惟聖人之言曰生寄也死歸也余何憂於龍哉此知命委化之言而達與舍俱盡之矣

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人自取之爾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使勞過度者疾其殺之居下

位而上忤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其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其殺

之此三者皆非造物之咎也今之人貪色縱歸冒險求利而不終其天年往往委於命豈知命者哉

好利之人多於好色好色之人多於好酒好酒之人多於好奕好奕之人多於好書

好書之人有二病其一淫慕時名徒爲架上觀美牙籤錦軸裝潢衍曜驪牝之外一切不知謂之無書可也其一廣收遠括畢盡心力但圖多蓄不事討論徒泥灰塵半束高閣謂之書肆可

五雜俎

卷十三

一六

也其一博學多識矻矻窮年而慧眼短淺難以自運記誦如流寸脈莫展視之肉食面牆誠有間矣其於沒世無聞均也夫知而能好好而能運古人猶難之況今日乎

其有不事鬼獵造語精進者此是天本抑由風慧然南山之木不保自直磨而鑿之其入不益深乎高才之士多坐廢學良可惜也

宋人多善藏書如鄭來深梁公武李易安尤延之王伯厚馬端臨等皆手自校讎分類情富又

有田偉者爲江陵尉作博古堂藏書至七萬五千餘卷黃魯直謂吾嘗校中秘書及遍遊江南名士圖書之富未有及田氏者而名不其豈惜夫

俗語謂京師有二不稱謂光祿寺茶湯武庫司刀鎗太醫院藥方余謂尚不止於三者如欽天監之推卜中書科之字法國子監之人材太倉之蓄積皆大舛訛可笑而內秘書之藏不及萬卷寥寥散逸卷帙淆亂徒以飽鼠蟬之腹入脰

五雜俎

卷十三

七

篋之手此亦古今所無之事也

余嘗獲觀中秘之藏其不及外人藏書家遠甚但有宋集五十餘種皆宋刻本精工完美而日月不及日就泥腐恐百年之外盡成烏有矣胡元瑞謂欲以三年之力盡括四海之藏而後大出秘書分命儒臣編摩論次噫談何容易不惟右文之主不可得卽知重文史者在朝之臣能有幾人而欲成萬世不刊之典乎內閣書目門類次第僅付之一二胥郅之手其民有魚豕不

下矇瞽而不問也何望其它哉

夷堅齊諧小說之祖也雖莊生之寓言不盡誣也虞初九百僅存其名桓譚新論世無全書至於鴻烈論衡其言具在則兩漢之筆大略可睹已晉之世說唐之酉陽卓然爲諸家之冠其敘事文采足見一代典刑非徒備遺忘而已也自宋以後日新月盛至於近代不勝充棟矣其間文章之高下既與世變而筆力之醇樸又以人分然多識畜德之助君子不廢焉宋錢思公坐

五雜俎

卷十三

八

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詞古人之篤嗜若此故讀書者不博覽稗官諸家如敬梁肉而棄海錯坐堂皇而廢臺沼也俗亦甚矣求書之法莫詳於鄭夾漈莫精於胡元瑞後有作者無以加已近代異書輩出剞劂無遺或故家之壁藏或好事之帳中或東觀之秘或昭陵之殉或傳記之叢集或鈔錄之殘牋其間不準之誣阮逸之贗豈能保其必無而毛聚爲裘環斷成帙亦足寶矣但子集之遺業已不乏而經

史之翼終泯無傳一也漢唐世遠既云無稽而宋元名家尚未表章一也好事之珍藏斬而不宜卒歸蕩子之魚肉天府之秘冊嚴而難出卒飽鼠蠹之饕餮二也具識鑒者厄於財力一失而不復得當機遇者失於因循坐視而不留心四也同心而不同調者多享敝帚而貯夜光珠調而不同心者或厭家難而重野鷺五也故善藏書者代不數人人不數世至於子孫善藏者亦不可得何論讀哉

五雜組

卷二三

十九

今天下藏書之家寥寥可數矣王孫則開封睦梓南昌薛儀兩家而亡開封有萬卷堂書目庚戌夏余托友人謝于楚至其所鈔一二種皆不可得豈秘之耶于楚言其書多在後廬人不得見亦無守藏之吏塵垢汗漫漸且零落矣南昌蓋讀書者非徒藏也而卷帙不甚備士庶之家無逾徐茂吳胡元瑞及吾閩謝伯元者徐胡相次不祿篋中之藏半作銀盃羽化矣伯元嗜書至忘寢食而苦貧不能致至餬口之資盍指以

市墳素家中四壁堆積充棟然常奔走四方不得肆志繙閱亦闕陷事也

建安楊文敏家藏書甚富裝潢精好經今二百年若手未觸者余時購其一二有鄭樵通志及二十一史皆國初時物也余時居艱亟令人操舟市得之價亦甚廉逾三月而建寧遭陽侯之變巨室所藏盡蕩爲魚蟹矣此似有神物呵護之者今二書卽百金索之海內不易得也胡元瑞書蓋得之金華虞叅政家者虞藏書數

五雜組

卷十三

三

萬卷貯之一樓在池中央小木爲釣夜則去之榜其門曰樓不延客書不借人其後子孫不能宋元瑞噉以重價給令盡室載至凡數巨艦及至則曰吾貧不能償也復令載歸虞氏子既失所望又急於得金反托親識居間減價售之計所得不十之一也元瑞遂以書雄海內王元美先生爲作西室山房記然書目竟未出而元瑞下世矣恐其後又蹈虞氏之轍也書所以貴宋板者不惟點畫無訛亦且箋刻精

好若法帖然凡宋刻有肥瘠一種肥者學顏瘦者學歐行款疎密任意不一而字勢皆生動箋古色而極薄不蛀元刻字稍帶行而箋時用竹視宋紙稍黑矣國初用薄綿紙若楚滇所造者其氣色超元匹宋成弘以來漸就苟簡至今日而醜惡極矣

宋時刻本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稱矣金陵新安吳興二地刻削之精者不下宋板楚蜀之刻皆尋常耳閩建陽有書

王維絢

卷三

三

坊出書最多而板紙俱最濫惡蓋徒爲射利計非以傳世也大凡書刻急於射利者必不能精蓋不能捐重價故耳近來吳興金陵駸駸蹈此病矣

近時書刻如馮氏詩紀焦氏類林及新安所刻莊駱等本皆極精工不下宋人然亦多費校讎故舛訛絕少吳興凌氏諸刻急於成書射利又慳於倩人編摩其間亥豕相望何恠其然至於水許西廂琵琶及墨譜墨苑等書反覃精聚神

窮極要眇以天巧人工徒爲傳奇耳目之玩亦可惜也

近來閩中稍有學吳刻者然止於吾郡而已能書者不過三五人能梓者亦不過十數人而板苦薄脆久而裂縮字漸失真此閩書受病之源也

內府秘閣所藏書甚寥寥然宋人諸集十九皆宋板也書皆倒摺四周外向故雖遭蟲鼠嚼而中未損但文淵閣制既庫狹而牖復暗黑抽閱者必秉炬以登內閣老臣無暇留心及此徒付

五雅編

卷三

三

堯綸於中翰涓人之手漸以汨沒良可嘆也吾鄉葉進卿先生當國時余爲曹郎獲借鈔得一二種但苦無傭書之資又在長安之日淺不能盡窺東觀之藏殊爲恨恨耳

王元美先生藏書最富二典之外尚有三萬餘其它即墓銘朝報積之如山其考覈該博固有自來汪伯玉卽不爾豈一公之學有博約之分耶然約須從博中來未有聞見寡陋而藉口獨

病者新安之識固當少遜瑯琊耳近時則焦弱  
侯李本寧二太史皆留心墳素畢世討論非徒  
爲書鹿者余與二君皆一交臂而失之未得窺  
其室家之好也

昭武謝伯元一意鬼蘿智力畢盡吾郡徐興公  
獨耽奇僻驪北皆忘合一家架上之藏富侔敵  
國矣吾友又有林志尹者家貧爲掾不讀書而  
最耽書其於四部篇目皆能成誦每與俱入書  
肆中披沙見金觸目即得人棄我取卷中肯綮  
五雜俎 卷十三 孟

興公數年之藏十七出其目中也

常有人家細帙簇簇自詫巨富者余托志尹物  
色之輒曰無有聚戚訝之及再覈視其尋常經  
史之外不過坊間俗板濫惡文集耳鼃羹鷄炙  
一紙不可得也謂之無有不亦宜乎夫是之謂  
知書

春秋以後宇宙無經矣班固以後宇宙無史矣  
經之失也詞繁而理舛史之失也體駁而事雜  
故詞以載理理立於詞之先則經學明矣體以

著事明於體之中則史筆振矣疏注不足以  
翼經而反累經者也實錄不足以爲史而反累  
史者也

淮陰侯之用兵司馬子長之文章王右將軍之  
作字皆師心獨創縱橫變化無不如意亦其天  
分高絕非學力可到也淮陰驅市人而使之戰  
囊沙背水拔幟木罌皆人意想所不到之境而  
卒以成功司馬子長大如帝紀六書小至貨殖  
刺客龜策日者無不各極其致意之所欲筆必  
五雜俎 卷十三 孟

從之至伯夷屈原諸傳皆無中爲有空外爲色  
直游戲三昧耳今之作史既無包羅千古之見  
又無飛揚生動之筆只據朝政家衆少加潤色  
敘事惟恐有遺立論惟恐矛盾步步回顧字字  
無餘以之諛墓且不堪況稱史哉

班固之不及子長直是天分殊絕其文采學問  
固不讓也然史之體裁至振風而始備譬之兵  
家龍閑則李廣扶風則程不識耳

史記不可復作矣其故何也史記者子長敏春



秘而爲之迺私家之書藏之名山而非懸之國  
門者也故取舍任情筆削如意它人不能贊一  
詞焉卽其議論有謬於聖人而詞足以自達意  
有所獨主知我罪我皆所不計也至班固効顰  
泚筆已爲人告發召詣秘書令作本紀列傳以  
漢臣紀漢事所謂御史在前執法在後者卽有  
域外之議欲破拘攣之見已兢兢不保首領是  
懼矣司馬溫公作通鑑詳慎久而未成人卽有  
飛語謗公謂利得餐錢故爾遲遲公遂急於卒  
業致五代事多潦草繁冗傍觀小人之掣人肘  
如此縱有子長之才安所施之太史公與張湯  
公孫弘等皆同時人而直書美惡不少貶諱傳  
司馬李主而柳賈誼宋忠至無所容封禪書備  
言武帝迷惑之狀如此等書今人非惟不能作  
亦不敢作也

董狐之筆曰刀臨之而不變孫盛陽秋權兇怒  
之而不改吳兢之書宰相祈之而不得陳樞之  
紀事雷震其几而不動容如是者可以言史

矣

余嘗爲人作志傳矣一事不備必請益焉一字  
未獲必祈改焉不得則私改之耳嘗預脩郡志  
矣達官之祖父不入名賢不已也達官之子孫  
不盡傳其祖父不已也至於廣納苞苴田連阡  
陌生負穢名死汚齒頰者猶娓娓相勸不置或  
遠布置以延譽或強姻戚以祈求或挾以必從  
之勢或示以必得之術哀丐不已請托行之爭  
辯不得怒詈繼焉強者明掣其肘弱者賄敗其  
事及夫成書之日本來面目十不得其一二矣  
嗟夫郡乘若此何有於國史哉此雖子長復生  
亦不能善其策也

王荆公作字說一時從風而靡獻諛之輩競爲  
注鮮至比之六經今不復見矣但以俞甫之聰  
明自用其破碎穿鑿之病固所不免而因之盡  
廢其書亦非也凡古人之制字自必有說豈苟  
然而成者若以荆公爲非則許氏說文固已先  
之矣若不穿鑿附會引援故實必得古人之意

而止其不可解者闕之卽不敢比六經未可謂  
非經之翼也

字有六義指事象形會意者正書也可解者也  
諧聲轉注假借者書之變也不必解者也如江  
之從工海之從每知其聲之相近而已必解其  
何以從工何以從每則鑿也天下之事有本淺  
者不宜深求之本易者不宜難求之本俗者不  
宜文飾之蓋不獨一字說爲然也荆公若知此  
意必不壞宋國家矣

五雜組

卷十三

字

鄭夾深內書略凡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字而  
諧聲者二萬一千三百四十一則諧聲居十分  
之九矣而欲一一說之可乎

切字有三十六字母相傳司馬溫公作也其中  
有一音而兩母者如羣溪徹牀等字蓋因平聲  
有清濁故不得不爲兩母余常謂加一母不如  
加一聲凡字以五聲切之如通同統痛突之類  
則凡同母者可以盡廢又切平聲者當分清濁  
二音如風字宜作方空切今俱作方馮切則達

字也馮字宜作符同切今云符風則豐字也此  
類甚多蓋俗人但知拘泥約韻漫取韻中一字  
切之不知施之上去入則可平聲自有二種不  
可混而爲一也

切字之法余七八歲時一聞卽悟及長以語人  
有學數年而竟不知者故謂此書在悟者卽爲  
笨蹄而不悟者何殊嚼蠟廢之可也

道書以一卷爲一章音軌今人卽謂之卷非  
也佛書以一章爲一則又謂一縛縛古絹字亦

五雜組

卷十三

字

卷字通用耳

今天下讀書不識字者固多而目前尋常之字  
誤讀者尤多其於四聲之中上去一聲極易混  
淆所以然者童蒙之時授書塾師皆村學究訛  
以傳訛及長則一成而不可變士君子作數篇  
制義取科策其於經籍十九束之高閣矣誰復  
有下帷究心者卽有一二知其非而一傳衆咻  
世亦不見信從也故欲究四聲之正者當於子  
弟授書之時逐字爲之改正然與世俗不諧駭

人耳目人反以爲休憫矣如上下動靜等字皆當從上聲人有不笑之者乎

韓昌黎詩云聞賈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夫世豈有不識字而能書者抑昌黎之所謂識字非世人之泛然記憶已也漢儒之訓詁極其宏博而獨稱子雲識字至使四方學者輟酒以問此其學豈淺鮮者唐王起於世間字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數字則識字良亦不易而昌黎之詩動用僻字古韻至今千五雜組 卷十三 无

世之下讀之尚不盡識何況阿賈也  
吳孫休爲四子作名字皆取難犯靈字曰蒯迄 靈字曰界 嶺 鉅 弄 字曰昌 舉 寇 聚 字曰焚 標 此與八駿圖中 商 丙 二字相類亦好奇之過矣唐武后命宗楚后製十二字璽 照 西 天 坐 地 日 田 月 星 感 若 忠 臣 風 除 鳳 戴 車 年 岳 正 而見它書者又有至人鍾 謹 二字南漢劉巖制璽 儻 字爲名効輦轉甚余觀餘文序錄載宋人有 矮 養 唐 閻 德 銓 同上 小 翽 天 勤 至 終

弄 廉 妖 大 岳 門 獲 余 游 火 涇 門 獲 也 畢 價 等字蓋俚俗之談杜撰以成字耳豈六書之正哉今人俗字有分 和 則 歪 和 垂 要 少 擎 欽 去 扒 爪 幫 務 平 罕 箭 主 等字然多見之俗牒耳余觀海篇直音中所載視說文不啻百倍蓋人以意增減之無非字者恐將來字學從此益淆亂矣

樂善錄載趙韓王病遣道士上章神以巨牌示之濃烟罩其上但未有火字趙聞之曰此必秦王庭美也余按美字從羊從大非火也豈神明亦不識字耶其爲後人附會無疑

揚用脩最稱博識亦善杜撰而劉夫人碑中佞迭二字及酒官牌中急字皆不識余謂古今傳記中難字固亦有限而釋道二藏中恐即偏觀未能盡識至於近代海篇直音偏傍上下類以意增觸而長之無復窮極非六書之正何以能識即識之亦無用也

說文太略而海篇太繁沈約韻書疎漏益多惟

當以十二經二十一史合釋道一藏彙而訂之  
奇而難識者卽注見其書一切杜撰者悉去之  
其於同文之治未必無裨也

余在山東行部沂州有毛陽述檢司憤然不識

問胥曹曰音山歸檢字書皆無之因考史中郡

國志有奇字者附於此有慮虎音慮桂平今有

郎音郎音思題音思古音古鄭音鄭友音友初音初執音執邦音邦郁音郁

郎音郎樸音樸劉音劉汴音汴氏音氏誦音誦郎音郎而音而困音困

鄆音鄆網音網盤音盤屋音屋人亦多不識也

五經組 卷十三 三

東軒筆錄載王沂公命王耿按陳絳事至中書  
立命進熟進熟不知何物以意度之似是具呈

之義

博古而不通今一病也鉤索奇僻而遺棄經史

二病也孟子之文每一議論必引書或詩以證

之今人爲文旁採謳諺而不知引經是爲無本

之學矣

博學而不能運筆天限之也陸澄劉杳是也高

才而苦無學術人棄之也戴良李賀是也然以

才勝者患其踴躍可以陶鑄若徒書耐經庫吾  
末如之何也已

雋弱侯謂今之讀書者不識句讀皆由少年不

經師匠因仍至此其論甚快因舉數事如至大

至剛以直點爾何如講事以度軌等語文義皆

勝舊但李彥平讀禮記一段余未敢從蓋男女

不雜坐自爲句至不同巾櫛爲句不親授自爲

句今似不同屬上句雖無害而巾櫛不親授則

不通矣男女授受不親何獨巾櫛哉至四書九

五經組 卷十三 三

經中句讀當改易者尚多如卒爲善句士則之

侵帝武敏句欽攸介攸止若此之類尚多未易

枚舉也

少時讀書能記憶而苦於無用中年讀書知有

用而患於遺忘故惟有著書一事不惟經自己

手筆可以不忘亦且因之搜閱簡編遍及幽僻

向所忽略今盡留心敗竊靈簡皆爲我用始知

藏書之有益而悔向來用功之蹉跎也

余自八九歲卽好觀史書至於亂離戰爭之事

尤喜談之目經數過無不成誦然塾師所授不過綸年節要綱鑑要略而已後乃得史記漢書及朱子綱目讀之凡三四過然止於是而已最後得二十一史則已晚矣然幸官曹郎公局得時時卒業也

漢光武好圖讖至用三公亦以讖書決之尹敏遂因其缺而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雖責之而竟不罪也讖書今世所禁不知作何狀亦不知何人所作但堪輿家常引讖語附會吉地以

五雜組

卷十三

三

爲讖地亦竟不知其所從出強半杜撰之詞耳今世所傳有推背圖相傳李淳風所作以占帝王世次其間先後錯亂云是宋太祖欲禁之不可乃命取而亂其序并行之人見其不驗遂棄去然多驗於事後雖知之何益聖人所謂百世可知者豈是之謂哉

東漢至三國字複名者莽禁之也秦以前複名蓋寡然僑如無忌去疾之類往往見於經史而二名不偏諱之義三代已有之則亦何嘗以複

名爲非也王莽矯誣遂著爲禁令至諷匈奴亦上書更名可笑甚矣迺其法亦行之二百餘年何耶今時則複者十七亦以歲久人繁易於重犯故耳且使子孫不偏諱未爲不可也

周公謹癸辛雜識載先聖初名兵已乃去其下二筆此事並無所出按先聖因母禱於尼丘而生故名丘字仲尼豈有名兵之事妄誕甚矣

古之命名者不以郡國不以山川不以鳥獸惡疾然亦有不盡然者即周公子已名禽宣尼子

五雜組

卷十三

三

已名鯉矣此蓋爲人君言之也人君之名當使人難知而易避不然者則當申臨文不諱之令裁減損點畫猶之可也至并其音而更之使千古傳襲恬不知改若莊光之爲嚴光玄武之爲真武也可乎

宋時避君上之諱最嚴宋板諸集中凡嫌名皆闕不書如英宗名曙而署樹皆云嫌名不知樹音原不同曙也欽宗名桓而完亦云嫌名不知完音原不同桓也仁宗名禪而貞觀改作正觀

魏徵改作魏證不知徵禎不同音也又可惟者  
真宗名恒而朱子於書中有恒獨不諱不知其  
鮮或以親盡而祧耶至於胤義二名其不諱宜  
矣

陶穀原姓唐因避石晉諱而改真德秀原姓慎  
因避孝宗諱而改夫以君父一時之諱而更祖  
宗百代之氏不孝孰甚矣陶不足責也而西山  
大儒乃爲此耶

宋人高自誇詡毀譽失實如韓范二公將略原

五雜俎

卷十三

三

非所長元昊跳梁一公心力俱備尚不能支而  
乃有西賊破膽之謠王安石剛愎自用亂天下  
國家其罪不在蔡京童貫之下而引入名臣之  
列張浚志大才疎喪師辱國劉琨殷浩之儒也  
而盛稱其恢復之功比之諸葛武侯及其季叔  
如楊龜山魏了翁者空言談道豈真有撥亂匡  
時之略而猶惜其不見任用寧非噉名之過哉  
吾謂宋之人物若王沂公李文正司馬溫公之  
相業寇萊公趙忠定之應變韓魏公之德量李

綱宗澤之撥亂狄青曹瑋岳飛韓世忠之將略  
程明道朱晦翁之真儒歐陽永叔蘇子瞻之文  
章洪忠宣文信國之忠義皆灼無可議而且有  
用於時者其它瑕瑜不掩蓋難言之矣

易之夫卦以衆君子而去一小人在決之而已  
故謂之夫宋當元豐元祐之時君子多而小人  
寡迺議論不斷自相矛盾使小人得乘間而進  
及其敗也反謂熙寧之禍吾黨激成之譬之賊  
勢猖獗主將首鼠致敗而反咎力戰者以爲挑

五雜俎

卷十三

三六

繫生事不亦愚之甚哉

性有善惡之言未甚失也而孟子力排之反經  
合道之言未甚失也而宋儒深非之皆矯而過  
正矣古之行權者如湯武之放伐伊霍之遷易  
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見南子何嘗不與經相  
反經者權之對也不反則不爲權矣然而合  
道不失其經易所謂萬物睽而其事類者也此  
語何足深非又何必抵死與辯耶

宋儒若明道晦庵皆用世之真才也雖有迂闊

不失其高下乎此者不敢知也如朱子論周蓋  
公云如今却是大承氣證却下四君子湯雖不  
爲害恐無益於病卽此數語朱之設施可知矣  
伊川見人主折柳條便欲禁制之說書時顏色  
莊嚴儼以師道自處此卽子弟如是教之亦苦  
而不入况萬乘之主哉陸秀夫於航海之日負  
十歲幼主而日書大學衍義以講不知何爲近  
於迂而愚矣聖人之談道皆欲行於世也大學  
說明德便說新民中庸說中和便說位育孔子  
五雜組 卷十三

主

一行相事便墮三都誅少正卯更無復逡巡道  
學之氣顏淵問爲邦孔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  
何嘗又以克己復禮使之教百姓耶宋儒有體  
而無用議論繁而實效少縱使諸君子布滿朝  
端亦不過議復井田封建而已其於西夏北遼  
未必便有制馭之策也

唐虞三代君臣之相告語莫非危微精一之訓  
彼其人皆神聖也故投之而卽入受之而不疑  
下乎此者便落納約自牖就其聰明之所及而

啓迪之如教子弟然夫子於顏曾不絕克復一  
貫之訓而於伯魚不過學詩學禮而已因其材  
也故主有所長則就其長而擴之主有所短則  
就其短而翼之時當治平則當陳潤色之路時  
值喪亂則當先救正之方使之明白而易曉簡  
易而可行求有益於世而已宋人硜硜守其所  
學必欲強人主以從己若哲微寧理皆昏庸下  
愚之資而嘵嘵以正心誠意強聒之彼且不知  
心意爲何物誠正爲何事若數歲童蒙卽以左  
五雜組 卷十三

主

國班馬讀之安得不厭棄之也

事功之離學術自秦始也急功利而焚詩書學  
術之離事功自宋始也務虛言而廢實用故秦  
雖霸而速亡功利之害也宋雖治而不振虛言  
之害也

甚矣宋儒之泥也貶經太過者至目春秋爲爛  
朝報信經太過者至以周禮爲周公天理爛熟  
之書不知春秋非孔子不能作而周禮實非周  
公之書也至歐陽永叔以繫詞非孔子之言抑

又甚矣

古人五十服官六十懸車其間用世者才十  
耳夫以十年之久而欲任天下事數歷諸艱無  
乃太驟乎噫古之人論定而後官之非官而後  
擇也隨才設官終於其職無序遷例轉也夫人  
各舉其職官各得其人十年之間治定而功成  
矣今之仕者議論繁多毀譽互起循資升降既  
不勝其患得患失之心任意雌黃又難當夫吠  
形吠聲之口歷官半世而尺寸未聞立身累朝  
五雜俎 卷十三 无

也

今之仕者寧得罪於朝廷無得罪於官長寧  
得罪於小民無得罪於巨室得罪朝廷者竟  
盜批鱗之名得罪小民者可施彌縫之術惟官  
長巨室朝忤旨而夕報罷矣欲吏治之善安可  
得哉

古之相者病於怙權今之相者病於無權其病  
均也然寧以怙權而易相無以抑相而廢權相

者下天子一等耳以天下之重兆民之衆而責  
之一相不假以權權將安施哉堯拔舜於畎畝  
之中誅四凶進元愷惟其所爲耳下此卽桓公  
之於仲父昭烈之於武侯符堅之於王猛猶然  
也而國治民安天下萬世不以爲非自宋代君  
臣上疑其下下亦自疑既不能擇其賢否又不  
能畢其才用天子既從中沮之羣臣又從旁撓  
之求安其身不可得也何暇治天下哉

五雜俎

卷十三

四

半至於今日則衆人之所譽不能當一人之所  
毀也百行之盡善不能當一節之少瑕也譽者  
不以爲賢而毀者必以爲不肖也善者不過一  
時之揄揚而取者遂爲終身之口實也有始譽  
而終毀之者未聞既毀而肯譽之者也有始賢  
而後言其改節者未聞始不肖而後許其自新  
者也有聞人過而終身訾之者未有聞人善而  
終身服之者也噫其亦末世之民也已  
進賢退不肖均也論其等分則進賢宜多於退



不肯於人之養生進梁肉之時多而下藥石之時少也今之薦賢者則謂之市恩謂之植黨即不然亦以爲循故事塞人望而已至於攻擊醜詆不遺餘力穢行俚言絮絮滿紙初若令人怒髮衝冠不可忍耐久亦習以爲常矣不但言人者嘖笑都不由中而被其言者亦恬不以介意矣噫禮義廉耻國之四維臣子比肩立朝而令尋常得恣口污穢之其究也使入頑不知耻而砥礪之道喪矣且也不復以指適爲羞則言者愈輕言者愈輕則聽者愈無所適從而大貪巨賂潛入其中不復之能辨矣爲國家慮者不得不爲三歎也

漢陰丈人聞桔槔之說則忿然作色謂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師金語子夏以桔槔則謂人之所引非引人者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均一桔槔也在人引之則爲機心在從人所引則可免罪今之人引人者乎抑爲人所引者乎不可不辨也

五雜組

卷十三

四

五雜組卷之十二終

五雜組

卷十三

四

五雜組卷之十四

陳留謝肇淛著

事部二

人之難知也聖人猶然嘆之今之取士也以文章而紙上之談不足憑也程官也以功狀而矯誣之績不足信也采之於月旦而沽名者進矣覈之於行事而飾詐者售矣居家而道學者大盜之藪也居官而建言者大奸之托也嗚乎世安得真才而用之

五雜組

卷十四

亂世之奸雄其才必足以自文貪得之鄙夫其術必足以自固故于紀濟惡者皆世所謂才士也吮癰舐痔者皆世所稱善人也

任大臣則當略其小過用大才則當寬其小疵以吏事責三公非禮貌之體也以三卯棄干城非駕馭之術也

告令煩者官必聞其禮數多者人必險陂議論繁者事必無成言語躁者學必不固

郡縣之風功令稍異故外宦不若內宦之速也

朝廷之上事體掣肘故內事不如外事之辦也故旅進旅退與世浮沉則金馬門儘可避世全身如欲建尺寸之墜上有實政而下蒙實惠則非外吏不可

臺諫雖以風聞言事然輕以臧私汚人名節則過矣縱使有而發其陰私已非厚道况以傳聞曖昧之事或愛憎毀譽之口而妄加誣議乎宋人小說載臺諫當上殿未有題目五更不寐平生新舊一一上心有鄉人來訪延款殷勤而翌日即上彈章者乃知此風其來已久

五雜組

卷十四

從來仕宦法罔之密無如本朝者上自宰輔下至驛遞巡宰莫不以虛文相酬應而京官猶可外吏則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過已往之舊牘歷年之成規不敢分毫踰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責下則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虛文應之一有不應則上之胥曹又乘其隙而繩以法矣故郡縣之吏胥肝腸盡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

者職此之故也

上官蒞任之初必有一番禁諭謂之通行大率  
胥曹勦襲舊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  
姓耳至於參謁有禁餽送有禁關節有禁私託  
有禁常例有禁迎送有禁華靡有禁左右人役  
需索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  
更之上焉者何以表率庶職而下焉者何以令  
庶民也至於文移之往來歲時之申報詞訟之  
招詳官評之冊揭紛沓重積徒爲鼠竄新炬之

五雜俎

卷十四

三

資而勞民傷財不知紀極噫弊也久矣

唐宋以前不禁本地人爲官如朱買臣卽爲會稽太守宋時蔡君謨甯人而三仕於閩我國  
家惟武弁及廣文不禁其外則土官與曲阜令  
耳然亦不聞以鄉曲故法令不行也不知文職  
何故禁之未樂中邵圻以浙人巡按兩浙則知  
國初尚無此禁也兩廣開府兼制閩廣然蒙詔  
以廣人余從祖杰以閩人皆嘗爲之蒙不知云  
祇從祖當時已有解不便者一二橋志家奴且

挾勢不避監司矣不如引嫌之爲愈也又河道  
總督制及浙西而潘李馴以浙西人爲之每行  
文移於監司守令常有格不行者古法之不可  
行於今此其一端也

地方若省冗官十可去其三居官若省冗事  
十可去其六七京師之民最繁雜事最猥瑣而  
官常有餘閒者虛文省也只以人命一事言之  
京師有殺人者地方報之巡城御史行兵馬司  
相視其情真者卽了矣有疑不決然後行正官

五雜俎

卷十四

四

檢視獄成上疏下之法司一讞而畢矣外藩則  
不然地方報縣先委簿尉相視情真而後申府  
府有駁再駁而後申道道有駁再駁而後詳直  
指其間一檢不已再檢不已比至三檢所報分  
寸稍異又行覆檢遂至有數縣官會問者數司  
理會問者數太守會問者而兩造未服爭訟未  
勝自巡撫中丞直指使者藩臬之長守巡二道  
隔隣監司紛然批行解審及至獄成必歷十數  
問官赴十數監司而上人意見不一好作聰明

必吹毛求疵駁問以炫已長迫夫招成不變而死者已過半矣况轉詳又有京駁審錄又有矜疑恤刑至部又紛紛告辯卒有元兇未正典刑而中證親屬相望告斃者至於官徇私而曲斷吏受賂而寢閣優柔不斷者動必經年還轉不常者繁行停止其害又難以枚舉也嗟夫一事如此他事可知故不省虛文而望事集民安此必無之事也

國家於刑獄一途惓惓留意不啻三讞五覆而

五雜俎

卷十四

五

往往有負屈以死者如往歲荷花之冤甚與宋墨莊所載沉香事相類此皆初問之官不能用心細察而草草下筆其後遂一成而不可變耳又有人作聰明專以平反爲能者如山西趙思誠初任萊州司理雪一冤獄得名拜諫議後出爲監司一應強盜殺人之獄皆以爲誣悉縱之此則以意爲輕重者也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

應笞一百者止九十七杖亦如之此雖仁心亦近於戲矣我國家絞之上有所有凌遲而自流罪以下有大誥者減一等蓋當時頒大誥於天下欲人人習之故也後世相仍一槩減等而遇熱審及恤刑之期又減一等每歲決獄多特降旨停免故以詿誤陷大辟者多老死圜土中此亦法中之仁也

爲守令者貪污無論已上者高談坐嘯而厭簿書此一病也次者避嫌遠疑一切出內槩不

五雜俎

卷十四

六

敢親此亦一病也而上之人其疑守令甚於疑胥役其信奸民甚於信守令一切錢穀出入俱令里役自收而官不得經手此何里役皆伯夷而守令盡盜跖也事有違道以干譽者莫此爲甚焉

爲令者有八難勤瘁盡職上不及知而禮節一疎動取罪戾一也百姓見德上未必聞而當道一怒勢難挽回二也醇醇悶悶見爲無奇而奸阻輩語隊以爲實三也獨刺之地以政拙招尤

荒僻之鄉以疎迷見葉四也上官所喜多見忌於朋儕小民所天每見仇於憲役五也繭絲不前則責成徧至苞苴不入則譴菲俸來六也官成易忌百里半於九十課最易益銜壓伏於康莊七也剔奸釐弊難調馴僮之口杜門絕謁不厭巨室之心八也至於郡守禮貌稍殊白黑難溷雖百責攸萃較令稍易然時有漏網於吞舟而負冤於覆瓿者此仲翔敬通所爲仰天長嘆也

五雜俎

卷十四

七

監司之臧否屬吏蓋亦難矣粉飾者見賞則闇脩者弗庸迎合者受知則骨梗者蒙棄搏擊者上考則長厚者無稱要結者得驩則孤立者無譽畔援者承旨則寒微者自疏至於資格一定則舍豺狼而問狐狸意見稍偏則盼夜光而實燕石故下吏之受知長官有難於扣九閭者昔王荊公爲幕職讀書達旦猶不爲暉魏公所知况其他乎

宋制驛馬與州縣驛官貧甚及歸實所乘馬

爲糧蹄驢而歸魏野贈以詩云誰似甘棠劉法稼來時騎馬去騎驢及眞宗封禪求野著作得此詩卽拜僊爲京官噫今之小官如僊者難矣然不可謂無其人也但送行之詩多浮其實有如野之不阿所好乎而貝錦一成泣血剖心上人終不見信如宋眞宗者今監司千萬中無一人也

五雜俎 卷十四 八  
古人長官之待僚幕眞如父子兄弟絕無崖岸之隔如晉時庾亮登樓共諸從事踞牀嘯傲桓

宣武直入謝太傅室中至爲狂司馬所逼入內避之然此猶遠事也宋歐陽公在西京幕職與諸名士終日遊山時錢思公爲守至攜酒棹遣歌伎迎勞何嘗稍以勢分自居而亦何嘗失時廢事也今太守二千石下視丞判司理已如鵬之挾鬼而瑣屑脂韋之輩超承唯諾惟恐不及雖云同寮已隔若殿陛矣况上而藩臬又上而部使者乎上下相臨儼若木偶魚貫而進蒲伏而退具有賜清坐假顏色者卽詫以爲國士之

遇矣敢與之抗是非爭可否哉禮文進退之節  
平反出入之間一失其意朝白簡而夕報罷矣  
故仕路相戒天子之逆鱗易犯而上官之意指  
難違古人所謂善事上官無失名譽者亦有激  
其言之也

藩司之職卽行中書省之別名也臬司則漢之  
刺史宋之提刑也但昔之權重可以巡歷黜陟  
二千石以下皆得易置 國朝自有巡按御史  
之設而提刑之權輕矣其分司於外者雖時一

五雜俎

卷十四

九

舉行不過循襲故事耳其後以藩司分轄各郡  
爲分守臬司轄者爲分巡蓋藩臬之長以地遠  
不能周知而歲時復有祝 釐入 覲之役遷  
徙事變之故非分司不足用也自萬曆壬辰以  
後 天聽稍高銓補之牘不時得請藩臬十七  
空署事多兼攝而民愈不便矣

宋樞密使最尊其事權禮遇與宰相等當時文  
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謂之兩府 國朝兵部  
僅在六卿之列而永宣之朝大司馬如馬公文

升劉公太夏時與輔臣同參密議蓋雖與相臣  
有間而其權亦與冢宰埒矣但既爲宰相自當  
兼管文武乃與樞密分權此宋制之失也

六卿之序唐則吏禮兵民刑工貞觀改吏禮民  
兵刑工宋初以吏兵戶刑工禮爲次至神宗始  
定吏戶禮兵刑工蓋用周禮之序也今雖沿宋  
制而清貴之秩吏之下則禮禮之下則兵兵下則  
工工下則戶戶下則刑至於都察院雖居六卿  
之下而權勢與吏部埒百年以前尚無定序今  
則一成而不可變矣

五雜俎

卷十四

太祖誅胡惟庸後罷丞相不復設而以九卿分  
治凡事可否聽自 上裁當時豈有內閣及票  
本之事哉永樂初以萬機多故於詞臣中選數  
人入閣辦事軍國重事面與商確而當時九卿  
亦召預議不獨閣臣也其後稍倦勤遂令票擬  
以進習以爲常王楊當 萊廟之初主少國疑  
權由已出天下遂以相名歸之而實非也夫以  
大學士爲相則學士不過詞林殿閣之職秩止

五品非相也如以處百僚之上則其尊多莊兼  
官或六卿或官保非本等職業也票擬不過幕  
賓記室之任可否取自朝廷何權之有而其  
後如分宜江陵之爲者如猾吏之市權竊之也  
非真權也唐宋宰相禮絕百寮坐中書堂行事  
自九卿而下進見皆省吏高唱鞠躬而入揖及  
進茶皆抗聲贊鳴待制以上見則直言某官皆  
於席南橫設百官之位不迎不送其尊如此黜  
陟予奪無一不自己出如申屠嘉廷辱鄧通蘇

五雜俎

卷十四

十一

良嗣答薛懷義趙普按誅陳利用韓琦立召任  
守忠此宰相之權也今之權皆已散而歸之大  
小九卿而閣臣之門欲答一人而無垂筵每日  
坐容膝之地晨入酉出喙息不休退居邸第丞  
郎皆與抗禮迎送僕僕安在其爲宰相也但去  
天尺五呼吸可通大小萬幾悉經心目上之  
禮眷殊於百辟於是人始以爲天下事無一不  
由閣臣定者而不知閣臣票擬悉據九卿之成  
案不敢增一毫意見不敢逾尺寸成規者也夫

無宰相之實而冒宰相之名不能行宰相之事  
而天下必責以宰相之業故今之爲閣臣者亦  
難矣愚嘗謂宋熙寧弘之朝若王楊劉謝等得  
君行道言聽諫從是以閣臣而做宰相之功業  
者也嘉隆以來若分宜新鄭江陵等廣布爪牙  
要結近侍是以閣臣而假天子之威福者也  
至於今日主上神聖威福既不可竊而上下  
否隔功業又不可就且議論繁多動輒掣肘其  
不以身爲射的則幸矣救死之不贍而何暇治

五雜俎

卷十四

十二

天下哉

史稱姚崇爲救時之相夫救時之相豈易得哉  
世衰道微主德不聰奸宄潛伺幾祿叢脞百姓  
流亡卽以伊周處此亦不過成得救時二字耳  
相之治國如醫之治病也其人彊壯無疾則教  
以珍膳保養無所事事之友若病勢已深急當  
治標雖有盧扁亦必鍼石湯灸之劑可謂其非  
神醫而僅爲救病之醫哉宋儒敢爲高論而輕  
薄世務迺於干戈雲擾之際猶以正心誠意之

說進賢之垂絕之人教以吐納導引之方足以速其死而已矣

三代而下只得收時之相爲上策何者主非神聖人非結繩與其高談性命而無益於用不如收偏補弊隨事幹蠱爲有實効也如張良當楚漢之際孔明輔偏安之國李泌立革命之朝司馬光處變革之日其所經畫設施亦不過視其所急而先之故卒能反亂爲治功成事舉使四君子者處三代之盛時豈不能陳王道興禮樂哉而不盡用其所長者其時勢非也故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夫堯舜之知不過知所先務耳知先務者收時之相也

才足以撥亂者多驚而自用量足以鎮俗者多懦而無爲抱苦節之貞者必徧於容衆且通達之識者或昧於禔躬諸葛武侯外綜軍旅內和人民淡泊明志宣靜致遠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舉世之所難者而皆兼之三代以下一人而已矣

五雜俎

卷十四

十三

寇萊公爲相用人多不以例曰若用例則賢吏足矣何名宰相此格言也天子旣以進賢退不肖之權寄之宰相與冢宰矣若復事事拘例人循舊又惡用進退之權爲也近來文罔既密奸弊亦多藩臬分吏以下一切論俸而銓選之時置籤抽掣防禦之典可謂至公至慎矣而於用人之道則未也

古之爲相及冢宰者其於天下賢才盡在胸中故可以不用例今之冗員既多事幾亦繁大小九列之外不復知其人矣至於銓選猥雜尤極不得不循資例但掣籤之法終不可傳後世況其中弊實亦自不少也

五雜俎

卷十四

十四

管仲之生誠不如召忽之死然一匡九合尊主庇民之績雖百召忽無爲也平勃之譎誠不及王陵之慙然乘機定亂反畧爲劉之功雖百王陵無爲也聖人於管仲不責其死而惟取其功其心之恕論之平如此而宋儒乃責平勃以不爭責王觀以事仇使平勃廢王觀冠漢唐無文



景貞觀之治此政孔子所謂四夫四婦之爲說者也又云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爲法夫仁傑之法政得之平勃者也既以王陵爲正又以仁傑爲法俗語所謂要喫楊梅又怕齒酸不喫楊梅又怕口乾者也其無定見甚矣

才稟於天不可學而至也量成於人可學而至也故大臣當以德量爲先德量不足卽有周公之才之美亦不足觀如宋王臨川近代張江陵其才非不絕世然懷而自用褊而寡容其行事

五雜俎

卷十四

五

必自以爲是而人莫敢矯其非故王終誤國而張竟覆宗所係非細故也 國朝夏忠靖原吉識量不減韓魏公人嘗問公量可學乎公曰何爲不可吾少時遇犯者必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之自熟殊無校意卽大事亦不動矣故聖人謂小不忍則亂大謀忍於小者所以成其大也

處世須是耐煩而居官尤其上自公卿下至守令但能耐煩便有識量看一急性者不得蓋事

多在忙中錯也至於讀書交友當涉世無不皆然不惟涵養德性亦足占後來之造就使懂懂往來鹵莽裂滅之人卽讀書亦不能咀嚙意味作事交友必且有始無終孔子所謂無恒之人也況於居官舉動食息不得自由不如意事舉目皆是若以忿懣躁競之心處之惟有投河赴海而已噫此雖人世之千古亦宇宙缺陷世界宜爾也故士必知命而後能樂天

五雜俎

卷十四

五

言訥訥不出諸口然言語者忠之華也未有無學術無識見而能信者以孔門而獨宰予子貢居言語之科言亦何容易哉子產有詞諸侯賴之詞之不可以已也蓋春秋戰國時其習尚已然矣其後儀秦首軫之流皆以一言取卿相然觀其立談之頃析軍國之大討察海內之情形如指諸掌此雖非聖門之言語而其苦心考究裨闡推測有後世宿儒所不能及者其難尤倍蓰之矣自言一變爲清談言始不適於用宋一

變爲道學其言又皆糟粕芻狗而不可聽則又何貴於言哉

三代之人必習爲詞命童子入小學則教以應對蓋赫曉未與赤牘未削一切利害事宜皆面陳而口宣之故必其平日學問該博事機熟達猝至而應莫不合宜如今日注冊疏投一書不知經幾籌畫費幾改竄或假手他人或勦襲舊語猶自詫以爲奇而况於立談之頃乎吾讀史至子產之對晉人張祿之說秦王毛遂之定楚從然澤之感應侯樊將軍數羽之言淮陰侯禁壇數語匆匆旁午之時分辯如響皆成文章而有其事定計發必破的若庖丁解牛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有餘地者其亦可謂命世之才也已自漢以後惟孔明見先主立定三分之計姚元之馬首倥偬以士事要明皇此皆脩詞決策預定於平日者也范文正公自儉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及天章閣召問皇恐不能對退而上書詞之難也甚矣

五雜俎

卷十四

十五

五雜俎

卷十四

十六

古人不作寒暄書其有關係時政及彼已情事然後爲書以通之蓋自是一篇文字非信手苟作者如樂毅復燕昭王楊惲報孫會宗太史公復任少卿李陵與蘇中郎千載之下讀其言反覆其意未嘗不爲之泫然出涕者傳之不朽良有以也下此曹連之射聊城已墜縱橫之咳唾鄒陽之上獄書不過幽憤之哀詞君子猶無取焉况其他乎自晉以還始尚小牘然不過代將命之詞叙往復之事耳言既不文事無可紀而或以高賢見賞或以書翰爲珍非故傳之也今人連篇累牘半是頌德之諛言尺牘八行無非溫清之俚語而突之梨棗欲以傳後其不知耻也亦甚矣

近時文人墨客有以淺近之情事而敷以深遠之華以寒暄之套習而飾以綺繪之語甚者詞藻勝而諄切之誼反微刻畫多而往復之意彌遠此在筆端游戲偶一爲之可也而動成卷帙其麗不億始讀之若可喜而止篇以上稍不耐

觀百篇以上無不嘔噓矣而噉名俗子褻然千金之吾不知其解也

物主親筆

王宋右立新法引用小人卒致宋室南渡其禍烈矣而其初不過起於執柯之一念蓋垂于所謂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者當時亦但以快一時之意而不虞其害之至此極也近來名公清貞苦節天下想望其風未及其得位行事動與世齟齬而不相入乃其自信愈篤而人之攻之也日益甚終不能安其位而去雖

五雜俎

卷十四

九

詆訶者太過而亦有以自取之也

顧佐爲都御史疾惡如仇百僚莫敢闖其居者待漏朝房至比隣十餘室無人聲其風米可想見然似亦過矣近代如海瑞在留都總憲諸御史不敢私市一物卒之日布被蕭然而已其清而得蓋天性也然撫金陵時所行過當者甚多下弗堪也亦有必不可行者每官舫行限以搜夫十五名而止一日行部入涇河舟膠中流數日不能前卻迎送之禁既嚴輿既俱絕不得已

自發白銀僱舁者乃得行其在南吏部日中道有訴寃者輒受其詞歸行之司屬司屬以非職掌不受也行之法司法司以非通政司所准不受也迺取而焚之其苛碎類若此然海公精力幹辦尚能必行其意後人効之一步不可行而物議沸矣

唐宋百官入朝皆乘馬宰相亦然政和間以雨雪泥濘特許暫乘轎自渡江後俱乘轎矣蓋江南轎多馬少故也 國朝京官三品以上方許

五雜俎

卷十四

十

乘轎三五十十年前郎曹皆騎也其後因馬不便以小肩輿代之至近日遂無復乘馬者矣晉江李公爲宗伯時嚴禁之然終以不便未久卽復故蓋乘馬不惟僱馬且僱控馬持杙者反費於肩輿不但勞逸之殊已也

國朝進士皆步行後稍騎驢至弘正間有三二人共僱一馬者其後遂皆乘馬余以萬曆壬辰登第其時郎署及諸進士皆騎也遇大風雨時間有乘輿者迄今僅二十年而乘馬者遂絕跡

奚亦人情之所趨且京師衣食於此者殆萬計人非惟不能禁亦不必禁也

宋趙清獻公有御試日記一卷蓋嘉祐六年御試進士公時爲右司諫與重直孺范貫之皆充編排官所記自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三月初九日止駕幸考校所者二幸覆考所者四幸詳定所者二幸編排所者一雖上已寒食休暇之辰孜孜不廢訓敕勞賜茶果酒穀無日無之當時仁宗在御已四十年而猶慎重勤勤若此亦足

五雜俎

卷十四

主

見作人之盛心有終之懿軌矣 國朝 御試進士惟以三月十五日而十八日傳臚二十一日謝恩故事 上皆視殿自 永陵之末高拱不出近日遂習以爲常矣至於撤 御膳賜考試官則間一行之如嘉靖之壬戌隆慶之辛未萬曆之癸丑是時慈谿江陵福清三公皆受主眷最隆故有殊典非例也

唐時進士及第醵金爲曲江之會卽於同年中選最年少者二人爲探花使世謂之探花郎今

以一甲第三爲探花不知起於何時而以第二爲榜眼其名尤俗宋時及第不拘人數遇非常恩澤有一榜盡賜及第者亦有隨意唱一甲至三百二名方止者放進士至五甲而止本朝止於三甲而一甲入史館二甲授太常二甲出爲郡縣其迥別不啻雲泥然故同籍之誼寢以衰薄矣

唐時進士榜出後便往期集院醵金宴賞於中請一人爲錄事一人爲探花其他主宴主樂主

五雜俎

卷十四

主

酒主茶之類皆同年分掌之廣徵名伎窮搜勝境無日不宴至曲江大會先牒教坊奏請天子御紫雲樓以觀長安士女傾都縱觀車馬填咽公卿之家率以是日擇塔焉蓋不惟見聲名文物之盛豐亨熙豫之景亦以人臣起草布登書雲故慎重其事以誘掖獎勵之也今里中兒入泮宮稱弟子員猶簫鼓旌旗烜赫閭里而登第之日儼列而進分隊而退客邸蕭然親朋嘿坐桂玉莫措徵責冊集而當事者勸飲禁諭之約

東之稍涉輕便滋物議此於士子之動心忍性不爲無裨而國家右文賓興之大典亦稍輕矣壁之貧家娶婦合卺未畢遽令造飯緝麻一不當意聲色相加此雖教婦之道而非攝盛之禮也

唐時舉進士自狀頭以下皆以勢力游揚得之以厚誥之木不難作梨園子弟以千公主及其末也裴惠謙紫衣懷閭豎之刺求狀元及第而試官不敢違奔競之風於斯極矣武陵之薦杜

五雜俎

卷十四

三

牧蕘裘之訪尹樞雖憐才之盛心而終非公慎之懿矩也至於宋而漸密矣然猶有玉山之援故人子瞻之私方叔也至國朝而禁令益嚴

二百年來法度之至公至慎者獨此一途耳

唐時士子入試皆過謁公卿投贊行卷主司典試亦必廣訪名流旁蒐寒賸如王起放榜先問宰相所欲沈絢主春闈承其母命與宗人及第牛賡錫贊卷蕭斯要令首拔至於鄭薰錯認顏標雖被久烘之誚亦不失爲激勸之盛心也宋

初舉人被黜者猶得擊登聞鼓聲冤上命重試必多見收當時謂之還魂秀木蓋其法網猶寬疑議亦必至國朝而禁令之嚴極矣迨夫近日則投刺及門皆爲請謁知名識面盡成罪案上之防士如防夷虜而旁觀之伺主司如同寇盜舉蕩平正直之朝化爲羊腸荆棘之路以登賢顯俊之典變爲防奸明刑之獄雖士習之漸靡有以致然而刻數太過於拔茅連茹之初心亦稍悖矣

五雜俎

卷十四

三

洪武丁丑會試天下進士已定因所取多南人士論不服始命重試取韓克忠等而先中者及考官劉三吾等皆得罪弘治己未會試程敏政典試給事中華杲劾其鬻題與徐經唐寅等及揭曉林廷玉又論之於是命李東陽重閱而黜唐寅等十餘人敏政亦坐罷歸今萬曆庚戌場實尹爲房考越房取韓敬爲第一言官論之不巳但終無左證韓與湯皆坐視職而場中越房取者尚有十七人言者并及之於是行原籍取

所中硃卷會九卿臺省覆閱之然俱無他故不能深入也此事蓋三見矣而庚戌爲甚蓋議論紛紛不一越三四年始定其十七人中蓋多知名士云

宋初進士科法制稍密執政子弟多以嫌不令舉進士有過省而不敢就殿試者慶曆中王伯庸爲編排官其內弟劉原父廷試第一以嫌自列降爲第二今制惟知貢舉典試者宗族不得入其它諸親不禁也執政子弟擢上第者相望

五雜俎

卷十四

主

不絕然顧其公私何如其楊用脩作狀頭天下不以爲私也至江陵諸子文皆假手他人而相繼登高第可乎萬曆癸未蘇士部濬入闈取李相公廷機爲首卷二君蓋同筆研桑梓至相善也然蘇取之而不以爲嫌李魁天下而人無間言公也庚戌之役湯虞子賓尹素知韓太史敬拔之高第而其後議論遽起座主門生皆坐褫職夫以韓之木何門不可致及第而乃假手於故人卒致兩敗俱傷亦可惜也然科場之法自

是日益多端矣

國家取士從郡縣至鄉試俱有冒籍之禁此甚嚴謂當今大一統之朝有分土無分民何冒之有卽夷虜戎狄猶當收之況比鄰州縣乎且州縣有土着人少而客居多者一禁禁之將空其國矣山東臨清十九皆徽商占籍商亦籍也往年一學使苦欲逐之且有祖父皆預山東鄉薦而子孫不許入試者尤可笑也余時爲司理力爭之始解世廟時會稽章禮發解北畿衆閑

五雜俎

卷十四

主

然攻之 上問何謂冒籍具對所以 上曰普天下皆是我的秀才何得言冒大哉王言足以見天地無私之心也  
拜主司爲門生自唐以來然矣策名朝廷而謝恩私室誠非所宜然進身之始不可忘也士爲知己者死執弟子禮非過也至於郡縣之吏拜舉主爲門生則無謂矣范文正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蓋感特達之知非尋常比也今江南如閩浙得薦尚難至江北部使者諸

差旁午於道每循故事列姓名以報亦稱舉主門生其恩誼衰薄視朝夕相臨游揚造就者又逕庭矣近代惟霍海南韜張永嘉等敬不拜主司然霍亦不受人作門生永嘉不能也永嘉登第時年逾五十主司見而憫其老也未嘉憾之其後大拜竟不及門云

訓蒙受業之師真師也其恩深其義重在三之制與君父等至於主司之考校一日之遭遇耳無造就之素也當道之薦揚甄別之故事耳無

五雜俎

卷十四

主

陶鑄之功也今人之所最急者舉主次殷勤者主司而少時受業之師富貴之日非但忘其恩併且忘其人矣夫所貴師弟者心相信也行相倣也勢可灼手則竿牘恐後門可羅雀則蹤跡枉絕甚至利害切身之日戈可操也石可下也何門生之有哉

朋友者五倫之一也古人之於師友皆恩深義重生死久要以匪卿元伯二言相許千里命駕作挑魚素信誓爲期九原不爽蓋亦自重其信

義非徒爲人已也降及後世薄以衰薄然王陽結綬而貢禹彈冠禹錫貶官而子厚易藩尚有休戚與共之意焉至今日而死友無論卽生友可托肝膈者亦寥寥絕響矣

今友誼之所以薄者由友之不擇也今之人少則同塾之友長則同課之友又長則有同調同游之友達則有同年同僚之友然此數者皆卒然而遇苟然而合非古人之所謂友也故其中亦有心相孚行相契者不過十中之一二而敗

五雜俎

卷十四

主

羣皆義淪薄無行之人亦已習竿其中矣况少之羣居長則必離窮之追隨達則必隔是非毀譽縈其中世情文罔牽其外欲以驩然無間安可得哉夫士君子處世而無一二知己之人可托死生急難者則又安用此生爲矣故欲全友道須先擇交其於同塾同游等輩之中觀其行事心術灼然無疑者而後以心許之勿爲形迹所拘勿爲讒毀所惑勿爲富貴貧賤所移則庶乎古人之所謂友矣應談何容易虞仲翔謂母

內得一知己死不恨韓昌黎謂恩惠則有之矣  
知己則未也故士必有一二知己而後謂之士  
亦必僅有一二知己而後謂之知己其市道  
之交去來聽之可也

今人處貧賤則泛濫廣交一切佻囂黽儉皆與  
遊處及富貴之日則疾之如仇逐之如虎惟恐  
其影響之不幽此雖友之無良而對面雲泥亦  
已甚矣況其意不過爲保富貴計耶余筮仕佐  
郡相知者惓惓以絕交爲急務余戲謂朋友五  
倫之一也使窮時之友可絕則窮時之父子夫  
婦兄弟皆可絕矣然余卒坐左遷而後聞善宦  
者其母詣之而不得見兄弟往而被逐始知前  
言亦有行之者矣非戲也

自唐以前最重門族王謝崔盧擅名奕世其他  
若榮陽之鄭隴西之李雖皇族貴戚不敢與之  
爭先以係景之墓迭欲求婚王謝而不可得薛  
宗起以不入郡姓碎戟請死蓋流品若是之嚴  
也其後貞觀開元屢加推仰而族望時尚終不

五雜俎

卷十四

无

前禁婚姻嫁娶必取多貲故李揆謂爵位不如  
族望官至方岳惟稱隴西然士貴自立何如耳  
如其人則鰥夫嚴禁可以登庸彼王之蕃也李  
之陵也獨非望族耶而名辱行敗玷宗多矣宋  
以後漸所不論至今日縉紳君子有不能舉其  
望者亦可怪也

五雜俎

卷十四

三十

三代以前因生賜姓胙土命氏故姓氏分而爲  
三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姓所以  
別昏姻也然亦有一氏而分爲數姓者三代而  
下姓氏合矣其同出而分支漸繁愈不可考矣  
春秋之時善論姓氏者曾有衆仲晉有胥臣鄭  
有子羽而其他諸子無稱焉邇流窮源若斯之  
難也世遠人亡文獻無徵兵革變遷國家更易  
故名世君子至有不能舉其宗者勢使然也然  
與其遠攀華胥寧合附會孰若闕所不知以俟  
後之人故家譜之法宜載其知者而闕其疑者  
漢高祖爲天子而其祖第呼豐公母爲昭靈后  
而已名字不傳也蓋尚有古之遺意焉



今世所傳百家姓宋時作也故以趙錢爲始豈  
吳越之臣所成耶我朝吳沈等進千家姓以  
朱承天運爲始其中有恠僻不經見者而海內  
之人又有出千家之外者惜當時儒臣未能遍  
行天下廣蒐之也漢潁川太守聊氏有萬姓譜  
今不復見近時吳興袁氏有萬姓統譜第恐其  
學識尚有限耳

夷狄之中極重氏族如契丹唯耶律氏與蕭氏  
世世爲昏姻天竺則以利利婆羅門二姓爲貴

五雜俎

卷十四

三

種其餘皆爲庶庶姓雖有功亦甘居大姓之下  
其它諸國莫不如是故唐以後之重門地亦距  
拔氏倡之也禮失而求之四夷殆謂是耶  
龔州先主以王謝爲望族而謂謝安能比玉王  
大也謝有衰謝之義此語大近見戲可笑然余  
亦有語復之曰王者大也滿則招損謝者退也  
謙則受益天道惡盈而流謙於王謝宜何居焉  
不知先生九京亦有以難余否也

今世流品可謂混淆之極婚娶之家惟論財勢

耳有起自奴隸驟得富貴無不結姻高門締眷  
華胄者余嘗謂彼固侯景李建勳之見而爲名  
族者甘與秦晉而不耻何無別之甚也余邑長  
樂長樂此禁甚厲爲人奴者子孫不許讀書應  
試違者必羣擊之余謂此亦太過國家立賢  
無友即奴隸而才且賢餘自致青雲何傷但不  
當與爲昏姻耳及之新安見其俗不禁出仕而  
禁昏姻此制最爲得之乃吾郡有大謬不然者  
主家凌替落溥及俛首於奴之子孫者多矣世  
事悠悠可爲太息者此也

五雜俎

卷十四

三

昏姻不但當論門地亦當考姓之所自如姚陳  
胡田皆雍之後姬周魯衛曹鄭皆武王之後俱  
不宜爲昏其餘可以推類又歷代有賜姓者如  
項伯輩敬皆從劉徐勣安抱玉皆從李之類也  
有改姓者如疏廣之後改爲東唐毅之後改爲  
陶之類也有杜撰者京房推律而定爲京氏鴻  
漸筮易而定爲陸氏之類也有支分者如趙括  
之後因馬服而爲馬季陵之後因內駁而爲內

之類也充義至類別嫌明微寧過於嚴毋傷於苛昏姻人道之始也加慎焉可也

古人喪禮爲父斬衰三年而父在爲母不過齊

衰期而已此雖定天地之分正陰陽之位而揆之人子之情無乃太失其平乎子之生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要之母之劬勞十倍於父也夫婦敵體無相壓之義以父之故而不得伸情於母豈聖王以孝治天下之心乎且父母爲長子齊衰三年而子於母反齊衰期亦倒置之五雜俎 卷十四 三

甚矣此禮二代無明文可考或出漢儒杜撰未

可知也而舉世歷代無有非之者至我國家始定制父母皆斬衰三年卽妾之子亦爲所生

持服不以嫡故而殺此聖祖所以順天理達

人情自我作古萬世行之可也

古者嫂叔不相爲服所以別嫌也然兄弟同室一居杖期之喪而一緇衣玄冠不惟禮有不可亦心有不妥矣我國家定爲五月之服其於情禮可爲兩盡又古者有服內生子之禁令亦

無之夫喪不處內此自孝子之心有所不忍耳禁之無爲也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如我國家之制可謂無之矣

師友無服非不爲服也義厚薄不等故也如七十子於孔子以父喪之可也如管鮑雷陳以兄弟喪之可也然而不可爲常也先王制禮順乎人情求爲可繼也昔號叔死閔天太顛諸人爲之服禮可以義起也蓋師友至於今日恩義之衰薄極矣生時貴賤且隔雲泥況生死之際乎 五雜俎 卷十四 三

今執親之喪不飲酒食肉者罕矣百日之內禁之可也過此恐生疾病少加滋味亦復何妨至於預吉事赴筵席則名教之罪人也江南之人能守此戒者亦寥寥矣尚有生辰元旦變易吉服者亦何心哉

人有乘初喪而婚娶者謂之乘凶此在它處不知云何吾郡則恒有之矣此夷俗也當事者爲之厲禁可也

閩俗於初屬纊之時有女適人者則其家延巫置燈輪轉之男女環繞號哭爲之藥師樹其無謂也死每七日則備一祭謂之過七至四十九日而止或有延僧道作道場功德者指紳禮法之家不爾也死後朝夕上食至百日而止至六十日則不用本家食而須外家或女家送之相沿以久不知其故但吳越之俗親友來致祭主家皆用鼓樂筵宴款客閩中獨無之客來祭者一嘗茶果而出子姪族戚乃餞其祭餘較爲彼

五雜組

卷十四

三

善於此耳

喪不衰而務爲觀美一惑也禮不循而徒作佛事二惑也葬不速而待擇吉地三惑也一惑病在俗子二惑病在婦人三惑則舉世蹈之矣可歎也已

古禮之尚行於今日喪得十七昏得十五至於祭則苟然而已冠則絕不復舉矣吾長樂人最習家禮亦間有行之者然世多笑其迂也

昏禮之不舉樂思祠親也此或爲長子之當戶

者言耳若父母在堂而爲子娶婦卽舉樂何傷且攝盛之禮旣已極其隆矣而獨禁音樂無乃不情乎

嫁女三日父母家來餉食俗謂之餽女女於五月五日回省父母謂之歸寧此漢以來禮也今人二日後女偕婿省父母謂之回鸞閩人謂之轉馬蓋春秋時有回馬之義也五月歸寧謂之取夏衣按周禮后妃歸寧亦用締紵則夏之歸寧其來久矣

五雜組

卷十四

三六

張公藝九世同居古今以爲口實近代則浦江鄭氏耳蓋由祖宗立法謹嚴子孫世世相承不敢踰越縱有長舌之婦敗壞之子無所容其惡也然吾以爲人心不同一室之內豈無胡越況於屏堵悍婦驕兒稗子代不乏人間隙一開仇釁漸起與其隱忍包涵中離外合不如分析各得其領使兄弟好合妯娌肅雍無害於義政不必慕古人之虛名而釀閭閻之實禍也余嘗見巨室兄弟衆多先後死若日逐勃谿至於婢使

奴隸各爲其主怨尤譴謫無所不至殆不能一日安其生者此雖女子小人之性亦宜分而強合有以致然也故必世世人人不畏婦而後可以同居如浦江者絕無而僅有者也

張公藝書忍字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馭衆當令紀綱法度嚴然有章乃可行之求久若使姑婦勃蹊奴僕放縱而爲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況九世乎善乎浦江鄭氏對 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它惟不

五雜俎 卷十四 五  
聽婦人言耳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

古今同居者又有漢樊重字季德子方貴俱三世博陵李幾七世河中姚氏十二世宋僧名齊裴承詢十九世而魏穆字伯擣百口共爨陸象山字子系世義居又不知凡幾代也錄之以媿惡婦老子之欲析產者

漢稱萬石君家法唐則穆質柳公權一家爲世所崇尚至宋則不勝書矣我朝文物威儀之盛則在江南而純厚謹嚴西北士夫家居多風

氣使然也吾邑長樂雖海濱椎魯而士夫禮法甲於它郡余初登第時至邑中不敢乘輿指紳往來者大率步行也出郭登車遇村落輒爲下市者不飾價男女別於途不淫不盜不詬訟不通賦先輩如鄭司寇名世威家居猶布衣徒步蓋海內所絕無而僅有者近來一二巨室侈土木娛聲色褻鬻繁渾沌之竅矣然校之列邑猶爲彼善於此也

五雜俎 卷十四 三  
禮有出於聖人而實似無謂者如祀郊以配天祀明堂以配上帝是也天與上帝果有二耶無

二而分之是矯誣也聖人不爲也又有世之所非而實是者歐陽漢議是也禮爲人後者不得顧其本生父母特不爲之服耳未嘗併父母之名沒之也禮有三父八母養者繼者皆父母也嗣大位而改其所生父爲叔伯於心安乎於理順乎此拘儒之見必不可行者也 肅皇帝之初廷臣亦有主諷誨之議者則愈非矣 肅皇於諒闇之後從邸入繼與英宗之父養宮中者

又不同也弟承兄統而以兄爲父以父爲伯豈理也哉出公不父其父而稱其祖父所以有正名之歎也今不父其父而稱其兄於正名何居焉其矣腐儒之誤國家事也且亡者猶可耳太后在也以嫂爲母而伯母其母置太后於何地古人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也況不孝乎幸而聖心獨斷天倫無虧其神武明決過宋英宗萬萬矣諸臣之杖譴雖未嘉不善處而亦有以自取之也

五雜俎

卷十四

禋

周禮大祝辨九拜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鄭玄注稽首頭至地也頓首頭叩地也空首頭至手所謂拜手也振動戰栗變動之拜一云兩手相擊也吉拜拜而後稽顙也凶拜稽顙而後拜也奇拜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也鄭玄云持節拜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禮是也禮卽揖也今人以頓首爲常禮而稽顙稽首舉施之喪服矣不知稽首非凶

禮也尊長之施卑幼則云再拜而肅拜則惟肅拜之其它空首振動等拜皆無知者又書札中動稱九頓首此申包胥乞師於秦故事亦非佳事也

五雜俎卷之十四終

卷十四

四



五雜組卷之十五

陳留謝肇淛著

事部二

古人君卽位稱元年而已未有年號也故諸侯之國各稱其君之年而天子正朔反置之若罔聞知不知當時律曆之領注來文告之詞以何爲準蓋夫子作春秋亦已仍其國史之舊矣自秦始皇立郡縣而民知有王漢武帝建年號而民知有朔萬世之後一統之治威令行於山陬

五雜組

卷十五

一

海隅者一君之功也至於廢井田築長城行夏時表六經皆爲後人遵守而不能易非有絕世之資獨柄之識何以與此而經生談無道主動以爲口實不亦冤乎

年號之改莫數於武氏其次則唐高宗漢武帝又其次則宋仁宗也武氏在位二十一年至十六改元朝令夕更直以爲戲耳高宗二十年中而十五改元蓋自總章儀鳳以後改自牝鷄出矣漢武末仁俱四十餘年而武改元者十二仁

改元者九其中或以人事或以符應多不過七八年少至一二年而遽改何不經之甚也古今不易年號者惟漢明帝隋煬帝唐高祖太宗宣宗懿宗而享祚不末者不與焉夫元者始也人無二始帝無三元而况十數乎我國家列聖相承惟於卽位之踰年改元終身不易亦可謂卓越千古矣

宋太祖改元乾德後因與蜀王衍年號相同有宰相須用讀書人之語然國朝未樂則張遇

五雜組

卷十五

二

賢方臘已再命之二人又皆篡賊之靡何當時諸公失於詳考耶至於正德亦同夏乾德之號而自古以正爲號者多不利如晉正平天正統至正之類爲其文一而止也武皇帝雖終享天位而海內多故青宮無出統卒移之興耶命名之始可不慎哉肇慶亦州郡名改元之後復令改州此亦華亭不學之故也

凡帝王之命名不以山川郡邑爲其易犯也梁肅正德改元正平識者笑之我朝建文之號亦

同 御名不知方黃諸君何齒莽乃爾今上  
卽位改河南之禹州同 御諱也而 皇太子  
諱又同縣名與其更易於後孰若慎重於初乎  
此亦禮臣之過也

古者嫌名不諱宋則併諱之矣 國朝雖無諱  
例而亦有二字俱犯嫌名者如吾邑之長樂政  
與 皇太子諱音相同不知將來當事者何以  
處之姑記以俟它日

三代之法有必不可行者井田封建是也井田

五雜俎

卷十五

三

無論已封建以厚骨肉甚善也然各守其疆政  
令不一一不便本支既繁賢愚異類二不便國  
有大小遂啓爭端三不便盛時制馭猶懷不逞  
季衰之際將若之何四不便且周之制但勦業  
時一分封耳子孫之兄弟無尺寸之地也同聚  
王畿其麗不億千里之內何以容之朝帶之亂  
勢使然也自秦之後一復於漢而有吳楚之亂  
再復於 國初而有靖難之師國之利器不可  
以假人審矣

處宗藩之法莫厚於本朝而亦莫不便於本朝  
唐宋宗室不胙茅土其賢能者皆策名仕籍自  
致功業而國家亦利賴之但賢者少而不肖者  
多天衍懿親至與齊民爲伍亦稍過矣宋時宗  
室散處各郡縣入籍應試在京師者別爲玉牒  
所籍至紹興十一年從程克俊言以所考合格  
宗室附正奏名殿試其後雜進諸科與寒素等  
而官績相業亦相望不絕書 國朝親王而下

五雜俎

卷十五

四

遞降爲郡王將軍中尉庶人雖十世之外猶贍  
以祿恩至渥也而禁不得與有司之事不得爲  
四民之業二百年來椒聊蕃息幾二十萬食租  
衣稅無所事事而薄祿斗粟不足餬口遂至有  
懷不肖之心親不遑之行者矣今天下宗室之  
多莫如秦中洛中楚中賢者賦詩能文禮賢下  
士而常壽爵有青雲無路之歎至於不肖者貧  
困者鵲衣行乞於埋亡命無所不至有司不敢  
詰行旅不敢抗也日復一日人愈衆而敝愈極  
當事者猶泄泄然不立法以通之可乎

祖宗九廟親盡亦祧子孫五世之後無復降殺  
非法也世祿之子猶望象賢天衍玉牒不許入  
仕非情也故宗藩之庶遞殺至於庶人極矣庶  
人之外祿可裁也法可行也禁可寬也讀書者  
許在各郡縣入籍應試其它力農商賈任其所  
之奸盜詐僞有司以三尺繩之大辟以上奏聞  
可也此處宗藩之第一義也

國朝立法太嚴無論宗室即駙馬儀賓不許入  
仕其子不許任京秩此雖別嫌明微之道亦近

五雜俎

卷一五

立

於矯枉過正者矣即如戶部一曹不許蘇松及  
浙江江右人爲官吏以其地賦稅多恐飛詭爲  
奸也然弊孔盡實皆由胥役官吏遷轉不常何  
知之有今戶部十三司胥算皆吳越人也察秋  
毫而不見其睫可乎 祖制旣難遽違而積弊  
又難頓更故當其事者默默耳

國朝駙馬尚玉皆不用衣冠子弟但以叢輔良  
家或武弁家擇其俊秀者尚主之後即居甲第  
長安邸中錦衣玉帶與公侯等其父封兵馬指

揮文林郎母封孺人而已駙馬雖貴爲禁衛然  
出入有時起居有節動作食息不得自由而妳  
姆蘭豎之老者威震六宮掌握由已都尉反俛  
首聽節制凡事務結其驕心稍不如意動生讒  
間近日如冉都尉與讓可鑑也

冉都尉所尚主乃 皇貴妃之女 上素所鍾

愛者伉儷甚篤無間言妳媼梁盈女恃其威福

每事動行節制冉不善也又恃宮中愛重時輿

齟齬一日漏下二鼓都尉自外入傳呼開邸中

五雜俎

卷一五

一六

門故事中門非妳媼不開盈女不時至都尉排

闥而入有頃盈女至出許語都尉乘醉擊之翌

日入朝奏聞盈女率其黨數十人伏闕下要而

毆之幾死 上不知也且怒都尉狂率冉遂棄

衣冠從間道歸里 上益震怒遣緹騎跡之奪

其父母爵祿廷中大小臣工力諫俱不報冉旣

自歸 上怒不解譴羈太學習禮自壬子冬至

今半載尚未得與公主相見也時論以冉固未

得善處之方而妳媼一老宮嬖遂能煬灶蔽明



愛感主聰一至於此蓋跡第之言易入浸潤之  
譖難防故使椒房失其寵結禍隨其愛舉朝之  
臣工不足敵一婦人亦異事矣昔之史乘所載  
若王敦懾氣桓溫歛威真長伴愚以求免子敬  
炙足以違詔王偃僕體於北階何瑀投軀於深  
井蓋自漢晉以來相沿至於今日未之有改也  
再蓋不幸而遇其變耳

北雞之暴家之索也以三代神聖之開基國祚  
之悠久而不足供妹姐褒姒之一敗況其亡乎

五雜俎

卷十五

故詩書垂戒於婦人每惓惓焉知後世必有以  
是亡其國者也呂氏幾移漢祚武璽遂斬唐宗  
其始不過以色舉耳而禍之赫烈豈虞其至此  
漢之馬鄧宋之高曹賢矣而猶垂簾專政總總  
不忍釋手是亦牝之晨也此端一開能保其無  
妬悍淫虐者出其中乎我國家之制少主委  
襄櫓一聽於輔臣而母后不得預也可謂上追  
三代而遠過唐宋矣

三代以下之主漢文帝爲最光武太宗次之宋

仁宗雖恭儉而治亂相半不足道也文帝不獨  
恭儉其天資學問德性才略近於王者使得伊  
周之佐興禮作樂不難也光武太宗以勦業而  
兼守成緯武經文力行致治皆間世之賢主也  
然建武之政近於操切貞觀之治未稍不終蓋  
不惟分量之有限亦且輔相之非人宋仁宗四  
十年中君子小人相雜並進河北西夏日尋兵  
革苟安之不暇何暇致刑措哉四君之外漢則  
昭宣明章唐則玄宗宣武宋則藝祖太宗孝宗

五雜俎

卷十五

八

其撥亂守成皆有足多者而隋之文帝唐之明  
宗周之世宗又其次也大約賢聖之君百不得  
一中上之資十不得一庸者什九縱者十五世  
安得而不亂乎

我朝若一祖之神聖創守兼資而紀綱法  
度已遠過前代矣仁宗之寬厚宣宗之精  
勤孝宗之純一世宗之英銳穆宗之恭  
儉皆三代以下之主所不敢望者而宣孝

二主尤極仁聖真所謂賢聖之君六七作者固

宜國祚之悠久無疆也

英宗初年委政三楊四海寧謐其後爲王振所誤致北行之變後又爲布亨徐有貞所誤致奪門之慘迨武功竄曹石誅躬親萬機民安吏治天下謳歌太平者又十餘年然則輔相之功所關係豈少哉

本朝有一奇事已巳之變翠華陷虜而却迴壬寅之變聖躬被紕而無恙此皆天之所依非偶然者其它如宸濠之叛流賊之熾北虜南倭之警關白楊應龍之桀驁而折筆捷之不煩再舉至今二百四十餘年而金甌無恙纖塵不警固知太祖功德與天同大宜乎曆數之未艾也

世廟末年雖深居不出然威福無一不自已出者分宜父子怙權行私而密勿之地所以交結近侍窺伺聖意者無所不至惴惴不保首領是懼蓋自夏言王忬楊繼盛張經之死天下之怒分宜始不可解而恩替勢敗亦自此發端矣

王雜編 卷十五

九

江陵之才智十倍分宜值今上初年生殺予奪惟意所嚮而江陵生平多用申韓之學政事過於操切十年之間雖海內又安比隆成昭而國家元氣不無斲喪矣逮夫末年固位挾勢奪情起復極竄言官子弟相繼襲取大魁而人心始大失所望矣分宜性驚而難犯江陵器小而易盈故嚴之老死牖下識者猶以爲幸而張之功卒自當不相掩也

王雜編

卷十五

上

江陵行事雖過操切然其實有快人意者如沙汰生員廢書院裁減郡縣去諸冗員是也至於久任稍苦諸守令禁勒合則苦諸行旅是以人多怨之至其結馮保以收諸內豎之柄北任戚繼光而虜不敢窺塞垣南任譚綸而倭寇擊服其才智明決有過人者昔張乖崖謂衆人千言不盡冠準一言而盡江陵有焉而未節驕奢縱恣以覆其宗則亦不學無術之過矣

江陵給假治喪自京師除道達其室四千餘里傾整判木廣狹如一所至廚傳列竈千計外藩

大吏望塵迎拜相屬於道獨吾郡鄭雲臺爲河南方伯禮無少加焉及至楚楚方伯至披袞經代孝子守甘次江陵大悅不逾年方伯遂撫楚而鄭挂彈章歸矣時先大夫相吉藩聞諸藩有致千金贈者先大夫持不可力止之江陵悲嘯觀察趙惠誠齋旣之先大夫聞卽挂冠歸里而後撫楚者爲粉榆至戚猶以擅離職守叅奏致仕蓋當時之風音可畏甚矣

唐玄宗會昌投龍文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二光

王雜組 卷十五

弟子南嶽上真人宋徽宗羣臣上尊號爲玉京金闕七寶元臺紫微上宮靈寶至真玉宸明皇天道君其上章青詞自稱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玉皇萬尊於天玉百神皆受號令者也而反屈萬乘之稱從黃冠之號不亦兒戲狂惑之甚哉其後會昌旣變起帷幃而宣和亦身膏沙漠九天道教何無感應至是哉

古今奉佛之主莫甚於梁武帝唐懿宗奉道之

主莫甚於唐武宗宋徽宗求仙之主莫甚於秦始皇漢武帝然大則破國喪身小亦虛耗海內惟崇儒重道之主安富尊榮四海乂安而世之人君往往不以彼易此何也噫無論人君卽士君子讀六經傳注以取科第而其後也不有非毀先儒棲心釋老者乎皆本不祥反古不智是名教之罪人也

今之仕者爲郡縣則假條議以濟其貪任京職

則假建言以文其短居里閭則假道學以行其

王雜組 卷十五

私舉世之無學術事功三者壞之也故愛民實政循良之上乘隨分盡職省曹之懿矩視身齊家不言而化山林之高標總之聖人一言以蔽之矣曰素位而行不願乎外

余每見郡縣吏禁約文告之詞布滿郊野條陳利病之議連篇累牘似自以爲伯夷之清龔黃之才而不知大貪大拙者伏於其中也友人王直毅有言庖之拙者則椒料多匠之拙者則箍釘多官之拙者則文告多有味其言之矣

臺諫言事自其職掌然近來紛囂往復求勝下  
已可惜此白簡不用之觸邪而用之聚訟也其  
它省寺出位而言似於侵官矣然言之而當出  
位何傷若楊忠愍海忠介及近時鄒爾瞻吏部  
與趙吳諸太史人孰有議之者一二名譽不章  
識見謬然或素行多疵居官滋穢而效顰建白  
掇拾唾餘或竊批鱗之名以雄行其鄉或攻必  
救之勢以自固其位人之視已如見肺肝亦何  
益之有哉

五雜俎

卷十五

十三

新建良知之說自謂千古不傳之秘然孟子諄  
諄教人孝弟已拈破此局矣况又鵝湖之唾餘  
乎至於李材止脩之說益迂且腐矣夫道學空  
言不足憑也要看真儒須觀作用新建抗疏定  
亂信文武之兼材然當獻俘金陵之際爲江彬  
所排陷進退去就一刀可以割斷而濡滯忍耻  
夜對池水欲吊汨羅何無決也名與身孰輕當  
時抗雷霆震鎮海關萬里不死而死於功成  
之後豈所謂重若鴻毛輕若泰山者公固未之

熟思耶此其地位尚未及告于孟施舍而何孔  
孟之有也至於李材邀功緬甸殺無辜以要爵  
賞身竄關海揚揚自得此華士少正卯之流視  
新建又不知隔幾塵矣

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周於四岳今一巡幸而  
所過郡邑囂然騷動矣古者諸侯王三載一朝  
覲絡繹不絕今一封藩而舟航傳置疲於供命  
矣蓋古者不獨上之節省其儀從有限亦且下  
之富饒其物力可供今則千乘萬騎征求無藝

五雜俎

卷五

十四

而尺布斗粟無非派之丁田者至於供億之侈  
糜中涓之需索日異而歲不同十年之間已不  
啻倍蓰矣自此以往安所窮極故天子之不巡  
守也侯王之不朝見也亦時勢使然也

今上大婚所費十萬有奇而皇太子婚禮  
遂至二十萬有奇福邸之婚遂至三十萬有奇  
潞藩之建費四十萬有奇而近日福藩遂至六  
十萬有奇潞藩之出用舟五百餘而福藩舟遂  
至千二百餘此皆目前至近之事而不同若此

潞潘莊田四萬頃徵租亦四萬一畝一分皆荒田也福藩比例四萬頃而每畝徵租三畝則十二萬矣夫民之窮日甚一日而用之費亦日甚一日公私安得不困乎

今人以拜官爲除官沈存中筆談云以新易舊曰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易除戎器戒不虞亦謂以新易舊之義而堦亦謂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意也

今天下神祠香火之盛莫過於關壯繆而其威

王雜組

卷十五

五

靈感應載諸傳記及耳目所見聞者皆灼有的據非幻也如福寧州倭亂之先神像自動三日乃止友人張叔弼親見之萬曆間吾郡演武場新神像一匠者足踏其頂出嫚褻語無何僵仆而殞則余少時親見之江右張觀察堯文上計至桃源病革移入王祠中其兄日夜哀禱經七日復蘇親見神攝其魂以還張君言之歷歷如在目前者亦異矣王生時輔偏安之蜀功業不遂身死人手而沒後英氣乃亘千載而不磨若

此此其故有不可知者若以爲忠義正氣致然則古今如王比者未嘗無人也或謂神能禦災捍患則帝紀其功而遷其秩神功愈著則威望愈崇亦猶人世之遷轉耳然王自唐以前未之有聞迨宋以鹽池一事遂著靈異且張道陵於漢季爲黃巾妖賊王以破黃巾起家而冥冥之中又聽天師號令使其僞耶則當顯修之使其真耶吾未見道陵之賢於王也此益不可解者也

五雜組

卷十五

六

余嘗謂雲長雖忠勇有餘而功業不卒視之呂蒙智謀其不敵也明矣而萬世之下英靈顯赫日月爭光彼曹操孫權皆不知作何狀而王獨廟食千載代崇褒祀是天固不以成敗論人也而人顧有以一敗沒全功以一青掩大節者獨何心哉使今人生子必願其爲阿蒙不爲雲長而幕府上功必以失陷荊州爲千古之罪案矣故今之人皆逆天者也

唐以前宗奉朱虛侯劉章家祠戶禱若今之關

王云然自壯繆興而朱侯之神又安之也今世所崇奉正神尚有觀音大士真武上帝碧霞元君三者與闔壯繆香火相埒遐陬荒谷無不尸而祝之者凡婦人女子語以周公孔夫子或未必知而敬信四神無敢有心非恭議者行且與天地俱悠久矣豈神佛之中亦有遭遇而行世者耶抑神道設教或相禪而興也

佛氏之教一味空寂而已惟觀音大士慈悲衆生百方度世亦猶孟子之於孔子也大士變相

五雜俎

卷十五

十七

無常而粧塑圖繪多作女人相非矣既謂大士豈得爲女既謂成佛則男女之相俱無矣蓋有相則有情識姪想故也

大士變相不一而世所崇奉者白衣爲多亦有白衣觀音經云專主祈嗣生育之事此經大藏所不載不知其起何時也余按遼志有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十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鳥獸皆白人不放犯則其奉祀從來久矣

真武卽玄武也與朱雀青龍白虎爲四方之神

宋避諱改爲真武後因掘地得龜蛇遂建廟以鎮北方至今香火始遍天下而朱雀等神絕無崇奉者此理之不可曉

劉昌詩蘆浦筆記載草鞋大王事甚可笑初因一人挂草屨於樹枝後來者効之蠶桑千百好事者戲題曰草鞋大玉以後遂爲立祠大者靈異其人復過恠而叩之則老鋪兵死而爲鬼憑於是也大凡妖由人與人崇信之卽本神未必降而它鬼亦得憑藉之矣故村谷荒祠不可謂無鬼神也

五雜俎

卷十五

六

今佛寺中尚有清淨謹嚴者其供佛像一飯一水而已無酒果之獻無楮陌之焚無祈禱報賽之事此正禮也至觀音祠則近穢雜矣蓋愚民徼福者多求則必禱得則必謝冥楮酒果相望不絕不知空門中安所事此良可笑也然猶齋素也其他神祠則牲醴脯糗爛然充庭計所宰殺物命不計其數不知神之聰明正直亦惻然動念而嘔噦之否耶

江河之神多祀蕭公晏公此皆著有靈應受朝廷勅封者蕭撫州人也生有道術沒而爲神閩中有寧公廟不知所出金陵有宗舍人相傳太祖戰鄱陽時一機纜也鬼憑之耳北方河道多祀真武及金龍四大玉南方海上則祀天妃云其它淫祠固不可勝數也

天妃海神也其謂之妃者言其功德可以配天云耳今祀之者多作女人像貌此與祠觀音大士者相同習而不覺其非也至於杜子美陳子昂皆以拾遺訛爲十姨儼然婦人冠帔不尤堪捧腹耶一云天妃是莆田林氏女生而靈異知人禍福故沒而爲神余攷林氏生宋哲宗時而海之有神則自古已然豈至元祐後而始有耶姑筆之以存疑

羅源長樂皆有臨水夫人廟云夫人天妃之妹也海上諸船舶祠之甚虔然亦近於淫矣太凡吾郡人尚鬼而好巫章醮無虛日至於婦女祈嗣保胎及子長成祈賽以百數其所禱諸神亦皆

玉辭組

卷十五

元

里嫗村嫗之屬而強附以姓名尤大可笑也男子之錢財不用之濟貧乏而用之奉權貴者多矣婦女之錢財不用之結親友而用之媚鬼神者多矣然患難困厄權貴不能扶也疾病死亡鬼神不能救也則亦何益之有哉

箕仙之卜不知起於何時自唐宋以來卽有紫姑之說矣今以箕召仙者里巫俗師卽士人亦或能之太率其初皆出於游戲幻惑以欺俗人而行之既久似亦有物憑焉蓋游鬼因而附之

玉辭組

卷十五

三

吉凶禍福間有奇中卽作者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余友人鄭翰卿最工此戲萬曆庚寅辛卯間吾郡瘟疫大作家家奉祀五聖甚嚴鄭知其妄也乃詐箕降言陳真君奉上帝勅命專管瘟疫諸神令卽立廟於五聖之側不時有文書下城隍及五聖愚民翕然崇奉請卜無虛日適園獄失囚召箕書曰天網固難漏人家安可逃石牛逢鐵馬此地可尋車無何果於石牛驛鐵馬鋪中得之名遂大譟遠近祈禳雲集時有同事數

人皆余友也余笑問之諸君亦自詫不知其何以中也洎數年諸君倦於應酬術漸不靈矣然里中兄至今不知其僞也

新安諸生同塾中有學名箕者於塾中作之有頃鬼至問休咎畢而不得發遣之符鬼不肯去問之曰我游鬼也爲某處城隍送書適君中途見召今不得符驗何以得歸諸生無如之何鬼日夜哀嘯溷黷同學者皆驚散逾月餘一道人善符籙爲書一道焚之始去世間鬼神之事未嘗無也

五雜俎

卷十五

三

世傳箕詩亦極有佳者想是才鬼附之不然作者僞也余在東鄉功曹有能召呂仙者名籍甚余托令代卜數事既至讀其詩不成竟笑曰豈有呂純陽而不能詩者乎它日又以事卜則筆又不下扣之徐書曰渠笑我詩不佳然此鬼能知余之笑彼而終不能作一佳詩相贈且後來之事亦不甚驗始知俗鬼所爲而乃托之呂先生呂何不幸哉

人平日能不殺生亦是佳事一切果報姑置勿論但生動游戲一旦斃之刀組自所不忍今人愛惜花卉者偶被摧折猶懷愴意日况血氣之倫乎但處世有許多交際力未能斷且肉食已久性有不堪耳平時居家富禁其犬者如牛所不必言羊豕之屬市之可也雞鴨之類祭祀燕享付之庖厨可也自奉疾病之外不復特殺亦惜福之一端也

已既戒殺則於子孫家人當以義理曉諭之使之帖然信從不必專言報應反啓人不信之端矣余嘗見新安一富室戒特殺而三牲之奉朝夕不絕責家人市已殺者家人私養之臨期殺以應命而利其腹中所有又見吾郡一友人佞佛最篤殺禁甚嚴而子姪鵝鴨成羣肉食自恣宰殺皆絞其頸使不聞聲其爲冤苦甚於刀俎傍觀者莫不竊笑而二人終不悟也又有三

五雜俎

卷十五

三

室子弟居親之喪飲酒食肉自如而祭祀之日必於用時靈几之前果菜而已此又名教之乖



人也

祀先燕客無不殺牲之理卽受地獄之報吾亦甘之且世之藉口不殺者直是慳耳何曾知惜物命耶

佛教吾儒之所闢然有不必備者戒殺是也但佛家戒殺爲輪迴計吾之戒殺則不忍其死於非命而已至於牛則有功於人甚大殺之與殺良將何異三代之際天子無故不殺牛諸侯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大豕此戒殺之說非始

五雜組 卷十五

三

釋氏也今之羊豕無故而殺者多矣至於牛以天子之所禁而庶人日殺之可乎力未能盡去其甚者可矣

古人之戒殺仁也釋氏之戒殺懼也今人之戒殺慳也已不殺而食人之殺者又可笑也

地獄之說所以警愚民也今縉紳士君子亦談之矣然談之者多而知避之者何少也國家設律原以防民今匹夫盜一鐲以上吏執而問之貪官苞苴千萬捆載以歸而人不問也故懼

法者皆愚民而犯法者皆君子也但不知陰中之法亦如陽間漏網吞舟否耳

人之才氣須及時用之過時而不用則衰矣如蘇長公少時多少聰明文章議論縱橫飛動意不可一世屢經摧折貶竄下獄流離困苦至不能自保其身故其暮年議論慈悲可憐如竹蟲雞卵亦稱佛子食數蛤蟹卽便懺悔向來勃勃英氣消磨安在須知人要脚跟牢踐實地則生死之念不入其胸中此公學力地位視韓歐二

五雜組

卷十五

三

公尚不無少遜耶蓋韓歐入門從吾儒來而蘇公入門從諸子百家來也

陰德必有報此自世人俗語然爲報而後行陰德其爲德淺矣昔人謂陰德如耳鳴人不知而已獨知之謂陰德余謂亦非必全活物命而後謂之陰德卽行一善事出一善言皆是也亦皆有報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如李廣殺降不侯自是道理上不該殺于定國全活人多大其門閭自是應得全活不然縱賊爲民害亦可謂陰德

乎大凡有利於人及理所當爲者寧寧爲之皆德也不必計較人之知否亦不必望後之有報否也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然有生必有死生何足喜死何足懼卽死而有報應不過善惡兩途善自可爲惡自不可爲何必計較報應譬如奸盜詐僞卽律所不禁良民不爲也懼死而脩生惑矣懼來生而脩今生益惑矣

使今世之富貴貧賤皆由前生之脩否乎則富貴而驕侈淫虐怙權亂政者比比而是前生之脩何遽墜落至是也貧賤之士脩身立名不朽於後世者多矣其所得與一時富貴孰多前生不脩能致是乎夫士貴自立卽今生之富貴貧賤不必論也而况又追求之前生又希望來生之富貴其志識卑陋亦可哀矣

屠儀部隆苦談前生之說一日集余吳山署中與黃白仲辯論往復遂至夜分然二君皆非真有見解者不過死生念重懼來生之墮落姑妄

言以欺人耳然惑之既久遂至自欺矣夫前生既不能記憶後生又不可預期姑就今生百年之中能脩得到無人非無鬼貴地位亦足矣二君定識既淺愛根甚重一切貪嗔邪姪妄語等禁彼皆犯之今生已不勝罪過矣何論前後世哉

嘗愛趙子昂有題圓澤三生公案詩云川上清風非有眷松間明月本無塵不知二子緣何事苦戀前身與後身此千古以來第一議論也惜

不爲屠黃二君誦之

老氏二竇不過退一步法易經曰日中則昃月中則虧聖人處世亦是退一步法至釋氏則色相愛識一切不留此雖不言來生而已隱然爲後來地矣譬之樹果今歲結實太盛明歲必無生譬之日用今日太飽明日必傷食此理之常無足怪者益虛消息之理卽天地不能遠也而况於人手

人有死而爲閻羅王者如韓擒虎蘇翼范仲淹

韓琦等皆屢見傳記而近日如海瑞趙用賢林俊皆有人於冥間見之人鬼一理或不誣也劉聰爲選須國玉寇準爲淨提玉亦此類耳

太平廣記載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有子爲狐所魅延術士治之有高氏子爲之醫治居數日又有王生至見高曰此亦狐也少選又有道士來見二人曰此皆狐也閉戶相毆擊垂死則道士亦狐也裴皆殺之而子羞此寓言耳今人有一事而言者指之爲私俄有救者又指言者爲私而旁觀者又謂言者救者之皆私及事定局結則旁觀者亦私也近來三五年間此弊爲最多也

唐文宗有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夫朋黨之分若果一正一邪易辨也亦易去也如宋元祐紹聖之黨是也正之中有邪邪之中有正其初起於意見之不同而其孰成於羽翼之相激各有是非各有君子小人難辨也亦難去也如唐牛李之黨是也李誠勝牛然李不純君子

而李之黨不盡君子牛不純小人而牛之黨不盡小人此其辨別去取上聖猶或難之而況唐之庸主乎然則調停之說是與曰真知其中之各是各非而去取之可也漫無可否而兩存之適足以滋亂耳是子莫之執中也

執中無權此語切中今人調停之病夫使黨而果一正一邪則明別黑白若愛牛羊而逐豺狼不害其爲中也使黨各有邪正不能盡用一偏亦當酌而察之如烏喙參木擇其輕重而適其所宜若徒調停執中一半參木一半烏喙有不殺人者乎噫謀國者不宜愛中立不倚之虛名而受首鼠兩端之實禍也

元馮夢弼乘驛向八蕃驛吏告以天晚馬絆在江上不可行馮不聽果遇怪物如屋拜之而滅腥浪襲人馬絆者馬黃精也遇之輒爲所啖今南方常訛傳有馬騮精能食人及史書所載獫母鬼者想皆此類但多訛言耳未有親見之者也宋宣和間黑眚見於宮禁中此自是亡國之

五雜俎

卷十五

天

五雜俎

卷十五

天

徵人家屋宅亦時有狐魅出入者大約妖由人興門衰祚薄則邪乘之矣

江北多狐魅江南多山魃鬼魅之事不可謂無也余同年之父安丘馬大中丞巡按浙直時爲狐所惑萬方禁之不可得日就尪瘵竟謝病歸魅亦相隨渡淮而北則不復至矣山魃閩廣多有之據人屋宅淫人婦女蓋夷堅志所載木客之妖者當其作祟之時百計不能驅禳及其父也忽然而去不待驅之蓋妖氣亦有時而盡故

耳

五雜俎 卷十五

三元

國之禍常起於開邊家之禍常起於厚積身之禍常起於服餌三者皆貪心所使也滁州道人教人食息起居常至九分而止余謂九分亦已過矣若留有餘以還造化享不盡以遺子孫卽半取之何害保嬰論云若要小兒安須帶三分饑與寒此格言也終身守之可也

臨沮鄧差家累巨萬而鄙吝不堪道逢估人初不相識邀差共食布列殊品差訝而問之客曰

人生在世止爲身口耳一朝病死能復進甘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爲守錢奴耳差默然歸家宰鵝而食方一動筋骨啞其喉而死人之享福言有厚薄然貧賤自甘猶可言也積而不散愚惑甚矣蓋苞苴科歛得之不以其道使復知享用是天助其爲虐也故多藏者必厚亡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非不幸也

節儉與慳吝原是二種今世之慳者動托於儉矣漢文帝衣不曳地露臺惜百金之產至於百姓租稅動輒蠲免此真儉也今之儉者急於聚

歛入而不出廣布田宅以遺子孫至於應酬交際草惡酸齏此直貪而鄙耳何名爲儉孟子曰

儉者不奪人今以奪人爲儉者多矣官至九卿俸祿自厚卽安車食肉有千金之產

原不爲過蓋不必強取之民而國家養廉之資已不薄矣今外官七品以上月俸歲得百金四品以上倍之餽口之外自有贏餘何至敝車羸馬懸鵝蔬糲而後爲廉吏也至於大臣則貪

矣論語稱季氏富於周公可見周公當時亦富諸葛武侯身歿之後亦有桑八百株田數十頃古人之不貪財不近名如此蓋其心大公至正之心也今人聚斂厚積者無論已一二位列三事繩牀布被弊衣垢冠妻子不免饑寒不知俸入作何措置既不聞其辭免又不見其予人此亦大可笑事也而世競尚之以爲高吾以爲與貪者一聞耳貪者嗜利矯者嗜名一也貪者害物而矯者不能容物亦一也

五雜俎

卷十五

五

清如伯夷而不念舊惡任如伊尹而不以寵利居成功和如柳下惠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爲聖也後世若元禮清矣而龍門太峻博陸任矣而晚節不終夷甫和矣而比之匪人其及不亦宜乎

近代若海忠介之清似出天性然亦有近詐者疾病之日人往伺之卧草薦上無席無帳以婦人裙蔽之二品之祿豈不能捐數鑲置一布帳乎不然直福薄耳唐盧懷慎妻子凍餓門不施

箔引席自障昔人已辨其非矣李嶠爲相卧布被青絁帳則安明皇賜以茵褥錦綺則通夕不寐或亦海忠介之類乎然忠介身後誠無餘財近來劾顰者家藏餘鏹而外爲纖嗇之態欲併名與利而皆襲取之視海公又不啻天壤矣爲伯夷之清較易爲柳下惠之和較難清不過一味自守絕俗而已和而不失其正非有大識見有大力量不能也後漢黃叔度汪汪若千頃澄澄之不清滄之不清濁夫滄之不清易耳澄之不清此地位難到也

五雜俎

卷十五

五

人之相去誠隔數塵塵者能讓天下而貪者至爭分文之末寬者汪汪千頃而惜者至不能容一粟智者經緯天地而愚者至不能辨六畜忠者不避鼎鑊而佞者至當畫掃門賢者希聖入神而不肖者至窮奇構杌此非有生以來一定而不可變者哉夫子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也孟氏謂人皆可爲堯舜吾終未敢以爲然夫子謂性相近習相遠又謂上知下愚不移明

言人性有上中下三般此聖人之言萬世無疆者也孟子謂人皆可爲堯舜不過救世之語引誘訓迪之言耳非至當之論也夫以孟子之辯終日闢楊墨道性善而高第僅僅一樂正子猶不免從子敖之齊以及門諸弟子求一人到善信地位尚不可得何論堯舜乎至宋儒不敢違孔子之言又不能原孟子立論之意遂翊爲義理氣質之性以附會之此尤可笑義理者死物理氣質之性以附會之此尤可笑義理者死物理氣質之性以附會之此尤可笑

五雜俎

卷十五

三

所寓安得謂之性也性從心而生非附血氣則無性之名矣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性是有而未發也非全無也人死而形骸臭腐神魂灰滅可謂之無性矣不可謂之無理也性有有無而理則無有無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不信聖人之言而泥宋儒之語將愈解而愈窒礙矣

周處少時無賴鄉里稱其與白額虎巨蛟爲三害武庫時酷吏郭霸死洛陽橋成大旱而雨中

外傳爲三慶鄉有惡人其害固不啻山上之虎水中之蛟而酷吏之死其爲慶又豈橋成雨降而已哉余每見貪官酷吏剝民膏脂以自封殖而復峻刑法以箱其口使百里之內重足一息重者亡身破家輕者殘形毀體卽洪水猛獸未足喻其慘也

酷吏以擊剝爲聲上多以爲能貪吏以要結爲事上多爲所中然以貪敗者十尚五六以酷去者十無一二蓋近來之吏治尚操切而人情

五雜俎

卷十五

三

近名故也

殺人者死法也而有不盡然者姦婦殺人不可也庸醫殺人不死也酷吏殺人不死也猛將殺人不死也不惟不死且敬信之褒獎之死者

釋氏地獄之說有抽腸拔舌油鍋火山刀梯磔

劉之刑如此則閻王之酷虐其矣即使愚民有罪無知犯法聖人猶憐憫之豈忍便加以人世所無之刑使之冤楚叫號求自新而不可得哉

蓋設教之意不過以人世之刑止於黥杖絞斬凌遲而極而犯者往往不顧故特峻爲之說使之驚懼而不敢爲惡此亦子產爲政莫如猛之意也然張湯杜周與來俊臣之徒其獄具慘酷不減地府而不聞民之遷善改過也使冥冥之中萬一任使不得其人而夜叉羅刹得以爲政其酷及無辜貽害無類豈淺鮮哉老氏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世有一種窮奇禿駝淫暴戾者卽入之地獄而出其惡猶不改也小

五雜組

卷十五

五

說載華光天王之母以喜食人入餓鬼獄經數百年其子得道乃拔而出之甫出獄門卽求人肉其子泣諫母怒曰不孝之子如此若無人食何用救吾出來世之爲惡者往往如此矣

小說野史諸書稗官所不載者雖極幻妄無當然亦有至理存焉如水滸傳無論已西游記變衍虛誕而其縱橫變化以猿爲心之神以猪爲意之馳其始之放縱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歸於繫繩一咒能使心猿馴伏至死靡他蓋亦求

放心之喻非浪作也華光小說則皆五行生剋之理火之熾也亦上天下地莫之撲滅而真武以水制之始歸正道其他諸傳記之寓言者亦皆有可采惟三國演義與錢唐記宣和遺事楊六郎等書僅而無味矣何者事太實則近腐可以悅里巷小兒而不足爲士君子道也

凡爲小說及雜劇戲文須是虛實相半方爲游戲三昧之筆亦要情景造極而止不必問其有無也古今小說家如西京雜記飛燕外傳天寶

五雜組

卷十五

五

遺事諸書地髯紅線隱娘白猿諸傳雜劇家如琵琶西廂荆釵蒙正等詞豈必真有是事哉近來作小說稍涉恠誕人便笑其不經而新出雜劇若浣紗青衫義乳孤兒等作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則看史傳足矣何名爲戲

戲與夢同離合悲歡非真情也富貴貧賤非真境也人世轉眼亦猶是也而愚人得吉夢則喜得凶夢則憂遇苦楚之戲則愀然變容遇榮盛

之戲則歎然嬉笑總之不服處世見解耳迎來  
文人好以史傳合之雜劇而辨其謬訛此正是  
癡人前說夢也

戲文如西廂夢山蘇秦之屬猶有所本至於琵琶  
則絕無影響只有蔡中郎一人而其餘事情  
人物無非假借者此其所以爲獨柄之筆也

胡元瑞曰凡傳奇以戲文爲稱也無往而非戲  
也故其事欲謬悠而無根也其名欲顛倒而亡  
實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旦

五雜組

卷十五

三七

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末也塗污不潔而名以淨  
也凡以顛倒其名也此語可謂先得我心矣然  
元瑞既知爲戲一語道盡而於琵琶西廂董永  
關雲長等事又娓娓引證辯論不休豈胸中技  
癢耶

宦官婦女看演雜戲至投水遭難無不慟哭失  
聲人多笑之余謂此不足異也人世仕宦政如  
戲場上耳條而貪賤條而富貴俄而爲主俄而  
爲臣榮辱萬端悲歡千狀曲終場散終成烏有

今仕宦於得喪有不動心者乎罷官則職有不  
慟哭失聲者乎彼之慟哭憂愁不過一時而止  
而此之牽纏係累有終其身不能忘者其見尚  
不及宦官婦人矣然則古之名賢亦有悲愁拂  
鬱者何也曰上等聖賢如孔孟之憂不遇爲道  
也其次名賢如屈原梁鴻之憂不遇爲國也又  
其次如退之子瞻之貶竄孟郊賈島之流落其  
憂爲身命也若今之世法網既寬山林皆樂流  
竄貶謫皆儼然安居高卧豐衣美食老死牖下

五雜組

卷十五

天

矣昔人所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正謂今日之  
仕宦言也而猶戀戀不已不亦惑之甚乎  
自樂天抗志辭榮似知道者而其詩有曰眼前  
何日赤腰下幾時黃識趣之卑陋甚矣宋夏侯  
嘉正常語人曰吾得見水銀銀一錢知制誥一  
日死無恨矣此正所謂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  
州者世間乃有此痴心漢真堪一棒打殺也  
人若存一止足之心則貧賤而衣食粗足可以  
止矣富貴而博一官一第異於凡民亦可以止



矣流行坎止聽之可也若不知足必滿其額而止則將相不足必爲帝王帝王不足必爲神仙神仙不足必爲玉皇大帝又要超元會大劫之外方爲稱心也少不如意憂戚生矣死生亦然人之死也卒然而去卽有天人未了之事只得舍之而行若語人以料理諸事俱畢而後就死則雖萬有千歲事無了期也人能於進退死生處之泰然保其必不墮落矣

韓偓嘗用事時其誕日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

五雜俎

卷十五

三元

用一錫字謂宜加九錫也辛棄疾以詞贊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眞王故事一人皆名士也乃作此舉動當時筆端信手草草惟恐趨承之恐後豈知其遺臭萬世乎趙師義之犬吠程松之獻妾不足異也當江陵柄國時其誕日有以天與人歸四字題冊子送之者有以禪校歷立命題者其留奪情之宜有朕不日舉疇庸之典者當時已作首相矣又將登庸非禪位乎一時臣工以逢迎爲戲諛之惟恐不足而

爲人臣子者受之而不疑當之而無驚焉長之色是尚可立於天地間乎

爲大臣者處盛滿之極則意念難持爲小臣者見勢蹶之張則立腳難定人能不以寵利居成功如諸葛汾陽終無傾覆之理能不以炎涼爲向背如汲黯宋璟豈有冰山之慮哉勛如博陸而竟以凶終才若元桄而未免濡足信哉自立之難也

國初各省試官臨期所命不拘資次洪武初吾

五雜俎

卷十五

四十

閩中一老廣文家居忽命主某省試事畢歸家猶一廣文也亦不知主試之爲榮所取士子之爲門生也弘正中漸用京官然王文成以主政丁艱家居方闕卽起主山東試其兩京主試向亦有用本省人者如嘉靖癸卯則無錫華察戊午則常熟霍景淳辛酉則無錫吳情皆主南畿試而情於是科同邑登榜者頗衆物論譁然自此著爲令不用本省人矣然鄉會一體也主會試者又安得於四海九州之外別擇一人使知

貢舉耶

宋試士以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十道次論  
一首次策二道其十道義知者直書本文不知  
者止云某知未審不敢對謹對士對其六以上  
卽合格矣 國朝洪武初初場本經義一道四  
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首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二  
場策一道而已後十日面試騎射書律四事至  
十七年始定今式初場七義次場去箋而加五  
判三場增策四道而面試廢矣然七義五策皆

五雜俎

卷一五

四二

似太多風簷寸磬刀不能辦求其完壁事事精  
好安可得也然弘正以前書義三經義二亦有  
中式者詔誥與表惟人所擇今則俱榜出不收  
矣然論策判皆無用之物士子亦不甚究心卽  
閱卷者亦以初場爲主也

省試南宮皆以文字爲主至廷試則必取字畫  
端楷無訛者居首以便進 御宣讀也相傳惟  
羅脩撰倫因策長書不能竟遂書於彤墀上  
上命人錄之另脂以進隆慶戊辰 上初卽位

問人言狀頭有可私得者乃於三甲卷中隨意  
取之得羅宗伯萬化擢爲第一羅素不善書卷  
中塗抹甚多信乎其有命也

天下之物妍媸皆一定而不易獨制義不然甲  
之所賞乙之所損好醜紛然終無定價不獨此  
也一人之身昨所取士而今日糊名復試去取  
必不盡同矣甚可恠也唐韓昌黎應試不遷怒  
二過題見黜於陸宣公翌歲宣公復爲試官仍  
命此題昌黎復書舊作一字不易而宣公大加

五雜俎

卷十五

四二

稱賞擢爲第一以昌黎之文宣公之鑑猶無定  
若此況今日乎

唐及宋初皆以賦詩取士雖無益於實用而人  
之學問才氣一覽可見且其優劣自有定評傳  
之後代足以不朽自荆公制義興而聰明才辯  
之士妥首帖耳勤咕嚕之不暇矣所謂變秀才  
爲學究者公亦自知其弊也至我 國家始爲  
不刊之典且唐宋尚有詩料而 國家則惟有  
此一途耳士童而老而紛如文字之變日

異月更不可窮詰卽登上第取華臚者其間醜疵相半瑕瑜不掩十年之外便成勢狗不足以訓今不可以得後不足以裨身心不足以經世務不知國家何故而以是爲進賢之具也宣正以前尚參用諸途吏員薦辟皆得取位卿相近來卽鄉薦登九列者亦絕無而僅有矣上以是求卽下不得不以是應雖名公鉅卿往往出於其間而欲野無遺賢終不可得已後有作者人材薦辟之途斷所當開而用人資格亦當少破拘攣可也

五雜俎

卷十五

四三

國朝進士一入史館卽與六卿抗禮鼎甲無論卽庶常吉士亦爾二十年間便可躋卿相清華之選百官莫敢望焉弘成以前內閣尚參用外秩知陳山以舉人楊士奇以薦辟楊一清以大司馬張璠以南刑曹皆入綸扉五十年以來遂顯用詞臣矣說者曰內閣大學士原詞臣之官也而非相也然內閣既可兼吏戶則外秩豈不可兼學士乎唐宋以前出爲郡守入則兩制卽

詞林亦未嘗擇人也今必以鼎甲及庶常吉士爲之已拘矣又以內閣必詞臣可入不見祖宗故事取近來枚卜之典言宮媿媿論列欲循內外兼用之制而卒格不行蓋相沿已定遽難議更耳

漢上式司馬相如皆入貲爲郎則知古者鬻爵之制其來已久蓋亦當時開邊治河軍國之需不足而取給於是也然止於爲郎而已至桓靈時始賣至三公唐至德宗告身纔易一醉財之

五雜俎

卷十五

四四

窘而爵之濫可知也國朝設太學以待天下之英才最重其選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乃後來貢舉之外一切入貲爲之謂之援例其有子弟員屢試不利於鄉而援入成均者猶可言也民家曰下目不識字但有餘資卽廁衣冠之列謂之俊秀大都太學之中舉貢十一弟子員十二而此輩十之七也鮮衣怒馬酒肆倡家惟其所之有司不敢誰何司成不能遍察遂使道善賢士之闕翻爲納汙藏穢之府制度之最失

古意者莫此爲甚矣

自邊餉之乏也河工之興也土木之繁也司農  
司空惟以需餉爲良策矣蓋損富室有餘之財  
以佐官家不時之需事亦甚便而執襁子弟捐  
囊橐之腐鐵博進賢之榮秩又何苦而不爲至  
於用度窘急之日當事者惟恐其招之不至令  
之弗從每加貶損以示招徠故一時赴募雲集  
響應雖足以供目前之緩急而於國家設官命  
爵之典亦稍褻矣今 文華武英二殿中含動

五雜組

卷十五

哭

踰數百而鴻臚光祿二寺之屬亦皆以百計繡  
衣銀艾擁傳遨遊呵殿里閭雄行鄉曲所入幾  
何而其取價已不貲矣近來言事者屢形白簡  
欲行裁抑沙汰而卒不見施行亦勢有所不可  
行也

五行祿命財能生官故多訾之家可以致貴然  
余里中嘗有入粟得官而卒罄其產者人皆嗤  
笑之余謂古人亦有之諸君不察耳昔司馬長  
卿以貲爲郎至武騎常侍其後病免客遊梁家

徒四壁立非實官而貧之故事乎衆爲絕倒

漢文帝承諸呂之亂卽位數年間匈奴寇邊濟  
北叛逆乘輿行幸軍國之費不知紀極而民不  
告困國有餘積二十一年俱免天下田租之  
半而十二年遂併其半之租稅盡除之末年又  
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不知當時國用於何取  
給蓋文帝之恭儉節愛固自性成而當時差役  
之法尚行用民之力不必催募也然亦異矣轉  
眼至於武皇遂至摧酷算緡海內虛耗今天下

五雜組

卷十五

哭

漕粟之費數百萬有奇而上供 御用者名爲  
金花亦四百萬有奇其他司農司空之屬各項  
徵輸計不亦三百萬而不足者又取諸鹽課百  
餘萬取諸太僕馬價四十餘萬而度支猶告匱  
不已邊軍之餉常遲半載水衡之錢入不繼出  
至於礦稅之使出張彌天之網設竟地之采  
其取利無所不屆而用度常苦不足此真不可  
解之事也

國用之不足雖由上之不節而下焉者綜覈之

未精虛文之糜費蠹剋之多端因循之虧耗亦常居其半焉。三殿之工木取諸川貴吳楚每條最巨者計費九千金而沿途傳置之費不與焉。若過節省之朝一木可作一殿矣余在繕郎適皇極門興工有鐵釘爐頭者一切鐵及柴炭皆取諸官之外但鑄冶手工至一千五百金其他大率往往如是真可笑也。

朝廷御用之物其工直視民間常千百倍而其堅固適用反不及民間計侵海冒破之外得實

五雜俎

卷一五

聖

用者千分中之一分耳每一繕造必內使與臺省部寺諸臣公估其直直不浮內使不從也一物之進自外達內處處必索鋪墊一處不飽其欲物不得前也領官鑄置辦者皆京師大駟積猾內結近侍外通胥曹預支白鏹以營身肥家膏置田宅妻妾鮮車怒馬出入呵殿及期限時迫則捐十之二以啗內使而以十之一供應寅緣爲奸苟圖塞責而已其中千孔百穴盤據壟斷牢不可破稷蜂社鼠難以窮詰故財用坐困

而竟未嘗享其利也

宦官之尊貴於趙高爲中丞相龔澄樞爲內太師然曰中日內猶所以別於廷臣也至唐魚朝恩始爲國子祭酒宋童貫爲樞密院使官至太師甚矣我國家之制內臣秩止四品而其後如王振劉瑾順指公卿不啻奴僕則亦無其名而有其實矣。

漢時宦官驕橫目中至無天子然王甫十休沐歸舍司隸校尉捕治死於杖下猶狐雛腐鼠耳

五雜俎

卷十五

聖

唐宦官典兵柄歷立自由然鄭朗自中書歸李敬實衡路不避一疏奏聞立剝紫綬配南衙神策小將衛京兆尹前導得以立馬杖殺之至宋韓魏公之去任守忠又不足言也蓋當時內豎之勢雖盛而國家所以尊禮大臣而假借之者體貌常優即人主意向亦未嘗不欲除去此輩也但力不能耳我國家宦官雖不與朝政不典兵權而體統尊崇常據百僚之右輔臣出入九卿避道而內監小監陽陽馳馬交臂擊殿而

過前驅不敢問輔臣不敢噴也如往年教宋伯爲一內使奔馬觸其輿仆地且鞭及其衣幸上聖明爲咎內使而竄之然地既禁近人復衆多聲勢烜赫動移主心近日宛平令李嗣善以擅垂內監幾罹不測賴廷臣力爭上怒始解李止外謫然亦百年來初見之事也至於外藩採金權稅者皆蟒衣玉帶侍衛數百人建牙吹角一與制府等郡縣大夫莫敢與橫行也雖其中不無彼善於此但習與性成善者十分中之五雜紅

一二耳

卷十五

聖元

宋果味道對蘇公言販建陽小紗二百端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宋當慶曆元豐盛時乃權稅之繁重若此國家於臨安許墅淮安臨清盧溝崇文門各設有權關曹郎而各省之稅課司經過者必抽取焉至於近來內使四出稅益加重爪牙廣布商旅疾首蹙額幾於斷絕矣此輩不足責也吾輩受譏關之任者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奈何必以爾

絲爲能而務腴民之膏血也

國初各省有鎮守內臣其權埒開府藩臬而下不敢抗也近來礦稅之使其體稍殺然如陳增之在山東陳奉之在湖廣高淮之在遼東皆妄自尊大抑縣令使行屬禮然皆不久而敗其它依違而已蓋我朝內臣目不識字者多盡憑左右撥置一二駟棍挾之於股掌上以魚肉小民如徵之程守訓楊之王朝寅閩之林世卿皆以衣冠子弟投爲鷹犬逢迎其欲而播其惡於

五雜組

卷十五

辛

衆所欲不遂立破其家中戶以上無一得免故天下不怨內使之拮据而恨此輩深入骨髓也卒之內臣未去而此輩已先敗矣

馬堂初以權稅至臨清鵬張尤甚出入數百人皆郡國無賴少年白晝攫人井邑騷然商賈罷市州民王朝佐不勝忿率衆謀而攻之火其居室僅以身免其黨二十七人盡斃煨燼中堂自此戢矣南來至閩數時屢破鹽商之家後因怒一諸生之父廷朴之合學諸生大譟擊之幾不

免火其所建望京亭宋伏暑中不敢喘林世卿極力救之且以軟語囑諸生乃散而案虐談遂大減曩時所謂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也攻馬堂者王朝佐爲首時議欲寬之而按臣張大謨撫臣劉易從道臣馬愔皆與堂善遂列朝佐罪狀坐棄市攻高采者余友人王武部宇爲首宋廉知之必欲得而甘心焉當事者莫之應王迺入北太學避之遂登高第二人者其激於義奮不顧身一也而幸不幸乃爾豈非天哉

五雜組

卷十五

五

高家在閩閩縉紳不與往還者不過三二人耳其他不惟與往還且稱公祖行旁門視然自附於子民之末且立石誦功德稱爲賢明亦可羞也蓋吾郡縉紳多以鹽莢起家雖致政家居猶親估客之事不得受其約束耳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者果何人哉

宋徽仲作詩畫有三戒一不爲閹宦作二不爲諸侯王作三不爲外夷作故當時處劉瑾宸濠之際而起然遂引一氏籍沒求其片紙隻字不

可得亦可謂曠世之高士矣當徵仲在史局同事太史諸君皆笑其不由科目濫竽木天然分宜江陵之敗家奴篋中無非翰林諸君題贈詩扇者以此笑彼不亦更可羞哉

太祖時置一鐵牌高三尺許樹宮門外上鑄內臣不許干預政事八字至英廟時王振專恣遂毀其牌永樂年間遣內官至五府六部稟事者內官俱雜府部一丈作揖路過公侯駙馬伯則下馬傍立至王振汪直劉瑾時呼喚府部如

五雜組

卷十五

五

呼所屬公侯伯遇諸塗友迴馬避之倒置甚矣自世宗革諸鎮守內使之權勢大減余官兩都曹郎卽司禮監守備極尊貴者皆彼此抗禮至閩閩稅使高家欲縉紳執治民禮余謝絕之不與往還在山東爲司理時馬堂陳增之橫皆與鈞敵不敢有加也但南都守備內臣遇大閱之時必據中席而大司馬侯伯皆讓之京師內臣雖至賤者路遇相君亦揚鞭交臂不肯避道此稍失國初意耳

宦官之禍雖天性之無良而亦我輩釀成之禍  
相大臣不得辭其責也當王楊輔政時王振鼠  
伏不敢動及徐禕王祐輩逢迎諂媚以保富貴  
於是振之威權漸熾商文毅擊汪直疏其十罪  
西廠卽日報罷可謂易於發蒙矣而劉尹等繼  
之使直之灰復然李獻吉之擊劉瑾閣臣從中  
主之聞豎環跪啼泣彷徨無計上心幾移矣  
而李東陽持議不堅遂倒太阿之役之卒毒天  
下豈天之未厭亂耶亦小人慝之禍也

五雜俎

卷十五

五



五雜組卷之十六

陳留謝肇淛著

事部四

詩云善戲謔公不爲虐公古今載籍有可以資解頤者多矣苟悟其趣皆禪機也略錄數端於左

尉有夜半擊令之門者求見甚急令曰半夜有何事請俟旦尉曰不可披衣遽起取火延尉入坐未定問曰事何急豈有盜賊竊發君欲往捕耶曰非也然則家有倉卒疾病耶曰非也然則何以不待旦曰某見春夏之交農事方興百姓皆下田又使養蠶恐民力不給令曰然則君有何策曰某見冬間農隙無事不若移令此時養蠶寔爲兩便令笑曰君策甚善吾人不及但冬月何處得桑尉睜目久之拱手長揖曰夜已深伏惟安置然周禮禁原蠶而闢曠之地桑經冬不凋有一歲四蠶者則尉之言未足深笑也

星軍爲京兆尹不甚識字有道人投牒乞執照

道橋軍大書昭執二字其入白云公是執照今作昭執仍漏四點軍取筆於執字下加四點與之乃爲昭熟庠舍諸生作傳以譏之

宋陳東通判蘇州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稱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即改特刺字爲準條再黥之頗爲人所傳笑後有薦其才於兩府者石叅政曰吾知其入矣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卓者乎

五雜組

卷十六

二

唐肅宗不識字嘗以伏臘爲伏獵又一日張九齡送羊刺稱蹲鴟蕭以爲鷓鴣答云損羊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雉亦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得書大笑

黨進過市見縛囚擲者問汝說何人優者言說韓信進怒曰汝對我說韓信見韓信即當說我此三頭兩面之人命杖之

周定州刺史孫村因被突厥圍城不敢出應文

符須徵發者於小廳接入鑲州宅門及賊登臺乃入櫃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也昔有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我物用或問其故曰鑰匙在我衣帶上此亦孫彥高之流也

錢良臣自諱其名幼子頗慧凡經史中有良臣字輒改之一日讀孟子今之所謂良臣遂改云今之所謂參參古之所謂民賊也一時開傳爲笑

五雜俎

卷十六

三

馮道門客講道德經首章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犯其諱多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洞庭湖濶數百里秋水歸壑惟一條湘川而已僧齊已欲吟一詩徘徊未就有蔡押衙者輒吟曰可憐洞庭湖恰似三冬無髭鬚人恠問之曰以其不成湖也

南燕慕容德時妖賊王始聚衆於太山萊蕪谷自稱太平皇帝父圖爲太上皇兄休等爲征東

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將斬於馬市有人問之曰何爲妖妄自取族滅父及兄弟何在答曰太上古豪屋在外征東征西爲亂兵所害如朕今日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曰君正坐此口死如何臨刑猶不改始曰皇后不達天命自古及今豈有不亡之國不破之家哉行刑者以刀鐶築其口始曰朕今爲卿所苦崩即崩矣終當不易尊號德聞而笑之

五雜俎

卷十六

四

虞集未遇時爲許衡門客虞有所私午後輒出許每往不遇病之因書於簡云夜夜出游知虛公之不可諫虞歸見之即對云時時來擾何許子之不憚煩許大歎賞因薦於朝

唐玄宗登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卧問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黃幡綽奏曰此是年滿令史上問何以知之對曰更一轉便入流上大笑蘇子瞻戲謂佛印曰向嘗讀古人詩云時聞啄木鳥疑是打門僧又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未嘗不歎息古人必以鳥對僧自有深意佛

印日所以老僧今日常得對學士坡無以應  
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鎖火是夕陰暝督迫頗急  
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太無理今聞如添何一  
把火照我使覓鎖具

劉述字彥思其庸劣從子候疾甚危篤述往候  
之其父母相對涕泣述立命酒肉令候進之皆  
莫知其意或問之答曰豈不聞禮云有疾飲酒  
食肉可也又嘗其喪服值其子亦居憂客問其  
子安否答曰所謂父子聚麀何勞國及

五雜組

卷十六

五

張丞相未覺好草書而不工識者譏笑之丞相  
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龍蛇飛動使姪書  
之當險恠處罔然而止問丞相曰此何字也丞  
相視之亦自不識詎其姪曰胡不早問致吾忘  
之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官常於衆中  
欺班固有大才而文章不入選或謂之曰兩都  
賦燕山銘等並入選何因言無由古曰此是班  
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

齊王好相有稱神相者求見曰臣鬼谷子之高  
策而唐舉之受業師也王大悅曰試視寡人何  
如對曰王勿亟也臣相人必熟視竟日而後得  
於是拱立殿上以視俄有使者持檄入曰王色  
變相者問其故王曰秦圍卽墨二日矣當發援  
兵相者仰而言曰臣見大王天庭黑氣必主刀  
兵王不應須臾有人着械入見王色怒相者問  
故王曰此庫吏也盜金帛三萬矣相者又仰而  
言曰臣見大王地角青色必主失財王不說曰

五雜組

卷十六

六

此已往者請勿言但言寡人終身休咎何如耳  
相者曰臣仔細看來大王面部方正不是箇布  
衣之士

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墜落鼻梁崩壞苦不  
可言一日與東坡會飲各引古人一聯相戲坡  
遽朗吟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壯士兮守鼻  
梁坐客皆笑貢父感愴而已

彭淵材遊京師十年不歸一日跨驢南還以一  
卒挾布囊背斜絆其腋一邑聚觀以爲必金珠

也或問之淵叔喜見鬚眉曰吾富可敵國矣遂  
命開臺則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竹一枝歐公  
五代史草藁一部它無所有

陽伯博任山南一縣丞其妻陸氏名家女也縣  
令婦姓伍它日會諸官之婦既相見縣令婦問  
賁府夫人何姓答曰姓陸次問主簿夫人答曰  
姓戚縣令婦勃然入內諸夫人不知所以欲却  
回縣令聞之遽入問其婦婦曰以吾姓伍賁府  
婦遂云姓六主簿婦云姓七相弄若此餘官婦  
五雜俎 卷十六 七

足惟乃令其婦出  
若問必曰姓八姓九矣令大笑曰人姓偶爾何  
劉義恭封管道侯始興王濬戲謂之曰陸士衡  
詩云管道無烈心此言似爲叔父發耶義恭曰  
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張敬兒開府襄陽欲移羊叔子墮泪碑綱紀白  
云此羊太傅道德不宜運動敬兒怒曰太傅是  
誰我不識

有窮書生欲食饅頭計無從得一日見市肆有

列而驚者輒大叫仆地主人驚問曰吾畏饅頭  
主人曰安有是乃設饅頭百枚置空室中閉之  
伺於外寂不聞聲穴壁窺之則食過半矣亟開  
門詰其故曰吾今日見此忽自不畏主人知其  
詐怒叱曰若尚有畏乎曰更長臘茶兩碗爾  
御史臺儀凡御史上事一百日不言辭爲外官  
有侍御史王平拜命垂滿百日而未言事同僚  
訝之或曰王端公有待而發必大事也一日聞  
進劄子衆共偵之乃彈御膳中有髮其彈詞曰  
五雜俎 卷十六 八

是何穆若之容忽觀髮如之狀  
唐明皇坐勤政樓上見釘鉸者呼之曰朕有一  
破損天平冠汝能釘鉸否對曰能遂整之既完  
上曰朕無用此冠便以賜卿其人皇恐不敢受  
上曰俟夜深閉門獨自戴甚無害也

紹興末謝景忠守招谿司馬李思佐之皆名級  
劉季高以書與景忠曰公作守司馬九作倅想  
郡事皆如律令也聞者絕倒

唐王鐸鎮渚官以禦黃巢寇兵漸近鐸赴鎮以

姬妾自隨留夫人於家中忽報夫人離京徑來  
已在道中鐸請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  
將北至日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客戲曰不如降  
黃巢公亦大笑

唐時有士子奔馬入都者人問何急如此答曰  
將赴不求聞達科宋天聖中置高蹈丘園科許  
本人於所在自投狀求試時人笑之

宋時省試天子之堂九尺賦有一士曰成湯當  
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歷階而升只餘六寸蓋

五雜組

卷十六

九

湯九尺孔子九尺六寸也余憶新羅使人有人  
貢者見落花不識問主人人給之云名一丈紅  
也使作詩味之末句云五尺闌干遮不盡更留  
一半與人看噫何中國夷狄工拙相去之遠乎  
又有貴老爲其近於親賦其破題云見龍鍾之  
黃耆思彷彿乎家尊傳以爲笑

宋王琪張元俱在晏元獻幕客元體肥大琪目  
之爲牛琪枯瘦元目爲猴琪嘗嘲元曰張元觸  
牆成八字元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爲

之絕倒

田元鈞狹而長其夫人富彥國女弟也潤而短  
石曼卿戲目之爲龜鶴夫妻

宋王文康公苦淋百計弗瘳洎爲樞密使疾頓  
除及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要治淋疾惟用一  
味樞密副使常服始不發又梅詢久爲侍從急  
於進用晚年多病石中立曰公欲安乎惟一服  
清涼散耳蓋兩府在京許張青蓋也

五雜組

卷十六

十

癡漢又有監司薦人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相  
其當先孤寒監司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在翰林有一故人于子由  
而未遂求子瞻助一言子瞻徐曰舊聞有人發  
甚發塚爲生發一塚見一人裸坐曰吾楊王孫  
也裸葬何以濟汝又發一塚見王若曰朕漢文  
帝也遺令薄葬何以濟汝遂之首陽山見二塚  
相連先發其左見一人枯瘠如柴曰我伯夷也  
餓死山中尚有物乎其人嘆曰用力之勤久無

所獲不如且發石塚看何如伯夷曰勸汝別謀於它所汝看我嘴臉若此舍弟叔齊豈能爲人乎故人一笑而止

晉康璽與其兄永書曰天公憤憤無復早曰近時唐伯虎亦有詩云駿馬每馱癡漢走巧妻常伴拙夫眠世間多少不平事不會作天莫作天雖謔詞亦有激之言也

相傳海上有駕舟入魚腹者舟中人曰天色何陡暗也取炬然之火熱而魚驚遂吞而入水是

五雜俎

卷十六

十一

則然矣然舟人之言與其取炬也孰聞而孰見之本草曰獨活有風不動無風自搖石磬入水却乾出水則濕出水則濕誠有之矣入水卽乾何從得知也言固有習聞而不覺其害於理者可爲一笑

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已理請問視乃住初一室爲酒庫諸醞畢具其外畫神問何神曰杜康刺史喜又一室曰茶庫諸茗畢貯復有神問何神曰陸鴻漸刺史喜又一室曰

諸疏畢備復有神問何神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君誤矣

滄州南皮丞郭務靜性糊塗與主簿劉思莊宿於逆旅謂莊曰從駕大難靜嘗從駕失家口三日于侍官幕下討得之莊曰公夫人在其中否靜曰若不在中更論何事

子思薦荀變於衛侯一日子思適衛變擁篲郊迎執弟子禮甚恭變有少子亦從子思訝問何人左右曰此荀弟子孩兒

五雜俎

卷十六

十二

宋王狀元十朋未第時醉墮沛河爲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於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第歸以語人士有久不第者聞而効之陽醉落河亦爲水神扶出士大喜曰我料錢幾何曰吾不知也但有三百甕黃齏無處消破耳有客於財者遇一親故求濟以酒一甌錢索一條送之云筋一條血一碗右槌胸奉上伏望鐵心肝人留納

有二惜大言志云我平生不足惟飲與睡

它日得志當吃飽飯了便睡睡了又吃飯。云  
我則異於是當吃了又吃何暇復睡耶。

唐魏博節度使韓勣性寬率每對文士不曉其  
說心常恥之乃召一孝廉公講論語及講至爲  
政篇明日謂諸從事曰僕近知古人淳朴年至  
三十方能站立聞者莫不絕倒

晉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殷常作詩示溫溫後見  
之謂曰汝慎勿犯我我當出汝詩示人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

五雜俎

卷十六

主

題於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  
李元規見而笑曰此是登溷詩也

何承裕知商州有舉人投卷覽其詩有日暮猿  
啼旅思悽之句遽曰足下此句甚佳但上句屬  
對未切奉爲改之何不云月明犬吠張三婦日  
暮猿啼品西事舉人大慙而去

安祿山好作詩以櫻桃寄其子作詩云櫻桃一  
籃子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贊  
臣請曰聖作誠高妙但以一半與周贊之句孩

在上於韻更爲穩叶祿山怒曰我兒豈可使居  
周贊之下乎

宋鄭廣以海寇來降授以職官日望趨府群寮  
無與立談者廣鬱鬱不言一日晨衙群寮談詩  
廣起於坐曰鄭廣儼人有拙詩白之諸公乃朗  
吟曰鄭廣有詩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般衆官

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滿坐慙噤  
商則爲廩丘尉值縣令丞多貪一日宴會起舞

令丞舞皆動手則但回身而已令問其故則曰

五雜俎

卷十六

古

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惟有一個尉又動手百  
姓何容活耶

大曆中荊州馮希樂者善佞嘗謁長林令留宴  
語令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入縣界見虎狼  
相尾而去有頃村吏來報昨夜有虎食人令戲  
語之馮遽曰此必掠食便過

蔡君謨美鬚髯一日內燕上顧問曰卿鬚甚美  
夜間將覆之衾下手將置之於外乎君謨謝不  
知及歸就寢忘上語以髯置之內外悉不安遂

一夕不能寐蓋無心與有心異也

宋王京留守西樞有同年爲河南令好述利便以農家藝禾費耕耨改用長錐刺地下種自日至暮不能一畝又值蝗災科民畜雞云不惟去蝗之害兼得畜雞之利尅期令民悉呈所畜羣雞既集紛然格鬪勢不能止逐之飛走塵埃漲天百姓喧闐不已相傳爲笑

李戴仁唐之後也避亂江陵高季興署觀察推官爲性迂緩一日將赴召方上馬部曲相毆戴

五雜俎

卷十六

五

仁怒命急於厨中取餅及猪肉令相毆者對冷之復戒曰如敢再犯必以猪肉中加之以酥聞者笑之

曾純甫富國日有歸正官蕭鵬巴來謁既退有一客至因問曰蕭鵬巴可對何人客曰正可對蕭鵬鵬曾怒其嫚已遂與之絕

宋葉衡罷相日與布衣飲甚歡一日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但未知死佳否耳一姓金士人曰甚佳葉驚曰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

逃歸矣一去不返是以知其佳也滿坐皆笑無何而丞相下世

嘉靖末金陵吳橫有詩名曾有元日懷嚴分官相國詩一友見之戲曰開歲第一日懷朝中第一官如此便做到臘月晦亦未懷及我輩也吳雖笑而甚慙

漢武帝對羣臣云相書云臯下人中長一十年百歲東方朔在側因大笑有司奏不敬方朔免冠云臣誠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耳帝問

五雜俎

卷十六

六

之朔曰彭祖正八百歲果如陛下之言則彭祖人中可長八寸以此推之彭祖面長一丈餘矣帝大笑

漢有牛通爲隄西王簿馬文淵爲太守羊喜爲功曹涼部云三牲備身

簡雍字憲和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士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



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侯由在散官隸屬楊素愛其能劇談每上番日  
卽令談戲弄或從日至晚始得歸纔出省門卽  
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與玄感說一箇好  
話白被留連不獲已乃云有一大蟲欲向野中  
覓肉見一刺蝟仰臥謂是肉嚙便欲銜之忽被  
蝟卷着鼻驚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覺  
昏睡刺蝟乃放鼻而去大蟲忽起歡喜走至橡  
樹下低頭見橡斗乃側身語云且來遭見賢會  
五雜俎 卷十六

願郎君且避道

卷十六

七

裴玄本好諧談爲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  
疾甚省郎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  
既甚矣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旣而隨例看玄  
齡玄齡笑曰裴郎中來玄齡不死也

韋慶本女選爲妃詣明堂謝而慶本兩耳先卷  
朝士多呼爲卷耳公時長安令杜松壽見而賀  
之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  
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也

陸長源以舊德爲宜武軍行司馬韓愈爲巡官  
同在使幕或譏年輩相懸周愿曰大蟲老鼠俱  
爲十二相屬何怪之有

于頔聞韋臯進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每宴  
必使奏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而一人舞于中  
央幕客韋綬笑曰何用窮兵獨舞以調頔爲襄  
帥暴虐人呼爲襄樣節度

僧貫休有機辨杜光庭欲屈其鋒每相見必伺  
其舉措以戲調一日因舞鸞於通衢而貫休馬  
忽墜糞光庭連呼大師大師數珠落地貫休曰  
非數珠蓋大還丹耳

五雜俎 卷十六

太

左街僧錄惠江成儀程紫霄俱辨捷每相嘲誚  
江素充肥會暑袒露霄忽見之曰僧錄琵琶腰  
江曰先生觴栗頭又見駱駝數頭霄指一大者  
曰此必頭陀也江曰此輩滋息亦有先後此則  
先生者非頭陀也

盧質字子徵性好翫謔爲莊宗管記會賢官陳  
玄補太原府醫學博士所司請稿質立草之末

句云既得厚朴之才宜典從容之聊莊宗覽之  
久爲啓齒

李茂真子從張爲鳳翔節度使因生辰秦鳳持  
禮使陋而多髯魏博使少年如美婦人魏博戲  
云今日不幸與水草大王接坐秦鳳曰夫人無  
多言四座皆笑

康定中西戎寇邊王師失律當國一相以老得  
謝同列就第爲賀飲酣自矜曰某一山民耳遭  
時得君告老於家當天下無一事之辰可謂太

五雜俎

卷十六

十九

平幸民也石中立曰只有陝西一夥竊盜未獲  
滿座大笑

王荆公爲相大講天下水利時有獻策決乾太  
湖云可得良田數萬頃人皆笑之荆公因與客  
話及之時劉貢父在坐遽對曰此易爲也荆公  
曰何也貢父曰但旁別開一太湖納水則成矣  
公大笑

東坡謁呂微仲值晝寢久之方出見便坐有昌  
蒲盆秦綠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若六眼則難

得微仲問六眼龜出何處坡曰昔唐莊宗同  
中林邑國嘗進六眼龜時敬新磨在殿下獻口  
號云不要關聽取這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  
覺抵別人三覺

嘉禾方千里二日會相識張更生千里乃作一  
令戲曰古人是劉更生今人是張更生手內執  
一卷金剛經問你是胎生卵生濕生化生更生  
謂方曰古人是馬千里今人是方千里手執一  
卷刑法志問你要一千里二千里三千里

五雜俎

卷十六

二十

吳給事女敏慧工詩詞後歸華陽陳子朝名儒  
也晚年惑一妾緣此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  
吳同妾在側因指妾曰此風之始也

晉康福鎮天水日嘗有疾幕客謁問福擁錦衾  
而坐客退謂同列曰錦衾爛矣福聞之遽召言  
者怒之曰吾雖生於塞下實唐人也何得爲奚  
脚有小瘡何至於爛一云是党進

有老嫗相讓道其一曰嫗年幾何曰七十曰吾  
六十九然則明年吾與爾同歲矣

艾子在齊居並嘗君門下者二年孟嘗君禮爲上客既而自齊反乎魯與季孫氏遇季孫曰先生久於齊齊之賢者爲誰艾子曰無如孟嘗君季孫曰何也艾子曰食客三千衣廩無倦色不賢而能之乎季孫曰嘻先生欺余哉二千客全家亦有之豈獨田文艾子不覺歛容而起謝曰公亦魯之賢者也翌日敢造門下求觀三千客季孫曰諾明日艾子衣冠齊潔而往入其門寂然也升其堂則無人焉艾子疑之意其必在別館也良久季孫出見話之曰客安在季孫悵然曰先生來何暮三千客各自歸家喫飯去矣艾子胡廬而退

五雜俎

卷十六

五

艾子講道於龐博之間齊魯之士從之者數千百人一日講文王美里之囚偶赴宣王召不及竟其說一士怏怏返舍其妻問之曰子日聞天子之教歸必欣然今何不樂之甚也士曰朝來聞夫子說周文王聖人也今被其主殷紂無道囚於美里吾憐其無辜是以深生愁惱妻欲寬

其憂姑慰之曰今雖見囚久當放赦豈必禁錮終身士嘆息曰不愁不放只愁今夜在牢內難過活耳

燕里季子之妻美而蕩私其隣少年季聞而思讎之一旦伏而覘焉見少年入室而門扃矣因起叩門妻驚曰吾夫也奈何少年顧門有牖乎妻曰此無牖有竇于妻曰此無竇然則安出妻目壁間布囊曰是足矣少年乃入囊懸之牀側曰問及則給以米也啓門內季過室中求之不得

五雜俎

卷十六

五

徐至牀側其囊索然而見觸之甚重詰其妻曰是何物妻懼甚囁嚅久之不能答而季厲聲呵問不已少年恐事露不覺於囊中應曰吾乃米也季因撲殺之及其妻艾子聞而笑曰昔石言于晉今米乃言于燕乎

齊有病忘者行則忘止卧則忘起其妻患之謂曰聞艾子滑稽多知能愈膏肓之疾盍往師之其人曰善於是乘馬挾弓矢而行未一舍內濕下馬而便焉矢植于土馬繫于樹便訖左顧而

觀其矢曰危乎流矢奚自幾乎中乎右顧而細其馬喜曰雖受虛驚乃得一馬引轡將旋忽白踐其所遺糞頓足曰踏却犬糞污吾履矣惜哉鞭馬反向歸路而行須臾抵家徘徊門外曰此何人居豈又夫子所寓邪其妻適見之知其又忘也罵之其人悵然曰孺子素非相識何故出語傷人

虞任者艾子之故人也有一女生一周艾子爲其子求聘任曰賢嗣年幾何答曰四歲任艷然曰五雜組卷十六重公欲配吾女與老翁邪艾子不諭其旨曰何哉任曰賢嗣四歲吾女二歲是長一半年紀也若吾女二十而嫁賢嗣年四十又不幸二十五而嫁則賢嗣五十矣非嫁一老翁邪艾子知其愚而止

齊宣王謂淳于髡曰天地幾萬歲而翻覆髡對曰聞之先師天地以萬歲爲元十二萬歲爲會至會而翻覆矣艾子聞其言大哭宣王訝曰夫子何哭艾子收泪而對曰臣爲十一萬九千九

百九十九年上百姓而哭王曰何也艾子曰然他那年上何處去縣這場災難

艾子畜羊兩頭於園羊壯者好鬪每遇生人則逐而觸之門人輩往來甚以爲患請於艾子曰夫子之羊壯而猛請得鬪之則降其性而馴矣艾子笑曰爾不知今日無陽道的更猛裏

楊素與侯白行道畔有槐樹枯短素曰侯秀才多能何計令此樹活白曰可取槐子懸之樹上卽活矣素問出何書白曰豈不聞子在槐何敢死五雜組 卷十六 三

又一日大雪擁爐自入素急問曰今早有人被蜈蚣咬痛欲死若爲治之白曰可取六月雪水塗之素曰六月那得雪白曰六月無雪此時那得蜈蚣左右服其機警

李震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舊古物遇震生日無餉遺乃箱擎一故早襖卞與震云此是李今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震以書謝後聞知恭生日箱擎

一破幞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實僚無不大遂余嘗讀謝綽宗拾遺錄云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過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於道遇狗枷敗積臯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擊送之牋曰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積臯此頗與寔恭相類耳

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遇機即發姚僕射南仲

五雜組

卷十六

五

廉察陝郊峴初釋戴服候見以宗從之舊延於中堂吊訖未語及他事門外忽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僕射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客將左右皆稱不知又問峴知之否峴初猶俛首嚙眉頃之自不可忍歛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僕射久方悟而大笑

布叅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爲員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嘗率同列往觀或曰彼獸也給羊肉乃爾吾輩亦預曹駭

日不過數斤入欄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也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園外狼耳安可竝耶章鄒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卡韓幹馬而今有章德象也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爲一輕浮子所戲遂前質云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媿謝久之徐問其何以知之對曰今新制臺官必用解姓者故以君姓知之爾蓋是時三院御

五雜組

卷十六

五

史乃仲簡論程掌禹錫也聞者傳以爲笑

劉攽博學有俊不然滑稽喜謔熙寧中爲開封府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封大家如何劉曰要見大家當詣南御苑也又有請曰至于八月有凶何也答曰九月固有凶矣蓋南苑養馴象而榜帖之出常在八月九月之間也馬嘒爲臺官彈奏攽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攽聞而歎曰既爲馬嘒豈合驢鳴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

風自荆公禰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領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王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王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風之功公曰如何禹王笑而應曰屢遊相鼻曾經御覽荆公亦爲之解頤

魯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爲換鵝字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十數斤可名一二丈書爲換羊書東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聖節製旗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

五雜俎

卷十六

三七

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謂曰傳語本官

今日斷屠

秦士有好奇古物者價雖貴必購之一日有人持敗席一扇踵門而告曰昔魯菜公命席以問孔子此孔子所坐之席也秦士大愜以爲古遂以負郭之田易之踰時又有持枯竹一枝告之曰孔子之席去今未遠而子以田售吾此杖乃太王避狄杖策去邠時所操之筍也蓋先孔子又數百年矣子何以償我秦士大喜因傾家資悉

與之既而又有持巧漆碗一隻曰席與杖皆周時物固未爲古也此碗乃舜造漆器時作蓋又遠於周矣子何以償我秦士愈以爲遠遂虛所居之宅以予之三器既得而田舍資用盡去致無以衣食然好古之心終未忍捨三器於是被哀公之席持太王之杖執舜所作之碗行丐於市曰那箇衣食父母有太公九府錢之我一文聞者噴飯

五雜俎

卷十六

三八

唐李士禮累遷至揚州司馬質性遲緩時在揚州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請釋日發之李忽聞姊亡乃大號慟吏復白曰是長史姊李久而徐問曰是長史姊耶吏曰是李曰我無姊向亦怪矣

彭淵材初見范文正公畫像驚喜再拜前磨折稱新昌布衣彭凡幸獲拜謁既罷熟視曰有奇德者必有奇形乃引鏡自照又料其鬚曰大略似之矣但只無耳毫數莖耳年大當十相具足也又至廬山太平觀見狄梁公像眉目入鬢又

前再拜贊曰有宋進士彭几謹拜謁又熟視久之呼刀鐺者使刺其眉尾令作卓枝入鬢之狀家人輩望見驚笑淵材怒曰何笑吾前見范文正公恨無耳毫今見狄梁公不敢不剃眉何笑之乎

唐陳國張伯偕與弟仲偕形貌一般仲偕娶妻

妻新粧畢忽見伯偕自窗外過妻問曰我今粧

飾好不答曰我伯偕也妻赧然越避既出房至

姑所又逢伯偕告之曰適見伯伯大羞伯偕笑

五雜俎

卷十六

三九

曰誤誤我固伯也

由汲與其弟辨生狀貌酷相肖人不能辨一日

汲自外歸弟妻以爲其夫也迎而呼之不應卽

時詈之遂批其頰汲正色謂之曰我乃伯也婦

惶愧而退汲自是更其冠以爲別異

張忠宣嘗詣吏部尚書何賡誤通尚書劉澄融

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

席視澄曰都非是乃去

盧用道聘陳陳主用觀世音語弄思道曰是何

商人賁持重寶思道卽以觀世音語報曰忽遇惡風漂墮羅刹鬼國陳主大慙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善議論事而謬於判決其

子嘲之曰陸餘慶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朝受訟

詞十日判不竟送案檄下餘慶得之曰必是那

狗逐鞭之時嘲之曰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

五斤

郭功父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

振左右既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東坡曰十

五雜俎

卷十六

三

分祥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

詩豈不是十分耶

東坡與溫公論事偶不合坡曰相公此論故爲

驚廝踴溫公不論其戲曰溫安能廝踴曰是之

謂驚廝踴又東坡與時輩議論每每多所雌黃

獨司馬溫公不敢有所輕重一日相與共論免

差役利害偶不合及歸舍方卸巾弛帶乃連呼

曰司馬牛司馬牛

吉州士子赴省書先牌二五廬陵魁選歐陽伯樂

或謂之曰有客遙來自吉州姓名挑在擔竿頭雖知汝是歐陽後畢竟從來不識修

東坡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辯其額廣而如凸坡背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外梅妝先露畫屏前妹即應歌云欲叩齒牙無竟處忽聞毛裏有聲傳以坡公多鬚髯遂以戲答之時年十歲耳聞者無不絕倒

坡公一日設客十餘人皆名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爲顛顛實之子瞻公笑曰吾從衆

五雜組

卷十六

三

東坡閑居日與秦少游夜宴坡因捫得虱乃曰此是垢膩所生秦少游曰不然綿絮成耳相辨久而不決相謂曰明日質疑佛印理曲者當設一席以表勝負及酒散少游卽往叩門謂佛印曰適與坡會辨虱之所由生坡曰生于垢膩愚謂成于綿絮兩疑不擇將決吾師師明日若問可答生自綿絮答勝後當作飯飽會既去頃之坡復至乃以前書言之謬令答以虱本生于垢

願許作冷淘明日果會具道詰難之意佛印曰此易曉耳乃垢膩爲身綿絮爲腳先吃冷淘後吃飯飽二公大笑且宴爲樂

有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舉宮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羅兵士太保請官教點兵士書都下闕然傳以爲笑

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於是舉州皆謂燈爲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

五雜組

卷十六

三

遊觀吏人遂書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

日

慶曆中衛士有變震驚宮掖尋捕殺之時臺官宋禧上言此蓋平日防閑不密所以致患臣聞蜀有羅江柯赤而尾小者其微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警倉卒時謂之宋羅江又有御史席平因鞫詔獄畢上殿仁宗問其事平曰已從車邊斤矣時謂之車斤御史

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漸者好與舉子同游學



文談不悉是非居揚州凡答親舊書若此事其  
大必曰茲務孔洪如此甚多蘇子瞻過維揚蘇  
子容爲守杜在座子容少怠杜遽曰相公何故  
溘然其後子瞻與同舍間典客曰爲誰對曰杜  
供奉子瞻曰今日不敢睡直是怕那溘然

武帝與越王爲親遣東方朔泛海求寶愆期不  
至乃微服齋緇問卜於孫賓賓延坐末之識也  
及啓卜卦方知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覓物  
卿勿言賓曰陛下非卜他物卜東方朔耳朔行

五雜俎

卷十六

七

七日必至今在海中西面招水大嘆到日請詔  
之朔至帝曰卿約一年何故二載朔曰臣不敢  
稽程探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西面  
招水大嘆何也朔曰臣非嘆別事嘆孫賓不識  
天子與陛下對坐耳帝深異之

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性英儻不羈因過  
烏江入謁項王廟時正被酒露醉才炷香拜訖  
徑升偶坐据神頸拊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  
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

杜默而進取不得官語畢又大慟泪如迸泉廟  
祝畏其必獲罪雖扶以下掖之而出猶回首嗟  
嘆不能自釋祝秉燭檢視神像垂泪亦未已

謝希孟少豪俊在臨安狎娼陸氏象山責之曰  
士君子乃朝夕與賤娼女居獨不愧於名教乎  
希孟但敬謝而已他日復爲娼造鴛鴦樓象山  
聞之又以爲言希孟曰非特建樓且爲作記象  
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卽口占首句云日  
遂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

五雜俎

卷十六

七

而鍾於婦人象山知其侮已默然

東坡在玉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幾數遍  
每讀徹一遍卽再三咨嗟嘆息至夜分猶不寐  
有一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  
長歎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  
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其人大怒  
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  
敢言而敢怒叔黨卧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  
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唐寇豹與謝觀同在崔喬孫門下以文藻知名  
豹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  
苑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觀謂豹  
曰君胡不作赤賦豹曰田單被燕之日火燎平  
原武王伐紂之年血流標杆文山效之作黑賦  
曰孫臏銜枚之際半夜失踪達磨面壁以來九  
年閉目座中一客賦青曰帝子之望巫陽遠山  
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天一客賦黃曰杜  
甫柴門之外雨漲春流衛青油幕之前沙含夕

五雜組

卷十六

三

照文山評月明十里得白之神曰火曰血不免  
著跡或改之曰孫綽賦天台景赤城霞起而建  
標杜牧咏江南春十里鶯啼而映綠又賦黃曰  
靈均之歎木葉秋老洞庭湖明之零落英霜清  
彭澤升庵改黑賦云周庭之列畢蘇豪如蟻陳  
陳閣之迎張孔鬢似鴉翎  
五代素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常有聲如牛人以  
爲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  
求其同類耳宜益以錢聲乃止

事師德好諧謔則天朝大禁屠殺師德因使至  
陝庖人進肉師德曰何爲有此庖人曰豺咬殺  
羊師德曰豺大解事又進鱸復問之庖人曰豺  
咬殺魚師德大叱之曰智短漢何不道是獺遂  
不食

經生多有不省文章骨一邑有兩人同官其一  
或舉杜荀鶴詩稱贊他應無計避征徭之句其  
一難之曰此詩失矣野鷹何嘗有征徭乎舉詩  
者解曰古人有言豈有失也必是當年科取翎

五雜組

卷十六

三

毛耳

唐蘇書頰之子也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繡  
彌勒佛一本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  
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

丁謂謫崖州嘗謂客曰天下州郡孰爲大客曰  
京師也謂曰不然朝廷宰相往往爲崖州司戶  
則崖州爲大也聞者絕倒

石曼卿善譔嘗出御者失韉馬驚曼卿墮地從  
吏遽扶掖升轅曼卿曰賴我是石學士若是瓦

學士豈不跌碎乎

張逸密學知成都僧文鑒求見時華陽薄張唐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睨文鑒置於其首文鑒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痒取下幘頭無處頓放見大師頭閉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

張端爲河南司隸府當琴社買繡已呈尹其夜突入錄廳端卽令殺之吏以白尹尹問端對曰按律無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

五雜俎

卷十六

笑

大笑爲別市猪

王聖美爲縣令尚未知名謁一達官值其方與客談孟大殊不顧聖美聖美竊哂其所論久之忽顧聖美曰嘗讀孟子否對曰平生愛之但不曉其義曰試言之曰卽孟子見梁惠王便從頭不曉此語達官訝之曰此有何奧義聖美曰既云不見諸侯復因何見梁惠王也其人愕然無對

某子好飲少醒日門人謀曰此未可口舌爭宜

以險事休之一日大飲而噉門人密袖囊隔置噉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今公因飲而出一臟矣何以生邪某子熟視而笑曰唐王臟尚活世况四臟乎

寶慶初元洪舜俞爲考功郎應詔言事論臺諫失職詞甚剴切內有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惟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句遂爲臺臣所摘謂祇見宗廟重事也而洪舜俞乃云款謁景靈宮而已詞語嫚易有輕宗廟之意遂被落二官舜俞乃爲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

王雜俎

卷十六

三

二官

陳康知隆慶府奉新縣有富人王允林老而娶妻徐氏爲諸龍所沮當夜不成婚而成訟臧判云兩家好夫婦方結同心一夜惡姻緣遽爲反目這場公案好人笑林王允并白髮皓然自謂力微而心在徐氏女青春過了亦須華落而色衰始爲草草婚姻終也匆匆聚散驚驚小小思珍偶輸與少年鳳凰寥寥不復聞遂成一夢

治平中省試太書書與人同賦一舉人見黜心  
其不平其破題云道雖貴於萬世善猶同於衆  
人或有善讀者謂之曰以尿罐對油筒宜見點  
落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其苦操  
歛循階而行忽見一老卒卧於日中欠伸甚適  
梅忽歎曰暢哉徐問曰汝識字乎曰不識字梅  
曰更快活也

宋樞密文及翁嘗詠雪爲百字令詞云沒巴沒  
五雜俎 卷十六

臂霎時間做出暇天暇地不問高低併上下平  
白都教一例鼓弄膝六招邀異一只恁施威勢  
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鵝鴨池邊三更  
半夜誤了吳尤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兒  
穩睡一夜東風二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  
道山河原是我的蓋譏賈相打量也

王介性輕率語言無倫人謂其有風疾出守湖  
州荆公以詩送之云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  
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擔白蘋洲渚正滄波

其意以水值風卽起波也介論其意遂和十篇  
盛氣而誦於荆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  
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代  
閻羅荆公笑曰閻羅見闕請速赴任

宋何承之除著作郎時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  
年少荀伯子嘲之常呼爲妳母承之曰卿當云  
鳳凰將九子何言妳母

馮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仲子以飲  
食不中爲道夫人詬罵趙知令婢長號知院者  
五雜俎 卷十六

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答及去但云傳語親家  
今日好雪

嘉興許應達爲東平守其有循政而爲同事所  
中得論調去吏民走送哭泣不絕許君晚至逆  
旅謂其僕曰爲吏無所有只落得百姓幾眼泪  
耳僕嘆曰阿爺囊中不着一錢奸將眼泪包去  
作人事送親友許爲一拊掌

唐涪州每歲進甘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  
其不蔽代之以細布旣而恒恐有甘子爲布所

損每歲多懷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爲推布累甘子事因大懼曰果爲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但敘以布累甘子爲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

唐滄州南皮縣丞郭務靜初上典王慶通判案靜曰爾何姓慶曰姓王須臾慶又來又問何姓又曰姓王靜恠愕良久仰者慶曰南皮佐史惣姓王

唐裴佶少時姑夫爲朝官有雅望佶至宅會其

五雜俎

卷十六

望

退朝深嘆曰崔昭何人衆口稱美必行賄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訖門者報曰壽州崔使君候謁姑夫怒呵門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強見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饌又命鉢爲飯佶姑曰前何倨而後恭及入門有德色揖佶曰鰥學中佶未下階出懷中一紙乃贈官絕千匹

比唐王元景爲尚書性雖懦緩而每事機捷有奴名典奉嘗旦起令索食謂之解齋奴曰公不作齋何故常云解齋元景徐謂奴曰我不作齋

不得爲解齋汝字與琴何處有琴可典

山東人娶蒲州女多患癯其妻母項癯甚大成婚數月婦家疑壻不慧婦翁置酒盛會親戚欲以試之問曰某郎在山東讀書應識道理鴻鶴能鳴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松栢冬青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道邊樹有骨髄何意曰天使其然婦翁曰某郎全不識道理何因浪住山東鴻鶴能鳴者頸項長松栢冬青者心中強道邊樹有骨髄者車檣傷是豈天使其然壻曰請以所

五雜俎

卷十六

望

聞見羣鵲不知許否蝦蟆能鳴豈是頸項長竹亦冬青豈是心中強夫人項下癯如許大豈是車檣傷婦翁羞愧無以對之

伯樂令其子執馬經畫樣以求馬經年無有似者歸以告父更令求之出見大蝦蟆讀父曰得一馬略與相同而不能具伯樂曰何也對曰其隆顙眈目脊郁縮但蹄不如累趺耳伯樂曰此馬好跳躑不堪也子乃止

唐汝南袁德師故給事高之干嘗于東都買得

畫師德故園地起書樓浴人語曰昔日畫師德園今乃袁德師樓

交廣間遊客各求館帖所至迎接甚厚贖賂每處十千廣師盧鈞深知其弊凡求館帖者皆云累路館驛供菜飯而已有客齋帖到驛驛司依帖供給客不發驛吏曰恐後更有使客前驛又遠此非宿處客曰食帖如何處分吏曰供菜飯而已客曰菜飯供了還我而已來驛相顧莫知所爲客又迫促無計吏問曰不知而已何似客曰而已五雜組 心一六驢小於驟若無可供但還我價直吏問每一而已其價幾何客曰三五千驛吏遂歛送耳

有親隣人夫婦相諧和者夫自外歸見婦吹火乃贈詩曰吹火朱唇動添新玉腕斜遙看烟裏面大似霧中花其妻亦候夫歸告之曰母見隣人夫婦極甚多情適來夫見婦吹火作詩咏之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彼詩道何語乃誦之夫曰君當吹火爲別製之妻亦效吹乃作詩曰吹火

畫師德故園地起書樓浴人語曰昔日畫師德園今乃袁德師樓

畫師德故園地起書樓浴人語曰昔日畫師德園今乃袁德師樓

唐初梁寶好嘲盧曾因入行至貝州問貝州佐史云此州有趙神德其能嘲卽令召之寶即上廳上憑案以待須臾神德入兩眼俱赤寶卽云趙神德天上既無雲閃電何以無准則答云向者入門來案後惟兄一挺墨寶又至官裏料硃砂半眼供一國又答云磨公小拇指塗得太社比寶更無以對愧謝遣之

唐劉抱一任櫟陽尉有客過之既短又患眼及鼻穿抱一用千字文語作嘲之詩曰面作天地

王維組

卷十六

四

玄皇有難問紫院無左達承何勞唐談彼

高放曹嘗爲雜詩二首云塚子地握槩星宿天圍棋開臺建張口卷席牀剥皮又相送重相送相送至橋頭培堆兩眼淚難按滿胸愁又桃李毛彈子瓢長棒槌兒牆歌壁亞腹河凍水牛皮唐元宗達爲果州司馬有碑死處分直曲云達家老婢死驅使來久爲覓一棺木殯之達初到家貧不能買得新者但得一經用者卽得亦不須道達買云后家自須直典出門說之一州以

爲口實

有人以釘鉸爲業者道逢駕幸郊外平天冠偶壞召令修補訖厚加賞齎歸至山中遇一虎臥地呻吟見人舉爪示之乃一大竹刺其人爲拔去虎銜一鹿以報至家語婦曰吾有二枝可立致富矣乃大署其門曰專爲補平天冠兼拔虎刺

王維組卷十六